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四二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首一卷

〔清〕陸奎勳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義存錄十二卷》提要

少閱胡氏春秋喜其文筆之清剛而寓褒貶於一字竊疑聖人之書未必爾爾年過四十專心說經於詩禮既卒業乃豁然心解曰孔子之作春秋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與贊易說詩其揆一也徵獨左氏所引仲尼之言彰彰炳據若魯論中辯桓文之正譎責武仲爲要君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取妻不取同姓微言大義散見經子秦火雖酷烏得而滅沒諸惜乎孔子家語漢後巳失其真梁武帝所輯孔氏正言二十卷唐人罕有見者藉令二書尚存則余之說春秋得以逐條援引不至如是殘闕矣然即此經傳子緯存者什之三四可以想見聖人當年述作又何敢以恐陋自諉而不爲之編輯成書也再更寒燠𠠝藁凡十二卷本孟子其義竊取之言題曰春秋義存錄卷首採撫春秋綱領三十四條以備參考別撰春秋或問一篇以破千古疑端夫聖人析義之精豈特以警亂臣賊子而已哉舉凡朝會戰伐郊禘卒葬與夫天災物異以至一言一動極人事之微末斷自聖心均足垂敎于不云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又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乃作春秋之大旨也昔

康熙乙未歲冬十月望日平湖後學陸奎勳自序

春秋綱領三十條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荀氏況曰春秋善胥命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何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案貶天王黜滕侯朱子嘗疑之）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此魯史舊文不出聖人加貶）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以道義

揚氏雄曰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何氏休曰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語出孝經鉤命決）此二學

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杜氏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范氏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王氏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

又曰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

韓氏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又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歐陽氏修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歐陽篤信孔子是矣但即以史文爲孔子之經說亦未允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伯子曰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正此所謂求之經

程叔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顔子得聞嘗語以四代禮樂是也

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觀之以爲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非聖人之意

又曰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弒天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並其子孫而降爵乎

又曰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書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

皆求之而莫識其義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春秋或問

或問於余曰孔子作春秋未作之先卽名春秋否與余應之曰名豈創自孔子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以春秋是春秋之名其來已久因也非創也或曰鄭氏通志引汲冢瑣語內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是可信與否與曰瑣語不足信也魯之春秋始自隱公元年耳或曰何所據而云然余曰春秋之名舊有數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一說也一褒一貶若春若秋又一說也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其說尤謬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是說得之顧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足

破千古之疑也或曰表年首事錯舉四時名不爽矣其必托始於隱何與余曰漢後諸儒見不及此請黜其謬而歸於一是有謂托始於隱傷魯隱之被弑者有謂隱爲讓國之賢君者有謂自隱訖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者皆曲說也夫知春秋所由命名卽知所以托始隱公之故烏庸襲前人之緒論而膠固窒礙於心哉余嘗閱竹書紀年內一條云魯隱公之元年正月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也晉改用夏正左傳後序亦載是說不禁豁然大悟曰得之矣當伯禽封魯之初史官固分自王朝者也歷代魯史必以天王紀年而不敢從本國之君自晉改夏正列國羣然效之故周正子月爲春天下皆不以爲春午月爲秋天下皆不以爲秋而魯之春秋雖改舊史之體卽以本國之君紀年然寓尊王之義仍奉宗周正朔大書特書曰春王正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也此其所以表異於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韓宣子歎爲周禮在魯者職是故也或曰子旣疑瑣語失實矣何爲而獨信紀年曰余之疑紀年者多矣竹簡殘缺有爲皇甫謐束皙諸人補綴者固不可盡信若此一條其本文非解春秋也而可以見春秋之名義所關甚鉅與夫托始隱公元年之故一節打通其有功於聖門不淺烏得疑爲僞撰哉或曰胡氏春秋謂以夏時冠周月蔡氏註尚書謂但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說可盡廢與余曰陽生子月亦可呼春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其一徵也若蔡氏謂仍以寅月起數卽周亦用夏時矣孔子何必語顏子以行夏之

時耶考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改時改月之明驗也或曰改時改月漢書何足爲證卽左傳與經文相去亦有間矣安得遽從而信之余曰左傳與孔子春秋相爲表裏者也今疑左氏而信宋儒有是理乎且卽以經文考之如三書無冰襄二十八年但書春不書月桓十四年書春正月猶未足證成元年直書春二月無冰以夏正而言建卯之月無冰宜矣何必書之簡策耶總之說春秋卽當以春秋爲確據無庸雜引詩書以亂之也或又曰秦火之後春秋古經名見漢藝文志蓋卽就三傳中錄出經文以是爲孔子春秋也司馬遷謂孔子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最爲近古子乃不

從其說何與余曰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類皆魯史舊文也孔子未嘗刪改偶有特筆刪改者如天王狩于河陽則由以臣名君不可爲訓孔子自明言之矣若史遷謂吳楚之君自稱王孔子作春秋貶之曰子據戴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則吳楚僭王魯春秋本不書載豈由孔子貶削哉或曰漢後說春秋者奚啻百家雖學識議論不無淺深純駁之分其謂聖人筆削舊史以示褒貶大旨從同而盡反之可乎余曰某字爲褒某字爲貶說有不通復更其例聖人之意決不如是即子朱子亦云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豈至余而始翻其說乎或曰朱子所疑亦謂孔子只

據舊史文不以一字爲褒貶已耳若子所錄史文之外別自有義即朱子亦無是說也而鑿空爲之可乎余曰自祖龍焚書孔子春秋湮沒久矣孟子生周之季乃親見孔子春秋者其言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非於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者乎今據左氏所引孔子之義多至三十條公穀亦間有之他若檀弓之卿卒不繹爲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之義坊記之取妻不取同姓爲孟子卒之義表記之不犯日月不違卜筮爲四月四卜郊四月五卜郊之義確切不移焉得以我說爲鑿空哉或曰子所引三傳載記是則可信矣撫及魯論周易毋乃牽合之甚乎余曰魯論中固多春秋之義如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管仲不死子糾賢於名忽武仲以防求後是爲要君於義毫不牽合也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是爲晉殺陽處父之義聖人推明易理與春秋亦自吻合惟達人能見及此耳特以史外之義失傳者多聖籍遭焚無可援引若論語中使民以時人而無信之類雖未必因此一事而發然於春秋之義差近不得已姑錄之以見聖人垂誡之意而十條之中缺者過半余固不敢强爲穿鑿以滋後人之糾彈矣或曰趙氏匡有三傳同異考據子之見左傳與公穀孰爲優余曰春秋經文綱也左傳目也徵事必於左傳非公穀所能鼎峙也公穀於經文之外自發一論與愚所輯孔子之義其體略似無如去聖既遠傳授失真但言例而不言義差謬不啻千里矣或曰公羊所云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穀梁所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其語出自孔子否與曰似有所承但二子既不明言余欲臆斷而不得矣或曰左傳果屬丘明所作乎余曰以丘明爲孔門弟子史遷之說也班固因之第觀魯論所稱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人似生於孔子前不在門弟子之列故伊川程子亦不敢信左傳爲丘明作也余幼喜讀左傳翫味久之見其文體互異非出一手自隱桓至宣成猶與尚書命誓相近襄公以降頗雜縱橫氣習且其書兼載孔子卒終於趙韓魏三家共滅知氏則左氏當屬戰國時人其非丘明明矣就中若劉累豢龍之事又必劉歆妄增以彰炎劉得姓之遠此稽古者所當自具隻眼不當曲守馬班之說而相將落坑也

或曰左傳終篇有斷以君子曰者如周鄭交質取郜取防之屬其言皆不合理而所引仲尼之言宋儒頗有辯其誣者予悉取而錄之以爲聖人之義其然豈其然乎余曰左氏所斷誠有與理背違者至所引聖言不得黜爲誣也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劉氏敞曰非仲尼之言也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不在越與不越夫趙盾豈眞弑君者孔子贊美董狐既以獄于盾矣越竟乃免一語蓋聖人之恕道也非劉敞所能見及也陳殺其大夫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黃氏仲炎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以比干爲仁必不以洩冶爲非且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緘

默苟容以自立辟爲戒以善保身爲得哉夫直諫而死賢者莫不是之而聖人之義以爲死不如去此眞游夏不能贊一辭者而豈黃氏仲炎所能見及哉嗚呼微言既絕大義莫傳猶賴左氏存什之一可以推想聖人制作而反肆其臆說黜以爲誣孔子不復生舉世遂若大夢之不復醒也良可憫矣或曰孔子生卒於義無關子仍錄之何也曰公穀記孔子之生左氏記孔子之卒皆以是爲孔門之書故尊聖而變體錄之也余敢不仍其舊文乎或曰春秋絕筆於獲麟此非孔子之筆與余曰亦史文也孔子錄之以爲麟出非時故有道窮之歎而春秋亦於是卒篇矣何休以爲文成致麟杜預以爲感麟而作文止於所起後儒羣相附和其說皆不足信或曰積重難反者勢也而子創此一書以爲春秋眞本從茲再見是猶持黃土障決河也能乎哉余曰古今不同心一耳聖凡不同理一耳合乎人心當乎天理大者可以明王道撥亂而反正小者亦足垂世教別嫌而防微春秋一書非孔子不能作者恃此義也非如公羊穀梁之拘牽於例也晦翁復起當不易吾言矣或人於是灑然意釋默爾而退焉

平湖後學陸奎勳再書

春秋義存錄第一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吳縣門人呂願玉校

隱公 姬姓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有一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屠維協洽 元年

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 春秋元命苞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左傳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論語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禮運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而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皆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孔叢子

案王周正月之說左氏得之孔子語顏淵雖欲行夏之時以爲百王之法而於春秋一仍魯史舊文正月乃建子之月即以是月爲春王仰當時之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受命王之歷稱文王之正失其義矣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家語作王者有似乎春秋下同 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道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說苑

案此條乃劉向說公羊家言疑非出自孔子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蔑公穀並作眛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左傳

此私盟之始義見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及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左傳

子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坊記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此王室下交之始左氏謂子氏未薨穀梁謂仲子爲惠公母皆非也公羊云桓母之喪得之義見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註宿小國此參盟之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非王命也 左傳

王臣私交之始義闕不敢妄引後倣此

公子益師卒

案穀梁以日卒爲正不日爲惡程子云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此條義雖失傳而孔子之因舊史文其說不刊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此會戎之始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左傳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論語

此大夫專兵之始四年翬帥師義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盟戎之始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左作裂繻

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左傳

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哀公問

案公羊傳云譏始不親迎也穀梁傳云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傳因之張氏洽則云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耦而無以正一國之夫婦義尤完備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外相盟之始伯左作帛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穀梁傳

案子氏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惟穀梁隱妻於義爲長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名義所在毋容苟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左傳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孔子曰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 史記龜策傳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于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无咎于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

協于三務之所釋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漢書洪範五行傳）

案日食三十六其義略同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左傳）

孔子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

案孔子答曾子問故重天子崩而王爲稱天之義於茲條可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程子云左作君氏誤）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左傳）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外傳）

案諸侯於臣猶曰取不曰假况王朝而可曰求乎後求車求金義俱可推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傳）

子曰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其始（說苑）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

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何休公羊註）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作祝）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衞州吁弒桓公而立
左傳
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同慎也周易
此弒君之始後宋督弒其君與夷義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相遇之始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衞州吁立
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
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衞
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衞故宋公陳侯蔡

人衞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左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
案宋殤欲定衞州吁是黨惡也與魯桓三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義同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
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
兵取其禾而還左傳
此大夫會伐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朱子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最合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之義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桓公弟程子云衆伏所不與也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夏四月葬衞桓公
衞亂是以緩左傳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
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
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又云死民之卒事也吾
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坊記
案書葬者魯往會葬也前葬宋繆公後滕侯卒不書葬義可參觀
秋衞師入郕郕公作盛國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宮者何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
爲桓祭其母也公羊傳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
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
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知隱公惟用六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仍僭八佾矣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得用諸侯之禮乎汪說於義差近孔氏穎達謂善其復正失之遠矣
邾人鄭人伐宋
螟
蟲災始此朱子云書山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伐國圍邑之始

報入郛之役也 左傳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表記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左作渝平胡傳訓輸爲納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左傳

孔子曰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曾子問

凡書公會者義倣此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公羊傳

案無事而書時書首月遵王朝正朔也義見元年春王正月後冬十月夏四月俱同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周易

案穀梁范註引易文於義最合

滕侯卒

義見五年葬衛桓公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 左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論語

此城築之始九年夏城郎義同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列國來聘之始

秋公伐邾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左傳

此伐邾之始張氏洽云苟欲說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是見爲宋討邾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案穀梁以戎爲衛大謬左氏謂戎朝周而凡伯弗賓得之義見桓二年杞侯來朝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左傳

案黄氏震云魯鄭皆懷利以相援者也季氏本云璧假許田在數年之後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義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庚寅我入祊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案宿男同盟之國而弔不會葬義見前葬衛桓公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衞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左傳

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穀梁傳

案盟詛不及三王穀梁之言必有所本錄之以補孔義之闕

八月葬蔡宣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此魯君盟外大夫之始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穀梁傳

案范氏註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傳云聘諸侯非正蓋所未詳據此則胡傳以爲天王失威福之柄不及張氏洽所云春秋詳王使之來責知隱公之罪大矣於義差近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書時失也 左傳

案陳氏傅良云記異也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得春秋之旨矣愚謂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類孔子未嘗無說特其義多失傳耳

挾卒 挾公羊作俠

夏城郎

義見前城中丘後倣此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左傳

義見十年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作正月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義同四年翬帥師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左傳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論語

秋宋人衛人入鄭

義見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程子云鄭載合攻取三國之衆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以爲事親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儼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春秋胡傳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公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左傳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

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公羊傳

案魯史雖書公薨義同衞州吁弒其君完胡傳乃云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豈有聖人作經而反爲亂賊隱諱者乎愚故曰春秋皆魯史舊文聖人斷之以義也然而依者多矣

桓公 名允世本作軌惠公子隱公弟在位十有八年

周桓王九年歲在上章敦牂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案穀梁以春王爲何文義俱失其詞縱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得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左傳

取許田曷爲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爲惡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 陳傅良春秋後傳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 水災始此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二年春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左傳

義見前衞州吁弒其君完

滕子來朝 杜注滕侯稱子於時王所黜木渠正子記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左傳

義見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桓内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穀梁傳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侯據九月入杞當從左氏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左傳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表記

蔡侯鄭伯會于鄧 此懼楚之始鄧國名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左傳

此諸侯至之始義見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會於嬴成昏于齊也 左傳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坊記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公羊傳

案荀卿云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荀言必有所據可以補孔義之闕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程子云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義見前紀履綸來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三傳皆以送女爲非禮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穀梁傳

案穀梁此條以哀公所問爲子貢之言疑屬譌誤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案胡傳云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子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然未知合義與否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

書時禮也(左傳)

狩者何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傳)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仲尼燕居)

案於時合禮於地不合禮故兼錄左氏公羊之說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左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論語)

案趙氏匡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孫氏復曰闕文也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二說得之後夏五郭公義皆同

夏齊侯鄭伯如紀(左氏以為欲襲紀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作任)

葬陳桓公(義見隱五年葬衛桓公後倣此)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左傳)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公羊傳)

案孫氏復云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伉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其說較勝胡傳惜乎孔義失傳莫可援引

大雩(大雩始此)

螽(公作蝝)

冬州公如曹

六年

春正月寔來(程子云寔不反國故生名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秋大閱簡車馬也(左傳)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何休公羊註)

蔡人殺陳佗

案朱子云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弒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至討賊之義可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參觀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

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左傳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

案禮重嫡嗣君薨猶然生可知矣故備錄曾子問二條穀梁云疑故志之去聖人之義遠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註火田也譏盡物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案公穀謂失國生名似失之鑿與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義可參觀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黷祀也志不敬也 穀梁傳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經解

案書春正月己卯烝於前其義自見春秋此類甚多舉一可推其餘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張氏洽云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于魯則當復命于王今至魯而遂往逆后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係義見隱二年紀履綸來逆女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左傳

義見桓二年杞侯來朝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穀梁傳

案穀梁之說未必合於孔義而王正月自應連屬下文胡傳駁之則文義俱失矣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註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義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案程子云詩曰來戰以三國爲主甚其惡也於義差近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案書執始此公羊以祭仲爲知權於義背矣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書奔始此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左傳

案鄭忽不稱爵而名以未踰年也不稱君也義見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內大夫會盟諸侯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杜註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案何氏依以躍爲佗子故削其葬非也躍非佗子直尊人不會非葬耳義見前滕侯卒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曷為再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權衡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丘 杜註即穀丘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左傳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論語

案魯宋屢盟無信左氏專責宋未合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曾子問

案衛宣未葬嗣及即戎僖三十三年晉襄敗秦師於殽義同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時燠也 穀梁傳

案無冰之義雖失考而春秋之以周月紀事於茲可見

夏五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穀梁傳

案夏五之下脫月字闕文也義見前陳侯鮑卒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公羊傳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仲尼燕居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蔡人在衛人下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左傳

義同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左傳

義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案鄭厲公使雍糾殺蔡仲謀洩而出義見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許叔入于許許叔許莊公弟隱十一年鄭入許使居許東偏至是乃入居位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鄗穀作蒿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義同前華氏仲舒曰爲天王崩而相朝故貶也

秋七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袲作侈

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左傳

義同艾之會伐鄭則愈失正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義與二年公至自唐義可參觀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案衛朔之奔公穀以爲不奉王命左氏以爲逐於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似得其實而義莫可考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公穀會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人嘉之也左傳

癸巳葬蔡桓侯

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者誄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誄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生無爵者死無謚生有爵者死有謚孔子曰諸侯相誄非禮也春秋權衡

案啖氏助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此劉氏說所本杜註謂稱侯謬誤失其義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案書朔不書日趙氏匡陳氏傳良皆以爲闕文義見頁五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左傳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坊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坊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大戴禮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坊記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左傳

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周易

案齊桓之弒禍由文姜汪氏克寬引恒卦九三象詞於義差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杜註九月乃葬緩

春秋義存錄第一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二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 門人郭世昌 同校
弟 士熊

莊公 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有二年

周莊王四年歲在著雍困敦 元年

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單伯逆王姬 左作送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

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穀梁傳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朝市不反兵而鬬 檀弓

案魯莊忘父之讎爲齊主昏雖築館于外未可云變之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錫命之始

案穀梁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於義差近至陳氏助云寵篡弑以瀆三綱故去天字以貶之謂孔子貶及天王朱子容駁之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此遷邑之始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案於餘丘公穀皆以爲邾邑義同隱四年翬帥師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公作郜
書姦也 左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穀梁傳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坊記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云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也餘義見前無駭帥師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公穀皆謂改葬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左傳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論語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坊記
案此條雖不爲文姜言而男女之不可交爵于義最合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案穀梁云紀侯賢而齊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說猶近正公羊謂賢齊襄之復讎去義遠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作郜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義見會禚後會防會穀俱同
秋郳黎來來朝 郳公作倪黎左作犁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三傳皆謂納衛朔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公穀作三月程子云善子突善王命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嗔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 公羊傳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作昔 隕公作霣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隕如雨 公羊傳

案孔子之義在史文外公羊雖未得其傳而魯史之本名春秋可爲一證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註期共伐郕也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春治兵于廟禮也 左傳

子曰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仲尼燕居

案劉氏敞駮左氏以春治兵爲非時於廟爲非地不可云合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此圍國之始

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一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

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左傳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坊記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周易

案前條之義爲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兼之乃盡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衛人殺州吁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穀作暨
夏公伐齊納糾 左作納子糾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論語
齊小白入于齊
子曰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家語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註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左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論語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裁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于取仁未足多也 家語
案此二條雖爲管仲發而糾之不當有齊義亦可見
冬浚洙
十年
春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獻舞穀作武此荊猾夏之始杜註以獻舞爲蔡季說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
孔子曰寡我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 荀卿子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 韓詩外傳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 周莊王崩史不書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杜註全節守義以終婦道賢之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左傳

義同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左傳

義見衛人殺州吁而張氏治以受亦得賂責陳持論亦正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此齊桓圖伯之始

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左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論語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同上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穀皆美齊桓之信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左傳

宋諸儒以元年單伯逆王姬皆謂單伯爲魯卿愚謂齊桓圖伯必假王命而後宋服當從左氏義見北杏之會第一條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左傳

義見十年荊敗蔡師于莘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作兒

鄭人侵宋

秋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左傳

此鄭突修怨之師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義同北杏之會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 周僖王崩史不書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贍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作瀸

秋鄭詹自齊逃來

案張氏洽云國四亡遷齊之罪也失節辱民詹之罪也爲遁逃主魯之罪也罪詹及魯可也罪齊似未合執

冬多麋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之也 左傳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孟子

案戎彼不能預備夫乃追之矣備二十六年追齊師至酅義同

秋有蜮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云因媵而往盟爲遂事

夫人姜氏如莒 杜註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案書大災者曾往弔災也義見十一年宋大水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殺作殺戎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春胥命于弭 鄭伯虢公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惠王立二年避亂居鄭 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莊王庶子 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左傳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案王氏樵云鄭伯有納王之功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篡立中以虐而出弃周室雖衰公義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加美名也於義爲近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作省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 家語

程子云大眚肆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則程說最近于義附錄家語之後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案高氏閌云姜氏弑逆淫亂得罪宗廟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別謚曰文不復繫于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謚大失春秋之旨此條於義近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穀作禦公子左傳作太子

夏五月

孫氏復曰五月之下有脫事爾義與夏五同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公羊傳

義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讙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穀梁傳

祭非無臣也不達于春秋所以正上下之禮也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此之謂也 春秋意林

案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官始得自置其臣以治家邑謂之具官祭叔王之下大夫也故以具官爲非禮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荆楚交中國始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公楹

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穀梁傳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禮器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穀梁傳

義同丹桓公楹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左傳

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家語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註羈蓋曹世子赤則曹僖公也

郭公

義同夏五案孫氏覺江氏克寬以公字爲亡字之訛趙氏匡蘇氏轍皆以爲闕文今從之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郊特牲

案此係譏魯救日之失禮也一日即朔日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今用牲非禮也大子微言之故曰不敬爾厥後魯人于二日伐鼓于社愈失之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此內大夫出聘之始亦季氏專國始事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論語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公闕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

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薄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家語

此專殺大夫之始後義略同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案胡傳云父女之過而不停以爲春秋所禁也義見僖三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左傳

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杜註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左傳

義同單伯會伐宋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左傳

義同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

此救鄭制楚之始

冬築郿 郿公穀作微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左傳

魯饑臧文仲言于莊 漢諱 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

卹民之患是以困窮無匱今我不如齊非悠病也在上者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國語

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矣君之職也 春秋繁露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公羊傳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家語

凡歲饑而興作者義倣此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左傳

[illegible]吳氏澄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急於非時者爾程子於城中丘以爲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斯得義之正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秋七月齊人降鄣 杜註紀附庸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左傳

齊人伐山戎

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諸侯聞皆從之 史記齊世家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說苑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穀見城中工役 于薛于秦皆同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註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 穀梁范註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范註魯地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叔牙欲立慶父故季友酖之而立其後

季友之除惡也于未形君子以爲賢于誅孔子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此之謂也 春秋劉氏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穀作乙未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傳

案子般稱卒諱之也義見隱十一年公薨 般稱名未沒喪不稱君也義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子慶父如齊 此內大夫如齊之始

案穀梁謂慶父實奔而諱之杜註謂無君而假赴告以行皆不足據蓋閔公者哀姜娣叔姜之子慶父將共劫而立之以徐圖篡竊劉氏敞謂慶父如齊與告立君而非假其說是也宜慶父之上其擅權釀成篡弑立之禍義見二

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狄伐邢 狄伐國始此

閔公名啟方史記諱啟作開莊公子在位二年

周惠王十六年歲在上章涒灘元年

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義見前齊人取子糾殺之第一條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案左氏云亂故是以緩 義見隱五年葬衛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左傳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周易

案王氏元杰釋此條引易蹇九三象辭於義差近

冬齊仲孫來 公穀以仲孫爲慶父訛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左傳

孔子曰雖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禮運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註陽國名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左傳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 同視 諸斯乎指其掌 論語八佾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禮運

案胡傳云禘非禮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可以補未盡之義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左傳

義同隱十一年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左傳

義見後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冬齊高子來盟 盟立僖公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詩序足補孔義之闕

春秋義存錄第二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三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崑山門人徐傳鏞于山　同校 經子常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在位三十三年

周惠王十八年歲在元默閹茂元年

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訛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公作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左傳

義同閔元年救邢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公羊傳

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氏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史記鄒陽傳

案齊桓之殺哀姜於義未得云過史記此條蓋即左氏已甚之說

楚人伐鄭杜註荊始改號曰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作朾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僖公作纓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犂挐穀作䍌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左傳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

案趙氏與權云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兆此其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左傳

案左氏並齊桓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後同元年城邢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晉見始此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左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公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舒楚附庸國

六月雨 杜註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 朱李氏廉曰一經書雨此爲特筆憂潤喜僖公之得雨而喜亦魯史舊文耳於聖人之發無涉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

楚人伐鄭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左傳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左傳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 論語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

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左傳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尚未能大合諸侯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成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

冬叔孫戴伯 叔牙子 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左傳

此叔孫氏之始 義見前無駭帥師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

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左傳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公羊傳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之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 洪範五行傳

杞伯姬來朝其子

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 家語

夏公孫茲如牟 杜註因聘而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穀

作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 左傳

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會世子于首止而諸侯以尊天王以尊後嗣以定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 春秋權衡

子云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無失 表記

鄭伯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左傳

案楚滅國始此義見齊人執陳轅濤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偪乎晉獻公殺桓莊之族事在莊公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

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

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義見前滅下陽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 楚圍中國始此

諸侯遂救許 穀梁云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杜註郳之別封故曰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轅濤塗怨申侯勸城其賜邑而譖諸鄭伯事在五年

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左傳

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論語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穀作寧母

曹伯班卒 公羊作般

案書卒不書日闕文義見前陳侯鮑卒

公子友如齊 此內大夫聘齊之始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訛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義見吉禘於莊公左傳以夫人爲哀姜按非既稱小君哀姜此不宜混稱夫人劉向以爲成風是也范氏甯謂欲尊其母實卑其父特論甚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案吳氏澄曰惠王去冬有疾今冬十二月乃崩蓋以左氏崩於七年閏月之說爲妄也餘義見隱三年天王崩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公穀作三月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左傳

義同首止之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按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殤於義差近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穀梁傳

義同前會

甲子晉侯詭諸卒公作甲戌詭左作佹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左傳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左傳

子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坊記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語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此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

春秋滅溫蘓子無信也蘓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

之王不救故滅蕪子奔衛左傳

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作卓子杜註弒卓在前年以今春書從赴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左傳

案朱子云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愚謂此亦據史文立論耳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雪公作雹

案趙氏鵬飛曰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罰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徒記異所以責時君不能進皇極也於義差近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義見莊二十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左傳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穀梁傳

孔子曰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家語

案不書出奔者死於其位也後楚人滅江義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左傳

義見救邢盟首止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廿四年蔡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左傳

子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禮運

論義見元年義篇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穀作繒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左傳

義見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左傳

孔子曰存亡禍福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殺也昔殷王帝辛爵生烏於城之隅占者曰小而生巨國家必祉帝辛喜不治國家亢暴極甚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而反得禍也殷王武丁之時刑法弛廢桑穀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占者曰桑穀野物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來朝者六國此迎天之時詭禍而反得福也故妖孽者天之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說苑

秋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作率 敖慶父子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左傳

[illegible]食見之始義 見前無駭帥師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註厲楚與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即司空無駭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左傳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易象傳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見之始亦晉秦交兵之始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旣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

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僨秦輸之粟秦僨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左傳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表記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作霣鷁穀作鶂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傳

義見沙麓崩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杜註淮夷病鄫故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杜註英氏楚與國

夏滅項杜註項國名

案左傳以為魯滅公穀皆以為齊滅蒙伐英氏之文也其說較長而義則無考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義同陽穀之會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左傳

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抗同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于管

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
是而孰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
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
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
之謂也　荀卿子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禮樂
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
功也何必以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毀仁義之風遠
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
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孔叢子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下公有會字杜註納孝公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註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
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左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論語

案趙氏鵬飛曰狄稱人便文爾穀梁以
爲善救齊胡傳因之於義疎矣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襲國伯始此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公作宋人誤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杜註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　欲
以屬東夷　左傳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論語

秋宋人圍曹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

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左傳

顏回問于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
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家語

衛人伐邢

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
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左傳

案俞氏皋曰此報役之師也左氏以爲天意師
興而雨不亦誣哉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作公會此魯及諸侯盟楚之始

梁亡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秦遂取梁 左傳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
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孟子
子曰通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
說苑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左傳

書新作南門譏用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春秋胡傳
案春秋為不時義同城中丘新作為改制義見魯人為長府後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義俱倣此
夏郜子來朝 杜註姬姓國鄭熊云南郜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杜註滑姬姓國張氏洽云此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隨與楚盟見左傳桓八年莊四年至是叛楚故伐之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
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左傳
義見後會盂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作霍穀作雩楚稱子始此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易繫傳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臣之見始此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公作朐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如楚故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
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

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左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左傳

案黃氏仲炎曰宋襄自執滕用鄫以失人心為楚所執今乃不量力而鬭以僥倖于萬一眾敗身夷不亦宜乎其說良允餘義見前會盂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作閔

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左傳

案齊孝公忘宋襄納己之德乘其敗而伐之逆義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左傳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論語

子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禮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

案杞稱子左傳以為從夷不若穀註時王所黜之說為優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是月秦納晉文公二月殺懷公于高梁史告不書

夏狄伐鄭 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命遣頹叔以狄師伐鄭立狄女隗氏為后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 太叔帶通于隗氏王絀之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 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 明年三月晉侯使左師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使左鄢父告於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左傳

孔子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禮運

子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 坊記

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于其臣者而以自出爲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 程端學春秋本義

晉侯夷吾卒 晉惠以二十三年九月卒杜註晉文定位而後告故書于今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公穀謂滅同姓故名朱子云疑傳寫之誤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義見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宋殺其大夫

義同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左傳

義見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作遫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公穀作巂弗左作不

義見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左傳

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 家語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論語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此乞師之始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作隗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左傳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公羊傳

齊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强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何休公羊註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史記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義見前篇　駁師師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伐原在二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 左傳

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 劉向說苑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左傳

案侵曹衛以救宋用先軫報施之謀也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覊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前出亡在曹僖負覊饋盤飧寘璧）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覊氏魏犫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左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

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放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
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
酉而還 左傳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
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
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
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
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敗楚人于城濮

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
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
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
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
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 呂氏春秋

孔子曰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
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
也此得志而恐驕也 韓詩外傳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伯業於是乎盛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
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
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
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
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
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
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
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是役也能以德攻 左傳

與齊桓首止葵丘之會義可參觀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穀梁傳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
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
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曾子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
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
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
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
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
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

元咺出奔晉 左傳
義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晉侯
下敘無晉侯秦與諸侯會如此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左傳
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作守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左傳

案此特筆也改魯史之舊文孔子自言之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義見前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
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左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 論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咺歸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 杜註晉故侯獳之言復曹伯 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杜註介東夷國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穀有公字翟公作狄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
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左傳
案家氏傳良曰此晉狩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
王子虎不書治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義見
莊二十五年
公子友如陳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秦晉之怨始此
介人侵蕭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此將晉之始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郜取防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左傳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運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表記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義同杞伯姬來朝其子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左傳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左傳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論語

案列晉文於齊桓之上見王降而霸霸衛亦遷降也此條之義當爲晉侯重耳卒而發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敗秦下左殽有師字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左傳

癸巳葬晉文公

義見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左傳

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義同公子遂帥師入杞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左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穀梁云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 韓非子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貳于楚

春秋義存錄第三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四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嘉興門人周震仲尊 高雲粲 同校

文公 名興僖公子在位十有八年

周襄王二十六年歲在旃蒙協洽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杜註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義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註得臣叔牙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左傳

此大夫特會諸侯之始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公穀作髡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

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
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
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
掌環列之尹 左傳
義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後一條
公孫敖如齊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
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

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
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
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
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
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
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左傳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論語

餘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 左傳
案禮既葬作主于墓時因逆祀有萌議論未定故緩於作主也義見後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盟因朝而盟始此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
公以恥之 左傳
子曰君子慎以避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表記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公穀作垂斂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
故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左傳

此大夫主盟之始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
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刑罰妄加羣如不附則陽氣勝
故其罰常陽也旱傷五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洪範五行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

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左傳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禮器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范註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楚與國

此大夫主兵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入極

夏五月王子虎卒 公穀以王子虎爲叔服訛

秦人伐晉 此秦霸之始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左傳

秋楚人圍江 義同彭衙之戰後倣此

雨螽于宋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左傳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禮運

後凡書螽義倣此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晉大夫帥師始此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穀梁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義同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

矢于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左傳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金樓子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義見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為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為非常事宜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為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於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 陳傅良春秋後傳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鄀楚國

秋楚人滅六 六楚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文孫義同公子友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左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左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論語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 同上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左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公羊傳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易繫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左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論語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 諸侯皮弁聽朔 聽朔重于朝也 然後服之 玉藻

七年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遂城郚

義見前諸侯城緣陵後 凡懼敵而城者倣此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壬臣穀作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左傳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坊記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蔑公作眛 奔上有以師字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 事在僖公二十四年 乃多與之徒衞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 士會歸在十三年 遂不見 左傳

孔子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 大戴禮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晉侯新立故趙盾主盟

此晉大夫主盟諸侯之始義同二年垂隴之盟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公穀作莅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左傳

案高氏閎曰天王崩諸侯不奔喪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與桓十五年天王崩公會齊侯于艾義可參觀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左傳

義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左傳

義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先都箕鄭父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左傳

義同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地震始此陰盛陽微之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楚君臣並見之始

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左傳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表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 家語

餘義見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夏秦伐晉 蘇氏轍曰秦下脫人字

楚殺其大夫宜申 謀弑楚穆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見二年後放此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新立故與魯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穀公作屈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圈前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彭生叔牙孫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左傳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義同七年盟扈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此魯聘宋之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三傳皆謂長狄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案左氏謂郕太子朱儒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故稱郕伯公羊謂盛伯失地而不名兄弟辭也事皆難信其義又安從考乎

杞伯來朝 范註杞復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杜註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秦伯乃康公公羊傳謂賢繆公誤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君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左傳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徐幹中論

秦君臣並見始此與楚子使椒來聘義可參觀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此東鄆也莒之邑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穀作蘧篨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左傳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論語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公穀作太

秋七月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左傳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家語

案明堂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其禮本僭世室屋壞失禮中又失禮焉與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義可參觀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會下公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還上公穀無公字棐公作斐

十有四年 頃王崩史不書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叔下脫仲字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左傳

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 桓寬鹽鐵論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 左傳

議以後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穀梁傳

案外趨得矣天王崩而諸侯自爲盟會可乎義見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星孛始此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左傳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周易

案胡傳引此象辭以美趙盾於義差近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左傳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家語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國語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案穀梁云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與莊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可參觀

宋子哀來奔高哀宋卿不義宋公而出

子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繫傳

君子貴見微而賤死禍見微者大臣之操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春秋意林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左傳

案公羊以謂單伯不潔而如其妾劉氏敞駁左氏謂單伯若爲周大夫不應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余謂單伯本因魯請而出奚不可自齊來魯乎至商人之執王使執君母聖人必有誅絶之義焉惜乎莫可考也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
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
也葬視共仲 左傳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周易

案胡傳引蠱初六之辭於義差近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左傳

案正陽之月救日則伐鼓爲宜其失也不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也餘義已見前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
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左傳

案陳氏傅良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使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義同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
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有齊難是以公
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左傳

義見六年閏月不告月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郪公作犀穀作師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以蛇出爲妖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杜註庸楚屬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公作處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
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
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
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
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
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冬十一月甲寅宋
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
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

馬左傳

案宋昭無道一善行皆人之所欲弑也與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義可參觀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左傳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春秋胡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杜註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西鄙左傳作北鄙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左傳

義同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秦伯之卒始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左傳

子曰抑爾死焉而不畏也表記

案歜職弑懿而曰齊人義同宋人弑其君杵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左傳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左傳

義同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

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

案汪氏克寬曰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爲無罪矣於義頗合但以魯史之文爲聖人書法未免襲舊沿訛耳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左傳

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公羊

義同宋人弑其君杵臼

春秋義存錄第四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五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以封 桐川
嘉善後業蔡以堂麟書 同校

宣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子在位十有八年周匡王五年歲在昭陽赤奮若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穀梁傳

案趙氏鵬飛云書遂娶齊之謀本于遂也書婦姜罪敬嬴也愚謂史文既異與文公之喪娶義當不同惜乎無考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左傳

案朱子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歟義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第一條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左傳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公羊傳

案公羊此條比類頗覺迂曲以其折衷聖論姑錄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左傳

義同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杜註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杜註兵會非好會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秦與國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

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左傳

義見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入蔡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夫帥師以戰始此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 同禦 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左傳

義同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羊斟之事義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

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左傳

義同大棘之戰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臯公作獋

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 穀梁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

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 左傳

案劉氏敞以越竟乃免為非孔子之言夫孔子既稱董狐為良史則趙盾之弒君其罪已定越竟乃免恕道也非可與權者孰能識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林註弟定王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曾子問

案胡傳云穀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而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與曾子問二條隱合至於魯郊非禮其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葬匡王 杜註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左云伐戎至雒觀兵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

夏楚人侵鄭 是叛鄭及晉平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左傳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葬鄭穆公 公穀作繆 葬不月闕文也葬速禮不備也義俱見前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
有無治何以行禮 左傳

義見僖十九年宋人圍曹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
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
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
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

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
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
乃舍之皆為大夫 左傳

義同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

春公如齊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左傳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叔孫得臣卒

案黄氏震曰卒不書日闕文也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左傳

義見後黑壤之會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東方小國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
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

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杜註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檀弓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

楚人滅舒蓼設作舒鄝孔疏國名杜註作二國誤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作頃熊誤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左傳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穀梁傳

案喪不以制穀梁之說較諸左氏於義差近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穀梁范註有母喪而行朝會非禮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左傳

孔子曰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經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杜註東夷國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左傳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于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

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家語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穀無所指名左氏以爲崔杼考崔杼弒君去此踰五十年左傳似訛

公如齊 杜註公親奔喪非禮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左傳

孔子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禮運

六月宋師伐滕 徵舒弒君義同宋萬弒其君捷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子聘止此季子即劉康公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蘱

義同四年伐莒取向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齊侯初即位行聘禮

冬公孫歸父如齊 伐邾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因水災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左傳

十有一年 義見後晉殺其大夫先縠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此楚莊主盟列國之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義見十年伐邾取繹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論語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

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左傳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家語

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覇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賊討國復二十二月乃得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

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孫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同呼下同）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

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

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

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
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
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
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
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
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
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旣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

右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
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
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
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
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
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
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
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
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
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
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
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 左傳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周易象傳

案伊川易傳釋師六五謂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是也引此象傳於義差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左傳

大夫同盟始此義同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
我則死之 左傳

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訛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穀梁作穀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左傳

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易繫傳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宋公同楚子田孟諸違命申舟抶其僕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義同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此內大夫特會楚之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

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
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
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左傳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
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
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
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
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
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
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
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
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
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
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
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
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公羊傳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牟婁
襄同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初稅畝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左傳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

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
行而頌聲作矣　公羊傳
襄見哀十二年用田賦
冬蝝生　杜註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饑　杜註風雨不和五稼不登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
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

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左傳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荀卿子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于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者尊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大盜息 孔叢子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

秋郯伯姬來歸 被出故大歸

孔子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經解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案斷道之盟左氏以爲謀齊穀梁以爲外楚外楚其本謀也郤克徵會于齊而婦人笑客遂起伐齊之謀耳李氏廉說最允錄其說舊傳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左傳

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 何休公羊註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伐齊 魯乞師 既而用晉師 成二年戰鞌 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左傳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坊記

案楚書卒始此其不書葬者從魯史舊文非孔子削之也後同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歸父欲以晉去三桓故行父逐之

春秋義存錄第五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六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桐川門人金成鼎正凝 鰲載瀛 同校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有八年

周定王十七年歲在重光協洽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穀梁傳

案春二月無冰若以夏正言二月建卯無冰宜矣何庸書耶此改時改月之明證也

三月作丘甲

爲齊難故作丘甲 左傳

案此益兵也昔制四丘出三甲共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共百人胡傳之說爲尤其義見哀十二年用田賦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皆作貿戎謂晉敗王師者訛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左傳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易繫傳

冬十月 范甯云十月下疑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大夫帥師如此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此注闕文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

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左傳

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于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 賈傳新書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此列書將佐之始僑如叔孫得臣子嬰齊叔肸子）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

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
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
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
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
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
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左傳

案鞌之戰晉魯衛皆忿兵也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作爰婁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左傳

義同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
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
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
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左傳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
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
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檀弓上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
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
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哉 檀弓下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孟子

喪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
德奬則沒禮 王符潛夫論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遬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公羊傳

義見及國佐盟于袁婁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稱公子始此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
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
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
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
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
君弱皆彊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
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

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左傳

此及下條義俱見文二年公及晉處父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左傳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案宋公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義同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公羊傳

案劉氏絢以主未遷入昔哭爲譏不及公羊之說於義爲近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禮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註棘汶陽田之邑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作將穀作嗇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如此

鄭伐許 鄭下疑脫人字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聘魯如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左傳

夙已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白虎通

葬鄭襄公 三月而葬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公作運此西鄆也

義見僖十四年許侯城緣陵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歸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左傳

案鄭悼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義見三年葬衛穆公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義同前郯伯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梁山崩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穀梁傳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崩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左傳

案天王崩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義見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公羊傳

與哀三年桓宮僖宮災義可參觀

取鄟 附庸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案楚書大夫將始此胡傳以爲深惡之不知此特從楚之告辭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晉遷都新田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役訛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家語

餘義見前

吳伐郯 吳見始此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吳楚爭彊始此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左傳

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冬大雩

案穀梁傳云冬無爲雩也於義差近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

者其懽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
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
而反其田焉左傳
案史記趙世家韓厥諫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事多舛訛當從左傳義見莊二十六年晉殺其大夫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錫命止此子字疑王字之訛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蒢馬陵之

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家氏鉉翁曰自始至成禮凡七見貴之也餘義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

丘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左傳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
用大矣哉易彖傳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易繫傳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公孫申之謀示晉不急君也
城中城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穀梁傳
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
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
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案左氏以晉侯爲太子州蒲先儒多駁之疑史文有訛爾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

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左傳

義見文二年公及晉處父盟

冬十月公闕此三字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作州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

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

自出故也左傳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澤

義同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

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

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左傳

義同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三月公如京師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

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國納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

叔申之封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郜取防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義見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杜註不赴以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

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曾子問

案公羊以仲嬰齊爲卽公孫嬰齊甚謬其云嬰齊爲兄後何氏休亦駁之以爲弟無後兄之義孫氏覺謂嬰齊後仲遂家氏鉉翁賀氏仲軾俱從之而義無可據故引曾子問一條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于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

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左傳

案劉氏克莊曰負芻弒君而自立子臧不義而舍之去吳子光刃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舍之延陵君子持衛子二者之間獨謂子臧失賊不討季子守匹夫介節不承父兄之志以是譏二子之讓國未爲至也愚謂孔子稱季子爲習於禮則於子臧亦未必有苛辭情乎其義失傳莫可援据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

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

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

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左傳

杜註云爲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張本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

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

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

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

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

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

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

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

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

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

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

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

雖遂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左傳

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䲡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大夫爲會之始義同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朱子曰上溫故雨水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詳同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

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
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
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
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
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
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
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
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
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
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
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

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
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
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
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
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
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
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
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
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
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
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
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
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
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
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
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
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

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
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
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
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
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
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
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
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左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

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

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家語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宣伯即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臣會伐之始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而歸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公作招晉執魯卿始此用僑如之譖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書刺公子偃雖由行父之專而成公之殺其庶弟不無過焉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王臣同盟之始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名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左傳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公羊傳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
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聞郊而莫同
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
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
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
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 家語

餘義俱見前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穀作蜃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
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
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
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
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
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
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
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
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
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
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
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
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
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
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
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
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

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
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
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
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
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
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
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
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

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左傳

義見莊二十六年晉殺其大夫文同昭二年北燕伯款出奔齊

楚人滅舒庸杜註舒庸東夷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左傳

義同三郤之殺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左傳

義同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條公復霸朱子以爲僅勝桓文故附錄左傳一條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淸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左傳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劉敞云諸侯託于諸侯禮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雖亦據史文言而差近于義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此築囿之始

築鹿囿書不時也左傳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穀梁傳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易象傳

案許氏翰釋此條引豫上六象辭於義差近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 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此晉悼公主盟之始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義存錄第六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七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受業表姪孫張廷誦穆如

富川門人周　煌成章同校

襄公上 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有一年

周簡王十四年歲在屠維赤奮若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左傳

案胡傳云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胡氏沿襲杜註豈知彭城書宋與夫大夫書郜胥賓書衛均屬魯史舊文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訛 鄫公作合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杜註王崩訃未至故得行朝聘之禮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作七月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左傳

案王氏樵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義同宣十二年清丘之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僑如奔自齊還爲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左傳

按陸氏淳曰城虎牢可以安列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于鄭也愚謂此猶魯史舊文義見前會戚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左傳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

餘義見後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強自此始

公如晉 襄公如晉之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左傳

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易繫傳

案晉悼公去其國都盟于長樗謙而中禮者也後八年邢丘之會義同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案穀梁云同外楚也於義差近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再盟始此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帥師伐許 左傳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

案張氏治以荀罃伐許規楚欲速故并不能保陳趙氏鵬飛以爲荀罃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伐之無益其說皆近於義併錄之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左傳

義同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下定姒同杜註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案定姒妾母也春秋正名定分於嫡庶尤嚴孔疏謂嫡母薨則妾母尊失其義矣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左傳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緇衣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春秋繁露

案壬夫以侵欲被殺義同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來會始此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左傳

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戍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違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晉爲安陳之討如此何以能保陳乎 張洽春秋集傳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左傳

義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杞葬始此）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左傳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行父子）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左傳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曾子問）

案莒人滅鄫左氏詳載之公穀立異姓之說未可盡信至季孫宿父喪未期遽執使命異乎三年之喪而從政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義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左傳

案穀梁以四月爲不時餘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王充論衡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左傳

義見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墮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左傳

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 論語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穀作隖

鄬後凡會同無陳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髡頑公穀作髡原 鄵公穀作操

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僖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左傳

春秋書弒君有三諱有名其爲賊者有不名其爲賊者有竊弒而書卒者其事則一從本史聖人不得而加損之故曰春秋之信史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又孔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齊履謙春秋列國統紀

陳侯逃歸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濕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左傳

案趙氏曮云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其說近正胡傳以爲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難本諸穀梁於義疏矣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左傳

案王氏樵曰據此則莒以兵滅鄫明矣孰謂其以子後鄫耶愚故曰春秋記事必從左氏非公穀所及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

春宋災 災公作火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公作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乃晉楚盛衰之機括也）

（案公羊云惡公服穆姜喪而親伐鄭也義同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

楚子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左傳

（案會吳以制楚即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智也餘義見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傅 妘姓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 稱盜始此）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左傳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繫傳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 家語

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左傳

孔子曰弁冕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禮運

此祿去公室之始後昭五年舍中軍義可參觀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案吳氏澂曰四卜瀆以著魯郊之僭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左傳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易象傳

案胡傳云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於義差近

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禮運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公作運

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穀梁傳

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說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公作士彭訛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卒始此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
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
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左傳
義見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小國也公作詩
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左傳
案汪氏克寬曰公羊以邿爲邾邑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義見隱十年取郜取防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
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
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
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
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
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左傳
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
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家
語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民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
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
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表記
冬城防 防臧氏邑城者備齊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作蠆叔老聲伯子
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
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

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左傳
案許氏翰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秦兵爭始于韓終于十三國之伐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櫟役在十一年 晉侯待
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
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

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
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
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
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
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
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
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
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

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
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
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左傳

襄見隱六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作衛侯衎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
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
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
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
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
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
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
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
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
諸侯 左傳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
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
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
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
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

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叢子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論語

孔子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
仁蓋蘧伯玉之行也 家語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
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
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
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

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左傳

義見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左傳

義見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左傳

義同文七年遂城郚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案晉平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與桓十三年葬衛宣公義可參觀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左傳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公羊傳

義同宣十二年清丘之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始此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穀作瞯自晉歸而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作洮高厚上左無齊字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
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
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
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
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左傳
案杜氏預曰暴亂宗室懼而出奔與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義可參觀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爲伐曹故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
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
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
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
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

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
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
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
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
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
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
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
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
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
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
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
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
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左傳

案齊獻伐魯者六以致十二國之攻圍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後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義亦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案程氏端學云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至圍不同者蓋彼以會出而遂圍許故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說與愚合

取邾田自漷水

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郜取防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聞喪而還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檀弓

齊殺其大夫高厚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左傳

義見十年會吳于柤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事見十年 與純門之師 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

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左傳

義同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左傳

義同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城武城

春秋義存錄第七卷終

[illegible]

春秋義存錄第八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鮑鑑曲江

姪　麟徵仁趾同校

襄公下

周靈王十九年歲在閼茂涒灘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仲孫蔑子

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左傳

案高氏閌曰速代父為卿未踰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汪氏克寬曰孟獻子禮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乎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二說於義差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左傳

案齊莊居喪出盟與桓十三年葬偽宣公義可參觀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左傳

義見前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左傳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左傳

此二條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江不潚川澤不竭 楊簡封事

案此條可見天人一理聖君修德自能弭災不特爲經中日食之義凡書水書灾俱可類推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三叛人之一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左傳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論語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左傳

義見從會于商任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頻食始此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

不立是以亂也左傳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

餘義見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附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公羊傳

案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據上文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當屬十月矣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與公羊不同朱子專主史記蓋孔子生於庚戌年十月卒於壬戌年四月得年七十三歲也左氏於哀十六年載孔丘卒故附錄公羊傳而辨其年月之訛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自楚適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左傳

義同商任之會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左傳

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孝經

案王每見必泣正欲棄疾之諫其父也乃不能諫而徒以身殉是晉申生之類耳烏得爲孝愚故引孝經一條以正申生棄疾之失餘義見前殺公子申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亦孔子語見說苑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氏家訓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徐幹中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左傳

義見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縠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左傳

義見前商任之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

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左傳

義見前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公穀作渝

己卯仲孫速卒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左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論語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

生買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左傳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論語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家語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肖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同上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按家氏鉉翁曰著齊而書襲貶之也愚謂此亦魯史舊文耳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杜註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左傳

按高氏閌云前代遂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義見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按是年頻食同於二十一年疏家引曆術謂無連月日食之事家氏鉉翁云天道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說近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左傳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易象傳

按許氏翰釋此條引比六三象傳于義差近

叔孫豹如京師魯聘王朝止此

大饑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左傳

義見僖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第二條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其可得見耶 易繫辭

孔子曰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 大戴禮

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 孔叢子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衞俘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作七月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夷儀 衞獻公衎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偃姓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蠆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愼辭哉左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謁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

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

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左傳

義同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

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左傳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蚿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說苑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穀作座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
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
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
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
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
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

罪也乃亨伊戾 左傳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論語

餘義見莊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人執衛甯喜

案公羊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於義甚近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
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左傳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 奐公作瑗晉楚始同主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
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

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
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
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
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
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

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左傳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作專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 左傳

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鱄之去衛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大宜乎 范甯穀梁註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左傳

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廷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霸之所以興衰也 春秋後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左傳

案左傳作十一月此係可爲改月之一證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討甯氏之黨故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 王符潛夫論

棻崔杼滅於去年九月慶封當國未久而亦來奔義同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一月公如楚見列國之君旅於楚始此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左傳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景王立

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張本義見前齊侯使慶封來聘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左傳

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蓋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也

案左氏此條可見魯史舊文非由聖人筆削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左傳

夏五月公至自楚

案魯以諸侯奔喪本非禮也禮由義起穆叔其知權者與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左傳

庚午衛侯衎卒

義見宣十二年季孫宿入鄆

閽弒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左傳

孔子曰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家語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始聞子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當作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左傳

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論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家語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論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同上

春秋義存錄 卷八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家語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論語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同上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義可謂善改矣家語

孔子曰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斆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大戴禮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姞見

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聘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左傳

義見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見第二條又見哀五年齊侯杵臼卒第一條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或叫於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左傳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穀梁傳

義見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

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左傳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坊記

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女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之有所進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宋湛氏若水云隣國諸侯不討弑君之賊而乃公然會葬諸侯之罪與般均矣於義差近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左傳

義見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穀傳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左傳

子曰君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孝經

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問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杜註諸侯會葬非禮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左傳

義見定十五年邾子來朝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案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義同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

春秋義存錄第八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九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鮑　級方來

姪　起宗鳳池同校

昭公上名裯襄公子即位二十五年而孫齊又七年薨于乾侯

周景王四年歲在上章涒灘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 虢公作漷穀作郭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左傳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坊記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徐幹中論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太原 此毀車用卒之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輿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郜取防

葬邾悼公 邾葬始此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

二子𡢃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於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 左傳

義同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左傳

案此一條義同閔元年齊仲孫來而晉之改用夏正魯獨奉周正朔與夫魯史之本名春秋皆可證明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與子南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使太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左傳

義見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縠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三年

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葬始此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左傳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緇衣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雪　公羊註爲季氏）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後漢書李固傳）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

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左傳）

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穀梁傳）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九月取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

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仲壬聞父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仲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左傳）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

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長孟丙次仲壬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家語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左傳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漢書刑法志

案此條之義非獨爲楚靈而發若楚共之殺公子側公子壬夫皆是也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左傳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卿子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叛人之二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左傳

胡傳云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許氏翰云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穀作賁

秦伯卒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見始此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秦葬始此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左傳

杜註此爲後華亥出奔張本昭十年宋平公卒柳又有寵於元公佐甚哉嬖幸之能惑人也義見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左傳

義見七年暨齊平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左傳

案劉氏敞曰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劉說頗勝杜註至齊景受賂而還義同桓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左傳

仲孫貜子

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家語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穀作婼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己姦行吐珠于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

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左傳

義見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第一條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自縊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蒐乘如此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左傳

案家氏鉉翁曰自是迄定哀之世凡四蒐備書于策著季氏挾兵權以脅制其上爲魯憂耳義見襄十一年作三軍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杜註當作十月壬午滅陳左傳

案徐氏邈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今楚子託義討賊書在滅後見其本懷滅心也徐氏邈專就書法立論未脫日科而此條之義與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自可參觀

葬陳哀公杜註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夷卽城父本陳邑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穀梁傳

案此條之義穀梁甚近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左傳

義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誤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如公作隱如季孫宿孫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出言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袵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淮南子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戌

案此年無冬何休謂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此妄說也孫氏復汪氏克寬皆云脫冬一字傳受承誤其義猶之夏五耳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葬速公作正月誤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穀作乾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 感同憾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左傳
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公羊傳
義見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左傳
案高氏閌云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强車徒日衆也公有夫人之喪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閒君喪也與八年蒐紅義可參觀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公羊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公作屈銀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左傳
案程氏端學曰晉既失霸楚圍蔡而莫之恤入國之大夫自爲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見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左傳
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論語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左傳
義見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左傳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公羊傳
案穀梁亦同左傳作高偃納北燕伯公羊所引孔子之言益傳訛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在 左傳
杜註云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張本與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義可參觀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郠之役 平子伐莒取郠注昭十年 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
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左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論語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
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
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
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
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左傳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 論語
楚子伐徐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
復陶翠被豹舃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

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
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
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
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

杸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没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左
傳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 白虎通

晉伐鮮虞 史記索隱云姬姓國

因肥之役也 左傳

案齊氏履謙曰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
及此年晉伐鮮虞皆春秋闕文也義同夏五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
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
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公羊傳

義同莊八年齊無知
弑其君諸兒第二條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穀作弑公

案啖氏助云衛殺州吁齊殺無知皆書曰人討此不
稱人何也棄疾以脅比而殺比其罪鈞也於義差近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
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
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
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
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
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
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

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
退而禁之 左傳

晉昭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
日天子班貢 左無日字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
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
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
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 於樂左作求樂
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家語

公不與盟

義見文二年
及晉處父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隱太子有之子吳悼太子偃師子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左傳

案胡傳云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欲駁左傳而以書法爲孔義不若黃氏澤所云二君歸國是已入國來告之詞

冬十月葬蔡靈公 因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子服惠伯請于晉鄭乃歸季孫

附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

親益榮猶義也夫 左傳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左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

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左傳

案劉氏敞曰杜註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非也意恢死時非無有黨于亂君者正爲君自與意恢善而亂臣忌之先殺意恢乃逐其君耳愚謂此條之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與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可以參觀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附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左傳

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曾子問君

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春秋權衡

案家氏鉉翁曰此與襄仲之卒去籥不同然而義可參觀

夏蔡朝吳出奔鄭 無出字 朝公作昭

案蔡朝吳之奔由費無極譖之義見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左傳

案湛氏若水曰鮮虞無罪而伐之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爲善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耳於義差近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左傳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夏公至自晉

案汪氏克寬曰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徵傳而事著矣義見文二年冬晉處父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三月而葬速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左傳

子曰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而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仲尼燕居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

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左傳

案左氏此條周之六月當夏四月可爲改月一証

秋郯子來朝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靑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

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左傳

案申須梓慎以爲火災此近應者也胡傳云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占尤具遠識義見僖十四年沙鹿崩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義存錄第九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葉鑾筠客
鑾天池同校

昭公下

周景王二十一年歲在疆圉赤奮若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鄅 妘姓國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左傳

義見十九年宋公伐邾

秋葬曹平公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左傳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尚書大傳

冬許遷于白羽 許自葉遷白羽凡歷三遷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左傳

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尸子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左傳

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 春秋胡傳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穀梁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

二十年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

已甚亂所在也左傳

案孔氏穎達云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愚謂左氏此條可爲改時改月之證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作夢公羊云公子喜時之後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作輒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

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左傳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甯

孔子曰鷰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嘔嘔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鷰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鷰雀之智者寡矣呂氏春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盧）

附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左傳）

（杜註為蔡侯朱出奔張本 義見桓二年杞侯來朝）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聘此武）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 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蓋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愚謂汪氏考事甚核其義見前葬蔡平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晉伐鮮虞豈妨于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因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廧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況是年晉實未嘗有事于鮮虞特借辭以拒公耳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閒（閒公作姦 義同八年蒐于紅）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即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
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
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
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
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
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
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左傳）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三月而葬亂故也叔鞅叔輒弟）

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

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
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
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
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
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
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
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
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免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左傳）

子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
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坊記）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施
氏（左傳）

案吳氏澄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義可參觀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註當爲癸卯）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山郝魁也）

晉人圍郊（時子朝在郊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楹齧作盈）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
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
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
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
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
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
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
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
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
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左傳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

皆曰獲 公羊傳

義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天王居于狄泉

案公羊云其稱天王者有天子也於義差近

尹氏立王子朝 林注尹圉周世卿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
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
矣東王必大克 左傳

案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王城震而子朝奔魯地震而陽州遜天之示人顯矣義見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穀文有公字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公羊傳

義同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左穀無叔孫字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

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
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其王之謂乎 左傳

案杜注云爲定四年吳入郢張本義同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諸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心叔詣叔輙子

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左傳

家氏鉉翁曰此爲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愚謂此條之義與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可以參觀

有鸜鵒來巢鸜又作鴝公作鸛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左傳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禮稽命徵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 左傳

義見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

入公徒釋甲執氷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
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
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
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
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
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
室毀也人君不察焉斯國家危殆矣 說苑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
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

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荀卿子

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
也昭公不明乎消長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
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春秋胡傳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
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
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
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
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
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
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
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
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
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
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
乃不與盟 左傳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當作殺後同）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
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

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
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
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
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
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
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
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
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
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公羊傳

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莫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左傳

劉氏敞曰叔孫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爲難不以爲法者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婼之死畏也曾晳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

曰其畏乎曾晳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師也使婼少聞曾氏顏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 春秋意林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爲公故將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以處公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速

宋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意如專之政在大夫也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後做此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縳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兹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

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

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

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

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

齊師戰于炊鼻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參盟於是再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

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

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

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

尹懼乃立昭王左傳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論語

案子西雖能讓國而聖人猶外之不得比于子臧季札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

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

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

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

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

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

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鱄設

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

其子爲卿左傳

案趙氏鵬飛曰吳之亂諸樊爲之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殺作郄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

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

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

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左傳

孔子謂子貢曰詩云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 家語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左傳

案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 義同二十六年公圍成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左傳

義見文二年 及晉處父盟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殺

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註乾侯晉竟內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公羊作甯

附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

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左傳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左傳

義同二十七年公如齊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范註云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穀梁傳

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尸子

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楊簡封事

案後儒之義不過為鄆潰而發先聖之意蓋謂人君用人行政一有不慎即失民心經中如梁之亡莒人之弒其君密州皆棄其民之咎由國君自取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案穀梁云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於義差近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左作禹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

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左傳

義見定四年吳入郢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櫟公穀作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意如外爲詐以欺晉晉定既惑于范鞅之巧言知躒又尊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後欲求衰之請乎穀而下說季氏者如何休杜預翁謂意如自援以自示發怒則其資詩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且可以欺後世也

義見前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第一條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左傳

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論語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通監之說似屬無稽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左傳

此三叛人之三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魯公葬地公羊以爲邾邑非也

夏吳伐越 此吳越構兵之始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作太叔莒人下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穀梁傳

案穀梁之說于義差近餘見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義存錄第十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坡星輯 姪 紹宗超亭 錦雲彩紋 同校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在位十有五年

元年 周敬王十一年歲在元黓執徐

春王

案王正月從周正也王字不應讀斷定公未即位王正月無事即書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之事公穀强爲讀斷而以定無正立說文義兩失之矣不可從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大夫專執之始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

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左傳

子曰終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爲之一言敗之可以不謹乎 韓詩外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夏叔孫成子 叔孫名子 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左傳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歛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論語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八月乃葬

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左傳

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

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家語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左傳

義同成六年立武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義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羊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而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左傳

案邾子在喪而與何忌盟義見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兵交止此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左傳

案劉文公[illegible]十八國之師伐楚與[illegible]可參觀荀寅[illegible]義同莊六年齊人來[illegible]存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公作歸姓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公作浩油 程子云公以不度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案劉子與盟召陵故其卒也赴於魯而魯史書之 孔[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之穀梁以爲爲諸侯主皆未可從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作圄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illegible]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

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左傳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

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

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左傳

昔楚昭王與吳戰敗亡其蹄屨行三十步而返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游于少原之野見婦人哭者而亡簪哭之甚哀孔子曰何悲也婦人曰非悲亡簪吾所悲者故耳夫江漢之君猶懷墮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皆懷故也 賈傳新書

案吳楚搆兵已久而以蔡昭之請伍員之謀非入郢不能遂其憤也若公羊云妻楚王之母穀梁云撻平王之墓則其事近誣矣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在正月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林註於發辭也來吳在楚而入其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左傳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家語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論語

季孟之僭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謂之曰微為人臣權均于君富侔于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鹽鐵論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遊公作速林註斯許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周邑也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衞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左傳

義史五年季孫意如卒等二條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左傳

按二卿並使陽虎之專也義同前公侵鄭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註何忌不言何闕文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此齊衛合黨之始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案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再大雩皆責之甚也義同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左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論語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案高氏閌云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義見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公作趙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

原缺第十二葉

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左傳

李胡傳主蜀人馮山之說以昭公主見而何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特事出陽虎托於正以倡亂耳義見季孫意如卒第二條

盜竊寶玉大弓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

桓子曰往也孟[illegible]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illegible]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illegible]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illegible]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illegible]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illegible]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左傳

孔子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為陽虎所

伐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韓子論語筆解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作囆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左傳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家語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 史失其名後同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左傳

雖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穀梁傳

案趙氏匡黃氏仲炎王氏樵嚴氏啓隆皆疑夾谷之會無萊人兵劫魯侯事且經不書盟而傳云盟知爲左氏之誣愚謂行法優施首足異門而出穀梁之僻尚可疑爲形容過實至萊夷兵劫犁彌詐謀齊夫女樂之饋耳歸田既有明文聖人綏來動和之教略見一斑豈得以盟言爲要求而槩斥爲誣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

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公羊傳

齊強於天下代盟主合諸侯於郟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仰人心之論乎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陳傅良春秋後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州仇不敢子侯犯故數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作費說圍之帶克故入秋而再圍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

冬見後宋公之弟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羊作鞌

叔孫州仇如齊 涖盟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左傳

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叔還叔弓曾孫 及鄭平魯亦背晉矣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義見後墮費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左傳

郈費之宰三大夫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而墮郈墮費 何休公羊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誤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左傳

義見前墮費

附

孔子與聞魯國之政齊人懼曰孔子為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魯君游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游哉優哉聊以卒歲師已反季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史記）

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陸賈新語）

十有二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字 葭公作瑕）

夏築蛇淵囿

（案季氏本末孔子去而君臣志荒矣義同昭九年築郎囿）

大蒐于比蒲

（義同昭十一年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左傳）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史記趙世家）

（案此條司馬遷以為孔子特筆謂亦因魯史舊文而其義則可見耳）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

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左傳）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

郄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家語

中行文子得罪于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人也胡不休焉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入朝歌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說苑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左傳

案此三家分晉之始惜乎孔義失傳公羊云以地正國也穀梁云晉以其地反也皆鄙倍不可訓

薛弒其君比 林註比諡惠公夷立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左傳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說苑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論語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作三月 孫作子 牂作牄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作醉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

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左傳

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擊 齊魯爲會止此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 杜註即牽 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左傳

義見後會洮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 左傳

案家氏鉉翁曰傳謂齊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留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義同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王朝交魯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左傳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家傳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大蒐止此

案汪氏克寬云其事在冬此謂是年無冬史闕文也義同莊五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左傳

義見後五月公薨于高寢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義見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義見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註不於路寢失其所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左傳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公作蘧蒢

邾子來奔喪 杜註諸侯奔喪非禮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杜註諸侯會葬非禮）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辛巳葬定姒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春秋胡傳）

冬城漆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二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金閶門孫呂榮嶠巨山校

哀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焉）

（周敬王二十六年元年 歲在壬戌圉協洽）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以發號令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也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白虎通）

（案踰年即位則哀之受禮也魯十二公書即位者凡八皆未合於古制）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許復見事皆由楚）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穀有角字）

（公羊傳六鼷鼠食郊牛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 [illegible] 時也 [illegible] 見僖三十一年第一條）

[illegible]伐晉

[illegible]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左傳）

（[illegible]十四年 [illegible]）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左傳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

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家語

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醜之去衛過曹 史記孔子世家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左傳

義見三年圍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亂故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遷國止此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杜註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

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左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論語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同上

夏四月甲午地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
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災地
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
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惟明王達此家
語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

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
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
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
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
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
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
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
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
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家語

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
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
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
報乎孔子曰止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
此以下未之知也孔叢子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云莫眾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
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
臣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
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

免於亂也韓非子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
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
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
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
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
正常不反左傳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

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
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案靈公卒于哀二年此靈字或出字之譌）遭季桓子之
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爲主人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
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
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子問）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
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家語）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案許氏翰云句繹之盟踰年淪之魯之棄信亦甚矣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作三月 殺公穀作弒）
案世其爵以稱盜爲賤家氏鉉翁謂亂黨衆不容悉書其名是當時傳專責蔡侯而於弒君者有恕辭於義疏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義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曹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城西郛（杜註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
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穀梁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
案哀公之問因亳社災有懼心焉宰我失對故孔子微言以責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亂故葬緩）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
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
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
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乎（左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

案趙鵬飛春秋經筌云知之非難行之為難景公聞聖人之言知父子君臣之義而不能正卒以成田氏之亂眞庸懦不足與有為也余故引此條以補春秋之義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同上

案徧考於齊世而立景公失賦不討𧰼篡道焉此一條特標夷齊並論且有死之日三字其為指曰卒之義無疑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案公羊云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不及穀梁不正其閏之說於義為近

六年

春城邾瑕 公作葭穀梁正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左傳

義見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魯臣會吳之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

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左傳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作舍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公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左傳

與晉里克從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子弑公子荼人弑其君舍義可參觀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義同三年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鄫作繒

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史記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

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左傳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于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大戴禮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案宋已滅曹而孟子猶有曹交之問者則滅之後爲附庸未可知也義同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踴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左傳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皆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民 韓非子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公羊作僤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公羊傳

義見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左傳

義同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

羅歸左傳

案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illegible]

[illegible]義見隱五年宋人伐[illegible]長葛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左傳

楚伐陳樊西門使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

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脩門者眾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

亡國之國亡而不知不知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

陳脩門者不行一[illegible]故不軾也[illegible]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杜註以[illegible]故不書弑

[illegible]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

還左傳

案[illegible]與楚救陳同出志在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

延陵季子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illegible]舉為深著楚罪朱子

所云以義理

為穿鑿者也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

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

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

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

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

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
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
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
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
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左傳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
也論語
旣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
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
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
孫說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
矣家語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
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
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吝諫對曰懼先行左傳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
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
上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

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坊記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齊魯交兵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
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
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
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

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
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
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
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
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
以謂之文也論語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國語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左傳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坊記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左傳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越絕書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左傳

義見後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冬十有二月螽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左傳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
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見
再失閏也家語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
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虚左傳
[illegible]五年宋人伐鄭圍[illegible]傳

夏許男成卒[illegible]成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illegible]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左傳
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
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
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
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
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
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穀梁傳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
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

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
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
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
拙於説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
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説者之拙也家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
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
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
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

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
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
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左傳

秋公至自會
義見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及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illegible]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illegible]傳以爲吳亡之兆其占見
[illegible]義見三年夏四月地震

盜殺陳夏區夫[illegible]

義見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左傳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公羊傳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吾心憂 孔叢子

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感精符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春秋演孔圖

案緯書所云經成九月固不足信說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羊者謂春秋文成致麟嘉瑞應焉二說均爲可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此眞通儒卓識可以一洗紛紛穿鑿之論矣至於西狩獲麟本爲魯史舊文謂聖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德由不知孔氏春秋於史文之外別[illegible]有[illegible]也哉於編終附錄之

附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論語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左傳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孔叢子

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左傳

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爲之却流 白虎通

案獲麟後二年孔子乃卒公穀記其生左氏記其卒不容閒也諸書所載孔子之言有合春秋之義者亦附錄於卷末

春秋義存錄第十二卷終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狩之語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文改本郭茂倩之樂府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爲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書緯書所引不問眞僞一槩闌入至於其文與春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記曰子云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善之家一節註曰按前條之義爲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有是理乎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

〔清〕劉紹攽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提要

自序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爲四術周易占筮之繇辭春秋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合之四術爲六經經火於秦易以卜筮存春秋以口說流行視他經爲完善而義理精微亦視他經爲難讀然易有十翼羲文之指趣可尋漢儒言數宋儒言理互相發明故易道至今大備春秋者貶損皆當世君臣陸德明謂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黄楚望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修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殁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以故公羊穀梁不無舛繆矧下焉者乎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韓退之爲盧仝言也而啖趙陸孫諸人遂各以意解說其大要總歸於褒貶而已苐所謂書名書字書爵書人者或通於此窒於彼且其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晦菴朱子遂謂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則又董狐南史之所優爲何必孔子而亂臣賊子始懼乎天王狩於河陽於史當曰晉侯召王今史記書晉侯召王於温詎非當時之實錄而春秋不然亦可見其化裁因心不盡史氏之紀載矣予幼學此初亦服膺

直書之言獨隱無正桓無王王不稱天齊桓晉文於此書爵於彼書人以及失地之君有名有不名列國之大夫有官有不官豈但直書其事而已乎證以紫陽綱目凡諸臣之卒賢者曰某官某爵某人卒而註其謚常人則不爵不姓不謚呂后取他人子爲太子則第書太子即位而不名德宗立危病者爲皇后則止書皇后崩而不氏若此者權輕重於一字非曰其文則史也維茲聖經何獨不然因探討四傳涉歷百家反而沉潛於此事屬辭之間而有以識其所以然之故葢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常典所必載也

隨其邪正而加褒貶焉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國之大事亦常事也唯不合禮者乃增損其文以寄褒貶焉若夫慶瑞災異弒殺奔放逃歸納立亦非常之事史策必載鑑戒所存因之加褒貶以見義焉褒貶者經世之大法聖人爲天下萬世計至深遠也然後嘆司馬子長聞於董生所謂達王事退諸侯討大夫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其微辭奥義時措時宜爲智足以知聖人也惜未有成書唐宋諸家率見其偏未攬其全春秋所以日晦而不得與易道並著也愚者一得操成一家言顧以饑驅弗獲卒業

辛未秋出宰晉陽簿書期會此志亦頹唐矣癸酉春仲夜夢到一署殿閣崢嶸牲牢酒醴髯鬚丁祭一偉丈夫冠冕牽余衣而語曰尼山嫡嗣胡不涖宗祀余逡巡而寤喟然曰是何兆耶其春秋之謂與厥明從事迄於秋七閱月而竣覆校之至甲戌初夏甫脫稿卽量移首邑心勞力耗不復能親筆研而是編已成殆有天焉夫夢幻空華儒者不道而周禮有掌夢之官大人有占夢之法夢見周公夢奠兩楹鬼神所通我夫子固不諱言之也用述簡端以志是編之緣始

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夏六月劉紹攽書於陽曲官舍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一

總論

孟子謂孔子懼作春秋作者自我創始之謂也杜元凱不得筆削微意每於難解處輒曰因舊史也後儒翕然和之不復求聖人意義所存矣夫孔子果因仍舊史則孟子不得謂之作且國史編年之體按年書事至於年終乃止則哀公十四年之事魯史自當備錄必不僅書獲麟而遽止也由此以觀其爲聖人之絕筆無疑啖叔佐亦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然則

春秋非因舊史也知其非因舊史而後其中之微言大義乃可得而詳論焉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葢春秋本諸侯之史當時列國僭亂名分混淆孔子作春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是周天子所不能舉者而春秋舉之故曰天子之事胡文定因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近儒多致疑於是言謂夫子必不僭妄若是獨不思非天子不議禮樂孔子何爲而定禮正樂乎葢事關萬世治亂之大有不得而辭其責者若非以匹夫而修天子之事孔子何爲有罪我之言朱子於春秋不甚取文定之說及註孟子又取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葢其說不可易也

司馬子長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據此數語可見贊易定禮樂游夏尚能爲助至於春秋聖人於人情天理歷代禮文明白精熟不假思索一筆寫成兩則字見得極快門弟子未到此地以爲可存者孔子却去之以爲可去者却存之葢其褒貶予奪因事裁制非一端所可拘唯化裁因心

者能之至於賢者知經而不知權故不能贊一詞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也

又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天道隱人事顯葢言易本天道之隱立象盡言達之人事春秋以人事之顯推究隱情合之天道故其下即云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近世儒者多泥於直書之言以爲無所褒貶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豈所謂推見至隱哉

朱子綱目凡例如統系歲年之類計一十九條而各條之下析分細目又七十四條每條之中朱書墨書嚴辨於一字之間王魯齋稱爲續春秋詎春秋反無

微辭奧義哉
董江都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范武子曰一字之襃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啖叔佐趙伯循皆謂以文爲褒貶邵子亦云春秋皆因事而褒貶歷代諸儒未有不以褒貶言春秋者但拘而鮮通耳
語類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然又謂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尹

起莘謂不究其指歸先正書法之義隱矣夫果據事直書則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董狐南史之直豈不足以明是非何必孔子作春秋而後亂臣賊子懼又何爲同一事而書不同如春王正月乃一經之所同獨桓十四年不書王周天子皆書天王獨錫桓公命使榮叔歸含且賵使召伯來會葬皆不稱天吳楚僭稱王春秋獨書子一字之間蓋未敢忽也朱子嘗云某此生不敢向春秋問津又門人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蓋其生平致力在於四書春秋未及詳究也
直書之言蓋本孔仲達仲達曰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纔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此其爲言似矣若西狩獲麟乃孔子所目覩豈亦久遠遺落何爲但書時而不書月日乎孔氏未之深思耳
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教此必孔門傳受之要所謂比事者以同類之事相例也所謂屬辭者考其上下文以見意也隨處不同則褒與貶寓焉然貶之中

亦自不同有貶至十分者有九分幾釐者如吳楚不書葬又如荆伐鄭吳伐郯此貶至十分也其後進而人之又進而爵之則貶至九分矣又如魯夫人或但書姜或但書氏或不書姓氏其辨別總在一字之間若槩以爲闕文又以爲魯史舊文則無所用其比事屬辭矣
左傳不過叙事耳於經毫無發明所以漢儒皆重公穀不重左氏後世愛其文詞之美反右左氏而唯公穀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唯程子叙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唯其微辭奧義時措時

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其言廣大精微深得筆削之意惜乎未有全書胡康侯本其意以作傳故能不失聖人之意明代儒臣列於學宮亦爲有特識也但胡傳持論多有不平如州吁弑其君不責其子而反責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初稅畝以爲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則不得爲十而取二矣雞澤之盟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而胡氏謂諸侯盟天子之臣爲大亂之道又如夏

時冠周月皆審之未精故不免後人之訾議耳

讀春秋者皆謂事據左氏此非深於春秋者也韓退之云春秋書王法不於其人身蓋因其人之事不合王法因而書之以爲炯戒如祭伯來毛伯來求金暈帥師之類因事方書不似後世之本紀列傳首尾必備也聖人之意以爲衰世無王會盟征伐紛紜錯亂何足詳錄但存其跡爲之褒貶以明王法而已故不詳其事然雖不詳而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其實自不可掩此聖筆之妙豈待左氏而後備哉退之之言可謂深於春秋者矣其於左氏並序之曰浮夸世之執左氏以讀春秋者可以思矣

褒貶

褒貶者天子之權也春秋諸侯放恣天子不能行其權故孔子因魯史而褒貶之以存是非之公以嚴君臣之分亦猶禮樂自天子出非天子不敢議而孔子定禮正樂爲萬世計也但其義不一有以名字爵號日月詳略爲褒貶者亦有變文以示義者文三年秦人伐晉十年書秦伐晉則狄秦矣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其再伐也書鄭伐許則狄鄭矣泓之戰宋公傷股鄢陵之戰楚子集矢于目同一身傷也於

宋則書師敗績於楚則書楚子敗績內中國而外夷狄也黑壤之會止不見公則諱之沙隨之會不見公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則直書而不諱蓋黑壤曲在魯故諱之沙隨平丘曲在晉故不諱以孟子考之滅下陽者晉也而以虞師爲首此又因事裁制變化從心者也眞者烏足以與此

予奪

僖十九年曹南之盟曹邾書人宋獨稱公蓋望其霸以匡天下也是予之也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三國稱師晉獨書爵亦予之也他如文十九年新城之盟趙

盾以大夫合諸侯書法與齊幽之盟同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雖在夷狄苟以禮來則爵其君而著其臣名皆所以予之也吳楚僭稱王春秋書子是奪之也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是時楚方主盟釋宋公者楚也不曰公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以霸權予楚也亦奪之也襄元年圍宋彭城是時楚取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昭八年冬楚滅陳九年夏猶書陳災是予宋陳而奪楚也哀六年城邾瑕瑕為魯所取矣仍繫之邾不予魯之兼并也他如大鼎言郜齊寶言衛城虎牢不言鄭豈非一予而一奪者乎

至於王必稱天或因事而奪之益天理之至公萬世名教之大防聖人有不得不身任之者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書爵

語錄謂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是不以書爵為褒貶也當時晉楚皆有官如司馬令尹之類春秋削而不書獨書宋司馬司城豈非宋王者之後得以備官他國皆僭而黜其號乎同一齊桓也伐徐伐衛伐山戎則皆書人伐楚則書爵同一晉文也侵曹伐衛與楚戰即書爵與秦圍鄭則書人豈非以人為貶以爵為褒乎益伐徐伐衛伐山戎圍鄭皆所謂春秋無義戰者也故貶之其伐楚則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褒之况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三國皆稱師晉獨稱爵安得謂非褒乎僖二十七年圍宋之役陳蔡鄭許皆書爵楚獨書人安得謂非貶乎宣十八年邾戕鄫子則書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同一執也同一歸京師也衛侯之執由元咺之訴助其臣而虐其君則人之曹伯之執因其殺太子自立有罪之人則爵之此皆屬辭而可見者也若以此為無意義則孔子何為而有書人

書爵之異全經皆不可通矣

書名

語錄不以名字為褒貶呂樸鄉亦然求之經不合也季子來歸高子來盟宋子哀來奔以及蔡季紀季公弟叔肸皆賢者也安得謂書字非褒乎諸侯生不名死則名之然衛侯燬滅邢楚子虔誘殺蔡侯般一則滅同姓一則以弒逆之人行暴亂之誅故皆變其例而書名安得謂書名非貶乎宣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世子代父掌兵失子道矣故名之成二年鞌之戰書曹公子首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成十四年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之類皆書其名公子不可與會盟征伐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將兵非所以愛弟也故皆書名以示義蓋諱名之禮始於周孔子從周者也安得不用周禮乎若以書名爲非貶則失地之君如鄭忽曹羈蔡獻舞潞子嬰兒之類何爲而名之知不諱名之爲貶則知諱名之爲褒矣

日月

語錄謂公穀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無義理呂樸卿亦然於經義不合也諸侯大夫之卒有日有不日諸侯之葬或月或日或不月以比事屬辭之法求之

烏得謂漫無意義乎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書日左氏謂公不與小斂若公孫敖叔孫婼公孫嬰齊皆書日豈皆與小斂乎公羊謂不日遠也孔子所不見若西狩獲麟在哀公之世孔子所及見也又何以不日此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者也凡外諸侯卒例書日弔不備禮則不日苟赴不以時則又不月如齊君書卒者九皆日晉君書卒者十書日者九不月者一是也凡內諸侯甍書日十一公皆是嗣子未踰年卒亦書日雖諱弒猶日子般是也必子弒母出而後不日子惡是也至內大夫之卒書日正也如公孫敖公孫嬰齊書日者二十六不日者四公子益師無駭挾叔孫得臣也所以略之略之者惡之也以及郊祀宗廟則日天灾地變物異則日會不日而盟則日侵伐不日而戰滅則日蓋事之大且要者則謹而日之私家己錄猶然況國乘乎故春秋以日爲詳者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者則以不月爲略將使學者比其事屬其辭而事之存乎筆削者可以以類而明矣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一　　三原劉紹攽集註

尚書古史也其記事以年月無以時者惟魯史名春秋其中多以時記事蓋衰世之事不足詳錄略存其迹以見義而已故曰春秋而其記事亦第舉其綱而不詳其目焉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魯雖侯爵據臣子言之故謂之公魯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風雅俱亡也黍離之典廢慶讓不行於天子邶鄘以下列國自相流傳而正風亡矣述職之典廢燕勞不行於朝廷

厲宣以後卿士自述隱憂而正雅亡矣風雅既亡而天子之權替於是諸侯僭亂周禮不存要自東遷始故托始於隱公也隱公以前魯必有史但春秋義在尊王不在記事惠公在平王之初尚有文侯之命王迹猶未盡熄也故不始惠公而始隱公

己未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隱公之始年也古人言數多不言一周易一爻曰初三代一月皆曰正是也胡傳體元之說本於董仲舒覤大始而欲正本之意然謂是聖人之書法則鑿矣　武成有一月壬辰之文程子謂商正已絀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春王正月

董氏仲舒曰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爾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是夏時則不爲異而不必書矣然則春秋所書皆周正也觀文王後天圖用處在震而發端在乾故以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

卽爲秋此周家學問得力處也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至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又曰周三月夏之正月前後相悖可見夏時冠周月之不可以通也朱子荅林擇之書云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周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余按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傳作秋劉原父曰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可見當時列國不盡用周正晉爲唐虞之故墟其用夏正由來

巳久或者習而未改不可以汲冢之説爲胡氏傳會　春秋一時無事則書首月隱公三月有事而仍書首月以其爲元年也雖不行卽位之禮而朝廟告正在所不廢故書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父音甫蔑公穀作眛孫云眛音蔑）

邾魯附庸儀父其字也左傳以爲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胡傳謂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按附庸朝魯者二此與蕭叔朝公而已皆以字書胡說是也不日者穀梁云其盟渝也葢以七年公伐邾爲渝盟稱及者內爲主也蔑魯地今兗州泗水縣東姑

蔑故城是　春秋會盟不書其事葢刑牲歃血私相交接不足錄也但書曰會曰盟以見其無王黨援而已惟成宋亂宋災故城虎牢城成周皆大義所關故特書之或疑春秋史也而不詳其事若非三傳幾不可考余謂此不知春秋者也昔上蔡謝氏能誦諸史程子謂之玩物喪志葢聖賢志在明道不在記事事之不知庸何傷乎尚書古史也堯舜在位最久所紀者數端而已夏商以後歷數世而一紀五帝以前更從其略益可見事之不足記也後世唯史記尚得此意漢書已失之繁試觀西漢年數尚少於春秋春秋正文不過一冊漢書乃數倍之自是以降闕靡誇多祇以汗牛充棟之高閣皆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音偃）

君討其臣但稱其國不當稱其君稱君則段之爲弟可知不書弟段失弟道也又克者力勝之詞兄不兄弟不弟所以交譏之鄭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北苑陵城鄢今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吁阮反賵撫鳳反）

天王平王也春秋時吳楚皆僭稱王故特加天字

以別之宰冢宰咺名仲氏子宋姓惠公之妾桓公之母左氏謂卽二年薨之子氏然生而致賵先儒多疑之穀梁以二年薨之子氏爲隱公之妻其義甚長然則仲子者殆亦繼惠公而沒故來歸賵非卽二年薨之子氏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小國舉其國而君亦與焉不書公恥與微者盟也穀梁云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此參盟之始禮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

人盟爲離盟三人盟爲參盟宿在今兗州府東平
州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反周公之後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爲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也
春秋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李氏廉謂伯者本爵
公者其時入爲三公叔者祭之大夫也今開封府
東北十五里有祭伯城其來公羊以爲奔左氏以
爲朝程子曰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
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
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

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
軌雖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若委官守
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隣國耳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孝公子內大夫也書內大夫之卒明君當隱
痛之也不書葬降於君也穀梁云大夫日卒正也
不日卒惡也惡故略之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其
罪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
亦不去日左氏謂不日者公不與小斂也若公孫
敖叔孫婼公孫嬰齊公亦未嘗與小斂也何爲日
之公羊謂不日遠也孔子所不見然西狩獲麟在
哀公之世孔子所目覩也又何以不日是皆有深
義焉故當以穀梁之說爲正
【甲丙】十年平王五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孫明復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
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戎今山東兗州府曹
縣有故戎城潛在今兗州府西南境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舒亮反
左傳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

以姜氏還穀梁云入例時惡甚則日次惡則月他
皆倣此入例時者以侵伐既時則入亦時也　此
諸侯擅相征伐之始曰伐曰侵曰圍曰取曰入曰
滅皆貶詞也陸伯冲曰經中一字徧施諸例而義
不同者惟人字爾國而稱人衆詞也師稱人則寡
詞也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黜其名爵而稱
人則貶詞也今莒稱人當是寡詞莒今山東青州
府莒州向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
縣村漢置向縣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侅後同

無駭展無駭也春秋之初先王餘法猶存大夫未爵命於天子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列國皆命大夫無不稱氏者矣孫明復曰外莒人入向内無駭帥師入極天子不能誅此周室陵遲可知也極附庸小國今山東兖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云日者為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為唐之盟唐魯地在今山東兖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綸音須履綸左傳作裂繻

履綸紀未賜族之大夫內女嫁為諸侯夫人未有

書逆者此書逆譏不親迎也程子謂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此指遠者而言若紀魯密邇則當以身親之故書此示禮之變餘不悉書也穀梁云不親逆則例月親逆則例時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隱公姊妹內女為諸侯夫人者書歸不書逆歸者內辭也逆者外辭也詳內而畧外也其不書歸者先儒以為皆有故遣出者也若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皆是又內女為大夫內子書逆不書歸若叔姬子叔姬者是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

此外相盟之始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左氏附會作帛杜謂裂繻之字先儒皆以為有闕文密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以夫人為隱公之妻程子胡傳從之夫人薨例日不地者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也夫人之義從君隱公在故不書葬若杜謂桓母公羊謂隱母左謂仲子則未有不書葬者也以此推之可知為隱妻矣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討公孫滑之亂也春秋書侵書伐皆不詳其事蓋征伐天子之事諸侯專之罪也即在桓文亦不過摟諸侯以伐諸侯其事奚足錄哉故第書侵書伐以志其暴亂而已伐者聲罪致討之辭歷日必久故穀梁云伐例時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　三年

春王二月

程子曰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

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胡傳謂經書日食三十六其行有常度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是不以日食爲異近儒多從之然漢桓帝在位二十一年日食者九靈帝在位二十四年日食十有二明之莊烈在位尤淺日食尤多可見日食雖爲常度當斯運者必皆不祥未可以其常而忽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書庚戌從赴也魯不會故不書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傳謂君氏先儒多非之公羊謂天子大夫世儒又以周之大夫不應卒於魯史毛西河因謂與公俱歸自鄭之尹氏余讀劉向傳引此亦云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覲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於魯史則尹氏之爲周卿信矣葢卽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之尹氏也所以譏世官故詳而日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附音

魯賻不入故書來求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某氏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經書來求者三此與文九年毛伯來求金皆不稱使故皆不書月若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書使則書春三月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殷後故稱公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書孫萃老曰諸侯生不名卒則名之卽位之初以名赴我我因其卒得以名之以紀易代亦有卒而不名者卽位之初不赴於我或史失之不得記其名也穀梁云諸侯日卒正也何休曰正謂承嗣余按僖十七

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彼非正也何亦書日乎汪德輔謂赴告以日史書其日以見臣子之謹終赴告略史不書日以見臣子之慢正與穀梁相發明葢傳是而註非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程子曰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穀梁註曰外盟不日劉嘉秀曰鄭莊挾齊以自強齊僖資鄭以糾合自是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而諸侯遂無王矣齊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營丘城後胡公徙都薄姑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石門齊地

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後同

啖叔佐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者不可言葬某王也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鄭子美曰卒以外赴書葬以魯會書不卒則是外不赴不葬則是魯不會也　諸侯之葬例書月此獨書日胡傳謂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夫繆公舍馮而立與夷馮在鄭與夷之心不安也甫葬而會魯汲汲合四國以伐鄭故公羊以爲危不得葬安得爲備則書日乎

蓋春秋之義合禮則不日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不及時則日僖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是也過時則日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是也亦有不及時而不日既不及時其禮必簡故告者失其日卽下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葬蔡宣公是也亦有過時而不日既以過時其禮必慢故告者失其日卽下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是其詳略之閒因事裁制又有不可執一論者近儒不求其故槩以爲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豈知春秋之義哉

壬戌 桓王元年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書伐書取惡之也其有傳稱取而經止書伐者彼告伐不告取也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桓十四年宋取牛首亦書其後諸侯以爲常事而不告故不復書杞在河南開封府杞縣後遷都淳于在今青州府安丘縣牟婁杞地在今青州府諸城縣境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完音丸州吁穀作祝後同

蔡般齊商人楚商臣皆書公子世子州吁不書公子胡傳申公羊之旨謂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子有罪而咎其父可乎穀梁曰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商人商臣獨非弑而代之乎程子曰不削之無以著其弑逆之罪不世子公子之安知非盜與微者無以著其弑之之實夫弑君之賊直書其事而罪自見不待削之而後著況情均罪等何所區別安有自爲兩例使後之人炫而莫定乎孔仲達謂傳文更無褒貶直

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畧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謂足明脟史之異同是其說為近而卒難通也春秋之文史也而義則取之聖人故孟子直謂之作作者自我剏之之謂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且不能贊一詞而謂舊史之陋遂足局聖人之心目哉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而不同豈無其說按公羊云子以母貴州吁嬖人之子其母無名其子不得稱公子也若商人為齊桓公之子蔡般商臣身為世子其名稱久定故書法各據其實爾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會之名以下文推之宋魯合交將以謀鄭託於無約而遇以秘其迹清衛邑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伐之州吁逆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交納殤公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大矣蔡在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

秋翬帥師 翬許歸反

曰帥師則翬專兵可知隱公不能制之於早是以及鍾巫之禍不書公子貶之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子曰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卜陳地

稱衛人衆詞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所以廣忠孝之路然王不能殺諸侯不能討而使衛人殺之傷無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衛之公子然無天王之命則不宜立凡嗣子有常位立皆不書書立書納書入皆非正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　　三原劉紹攽集註

隱公

癸亥 桓王二年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觀魚觀其取魚以為戲樂其志荒矣于棠遠地所以兆寫氏之禍歷時久故不月棠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故遲至十四月乃葬稱公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桓公名完而謚桓古不諱嫌名也

秋衛師入郕（郕音成公作盛）

曰師衆也曰入入而弗有也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書此以深譏之郕小國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北有郕鄉城是

九月考仲子之宮

宮廟初成而祭之曰考仲子之宮別廟也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故別立廟以祀之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書月者非一日也

初獻六羽

羽者雉之羽舞者所執魯隱前皆用八羽仲子別宮降而用六書初所以明前此用八之僭書六羽所以明妾母之僭

邾人鄭人伐宋

邾見侵於宋聞宋鄭之隙借鄭以伐之小國而主兵故序於大國之上

螟（音冥）

蟲食苗心者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據實書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反）

大夫卒皆書親親貴貴賢賢之義也公子彄臧僖伯也孝公子其子臧孫達嗣是為哀伯曰卒正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穆公受國於宣公及其卒復以歸宣公之子而使己子馮出居於鄭殤公不仁日以殺馮為事夫古者師出不踰時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著其暴也長葛鄭邑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有故城

甲子 桓王三年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

彙纂曰左氏以渝平為更成公穀以輸平為墮成

考前年公子翬伐鄭有憾而未平則更成之說於
義為近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齊將
救鄭地關於魯鄭來渝平齊為之謀也故鄭始反
命而齊為艾之盟盟不渝故曰之艾齊地今山東
青州府蒙陰縣西北有艾山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備四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鄭莊深謀遠計欲合諸侯抗王室始以長葛委宋
宋殤雖若得志卒至感國喪身春秋所深哀也經
書冬傳作秋蓋左氏雜取諸侯史策不能盡與經
合
乙巳 周桓王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程子曰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于家
今始歸娣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滕侯卒
諸侯死而不名則其世次無所別矣不名不日赴

從其畧也不葬者魯不往會也滕今山東兗州府
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
夏城中丘
夏城之使民不以時也中丘魯邑今山東兗州府
沂州東北三十里有中丘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外臣來聘之始諸侯之弟賢則稱字且不言弟
如季子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是也貶則稱名稱
弟如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皆罪其私陳光秦鍼
宋辰衛縶衛鱄佞夫皆罪其薄獨叔肸善處兄弟

之變而賢之故既書弟矣必名字雙舉以別之
秋公伐邾
五年邾人與鄭伐宋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
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
而聘之非王體也凡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
十里有凡縣故城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伐者一擊一刺以人用戈之義古者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故曰伐凡伯聘魯還戎要之于楚丘是無
君也楚丘衛地今兖州府曹縣東楚丘亭是

丙寅 桓王五年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汪德輔曰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
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異志焉故先遇于
垂垂衛地今兖州府曹縣北句陽店者是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必彭反公穀作邴

宛鄭之微者祊鄭邑今山東兖州府費縣治故祊
城是也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胡傳成王

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宣
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
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
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
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祊

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語錄
嘗謂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襃貶穿鑿得全無義
理然有同一事而或日或不日不可謂全無義味
故此節公羊以日爲難穀梁以日爲惡皆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使其名諡可考不至混淆耳

穀梁云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不名者小國禮不備赴從其畧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爲主盟與鄭絕也春秋之時兩國相盟此爲參
盟世變日甚矣故雖外盟必謹而日之瓦屋周地
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有瓦屋里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不及時也魯往會故書同盟之義也葬
時舉諡從其本國之稱故不復書名史體如此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家則堂曰凡公與强國之大夫爲盟不書公及諱
强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爲盟則
不諱公及以公自欲與之爲盟也浮來紀邑在今
山東莒州西二十里

螟

螟食苗心有灾必書重民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不氏求命也不日惡也

丁卯 桓王九年 六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魯不朝王而王反使聘之又不見答天子失威福之柄魯侯失朝覲之禮所以兩譏之而魯無王之罪爲大故春秋於王使之來必詳書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大雨震電皆非其時所以記異若用夏正則不足爲異而不必書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

魯大夫未賜族者

夏城郎

郎魯近地而逼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故城以備之書夏譏失時也

秋七月

無事必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邴

謀伐宋也防宋地在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

戊辰 桓王十年 七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魯始與齊謀伐宋至是復與鄭合謀定出師之期惟利是趨故聯書以譏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鄭稱人非卿也再書翬帥師疾其久擅兵權基鍾巫之禍況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其跋扈豈一日哉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宋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程子曰不言戰而言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非其有也不書辛巳則嫌於同日矣故兩書之公羊謂取邑不日此日者一月再取甚之也郜在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八十里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皆宋地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力未能報齊魯故連衛以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擅與反復相攻之罪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

宋既連兵入鄭又召蔡衛以伐戴戴鄭所與之微

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倂三國之辭而盡取其輜重焉公穀謂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謂一舉而兼取四國皆於情事未合戴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作盛

高抑崇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

己巳桓王八年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但魯不朝天子而滕薛朝魯非禮甚矣伐戴入郕小國皆懼所以來也薛今薛

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字下有五月時來公作祁黎左文作郲

謀伐許也孫莘老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畧之也時來郲也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伐許本鄭志曰及著公之與謀也公以許與鄭葢償前郜防之取但三國同伐鄭不能獨有之故使獲佐許叔以居許在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東北四十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朱子曰凡魯君被弑則書薨而以不地著之葢臣子隱諱之義聖人之微意也　明堂位謂魯君臣未嘗相弑此乃漢儒附會之說其時左氏未行又不識春秋不地之義故為此說

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謂隱不自正彙纂亦謂隱在位十一年王命凡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列公之不奉正朔自隱始故不書正以示義余以桓無王之義推之其說良然

高子來盟二年

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

李氏廉曰閔公徧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三　　三原劉紹攽集註

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桓王九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朱子曰書卽位者是曾君行卽位之禮繼故不書卽位者是不行卽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卽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卽位之禮耳家則堂曰春秋比事以見襃貶隱不書卽位所以明隱之能讓也桓書卽位所以著桓之爲簒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簒立懼討故屢會以結諸侯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爲此會

鄭伯以璧假許田

祊薄於許故隱公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求好於鄭鄭故加璧以求之假者暫借之名非久易也乃鄭伯自文之辭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祊成也越近垂地在今山東曹州附近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蓋歷時而未平綱目紀異必詳其地以天下之大不可不紀其方也若魯不過四五百里之間有則俱有故無所區別

冬十月

具四時也

辛未 桓王十年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先死而先書弑君尊卑之序也穀梁以孔父爲字左氏以父爲名劉原父謂君前臣名則左氏爲是春秋有齊侯祿父季孫行父荀林父皆名也

滕子來朝

滕侯爵而書子杜元凱謂時王所黜胡傳疑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然戰國之時韓趙魏足以自强猶必請命於周室則杜說是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列會未有書其所爲者宋督弑其君而四國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自是弑君之賊接迹於天下春秋之大惡也故雖內惡指事而書稷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境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小國音告

取者得非其有納者非受而强致之也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此則專責魯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皆作紀程子謂杞爵非侯文誤也蓋杞國小弱爲齊鄭所謀度不能自存故朝魯以求庇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

楚武王始僭號稱王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尤近三國懼楚故鄧爲地主而會蔡鄭於其國鄧在今河南開封府郾城縣東南三十五里

九月入杞

程子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公及戎盟于唐

桓弑立懼討故汲汲盟戎以修舊好

冬公至自唐

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故史書其至且以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不告則不書隱不告謙不以君禮自處餘不告或恥或怠也

壬申 桓王十一年 三年

春正月

春秋無王者一百有八皆以不書正月不得書王

桓書正月而無王此孔子之特筆也元年有王程子謂正桓公之罪二年有王謂正宋督之罪此沿穀梁之說而曲爲之辭獨不思桓五年鄭伯射王中肩十有一年祭仲逐鄭世子忽罪孰有大於是何不書王以正之古者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服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諸臣元年二年未免喪非朝見之期猶冀其有王也至是三年喪畢而侈然自恣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弱天子而不受命豈復有王法哉十二公中唯桓爲最惡故特去王以示義焉十年有王者

數之終也天運一週爲時而紀十八年有王者桓公至是而終彼雖無王而王法卒長存於天壤非桓之所能無也故桓終而王法不與俱終焉此其義精仁熟斷自聖心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者也世儒概以爲闕文失之遠矣

公會齊侯于嬴

公纂立懼討故會嬴以成昏於齊非媒而昏春秋所以交譏之嬴齊地在今山東泰安州東南五十里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二國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故先儒以爲近正劉原父以相命者相推爲霸朱子是之然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盟會侵伐之事莊二十一年鄭虢胥命于弭同謀納王則以胥命爲相命以霸者鑿矣

蒲衛地在今直隷大名府長垣縣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

彙纂曰齊魯方睦紀與郕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爲桓公迎夫人也在齊故稱女夫婦人倫之始故自隱而下夫人內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程子謂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未有遠適他國以迎婦者故先儒議不親迎之說皆不取翬書公子著桓之罷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未見廟故不稱夫人讙魯地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故城

公會齊侯于讙

桓公意在結齊以自固故不書逆女而書會齊侯
此誅心之筆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於廟也傳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
書葢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春秋惡文
姜之終故不得不詳其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遂加聘問在內曰致女在
外曰聘齊僖親送女又使貴介弟來聘見愛女之
至似乎魯可借以自固孰知禍卽基於衽席哉

有年
年訓爲稔歲穀一熟也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者二
書饑者三葢五穀全無全有亦僅僅之事也春秋
重民命故凶豐必書
癸酉　桓王十二年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冬田也田有常所今違其所故書地以譏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渠氏伯爵糾其名也書以譏周天子之寵
逆

是年不書秋冬杜注以爲闕文劉原父朱子以及
近儒皆從其說夫所謂闕文者果傳寫之闕乎抑
舊史之闕乎以爲傳寫之闕則一傳可闕不容三
傳俱闕也以爲舊史之闕則西狩獲麟乃孔子所
目覩何難考驗而得其日月但書時而不書月與
此年不書秋冬葢皆裁自聖心而非闕也何休謂
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
見貶程子從之是也或疑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
時皆備不知義見於此不必重見也韓子謂春秋
謹嚴葢一字之間不肯輕易放過其用心亦甚苦

矣故當日因魯史之舊文而孟子直謂之作作者
自我創之之謂也學者不得其筆削之意而輒委
於魯史之舊文何不取孟子之言而細思之
甲戌　桓王十三年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公穀皆謂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先
儒多疑之然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葢是時陳佗
弑太子國亂荒惑誤以兩日見赴聖人卽承誤而
書以啟後世之疑疑而考之與下文蔡人殺陳佗
比類參觀而佗之罪不可掩矣此聖人不明誅佗

而佗自安誅者也或以為贊文誤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許近於鄭鄭欲得許前與齊謀之而得許矣紀近於齊齊欲得紀故與鄭謀借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然後以朝反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作任）

彙纂云左氏以為弱公穀以為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為譏世官其義蓋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耶

葬陳桓公

會葬故書是年陳佗弒太子免自立葬不以禮故不月

城祝丘

齊將襲紀公欲助紀畏齊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祝丘魯地在今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丘城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書從王尊王也不言敗績諸侯不可敵王也萬氏孝恭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非天命故皆不書天

大雩

雩吁嗟求雨之祭常祀不書因旱而舉故書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特書大雩以表其為天子祀上帝之禮著魯之僭也

螽（公作蝝）

蝗也螟食苗心螽則無所不食何邵公曰煩擾之所生

冬州公如曹

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州今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淳于城是左氏以為淳于公張元德云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

乙亥（桓王十四年）六年

春正月寔來

三傳皆以寔來為州公來李厚菴曰寔是也冬過曹而春正月寔來語勢如所謂西傾因桓是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強國暴弱國危世變甚矣郕魯地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即古郕城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杜元凱曰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蔡人殺陳佗

佗殺世子免而竊位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之弑君不見於經然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佗立踰年而不稱君齊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故知其爲弑君之賊

九月丁卯子同生

當時國人有疑莊公爲齊侯之子者故詩人云展我甥兮春秋於此書子同生至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信非齊侯之子矣

冬紀侯來朝

左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丙午 十五年 桓王十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放火張羅曰焚惡盡物也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春二月譏非時也咸丘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南有咸亭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

野人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穀皆以穀鄧書名爲失國之君與曲禮諸侯失地名之文相合古者謂之寓公或曰寓公是也胡傳謂貶其朝桓繁矣不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而必分書之者其來朝有先後非一時也

穀鄧皆江漢之君孰滅之必楚滅之也是時楚武王肆其侵伐天王不能討故不書秋冬以譏其失刑而蠻夷猾夏之漸已兆於此矣

丁未 十六年 桓王十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祭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字天子大夫魯將爲紀謀納女於王王使來聘言娶於紀也

夏五月丁丑烝

前已烝矣書此以著其非時而黷

秋伐邾

紀郕鄧穀滕杞或朝或會邾不來故伐之春秋書公伐者九大夫帥師者九此不言帥師內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夏之八月雨雪非時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謀逆后之期也不反命而遂逆王后于紀明魯之主婚也孔仲達曰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四

三原劉紹攽集註

桓公

戊寅七年　桓王十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也自王國而逆則曰王后自紀國而往則曰紀季姜魯主婚故書

夏四月

秋七月

無事亦書所以備四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世子不應來朝既無以憂親之疾又以啟小人窺伺之心意必有不得已者

己卯八年　桓王十十年

春王正月

十年者盈數也天道一周爲時而紀王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來赴則書

夏五月葬曹桓公

五月而葬爲得禮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與公爲會期既而背之下言三國來戰過在

衛矣桃丘衛地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舖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者外爲志乎戰也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内也郎魯近地

庚辰 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杜注地闕

陳止齋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莫適爲主則人自爲盟而已矣孫莘老曰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戰郎書爵盟惡曹書人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子忽立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慮有爭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鄭相也宋雍氏厲公之外家有寵於宋莊公誘執祭仲使立突而廢忽書曰人執由雍氏不由宋公也

突歸于鄭

祭仲入而突歸突由仲入也不繫之鄭不當有鄭也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何以名失地也不書爵不能君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折杜注地闕

柔魯大夫未賜族者内大夫與諸侯盟自此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作童

夫鍾郕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郕鄉城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春秋備書之所以惡屢盟也闞魯地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闞亭在南旺湖中

辛巳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春正月

無事亦書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 曲池公作毆蛇
杞當作紀紀爲齊難危急甚矣故魯桓與之盟莒
以援之曲池魯地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杜注謂南燕大夫是時北燕限於山戎自莊
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通中國故知爲南
燕十三年從宋與魯鄭戰兵敗之後不復見於經
不知爲何國所滅穀丘宋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北
三十里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以躍爲厲公公羊何氏謂佗子
公會宋公于虛䣜 虛去魚反
虛宋地疑在睢州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會折會闞會夫鍾皆魯地是宋欲親魯伐鄭也會
虛會龜皆宋地是魯欲平宋鄭也龜亦當在睢州
境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程
時叔曰魯桓與宋兩盟四會不浹旬而背之以盟
鄭反覆如是比事而觀其義自見武父鄭地在今
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
李厚菴曰凡春秋書事繫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
事者則非復蒙此日而蒙上之時月也武父之盟
衛侯晉之卒兩事適同日故特書兩日以别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桓平宋鄭不從而伐之前書鄭伯此書鄭師一事
再見畧之也春秋之法戰而勝則言公言敗戰而
不勝則不言公不言敗爲內諱也

壬午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紀世仇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
而不地於紀也魯謀所以固紀而不知促紀之亡
者在此役矣
三月葬衛宣公
齊紀爲敵怨己巳之戰衛助齊魯爲紀魯衛非敵
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
夏大水

紀異也張元德曰陰盛之灾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 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盧齊衞之報故爲此會以曹地曹與會也

無氷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故以無氷爲異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先儒皆以爲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作禦

鄭魯同惡而屢盟春秋諸侯使其弟來者皆罪其不當使也不日承上文也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固鑿彙纂謂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亦非聖人筆削之旨

秋八月壬申御廩灾

御廩粢盛之所藏天火曰灾譏不謹也

乙亥嘗

周之八月夏之六月非嘗之時灾後不改而遽嘗亦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僖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公蔡人在衞人下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刺四國使宋専用其師以報厲公連年之怨

甲申 桓王二十三年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諸侯不貢王者下求交譏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七年而後克葬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王室不告魯亦不赴甚矣諸侯之無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比事以觀惡自見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厲公也立四年矣故曰鄭伯逐突者祭仲先儒皆謂春秋嚴君臣之分故以自奔爲文然大夫之出亦皆以自奔爲文豈亦嚴君臣之分乎蓋國亂無政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甚至下犯其上有逐之

者而後有奔之者故君臣之出皆以自奔爲文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出稱忽言其不能君也入稱世子明世嫡當嗣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先儒皆以許叔書字爲美以其能存許也或謂乘鄭亂而復國無可貶亦無可褒不知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則叔之存許久矣故美之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 穀作蒿

僖公卒襄公新立魯與齊復通好也艾齊地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元凱謂三國皆附庸之世子故人之或以爲微國之君牟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葛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城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書入櫟不書入鄭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鄭國之命已制於突矣忽亶儀之事不書先儒皆以爲不成君也李厚菴曰三君相繼多歷年所春秋悉削之而獨成篡位之突必不然矣蓋魯桓黨弒君者故如宋如鄭必列會與師以定其位當時鄭通赴告突也非忽亶儀也故三君之存亡莫得而書焉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先行會禮而後伐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袲宋地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

丁酉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將復納厲公故會以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伐鄭以納突也蔡衛皆姬姓侯爵或先或後率以一切强弱目前利害爲進退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告廟則書又以見補突之篡

冬城向 河地 闕

啖叔佐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惠公殺兄篡國立已五年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奔也失地則名之

丙戌 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爲紀平齊也黃齊地路史登之黃縣東南有古黃
城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趡翠軌反音公穀作及

尋蔑之盟平再伐之怨趡魯地在今兗州府泗水
鄒縣之間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羊有夏字奚穀作郎

盟黃未幾遽戰於此齊蓋不欲魯必有以强之故
春盟而夏戰不書敗魯敗也奚魯地今兗州府滕
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侯無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
之陳至是蔡人召蔡季於陳思慕三年卒無怨心
故賢而字之

癸巳葬蔡桓侯

陸伯冲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
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唯
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

及宋人衛人伐邾

盟趡未幾又從宋而伐之公之反覆無信如此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范甯謂盡朔一日是
月二日食也公羊亦云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
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休謂二日食失之
後者朔在後也何休謂晦日食二傳相同必有源
流揆之於理亦甚脗合近儒概以爲闕文昧矣

丁亥 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濼音洛

今趵突泉卽濼水之源公與夫人俱至公與齊侯
行會禮故先書會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無與字

遂者繼上之詞旣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
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
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穀皆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曰讎在

外也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安有內外之分左氏
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有亂臣賊子貶其君父而
不成喪者魯人之葬閔公是也由此以推隱公之
不書葬殆羽父因其攝殺其禮與於貶其君父者
耳桓公之書葬魯之臣子忘其讎成禮以葬之也
如此而後全經皆可通矣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
對隣國之辭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五

三原劉紹攽集註

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戊子 莊王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

莊公父弒母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順讓之辭內諱奔謂之孫不書姜氏先儒皆
以爲貶之也夫人書孫者二此與閔二年九月夫
人姜氏孫于邾是也皆月而不日惟昭二十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書月書日君與夫人之別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逆左作送

逆迎也公穀皆以單伯爲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
也天子嫁女於齊魯受命主之故使單伯逆王姬
不稱字尊王也且以別於內女也斬衰主婚已非
禮矣況齊乃不共戴之讎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外城外也築館舍王姬以待齊侯之迎公在諒闇
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於外但爲讎主婚而不
辭外何足爲禮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諸侯非受命則不成爲君莊王因命魯主王姬之婚故追錫其先君襄十四年靈王將婚於齊使劉定公錫齊侯命是其証也王不書天貶其寵簒弑也李厚菴曰范氏曰天王出居於鄭不可最大使仍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畧爾夫不幸而有內難播越出居義不可厚非求車求金皆小過也豈得與紊亂三綱之道同日

語哉使仍叔之子其過不在於使非其人爲聘桓有罪焉耳然而所以無貶者義在前矣范氏之說是未知事同則舉重義明則以常書之法也舊史詳畧他當仍而闕也無端而增削王號夫子奚重而不更乎然則伐鄭及朝諸侯於會所二事於出居甚乎曰於瀆三綱則損而於出居甚矣夫變質亂分交惡起戎釁乎害禮傷尊而會覲者皆傷王綱也自齊桓則汲汲乎定王之位于出居奚尤哉冠王於事而不稱天者重因事言王而不稱天者輕

王姬歸于齊

公羊曰何以書我主之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

郱鄑郚紀之三邑遷者遷其民而取其地也郱在今山東青州府昌邑縣西十里鄑今濟南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城

己丑 莊王五年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公穀皆謂邾婁之邑杜元凱謂未有伐人

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必知是國吳草廬曰於發語辭猶曰於越書此以見公子專兵卒基子般之禍慶父莊公庶兄莊公以桓六年生至此方十五歲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我主之故比於內女而書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諸若反公作郜

書淫也春秋之法一貶而罪惡已見故復書姜氏

禚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馮皮冰反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

溺未命之大夫也衛朔奔齊齊欲納之故伐衛不

曰師師少也會者外爲志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戶圭反

季者紀侯之弟紀侯雖在不絕如綫以酅入齊是

分國以與之降志存先祀也觀叔姬歸酅庶幾善

存宗廟矣故賢而字之酅紀邑今山東青州府臨

淄縣東有酅亭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紀告急於魯莊公出次于滑將會鄭伯爲紀謀鄭

伯辭之輕動其身而妄動其衆故但書次若無故

而自出者然滑鄭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滑亭

辛卯莊王七年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

烹大牢以飲賓曰享齊侯來而夫人享之假先王

之禮爲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　莊公不能閑其

母與有罪焉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取紀也是以紀侯見難而去鄭伯先儒皆謂子

儀高抑崇以爲突者是

紀侯大去其國

委其土地人民以與齊而不反也春秋書此憫紀

而罪齊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無臣子故齊侯葬之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

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作郜

刺釋怨也先儒皆以齊人爲齊侯稱人者諱與讎

狩也

壬辰莊王八年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彥光曰齊侯數出會淫以其無名乃與師而出

托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于禚享祝

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

高抑崇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黎左作犂

胡傳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來是也郳

國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六里僖七年書小邾子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朔殺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往天王廢

之罪大惡極齊襄會諸侯以納之無王甚矣故書

人以貶之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

甲午莊王九年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穀梁以爲名孔仲達謂二字

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於理爲近凡救者皆善之王

人救衛所以罪五國之無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得入衛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

誅矣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所以著篡逆之罪

秋公至自伐衛

師出經年黷武以抗王師雖不言納朔然朔入而

公至公之罪著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俘者二傳以爲衛寶齊人首惡故朔以賂齊而齊

以分四國郜鼎衛寶備書於冊以見諸侯之黨篡

逆者要厚賂也

甲午莊王十年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元凱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

至魯地則齊侯之志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作昔隕公作賈

恒星經星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

宿當見夜明如晝故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

夜中者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

十五刻而夜半也星隕如雨者衆星奔流乃諸侯

放恣互相凌駕之象左氏謂與雨偕者非也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灾重民命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之期與五稼

之苗同爲大水所漂而無收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而五相求直書其事而惡自見穀齊地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有故穀城

乙未 莊王十一年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俟之駐師曰次先出而俟人罪在我也趙東山曰諱公爲讎人役變公將稱師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皆是也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治兵者習戰也久次於外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譏勞師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降戶江反郕公作成

魯與郕皆文王之昭忘仇讎而伐同姓莊公之惡著矣郕畏齊不畏魯故獨降齊

秋師還 還音旋

譏役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弒君者連稱管至父然二人因無知以作亂故獨罪無知殺魏高貴鄉公者成濟也朱子綱目書魏司馬昭弒其主髦即用此例無知不書公孫者無知乃諸兒之從姪於誼疏矣故當與宋萬趙盾同

類

丙申 莊王十二年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虐於雍廩雍廩因而殺之稱人者討賊之辭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地者即於國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其器反公穀作暨

謀納糾也公不以復讎爲志又屈諸侯之尊以與大夫盟公之罪著矣蔇魯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故鄫城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作納子糾

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次書納糾見忘讎偏黨也糾不繫齊而小白繫齊鄭忽曹羈之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音干

莊公忘復讎之義爲納糾之舉其敗宜矣凡內敗不書此書者以其納糾喪師也此孔子之特筆也乾時齊地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魯殺子糾於生竇書曰齊人從齊令也前書納糾

不稱子此復稱子者賈逵以爲懲之明不當殺也
不言地殺於魯也　程子據漢書以桓公兄子糾
弟兄當立弟不當立胡傳因以管仲不死爲徙義
夫事不濟而背之徙義於此時不亦晩乎乃害義
之大者也況兄弟之說與三傳不同尤難憑信惟
·論語注王肅謂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
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深非其言甚
是蓋無知作亂庶孽交爭桓與糾棄國而逃皆未
正位則皆非君也仲與忽隨之而走初無先君之
命則亦未爲臣也賓客之流可以死可以無死故

孔子於仲之不死不以爲罪召忽之死亦不録於
春秋也
冬浚洙 洙音殊
洙水也浚者深之畏齊故也不能明政刑而事末
務雖時必書
丁酉 莊王十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勺上酌反
報乾時之戰也外兵加魯以主客爲予奪意責外
則書來戰意責內則勝書敗某師敗書及某師戰
此定法也不書來伐而書敗某師譏其伐齊納糾

不自悔過也長勺魯地
二月公侵宋
既得志於齊遂掠宋境所以致郎之師也胡傳謂
潛師掠境曰侵郎左傳無鐘鼓曰侵之義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介宋魯之閒屬於宋而親魯宋以爲貳於
魯而遷之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繩證反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魯獨敗宋師記稱戰於乘丘
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則公亦危矣故書公敗

宋師見其以千乘之君輕於冒險也乘丘魯地在
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穀作武
孔仲達曰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
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朱子曰
荆楚初書國進稱人從畀稱也後漸大故稱爵蔡
爲荆獲留楚九年至莊十九年卒書名責不能死
也莘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不名憫無罪也故與弦子奔黃溫子奔衛同

文書奔不能死社稷也譚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
東南七十里有譚城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六　三原劉紹攽集註

莊公

戊戌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子斯反

宋報乘丘之役也公雖再勝亦困於兵矣左傳敵
未陳曰敗某師鄑魯地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在
都昌縣者乃二地

秋宋大水

宋來告公使弔之故書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葢古

意之猶存者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謂齊侯來逆共姬公穀以此年爲過我非也
孫明復曰舉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惟元年與此
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結婚姻也

己亥莊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酅紀邑也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
齊而後歸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春秋書內女惟
紀叔姬宋伯姬録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叔

姬以隱七年歸紀至此三十四年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仇牧捍衛其君故見殺孔仲達謂春秋書弒君而及其大夫者三皆所以錄死節也又謂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余按非也春秋之初私家猶弱無族大寵多之患故不書氏其後大夫專權如崔杼趙盾之徒皆以族大寵多敢於弒逆故書氏以志其失待下之禮乃履霜堅冰之義也宋萬微者故去氏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爲陳所執歸醢於宋春秋書其奔而不書其見執罪陳之納叛也況陳以受賂而執萬與執州吁不同故著奔而不書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於楚皆不書者與此同義李厚菴謂宋不告殺萬故不書豈有既告奔而不告殺者乎

庚子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

北杏之會齊桓圖霸之始也書爵貴之也書人示衆望之所同屬也李氏廉曰春秋始霸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首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北杏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國者多書月以其攻圍期久非一日也遂人不會北杏罪未至於可滅書此以著齊罪故人之遂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滅遂魯懼始及齊平也柯齊之阿邑今兗州府東阿縣地

辛丑　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陳曹皆隣於宋借以伐之不勤遠國也其稱人先儒以爲將卑師少揆之經文亦不盡合按重耳初起卽書晉侯以其首能攘楚也是時荆方暴蔡齊桓不敢遽問徒縱兵於中原故貶而人之觀晉文可以知齊桓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大夫從齊役也取成於宋而還

秋七月荊入蔡

蔡從齊爲北杏之會而荊人入之著荊之强暴亦以惜齊霸之不振也比事而觀則伐宋書人之爲貶益信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音絹

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爲此會齊霸畧定矣鄄衛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

壬寅 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齊始霸也然北杏之會魯不至盟柯則平矣十四年伐宋會鄄陳侯與焉而再會於此知圖霸之難陳爲三恪而國小每會在衛下齊桓始霸故進衛上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元德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齊桓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故春秋特書以累桓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五兮反

郳卽郳犂來也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伐宋主兵故序齊上郳者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邾故同邾人書人者貶其合荊之强暴郳之小也

鄭人侵宋

齊爲宋伐郳鄭以宋舊怨罰之背齊盟也鄭反覆齊楚之閒蓋始此

冬十月

癸卯 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背鄄之會侵宋故諸侯伐之然合楚之大陵鄭之小故貶而人之齊序宋下與伐郳同

秋荊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連類而書所以著楚之暴傷齊霸之不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鄭成也霸業浸可就矣故進而書爵會不書公者三此與僖十九年及二十九年翟泉也胡傳以此會惡公失信故諱不言公又經書同盟者十有六皆天下之辭所謂公言之也幽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境

邾子克卒

邾儀父也邾嘗附齊會伐故雖小國亦書於魯策

辛丑 僖王五年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下同

詹不氏未命也桓十二月與鄭同盟于幽而春執鄭詹安用同盟故書人以貶之不書行人者會未歸而見執不言以歸者秋鄭詹自齊逃來以歸可知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子廉反公作瀸

齊人戍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殲者盡也言齊人自

取其殲也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

秋鄭詹自齊逃來

逃者譏其不能伏義死節也僖七年鄭有叔詹爲政則詹雖奔魯不久歸鄭

冬多麋

麋魯有之多則爲異

乙巳 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李厚菴以爲陰雨食蓋陰雨食則國都不見而他處見之非靈臺所覩測則未知其爲正朔與朔之前後是以闕之也若夫夜食之說則非日食不占夜月食不占晝唐一行之作曆也如此

夏公追戎于濟西

寇已去而躡之也然魯無備可知矣

秋有蜮 蜮音或

蜮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魯所無也故以有書蜮與麋皆陰物

冬十月

丙午 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聞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未幾而齊宋來伐擅命召寇罪不可逭矣

夫人姜氏如莒

杜元凱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邊垂之辭魯受鄭詹齊宋在鄄將以伐我結知

之與盟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故來伐而
取服焉然舍楚暴魯故貶而人之

【丁未】惠王三年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莒非父母國而頻年如之意夫人爲齊桓所絶也
公在位二十年矣不能防其母春秋所以譏之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

戎近齊而爲魯患觀追戎濟西可見齊桓伐之所
以親魯但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於鄭之
櫟齊桓坐視不救區區伐戎不足多也故貶而人
之

【戊申】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高抑崇曰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齊人殺亹祭仲
立子儀春秋皆没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張元德曰文
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
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
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眚所景反 公作省）

肆緩也眚過也緩縱大過是宥有罪也程子曰大
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

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高抑崇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
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
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別自爲
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
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母子之故不忍棄絶
則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
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別立謚
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

御寇見殺之由左傳未詳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故謹書之

夏五月

春秋無事以首時稱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孫明復謂五月之下有脫事何邵公謂譏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李厚菴曰周禮仲春會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婚姻之時也婚姻之禮不正義繫月故去月昭公取同姓義繫時故去時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傒音奚）

魯請婚於齊齊使高傒要魯以盟公與卿盟故諱不言公汪德輔曰防盟出公意故高傒不去氏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即納徵大夫之事也公在喪中而親行之失禮甚矣

（庚戌）（惠王）六年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踰年後反居喪之謂何

祭叔來聘

祭叔爲王朝大夫假王命私交故不稱使若祭叔不假王命則止書祭叔來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誇示威衆聚人觀之故莊公托以如齊實則窺齊女也

公至自齊

書至以見公之縱游誨淫

荆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家則堂曰書荆書楚書楚人書楚子每書輒異著其漸盛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遇者禮之簡公急於得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也於此見公之不子齊桓待人之不義

蕭叔朝公

人君相見曰朝當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書朝公惡公不受於廟也附庸例稱字此與郳儀父是也

秋丹桓宮楹

楹者柱也禮天子諸侯黝堊今丹之者將娶齊女夸大之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音戶）

謀逆姜氏也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扈鄭地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七　三原劉紹攽集註

莊公

辛亥　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刻鏤也桷椽也禮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公將逆夫人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五廟並刻獨桓廟踰制而盛飾蓋不但僭而已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常事不書莊公生三十七年在位二紀制於其母必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故書

秋公至自齊

夫人未至莊公先還告至於廟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莊公親迎當與夫人偕至公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故詳書之先儒皆以哀姜爲齊襄公女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

禮但大夫當見於廟婦見於內今並覿同贄故特
書以譏其失男女之別男子之贄羔雁雉婦人之
贄棗栗腶修用幣非禮也
大水
陰沴之應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曹莊公之世子立未踰年不能嗣先君故不書
爵赤曹之庶公子程時叔曰王氏曰宋執祭仲立
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簒之
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

耳
郭公
先儒皆以爲闕文
壬子 惠王八年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
季友相會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
冬亦報聘余心遠曰女叔陳卿四命例書字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先儒皆以朔簒兄而立犯天子命故不書葬然春
秋之例不會葬則亦不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當伐鼓於朝蓋朝者己之所居鼓於朝則爲責
己社者神之所居鼓社則爲責神凡天灾有幣無
牲用牲則又諂矣范武子曰鼓有聲皆陽氣以壓
陰氣
伯姬歸于杞
伯姬杜元凱謂莊公女或以爲桓女者非隱二年
書杞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日亂婚禮日
壞逆者非大夫也故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此年大水陰勝陽微之變極矣未聞大水而用牲
者非日月之眚亦不鼓況于社于門區區淫巫瞽
史之見失先王側身修行之本矣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癸丑 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爲追於濟西之恥報怨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大夫見殺之事不可知也不書名者或曰非其罪也或曰衆也或曰無命大夫也皆非也春秋書此罪曹之專殺耳其人之死不足輕重故畧而不書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主兵故序齊上蓋桓公霸業未盛若伐邾伐鄭之先宋故亦貶而人之徐今之臨淮徐偃王僭稱王穆王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而特會於洮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不於魯而於洮卑去病謂哀姜方挾嫡寵不以子女待伯姬故伯姬未敢遽來想當然耳洮魯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幾五國耳何以書同盟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故褒而爵之衞獨不來故明年伐衞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氏仲字人臣無境外之交季友越國會葬春秋直書以示貶

冬杞伯姬來

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蓋內女歸寧不書必有故而後書

莒慶來逆叔姬

內女非適諸侯不書況莒慶微國之大夫乎以公自主之故書

杞伯來朝

范武子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衞地幽之會衞不至齊欲討之故爲此會

乙卯 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衞人爲志乎此戰也程子謂管仲以制用兵未嘗輕用大衆胡傳因之故於齊桓征伐皆主將卑師少之說然春秋之例褒則書爵貶則書人不容於齊桓而曲爲之解蓋是時荆楚方張齊桓得國已久不能問楚而區區衞人之是伐故貶而人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瑣素果反

秋荊伐鄭

書以見荊之暴亦以見齊之無能爲比事觀之齊之宜貶可知矣故諸伐皆稱人焉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穀有邾婁人

善救鄭也然不能即正荊楚之罪故貶而人之迨伐楚後而始書爵也若晉文一起即遏强楚故初見即書爵觀書晉侯之爲褒則知書齊人之爲貶

冬築郿 郿芒悲反

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之非時可知郿魯下邑在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西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於秋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大無舉國皆無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買穀曰糴國有饑饉卿出告糴雖古之制然其爲政而無蓄不能無譏

丙辰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延是廐之名新者修舊也凶年不修况春時乎廐有肥馬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

高抑崇曰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

秋有蜚 蜚扶味反

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爲蟲山海經以蜚爲獸劉向以爲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娣也書卒書葬賢其國滅而守義也

城諸及防

及者先後之辭魯比歲凶饑而莊公輕用民力故雖時必書

丁巳 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郕紀之遺邑齊將降郕故爲設備然公果念紀則當爲請徙然出師著妄動之兵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戶江反 鄣音章

降猶下也孔仲達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邾郳者也鄣在今山東東平州東六十里有鄣城集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以賢錄也叔姬不歸魯而歸酅死則仍繫之紀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范武子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子禮反

謂山戎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齊人伐山戎

荆楚憑陵諸夏桓公不能卽正其罪山戎遠在邊

徼桓公親往以征之畏强陵弱故貶而人之先儒皆沿將卑師少之說齊桓征伐皆以書人為非貶獨不思伐楚以後何為書爵不書人豈非有制之師乎二十七年楚與陳蔡鄭許圍宋四國書爵楚獨書人安得謂書人非貶乎晉文伐曹伐衛伐楚皆書爵二十八年執衛侯獨書人亦安得謂書人非貶乎合前後而觀之則知將卑師少為先儒之曲說矣

戊午 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厲民甚矣春非時郎遠地臺縱欲

夏四月薛伯卒

不日不名先儒以為闕文余謂小國赴告不備畧於禮也春秋從其畧而書之耳隱十年薛稱侯此稱伯意者時王所黜

築臺于薛

三書築臺其惡著矣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齊霸方盛肯以此禮施之於魯乎盖伐戎之後志得氣盛夸示於我以為威耳然非禮甚矣故獨書爵以著其親來之非若不書爵則無以見其為親來矣伐書人而來書爵化裁因心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詞

秋築臺于秦

一歲三築臺所謂汲汲顧景惟恐不及者也死將至矣秦在今山東東昌府范縣南三里

冬不雨

周之冬夏之酉戌亥也酉乃多雨之月故以不雨爲異

己未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比年興作書之以憫農也小穀魯地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焉遇者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會莫適爲主故以爵之尊卑爲序今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叔牙欲立慶父成季使鍼巫酖之書卒者諱也何爲諱牙之罪未彰季之誅得當使若死於位然乃可以立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至矣故春秋如其意而諱之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公薨必書其所所以謹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般音班己未公穀作乙未

不地弒也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孟氏所出哀姜不樂其得立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故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弒君未敢自立閔公年始八歲利其幼而立之以君命告即位於齊因結齊援

狄伐邢

狄北狄邢姬姓周公之後

閔公名開莊公之子諡法在公逢難曰閔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

繼弑君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

齊人救邢

胡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然狄伐踰年今始救之非急於從義者也故仍書人以示貶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有一月而後葬國亂子弑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穀梁止曰盟納季子左傳以爲請復季子是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閔公九歲爾誰肯爲季子請復哉蓋陳方爲齊所厚季友一再如陳其出奔陳蓋有所托意陳人請於齊桓故爲此盟以納季子耳穀梁是也落姑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平陰縣界

季子來歸

季子公子友之字賢而字之也范武子曰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來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胡和仲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以可取者齊侯之心侯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

辛酉 惠王十七年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人力逼而徙之其罪著矣不地者自是不復見也陽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未可以吉也況禘禮當行於太廟今禘於莊公此失禮之中又失禮者

秋八月辛丑公薨

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故不地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遜

哀姜有淫行與弑謀畏齊桓不敢歸而奔邾也賈服之說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汪德輔謂文姜孫於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絶之之意已著其說亦善

公子慶父出奔莒

繼公薨而書孫邾奔莒則知姜氏慶父實弑公者慶父縊於莒而不書胡傳以爲譏失賊者是矣若公子牙死於境内以毒

冬齊高子來盟

蓋高傒也齊桓有取魯之心乃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勉其君於霸權在高子故不稱使賢之故稱子

十有二月狄入衛

春秋書入者狄雖殘衛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故不曰滅秦入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此例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絶其祀故亦從此例

鄭棄其師

高克見惡於君鄭伯不能退之以禮使帥師河上久而師潰克奔陳非棄其民而何罪鄭而畧克此孔子之特筆也

三原劉紹攽集註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王戊 惠王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

繼弒君不行即位之禮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

先言次而後言救譏不速救也使其疾飛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有聶北之次而邢遂亡矣聶北邢地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聶城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作陳儀後同

陳止齋曰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書曰某人遷某罪遷之者也書曰某遷於某罪遷者也以齊晉之霸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衞衞遷於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夷儀邢地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雖已遷無力自城桓公命三師爲之板築得救患分災之禮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在邾齊桓召而殺之於夷夷齊地也夫人薨不地書曰薨于夷見夫人不得其死也書曰齊人以歸見齊人之殺之也齊人者討賊之辭也

楚人伐鄭

荆乃州名至是正其國號曰楚稱人浸强也鄭即齊故來伐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勅呈反

謀救鄭也檉宋地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檉城即檉城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敗必邁反偃公作纓

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即會檉而復敗

其師責魯之棄信而忘義也偃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南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敗必邁反 酈力知反公作犁挐穀作麗

莒人以逐慶父之故求賂於魯魯人不與故爲此戰挐莒子之弟書曰公子友帥師以季友主此戰也自此以費授季友而私門强矣酈魯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故以尸歸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

書喪至言氏不言姜先儒皆以爲貶何不貶於薨夷之時獨貶於歸喪之日蓋夷之薨齊人正夫人之罪不待貶也至於歸喪則魯居然以爲夫人若無罪然故特去姜以示義

癸亥 惠王十九年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邢書齊師宋師曹師城楚丘非獨魯也獨以魯辭書之者何蓋城邢之役三國來救其師未散因而城之故據其實而書三國焉若狄入衛齊桓未之救也不過立戴公以廬於漕其年戴公卒文公

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爾時以霸命令諸侯諸侯奉其命各從本國往衛非與諸侯同行故不得書諸侯先儒以城楚丘不請於天子罪桓之專封律以無有封而不告之義則齊桓不能無罪與邢自遷而城之者不同故書法各異楚丘衛地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廢縣卽古楚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雖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然淫逆得罪宜絶於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葬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虞未嘗出師也但貪利假道伐虢者晉而滅虢者虞也故春秋以爲首焉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卽書滅猶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也下陽虢邑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

江居新息黄居弋陽皆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桓謀楚故先服此二國貫宋地今山東兖州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是

冬十月不雨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杜元凱謂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蓋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余按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一時不雨也此果一時不雨則亦必書冬不雨何爲獨書首月哉蓋止十月不雨耳杜說不可信

楚人侵鄭

楚用子文爲令尹以來兵勢浸强齊桓身爲霸主未敢輕動必待明年伐鄭而後師乃出

甲子 惠王二十年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此時雖不雨無害於農若四月則今之二月東作方興望雨正殷連類書之皆所以勤民也杜元凱亦謂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其說不可信

徐人取舒

舒隷於盧而近楚徐服於齊故取舒爲齊通伐楚之徑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古徐城

六月雨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得雨則書見僖公之勤民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彙纂曰伐鄭救鄭之謀已定於會檉諸侯惟宋最大江黄最遠故再爲貫與陽穀之好以堅其信陽穀齊地今山東兖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有故城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 公穀作莅後同

涖臨也往盟乎彼也齊將伐楚秘不洩機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受盟以審師期盟期未定故不日

楚人伐鄭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於此見齊桓之伐楚謚已綏矣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最强大未敢遽伐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齊桓之不戰而詘楚也至此始書爵所以褒之陘楚地今屬河南許州郾城縣

夏許男新臣卒

左氏以爲卒於師然經無其文趙伯循謂遇疾而歸卒於國者是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反

楚子遣完于師以觀齊完因而求盟權在完故不稱使屈完本欲即盟於軍故曰來盟于師齊桓退舍以禮楚故曰盟于召陵言非陘也公羊謂師在召陵者非春秋書法內及外大夫盟則諱齊桓陳師以內執言漢淛荊蠻蠢焉傲我以辭其君安居使臣涖封故爲列國公侯諱不著盟楚之爲諱也論語以事言之則爲民受其賜會西以道論之而爲功烈如此其卑不書月者畧諸侯則畧日月也召陵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

齊人執陳轅濤塗 穀公[illegible]

先儒皆謂濤塗使齊兵東夷循海而歸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illegible]桓公既與陳侯南服强楚歸而反執其大夫[illegible]言人以貶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江黃國近於陳故令伐之但遠而且小不可無主兵故使魯人及之武謂書及者蒙上文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觀下文公至自伐楚在及江黃伐陳之後則及者實魯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出三時也穀梁曰有二事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

茲叔牙子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傳言陳成歸轅濤塗經畧而不書先儒皆病齊桓責楚甚畧罪陳甚備者是也

丙寅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罪晉侯之嬖寵聽纔也致晉亂二十餘年可不戒哉蕭穎濵曰父子兄弟人之大倫也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故凡殺父子兄弟必稱其君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伯姬來其子葢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葢伯姬豫欲託其子於魯爾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父在不可以幼子行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附庸之國叔孫戴伯因聘而娶假公濟私其專

著矣仲孫叔孫氏之僭基此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故桓公率天下之諸侯以會之范武子[illegible]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穀作首[illegible]後同

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穀梁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觀下文書鄭伯逃盟則春秋深與齊桓之盟矣首止衛地

鄭伯逃歸不盟
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罪楚也國亡無赴告者故不日弦國在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黃在今湖廣黃州府蘄水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下陽二國之門戶下陽既滅則虞已包裹屬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春秋執國君稱人者九皆以強暴弱故執皆稱人亂辭也不告滅故不書滅

然實則已滅矣故下陽不應書滅而書滅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之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新城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者是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書遂救許美其赴難之甚速也即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冬公至自伐鄭
不以救許致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僖公賢者常事會盟不行告至之禮伐鄭伐楚茲兩役也荊舒是懲史克為之作頌公蓋自以為功而魯人大之也故獨書至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春齊人伐鄭
諸侯以救許而釋鄭不得志於鄭故齊桓復伐之
上年伐鄭書爵此復書人蓋譏其黷兵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杜元凱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嶧縣有郳城者是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嘗導鄭伯以從楚故殺以說齊然非無專殺大夫之義矣故春秋書以罪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母音某
陳新被侵伐欲渝盟而未敢鄭伯恐桓公不解殺申侯之故先使求通故二君皆不行而止遣世子也甯母魯地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有

穀城鎮者是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不日者嗣子有爭不暇赴也

公子友如齊

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七月卒冬而葬

己巳 惠王二十五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陳世子欵下公有鄭世子華

王人下士也惠王疾惠后立叔帶世子之位猶未定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雖非正法時勢宜然故無所褒貶洮曹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

鄭伯乞盟

乞盟請服也前日之逃何哉鄭伯見義之不明如此

夏狄伐晉

晉恃其强且遠自齊之霸未嘗一會故齊亦不救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夫人成風也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也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魯禘非禮况用於不當致之夫人因事書之其義嚴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謂惠王於七年閏月崩八年十二月而後告喪葢秘喪一年之久先儒皆疑之吳草廬曰葢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

庚午 襄王元年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說音悅公穀作禦說 正月公穀作三月

宋桓公也不書葬不會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宰孔也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故宋稱子葵丘之會申王禁明天下之法有功王室故曰五伯桓公爲盛今河南開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卽古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啖叔佐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

為媵及嫁大夫公子大夫則不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既會兩月而復盟先儒謂齊桓有矜心焉然以孟子之言觀之則此盟爲善故詳而日之

甲子晉侯詭諸卒（詭左作佹）

經書甲子於戊辰之後杜注孔疏皆謂赴在盟後公羊作甲戌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

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今書其君之子穀梁曰國人不子也又不書弒而書殺知晉人之不君奚齊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

三原劉紹攽集註

僖公

辛未（襄王二年）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魯不朝王而朝齊伯業愈盛王綱愈墜所以傷之

狄滅溫溫子奔衛

周司寇蘇公之後國於溫故曰溫子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伐晉至是復滅畿內之溫王靈不振伯圖亦安在哉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

卓子雖荀息所立意當時必相安而奉之故書君書弒荀息不能輔君以正雖不得比於孔父仇牧然以死踐言固賢於臨難苟免者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伐山戎則書人伐北戎則書爵先儒皆不言其故余謂春秋時僭據無王者莫甚於楚故春秋所最惡者亦惟楚伐山戎在未伐楚之時舍元惡而勤遠略故貶而人之伐北戎在服楚以後故無所貶據其實而爵之

晉殺其大夫里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先儒皆謂惠公懼里克將爲已患而殺之未嘗討其弑二君之罪故曰晉殺其大夫余意非也里克之殺卽當其罪要必請於天子故凡春秋之書殺大夫者皆罪其專殺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雪公作雹

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雨雪非其時也

壬申 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浦悲反

鄭父名也里克之黨里克死鄭父懼而生心惠公以私殺之稱國以殺罪專殺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以兩君相會而婦人厠於其閒此桓莊之褻轍也故特書以譏之

秋八月大雩

穀梁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黃從齊不從楚故伐之以至於亡惜桓之不能救也

癸酉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何邵公謂二日食趙東山曰雖非正朔猶是此月所統之日故書日

夏楚人滅黃

楚人伐黃自冬徂夏桓不能救然則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促其亡爾霸業安在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甲戌 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諸侯坐視而莫恤霸業之不振如此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鹹衛地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公方會而季友隨聘魯益恭而齊益驕矣

紀 六年 襄王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踰年乃城諸侯之懈桓德之衰也書曰諸侯總衆國之辭也不曰杞緣陵杞未遷也緣陵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樂昌縣東南七十里時爲徐莒所脅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似綾反穀作繒後同

按左氏季姬來寧公怒鄫子不朝止而絕其昏遂遇於防使朝焉胡傳從公穀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過矣鄫國在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名山大川不以封故不纍之晉爲天下記異也沙鹿山名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里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齊桓不能治蓋老而溺於內寵霸心怠矣

冬蔡侯肸卒 肸許乙反

楊士勛曰穀信云蔡侯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

紀 七年 襄王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元德曰公十年朝齊比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爲楚伐徐而合諸侯諸侯不一故又從而盟之烏能有功哉牡丘齊地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

遂次于匡

救不言次言次著救徐之不力也匡衛地在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作率後同

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緩於救患桓志荒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陰雨食也見莊十八年註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諸侯志怠莫有從者唯曹共爲齊桓所定故獨從之厲楚

與國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山

八月螽

螟也

九月公至自會

不以救徐至者諸侯不親行救徐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鄫子既朝乃使歸之書以見前此非遂絶鄫而離昬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說文云震霹靂振物者夷伯魯大夫晦九月三十

日也惡稔而人不誅故雷擊之春秋書晦者二此與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是也蓋事遇晦朔則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

冬宋人伐曹

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然宋曹同盟自相攻伐於此見桓之益衰而宋襄早有圖伯之心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敗必邁反

救徐無功諸侯之罪也婁林徐地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秦三施而晉無報所以秦伐晉而不書又以晉主是戰也生得曰獲匹夫之辭也韓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

丁丑 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作霣鷁五歷切穀作鶂過古禾切

杜元凱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灾告於諸侯故書蒙纂謂經書是月非止嫌同

日也或鷁之退飛不止一日故以是月槩之春秋書朔者二此與二十二年泓之戰是也蓋事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字也友名也名字雙舉公羊以爲賢之孔仲達謂名字雙舉者有矣如仲遂叔肹之類不知此聖人之筆法也古未有生而賜氏者公子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卒致權臣竊命之禍春秋故以此特書之以爲陰始凝之戒仲遂叔肸合之季友乃成三家故書法並同友不曰公弟

而曰公子以莊公先死不得稱弟鄭以宣公尚存
故得稱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不書葬者魯不會也禮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
者有大功之服故承其赴而書之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公作慈
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
淮夷病鄫桓率諸侯而東畧卽其國而會之邢侯

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齊次之也淮今臨淮左右
戊戌襄王九年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皐陶之後徐人將報婁林之役而無以撼楚
也故齊爲之伐英氏英氏何與於楚霸業葢益衰
矣故貶而人之英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西有英
氏城
夏滅項
公穀以爲齊滅之然何以書如內諱或曰例以城
楚丘安知非齊滅也曰城楚丘有我在焉故書之
如內諱滅項無我而亦書之如內諱可乎左氏以
爲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
討而止公者是也項國在今河南開封府項城東
北六十里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皮彥反
齊侯歸自會道由乎魯夫人以止公故須其至也
會于卞以請之不然聲姜乃詩人之所謂令妻者
豈肯出境獨會乎然情則可矣而禮不可故謹書
之聲姜兩會齊侯先儒以爲桓女卞魯地在今山
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九月公至自會
恥見執託會以告廟也公之執經雖不書然是年
公未出會也且書公至於夫人會齊侯之下則其
實固不可掩矣此聖人之微意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己亥襄王十年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
齊孝公鄭姬所生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故
宋合諸侯以納之不書納者納不以正也葢立子
以嫡無嫡以長桓之六子均庶也均庶則無虧長

襄公奉少奪長大亂齊國直書以罪之

夏師救齊

善救齊也然春伐而夏救之亦已緩矣稱師將卑師衆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無虧立踰年矣三月宋人脅齊殺之將立孝公四公子之徒爭國曹衛邾先去故宋獨戰稱師用大衆也書及宋爲主以著宋襄伐喪之罪書敗責齊臣也甗齊地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界

狄救齊

諸侯不能救而狄救之雖緩不及事然終善之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故遲至十一月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滅於狄齊桓封之桓死未踰年衛與諸侯伐之邢亦受桓之德不忍齊之見伐衛之背德故與狄伐之趙木訥曰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鄫人蓋不可吳鄫人也故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求霸執之以威諸侯也凡執者皆人之亂辭也滕子被執失地故名然虞公見執何以不名陳止齋曰虞自亡矣晉人之罪徒執其君焉爾不於執焉加以遂失國之辭所以見虞之自亡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

曹南曹之南鄙也杜元凱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然則宋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而已欲以圖霸不亦難乎二國書人宋獨書公望其霸

以匡天下趙木訥謂爭之於始者是也

鄫子會盟于邾

杜元凱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惡無道也吳草廬從左氏謂殺之而用其尸爲牲以祀神公穀皆謂叩其鼻以血社宋盟曹南怒鄫子後期故欲用之因子魚之諫而止邾人修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春秋有見於此是以書邾不書宋

秋宋人圍曹

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也其稱人何陳止齋曰凡圍

國雖君將貶人之

衛人伐邢

報伐衛也然何爲舍狄怨乎書人者貶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故爲此會先陳主是盟也

後鄭者桓公沒鄭首朝楚鄭畿內之地非陳蔡隣

楚者比春秋惡之故仍其下楚而下之曰是甘爲

服屬者爾此魯及諸侯盟楚之始故諱不言公而

諸侯書人

梁亡

梁伯不道民罷而潰國亡而後秦取其地秦人具

其事實以告且逃滅國之名然實非秦罪故仍之

而書梁亡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一　三原劉紹攽集註

僖公

辛巳　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改舊制而增大之不止於非時勞民也南門王彥

光以爲路門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唯路門

仍舊故僖公因其弊而斥大之

夏郜子來朝

孔仲達曰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

無所聞惟此年一見而已不知誰滅之鄭夾漈曰

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北郜也在單州城武郜

子來朝南郜也單州有二郜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小寢也公羊曰諸侯亦有三宮夫人居中宮

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家則堂

曰人君之過當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

然哉其後魯僖没於小寢

鄭人入滑

滑近鄭而服於衛鄭首從楚遂興師而入其國以

强陵弱故貶而人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以爲謀衛難穀梁以爲主救齊共實一也衛欲滅邢故齊狄同盟以謀之而衛所以欲滅邢者實以救齊之故耳狄書人便文也與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同張元德謂進而書人誤矣

冬楚人伐隨

隨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嘗侵隨自是屈服於楚矣

壬午 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因邢之盟也伐衛盟邢與邢齊並序則稱人便文也此獨侵衛則止以號舉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欲霸天下而求之於楚故皆書人以貶之齊孝以其納己之故不得已而從焉鹿上宋地在今江南鳳陽府穎州太和縣西

夏大旱

大者久而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

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立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盂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盂亭

冬公伐邾

邾滅須句故須句爲成風母家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宜申鬭氏子西也捷軍得也盂之會魯獨不與故楚假宋捷以威魯魯亦恐矣故十二月從薄之盟

不言宋捷爲內諱不與楚也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爲宋請平於楚以釋其執楚主盟而書公會諸侯不以霸權予楚也衛鄭曹襄執於霸主故其歸也名之宋公執於荆楚故其釋也不名薄宋地今河南歸德府治西北有亳城即薄也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反 公作朐

邾取而我伐之義也然取須句反其君使爲我附

庸故書之無異於自取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怒鄭如楚故伐之然宋襄不能反身修德所以取泓之敗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遂敗書及公戰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卽敗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報伐鄭之師宋襄愎諫求欲一戰奔北幾至於亡實自取之故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

楚子書人貶之也宋襄傷股而曰宋師敗績不斥言宋公爲中國諱也泓水名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忙巾切蒙作閔後同

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其國旣不能救乃因其困而伐之所謂以怨報德者也書爵者曰其人而愧之也緡宋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

傷於泓故也不書葬諸侯從楚不會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謂討其貳於宋也吳草廬曰考之經不見陳之貳於宋也葢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朝楚卽誣以貳宋之罪而伐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稱子劉原父以爲天子貶之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謂王以狄伐鄭朱灌甫曰鄭在王畿王所倚毗頹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葢爲叔帶謀也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倚鄭無是理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此頹叔奉叔帶以狄師攻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由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然鄭列國也在王畿之外故當言出周書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易曰王用出征三傳天子無出之說實不可拘

既而晉侯勤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
取太叔殺之春秋削而不書者以其請隧伐原區
區之勳不足以蔽其心迹之譎也

晉侯夷吾卒

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至是晉文定位而後
告喪故書於今年前此魯未與晉通也

丙戌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
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然昭十

一年楚子虔誘殺蔡侯般蔡侯失地名之宜也楚
子何以亦名豈非罪而書名乎比而觀之則衛侯
燬滅邢三傳謂滅同姓而書名者是也況衛與邢
皆齊桓所存一旦自相殘滅其見惡於聖人也固
宜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桓公生公子蕩後以爲氏伯姬公女也其往嫁
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
策書之蓋婦人不專行始無爲婦逆者公自主大
夫之昏皆非禮也故兩譏之

宋殺其大夫

稱國殺者君臣共之也不書名與莊二十六年曹
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小國介於陳蔡陳欲迫而兼并之故楚必圍陳
乃得納頓子假行仁義以爲圖霸之地

葬衛文公

葬例月以其滅同姓故惡而畧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子在喪之稱莒慶莒國大夫莒以元年酈之役
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念父志然
莒子不至蓋疑魯之不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焉
洮杜注魯地孔仲達曰八年盟于洮杜注曹地三
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爾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洮之會出於衛意莒人疑之故不親至今莒知魯
肯平乎己故親爲此會衛知兩國已平故以大夫
與歃以質信而已春秋所以無貶詞向莒地在今

山東青州府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戶圭反公作嶲穀作巂弗左作不

寇至不知譏內無備也追而不及譏師不勇也侵書人罪齊之無道然恐後世疑於將卑師少故追書師以見其動大衆也酅齊地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西南有酅下聚

夏齊人伐我北鄙

不義甚矣故亦貶而書人

衞人伐齊

衞以洮之盟故伐齊以救魯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卽臧文仲乞師以伐齊也然內不修戎備而乞靈荆楚書以罪之

夏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龜反公作隗

以夷狄滅夷狄故從其畧而不月不名此聖人之精義也夔楚同姓國今湖廣荆州府歸州有夔子城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范武子曰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緡宋邑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雖能取齊之邑然楚僭王號魯從而乞師辱國莫大焉穀齊邑

公至自伐齊

公蓋自以爲功而告至耳穀梁以爲危之者非也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時王黜之也杞魯甥舅之國來朝所以自結於大邦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按史記昭卒弟潘殺其嗣子而自立是爲昭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伯姬尚在春來朝而秋用師以報之僖公烏得爲賢君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執宋於盂敗宋於泓宋成以父之讐義不爲屈楚合四國以圍之楚首序於諸侯之上矣故獨書人以貶之不與其長諸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王彙纂曰齊之
盟不書公而盟于宋則書公家則堂以為不為公
諱其責公深矣然没楚子不書亦所以為公諱也
與薄之盟同
己丑 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曹衛楚與國也晉將救宋故侵曹伐衛攻楚之必
救以救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故兩言之齊桓
圖霸二十餘年而後服楚故每伐書人至伐楚後

始書爵晉文一舉成功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
衆望故一舉即爵此聖人之權衡也胡傳譏復怨
者非矣文公入國不見於經不告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七賜反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魯殺子叢本有兩意奉楚
命戍衛懼於晉而殺之其赴於晉必曰子買戍衛
殺之赴於楚必曰買不卒戍殺之蓋覬望於晉楚
之間故不與城濮之戰至踐土之會而後朝於王
所也不書殺而書刺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
也特書其故所以貶之

楚人救衛
非善楚也著衛附楚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必利反
畀與也杜元凱曰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
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春秋執國君者皆
稱人獨此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兩書爵以其
為霸討也故變文以與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孫明復曰晉文始見於

經孔子遽書爵者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彙纂曰
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乃三國皆稱師而晉獨稱爵
與北杏書曹南同是予晉以霸也得臣之殺書大夫
而此戰貶而書人皆所以予晉也高抑崇曰城濮
衛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罪專殺也先儒多主再勝再敗之說郝仲輿獨謂
城濮敗而誅子玉泜水退而誅子上鄢陵敗而誅
子反厲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所以振爾
衛侯出奔楚

衛以黨楚故晉雖私許復之終疑而不信故聞楚
敗懼晉加害出而奔楚陸伯冲曰令叔武攝位而
去故不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踐在演反

襄王以僖公二十四年出居於鄭至是未嘗歸也
聞晉勝自往勞之然天子無會諸侯之禮故為王
諱而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故稱子
晉於是遂霸諸侯矣踐土鄭地今河南開封府滎
澤縣

陳侯如會
陳黨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受命於會故書
如會

公朝于王所
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踐土之盟諱不書王
此書朝於王所則王之在踐土明矣春秋諱不沒
其實如此但言公非會期不序也趙東山曰此何
以不曰盟之日也見諸侯已盟而後見乎天子非
會盟則不見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執不名者疾晉之專也歸名者本其即楚去
夏之非也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爾
書自楚歸則即楚之罪著矣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杞小國見陵於魯伯姬莊公女來寧成風蓋謝過
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齊自孝公以來與魯相伐昭公立與公同踐土之
盟故公遣大夫聘之以釋取穀之憾皆晉霸之功

故邵子以為功之首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温晉侯下㲉齊侯

同楚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三國皆會許獨
不至故合諸侯以討許焉陳在喪故稱子温畿內
國為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狩㲉作守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
非其地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

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八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揜其正也河陽晉地在今河南懷慶府河陽縣西三十里

壬申公朝于王所

古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於方岳之下今一歲之中兩朝天子晉文假此以令諸侯耳趙東山曰其日謹其事也不月由會錄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元咺訴衛侯於晉文公文公右元咺故衛侯之詞不見直而見執也君臣無獄助其臣而執其君故書曰晉人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書自晉惡其所自也倚强國以訟君也

諸侯遂圍許

會溫之諸侯也故書遂以爲繼事耳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執不名而歸名與衛侯同義曹界於宋故不書自遂者得復而即會未歸國也圍許而許終不服蓋許近楚有鑒於江黃之失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二　三原劉紹攽集註

僖公

周襄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葛盧介君名夷狄之附庸例稱名此與郳黎來來是也先儒以不言來朝公在會未歸也然是年冬公在魯何亦不言來朝杜氏謂不能行朝禮者是介在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此魯頌所謂淮夷攸服者也

公至自圍許

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蓋魯侯原以圍許伐秦耳故春秋原其意而書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穀有公字翟亭歷反公作狄

王人王子虎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故諱不言公以大夫盟王人則諸侯敵王晉文之志荒矣翟泉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秋大雨雹

陰勝陽之徵爲文公縱權張本

冬介葛盧來

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不言朝不能朝也

辛酉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晉霸方興狄敢於肆橫如此蓋自城濮踐土以後霸業浸以衰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以臣訟君誠有罪矣然不請於王而誅之則非不專殺之義故稱國以殺

及公子瑕

瑕見立於元咺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於某也彙纂曰春秋之法國無二君則雖立未逾年未會諸侯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也齊君荼是也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父為篡弒之賊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已君之也曹伯負芻是也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以諸侯皆君之也衛衎與剽是也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以國既有君諸侯又未嘗君之也鄭忽與儀是也公子瑕與子儀正同國既有君己又未列於會故子儀不紀弒而瑕不稱君也

衛侯鄭歸于衛

鄭之奔令叔武攝政國固其國也故初歸書復及公子瑕再立國非其國也故不言復先儒皆謂貨醫獲免戕殺二弟故名之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不至故圍之然去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霸者服貳之道哉故俱貶而人之

介人侵蕭

張元德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者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朝於王所而使三公兼冢宰聘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

此聘周之始報宰周公也

遂如晉

此聘晉之始遂經事也見公子遂之不專於如京師也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濟子禮反

淮濟岱皆魯之境則濟西蓋魯田也嘗見侵入于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故不繫曹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則言歸呂樸卿以爲言取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强之而彼自歸曰歸

公子遂如晉

左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四卜郊者蓋三月毎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趙木訥曰春秋卜郊者四無一從者天豈吝僭哉然四卜五卜而遂不郊猶爲知自反以畏天而僖之不從則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

不從乃免牲

不從日不吉也免牲則不郊矣

猶三望

郊役必望祭不郊則不當望三望之說諸家不同胡傳獨取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蓋泰山在魯西而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蓋弱杞求庇於魯耳

狄圍衛

狄屢犯諸侯意晉文居狄日久而德之故有恃而然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一作於

避狄也齊桓城楚丘以遷衛至是三十年晉文坐視不恤文德衰矣帝丘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者是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侵之以報前年之役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爾書及則是盟衛人所欲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霸迄三十二年卒凡五年

甲午 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戍鄭乃因戍襲鄭鄭人覺之秦兵轉而入滑滑伯爵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嘗入滑蓋國近於鄭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二十八年公子遂聘齊越六年而報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必邁反敗秦下左穀有師字
秦師入滑若得全師以歸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故殽之敗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彙纂謂敗楚者文之功制秦者襄之力殽師之烈豈亞於城濮哉晉文未葬晉襄用師蓋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利其民人故爲之書人諱晉子也外以諱爲善崤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五十里

癸巳葬晉文公
此見襄公在喪從戎也然徐淮並與晉公凶服命師費誓一篇列於周書古人有行之者矣詳而書曰善之也

狄侵齊
二霸之興皆未圖狄故狄屢肆侵伐如此

公伐邾取訾婁 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訾婁邾地在山東濟寧州界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僖公懷升陘之忿迄今十年報之歲至於再聞晉霸之多事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屢肆侵掠自是懲艾不復犯矣箕今在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

冬十月公如齊
公閒晉而虐邾故齊侯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所以自託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不朝周聘而朝齊聘書此以罪之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公羊以爲西宮燕息之地也僖公魯之賢君然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

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禍皆肇於僖公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實

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三桓專魯咎徵著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許堅於事楚蓋鑒於江黃之失也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邲後復事楚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三　三原劉紹攽集註

文公 名興僖公之子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 襄王二十六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胡傳以爲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謂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乃不易之論觀康王以麻冕黼裳見諸侯然後反喪服蓋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喪仍不廢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上有朔字

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高抑崇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子雖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傳從公羊謂賜以命服劉原父謂命爲諸侯然在衰絰之中錫與受皆非也

晉侯伐衛

晉文季年衛成不朝且侵伐陵翦晉襄嗣位欲修霸業故伐之傳言朝王經不言朝王以晉侯爲伐衛而行也故但書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受王之寵命而使大夫往朝直書以罪之

衛人伐晉

以小謀大滅亡之道也故春秋不書晉取戚孔逵帥師而入之所以貶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疆戚用公孫敖會之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魯事可知獨奈何晉襄亦肯下會大夫耶戚衛地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俱倫反　公穀作髡）

言世子有父之親言君有君之尊也所以罪之者至矣頵亦弑其兄熊囏而得位者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公孫敖如齊

圖婚於齊也在喪行吉禮何以爲秉禮之國乎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穆越國圖利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績其罪著矣晉襄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從之故書曰及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稱秦師憫其衆也彭衙在今同州府郃陽縣西北纂彙謂在今西安府白水縣東北者誤

丁丑作僖公主

禮卒哭作虞主旣期作練主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葢逆祀有萌議論未定故遲遲耳春秋十二公作主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旣譏其慢而不敬且以爲逆祀張本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不書公諱也趙東山曰處父不稱族惡處父也抑以晉失宗諸侯之道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復霸致諸侯而大夫會之魯以穆伯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是會矣垂隴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榮澤縣東北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譏其無志於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祫祭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文公以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故先儒以爲逆祀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杜元凱只以爲位次之逆不以爲昭穆之異孔仲達謂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爾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禮必不然此說甚善葢兄弟同代則昭穆同位同堂異室不相爲後也明嘉靖不後正德亦當同堂異室而當時尊興獻於正

德之上則非也正德在時興獻生稱臣而死遂居其上可乎是當以春秋爲斷李厚菴謂閔公旣爲君雖弟父也僖公雖爲兄旣嘗爲之臣則子也此仍穀梁無昭穆之說前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議也試以孔氏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之說詰之坐見其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不務德而修怨故書人以貶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月是僖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況納幣之先猶有納采問名納吉諸儀失禮甚矣

丁酉　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楚與國諸侯不忍楚之暴故伐其所與之國以懼之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沈始葢入春秋來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至是遂移於大夫矣故皆書人以貶之沈國在今河南汝寧府汝寧縣東南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王叔文公也嘗主諸侯之盟故死而赴然王臣無外交之禮故不書爵而貶之

秦人伐晉

報前日三敗之辱也晉人不出秦於是始霸西戎然殘民以逞搆怨隣國故書人以貶之若秦誓之錄於周書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秋楚人圍江

江自貫澤之盟服從於齊晉襄嗣位霸業始衰近又與秦爲敵無暇圖楚故楚復有圖諸侯之意先

圍江以試之

雨螽于宋

螽蝗屬自上而墮衆多如雨爲灾甚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親朝以雪赦之抗晉既以處父盟公於國至是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都甚矣文公之屈辱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楚聞晉師起而江兵解然今年救而次年滅未有功也故胡傳責晉不能合諸侯以致討且大夫帥

師專伐著矣

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春公至自晉

著去國踰時之久也

夏逆婦姜于齊

婦者有姑之辭也不言夫人公自逆也春秋婦姜不言氏者二此與宣元年是也是時出姜有適姑聲姜在而賓成風以妾祖姑爲婦主陳氏曰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也

狄侵齊

大國如齊狄侵者四矣

秋楚人滅江

江近楚晉師既還楚師復出遂致滅耳晉之恥也

晉侯伐秦

報王官之役也然救江則遣大夫修怨則親行故書曰晉侯似褒而實貶元儒或以爲褒或以爲貶皆未明於比事屬辭之教

衞侯使甯俞來聘

善其睦隣不似孔達之伐霸主侵與國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哀姜以罪誅死義不可以入宗廟故僖公因此尊成風爲夫人妾母僭夫人自此始

己亥　襄王三十年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戶暗反）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亂倫甚矣篡弑君始於桓妾僭嫡始成風三綱墮廢非若求車殺母弟之爲小惡故皆不稱天以正其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小君者嫡夫人之稱風氏也成諡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召伯天子卿也天子無會葬之禮況妾母亂倫乎

故不稱天義同於前

夏公孫敖如晉

王使兩至不一報焉徙般殷於晉不待貶而惡自

見矣

秦人入鄀 鄀音若

秦以叛而入之後爲楚所并書人者貶之鄀微國

本在商密秦楚之界後遷南郡鄀縣

秋楚人滅六

商臣肆惡諸侯無正之者六皐陶後今在江南廬

州府六安州北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卒昭公易我立

庚子 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

春葬許僖公

不月國小禮不備而畧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孫季友如陳者再行父因其祖之舊好

假公室之聘而圖昬人臣營私公室之害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夏如陳秋如晉阿結强援爲三家僭竊之漸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呼官反公作讙

襄公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三家相繼出聘私交樹黨也

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蓋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

急於舉葬自後悼平昭頃皆以爲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晉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處父密言於襄公而易

之公不能謹而漏之襄公死射姑使續鞫居殺之

稱國以殺君與大夫皆不能以無責焉上書晉殺

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處父之死於射姑昭然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音梏

諸侯歲受朔於天子退而藏之祖廟朔告月於祖

廟退而班之百官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

猶祭於廟將已而不遂已是知其不可已而自不

能已也與猶三望猶繹之義不同彼可已而不已

此則幸其不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
獨此書不告月可見其常告也

辛丑十二年 襄王三七年

春公伐邾
公因晉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句公作朐

傳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後其地復入於邾雖曰私其母家猶有崇祀佃小之義文公則乘晉難而取之罪不可追矣

遂城郚 郚音吾

備邾難重勞民也郚魯邑今在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臣穀作壬臣

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以國亂故不葬高抑崇曰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畧

宋人殺其大夫

春秋稱人殺大夫者二此與八年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以見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殺之者衆抑以其人不足錄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茂奔秦 令力呈反 茂公作眜

趙盾始議求長君使先茂如秦終變其說秦人雖知其立靈公而欲以衆兵彊納公子雍以爭國秦固曲矣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之廢立其君也令狐今平陽府猗氏縣地

狄侵我西鄙

中國多事故狄人乘間肆横如此春秋葢深傷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晉大夫趙盾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趙盾柄政權始下移後乃尤而效之故於是盟斥晉大夫而不序諸侯若曰自此諸侯大夫班矣扈鄭地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冬徐伐莒

不書將帥貶而畧之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公穀作莅

莒爲徐所伐敖娶於莒故許其盟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備徐假公以濟私也

壬寅十三年 襄王三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徒本反

大夫專盟始此故特書名以譏之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有自來矣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顧城古衡雍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戎公作伊雒戎

壬午乙酉相去四日之間不書遂者受命於其君也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如京師奉公命以弔天王之喪也不至而復者中道而返已爲不赦之罪又懷橐中之行奔莒以從己氏文公不能誅此敬嬴所以私事之以殺嫡立庶

螽

灾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者階也司馬司城者官也司城卽司空宋武公名司空故改曰司城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紀綱不立政權紛亂故君臣不能相保殺其大夫中之司馬而大夫中之司城來奔宜昭公之卒死於弑也書官者春秋因事而見義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因司馬殺司城奔而書官則知列國之不書者僭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四　三原劉紹攽集註

文公

癸卯 頃王九年 元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以共葬事也先儒皆謂三年諒闇不稱王纂纂謂天子即位以後冢宰雖攝政未有不奉王命而行者愚謂此孔子筆法所繫蓋葬而求車求賻猶之可也至於用度之缺亦下求於諸侯天子不能正毛伯不能諫故不書王若毛伯之自求者然

夫人姜氏如齊

出姜齊昭公之女魯子叔姬所生生惡及視文公又娶於共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出姜有所不安故歸寧以愬於父母春秋書之爲十八年歸齊之張本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使卿共葬也

辛丑葬襄王

魯奔齊晉楚之喪而於天子之喪則使卿共之無王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克舉狐趙而抑先都等先都等殺先克君不能討而晉人殺之故稱人以殺以見國亂無政書大夫罪專殺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魯夫人多淫縱不告廟歸寧書至唯有此耳然非爲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乃十八年歸齊之張本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士穀事傳載之不詳劉原父謂先都士穀皆晉之强家求尊晉而不得怒而作亂殺其大夫先克君

不能討而晉人殺之故稱人以殺以見國亂無政書及者原其事之本末非論其事之輕重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趙盾爲政不能振霸國之威師及鄭而楚已因鄭公子而去晉遂不競而楚莊霸矣故大夫貶而書人

夏狄侵齊

狄不侵齊五年矣至是復肆其强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按周語伯陽父謂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春秋書地震者五不書震於某蓋魯地四五百里之間無所用其區別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

伐鄭而聘魯遠交近攻之意楚以禮來故爵其君而著其臣名非以其漸强而假以名號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音遂）

成風之殁至是六年矣始來歸襚何也是時秦與晉爲讎魯乃望國數與晉通恐爲之合諸侯故過時始至以結魯耳踰年遂即伐晉蓋亦遠交近攻

之計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文十二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是也

葬曹共公

甲辰　頃王二年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哀伯之孫文仲也子許嗣爲宣叔

夏秦伐晉

李厚菴曰自殺之後秦晉交兵是非曲直相互雖然晉遂不能制楚而楚益競秦爲之撓也使夷夏消長於是則春秋之所惡也是故於晉之敝於秦而楚乘間以得諸夏也則狄秦以見志其後河曲之戰又人之何也曰晉稱人故人秦且深貶者一而不再凡爲主者書及河曲之戰不書晉及亦猶惡秦焉耳

楚殺其大夫宜申

商臣弒君宜申爲工尹不能討賊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乃謀弒之非義也然不請於天子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專殺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汪德輔曰正月之上不繫王者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正月之比也聖人書法各有微意游夏不

能贊一辭謂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月不書王爲闕文豈未深考耶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新立故使内卿與魯盟以親諸侯然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内交盟王臣罪也故諱不書公女栗杜注地名闕

冬狄侵宋

狄肆横而無以懲之故連年侵伐如此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音同貉音麥）

將伐宋而不行故書次諸侯不從唯蔡與楚比故

皆書爵以見二君之親比爾厥貉在今河南陳州

項城縣

乙巳 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麇俱倫反公作圈

楚子書爵自椒來聘始矣麇微國今爲鄖陽府治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筐作匡

晉謀諸侯之從楚使次卿爲會諸國莫至魯獨遣

彭生如會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彭生叔牙孫承

筐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

秋曹伯來朝

曹文公卽位相見諸侯世相朝禮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魯聘宋始此

狄侵齊

高抑崇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強如此所以

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防風氏之後漆姓連年肆暴諸侯莫能制得臣

一舉而勝之孰謂魯弱不足振哉由無自強之志

耳不言帥師者將尊而師少也鹹魯地

丙午 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左傳謂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

之故書曰郕伯夫許叔入許不稱許男衛武盟踐

土止稱衛子安有竊地之臣子而予之以爵君在

而世子擅其位亦予之以其君之尊稱者哉劉原

父云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卽位而不能自

安遂出奔此乃眞郕伯矣其初卽位日淺或謂之

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杞伯來朝

范武子曰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左氏因杞伯來朝與子

叔姬卒相連遂以叔姬爲伯姬所求之婦以不繫

杞爲出而見絕者誤也書子二傳皆以爲同母妹

夏楚人圍巢

書曰巢伯來朝蓋古諸侯也楚取爲屬邑後爲吳

所滅小國之困於強暴如此巢今江南廬州府巢
城縣西巢湖

秋滕子來朝

滕昭公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九年秦將伐晉先歸僖公成風之襚今將戰河曲
先爲西乞術之聘書之所以罷之然歸襚稱秦人
來聘稱秦伯是亦漸進之也先儒皆以爲賢誤矣

冬十有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自殺至此凡六交

兵晉疲於西楚得乘間以窮小國病天下耳修怨
逞殘故皆貶而人之穀梁以不書及爲畧之程子
謂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者是也
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

黃若晦曰城其國邑宜無待於帥師也行父帥師
以城諸鄆何也歎於義也案莊二十九年城諸及
防則知諸魯地也襄二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
臺季孫宿帥師救臺遂入鄆則知鄆莒邑也莒邑
而魯城之是城非其所有之地也城非其所有而
慮莒必爭於是乎將兵以往焉故曰歎於義也鄆
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

丁未 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不書葬不會也

邾子蘧蒢卒 蘧其俱反 蒢丈居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正月不雨至於七月可知八月雨矣何爲不見於
經蓋旱之爲災多在於夏僖三年書六月雨及時

也此不書八月雨後時也聖筆之謹嚴如此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音泰

世室先儒皆以爲伯禽之廟蓋魯祖周公故周公
曰大廟伯禽曰大室世大二字通用如世子作大
子世叔作大叔是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
無壞道也而竟至於壞蓋必簡慢宗廟使至傾頹
此屬辭而可知者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會下公無公字

公往朝晉衛成南困於楚北偪於狄久不預盟會
矣聞公適晉要之於沓求通晉也沓杜注地闕

狄侵衛

衛成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暴如此霸業衰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還上公穀無公字

高抑崇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沓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求會棐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棐鄭地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

戊申頃王六年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家則堂曰是歲頃王崩以不赴而不臨不賻不奔春秋不書著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公至自晉

冬初如晉春初始反見公之怠於王而恭於晉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卽叔仲彭生也文公七年伐邾取須句又城郚以備之至是公如晉踰年而反邾人伺其隙而伐之不知公之既至叔彭生帥師伐之兩國果於報怨春秋所以交責之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是爲昭公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盟于新城

是時霸業不修楚莊方立有蠶食諸侯之志天下之望晉伯亟矣故趙盾雖以大夫合諸侯實有益於天下是以春秋書之與齊幽之盟同新城宋地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西南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音佩

孛者邪亂之氣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黃東發

曰唐李淳風始算孛行度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晉齊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

公至自晉

公勤於事霸如此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側其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之乃還大夫秦不正以奔

正其罪著矣書曰晉人所以貶之其曰弗克納善
邾人之守義亦以見盾雖失之於初猶能得之於
末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廢命奔莒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
許之書卒爲歸喪張本亦以見典型之壞有罪與
無罪等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趙木訥曰春秋書弑未踰年者二晉之奚齊與齊
之舍是也奚齊書弑其君之子而舍書君是乃春

秋之法也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國人不
君也故以君之子書舍齊之嫡長昭公卒國固其
國也雖未踰年齊人君之矣故以君書春秋於此
誠輕重之權衡也

宋子哀來奔

宋哀宋大夫也知宋將亂而去之先儒皆美其見
幾而作左氏以書字爲貴之獨家則堂議其臨難
自免夫使難已作而去之則不免於爲臣不忠乃
杵臼之弑在十六年哀之來在十四年相距三歲
家氏之論刻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單音善

單伯見於莊元年此蓋其子若孫而襲其世稱者
也如齊啗叔姬齊人意欲辱魯故執之書以志齊
亂也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君舍之母商人弑其君執其母王法
不行天倫絶矣齊國之人無能討之者均有罪焉
故書曰齊人

己巳 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將因晉以請齊魯之不克自
振如此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戶化反

華孫華耦也前曰子哀來奔以不義昭公而出宋
蓋疑子哀間宋魯之好故因是而求盟其君未有
成命其臣以權出而行之故不稱使齊高子楚屈
完者是也書官者能其官也然春秋因事見義宋
爲王者之後得以備官終春秋之世唯宋書官而
已他國皆僭故無聞焉

夏曹伯來朝

纔四年而又朝非諸侯五年再相朝之禮矣況不朝天子而朝諸侯乎故凡書朝者皆譏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仲孫也大夫喪還不書先儒皆謂善其子惠叔毀請於朝余謂非也敖有罪獲赦魯之典型廢矣此三家所以日强也故譏而書之事無專使則書人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是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抑崇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

作義巳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大夫歸未有書至者單伯被執而反故以至書國體所係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背晉即楚而晉伐之蔡受伐不服而晉入之故先伐而後言入非即入可知所以兼惡蔡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商人弒君執母又執我命大夫復怙逆以伐人春秋書此所以著亂臣賊子之暴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杜元凱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晉侯將伐齊受賂而止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書曰齊人亂辭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音孚

扈之盟諸侯受賂而止故商人益肆其暴曹魯之與國而朝於魯故遂伐之入郛幾乎入國甚之矣

周匡王二年戊申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程子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每月必聽政因朝於廟也公以疾詐齊故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春秋不用昭公

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
不視朔以見公之怠於政事不自今日有疾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公作犀丘穀作師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故盟于郪丘朔不視盟
會不親行此公室所以日卑也春秋蓋深傷之郪
丘齊地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境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母聲姜也
毀泉臺
泉臺郎臺也有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故毀之譏其

勞民而迷民以怪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强暴滅人之國而秦人助之罪則均矣故俱貶
而人之庸在今鄖陽府竹山縣東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處臼
昭公無道國人利公子鮑之惠奉而欲立之因昭
公田孟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春秋弑君稱人者
三此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襄三十一年莒
人弑其君密州是也當時赴告必有所諉其罪大
都微者當之也夫子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

聞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辭故書曰人執政任事
之臣不能辭其罪矣
辛亥匡王三年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此晉荀林父與列國之卿欲行天討而伐宋也先
儒皆以釋賊成亂故貶不書卿啖氏謂不命之卿
例書人非貶也夫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豈皆
命卿乎啖說非也彙纂又謂釋賊之罪當貶於釋
賊不討之日不當預貶於帥師討賊之時不知是
時政在大夫釋賊者諸卿也卽會扈之諸侯亦爲

諸卿所脅而中止故當貶於此時先儒之說是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
文公之母九月而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郪丘之盟未幾齊復來伐以魯專事晉也自盟于
穀乃專事齊故不與扈之會
諸侯會于扈
晉侯欲平宋何以中止蓋制於强臣耳故前既貶
諸卿此復畧諸侯而不序所以深傷之也
秋公至自穀

苟免齊難而已書至者危之

冬公子遂如齊

畏齊伐也然政在遂矣

匡王四年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正也文公在位十八年怠於政事魯之衰自此始

秦伯罃卒

秦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固簒弒之賊然齊人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三年矣故書曰齊人弒其君以誅亂賊之黨義見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公子遂當僖公之世入杞伐邾已得兵權文公即位遂執魯國之政至是將弒君挾得臣同往結援强隣以定弒立之計故上書如齊繼書子卒聖人之誅亂賊者至矣

冬十月子卒

子赤也諸侯在喪之稱不曰以其未成君稍畧之耳胡氏居仁曰內不書弒者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誅可見矣此聖人言外意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上書子卒繼書夫人歸于齊則夫人之見害於權奸可知也李厚菴曰婦人嫁曰歸故常事歸寧則內夫人曰如適外之女曰來不言歸也姜氏無罪不容於魯而去言孫則非惡言如則不還故取歸寧之歸為義而變文以書之

季孫行父如齊

前後如齊三人實與謀弒立之計據實書之所以惡齊也而三人之罪實不可逭矣

莒弒其君庶其

弒君稱國者四此與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昭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是也必弒君者當國國人皆逆賊之黨故無能以名氏告者稱國以弒當國執政之臣不能逃其罪矣

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 匡王五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弑君不言卽位宣公與聞乎弑而行卽位之禮故書法與桓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石徂徠曰翬弑隱公遂殺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

異辭　此穆姜也齊惠公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以者左右之也夫人非大夫所得以遂弑君立簒結援强齊書以所以誅遂也婦者有姑之辭春秋婦姜不言氏者二此與文四年是也葢皆以妾姑主昏逆婦之日特不稱氏使不得與適姑逆婦同文以明妾母僭竊之非禮也但文四年不言夫人公自逆也此書夫人者卿爲君逆臣子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以拜婚之禮行納賂之事請列於會葢春秋時諸侯立之不以其道苟得一預諸侯之會則他不得復討其罪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

秦晉戰於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趙盾當國庇穿而獨放下軍佐胥臣之子胥甲弑君之謀兆於此矣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也不去官著其專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惠魯宣皆以簒得位魯復恃齊之强以求庇耳故納賂而爲此會平州齊地今山東濟南府萊蕪

縣西有平州城

公子遂如齊

如齊拜成也再書於策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杜注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嗚呼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亂臣賊子以利自固前後一轍書曰取而貪利成亂之罪著矣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故曰齊人

秋邾子來朝

因宣公之立而求成焉小國之畏大國如此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人鄭者罪其從楚也陳止齋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救宋有不善者也傳稱師救陳宋經不言宋蓋宋負弒君大惡不當救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上書趙盾帥師此但書晉師則知師晉師者趙盾也此自行文常例先儒多謂君不會大夫之辭獨不思新城之盟固以晉趙盾列數諸侯之下乎棐林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東二十五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於秦而反伐其與國此穿之謬計也彙纂以崇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晉不應深入至此公羊以崇作柳在華陰縣東今俗名柳子地近於晉當以公羊爲是

晉人宋人伐鄭

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三國不復至矣伐鄭本以救宋故再與宋連兵

（甲寅匡王六年）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而曰及主之者也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爲主例之常也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皆言帥師大棘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又寧陵縣西南有大棘城亦與睢近

秦師伐晉

河曲之戰七年矣至是因侵崇而有報怨之師此趙穿之謬計曲在於晉故秦得稱師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元凱曰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皐公作獋）

弒君者穿主弒者盾也盾能討穿司馬昭能討賈充則可免弒君之罪矣此春秋之義也朱子綱目知之歐陽氏未之知也今律謀殺人以主謀者爲

首即是此意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巳定王元年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此魯宣除喪始郊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乃天示之譴也魯僭郊禮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始書

猶三望

三望泰山河海也天子四望魯殺其一然郊禮既廢望祭亦不當舉

葬匡王

胡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戶門反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逼近王城楚子伐之窺周室也故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夏楚人侵鄭

著楚之暴横諸夏書人書侵者貶之

秋赤狄侵齊

張元德謂赤狄白狄俗尚白衣赤衣也在洺州余氏光謂赤狄隗姓別爲一種在山西潞州以北即右黎國按赤狄屢年侵齊若在潞州以北豈能越晉而謀齊張氏謂在洺州者是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故宋師圍曹以報武氏之亂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穆公作繆）

歸生將不利於嗣君速葬而禮不備故不月以示義

丙辰定王二年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平者心不偏黨之謂郯莒相怨而郯乃魯婚姻之國公爲郯平莒未出於公故挾齊以爲重宜莒之不服也齊不伐公獨伐之無道甚矣郯今山東兗州府郯城縣向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

秦伯稻卒

家則堂謂秦之卒葬或名或不名或葬或不葬秦不吉史闕書也余謂秦自歸成風之賵以來數通

聘問豈有不告之理葢以其黨楚而撓晉伯以致諸夏多事泰之罪也故畧其名與葬以示貶此聖人之筆削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公子宋首謀弒逆歸生懼譖而從命春秋定爲首惡以其位爲上卿久執大權况宋欲弒而不敢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也故以爲首惡

赤狄侵齊

以齊之大狄屢侵之齊之不克自振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以簒得國故謹事大國以自固屢書於冊而齊人黨惡之罪亦不可掩矣

冬楚子伐鄭

前年書人書侵以鄭無可伐之道故書侵以著楚之暴此年鄭弒其君人人得而誅之故書爵書伐以正其罪聖人一字不苟如此

丁巳　定王三年　五年

春公如齊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以諸侯而昏大夫辱身毀列可恥甚矣

夏公至自齊

經雖不書止公之事然踰時始返比事觀之其實亦可見矣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子叔姬宣公同母姊妹高固脅而求昏又以大夫伉禮於國君魯之辱大矣

叔孫得臣卒

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爲宣伯不日者何邵公謂不能止仲遂逆謀是也或纂疑仲遂身爲逆者其卒

何以書日余按仲遂之卒在垂書日所以著遂之廢君命也不可與得臣一例而論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按禮女嫁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高固躬至非禮也叔姬歸寧亦無男女竝行之禮故書以譏之

楚人伐鄭

楚不能討其弒君之罪惟以服楚爲事故前伐書爵此伐書人然鄭實有可伐之道故不書侵

戊午　定王四年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背晉即楚亦以救陳之無功故也故書侵以貶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程子曰螽蝗也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

冬十月

己巳 定王五年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宣公以篡立之故事齊而外晉衛成睦於晉爲晉

求魯使良夫來聘故冬遂同黑壤之會

夏公會齊侯伐萊

齊欲伐之公往助之故曰會萊小國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

秋公至自伐萊

萊不爲魯患而欲至於魯廟徒以著魯之服役於齊而已

大旱

汪德輔曰旱之爲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則旱災應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之會晉以不朝聘之故止公不見以賂免焉春秋諱而不書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有黑嶺

庚午 定王六年 八年

春公至自會

此特書至以公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遂言至黃而下書卒則知有疾而返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以疾還非禮也與公孫敖不至

而復同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大音泰

有事者時饗之常禮也以仲遂之卒而書叔仲季三家爲患魯國故於友之卒書季得臣之卒書叔遂之卒書仲以著其世氏之禍仲遂身爲逆首其死也諱而書之既以見遂之廢命亦以見魯之失賊聖人之意深矣垂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平陰縣境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祭之明日享賓也萬文武二舞之總名籥管也

萬入去籥者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檀弓云卿卒不繹遂雖爲逆首然旣爲國卿卒而猶繹非所以待大臣之禮呂黎云春秋書王法不於其人身如此之類卒而猶繹典禮不合春秋爲禮書非爲仲遂書也昭十五年叔弓卒與此同義萬入去籥亦非事神之誠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作熊氏

汪德輔曰春秋旣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爲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旣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

爲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於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役書及姜戎此與白狄伐秦不復書及界晉也秦晉爭伐不已而楚勢成矣繼書滅舒蓼亦比事屬詞法

楚人滅舒蓼 公作舒鄝

中原多故蠻方得以肆其侵暴矣蓼皐陶庭堅之後爲羣舒之一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者是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食之既者三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公穀作頃熊

葬以小君僭也魯之君臣皆不能無責焉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及葬而雨也蓋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卽土喪事有進無退故次日卽葬胡傳以爲著咎徵者是

城平陽

先儒皆以爲備晉也平陽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

楚師伐陳

以從晉故晉不能救後復事楚汪德輔曰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强而傷晉伯之不振也

辛酉 定王九年 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明復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强齊公之無哀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魯大夫未有無事而如京師者左氏謂王使來徵聘君朝於齊而臣聘於周不亦深可慨乎

齊侯伐萊

萊小國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滅於襄六年齊不報狄而陵萊可慨也夫

秋取根牟

內諱滅故書取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是

根牟東夷國在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也不日國小禮不備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合諸侯于扈葢會以求陳陳不至於是荀林父并將諸侯之師以伐之故書之無貶詞扈鄭地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於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

宋人圍滕

滕有喪宋因而圍之故書人以示貶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家則堂曰五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不書今書救何也曰楚之初伐鄭也人謂之討弒君者既而但欲鄭之歸己故許之以救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公穀作泄冶音也

陳靈公淫於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洩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乃陳亡之本也先儒執書名之例多為不滿之說獨不思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且然況大夫乎孔父仇牧荀息皆名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六　三原劉紹攽集註

宣公

壬戌 定王八年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四朝齊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內失地不書我納於彼而非力取旋復歸者則書之濟西田及讙闡是也歸讙及闡不言我旋取旋歸之詞也金氏賢曰曰歸非善齊也蓋亦以著其取之之罪曰我非予魯也蓋亦以著其賂之之非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己巳齊侯元卒

齊惠公

齊崔氏出奔衛

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左氏謂卽崔杼考崔杼之弒在襄二十五年距是五十有一年恐別是一崔氏也書以見世卿之強今日雖逐之異日尚能反國而為禍可不戒歟

公如齊

如齊奔喪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徵舒弒君書其名氏以正亂賊之罪此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者也

六月宋師伐滕

胡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魯缺於天子而厚於强國如此又以見强臣之外結大邦內逢君惡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晉不庇鄭而從楚率三國以爭之鄭何罪焉故書人以貶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也汪德輔曰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倒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蘱

文十三年傳稱邾遷於繹取繹是滅邾矣繹與嶧通今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詩曰保有鳧繹蓋邾魯二國之境

大水

張元德曰陰勝陽徵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以頃王立而往歸父以取繹之故其父又弑齊甥而立宣公畏齊之討故致卑屈效恭順焉書以誅姦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齊侯忘哀思而結權好故書使以惡其即吉之速

饑

五穀不成曰饑大水之故也

楚子伐鄭

是歲鄭即楚故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皆畧而不書

癸亥 定王九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陵

陳鄭所恃者晉晉不足以庇之故背晉即楚楚莊合二國為盟欲討夏徵舒也是以楚子先序而無貶辭辰陵陳地今開封府陳州西南四十里有辰陵亭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恃晉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是時楚盟辰陵諸侯所宜警心也不知自修而挾强陵弱罪可知矣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才端反

欑函狄地晉景就彼往會其卑甚矣況是時楚盟辰陵齊魯伐莒皆置之不問而汲汲狄人之是會霸圖安在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程子曰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丁亥楚子入陳

邵二泉曰誅惡者衆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國者一人之私心故曰楚子楚子有欲取之心焉故曰入楚人既得則無事於入矣其入也何為哉然卒不取也故不曰取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

納者內弗受而强致之也二子導君以淫卒致弑

亡之禍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始二子許以陳從楚歟

甲子定王十年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傳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葢賊不討必其人尚居要路不以君禮葬之安得而書葬徵舒旣爲楚討陳之臣子得以禮葬其君故得書葬不可執一而論也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楚子圍鄭

鄭自此從楚至成五年蟲牢之會方從晉左傳謂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退三十里與之盟家則堂謂是時晉師已起楚子聞而亟去非得鄭而不取也其說亦是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弼

鄭自春被圍今六月而後救緩不及事故不書救而書及猶曰荀林父爲志乎此戰也云爾先穀趙旃實敗晉師獨書林父責元帥也城濮之戰主楚師者得臣也先書楚人繼書殺得臣則知楚人卽得臣也邲之戰主晉師者林父也繼殺先穀若不書林父則幾疑先穀爲主兵矣故二戰書法不同

李厚菴謂得臣避晉侯故稱人林父不避楚子故稱名非也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狥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而誅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也上書勝邲此書滅蕭葢晉霸已衰

楚勢益横易子析骸之禍已兆於此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然皆以大夫主之不足結信未幾而宋師伐陳衛人救陳矣清丘衛地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黄若晦曰陳附楚者也宋以清丘之盟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

乙丑定王十一年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以不肯平之憾也書師者罪其勤大衆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張元德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力强侯國由此致伐稟纂曰是時盟會征伐皆不自行而政在大夫是以不競於楚聖人屢書楚子以見其親涖行間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穀作穀音同
先穀敗邲固有罪矣然不請於天子故稱國以殺

罪其專也
丙辰 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衛穆叛淸丘之盟背晉而與楚今將復歸於晉故殺孔達以說之與刺公子買之事同稱國以殺罪其專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家則堂曰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畏懦不出此自將伐鄭雖無能爲猶書晉侯嘉其稍能自强

耳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宋不屈繼之以圍春秋屢書於冊罪楚之暴責晉之不能救也
葬曹文公
不月畧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父子事齊齊侯樂之故屈君之尊而下與之會
丁卯 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魯與宋隣宋人見圍故魯人恐而往會朱子曰歸父會楚宋及楚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二王之罪人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在大夫故書曰人外平不書然天下自此有南北之勢故謹書之於以見列國之無霸荆楚之暴橫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子爵乃赤狄內之一種也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陸伯冲曰啖氏助云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矣然自致滅亡之道則異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奔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絕也隨而歸則名之言其位必絕也

秦人伐晉

秦晉久不交兵矣乘其畧狄土而闚其虛也故有

此役書人者貶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生殺天子之柄王孫蘇與毛伯召伯爭政使王札子矯王命以殺之罪孰大焉定王不能討周益衰矣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

秋螽

張元德曰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公羊作牟婁）

高固在無婁仲孫蔑候之於途謟事外臣以結強援此三家之所以專魯也直書以貶之無婁杞地即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

初稅畝

杜元凱謂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朱子從之胡傳從公穀以為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審如是不得謂之十而取一矣故以朱子為是

冬蝝生（蝝悅全反）

王彥光曰蝝螽之子爾雅謂之蝮蜪說者以為螽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蝝曰蝮蜪皆蝗屬

饑

螽蝝之所致春秋書饑者凶荒之甚也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內之二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書及所以別二族也晉不得志於楚而貪於拓地故橫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書人者貶之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即故留吁國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 火公穀作災）

成周東周今之洛陽言宣榭則疑魯言京師則不

親故舉國號以書宣榭宣王之榭講武之屋也左
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秋郯伯姬來歸
來歸出也夫婦人倫之首內女見出故書以志變
譏父母之失教吳草廬曰常事不書故歸郯不書
冬大有年
先儒皆以宣公不道不應有豐年之報謂之紀異
按盈虛循環遞爲消長宣公之世稅重民困饑饉
屢臻若非大有則人類滅矣春秋書此所以憫魯
民而幸之豈必曰紀異而後志乎

己巳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季明德曰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弔焉
見魯亦與楚通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音短
彙纂曰諸傳以爲謀齊穀梁以爲外楚考其情事

二說並可用也宋楚既平南風方競曹衛適當其
衝晉爲盟主合諸侯以共議之則外楚者其本謀
也郤克徵會而齊侯不至僅使國大夫如會晉人
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舉亦即於此盟定其謀也斷
道晉地在今山西沁州東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
叔肸公母弟也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春
秋義之故書其卒不然非大夫不書卒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不與諸侯之會而伐之也衛之世子代父掌兵
非宜也故書名
公伐杞
宣公之立杞未嘗來朝故伐之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音牆鄫穀作繒
先儒以戕爲支解節斷之邾文公嘗鬮鄫子蓋世
讎也言於鄫者刺鄫無守備也邾稱人蓋邾子而
惡之使果微者則當書盜殺鄫子矣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何邵公曰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公雖終於正寢然魯君自是失政制於三家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魯境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

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李厚菴曰箴尹克黃則君在也安得與歸父同例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命可逃乎君死則殺之者三桓也可以無死一死傷勇矣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七　三原劉紹攽集註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故以無冰爲異

三月作丘甲

按左氏爲齊難故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之民五百餘家賦車一乘每

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七家共出一人爾今作丘甲是一丘出一甲幾於人盡兵矣乘有甲士故云甲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臧孫辰子齊怨成矣故汲汲求援於晉然以大夫而盟諸侯權移於下亂亡所從始也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貿戎

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不言戰莫之敢敵也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爲文茅戎戎之別種

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界

冬十月

甲午定王十八年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絶齊而與晉盟齊遂卽楚而伐我自齊懿公之後兵不加魯者二十年書曰齊侯目其人而貶之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彙纂曰新築之戰說者以爲衛伐齊也或又謂新

築衛地戰于衛則齊伐衛也考其情事葢衛與侵齊之師尚在衛之封內而齊旣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遇於新築而戰爾良夫喪師辱國故以之主戰而書及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郤去逆反首公穀作手鞌音安）

四卿帥師魯之權移於私門公家之禍所由始也

彙纂曰戰齊于鞌諸大夫與大衆以雪一笑之恥故說者多以爲忿兵然是時楚氛孔熾齊以東方之大國亦與楚通矣晉將復與霸業若不得齊則魯衛曹邾皆有依違觀望之意故盟于斷道謀楚卽以謀齊及袁婁旣盟而齊不背晉者二十餘年楚亦少歛其鋒晉人世伯之緒賴以不墜則鞌之戰亦安可少哉鞌齊地華不注在濟南城北則鞌卽古之歷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國佐受成命於君欲以賂免非專盟也故不曰來盟而曰如師不曰國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

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內辭矣且以見實追及而盟之也張元德曰臨淄縣西有袁婁穀梁以爲去國五十里鞌去國五百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文公

庚寅衛侯速卒

衛穆公

取汶陽田（汶音問）

汶陽魯田爲齊所侵一反於曹沬之盟再復於鞌之戰杜元凱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

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鄭從楚而伐衛衰直書以罪之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吳草廬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爲名加兵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侯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没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
按凡會外大夫不書公此獨書公者三家之執國命久矣盟會征伐專之久矣獨是役也臧孫不行孟氏請賂故特書公見三家之畏而不前憂貽

君父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齊爲晉所敗導楚以來諸侯懼而從之故晉獨不與盟諸國皆卿大夫惟公在焉故人之諱也不没公者深著魯大夫之畏楚不前憂貽君父也楚秦在諸侯上以強大相先也所以悼周綱之不立者至矣
癸酉定王十九年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討邲之役也四國書爵序晉爲首褒之也鄭敗晉師削而不書所以尊諸侯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六月而葬
二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無功危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三日哭知所哀而哀也高抑崇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弑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

春秋志此示有天道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
夏公如晉
除喪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則許固鄭之蔽也乃怒其不事己連年伐之豈非自撤其蔽乎
公至自晉
春秋諸侯知有霸而不知有王故於其至必謹書

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故圍之凡内自圍者皆叛邑圍鄆圍成圍費圍郈是也棘今肥鄉縣地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反公作將穀作牆咎音羔）

廧咎如赤狄別種晉常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此又欲殄滅之耳屢書以罪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此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是二臣兩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也十一年郤犨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皆同

鄭伐許

許爲鄭蔽一歲再伐春秋惡其暴且譏其無知也故書法與狄同

甲戌　定王二十年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聘魯始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杜元凱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爲武仲

公如晉

公嘗卽楚故内自懼而屢如晉以求悅也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襄公以弟代兄意其嗣子有爭故汲汲

於卽位治葬

秋公至自晉

晉侯見公不敬公歸而謀卽楚春秋備書其至所以貶之

冬城鄆（鄆公作運）

鄆者汶陽之一邑書城譏勞民也

鄭伯伐許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乙亥　定王二十一年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趙木訥曰內女見出有歸之者有自歸者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首作秀）

穀齊地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饋之非禮也

梁山崩

梁山在韓韓滅於晉其地爲晉而不繫之晉山崩川竭天地不爲一國而示變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即今陝西同州韓城縣

秋大水

不繫之地魯地四五百里之間有則俱有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

鄭服也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蟲牢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

丙子　簡王元年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之勤於事霸怠於事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以武宮爲武軍先儒皆從公羊爲武公之宮觀季孫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因爲之立煬宮豈鞌之戰季孫行父亦有請於武公故爲之立武宮歟武公伯禽九世孫敖在宣王時佐王師有功謚之曰武煬公武公之六世祖親盡皆不當立

取鄟（鄟音專）

附庸國也內諱滅書取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其辭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懼而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肸子事霸之勤也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使之也然宋實與蟲牢之盟今一辭會命衛伐之繼之以魯暴亦甚矣故皆書侵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以爲賀還也趙木訥謂魯疑晉以宋爲未服而罪魯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服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

書救者莫不善之

丁丑簡王二年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音奚

孫炎曰鼷鼠如鼠狠鄭夾漈謂草鼠而微黃將祭之犧皆繫於牢設福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食之免牛所以免郊也卜日後而免則曰牛

吳伐郯 郯音談

吳本子爵至壽夢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惡其僭號故以國舉如狄焉

夏六月曹伯來朝

曹宣公

不郊猶三望

高抑崇曰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葢有惑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王彦光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爲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爲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衞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馬陵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

公至自會

高抑崇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乘楚伐鄭而入之州來楚邑在今江南壽州北三十里

冬大雩

傳例得雨曰雩若此年雩不得雨則必書旱

衞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之子衞定公惡林父故逐之亡七年特晉反衞値衞衎不能君稱兵逐之立所善之公子

卒入戚以叛爲衛患者四十年書曰奔晉罪晉之
納逆也不書公逐之譏衛之不能制强臣也

戊寅 簡王三年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鞌之戰齊師大敗晉侯
使反其侵地至是齊服事晉復使還之書爵書使
譏晉之予奪非義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也許崧老曰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
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託聘之名而自逆其婦書曰如所以誅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楊氏士勛曰納幣不書其經之所書者三莊公以
非禮書一也公子遂以喪錄二也此爲賢伯姬三
也李厚菴曰史例有詳畧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
後皆以人之賢否殊殺其辭也伯姬有賢行舊史
盖錄之獨詳故聖人因之欲厚伯姬不得不書伯
姬之歸書伯姬之歸不得不書其始皆緣末錄本
之義也必皆以爲譏非禮過矣㬋微事猶書之況
納幣乎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通於趙莊姬同括放之於齊莊姬譖其將爲
亂晉侯殺之非其罪也又不請於天子故稱國以
殺以著其專史記載此事與左傳異又有屠岸賈
公孫杵臼諸人孔仲達以爲馬遷妄說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成公初立非有勤王之績輒使錫之志濫賞也天

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
六稱天子者一先儒皆謂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無所區別夫春秋斷自聖人字字謹嚴故游夏不
能贊一詞若隨便記寫賢者皆能爲之何謂其義
則丘竊取之乎是蓋有深意焉何邵公曰仁義合
者稱王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胡康侯曰臨諸
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今即其說考之春秋三
書錫命始錫於桓公則去天稱王見其寵逆背天
也繼錫於文公則稱天王爲諸侯嚴堂廉之分也
終錫於成公則稱天子是時周室益微非天下所

歸往不復能臨諸侯獨存其爵猶爲天下之共主耳故稱天子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有天子之位者必能恩育斯民然後天下歸往奉以爲君長耳其義正與何氏之說相同是天子天王原有區別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爲杞所出猶書杞者所以別於未嫁之女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伐郯晉不能救及其已成而伐之不義甚矣

衛人來媵

媵共姬也媵者何諸侯有三婦嫡夫人行則姪娣從姪娣者同姓之國之妾所出者也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春秋詳錄之賢伯姬也先儒以爲譏者非矣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八

三原劉紹攽集註

成公

己卯四年簡王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彙纂曰左氏謂魯請於杞公羊謂杞爲魯脅二說似異而實相同也叔姬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爲請杞人恐得罪於魯雖非所願亦屈意而從之則以爲脅而歸之也亦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謂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家則堂曰自始至成禮七見經貴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公羊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晉人來媵

古者庶女不爲夫人故必擇賢小君而求媵焉伯
姬之賢聞於同姓故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怒及鄭伯來朝
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書執書伐著
其暴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鄭會楚則執而伐之莒困於兵則莫之恤晉政不

可問矣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於晉故秉間而伐之秦書人貶其黨楚也
鄭人圍許
高抑崇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
城中城
中城東海地懼楚而城之此閏月在十一月之後
十二月之前故左傳以爲書時
庚辰 簡王五年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使之也受大國之命輕用其師故皆書侵將兵
非所以愛弟故直書以譏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吳草廬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
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
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
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
焉

齊人來媵
三國來媵齊又異姓均非禮也春秋備錄因以賢
伯姬亦以見其失禮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反)
秋七月公如晉
葬晉侯也爲晉人所執故不書葬
冬十月
公羊經無此三字而左穀有之則傳公羊者必文
之闕字之誤也若桓四年不書秋冬三傳皆同則
必有說矣

【辛巳】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尺由反公作州後同

郤犨郤克從父兄弟公留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旣反而使大夫盟之辱公甚矣故諱不書公

夏季孫行父如晉

按左氏報聘且涖盟也豈復有德晉之心哉畏其威而謟事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先儒皆謂受晉之辱而改事齊

冬十月

【壬午】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與伯與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晉敢受逋逃之臣其罪著矣周畿內之國公之食邑書曰周公出奔晉葢言自其食邑而出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公作沙澤杜注地闕

瑣澤之會經書魯與晉衛而不及鄭伯傳稱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先儒多疑之呂樸卿謂爲伐秦起文今年會而明年乞師比事觀之可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杜注地闕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晉報九年之役故此敗狄而明年伐秦

冬十月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錡魚綺反

將伐秦也不以王命與諸侯師雖晉之大亦書曰乞

三月公如京師

公從晉命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本意非朝王也故書曰如而不曰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遂會晉侯以見伐秦者晉命非王命也又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不爲朝王也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明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甲申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渠丘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至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書曰自晉歸于衛罪晉之黨惡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夫人齊姜齊頃公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稱婦者宣公夫人穆姜尚存也穀梁謂譏不親迎程子謂親迎者迎於所館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然以者左右之也夫人非大夫所得以書以見僑如之專而穆姜之亂兆於此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秦桓公不日不名畧之也

乙酉 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公羊謂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使嬰齊後之是弟爲兄後也何邵公謂弟無後兄之義孫莘老因謂魯命嬰齊後仲遂故曰仲嬰齊非爲歸父後也先儒多從之槩之以氏所以著仲叔季之爲害於魯也與季友仲遂叔孫得臣同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

將討曹伯也理宜先執而後盟今既盟而執故書同盟以譏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作歸之于

十三年曹伯卒於師負芻殺太子自立諸侯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非禮也歸於京師禮也故晉得書爵春秋執國君者九皆人之唯此與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皆稱爵以其爲霸討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

楚子伐鄭

爲伐許也書楚子見其親涖行閒不似列國之權移大夫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卽葬必嗣子幼弱恐有他變急於襄事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如左氏則華元未至晉耳安得言自晉歸於宋哉

公羊註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咎其九反 鰌音秋）

是時吳楚兩成晉旣抗楚不得不結吳以奪楚援故有鍾離之會吳夷狄也以號舉故殊會之此與襄五年會善道襄十四年會向皆是鍾離楚邑今江南鳳陽府臨淮縣

許遷于葉（葉舒涉反）

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爲鄭所滅以大陵小春秋傷之

丙戌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成冰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文公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國小而畧

之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附楚故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反）

將與鄭楚戰也非王命故書乞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音偃 鄭地）

日事遇晦朔則書晦朔以爲歷數之證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泓之戰宋公傷股而但言師敗績諱

中國也此書楚子敗績外夷狄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罪專殺也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子反柏舉之敗囊瓦遁刑而奔鄭然則楚所以强者賞罰行於將帥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不及鄢陵之戰且譖於叔孫僑如故不見公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黑壤是矣沙隨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

公至自會
公雖不與會然實以會往故以會至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王臣會伐始此晉厲假天子以威諸侯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篡立法所當誅天王舍之春秋所譏也不名者王不黜之未失位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音條晉地
舍之者寘之也僑如之譖故貶而書人執未有該舍之者書舍之于苕丘見其不在晉都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故僑如懼而出奔魯不能誅政安在哉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故不言釋春秋之文簡而明如此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往而以會致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偃鉏二公子公庶弟也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以視舜之待象為何如哉故直書以譏之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晉命也春秋為人役者皆書侵以貶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尹子尹武公單子單襄公皆王卿士此晉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

卽會伐之諸侯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諸侯方欲伐鄭楚救已至諸侯畏而還故不以伐

至而以會至見諸侯之未嘗致伐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以疑見逐也經於出奔者皆以自奔爲文然非有

逐之者何爲而奔雖不言逐而逐在其中矣所以

傷國之無政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者不卜而强用之也九月亦非其時直書以

譏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也非王師皆書乞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三假王命也然晉厲無服人之德鄭卒不服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乞師而會故以伐鄭致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脤杜注闕公作貍軫穀作蜃

嬰齊從伐鄭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定公也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厲公聽胥童長魚矯之譖一朝殺三卿自禍之道

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吳而不設備爲楚所滅

戊子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童雖道君爲亂然不請命而專殺之故稱國以殺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弑君者欒書中行偃也稱國以弑穀梁以爲君惡

甚晉厲之惡不加於晉靈靈之弑書曰趙盾厲之

弑不以人而以國蓋靈公時有董狐直筆故宣子

受惡而難辭厲公無良史其赴告列國必不實指

其人故稱國以弑以明當國大臣之所爲也其罪

不可逭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佐雖專殺慶克據盧以抗君然其心則爲君正家

法也且不請於天子而殺之故稱國以殺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莊納寗行父於陳二子力不足以自還故書楚納魚石實致楚師而力足以叛故以自入爲文入者甚逆之辭也彭城宋邑今爲徐州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朝始至聘使即來晉悼之有禮也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
八月邾子來朝
邾宣公也杞邾相繼來朝謀從晉也
築鹿囿
許翰老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宴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也
冬楚人鄭人伐宋
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音房 公作彭
救宋也非王命皆書乞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襄公不會在喪故也
虛朾杜注闕或云即宋之虛
丁未葬我君成公
五月而葬順也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十九　三原劉紹攽集註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己丑 簡王十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正卽位正也時公年方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是時楚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非復宋地尚繫之宋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大鼎言郜齊寶言衛此春秋予奪之義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 鄫公作合

晉以韓厥已足當鄭不欲重煩諸侯也次鄫所以備楚師之出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故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所以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注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邾宣公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徐氏彥曰天王崩而四國得行朝聘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訃告未至於魯

庚寅 靈王元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反

高抑崇曰不書葬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非禮也晉宋將卑師衆故稱師衛將尊師少故甯殖書名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謀鄭故也然政在大夫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元凱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叔孫豹僑如弟自僑如奔齊叔孫之黨沮矣是時季文子爲正卿而耄故叔氏復出而干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久從楚諸侯蔑爲之與師於是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之扼鄭之吭使不得南向明年而鄭受盟攘楚服鄭實關天下之大計虎牢不繫之鄭是時晉已取之非鄭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與嬰齊壬夫三人執楚之政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稱國以殺罪專也
辛卯 靈王二年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强自此始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樗勑居反
長樗近城之地魯君童穉之年晉悼不敢使國君就己出其國都與盟于外謙也
公至自晉
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樗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胡傳以諸侯盟天子之臣爲大亂之道杜元凱謂

周靈王新卽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朱子亦云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然則此會固未可非也雞澤在今直隸廣平府東北李氏廉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僑其驕反
陳自辰陵卽楚二十有八年矣聞鄭受盟故使大夫求成於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論者謂諸侯在大夫不得專盟拘矣兩及之者所以著

袁僑之後至

秋公至自會

前書公至自晉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檮至此書公至自會本以雞澤之會往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事楚故也

壬辰 靈王三年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高抑崇曰且爲鄫世子故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

姒杞姓成公妾襄公母二年書夫人姜氏薨今又書夫人姒氏薨有兩夫人不待貶而自見矣

葬陳成公

會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姒公作弋

死纔二十三日兩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之而不得已於人言觀此葬速必畧其禮

冬公如晉

襄之立至是七歲復有母喪僕僕道路時事可知

陳人圍頓

高抑崇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陳人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晉而頓爲楚間故圍之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冬如而春至久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產父鄭自雞澤之會始來聘於諸侯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請於魯爲之附庸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猶吾大夫焉魯晉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晉將合諸侯於戚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命以通好吳夷狄也故殊會之盱眙本吳善道地今屬江南鳳陽府泗州

秋大雩

因旱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侵欲於陳而使之叛廢之可也殺之過矣書

爵罪專殺也書公子議不議親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命戍陳也吳之稱人與鄫同列不可曰吳鄫人也鄫不能國故列於最後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高抑崇曰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莒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陳方附晉爲楚所伐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於無事之時復救之於被兵之日義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之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文子卒子宿嗣爲武子

甲午 靈王五年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始以名訃於諸侯其初微弱不能備禮故不名不葬

夏宋華弱來奔

樂轡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以弱司武而見梏遂逐之不書逐而以自奔爲文見宋之無政也

秋葬杞桓公

魯始會之故書

滕子來朝

滕成公

莒人滅鄫

公穀以昭四年取鄫疑鄫未嘗滅遂有立異姓之說不知定六年鄭既滅許哀元年許何以復見於經左氏以爲鄫恃賂按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必有賂以自托而魯不終其托故爲莒滅耳觀襄八年莒以疆鄫田伐魯東鄙則鄫爲莒滅無疑也

冬叔孫豹如邾

魯聘邾止此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未終喪而出使非禮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自宣七年伐萊至是滅之

乙未 靈王六年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季明德曰成七年吳伐郯郯既從吳至是吳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郯之親魯故復來朝以修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爲合禮按左氏謂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葢卜郊止於

三月四月爲非時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

城費 費音秘

僖元年賜季氏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季文子卒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之所以著履霜之漸

秋季孫宿如衛

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剽來聘至是七年而後報之故左氏云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

八月螽

高抑崇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君與大夫盟非禮也故諱不書公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圍者以兵合而守之視伐爲更暴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于軌反鄭地

杜元凱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

陳自是屬楚矣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鄵七報反公穀作操鄭地

鄭僖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也三傳皆謂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春秋從赴書卒以見鄭無臣子

陳侯逃歸

悼公會諸侯於鄬遷延鄭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即救陳也故陳侯內爲二慶所偪而逃歸亦可羞矣直書以譏之

丙申 靈王七年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今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矣春秋傷之

夏葬鄭僖公

鄭伯被弑然以瘧疾赴魯往會葬故從赴而書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蔡楚之與國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果致楚師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是時襄公在晉不使與會者優之也悼公不欲勤勞諸侯故使大夫聽命按左氏齊高厚宋向戌衛寗殖皆大夫也故書人

公至自晉

經書公至於會後可見季孫往會之時公尚在晉也

莒人伐我東鄙

鄫田接於魯故左氏謂莒人伐我東鄙以彊鄫田据此益可見六年莒人滅鄫之爲實滅矣

秋九月大雩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大雩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又從楚至十一年蕭魚之會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丁酉　靈王八年　九年

春宋災　災公作火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淫僑如爲行父所幽以死家則堂曰魯國之大無有如穎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四月而葬別爲之謚用文姜之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

戲鄭地鄭服也

楚子伐鄭

鄭復從楚故不與柤之會楚書爵國君自將也

戊戌靈王九年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莊加反

荆楚地大人悍晉合諸侯以攘之猶恐不勝故通吳以爲犄角之勢吳夷狄也春秋以號舉故殊會之先儒謂壽夢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非也柤楚地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泇口是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傅

晉因柤會之諸侯而滅之故曰遂偪陽楚與國乃

吳入北方之要衝今在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公至自會

不致滅而致會魯本往會滅偪陽者晉人之意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偪陽故

晉師伐秦

去年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至是報之修怨之兵故畧而不序

秋莒人伐我東鄙

猶以鄫田故乘諸侯之有事而搆兵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

案左氏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鄭不服於是戍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

譏鄭失刑也孔仲達謂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然何不依蔡侯申例而書盜殺鄭大夫某人乎故程子以爲失卿職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既城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

而歸之彙纂曰此年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救衛義同葢以見晉霸之方興而楚不能爭耳

公至自伐鄭

鄭雖未服然已戍虎牢矣故以此至

己亥靈王十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於作三軍之文義實不相合是以杜元凱不從左氏而從穀梁謂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

作既合文義且與昭五年舍中軍之師文相符
春秋時惟晉楚有三軍桓六年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宣十二年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襄二十六年傳楚之良在其中軍是楚有三軍也成十三年傳欒書將中軍士燮將上軍韓厥將下軍是晉有三軍也他國無聞焉雖費誓有三郊三遂魯頌有公徒三萬之說意必舊制如此其後衰微不振因而隳廢孔仲達直謂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蓋至三家假公濟私不度民力而復作之故其書法與作丘甲同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卜瀆也春秋因事見義亦以著魯郊之僭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知楚弱於晉欲從晉故侵宋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
擣虛以救宋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蒲洛反 公穀作京
杜元凱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亳城鄭地在今河南府偃師縣

公至自伐鄭
本以伐鄭往故以此致

楚子鄭伯伐宋
甫盟而即伐宋蓋欲見信於楚使不疑其心欲從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 蕭魚鄭地
書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美悼公也與盟於召陵正同皆一經之特筆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鄭人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人怒而執之亦不伐鄭見楚之力盡於是不能得鄭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書執行人所以譏也

冬秦人伐晉
是時秦人南交於楚秦景公妹又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且以報去年之伐書人者貶之故畧晉敗而不書

周靈王十一年 子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邰下同）

范武子曰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不足書

而今書蓋為下事起台在費縣今屬山東兗州府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公作運）

鄆莒邑因救台遂取鄆而自益其邑遂者生事也

惡季氏之擅權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謝前年伐鄭之師晉霸有禮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

壽夢也吳書卒始此是時吳正強魯非不會其葬

春秋不書者以其僭稱王聖人削之與楚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晉霸方盛楚無能為徒事其侵伐耳書侵者貶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朝晉且拜士魴之辱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踰年而返久也

夏取邿（邿音詩公作詩）

乘其衰亂滅之以為附庸內諱滅故書取公羊以

邿為邾婁之邑左氏以為微國在今濟寧州東南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防臧氏之邑魯既事晉而外齊故城之以備齊

壬寅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丑邁反公作囆）

為吳謀楚也二卿並行非禮也吳夷狄也以號舉故殊會之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止此）

十三國之卿大夫宜若無敵於天下而將各異心

師出無功晉政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出者不容而逐之非臣子所宜施於君父故春秋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文實則孫林父甯殖出之也諸侯失地則名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

衛故不名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不得志於北方吳實爲之梗也故舍宋鄭而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閲音悦）

林父出君舍而不討復與會以立剽抑君而助亂臣罪莫大焉然則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實

爲之也

十有五年（癸卯靈王十四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魯城外之近地晉悼嘗盟公於長樗此霸主之謙以待隣國也今以施宋之大夫過矣故諱不言公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士也王后天下母當使卿逆士逆非禮也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唯二是知非禮則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魯地公畏齊不敢至成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之邑名爲備齊以城之實則强私以弱公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二日食也

邾人伐我南鄙

邾屬齊而黨莒故繼齊莒而來伐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襄公

甲辰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平公欲合諸侯故葬未三月而速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古闃反

諸侯在而大夫盟先儒皆謂權移於大夫溴梁水隄也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卽溴梁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邾侵魯晉爲執之不歸京師非也

齊侯伐我北鄙

爲莒邾故

夏公至自會

公未至而齊已伐齊之暴魯之弱也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從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伐之鄭有夙怨故親行先書鄭伯臣不可先君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作郕

齊師六至於魯意在爭霸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

乙巳 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苦耕反公穀作瞷音閒

宣公

宋人伐陳

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從楚也楚連年侵宋宋於

是請於晉而伐陳所以撓楚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無故而伐曹故明年晉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洮高厚上左無齊字

齊君臣同來分兵圍邑其暴如此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失國討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

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不振如此

丙午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杜元凱曰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與介葛盧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爲侵曹故然行人非所執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作齊侯

杜元凱曰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圍之見其得罪於天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問鄭伯之出也迄無成功

丁未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前年圍齊之諸侯也春秋予圍齊故盟無褒貶而其辭平祝柯在今山東長淸縣豐齊鎭北

晉人執邾子

執邾悼公以其伐魯也然旣與盟而執之非霸討矣故書人

公至自伐齊

湛元明曰書公至自伐齊謹君之出入也同圍齊而云伐者圍卽伐也

取邾田自漷水 漷音郭

魯以晉命取田於邾以漷水爲界言邾明非魯地也言取譏非所有也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十四年衛侯衎爲林父所逐而奔齊故伐之其逆如此霸者所當討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齊靈公廢嫡齊光簒父而立輔光者崔杼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林父逐君而伐之霸主所當討也乃助逆而伐之罪莫大焉然士匄不伐喪猶爲得禮故詳錄所至及還以與之穀齊地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文伯之子也子速爲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高厚嘗帥師伐魯齊侯始立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按左氏殺高厚者崔杼也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嘉之爲政也專然不請天子而擅殺之故雖殺有罪亦稱國以殺

冬葬齊靈公

齊魯世爲婚姻前雖有怨不廢喪紀

城西郛

郛外城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魯懼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然政在大夫矣

城武城

懼齊也武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南九十里

戊申 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向莒邑二國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未錬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

齊以晉不伐其喪而感服故爲此盟澶淵衛地在今內黃之南開州之西北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背澶淵之盟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作濕

燮欲去楚從晉不幸見殺於國人故稱國以殺公子履其母弟也懼禍而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爲慶虎慶寅所譖也陳黃書弟穀梁以爲陳侯不容其弟先儒皆從之程時叔謂兄弟無可去之道以書奔爲罪黃今考之左氏陳侯聽讒則其罪不在黃也

叔老如齊

齊屢伐魯至澶淵始平叔老之聘欲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魯連歲見伐於齊今始修好故綴

於報聘

【配】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公之勤於事霸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奔時公在晉季武子納之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春秋三叛臣庶其牟夷黑肱也皆公不在而季氏受之漆閭丘二邑俱在今山東鄒縣

夏公至自晉

先書庶其來奔後書公至可見納邾叛者非公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爲范匄所逐以楚强大可恃故往奔焉春秋凡出奔者皆以自奔爲文見國之無政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及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疑爲傳寫之譌然漢高帝三年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亦係頻食則非傳寫之譌可知

按穀梁孔子以此年十月庚子生公羊謂十一月

曹伯來朝

曹武公卽位三年而來朝此喪畢入見於天子之時也不朝於京師而朝於宗國魯是以爲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任音壬地闕

錮欒氏也豈所謂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者哉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久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叔肹之孫聲伯之子也子弓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復錮欒氏也所謂又極之於其所往也

公至自會

朞年再會甚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非不專殺之義故稱國以殺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畀我庶其之黨竊邑叛君書以惡魯之納叛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奔母弟黃於楚者二慶也楚爲陳討而殺之然非不專殺之義故稱國以殺書及罪在虎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之歸楚人專之故曰自楚稱弟言歸明無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盈師曲沃之甲以入晉犯君當誅書曰復入惡甚之詞又曰入于曲沃可知其兵敗而反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莊爭霸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書齊伐晉於盈入之後則助叛明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榆公穀作渝

救而書次不卽救也雍榆晉地在今濬縣西南十八里

乙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杜元凱曰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從討賊辭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矣故不書爵與十三年鄭人殺良霄同

齊侯襲莒

襲者掩之也齊人還自晉襲莒春秋書爵書襲見

其以諸侯之尊爲盜賊之事所以深惡之

壬子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仲孫速子孟孝伯也侵齊報伐晉也羯未練帥師亦不行三年之喪

夏楚子伐吳

無功而還吳強而楚弱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莊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復命崔杼伐之一然假以兵柄積爲簒弑之禍今古皆然履霜之戒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八月連書日食與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同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將以討齊既憚其強又憂楚伐鄭一會而罷晉無

能爲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無功而還楚主兵故書於三國之上

公至自會

諸侯書會不書伐故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至是五十餘年矣此後止書叔鞅會葬魯之聘王止此

大饑

五穀不收爲大饑又爲大祲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孝伯之伐也崔杼自虛朾同盟專國柄者二十五年矣假兵權奸齊莊之所以及禍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民怨久矣崔杼遂以宣淫之故弑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會諸侯以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爲解因納賂以求成晉不可爲矣夷儀今順德府地去東昌爲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如字）

鄭慮楚復來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直龍反）

夷儀之諸侯也受齊賂而許之成書曰同盟同心爲惡也重丘齊地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衎也剽在國則知入夷儀者衎也故不必書名而兩君自不可混此行文之當然者先儒多生議論反覺委曲難明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偃姓子爵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釐）

鄭從晉故伐陳以撓楚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於葛反公穀作謁）

吳子攻巢之門而卒爲卒書名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寗喜弑其君剽（剽匹妙反）

剽篡衛自立寗殖從林父而逐衎今其子復弑剽而納衎夫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今其父子反覆二君之間春秋書之所以定天下之經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衎之奔齊也林父逐之故懼而入戚以叛書叛甚於奔也孫寗出君之罪前此未書至此一書弑一書叛而前罪亦因以明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上書寗喜弑其君此書衛侯復歸于衛則知衎之與聞乎弑矣夫君臣之分一定而不可復易衎誘人以亂故書名以貶之與衛侯鄭殺公子瑕而書名者同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將以討衛也黨叛之罪著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衛剽死獻入晉平聽讒止獻公囚寗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冠履倒置三分晉國之禍兆於此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父子天性也至於相賊稱君稱世子以見倫常之

大變春秋所以作也

晉人執衛寗喜

寗喜弑君可執以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矣

八月壬午許男寗卒于楚

寗即錫我之子許靈公也如楚請伐鄭而卒故書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鄭未服楚明年晉楚爲成而楚得諸侯矣

葬許靈公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立始通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屈居勿反奐公作瑗後同）
向戌以晉霸無爲則宋受楚之患故爲弭兵之說以諸侯分爲二國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而列國乃有二霸矣天下之政大夫專之地於宋則與盟可知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弒剽而納衎誠有罪矣然不請於天子而殺之

故稱國以殺罪專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音專 公作專）
鱄許喜專衛國之政喜始納衎衎入而殺喜鱄自以先信避兄而奔書曰衛侯之弟先儒皆謂衛侯不能容弟譏不友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劉原父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李氏廉曰春秋兩書地宋以首禍罪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 二十有八年
春無氷
時燠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邾悼公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與崔杼爲比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乘其家亂殺慶舍逐慶封戮崔杼啓受慶封是召亂矣（崔杼之死齊人戮尸於市而不書者不予以討賊之例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楚僭稱康王春秋削而書子
丁巳 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諸侯歳正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正魯君屬以正月在晉而不書者朝霸主也今朝夷狄故獨書在楚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蓋深傷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留楚七月久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閽音昏 祭側界反

閽者刑人也吳伐越獲俘使之守門卒以見弒禍生於所忽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十一國之大夫而城之所以著其私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以私情令諸侯霸業所由隳也

杞子來盟

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親來以要結之

吳子使札來聘

吳魯相去經塗至遠吳子使札來聘未至於魯而吳子遇弒既弒而札始至魯書曰吳子使札來聘札在國必曰王子札也春秋所惡於吳楚而外之者僭號焉耳故去其號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同胡傳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夫其辭國在二十九年不應貶於二十八年且褒貶者必於事來聘無可褒貶也若因此而褒貶其生平則繁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始見經

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臣放大夫不可訓也故春秋以自奔爲文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戊午 景王二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卽位使薳罷來聘以報之然魯以君行楚以大夫此霸主之禮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書曰

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上公穀無宋字

伯姬宣公之女成公之妹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共公卒娶居三十有四年至是蓋年六十矣不幸遇災保姆不在不下堂而死於火致堂胡氏以爲婦中之伯夷信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夫公作年夫

儋括爲亂佞夫實不知謀尹言多劉毅諸人乃殺佞夫稱弟稱王殺者罪王無親親之恩也

王子瑕奔晉

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不言出周無外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

外夫人不書葬賢伯姬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伯有嗜酒荒淫奔而復復而作亂國中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弑不葬者非臣子隱而不成喪則弑者不以君葬之否則諸侯猶知其爲弑而不會也故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般以葬飾弑君之惡隣國諸侯亦忘賊般之惡公然會葬豈獨罪蔡人哉魯亦不能辭其責矣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群聚而謀之將歸宋財既而無歸春秋繫此於葬蔡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故譏其舍蔡亂而圖宋憂非特惡夫失信而已臣弑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故兩書所會之故爲一經之

大書特書州吁何以不非州吁誅卒不定也

己未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朝楚好楚宮歸而作之故以爲名不修德政而務晏樂故書以示譏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胡女敬歸之子哀毀而卒以覦弑父弑君爲何如哉春秋故特書之

己亥仲孫羯卒 羯居謁反

孟孝伯也子貜爲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書人義見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家則堂曰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弒之展輿旣廢於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旣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一　三原劉紹攽集註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子野之弟諡法威儀共明曰昭

元年 庚申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

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爲天下諸侯隱存內外之坊也宋之盟齊人不與爲今齊亦從之晉霸之衰可知矣招是陳侯母弟罪在殺世子偃師蓋母弟至親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會盟嘉好之事非例所與故稱公子號杜注鄭地按東虢君爲鄭所滅故爲鄭地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

鄆莒邑季孫宿乘莒亂也李厚菴曰莒魯爭鄆日久春秋書鄆悉未嘗繫莒也則意此邑疆界未明與繹爲邾邑異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

鍼以母弟而車之多伉其君鍼有罪矣然秦伯以

千乘之國而不知所以善處之失親親之道故四
傳皆罪之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大原杜注大原晉陽縣

此毀車用卒之始是時六卿曰張趙氏事盟會荀
氏工戰伐皆非晉之利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呂反

去疾長當立密州舍之而立展輿既又廢之國人
弒密州展輿因而卽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曰莒
去疾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輿字

展輿爲弒君者所立又不討賊故雖踰年不稱君
然不繫之莒則無以見爲國人所立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正其封疆乘亂牟利也

葬邾悼公

高抑崇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葢邾滕薛小國也
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圍縊而殺之以疾赴於諸侯其事必甚秘春秋嚴
亂賊之法而不輕與人以弒君父之名故承赴而
書之

楚公子比出奔晉

圍弒君自立比爲令尹力不能制故出奔上書麇
卒下書公子出奔其爲國亂可知而麇之不得其
死亦因以著矣 陳壽書高貴鄉公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公不得其死也卽是此義

辛酉 景王五年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始代武爲政欲以嘉好結魯故以上卿親聘

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駟黑富而無禮鄭人畏不敢討子產因其疾而殺
之稱國以殺罪其專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少姜晉侯之妾公親致襚服晉以非伉儷辭公公
見辭乃復動不以禮自取其辱公既返矣猶有所
未盡於心故遣宿將命以修其事焉春秋備書之
既以譏公亦以傷世道之衰也

壬戌 景王六年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滕成公文公之子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葬滕始此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不失事大之禮

八月大雩

旱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昭公之世有七焉

冬大雨雹

灾也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天之示變豈偶

然哉

北燕伯欵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

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春秋不許

諸大夫威脅其君而出之也故以自奔爲文

癸亥景王七年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雹公穀作雪

凡陽侵陰不入爲霰陰侵陽不入爲雹是時季氏

專國人道乖戾干犯陰陽申豐以爲不藏氷之故

葢不敢端言其罪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初事合諸侯也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侯

辭以疾是時趙武爲政晉日益衰楚益肆於北方

矣淮夷從楚者也與吳之主會不同故不殊會

楚人執徐子

徐既來會楚疑徐子出於吳而執之葢欲効桓文

之舉以威諸侯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以夷執夷

故不名若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則名之以中

國執夷狄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

因申會以伐吳然北方諸侯皆去唯屬楚者從之

爾

執齊慶封殺之

時慶封在朱方既克而執之慶封弑君之賊法所

當討故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然楚圍身爲

弑逆故不書楚子所以別於殺徵舒也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遂繼事也著楚之暴也

九月取鄫

鄫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爲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有之內諱滅言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穆子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謂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按之經文亦屬不合范武子謂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是也忽作忽舍罪三家之變亂軍制

豈必四分之而後爲罪哉先儒多惑於左氏故其說皆支離委曲而與經文相背 襄十四年傳晉侯舍新軍成十三年趙旃會將新軍矣至是以新軍無帥故舍之其事其文正與舍中軍同蓋三家不度國勢不量民力毀作三軍至是不能支而舍之亦猶晉之新軍無帥而舍之也左氏於舍新軍無異說而於舍中軍曲爲之解斷不可從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疑屈申貳於吳不請於天子故稱國以殺罪專也

公如晉

公內廹强臣故匍匐晉廷而不知晉之不可恃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以地來奔季氏乘魯君之出而納之防在今山東安丘縣西南六十里茲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西北牟婁地未詳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故歷三時乃得歸季氏招亡納叛使晉人歸罪昭公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扶粉反公作濆穀作賁蚡泉魯地

鄭子美曰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顧霸討以成君禍比事而觀罪可知矣

秦伯卒

不名畧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吳非怯也養精蓄銳至於栢舉一戰及郢矣越蠻也當以號舉但人徐於上則不得不人越於下以後則皆從其號矣

乙丑景王九年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高抑崇曰卽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歟

葬秦景公

魯未嘗會遠國之葬葬秦始此

夏季孫宿如晉

莒旣伐魯則魯有辭故季氏如晉拜莒田而不見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聽寺人柳之譖而逐華合比經以自奔爲文國無政也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

楚於是伐吳者五見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趙木訥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也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受賂而還故春秋不書所以伐若以强陵弱者然

丙寅景王十年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杜据左氏謂燕暨齊平穀梁謂魯暨齊平以經文繹之穀梁爲是葢齊魯世爲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相侵伐盟好中絕是時魯方附楚齊亦與楚睦故相與平耳先儒皆以爲書暨者齊欲之也然以事實考之暨齊平之後叔孫婼往涖盟而齊不報

使則是魯欲之非齊欲之也詳定十年註

三月公如楚

楚作章華之臺公往落之葢屢年朝晉不納不得不依楚耳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公穀作婼後同

許崧老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衛襄公

九月公至自楚

七閱月而後反危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爲悼子季氏自友之賢聞於諸侯文子相二君儉德昭著至武子而盜兵權偪幼主世爲逆臣成季文子之辱大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留公愛留屬諸招公疾招與公子過遂殺偃師而立留公聞亂自縊書

弟親之也親而相殘深惡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謂聞亂自縊經雖不著然書卒於殺世子之下則陳侯之不得其死可知矣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晉不務德而崇宮室衰益甚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古者兵交不殺行人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稱人以執非霸討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高抑崇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别嫡庶也

秋蒐于紅

蒐簡車徒也經書蒐五惟見於昭定者君不得有其國季氏挾兵權以聲威也十一年蒐比蒲二十二年蒐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兩蒐比蒲皆是也

紅魯地在今江南徐州府蕭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古禾反

陳哀公屬留於招與過故招過共殺太子招懼楚

來討委罪於過而殺之若書招殺則疑過爲非招之徒而見殺矣書曰陳人乃當時執政者也不言招而招自不可逭矣招曰公子首也過曰大夫從也此聖人之爰書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奐公作瑗

討賊疑於善矣先書滅陳後書討賊與楚莊殺夏徵舒不同文者見圍有利陳之心非能執討賊之義也招實殺世子之賊宥而放之奐爲招黨執而

殺之直書其事而惡自見矣招不去氏不與楚討之義也

葬陳哀公

左氏謂嬖人袁克葬之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謂楚葬之蓋蒙上文也若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者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不得不目齊耳

周景王十九年 辰二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魯敬大國自往會之

許遷于夷

許自楚莊以來世屬楚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諸侯吞噬可以觀世變矣夷一名城父本陳地在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

陳已滅矣而地實陳地故春秋據實書之亦以見陳乃先王所封楚雖并吞而不能沒其實也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

貜仲孫羯子孟僖子如齊修舊好也

冬築郎囿

囿有垣之苑公內制於大夫外侮於大國不知發憤自强猶爲耳目之娛魯事尚可爲哉

昭公

己巳景王十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作晉

齊欒施高彊皆嗜酒而惡陳氏鮑氏陳鮑及其醉而攻之不勝來奔書以罪魯之納亡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公作隱後同

惡三卿之專國肆暴也叔弓非叔孫氏乃叔肹後臨事所置之帥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戍

李廉菴曰昭十年無冬先儒謂是取吳孟子之歲也四時之序春者父子之仁夏者賓主之禮冬者夫婦之別冬之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判而後陰陽交不判則無以爲交也夫婦別而後父子親不別則無以爲親也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厚其別也昭始亂之天叙之與奈矣削冬見志不亦宜乎

庚午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作正月

禮卿共盟主之葬大夫共同列之葬今以卿往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穀作乾 般音班

襄三十年般弒景公而立昭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利其國以好召而殺之非討其罪也故名楚子而書誘十六年楚子誘殺戎蠻子不名者以夷滅夷畧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般既殺矣復圍其國所以著楚人貪利之罪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左氏以爲敬歸之娣何氏釋公羊以爲襄公嫡夫人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大蒐者僭天子之制也是時公在喪乃三家爲之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子鴆反又七林反公作侵羊

喪不貳事今季孫講蒐禮仲孫從會盟皆累五月

之下所謂直書其事而惡自見者也穀祥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作屈銀杜注地闕）

欲救蔡而不能也書以見晉霸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爲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范武子曰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深著其惡也君没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蔡侯死於楚喪未至故稱世子

十有二年（周景王十五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燕伯出奔十年矣諸侯不能救而大夫納之於別邑可哀也已納者內弗受而强致之辭書曰北燕以別姞姓之燕也陽在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東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抑崇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卽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然納叛伐國皆季氏之所爲而輒歸咎於公豈有情而不能自達歟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

虔猜忌信讒專殺無罪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作整）

慭患季氏强公室弱將欲去之謀泄事變遂出奔君子哀之故繫以公子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國楚疾吳故遷怒而伐之

晉伐鮮虞

凡夷狄舉號晉不能圖霸徒事侵伐故狄之與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同先儒以爲闕文者非鮮虞白狄別種在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

壬午景王十六年 十有二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叔弓帥師圍之見家臣之强季氏之無君也不書叛者蒯號於人曰吾以尊公室故不得正其罪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楚共之子長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謀代其位以己次居幼不足服人故脅比而立虔自縊而死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虔之縊者比也故聖人以比爲首惡乾谿左氏謂田於乾谿公羊謂築乾谿之臺杜注在譙國城父縣南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作弑

棄疾以圖位而殺比其罪均也比未能君楚故不書君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昭合十三國之諸侯臨之以劉獻公欲復霸業然大勢已去不能修德感人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預盟晉合諸侯由是止矣平丘衛地在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九十里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再合諸侯惜乎其止於此也

公不與盟 與音預

杜元凱曰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固知季氏之專魯政也旣執而復舍晉卿專權而庇强臣也故稱人以執所以貶之

公至自會

公雖不與盟然已與平丘之會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蔡靈之孫吳陳哀之孫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旣得位遂復陳蔡以報之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不言歸自楚者非楚得滅而得復也然書於棄疾殺比之後則二國之依楚爲援可知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請季孫也見辭於晉不得入

吳滅州來

州來莒邑楚附庸也吳乘楚亂而滅之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至執則至不稱氏已見於前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受託孤之寄莒子卒而莒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輿於齊而立之意恢爲君死也故以國殺爲文而不去其族

甲戌 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子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方其祭也籥入而叔弓卒則當祭畢而後告今以卑而廢尊非禮也若叔弓預於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爲之去樂卒事可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 無出字

朝吳蔡大夫楚已滅蔡朝吳仍居蔡費無極譖於楚平王故見出卒能復蔡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不能加於楚則肆暴於鮮虞

冬公如晉

公屢却於晉忍辱而屢朝畏之也

乙亥 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昭四年申之會楚人以徐貳於吳即會執之明年從楚伐吳齊乘楚亂伐之此景公爭霸之始事也趙木訥曰齊侯書爵非褒也杜謂以爲別大夫之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楚閻亂謗而殺之書謗書殺罪之也不名者畧於
夷狄也戎蠻戎之別種今河南南陽府汝州西南
有蠻城是也
夏公至自晉
家則堂曰公如晉踰歲涉三時之久乃還意如陷
其君也其後公興兵討之勢不容已論者謂爲啟
釁非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
九月大雩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葬晉昭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小邾子郯子豈不知魯之無能爲也而奔走不暇

蓋畏魯之強臣耳左氏謂孔子從而問官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陸渾之戎本居荒服之外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
年秦晉遷之於伊川宣三年楚子伐之遂服於楚
至是荀吳襲滅之震驚王畿不能無罪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杜孔以爲房心尾也孛者彗之屬其光直指
似箒曰彗光芒四出曰孛許捴老謂大辰明堂當
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漢
志云星者其氣在地而上升於天最爲知言前史

所載姑不具論以余近年所見乾隆十四年四月
火入南斗斗爲越分越二年浙江遂旱十八年歲
星在井是年陝西大熟占驗之說自屬不爽蒙纂
取余氏光之言以爲上列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
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是不知天者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蓋吳兵至楚境而禦之也
楚書人吳書國畧之也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
府當塗縣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原缺第十二葉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火其異甚矣此星孛大辰之驗胡傳以大辰爲心宿則止應變在王室而不及宋衛陳鄭矣故當從註疏

六月邾人入鄅

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鄅宋姻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北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成十五年許遷於葉昭九年許遷於夷至是蓋三遷矣楚雖發意遷許許亦畏鄭樂遷故以自遷爲文白羽楚邑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元於此一正入鄅之亂春秋蓋錄而進之故特書其爵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歐陽永叔以爲眞弒公穀謂不嘗藥技左氏許悼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作輒

縶靈公母兄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靈公當保護之乃爲盜所殺書兄者所以深罪之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甯

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但書三子爲下文入南里以叛作張本也然大夫同日出奔其君亦不能無過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盧左作盧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頃公卽位五年始出聘諸侯蓋亦制於六卿耳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

書叛誅姦之極與書自陳陳亦有罪矣南里杜注宋城內里名在今商丘縣境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此季氏逐公之兆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痤

叔弓之子伯張經無所見志世爵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楚蔡讎也乃奔而親之罪尚可言哉書奔不書卒蓋卒於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六卿專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故公爲所却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三

三原劉紹攽集註

昭公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趙木訥曰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假是以虐莒爾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三叛自陳入宋以叛復出奔楚無有能討之者陳楚縱叛之罪也

大蒐于昌閒閒公作姦

汪德輔謂紅比蒲昌閒皆非蒐田之所然當魯昭之季綱常逆亂公不能有其政皆三家爲之春蒐雖時必書以示譏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止此三月卽葬者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猛王母弟

王室亂

劉單立猛尹氏立王庶子朝遂以干戈相向故特

書亂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
猶有臣子焉耳故不與此同書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所為也皇
在今河南鞏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書王未踰年之君也不書名無以別於朝也居于
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孫明復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

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
降成君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敬王元年）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傳稱晉以魯取邾師之故然諸侯有罪當以師討
之不得執其使書行人譏之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以其怠於勤
王是故貶人之郊周邑在今河南鞏縣西南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朝楚而卒也楚平僞復楚故朱與東國皆不久而
死必有不得其死者春秋書此所以罪楚人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著丘公之弟國人逐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髡苦門反逞公作楹穀作盈齧五結反）

頓胡沈蔡陳許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帥六國之
師以救之吳盡敗之胡沈之君書滅不得其死也
夏齧以獲書貶也不書楚不與其主諸侯亦未戰
也雞父楚地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朝如字）

敬王也書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立者篡辭書
尹氏明非國人所同心也稱氏譏世卿也上書天
王下書立子朝則尹氏之罪著矣狄泉在今河南
洛陽縣東

八月乙未地震

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本以請叔孫舍也懼晉不納托疾而返

（癸未）敬王二年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貜俱縛反）

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爲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大夫執則至趙木訥曰晉之執婼實爲無罪不可與季孫意如同則疑公羊不去氏者爲正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巢楚附庸吳將謀楚故先翦其與國此入郢之漸也是時楚費無極用事國政日非故見辱於吳如此以夷滅夷故皆以號舉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傳稱爲季平子逆婦也遣正卿以行其私專恣甚矣魯尚可言哉春秋諱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此爲王室而會不書者無勤王之實也政在大夫諸侯皆贄旒矣黃父晉地

有鸜鵒來巢（鸜其俱反又作鴝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張元德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鸜鵒不踰濟

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迭主夏盟馴至大亂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季氏逐君而以自孫爲文諱出奔也魯夫人書孫者二皆月而不日此書日君與夫人之別也陽州齊魯境上邑在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次于陽州不得入於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彥

唁者弔也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至野井以逆之齊魯相近何難定魯之難書此所以罪齊之忘大義而崇微禮也野井在今齊河縣東濟河北岸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以昭公失國而祈死心固忠矣然不能委曲周旋其不及甯俞遠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書以錄之所以發人之疑問其故而可知此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

也曲棘宋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此書取鄆後書公居于鄆則取鄆所以居公也然齊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故書以譏之

乙酉敬王四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公在外而遣使會葬意如之專魯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爲意如所拒不得返國書至者以其入魯境也書地者猶在外也與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凡諸侯在他國曰在公在楚公在乾侯是也出在境內曰居公居于鄆是也天子雖在畿外亦曰居天王出居于鄭天王居于狄泉是也綱目書帝在房州世儒皆謂得春秋之意不知其誤用諸侯出在他國之文矣

夏公圍成

成孟氏之邑地近於齊齊景公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雖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足紀也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杜注地闕

謀納公而不能也是時梁丘據士鞅與季氏相表裏故齊晉之君無以自主書以譏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公在外則不告廟矣何以書至此春秋之所以存君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王城曰東都在瀍水東澗水西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

王畏之故徙都成周書入幸之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三子實爲罪魁春秋書此譏失賊也

丙戌 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屢如齊求納而不能故復居鄆是時公在外若他國則復立一君矣獨昭公之世意如猶未敢立君也故時猶稱晉爲秉禮之國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弑吳君僚者公子光專諸也而稱國以弑𡚁纂取湛若水說謂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審是言也華督宋萬又何爲而指名乎蓋當時弑父弑君不有董狐南史之直其赴於列國必有所諱其罪大抵以微者當之夫子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聞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詞故書曰某國弑其君執政任事必有當之者昌黎所謂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者此類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穀作郄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由費無極之譖楚令尹子常殺之也稱國以殺譏君無道以令其臣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許崧老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戌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然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受之今快來奔意如又受之世濟其惡故雖賤必書

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求不遂而歸困辱若此是時夫子年已長矣何忌承父命而禀業竊未聞三家有所咨詢聖人有所論白蓋勢不可爲而不在其位故也可以爲處亂邦之法矣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季孫遣使會葬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不能爲公謀也故如晉然六卿專晉與三家等屈之盟既取貨於季氏故公不得入而徒次于乾侯聖人汲汲於存公屢書不一書也乾侯晉境内邑在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季氏遣使會之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公在外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所以結外援也故備書以罪之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春秋書齊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耳齊晉之君制於强臣不能正君臣之義冠履倒置綱常隳壞田常六卿之禍蓋已兆於此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以其卑我也故復如晉冀其見恤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屢書不一書所以繫天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先儒皆謂叔詣欲納公無病而死以爲天命余謂不然叔詣欲納公使季氏不知其事則其死必天命也按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是納公之事季氏蓋已知之知之而肯聽之乎倪之死必季氏賊之爾意

其事甚秘故春秋不得而書書名書氏書日蓋所以美之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此固公之失民然實季氏凶威所脅爾

己丑 敬王八年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潰而遂不反故在乾侯每歲首月必書所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而魯之臣子隣之諸侯皆不

能以無罪矣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三月而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國滅君奔皆不書名哀之也其名徐子劉光伯陳止齋皆謂既已臣吳而後奔楚也李厚菴謂罪其僭王亦是

庚寅 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亦以罪晉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公穀作櫟後同

晉侯將納公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於季孫也可哀夫書此所以罪晉適歷晉地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使荀躒唁公勸公以入不過借以塞責穀梁以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書此所以罪晉者至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者公穀謂邾人以濫封黑肱使爲別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許嵩老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濫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 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魯羣公墓之所在特以取書見季氏據國公無寸土矣李氏廉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

也

夏吳伐越

前此越與楚伐吳故吳從事於越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作大叔 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晉率諸國城之遂定都焉此霸政之僅克舉者也故春秋特書其故以

褒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己未杜元凱謂十五日也昭公在位二十五年居鄆四年客乾侯三年

春秋筆削微旨卷之二十四　三原劉紹攽集註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

春王

定無正月公羊以爲即位後也余氏光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春王三月屢矣非獨定也不書正月無事也然隱莊之元年他月有事而特書首月蓋以元年不可無正也公六月始即位則是前此無君也無君而何以有正公羊爲是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京師即成周也諸侯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可爲以義討不義矣然執人於天子之側又不歸京師書以罪其專也故貶而稱人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薨閱七月而喪始至又廢其嫡嗣專立其弟越五日定公始立皆制於季氏也定公不能執子臧季札之節故書即位以著其篡君之子受位於賊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爲季氏所逐而葬必曰我君所以嚴君父之義

九月大雩

薛士龍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煬宮 煬羊讓反

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左氏謂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至是立之然煬公實魯之以弟繼兄者季氏廢嫡立弟恐人議己故立煬公以飾己非不弟以禱之而立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大豆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隕霜之時至於殺菽則殺草可知是非常之災也

癸巳 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喚反

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爲象魏之門兩觀闕也在雉門外之兩旁魯僭天子之制有庫雉路三門雉門有兩觀因災而書實譏其僭也

秋楚人伐吳

報雞父之役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高抑崇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不言作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爲戒罪在定公也

甲午 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則堂曰意如死昭於行擁定以篡皆晉大夫爲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者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己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凡盟必書日今邾莊公卒未踰年而出盟魯以大夫而盟邾君兩失之矣故去日月以示貶拔魯地在今兗州府境

乙未 敬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交兵止此〕

晉合十八國之衆救蔡伐楚而六卿專權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故書侵以譏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

沈微弱近楚其不與會勢使然也晉使蔡伐之書滅書殺罪蔡也書以歸責其不能死位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鼬由又反臯鼬公作浩油〕

此侵楚諸侯也前目後凡耳當如祝阿重丘會盟殊地之例又書公及者定公制於季氏見辭於晉

今乃得與諸侯之盟春秋喜而書之不言劉子則王人不與盟可知矣此天子當時之事非遠而無可考也不書日者著衆志已渙散怠於禮而畧於事也臯鼬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臨頴縣界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晉以求貨辭蔡未伐楚也故以會書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至是四遷皆由楚令而許願之故經悉以自遷爲文容城地闕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書侵楚與杞伯成卒于會同

劉卷卒〔卷音權〕

此卽會召陵之劉子以與會來赴而書不日者赴不以日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爲沈故也諸侯莫之救霸主何爲哉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

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中山貪其利也不救蔡而伐

鮮虞比事以觀罪可知矣

葬劉文公

魯不葬天子而葬畿內諸侯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師能左右之曰以謀出於蔡侯而吳爲之用葢善之也故稱子焉言救則美在吳言以則自强雪恥其美在蔡柏舉楚地在今湖廣麻城縣境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

入國不言邑言郢非得國之辭也公穀以吳於戰

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於
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故貶而稱人此先儒所謂
一字見褒貶者也
丙申 敬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蔡爲楚人所困故諸侯歸之粟不書諸侯各自其
國而歸之爾與城楚丘同義杜以爲魯歸粟者非
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吳在楚越人乘其間而入之不脩德而

務兵戎故兩舉其國號以罪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書卒著定公不能爲君兄討賊也綱目宇文
士及卒書爵馮道卒具官皆是此義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成子也
冬士鞅帥師圍鮮虞
前伐矣今復圍之著其暴也
丁酉 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作遫
後同
許畏鄭四遷恃楚爲固鄭乘楚之失國而滅之鄭
之暴許之不知自立也
二月公侵鄭
以滅許故晉命討之內有强臣之讎外結怨於鄭
故書侵以貶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按左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二卿將命於禮不合故連名書之

使人考其實而知陪臣執國命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皐鼬之盟諸侯皆散唯宋事晉而晉卿瀆貨爭權
擅執國使霸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
公之所有中城而已陽虎欲去三家託於懼齊鄭
而城中城葢欲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昭公二十五年居鄆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故圍
之何忌不言何公羊以爲譏二名然定哀之間何

忌帥師者八皆有何字則此必闕文也

戊戌 敬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復盟始此

此齊景公圖復霸之始不日不月者我不在焉故畧之鹹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執行人非也鹹之盟徵衛不至故使往謝因而執之非禮也故齊侯稱人而書侵所以深貶之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執其使而後盟脅盟也不日不月與鹹之盟同沙在今元城縣東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再雩不惟僭而且瀆矣

冬十月

己亥 敬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杜元凱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鬭志

公至自侵齊

還師必告廟故致

二月公侵齊

陪臣執國三桓拱手公踰月之間再出侵齊見公之不能自主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書至危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於魯書侵於齊書伐譏魯之搆怨也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逆會之親至於瓦齊師已退故晉救不書以諸侯之尊越國而會諸侯之師非禮甚矣瓦衛地今直隷大名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

公至自瓦

公不可以會大夫故不以會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高抑崇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爲齊而叛晉晉是以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能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衛與魯爲婚姻之國兄弟之邦今廹於晉命而興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以晉命故二君同盟結叛晉也曲濮衛地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境

從祀先公

三傳謂正閔僖之位於經文無據胡傳獨取馮氏之說謂昭公至是始從祀於大廟按昭公之葬稱謚似已祔祭祖廟矣高抑崇曰從順也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爲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說左氏者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封魯公也陽虎行亂國中脫甲公宮

攘之以出故謹書之家臣賤故不書名

定公

丙子 敬王十九年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敕邁反 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

陽虎竊之何以得之殆以爲無益而棄於道路追者得之也但不獲盜者以正典刑政刑之失也趙伯循曰穀梁云不地羞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任氏公輔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五氏晉地在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故畧其名

丁丑 敬王二十年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是時孔子爲相講信修睦乃救時第一務也經有書暨齊平者以事實考之暨齊平之後我往涖盟而齊人不報使及齊平之後兩君好會而且來返侵田則暨爲强彼而及乃彼我同欲也李氏廉以暨爲彼欲平而我與之平及爲我欲平而彼從我平非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公穀作頰 後同

左氏穀梁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史記家語亦皆述之自趙伯循疑之後儒因謂必無兩

君好會之地遽行誅戮之理又謂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必不效曹沫藺相如之爲指爲附會之言余竊以爲不然夫所貴乎聖人者相時而動不拘一節故時文而文時武而武當時風尚多以智劫成功事出倉猝權濟一時聖人所不廢也若必謂理義之論足以愧之是乃腐儒之智豈聖人之時中哉魯人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又何嘗非戰國處士之習一聖一賢固皆隨時而爲之左穀所述不可疑也夾谷魯地在今山東萊蕪縣有夾山

公至自夾谷

不以會致而以夾谷致可見夾谷之會爲危而幸其至也故書法不同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欲以離齊黨也然畏齊之大陵衛之小卒不能以服衛況齊乎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濟西汶陽書取以其仗大國而得之也濟西讙及闡書歸以其請之而後得也此言來歸者孔子相魯道化所感彊暴革心自以取彊來歸也三邑皆

汶陽田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音后又下遘反）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據之以叛孔子方仕於朝子路爲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三家從之武叔懿子圍郈弗克魯之無政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

杜氏謂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者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景公以桓魋之譏而逐之也然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避事亦不能以無罪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王彦光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爲文家則堂曰樂大心以譏逐也公子地以嬖人故翦公族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公作鞌）

結叛晉也安甫杜注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先儒皆謂謝致郈也然以上文觀之鄭衛俱會于安甫矣魯不及會故汲汲如齊耳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彄苦侯反）

宋景以私寵向魋之故辰以母弟代爲地請不得而奔仲佗石彄羣然奔叛君臣兄弟皆失其道可爲炯戒者也書暨辰强之也

（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入叛書及辰主也前書弟罪景公之薄此書弟罪辰之亂也蕭宋邑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杜元凱曰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還音旋涖公穀作莅

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至是晉政多門貨賄議懕諸侯離心魯亦叛之故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也我欲之故鄭卿不來而魯卿往叔還叔弓曾孫

丁卯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在位十三年子比嗣不日不月者小國之君畧之

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許規反後同

三桓之邑皆爲堅城以自固叔孫與仲孫圍郈弗克至是再圍之侯犯以郈奔齊齊人乃致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苦侯反

彄靈公子爲孟縶後列國無盟主故肆其侵伐如此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秘下同

費强於郈故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

黃齊地盟夾谷矣又盟于黃是時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恐其間也故爲此會以結之季明德曰黃之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萌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不以會致而以黃致見魯之越境親齊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歛處父言於孟孫不肯墮圍之弗克圍在國內而書至者與動大衆出入皆告廟以見成强若敵國也叔孫武叔之毀疑即在此時蓋譏毀而欲去之非特無故訕笑也按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氏爲强强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杜元凱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垂葭

衛地改名鄆氏在今兖州府濟寧州

夏築蛇淵囿

此何時也而築囿以爲娛此必孔子去魯後事宜其終制於强臣而不克自振也蛇淵囿即蛇丘在濟南府肥城縣南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是時三家分軍私欲則蒐者非公也故他公不書獨屢書於昭定之間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靈公問陳王孫賈治軍旅君臣樂於戰鬬故肆暴

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專殺邯鄲午其心已無君矣荀寅范吉射不請於君而伐之鞅遽入晉陽抗晉人之圍專士興兵故春秋直書曰叛晉陽今山西太原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荀寅中行氏也士氏即范氏也寅吉射以午之故興兵首禍不請於君故於其奔以叛書之

晉趙鞅歸于晉

彙纂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叛春秋所必誅也趙鞅專地以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入於晉聖人書之所以譏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於此也

薛弒其君比（比如字）

胡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義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

乙巳　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戍式樹反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

胡傳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作三月孫公作子佗徒何反牂子郎反公作牄）

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也書以歸責其不能死社稷亦以罪陳楚之連兵肆暴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音醉公作醉）

此吳子玩兵滅身之戒也於越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檇李在今浙江嘉興府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掔）

齊魯為會止此合謀救范中行氏也牽衛地在今
直隸大名府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崇亂獎逆大義亡矣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反
石氏尚名脤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魯未嘗助祭
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 聵五怪反
先儒皆謂左氏所記蒯聵殺南子之事乃南子之

譖言非當時之實錄李氏廉曰驪姬害晉南子害
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
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彄出奔鄭
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逐之其無道明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胡澹菴曰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畀
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罪魯納叛臣也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觀魚於棠狩於郎皆書公自昭公蒐紅以來皆書

大蒐而不書公以見政在三家也此所謂定哀之
間多微詞若桓六年八月壬午大閱亦不書公者
大閱為天子之制又以非時行之故諱而不書也
邾子來會公
黃若晦曰邾子來會公者會公於比蒲也其不言
公蒐於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
主之公不與也
城莒父及霄
莒父今莒州地霄在今莒州境杜元凱以為公叛
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李厚菴曰十三年春魯有事於郊膰肉不至夫子
去魯矣至十四年而無冬蓋傷王道之不成也則
曷不於十三年去冬曰其春夫子猶在魯也故於
此年去之王道無成而不終不猶天之歲功不究
者乎
丙午 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郊牛死縻牛可也改卜則非趙伯循謂鼠噬牛纔

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書滅罪楚之暴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社稷也

夏五月辛亥郊

牛死改卜而失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於路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

宋公子地奔宋鄭伐宋欲以處公子地也伐大國

以居叛人直書其事而惡自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作蘧蒢

謀救宋也言次不果救也渠蒢宋地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穀作弋

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凡夫人及妾母尊爲夫人者皆書薨唯此與哀十二年孟子兩書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作稷

穀梁謂葬既有日不爲雨止明日乃葬無備之甚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喪不數閏辛巳乃閏九月也但定姒妾母得以閏數故經不書閏月與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不同

冬城漆

邾庶其邑城之謀伐邾也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也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但不報於强吳而報於弱小之蔡可乎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

定公之喪未及小祥郊禮不可行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著霸統之絕也二國以范氏之故黨叛伐君罪不可誅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天下之亂甚矣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漷火虢反又音郭

邾爲附庸之國魯納其叛復取其田以强陵弱暴亂甚矣句繹邾地在今山東兖州府鄒縣境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稱世子明正也于戚爲輒所拒不得入也輒貪國叛父逆入理以滅性故孔子於蒯聵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蓋聵以疑似之迹出靈公未嘗廢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

家則堂曰鞅圍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爲主達來戰客也書及所以辨主客謂鞅爲兵首而書及其不然鮮晉國盛時兵行天下莫之敢攖今鄭人以偏師至幸而勝之書晉鞅帥師及鄭達帥師戰言其敵也畀晉而罪鄭也鐵衛地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

冬十月葬衛靈公

蒯聵之亂故七月而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姚承菴曰蔡初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旣不自

安請遷於吳而誣吳及其事忌殺執政以爲解其
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
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爲輒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國夏帥師助
之聖人惡其不義故以爲戎首劉原父曰春秋抑
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
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公哀公之十世祖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三桓私
於其祖竊附祖功宗德之義親盡而廟不毀爲天
所災故孔子在陳聞火知其必桓僖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
杜氏謂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以備之所城
近敵故帥師焉啓陽故鄅國今山東沂州北十五
里有開陽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亂未暇致討今始伐
之葢曹公孫彊爲政之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斯有疾命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及生或殺之於是肥嗣爲康子朱子曰康子奪
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公子駟之黨稱人衆逐之也國政何在其放之
于吳召亂之道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者遠而畧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事魯最恭不免於伐大之陵小如此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作三月 殺公穀作弒
石徂徠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爲賊
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家則堂曰首惡者不名亂
黨衆不容悉書故槩目之曰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
上書盜殺蔡侯此書辰出奔比事觀之則罪人斯
得矣葢辰與聞乎弒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邾宋亦有志於圖霸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姓霍蓋辰之黨然辰已逃而徒誅其黨刑罰不中故不去官以罪專殺焉

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蠻公作曼音蠻）

蠻爲楚所陵自援投晉晉反助楚爲虐書曰歸于楚若以楚爲京師然其罪晉深矣又晉稱人戎蠻稱爵乃下執上之詞深惡夫執之者也

城西郛

不時而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反公作蒲）

亳社殷社諸侯皆有之故左氏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子虞毋嗣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十一月而後葬國亂故

葬滕頃公

辛亥　敬王三十五年

春城毗（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芘）

不時而城畏晉也

夏齊侯伐宋

以伐曹執小邾子之故而伐之所以爭霸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助范氏故伐之而以納蒯聵爲名其順矣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死未十年陳恒弒簡公

冬叔還如齊（還音旋）

使弔且會葬卿行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數閏今制亦然以閏月葬非禮也陳氏岳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二年之內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乎若定姒之葬在閏九月經不書者以其爲妾母得以閏數也

壬子　敬王三十六年

春城邾瑕（瑕公作葭）

因其城而繫之邾不與魯之兼并也瑕邾邑在今山東濟寧州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陪臣封殖肆其强暴晉之所以不能復興也

吳伐陳

陳楚之與國元年侵之今又伐之修怨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高世臣景公逐長而立孽子國高受命焉陳乞將立陽生故先逐之書來奔於前弑君於後託國非人之戒也

叔還會吳于柤

內大夫會夷狄故以號舉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荼音徒公作舍

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爲之魁春秋於弑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爲必以禍所從發爲主所以誅其意也陽生不稱公子爲父所逐也繫之齊宜有齊也荼與奚齊同不曰君之子何也奚齊殺世子而荼未殺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必欲滅邾而後已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抑崇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癸丑十二年敬王三十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春反

諸侯交爭傷天下之無霸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曼音萬

晉不能正衞父子之爭國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故書侵以貶之

夏公會吳于鄫鄫穀作繒

高抑崇曰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是時魯有職貢於吳而吳猶以號舉者不以諸侯之禮相接也

十二年橐皋之會同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是時政在三家公廹於同行爲之受惡耳不言滅邾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也內惡當諱但歸邾子於後則不諱獲於前正如歸濟西讙闡於後則不諱取於前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書圍著其暴書救善之也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罪滅國也不言滅曹未亡也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

吳伐我

以邾子益來故也不至國都則書某鄙直曰伐我加兵於都城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反公作僤後同

公穀謂齊為邾故左氏謂季姬未歸故孔子相魯

而齊人歸田孔子去魯而齊人取田聖人之關係人國如此內失邑當諱此不諱者以書歸於後不得不書取於前也闡在今山東兖州府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歸邾子益于邾

吳伐我齊取邑然後歸邾子于邾此小人之不威不懲也比事觀之罪可見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音戈

齊人歸讙及闡

汪德輔曰齊本取讙闡脅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來服故不言來歸稾纂曰宣公賂齊感齊之德非齊脅之也故其歸言我此則取歸並不言我不諱之中猶有諱焉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於勇反又於用反

杜注謂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蓋盡俘以歸

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故春秋書以深惡之雍丘宋地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治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陳之為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

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親伐之兵驕者敗宜其喪師於嵒也

冬十月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但先為魯所俘而

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經書卒傳書弒杜元凱謂以疾赴也孔仲達謂如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是也上書伐下書卒不得其死可知

夏宋人伐鄭

玩兵不已春秋益深惡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譏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公會吳者五獨此與黃池書至豈其他皆不告至乎蓋春秋之末盟會往來日以益煩聖人擇其甚者而書之也

葬齊悼公

汪德輔曰悼公書葬與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禮畧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蒯聵之黨今歸衛必從輒爾書歸蓋齊納之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夷公作寅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李厚菴曰吳不扶陳以叛楚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為之也救庸足多乎此與楚救鄭一耳蓋爭諸侯非救也季子自言之矣文定未免穿鑿

丁巳 敬王三十有一年 十六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年公會吳伐齊故國書來報也兩書伐我見魯之無備也此夫子歸國之年非不詳其月日凡侵伐之類多書時而已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頗破多反

轅頗聚斂媚上致衆怒而逐之故不書爵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侵伐之類書時而已但戰必書日下有日故上不可無月也李氏廉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强吳而却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艾陵齊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之末政在大夫相攻相逐故多出奔

戊午 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論語以子路可使治賦則賦之本義專為出車計兵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時計口而出則曰口賦是也魯自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非古成公作丘甲則賦民之力非古蓋盟會兵戎日以浸繁故國用不足至是遠事強吳益復竭蹶故朘削至此而民財民力交困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吳女也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故不稱夫人何以不書葬按左氏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當時不以小君待之故不書葬范武子謂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非也

公會吳于橐皐 橐章夜反又音托

吳欲尋盟子貢言之而免此與七年鄫之會並以

號舉橐皐吳地在淮南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皐鎮漢之橐皐縣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音云公作運

按左傳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鄖吳地在今江南揚州府如皐縣東

宋向曹帥師伐鄭

修怨不已也是以及嵒之禍

冬十有二月螽

周之十二月夏之九月螽氣燠也為異之甚

己未 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春秋書此罪兩國之報復不已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戍

汪德輔曰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春秋會吳皆不稱子此稱吳子者何始接以諸侯之禮也左傳稱乃先晉人與經書合而吳語稱吳公先歃蓋吳方爭長而邊吏以越亂告吳子倉皇畢事不復與晉爭爾所以序晉吳上書及者殊會

之所以外吳也黃池衞地在今河南開封府封丘
縣西南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乘其出而暴其與國爾
於越入吳
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夫差可謂無遠謀
矣春秋書之以示戒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 魏下公無曼字
趙鞅魏曼多數修怨於衞晉之霸業尚可問哉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去年十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蓋重賦
害民陰陽乖錯天變人怒之時也尚可爲哉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音佩又音勃
不言所次不加宿也公羊以爲見於旦蓋太陽將
升列宿皆隱故總以東方言之此蓋東方悖亂於
越滅吳之兆
盜殺陳夏區夫 區烏侯反公羊作彄苦侯反
區夫徵舒之後陳人猶使世掌國政春秋因其爲

盜所殺而書之
十有二月螽
陰陽錯亂至此極矣聖人尚何爲哉
十有四年 周敬王三十九年 申
春西狩獲麟
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公狩於郎公
及齊人狩於麓皆公親行故書公此蓋虞人自修
常職故不書狩者名氏麟爲聖人之瑞出非其時
戕於虞人此孔子將歿之徵也故朱子以爲不祥
今之星象多占驗於第三年獲麟在哀公十四年

孔子之卒在十六年四月應在三年正與占驗相
符故孔子絕筆於此而有吾道窮矣之嘆反袂拭
面之悲先儒或謂書成感麟或謂感麟作春秋皆
不明於天象者也但五石六鷁必書甲于獲麟止
書春又非遠年之事何難咨問而得之豈得謂之
無意哉夫春秋不書秋冬屢矣以周末政失之縱
也故劉向謂周末無寒歲秦衰無燠年然周以寬
而長秦以急而促春秋之始於春終於春者蓋以
春爲歲始生生之心也於時爲仁螽生星孛氣序
雖有錯亂而生生之理長在盟會侵伐王道雖不

能行而天理之流行萬世如一也故以此終篇始於春終於春人或疑之不知孔子之雜卦也始於乾終於夬夬者决也决盡則爲純乾是始終一乾也乾於德爲仁於時爲春周易之始終於乾猶春秋之始終於春豈非以其生生不息哉又羲文卦序始於乾不終於既濟既濟則窮矣春秋知夫物不可窮也故不訖於冬而以春終焉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紹攽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彙爲一書而更以己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日月爲褒貶而掊擊左傳尤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敘事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但據書字爲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紹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爲貶矣其所以貶之故紹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賵惠公仲子爲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爲妾而貶之齊高子來爲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爲高傒存魯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爲不足據是何異迷途之人藉人爲導得途之後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論六卷

〔清〕劉紹攽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通論五卷》提要

春秋通論卷之一　　三原劉紹攽著

易有繫詩書有序皆通論也列屬辭比事總以上下錯綜以見義乎故爲此以與前編相發明云旹乾隆十九年長至後一日也

隱公

春王正月　元年

春秋用周正微旨已詳矣然其祭祀兵戎則仍用夏正如烝者冬祭也而桓八年正月烝狩者冬獵也而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可見周之建子不過改正朔以新一世之耳目一切禮樂政刑仍準夏正然後以時合事耳胡氏夏時冠周月固爲牽強後儒知爲周正而輒謂一切典禮遂違寒燠之候則亦未之深思也

不書即位　元年

胡氏謂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故不書即位以紬之獨不思首爲簒弒者桓也與閔乎弒者宣也何皆書即位而不紬朱子本穀梁之意謂書即位者是時君行即位之禮不書即位是時君不行即位之禮其義甚長蓋隱志在讓桓莊父弒母孫閔僖皆繼弒君不行即位之禮故四公獨不書即位

桓宣身爲亂賊欲自附於繼正卽位之列故行卽位之禮以飾人之耳目春秋書而不削正以著其忍心害理不得與文成襄昭哀繼正卽位承國有名者並論耳定之卽位在六月亦制於强臣不得其正者書以著其實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元年

魯與邾盟者五此年蔑桓七年趡皆公也昭十一祲祥定三拔哀二句繹皆大夫也變而愈下春秋蓋深傷之　附庸書字微旨已言之家則堂謂桓五年郳黎來亦附庸也何以書名余謂未受王命故名之其後數從齊桓會盟尊周室始受王命故僖七年書小邾子

鄭伯克段于鄢 元年

春秋殺母弟者必稱弟以罪之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左氏之論篤矣不曰殺而曰克者殺其一人耳克則勝其徒衆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元年

王使來魯者一十八隱七年凡伯僖三十年宰周公文元年毛伯成八年召伯文五年召伯文九年毛伯皆爵也隱九年南季桓八年家父宣十年王季子莊

元年榮叔文元年叔服五年榮叔桓十五年家父皆字也隱三年武氏子桓五年仍叔之子皆幼也惟定十四年石尙以微者而稱名若旣爲冢宰則不應稱名乃隱七年之宰咺桓四年之宰渠伯糾皆以冢宰而稱名不得與僖三十年之宰周公並稱者一則以天子而賵諸侯之妾一則以天子而聘篡弑之人冢宰不能正故俱貶而名之止齋陳氏謂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必微者而後名之卒名之舍是無名道矣以經考之良是趙伯循以宰爲名氏如宰予之類或又以宰爲小宰則無所褒貶失春秋之義矣

及宋人盟于宿 元年

內盟書及者八此年及莊二十二高傒文二年處父成三年荀庚良夫十一年郤犨襄七年林父皆以大夫盟諸侯故諱不書公文十年女栗之盟則以諸侯而盟天子之大夫故亦諱之

祭伯來 元年

來未有無辭者但書來而無辭者七祭伯寔介葛盧白狄祭公仲孫皆不與其來也若婦人歸寧則異是

公會戎于潛 二年

書公會者四十有六唯戎狄以號舉而君臣同詞示不得與中國均敵也會吳亦然則春秋之外吳可知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二年

公穀以日月釋經世多疑之惟張元德此條最精可釋諸儒之疑張氏曰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日者至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尋或寒皆考於此固有國所尤謹也

入向入極 二年

造其國都曰入春秋書入二十有七內入者六外入者二十有一皆惡之也其我入祊不與此同例而亦惡之

鄭人伐衛 二年

公羊謂觕曰侵精曰伐穀梁謂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皆與經不合唯胡氏本趙伯循之說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爲君諱也

尹氏卒 三年

書氏者三尹氏武氏崔氏皆以譏世卿也左傳君氏之說誤矣

伐杞取牟婁 四年

胡氏以取有三例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邿是也又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又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趙伯循曰凡力得之曰取可以該三例矣

州吁弒其君完 四年

公子弒君者五商人歸生楚比皆書公子獨州吁無知以國氏詳見微旨

公及宋公遇于清 四年

書遇者六清穀魯濟皆書公及內之遇也二垂梁丘皆以爵列書外之遇也許嵩老曰隱莊之閒凡六書遇以其去古未遠也自閔而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再書四國伐鄭 四年

陳止齋曰書之復書之終春秋纔一再見焉特書之

法嚴矣又曰春秋有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以同文爲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可謂深明比事屬辭之教者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 四年

討賊書人者六州吁無知陳佗徵舒欒盈良霄也欒盈良霄雖未弑君而身爲叛逆故書法並同若里克楚比殺之不以其罪商臣蔡般見殺於齊楚故書法異文春秋之權度審矣

衛人立晉 四年

公羊云立者不宜立也春秋書立者四晉與子朝皆非所當立武宮煬宮亦當祧而不當立也故書法並同

公觀魚于棠 五年

書觀者二隱之觀魚莊之觀社既縱欲又遠地皆所以深譏之黃若晦以矢魚爲射魚據左氏云則君不射古之制也以是知其爲射魚也後世如秦始皇幸瑯琊候大魚出而射之漢武帝自尋陽親射蛟江中皆魯隱之爲可備一說

衛師入郕 五年

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此公羊之說胡氏宗之貫一經之大義

李氏廉曰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於衛再入於齊鄭既而降於齊又七十一年而奔魯春秋不復書矣

初獻六羽 五年

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僭妾之始也初稅畝聚斂之始也若作丘甲作三軍雖曰變法不過因舊制而增之耳故不言初 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

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公從祀先公皆變法之始故謹書之 魯僭八佾舊矣隱既以仲子爲夫人則當用八今減而用六是仲子不得爲夫人桓卽不得爲諸侯矣桓之殺機蓋伏於此

邾人鄭人伐宋 五年

公羊曰小國序上者主會也後倣此

螟 五年

書螟者三此年及八年九月莊六年秋也他公不書者災異迭見螟不勝書也必甚而後書之

伐鄭圍長葛 五年

書圍四十有四始此年圍長葛終哀七年宋人圍曹皆以著其暴也僖六年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也　內圍者七始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繼此圍費圍鄆兩圍郕公兩圍邿魯之無政不知自強也

鄭人來渝平 六年

書平者五此年渝平者志諸侯之合定十一及鄭平者志諸侯之散宣十五宋楚平者南北盛衰之勢也昭七年暨齊平者譏魯之恃楚而得平定十年及齊平者孔子相魯齊人向化來平詞若同而義實異矣

秋七月 六年

春秋無事必書首月書秋七月者十有七始於隱六年其書春正月者二十有四始於隱元年書夏四月者十有一始於桓九年書冬十月者十有一始於桓元年惟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爲筆削所存詳見微旨廬陵李氏謂本有事而闕之者誤矣

夏城中丘 七年

書城二十有九齊伯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晉伯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其中有美惡焉內城二十有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皆以罪其不時也其餘皆以冬城雖爲合時然春秋重民力故亦必詳書之此聖人之微意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七年

齊聘魯者五年再來及歸父國佐慶封也若魯使之聘齊者二十有二大小之勢強弱之形也王章亦安在哉

公伐邾 七年

內伐二十而伐邾者十有五其六爲公其八爲大夫其一止書伐邾皆以罪其恃強陵弱也

天王使凡伯來聘 七年

王聘魯者七凡伯南季宰渠伯糾仍叔子家父宰周公王季子也魯未嘗一至周庭焉獨僖二十八兩朝王所成十三公如京師不臣之罪大矣

鄭伯使宛來歸祊 八年

書來歸者五鄭祊衛俘鄆讙石尚也其中有美惡焉若叵來歸賄內女來歸以及季子來歸與鄭祊衛俘不同然皆自外至也故書法總曰來歸

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年

參盟者二瓦屋鄟陵是也穀梁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八年

公及人盟者二浮來及蜀是也張元德曰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

大雨震電 九年

書雨者二此年及僖三年六月雨是也但彼爲祥而此爲異文同義不同也書震者二此年及僖十五震夷伯之廟是也書雨雪三大雨雹三雨木冰一則皆爲異矣

挾卒 九年

無駭翬挾不稱族氏皆在隱桓之世以未命於天子也莊以後諸侯益復放恣故其大夫不待命而無不稱族氏矣此愈下之驗也

城郎 九年

此年城郎桓十年三國來戰於此莊八年陳蔡之役亦次於此十年齊宋又宿師於此郎固魯要地也其後築臺於郎築郎囿則以爲遊觀之所矣可不傷哉

公會齊侯于防 九年

公特會齊侯者八防巘讙艾濼城濮平州夾谷是也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夾谷爲吾其他見役於大國魯之不克自振也

敗宋師于菅 十年

季氏廉曰魯敗外師凡八而敗宋者三菅乘丘鄑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十年

內書取者十有八唯此年取郜防文七年取須句書日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家則堂曰一月之閒敗人之師取人之邑又取其邑非書日無以見其爲暴

滕侯薛侯來朝 十有一年

滕來朝者五此年及桓二年文十二襄六哀二也此書侯餘皆書子義詳微旨

公會鄭伯于時來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十有一年

先書會後書及此年及桓元年會于垂盟于越桓十二會武父及伐宋是也以明志在外也而亦魯之所欲也若桓十六春會曹夏伐宋皆書會而不書及則志在外而不在魯矣春秋謹嚴如此

公薨 十有一年

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余於微旨中已辨其非矣偶讀黃若晦通說甚合余心故特錄之其言曰公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非也蔡景許悼弒而賊未討皆書葬也蓋不書葬有二或讎人當國或國內亂不以禮

葬之與在外之國方有變雖葬而不暇赴故不書爾
隱之不書葬雖人當國不以禮葬之也是皆摭其實
而已矣

桓公

公會鄭伯于垂 元年

桓篡弑之賊結鄭突以自固故特相盟會于垂于越
于武父于曹不厭其頻也他公之特與鄭盟會者少
矣

大水 元年

外書大水者一唯宋而已內書大水者八桓二莊三

宣成襄各一然皆以秋書唯桓十三書夏而大水之
紀又始於桓張元德曰葢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會于稷成宋亂 二年

春秋會盟不言其事會言其事者此與襄三十澶淵
盟言其事者僖二十一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陳止
齋曰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以變文爲猶未也
而直言其所爲舍此無復見者矣

取郜大鼎于宋 二年

宋以郜鼎賂魯而書魯取魯以濟西賂齊而書齊取
所以罪齊魯也若齊致衛寶而書來歸則均任其咎

矣

公至自唐 二年

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
九十有四胡氏以爲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錄其
會盟侵伐之危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義本啖叔佐
其言甚是隱不書至者志在讓桓不以人君之禮自
處也他公不至者不告至也趙東山謂以書至爲恒
則不書至以見義以不至爲恒則書至以見義其說
爲鑿　不以會盟至而以地至者六此年唐文十六
穀昭二十九乾侯定八年瓦定十年夾谷定十二黃

是也公及戎盟于唐及齊侯盟于穀春秋未有以盟
至者故以唐至以穀至乾侯者拒於晉而不得入又
不得返於其國至乾侯所以爲居鄆張本會瓦者晉
士鞅趙鞅荀寅也公不可以會大夫故不以會至夾
谷者孔子之所以退萊人以地者危之也盟夾谷矣
又盟于黃是時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恐其閒也此會
以結之至黃者越境以相親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
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啖叔佐以爲夫子擇其重者
而志之又有不致本事者叔佐以爲本事非功也按
之經文其義亦長高郵孫氏取趙伯循說以爲魯地

則至自地以余考之瓦爲衛地其說難信

日有食之既 三年

春秋日食三十有六隱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年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

公子翬如齊逆女 三年

卿爲君逆者三翬逆文姜宣元年公子遂逆穆姜成十四叔孫僑如逆齊姜先儒皆譏不親迎惟程子謂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未有遠適他國以迎婦者此

年公子翬譏寵逆也遂殺子赤僑如逼於穆姜皆悖逆之人而公寵任之故曰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以者左右之也夫人豈大夫所得以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三年

李氏廉曰夫人初至皆書告於廟也經書夫人至三文姜得見公故不書翬以穆姜齊姜書遂僑如書以者言不當以也哀姜書入不可見乎宗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於齊也昭公娶吳女不書至恥娶同姓也

有年 三年

此書有年宣十六書大有年先儒皆以爲紀異余謂桓宣之世饑饉洊至若非大有則人類誠矣天益憫斯民而延其生也春秋重民命故謹書之

公狩于郎 四年

狩有常所故西狩不書地書地者二于郎譏遠地于禚譏親讎也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五年

余於微旨謂以兩日赴矣讀左氏益信左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齊侯鄭伯如紀 五年

書如者二齊鄭如紀將以襲紀州公如曹度其國危不復也實異而跡則同故書法不異

大雩 五年

書雩二十一皆在於秋唯成七年書冬則旱甚而無格天之誠矣左氏以爲龍見而雩然經無建巳之月雩者則知公羊以爲旱祭者是也

螽 五年

書螽者十一皆在於秋唯文八年書冬哀十二十三

書十二月則異甚矣程氏曰螟也既旱又螟則饑不必書也

大閱 六年

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乃天子之禮經書大閱者一大蒐者三皆僭也

蔡人殺陳佗 六年

殺他國之君者四陳佗鄫子蔡般戎蠻子也稱人者討賊之辭也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爲義之途也

子同生 六年

莊文成襄皆適嗣也何以獨書子同生葢因文姜亂於齊襄故書此以决後世之疑而公又以世子之禮舉之也他公則否故不書

逆王后于紀 八年

書逆王后二此年及襄十五劉夏也皆以我主昏而書書逆者十九穀梁皆以爲繼事之辭有書之不以爲譏者有書之以見譏者許松老曰逆赦許逆之善者也逆次于匡逆之不善者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

書使朝者二此年及季姬使鄫子是也穀梁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公會衞侯于桃丘弗遇 十年

季氏廉曰經書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衞也文十六齊侯弗及盟罪季孫也然皆爲內諱恥也追齊至酅弗及有畏也胡氏皆以爲遷詞晉人納捷菑弗克納則亦遷善之義矣

齊侯衞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

內兵書戰者五桓十二宋十七奚莊九年乾時之戰書敗績桓十三魯紀合戰四國敗績成二年四卿帥師會晉敗齊有諱有不諱焉皆特筆也書來戰者一

此年是也劉原父曰來戰者外爲志乎此戰也

齊人衞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有一年

外盟書人者四惡曹鹿上清丘邢也皆所以貶之詳見微旨

宋人執鄭祭仲 十有一年

他國執他國大夫者九祭仲鄭詹陳袁濤塗衞寗喜宋仲幾鄭良霄衞石買宋樂祁衞北宮結是也皆稱人以執公羊曰稱人以執非霸討也然仲身爲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其罪不可逭矣

突歸于鄭 十有一年

書歸者六此年突莊二十四赤歸而歸也僖三十衛侯鄭成十六曹伯執而歸也昭十三蔡侯廬陳侯吳得封於大國而歸也成十八左氏傳曰凡去其國國人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入曰復入注曰此四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鄭忽出奔衛　十有一年

君奔而名者三鄭忽曹羈莒展輿也不書爵不能君也陳止齋曰祭仲以大夫專廢置君爲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襃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爲詞也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十有一年

內大夫盟外諸侯者九始於此故余以爲魯之禍桓爲之也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單伯于鄄季孫宿于邢丘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會齊侯皆以卑伉尊爲履霜堅冰之戒

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十有二年

去年正月盟惡曹秋盟折會夫鍾冬會闞今年六月盟曲池七月盟穀丘八月會虛冬會龜盟武父盟會

頻數無有過於此者維茲小民何以堪命於以見天下之無王諸侯之放恣也聖人蓋深傷之呂東萊曰後之君子有意於善者其知慎事守約愛民爲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年

陳止齋曰丙戌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春秋之日例莫謹於崩卒以往日赴則書往日以來日赴則書來日再赴則亦再日之舍卒而稱日皆大事也是故非內辭必戰也弒君也滅國而執殺其君世子大夫也則日之會不日會有盟焉則日盟有滅焉則日侵伐不日入之則日入潰之則日潰圍不日滅之則日滅宜日而不日者不得日也凡日必甚之也是故公即位不日日定公夫人至不日日哀姜諸侯奔不日日衛侯衎入不日亦日衛侯衎執不日日鄫子外災不日日宋衛陳鄭外敗不日日頓胡沈蔡陳許皆甚之也非甚之也者而稱日則天變也郊廟之事也

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十有三年

趙伯循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戰不言及交爲主也胡氏從用其說以爲戰而言及主乎

是戰者也又文二年傳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內戰書及者四此年及桓十七戰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二升陘也皆不書公諱也內勝外師言敗勝敗相當言戰大崩言敗績惟乾時而已

無冰 十有四年

無冰者三此年春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也劉向所謂周末無寒歲者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十有四年

來盟者五鄭語衛良夫楚屈完齊高子宋華孫也語

與良夫稱使者前定之盟也三子不稱使者權在三子也

御廩災 十有四年

內災者八此年御廩僖二十西宮災成三年新宮災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四年亳社災也外災者六莊二十齊大災宣十六成周宣榭火襄九年宋災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所以謹天變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有四年

用兵書以者三此年及僖二十六公以楚師定四年蔡侯以吳子是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霸之所由興也

鄭伯突出奔蔡 十有五年

諸侯被逐書名者六桓十五鄭突十六衛朔昭三燕伯欵二十一蔡侯朱二十三莒子庚輿哀十邾子益也襄十四衛侯奔齊公羊作衛侯衎蓋亦名之皆以自出爲文所以罪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逐也惟莊四年紀侯不名憫無罪也僖二十八衛侯不名攝位而去也文十二郕伯不名張元德曰太子當立郕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郕伯來奔春秋

大居正之法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有五年

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也忽之出與歸名而不爵終不能君也鄭也襄也衎也出不名而歸名詳見微旨至大夫失位復歸者衛元咺一人而已

許叔入于許 十有五年

入者難詞也春秋書入者七許叔齊小白陽生莒去疾鄭突衛朔衛獻也小白陽生去疾無君父之命鄭突衛朔亂倫失正衛獻入夷儀春秋侯其改過也惟

許叔書字所以別有罪而褒之

鄭伯突入于櫟十有五年

張元德曰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儀齊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耦國使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書入櫟而略其入國亦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　按晉滅下陽而不書入虢即是此義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有五年

地而後侵伐者三此年于袲伐鄭宣元年棐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事未前定故會於某以集事

而後伐也若夫會伐會盟會救皆前定之詞也

公至自伐鄭十有六年

公至自伐十二伐鄭者五為公自行伐齊者三伐衛伐戎伐萊伐秦各一皆齎命也

衛侯朔出奔齊十有六年

諸侯出奔衛侯朔名鄭伯突名衛侯衎名惟僖二十八衛侯出奔楚不名呂樸鄉以為奔而名者國非其國奔而不名者國猶其國也朔出而黔牟立國非朔之國也突出而忽入國固忽之國也衎出而剽已立則是國有二君也故名之若晉文有憾於衛侯而立叔武國故鄭之國也故其出也不名

蔡季自陳歸于蔡十有七年

諸侯之兄弟非有罪不名故陳黃楚比皆以名書若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肸之不仕季子之來歸皆書字所以褒之也衛鱄書名者主於書弟以罪衛侯而鱄亦無可褒也

春秋通論卷之二　　三原劉紹攽著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元年

書孫者三文姜哀姜昭公也文姜去其姓氏哀姜不去者哀姜殺子文姜弒夫有差等也文姜哀姜之孫皆月而不日昭公則日月並書則又君與夫人之別也聖人之析義精矣

築王姬之館于外 元年

築者創始也故春秋必謹書之築館一與讎主昏縱在城外豈爲禮乎三十一年三築臺成十八鹿囿昭

九年郎囿定十三蛇淵囿譏縱欲也二十八年築郿重民力也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非無逆之者然畧而不書仇讎之人已易世矣故擇其重者錄之若此年公父新見殺創巨痛深忍於忘讎故於其逆其築館必詳而志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元年

錫命者三此年莊王錫桓公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皆非禮也而桓身爲簒弒尤爲非禮故獨不書天詳見微旨

王姬歸于齊 元年

王姬歸齊者二此年歸襄公及十一年歸桓公也皆以魯主婚而書

齊師遷紀郱鄑郚 元年

遷國邑者三此年及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但遷宿遷陽書人此獨書師蓋用大衆以廹之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所以更著其暴也

葬桓王 三年

春秋十三王唯桓莊匡簡景書葬餘皆不書周室之弱諸侯之無王也可慨矣夫

紀季以酅入于齊 三年

趙伯循曰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

公次于滑 三年

公之書次惟莊與昭耳莊之次三此年次滑謀救紀八年次郎謀圍郕三十年次成謀救鄣也救不克救圍以肆暴故書次者皆所以譏之昭之次二一拒於齊一拒於晉書次亦所以譏也

紀侯大去其國 四年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諸侯失國皆以奔書紀季以詐謀挈邑入齊以奉宗祧於酅至十二年紀叔姬

歸于鄭則紀之五廟猶血食也故不以失國之辭書
而以大去爲辭所以憫紀而罪齊也或以大爲紀侯
之名如漢人褚大欒大之類

齊侯葬紀伯姬 四年

內女書葬者三紀伯姬所以憫之紀叔姬宋伯姬所
以賢之

郳黎來來朝 五年

郳來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也僖七年
改稱小邾子先儒以爲邾之別封

王人子突救衛 六年

春秋無義戰故凡書救者皆善之也書救二十有三
始於此年王人之救衛救在於王則罪諸侯終於哀
十年吳之救陳救在夷狄則罪中國若晉陽處父救
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此聖人恤患之大義也
讀春秋者全要上下其文以見意上言伐衛次言王
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其逆王命可知矣

齊人來歸衛俘 六年

李氏廉曰春秋嚴斯賂之禍魯齊陳鄭之立督也以
郜鼎也魯齊宋陳蔡之納朔也以衛寶也晉平公以
十一國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也是三

役者皆定纂弒也春秋於郜鼎書取蔽罪於魯也於
衛俘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以同情罪
伯主及諸侯則不必書所賂矣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七年

魯與齊會穀者三莊二十三年之遇文十七年之盟
是也唯此年以夫人淫會於魯之防冬會於齊之穀
越境宣淫其惡著矣

師還 八年

書還者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匄侵齊聞喪乃
還皆所以善之惟此書還則譏其暴同姓耳文同而

義異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九年

書及大夫盟者二此與扈之盟書晉大夫是也公羊
曰公曷爲與齊大夫盟齊無君也若晉靈初即位而
趙盾書大夫則以著盾之專也

納糾 九年

納者內弗受之詞書納者七糾與捷菑蒯聵及楚納
頓納公孫寧儀行父齊納北燕皆弗受而強致之也

二月公侵宋 十年

內侵者七書公有四焉此年及定六年侵鄭八年再

侵齊也皆所以示貶穀梁曰侵時此其月何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荊敗蔡師于莘　十年

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此年始書荊莊二十三始書荊人僖元年始書楚人僖四年始書楚大夫姓名僖二十一始書楚子所謂漸進之也

齊師滅譚　十年

書滅三十有三譚弦溫徐蕭邢遂黃頓江六庸舒蓼甲氏舒庸萊舒鳩賴蔡州來巢鄫陳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胡光沈盈下陽偪陽陸渾夔于是也啖

叔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其名其不名詳見微旨

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十有一年

書敗宋者三皆不書日惟此書日穀梁曰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注曰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

宋萬出奔陳　十有二年

外大夫出奔者三十有五始於此譏佚賊也

鄭人侵宋　十有五年

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楚公子申伐陳天下之無道也甚矣

荊伐鄭　十有六年

季氏廉曰經書荊伐鄭二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伐之楚之養精蓄銳如此

同盟于幽　十有六年

同盟者十有六此年幽二十七盟幽齊桓也文十四

新城晉靈也宣十二清丘十七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晉景也成十五戚十七柯陵晉厲也成十八虛朾襄三年雞澤九年戲十一亳城北晉悼也襄二十五重丘晉平也昭十三平丘晉昭也胡文定謂有諸侯同欲而稱同者有惡其反覆而稱同者呂樸鄉謂有以主是盟則不書同葵丘踐土主伯之盛也故不書同二幽之盟桓公霸業未盛之時趙盾新城以後皆書同晉霸漸衰之際也蓋同者衆欲也衆欲則猶未純乎專主盟也

鄭詹自齊逃來　十有七年

逃者匹夫之事也書逃者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陳侯逃歸也君臣無異辭皆所以貶之

公追戎于濟西 十有八年

書追者二此年及僖二十六年是也胡氏謂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爲國無武備義本左氏

有蜮 十有八年

有者不常有也故以爲異書有者三此年有蜮及二十九有蜚昭二十五有鸜鵒來巢也

遂及齊侯宋公盟 十有九年

大夫無遂事故胡文定以遂者專事之詞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公子遂遂如晉襄十二季孫宿遂入鄆其所由來也漸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二十有二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殺大夫者四十七皆出於諸侯故春秋必謹書之以罪專殺也孫明復謂殺世子母弟則稱君者甚之也殺大夫不以其罪則稱國稱國者次之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又次之也

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二十有二年

微者之盟不日及宋盟宿及蘇子盟女栗是也若高傒處父苟庚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皆國之上卿公屈體而與之盟若盟諸侯然故謹而日之蓋所以恥之

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二年

書納幣者三此年如齊譏不使卿而親行也文二年公子遂譏喪娶也成八年宋公孫壽譏其不當使公孫也皆以非禮而書

李氏廉曰禮有納采問名納徵吉期四者備而後娶納幣即納徵逆女即親迎春秋止書此二禮者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

公至自齊 二十有三年

莊公之與齊會盟多矣獨三如齊書至者皆爲娶讎女而行也

荊人來聘 二十有三年

荊聘魯三此及楚子使椒楚子使薳罷是也楚自近年加兵蔡鄭復修禮於宗邦遠交近攻之計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有五年

日食而鼓用牲者三此年六月及三十年九月文十五年六月是也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張元德曰皆非禮也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胤征周禮所載

禮文之末耳今莊公藐然於充陽之本鼓何益乎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有七年

春秋書大夫之葬止此所以罪私交也而季氏之勢成矣

新延廐　二十有九年

書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變法之失也書新作者三此年及僖二十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輕用其民也惟延廐不書作非刱始也

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有一年

書獻捷者二此及僖二十一楚宜申來獻捷是也獻

者下奉上之詞非禮著矣

冬不雨　三十有一年

書不雨者七此年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以重農事惜民命也

子般卒　三十有二年

君在喪當稱子宋子陳子之類是也卒亦稱子文十八年子卒是也若未葬也則卒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王在喪稱王某王猛是也卒稱王子某王子猛是也

狄伐邢　三十有二年

狄北狄也自此始見於經爲中國患自桓文剏伯南之楚北之狄有所憚而不敢肆至宣三年晉伯既衰楚狄復交爲中國患而狄也忽分爲二有赤狄焉有白狄焉不相統一其勢衰矣故晉人滅赤狄

閔公

齊仲孫來　元年

慶父弒君之賊齊桓使復歸魯以消後患又使仲孫覘魯虛實於以見無討賊之義而有取魯之私故於仲孫直書曰來上不書使下不書事蓋交譏之

吉禘于莊公　二年

書禘者二此及僖八年七月是也魯本不當禘況閔公喪未三年必哀姜慶父之所爲僖公用致夫人雖尊其母實卑其父皆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故特書之

夫人姜氏孫于邾　二年

季氏廉曰夫人孫二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喪歸貶姓而已春秋之權衡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二年

慶父奔莒莒人歸而殺之與宋萬奔陳陳人歸而殺之者相同然皆受賂而後歸之故春秋皆畧而不書所以譏魯之佚賊陳莒之納叛也

高子來盟 二年

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

李氏廉曰閔公編書二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賢一字之法精矣

春秋通論卷之三

三原劉紹攽著

僖公

次于聶北救邢 元年

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次而救也襄二十三叔孫豹救晉次雍榆救而次也皆不速於爲義也公羊謂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張元德謂桓公用兵主於持重均屬曲說

邢遷于夷儀 元年

書遷者十邢遷夷儀衞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皆廹於强國而自遷也若齊遷紀郱鄑郚宋遷宿齊遷陽則爲大國徙而臣之矣天下無王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春秋所深傷也

城邢 元年

齊桓外城者三此年邢二年楚丘十四年緣陵也晉伯外城亦三襄二年虎牢襄二十九杞昭三十二成周也惟邢楚丘書月以其存亡國也城成周似乎尊王然諸侯不城而大夫城之故亦不月

城楚丘 二年

不書桓公先儒皆謂不與齊桓之專封呂東萊曰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界此人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

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爲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爲罪也　余謂諸侯各自其國而往城故以魯辭書之詳見微旨又黄若晦以楚丘不繫衛謂是魯邑夫下陽不繫虢虎牢不繫鄭其地其名固有常處矣安得皆以爲魯地乎黄說非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二年

穀梁疏曰虢之滅由於下陽之亡郢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下陽滅則虞已亡所遺者惟其君而已故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不得有其國猶

若執之晉也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三年

僖公三十三年閒凡不雨者僅見而已故三時不雨必舉二首月若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十三年皆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時而數二公政治之得失見矣

徐人取舒　三年

內諱滅書取取邿取鄟是也外滅國不書取惟伐其國而收其邑乃書莒人伐杞取牟婁宋人取長葛是也此滅國也獨以取書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詩曰荆舒是懲蓋是時齊魯方睦徐人倚齊魯取之故易如此

六月雨　三年

春秋書雨唯此而已公羊注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

公子友如齊涖盟　三年

書涖盟者四此年公子友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婼如齊定十一叔還如鄭是也穀梁注曰昭七年傳例曰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涖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

以國與之謂舉國爲主

蔡潰　四年

書潰者四此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昭二十九鄆潰是也所謂委而去之也上不能有其下下不能忠其上罪在受兵者而舉兵者之罪反輕矣

遂伐楚　四年

伐而書遂者四皆以言其志不在彼而在此也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皆是也

許男新臣卒 四年

諸侯卒於外者五皆以地書晉侯卒于扈許男卒于楚宋公卒于曲棘曹伯廬卒于師杞伯成卒于會是也許男之卒不地蓋必歸而卒於其國也左氏以爲卒於師者不可信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四年

定四年會召陵侵楚蓋齊晉謀楚皆於召陵也成三年晉敗齊師于鞌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書法相似而實異詳見成三年

齊人執陳袁濤塗 四年

執大夫者十五皆非霸討之正執諸侯者十二唯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霸討之正餘皆非也故皆貶而人之

公至自伐楚 四年

僖公與齊會盟者七不書至兩如齊亦不書至獨伐楚伐鄭牡丘于淮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牡丘于淮志其衰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五年

公羊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疏曰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殊世子而不殊宰周公　按此以殊會爲尊與外異而殊會之者不同蓋諸侯同列不可殊也

諸侯盟于首止 五年

李氏廉曰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詞複以見意也又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臯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

雞澤平丘是也臯鼬盟惟趙子以爲劉子不與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卽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爲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陳氏曰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於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於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此說得之

公會王人 八年

書王人者三于洮王人下士也翟泉王人王子虎也王臣不可與諸侯盟若此年王室有難謀以安王室故無貶詞

鄭伯乞盟 八年

書乞者六乞盟一乞師五胡氏以爲未知其得與否也左傳疏云旣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別言盟耳

公會宰周公 九年

李氏廉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

諸侯城緣陵 十有四年

諸侯不序穀梁以爲散辭公羊謂不與齊桓之專封

後儒或從公或從穀不一也此當比事以求之夫諸侯不序必前目而後凡如牡丘之盟諸侯歷序故其下止書諸侯之大夫救徐新城之伐諸侯歷序故其下止書諸侯遂救許是也非前目後凡而不序者四此年及文八年十五年兩盟于扈十七年一會于扈是也前盟于扈不與趙盾之臨諸侯後盟于扈不與晉伐齊而取賂若扈之會欲平宋亂而不果是皆以爲不足序也故畧之由此以推則緣陵之城左氏以爲有闕而去之失去災䘏鄰之道故比於盟扈會扈耳齊桓三城獨城邢爲美先儒之說有由來矣

沙鹿崩 十有四年

書山崩者二此年及成五年梁山崩是也名山大澤不以封故皆不繫之地此天王出居于鄭之驗也卜偃謂期年將有大咎胡氏謂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皆不明於不地之義

盟于牡丘 十有五年

牡丘盟而後救督率於未然也馬陵救而後盟戒懼於已然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十有五年

以敖主兵內辭也大夫何以不序無功不足序也經

書諸侯之大夫三而始於救徐齊桓之失也成於晉悼之盟袁僑極於晉平之盟于宋此大夫之所以專故春秋必特書之

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五年

書獲者六莒挐晉侯華元蔡公子燮陳夏齧齊國書也陳止齋曰獲匹夫之辭也

鄫子會盟于邾 十有九年

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年鄫子及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是也

邾人執鄫子用之　十有九年

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及昭十一楚執蔡世子有用之是也或曰殺之以祭也或曰血其鼻以祭也其虐爲已甚矣故人邾而鄫子不名

新作南門　二十年

書新作者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皆以譏其改舊制而輕民力也

夏大旱　二十有一年

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是也所以誌異之甚憂之深也

公會諸侯盟于薄　二十有一年

張元德曰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聖人務全中國之體也　按此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

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有二年

李氏廉曰經書取須句二蓋此年雖取之而升陘之敗復喪於邾至文公七年閒晉以伐邾乃取之而寘文公子焉於是魯有須句矣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二十有二年

中國與楚戰者四泓城濮邲鄢陵也勝敗不同皆以中國及之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故城濮之戰陳止齊以爲尊晉胡文定以書及爲罪晉誤矣

天王出居于鄭　二十有四年

書王居者三鄭也狄泉也皇也書公居者五昭公居鄆也諸侯以國爲家故於其國內曰居國外曰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內外皆曰居

家則堂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三出莊二十年惠王以子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虢鄭納王其出其歸春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叔帶之難復出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晉侯納王春秋不書

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王猛出（悼王也未成君故名）春秋書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冬王猛卒母弟敬王立復以難故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詳畧各異知聖人於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惠王之出之入皆不書者猶爲周諱也王者無外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能自植以召狄難春秋於是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以狩書而以出書春秋不得爲襄王諱矣然

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春秋始變例而書曰
葬景王王室亂自是五六年間悼敬子朝更出迭入
春秋記之不遺惘周室之傾覆內難仍作將無以爲
國不得已而遂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復書
知其無可與復之望重爲憂歎非若初年諱而不書
矣

公子遂如楚乞師 二十有六年

乞師者五此年及成十三郤錡十六欒黶十七晉荀
罃十八士魴是也但晉以乞於諸侯魯以乞於夷狄
不可同日而語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二十有八年

魯刺者二買及公子偃也偃刺不言其故爲公諱也
買則上言晉人伐衛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
也

執曹伯畀宋人 二十有八年

執曹伯畀宋人與執戎蠻子歸楚同但畀者以此與
彼之辭歸則以京師之禮待之矣

公朝于王所 二十有八年

此年朝王者二不言諸侯各自往朝非一時也此不
書日而朝河陽書日者以見先狩而後朝也若成十
三公如京師則以其因伯事而經過無朝王之實故
書如而不書朝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二十有八年

大夫出奔而歸多書所自因其力也諸侯歸而書自
者獨衛侯書自楚曹伯書自京師一則著其去夏即
夷之非一則見京師之釋有罪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二十有八年

歸京師者二此與成十五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
也此曰歸之于者君臣無獄執不以正之詞彼曰歸
于者晉厲執曹伯使王治之故程子以爲順易之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二十有八年

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咺宋魚石晉欒盈也復者位
已絕也已絕無歸道也書曰自晉晉有奉焉耳

諸侯遂圍許 二十有八年

齊桓之諸侯遂救許以其困於楚也晉文之諸侯遂
圍許以其會不至也一救一圍蓋皆義之

秋大雨雹 二十有九年

大雨雹者三此年及昭三年冬四年春是也穀梁注
曰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介葛盧來 二十有九年

此年來魯者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

衛侯鄭歸于衛 三十年

諸侯執書歸者三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若僖十九宋人執滕子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之類皆不言歸也

取濟西田 三十有一年

李氏廉曰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田十九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係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係國邾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係國者乘上文伐邾文也

四卜郊不從 三十有一年

魯不郊者八此年夏四月四卜成十年四月五卜襄七年四月三卜十一年四月四卜皆以卜不定也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定十五正月哀元年正月皆以牛傷也若成十七九月辛丑用郊則尋以非時而書蓋魯郊非禮聖人不敢無故言國之失故因事而後見義焉

臨江劉氏謂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質為墨翟之學於魯陳止齋用其說然程子謂成王所賜本之禮迎三傳皆同不可疑也

猶三望 三十有一年

書猶者三猶三望猶朝於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甚之之詞也朝廟喜其不可已而不已幸之之詞也

文公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元年

內大夫會諸侯者五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鄄繼見於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皆是也大夫之專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及晉處父盟 二年

李氏廉曰處父黎國而去氏者庚戾夫等黎氏而去國此兼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內諱之書法有二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如及晉處父盟之類是也若諱在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如黑壤之

會不與盟但書會而不書盟之類是也

盟于垂隴 二年

晉以大夫主諸侯始於翟泉今垂隴士縠新城趙盾實以主是盟也春秋序縠盾於諸侯之下大夫不可與諸侯班也

公如晉 三年

文如晉二此年及十三年成如晉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襄如晉五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昭如晉二五年十五年不得入五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亦而如晉二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定如晉不得入一三年朝而及晉侯盟者三此年十三年襄三年長樗是也固以見天下無道小國廹於強大亦以傷魯之不克自振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

書帥師者內辭也諸侯侵伐未有書帥師者晉以大夫帥師於是始故謹而書之以見大夫尊強卒乘繁與非國之利也

宋人殺其大夫 七年

此年宋人殺其大夫罪專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死其官也不名者他無可稱也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戰于令狐與宋襄立齊孝公戰于甗皆敗而書人非託孤之義也秦敗不書者晉使先蔑召公子雍於秦秦爲送之曲在晉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七年

及某大夫盟者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此年晉靈在抱趙盾當國故書法相同舍是則必書名以罪大夫之伉君焉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八年

內大夫盟外大夫者二此年公子遂又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是也內大夫會外大夫者五郤缺承筐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匄于柯荀躒適歷是也奸臣之擅權也久矣可不戒哉

不至而復 八年

陸氏纂例曰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之詞公如晉至河乃復仲遂至黃乃復公孫敖不至而復皆事未畢而復也穀梁以復爲事畢還爲事未畢蓋誤倒其文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九年

凡殺二大夫以上如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七年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哀四年曹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不書及者其罪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並及之也

地震九年

地震者五此年及襄十六昭十九二十三哀三年也伯陽父以爲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盖陰勝陽微之異

楚子使椒來聘九年

李氏廉曰秦自韓戰稱伯至殺而狄之楚自孟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國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

霸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九年

黄若晦曰仲子惠公之妾成風僖公之母也仲子繫之惠公可也成風繫之僖公何哉盖以仲子爲妻者惠公也故曰惠公仲子以母成風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曰僖公成風因仲子成風以見惠僖之過也然惠不能正家而乖庶嫡之分僖欲厚其母而不節以禮釣是二者則惠之過甚於僖矣

秦伐晉十年

不稱人先儒皆以爲狄之也此年及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晉伐鮮虞是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十年

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晉悼伐鄭次郤胡氏謂修文告以威敵者之也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齊衛三次以伐晉胡氏謂藏禍心以逞夏貶之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十年

高侯處父之盟諱不書公然皆書曰此以諸侯而盟天子之大夫其惡大矣故旣不書公又去日以畧之若曰是失禮之人者不足詳也其亦等於宋人盟宿之例而已

楚子伐麇十有一年

楚侵伐書爵始此蓋自是與中國等矣

子叔姬卒十有二年

書子叔姬者三此年及五年兩書子叔姬是也陸氏纂例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或曰若是文公女不當有兩叔姬按伯仲之外皆曰叔如管叔蔡叔霍叔是也

城諸及鄆十有二年

莊二十九城諸及防則知諸魯邑也襄十二莒人伐

我東鄙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則知鄆莒邑也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至昭二十五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若成四年城鄆以備晉任公輔以爲魯西境廩丘縣邑

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有四年

星孛者三此年及昭十七孛于大辰哀十三孛于東方皆亂徵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　十有四年

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款是國君故

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十有五年

凡完來盟高子來盟皆不書官此獨以官書葢華孫華督之後惡世卿也呂東萊謂能其官者非

單伯至自齊　十有五年

內大夫執而書至者三單伯叔孫婼季孫意如也若季孫行父與公同歸故雖執而不書至

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十有五年

書日於伐入之間通經無此例公羊疏謂郤缺以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日以起其暴與齊人伐衛同義穀梁疏謂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也李氏廉以旣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知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葢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爲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穀梁疏爲是

齊人來歸子叔姬　十有五年

內女來歸者三宣十六郯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皆大歸也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郯杞

之比矣

齊侯弗及盟　十有六年

弗及者二衞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十有六年

內大夫特及諸侯盟者三郪丘赤棘拔是也會盟者一祲祥是也二大夫及盟者一句繹是也大夫之專固不待言獨奈何以國君之尊亦下而與之盟邪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十有八年

二大夫並使者二此年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

如晉是也又並使以出會者一襄十四季孫宿叔老
會向是也此君之所以日弱臣之所以日強也可不
戒哉

莒弒其君庶其 十有八年

弒君有稱人稱國之異稱人者三衆辭也亦微辭也
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者夫人王姬使帥甸攻
而殺之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者展輿因國
人以攻之皆衆也必有所誘其罪而不以實赴也文
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者邴歜閻職微也微者之
姓氏不見於經盜竊寶玉大弓閽弒吳子餘祭皆知

其名而不書不足書也稱國者四當國之辭也此年
莒弒其君庶其者太子僕也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
蒲者欒書中行偃也昭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者公
子光也皆弒君者當國國之人皆逆賊之黨無有以
名氏告者故稱國以弒當國執政之臣必有任其咎
者矣此稱人稱國之所以異也若定十三年薛弒其
君比左氏不詳其事意亦太子僕之類耳

春秋通論卷之四

三原劉紹攽

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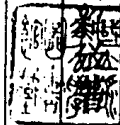
春王正月 元年

張元德曰宣公罪同於桓公而十八年皆書王者法
已舉於前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元年

書放者三此年胥甲父昭八年公子招哀三年公孫
獵是也公羊謂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
也大夫待放正也然稱國以放晉政在於私門烏得
謂之近正乎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元年

宣公簒立而會齊侯于平州以定之與桓公弒立而
會鄭伯于垂以定之結強援而成逆謀後先同一轍
也呂東萊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逆女于齊又會
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
也已家則堂曰昔者魯慶父哀姜比而弒閔齊桓公
赫然發怒二人者咸抵於辟自是中國無簒弒之禍
者四十餘年皆桓威德之所覆也今襄仲敬嬴比而
弒赤乃以是謀之齊惠惠入其賂田而許之仲歸遂
弒嗣君並殺君之母弟立嬴之子接是爲宣公仲與

麗固當坐首惡之戮使齊惠能率厥考桓公之遺訓拒而絕之彼賤妾賊臣何敢肆無所忌至於此是故春秋專討齊惠自子赤之卒及宣公之篡前後八書齊不閒之以他事著其罪而討之此二弒書法所以不同也

齊人取濟西田 元年

呂樸鄉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八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及防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二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莒取向九

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鞌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易也凡言取者皆非其有之義若齊人取濟西田謂之非其有宜也若我取濟西田取汶陽田皆言取何哉蓋嘗失之於彼矣而今取之是亦非其有而已矣

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元年

先地而後伐者三于袲棐林召陵也謀定後伐所以美之 書會師者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不書師師之卿臣不可以敵君也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二年

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其後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皆以大夫而帥師大夫之強可知矣戰不書大夫帥師者惟吳而已

趙盾弒其君夷皋 二年

非身弒而書弒者五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止楚公子比齊陳乞是也皆所以原其事而誅其心亂臣賊

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矣

葬匡王 三年

呂樸鄉曰春秋書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比而觀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謂公親往可乎

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四年

春秋記事多不詳其故此獨書之詳何哉家則堂曰春秋之法有事大而書之畧者有事小而書之詳者

事小而書之詳將以垂法於後也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益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惟學問君子而後可語以此聖人亦因莒郯之事而垂訓焉耳夫莒郯所以爭爲不平故耳齊魯欲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莒之不肯宜哉而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己之不平而求人之平况又因以爲利其無道也亦甚矣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七年

來盟書使者二鄭語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

壬午猶繹 八年

呂樸鄉曰石氏曰禮有重輕先後大小之不同有國者當圖其稱也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大夫之卒而去祭樂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以卿佐之喪而猶繹是忽所重而行所輕也宣公之行所輕昭公之廢所重春秋譏之一也孔子書有事於大廟有事於武宮皆在二臣卒之前至稱萬入去籥去樂卒事在叔弓仲遂卒之後明猶繹去樂之爲不當也

楚人滅舒蓼 八年

詩云荆舒是懲荆與舒一類也其後荆日盛舒日散乃復屬於楚僖三年徐人取舒爲中國撓楚也但其種類不一後復叛服於吳楚之間文五年楚滅六與蓼蓼即舒蓼意者旣滅而復興也成十七楚滅舒庸襄二十五楚滅舒鳩春秋詳書之殆以著其同類相殘與

齊人歸我濟西田 十年

齊歸田者三此年濟西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以明之不言來者請而後得之也哀八年讙闡歸於取之之年故不言我若定十年鄆讙龜陰書來歸則以孔子相魯齊人感於義而歸之心悅誠服之詞也呂樸鄉曰言來者無所惜之辭也不言來者有所惜之辭也無所惜其所欲也有所欲則出於不得已矣

齊崔氏出奔衛 十年

奔未有書氏者書氏以見其族之盛此崔杼所以出而能入入而能弑也

饑 十年

書饑者三此年及十五襄二十四大饑是也前此百有餘年亦有水旱螟螽之災未嘗書饑莊二十八大無麥禾亦凶歲也不以饑書當時雖無蓄備猶不至於乏食今大水之後即以饑書見公之煩於事外國民俱困也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十有一年

楚主盟會者三此年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僖二十七亦書楚人於其上昭四年會申則不殊淮夷於其下傷中國之無霸也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十有一年

傳稱入而後殺經書殺而後入若曰討賊一事也入一事也不以利陳累莊王也豈若執陳招先書滅殺蔡般特書誘哉李氏廉曰晉侯執曹伯先書入曹楚子殺徵舒後書入陳見書法之精而已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十有一年

書納者六莊九年子糾文十年捷菑僖二十五頓子昭十二北燕伯皆有國者哀二年蒯聵世子爭國者也公孫寧儀行父大夫而從君於昏者亦以納書其繆甚矣

宋人及楚人平十有五年

書平者六外平惟此而已向也晉宋爲一黨及宋師伐陳而衛救之則衛貳於楚矣晉楚之爭望國如魯未嘗即楚也今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而魯又即楚矣抗楚者獨有一宋耳乃楚子圍宋者九月至於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晉不能一出力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於以見中國之無霸也於以見夷狄之恣橫也春秋蓋深傷之

初稅畝十有五年

加賦者三此年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用田賦也皆譏其變古制以朘民故特書之

冬蝝生十有五年

黃若晦曰螽始生者爲蝝螽蜚蔽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螽生蝝生於境內見其生也故曰蝝生

郯伯姬來歸十有六年

內女來歸者三齊子叔姬遭人倫之變者也郯伯姬杞叔姬皆出也夫婦人倫之本故謹而書之

大有年十有六年

書有年者二此及桓三年也先儒皆以爲記異余謂天之憫斯民而延其生也詳見微旨

同盟于斷道十有七年

陳止齋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公弟叔肸卒十有七年

經未有書公弟者書公弟見其無祿而卒也所以賢之其後爲叔氏公孫嬰齊叔弓叔輒叔還

公伐杞十有八年

自此以前征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征伐十二惟四書公陳止齋曰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成公

王師敗績于茅戎元年

王師敗者三桓五年五國從王伐鄭敗也莊六年王人救衞師無功而朔入亦敗也其過不在王故皆不以敗書爲王諱也若茅戎夷狄也旣和戎而又伐之其過在王故書以示戒然經以自敗爲文則不諱之中猶有諱焉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二年

四卿並將古未有也自此以後昭十年伐莒書三卿衞書二卿而魯三家之勢成矣黃若晦曰魯自季友卒政歸仲氏宣公薨歸父奔齊故四卿專政而懼歸父因齊以入也於是併力挫齊始分公室而不相下故與之也

哀二年伐邾書三卿成六年侵宋書二卿定八年侵

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二年

此與屈完來盟之義畧同然書曰屈完來盟于師則來盟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因其來盟而與之盟也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則國佐之來請於四國也及國佐盟于袁婁則四國之欲也齊桓爲有禮而四國爲忿矣

取汶陽田二年

內諱滅書取如取鄟取邿取根牟是也外歸魯皆曰歸如濟西龜陰讙闡是也汶陽魯田也何不書歸而書取蓋侵於齊久矣鞌之戰恃大國兵力而得之實非本有故比於郜鼎而書取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二年

公與外大夫盟會皆諱不書公書公者惟此而已詳見微旨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二年

諸國之大夫書人者三此與翟泉澶淵是也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没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詳見微旨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三年

許崧老曰前此外志惟霸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書卿帥師覇統微也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三年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內叛書圍者七此年圍棘昭十三圍費二十六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圍成是也魯事諱曰非叛不言叛者諱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三年

聘而遂盟者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郤犫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也孫明復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盟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三年

文十五秦伐晉昭十二晉伐鮮虞及此年鄭伐許先儒皆以爲狄之罪其猾華卽夷也

鄭伯伐許 四年

三年冬鄭伐許既已狄之矣此復書爵非褒也春秋

之義貶不再見且以目其人而誅之也

杞叔姬來歸 五年

陸氏纂例曰鄭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

梁山崩 五年

山崩川竭變異之大猶疾病之見於脈不虛生也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爲天下紀也蓋周自東遷賴二霸以存齊既衰矣獨有晉在耳而君庸臣貪坐失霸業晉之不振貽天下之憂也故災異獨見於晉而春秋以天下之詞書之

立武宮 六年

書立者二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親盡不祧皆典禮之失也

取鄟 六年

書取者三此年取鄟襄十三取邿昭四年取鄫是也不言滅而言取爲內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乃季孫所爲故直書而不諱君臣之義嚴矣哉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六年

李氏廉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爲霸主而興師者

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六年

許崧老曰自此外志諸侯有卿帥師者矣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吳伐郯 七年

此書吳之始其後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戕長岸雞父會鍾離善道柤向鄫橐皋皆以號舉

所謂狄之也惟襄五年始書吳人使文爾不可曰吳鄫人也襄十二年吳子卒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至柏舉黃池皆書子李氏廉以為主諸侯之詞余謂削其僭王而稱子總以夷狄待吳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八年

書歸之于者二此及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八年

書納幣者三莊二十三公如齊納幣居喪娶讎女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此年公孫壽來納幣則以其賢而詳錄之

杞叔姬卒 八年

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叔姬雖出猶書者為明年歸喪之事將有其末者先錄其本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年

來聘來盟書弟則齊年鄭語也帥師書弟則衛黑背也皆以其寵愛之私也若夫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盜殺衛侯之兄縶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則

皆以著其友愛之薄而已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十有一年

家則堂曰或曰郤犨來聘而盟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全同其事同乎否乎曰不同也荀庚之聘而盟尋舊盟也實魯自慊其貳求與為盟故雖伉也其責在魯今郤犨之來繼公至而書蓋晉人自知其無禮於公懼公之遂叛而即楚故隨遣郤犨為此盟其責在晉是時晉厲新立輕狂不度欲以無禮加於諸侯春秋書以貶之

晉人敗狄于交剛 十有二年

呂東萊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葢遏絕之爲務惟力是恃不以戰爲罪也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有三年

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召兵而已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濟伐郯之役厲公承之乞師者三郤錡爲伐秦欒黶爲戰楚荀罃爲伐鄭乞師謙辭也然不務本而崇尚虛文霸統衰矣至十八年悼公復與使士魴來乞師猶遵厲公故事也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公如京師　十有三年

魯朝天子者二僖朝于王所成如京師是也僖執朝王之禮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所矣成假道於京師因以朝王非眞能朝王者也故一則書朝而曰王所一則書如京師而不書朝春秋之義嚴矣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十有四年

夫人稱婦者三此年及文四年宣元年皆有姑之詞也但彼皆不氏唯此書氏陳止齋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十有五年

李氏廉曰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

會吳于鍾離　十有五年

晉會吳者六鍾離柤向善道戚黃池是也惟戚列會而書人以其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爲主也餘皆殊會陳止齋謂齊桓公以殊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以是爲尊吳之文非也俞氏皐曰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抗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而殊會是抑之而不使其抗若曰諸侯自爲會而後會吳不使與諸侯列也

許遷于葉　十有五年

許畏鄭依楚以是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不知自立而依附夷狄春秋屢書於冊所以垂戒者至矣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有六年

王臣會伐者四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定元年劉子皆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曹伯歸自京師　十有六年

晉文執衛侯晉厲執曹伯其歸一也衛侯書自楚著

其郎楚之罪曹伯書自京師見天王之釋有罪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 十有六年

晉執魯卿者三此年行父昭十三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執叔孫舍也晉皆書人罪其私也

公至自會 十有六年

此年伐鄭而以會至見公不得與於伐鄭也襄十八年圍齊而以伐至見齊環無道可以伐而伐之也故皆不以本事致

刺公子偃 十有六年

書刺者二張氏曰刺公子買言不卒戍無罪之詞也

假止言刺有罪之詞也然舜之待象豈如是哉春秋書刺皆深譏之

同盟于柯陵 十有七年

王臣同盟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是也皆以諸侯而要王官無王甚矣

辛丑用郊 十有七年

春秋書用者五用郊用幣用牲用田賦用致夫人用鄫子是也公羊曰用者何不宜用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十有八年

呂東萊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而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兩年之間諸國君臣相殘殺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禮樂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而預防者觀此亦可以少戒矣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十有八年

復入者二魚石欒盈是也大夫無繼世所復者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故先儒曰以惡曰復入

築鹿囿 十有八年

築囿者三此年及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皆以譏縱欲而勞民也

春秋通論卷之五

三原劉紹攽著

襄公

圍宋彭城 元年

宋華元會晉圍彭城與衛石曼姑會齊圍戚其事一也戚不繫衛而彭城繫之宋者不與楚之助叛而專封也會而討之義也然政在大夫矣

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元年

伐而書次未有不譏者也但五國之大夫不以其衆會韓厥之師是從晉而未決也胡氏譏之殆未審於當日之情事矣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二年

上書鄭伯睔卒次書三國侵鄭譏諸侯之伐喪也衛不稱師將尊師少也

城虎牢 二年

外城者六邢也楚丘也緣陵也杞也成周也虎牢也獨虎牢爲異蓋虎牢鄭地諸侯之師城而戍之扼其險要絕其道里使鄭人迫蹙無聊不得不聽命於晉是不以城爲守而以城爲攻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三年

家則堂曰吳楚交兵久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夷狄迭爲盛衰中國安危存亡於此乎繫也楚自成穆始憑陵諸夏至於莊而其燄益熾而晉之霸業及是乃衰幸而吳日以大爲楚之內梗諸夏得以小康耳

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三年

朝而及盟者三此及文三年十三年也惟此特出而與之盟悼公之諒也

同盟于雞澤 三年

張元德曰晉悼始合諸侯會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葵丘首止異矣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三年

此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也諸侯既盟則大夫無盟可也今以袁僑之故而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十六年溴梁之會則曰戊寅大夫盟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君日弱而大夫日強矣　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言齊而袁僑再書陳者公羊曰喜得陳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五年

春秋於吳皆殊會獨此年列會而不殊胡氏曰吳何以稱人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其說甚善本之杜元凱

冬戍陳　五年

不言諸侯與城楚丘同葢諸侯歸國各自其國而往戍之與楚丘之城同故書法不異

莒人滅鄫　六年

鄫有莒患故叔孫豹挾世子巫如晉以求庇晉不能

庇而爲莒所滅上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次書莒人滅鄫可比事而知也豈有一年之閒鄫即乏嗣者哉趙伯循曰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

齊侯滅萊　六年

春秋書爵有以爲褒者有以爲目其人而誅之者滅國惡之大者也而以爵書所謂目其人而誅之也

城費　七年

傳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始爲季氏私邑至是南遺城之而費益強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定八年公山不狃又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之討而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　七年

穀梁謂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公羊注曰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痛疾之心陳侯於是懼而逃歸著以刺中國之無義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八年

自入春秋百五十年未有國君在會而大夫亦預於盟者雞澤之不戒而邢丘抑又甚矣

春宋災　九年

高郵孫氏曰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一十有二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爲之也人爲之者又悉書之春秋豈勝紀哉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十年

書盜者四始於此公羊曰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

盜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十年

陳止齋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

作三軍 十有一年

余於徵音謂魯舊有三軍其後衰微不振因而墮廢後讀東萊之說與余相同喜而錄之東萊曰三軍舊制也數不必常以示稱也今魯無事而用常制勞民費財不尚德而黷武亂所由作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初盟以伐至再盟盟於亳城北矣仍以伐至必待三盟之後始以會至鄭之未易服而蕭魚所以序績也

楚人執鄭良霄 十有一年

執行人者六此年良霄十八年石買昭八年干徵師二十八年叔孫婼定六年樂祁犂七年北宮結是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書執所以譏之

城防 十有三年

季氏廉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葢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據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十有四年

許崧老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公救成至遇 十有五年

陳止齋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書公救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十有五年

書逆王后者二桓八年祭公議逆事不禀命於王也劉夏非卿而逆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也

戊寅大夫盟 十有六年

三年雞澤之盟猶曰諸侯之大夫言有君也此年直曰大夫盟大夫無諸侯矣葢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者變而愈下可勝傷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十有六年

執諸侯者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者十二惟意如書以歸

同圍齊 十有八年

圍未有書同者此一經之特筆陳止齋曰同圍齊不

但晉志也

取邾田　十有九年

取汶陽不言自齊汶陽本魯田也今以晉命取之邾故曰邾田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十有九年

許嵩老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襄十九年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非正也故屢譏之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年

穀梁謂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故凡稱弟者罪其兄也陳黃秦鍼衛鱄宋辰皆是也齊年鄭語衛黑背又以罪其寵愛之私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

盟于澶淵　二十年

自雞澤以來皆書同盟澶淵之盟齊人始服而不書同盟者譏晉之不能討有罪也齊光簒立莫或問之安用盟主爲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十有一年

庶其牟夷黑肱皆大夫也故以其食邑來奔左氏以爲賤者殊不知春秋之義非大夫不名如盜竊寶玉大弓是也使天下諸侯皆知其非義而莫之容則盜賊穿窬之輩將不禁而自絕矣

欒盈出奔楚　二十有一年

杜元凱以宣十年崔氏出奔稱族文八年宋司城來奔書官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書字爲無罪則凡出奔書名者爲罪之然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見逐者皆以自奔爲文明其自有致奔之道也崔氏稱族非一人也司城書官不能其官也烏得爲無罪哉唯子哀見幾而作故書字以別之其他書奔者皆罪之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　二十有一年

春秋頻月食者二此及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是也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而交卽未有頻月而食故先儒多疑之然漢高帝時亦有頻食者此天度之變巧曆所不能知也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旣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有三年

欒盈非晉臣猶繫之晉魚石非宋臣猶繫之宋何哉一以明君臣之分而討之一以惻盈與石爲晉宋世

臣未遠絕之於晉宋及盈與曲沃之甲與其君敵
春秋始誅絕之書曰晉人殺欒盈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二十有三年
陸氏微吉淳聞於師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
止也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不次止而遥爲邢援故
先書次後言救譏其失救急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
晉豹畏齊而次故上言救晉以明師出本意是先道
君命也言君本命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譏君而
罪豹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三年

晉法與齊侯滅萊同所謂目其人而誅之也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 二十有四年
許崧老曰春秋三書食旣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
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
叔孫豹如京師 二十有四年
魯之聘王止此許崧老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聘書也
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有五年
二十七年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春秋畧而不
書者以其自死自敗而誅之如宋爲慶父皆奔而後
得誅之春秋不書譏佚賊也
衛侯入于夷儀 二十有五年
家則堂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者鄭忽與突也衛衎
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而祭仲以突篡之衎之君國
亦正也而孫林父以剽篡之逆順之辨較然可見其
後忽旣復位而突自外入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
以名入內外不二君也衎旣入于衛地而剽猶居位
剽乃賊也是故衎入夷儀而不名內外不二君也及
剽死而衎入大然後名衎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剽
旣死則無嫌於二君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二十有六年
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鄭良霄入于鄭
皆不書以叛者魚石爲華元所陷欒盈爲士匄所陷
良霄之事執政者不能慮之原其初皆非有叛意也
若林父以一朝之忿稱兵犯上故特書叛以誅之
書叛者五孫林父宋華亥向寧華定宋公之弟辰仲
佗石彄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陳止齋謂春
秋之季家有臧甲邑有百雉之城故叛者屢見於經
衛侯衎復歸于衛 二十有六年
衎入夷儀猶突入櫟然突不書復歸於鄭何也突雖

在櫟而大都耦國且嘗與諸侯會于乖則已爲君矣
故不復書並忽亹儀之事皆不書也衎猶未定必弒
剽而後得國故書法不同如此
家則堂曰春秋於國君之奔多不名之及其反國而
後以名書所以正其失國之罪如傳二十八年衛侯
鄭曹伯襄之反國是其証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有六年

據傳宋向戌後至不名宜也晉卿趙武獨不名而名
鄭良霄與晉之川事者貶之也若曹人則傳本無名
耳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七年

孫明復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
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
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
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八年

呂樸鄉曰或問杜預謂十二月無乙未信乎曰呂本
中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
閏月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
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
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即誤矣蓋預專據
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
以爲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氷
杜預以爲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
無氷爲災而書而孔穎達正義又以爲甲寅乙未不
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係於前月之下史策常
體之法也

公在楚 二十有九年

傳十六年冬會淮宜七年冬會鄬壞成十年秋如晉
十二年冬如晉皆以次年至春秋略而不書獨書公

在楚蓋以中國而朝夷狄岌岌乎殆哉故比於公在
乾侯而書之公在乾侯失國之辭也

城杞 二十有九年

城虎牢城成周天下之公也城邢城緣陵城楚丘恤
隣之義也今以悼夫人之故而合十二國之大夫以
城之則私矣故僖公爲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
災之義平公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
仁

子野卒 三十有一年

黄若晦以爲季氏害之而以毀閔爲內諱猶子般子

赤卒不言弒也

昭公

取鄆 元年

家則堂謂鄆有東西之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者魯鄆也成九年楚入鄆襄十二年季宿救台入鄆者莒鄆也但季孫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繹其事同也繹繫之邾鄆不繫之莒則其說不可通也李氏廉謂其居莒魯之閒或爲莒或爲魯初無定屬者是 諸侯方爲會而魯以兵取人之邑故不書某帥師者爲魯諱亦以貶也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元年

陳止齋曰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詞也前言衞侯入于夷儀後言衞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則與弒之詞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

公如晉而不得入者四皆不言其故唯二十三年書有疾乃復可見其他之不得入皆晉人卻之也卻其君而不卻其臣然則季孫之敢於逐君者恃有晉焉耳

淮夷會于申 四年

高郵孫氏曰淮夷之不殊會之者蓋殊會之法施於中國會夷狄也晉中國與夷狄也于柤于向是以殊會之楚夷狄淮夷亦夷狄也以夷狄會夷狄又何殊乎

執齊慶封殺之 四年

李氏廉曰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用之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與弒誅之宜也楚靈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純以討賊之法書之

取鄫 四年

襄六年莒人滅鄫矣此復書取鄫公穀因有立異姓之說不知莒取鄫以爲己邑而其地仍繫之鄫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是也如楚取彭城以封魚石而春秋仍繫之宋昭九年楚已滅陳而猶書陳災也又如邶鄘已屬於衞唐魏已屬於晉而詩人不沒其故號也

齊侯伐北燕 六年

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景公伐而納之義也故書爵
書伐卒之役賂而還不克成功故不書所以伐則貶
也宜康節先生以春秋爲孔子之刑書

執陳公子招 八年

楚之討罪者四惟夏徵舒爲討賊之詞慶封書執有
諸己而非諸人也公子招書執書放釋有罪也蔡侯
般書誘惡其詐也故皆名之

許遷于夷 九年

家鉉翁曰邢衛之遷皆書月今許遷略而不月者許
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一邑之移故略之不

得從國遷常例

叔弓會楚子于陳 九年

楚爲無道諸侯所當共嫉也魯以望國先使會之故
上書滅陳繼書叔弓會楚子于陳所以罪魯者至矣

陳災 九年

陸氏辨疑趙子曰公穀作火左氏作災按前後未有
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勝紀諸侯亦當不
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唯宣榭火以樂器之所
在書之以示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不同其例也
故當依左氏爲災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年

鞌之戰四卿並出今莒之伐三卿俱行臣日強君日
弱逐君之禍豈一日哉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十有一年

春秋盟皆書日此何以不日公羊曰諱喪盟故不日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有二年

書納者六伐齊納糾楚子圍陳納頓子晉人納捷菑
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趙鞅納蒯聵及此是也蓋內
無有爲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張元德曰燕
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劉

質夫以爲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固
其國非臣下所當逐也

同盟于平丘 十有三年

孫明復曰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
至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
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乘楚靈弒逆之
禍爾乘楚靈弒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何
所爲哉此固不足道也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
者二十四年

公不與盟 十有三年

微旨取杜元凱之說以爲非國惡不諱比於沙隨之不見家則堂以魯乘晉人之衰侵暴邾莒受其叛人入其土地復加之以兵至是晉人伸其霸討公不與盟其責在魯季氏庶曰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於曲之中又分曲直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十有三年

楚平即位封陳蔡而皆復之似乎善矣然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春秋以陳蔡自歸爲文不與楚

之專封也故書法與衛侯鄭歸于衛同

吳滅州來　十有三年

成七年吳入州來不能撫而有之今五十載又從而滅之著吳之暴亦以見其無以控楚也其後州來卒歸於楚

齊侯伐徐　十有六年

僖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今無故而自殘其與國景不逮桓遠矣

宋公伐邾　十有九年

晉霸方衰邾閒郳人之不備襲其國執其君據有其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春秋所予也故繼邾人入郳而書宋公伐邾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有九年

余於微旨謂止進藥以殺之譏黃若晦之說益信黃氏曰不以弑而以藥猶漢霍顯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是也苟以不嘗藥而蓋其藥殺之情則世之亂臣賊子皆得借是以逃罪矣

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二十年

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鄸自鄸待放也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會之待放而後出奔與公孫歸父之自笙奔齊爲能以禮自處也以視臧武仲之求後爲何如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有二年

家則堂曰晉悼公之討魚石也以諸侯之師圍彭城春秋書以美之今華向爲亂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皆以師救宋共討華向於南里而春秋略之不書爲其有畏於楚討之不能力叛者皆得逸去也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爲之出力弭兵楚得以竊霸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爲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背施忘義利人之難而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

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然宋之强族華無向鱗自彭城以來世爲亂再有討芟翦幾無存者而宋得以少事視魯之季齊之田晉之智韓趙魏曰爲亂而其君討之無可奈何者有閒矣春秋詳著三叛之始末嘉宋討叛有成功也

王室亂 二十有二年

前此子頹之亂子帶之亂春秋皆不書此何以書家則堂曰王猛以太子母弟而立子朝以長庶而求襲位名體淆亂諸夏莫適所從當是時周有兩天子其爲亂與頹帶之事異矣此春秋所以變常法而爲之

書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二十有二年

呂東萊曰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河南城也所謂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洛陽也即所謂成周也是時以成周爲下都所謂成周既成分正東郊成周是也至敬王時自王城遷而都之

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有三年

李氏廉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纂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有鸜鵒來巢 二十有五年

記異書有者八有年二有星孛三有蜚一有蜮一有鸜鵒一有者不常有也

齊侯取鄆 二十有五年

取鄆所以居公春秋不書者以魯之君居魯之邑而鄆人不受必待齊侯爲之取之可恥甚矣此春秋之所諱也然上書齊侯取鄆次書公至自齊居于鄆則其實亦不可掩矣

居于鄆 二十有六年

書居于鄆五至二十九年十月鄆潰

公圍成 二十有六年

圍成者二昭公圍成大夫之專也定公圍成家臣之逆所謂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也

天王入于成周 二十有六年

天王敬王也子朝猛之兄敬王猛之弟皆景王庶子也王世子壽早卒子朝有寵於王欲立之未果劉蚠單旗惡子朝而立王子猛於是子朝因之以作亂敬王不與於朝猛之爭以待神器之自至去郟鄏而遷

成周焉及三十有二年始爲成周之城且諸侯不以身服王事而使大夫共之可慨矣夫天子之居曰京師不曰京師而曰成周所以見王室之衰同于列國也至三十有一年仍書城成周幾同于城邢城杞春秋蓋深傷之

公在乾侯 三十年

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公居于鄆者四公在乾侯者五家則堂曰不與季氏以須刴也歲序更新吾君失守宗祧越在他國之境書公在乾侯若公之猶在國中也所以致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當國家艱難

人主播遷常如威顏之咫尺盜賊亂竊不能爲之褫奪夫然後無愧于人臣之常分

取闞 三十有二年

前書取鄆圍成此書取闞所以見賊臣據國公無寸土也

春秋通論卷之六　　三原劉紹攽著

定公

春王 元年

李氏廉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在六月故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

京師即成周也執宋仲幾以其城成周不受功也何爲城則書成周執則書京師京師云者衆大之區天

王所在所以正晉大夫無王之討也

葬我君昭公 元年

呂樸鄉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公足矣必曰葬我君某公者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資於事父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則不見此理特于昭公爲有大警動于其臣下者

隕霜殺菽 元年

微旨謂殺菽則殺草可知蓋菽豆也孔穎達以爲耐霜之穀穀梁疏亦謂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爲重

雉門及兩觀災 二年

桓宮僖宮災不言及此獨書及所以見雉門先災延及兩觀也李氏廉謂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者誤矣

楚人伐吳 二年

許崧老曰自襄三年書楚公子嬰齊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殫紀故删取其要如此以爲伐國之戒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三年

夏葬邾莊公秋盟于拔不恤人之喪所以責魯也君

不往而大夫會之昭公時祲祥之盟猶未爾也是將爲叛盟計耳比而觀之春秋之義著矣

召陵侵楚 四年

齊晉之攘楚皆于召陵召陵固要地也但齊桓以八國之師仗義執言故春秋書伐大其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故書侵以鄙之此春秋之權衡也

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四年

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王之文也此非後王而曰公及諸侯是以魯爲主見晉之不足主是盟也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許崧老曰齊桓晉文之興至於盟不言同者過乎同之辭也春秋之季至于盟不言同者不及乎同之辭也皋鼬之盟諸侯攜矣

劉卷卒 四年

陳止齋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四年

春秋書以師者三惟蔡侯以吳師伐楚爲褒若桓四年宋以三國伐鄭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皆貶也當比事而求之

吳入郢 四年

前書吳子大其攘楚之功也此以號舉罪其君寢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夫之寢有狄道焉故從而狄之若夫入國不言邑今入楚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

於越入吳 五年

越見於經者六昭五年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放陳公子招於越三十二年吳伐越是也定五年於越

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是也其三稱越皆在昭公之時其三稱於越皆在定哀之時先儒多生異論惟高郵孫氏以爲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越於定公之前國名爲越故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於定公之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爲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故皆書曰於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荆其後稱楚始改號也

鄭游速帥師滅許 六年

李氏廉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

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太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慨也夫

公侵鄭 六年

是時陪臣執國命故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至是八十年魯君無將兵者矣今侵鄭而書公非公之能自強寔奉晉命耳春秋凡奉伯令以討人者皆書侵以師出無名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六年

取鄆以居公本齊景之善意自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圍之欲取以自利魯之罪也季仲同惡相濟比而書之所以誅也

齊侯鄭伯盟于鹹 七年

齊鄭之盟叛晉也其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故先儒以爲石門志諸侯之合鹹志諸侯之叛也李氏廉曰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七年

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

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魯之用兵則侵多而伐少魯之被兵則侵少而伐多衰日甚矣然齊既與魯盟不問罪於意如逐君之時而肆暴於定公即位之後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蓋深貶之

公侵齊 八年

書公侵齊者二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自正月至三月再書侵齊譏公之重怨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八年

李氏廉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于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

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與盡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

家臣賤故不書名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侯犯以郈叛南蒯以費叛皆略而不書是也唯竊寶玉大弓為國之重器故不得不書然猶略其名焉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九年

外會書次者二厥貉之次楚莊親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圖繼伯也然齊景果有志於伯業何不夷楚之是振而吞伯之是圖其失均也故書法相同皆誅亮

曰春秋之初諱伐王春秋之季諱伐伯世至無伯而中國夷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十年

次于五氏者齊與衛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比事觀之可議孰甚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十年

書歸田者五宣十年齊人來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襄十九取邾田自漷水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及此年是也取汶陽取邾田書取不書歸以其仗大國而得之也歸濟西歸讙及闡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也惟此年歸鄆讙龜陰田不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故書曰來歸聖人道化所感固如此夫

宋公子地出奔陳十年

家則堂曰春秋每于一國之事而再三書之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毋弟奔者三春秋始終備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十有一年

辰與仲佗石彄其出奔也書暨其自陳入蕭以叛也書及穀梁注曰辰為佗所強故曰暨然則暨者不得

已之詞及者得已之詞也得已而不已罪愈不可逭矣暨齊平及齊平皆同此義暨者勉強及者自然也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有一年

家則堂曰辰為首惡而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其從也春秋於辰之奔也書暨仲佗石彄出奔至其入蕭也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嚴首惡之誅逭脅從之戮也又繼書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而不書叛叛非樂大心之始謀其罪又下於彼三人觀乎此見春秋用法絲銖無爽必有是罪而後加之以是刑彼意銖云者非春秋垂法之旨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十有一年

是時齊以盟主自居而此年及十三年兩書公孟彄帥師伐曹傷中國之無伯主不獨責衛亦以責齊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十有四年

季氏廉曰公及齊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滕子來會葬 十有五年

呂東萊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于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爲國者也

哀公

齊侯衛侯伐晉 元年

晉自入春秋以來惟與秦搆兵爲多列國無敢伐晉者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春秋于衛書人於齊書遂明晉之爲伯主也此年直書二侯伐晉詞無異於列國傷中國之無伯也陳止齋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許崧老曰王道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嗚呼此孔子之所以絶筆也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元年

襄十九年因晉之力取邾田自漷水以復舊疆至是四十年矣三卿復出爲惡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魯人之逐利無厭所以敗之者至矣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二年

書世子者三鄭忽蔡有衛蒯聵也突雖立而忽之位未絶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未絶輒雖立而蒯聵之位未絶故曰春秋以道名分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三年

季氏廉曰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類然宋事以晉首兵者韙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屬于宋也戚

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

桓宮僖宮災 三年

劉原父曰桓僖久矣其宮何以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于僖以是爲悅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三年

邾事魯最恭魯納其叛人取其土田至是圍之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無道之甚合前後而觀之春秋之義見矣

盜殺蔡侯申 四年

書盜者五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殺陳夏
區夫盜殺衛侯之兄縶及此年是也又有盜竊寶玉
大弓者皆不罪爲盜而罪致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素
立刑政素明則安有盜賊公行之事哉

城郛瑕 六年

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春秋詳而錄之譏其不務
本而罷民何益於公室哉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六年

國高齊之世臣也世臣去則國體輕而奸人得以肆
其謀春秋書國高之奔于前繼書陽生入于齊繼書

陳乞弒其君比而觀之春秋之義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六年

衛侯入甯喜弒陽生入陳乞弒先後同一轍也家則
堂曰齊桓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也陽生
先荼之弒而入既入而後陳乞弒荼荼弒 在陽生
既入之後謀寔定于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

以邾子益來 七年

蘇潁濱曰在外曰以歸在内曰以來内外之別也

以曹伯陽歸 八年

曹不書滅先儒多生異論微旨據孟子時曹交爲曹
君之弟則曹未亡也故不言滅

鄭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九年

呂東萊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趙鞅帥師侵齊 十年

上書齊侯卒此書趙鞅侵齊譏伐喪也故善言春秋
者當比而觀之

吳救陳 十年

列國不能救而吳救之殆與齊之救邢救衛晉之救
宋同爲義矣春秋書之爲中國惜也

公會吳伐齊 十有一年

十年書公會吳伐齊此復書之會夷狄而伐中國因
責吳而並責魯也

孟子卒 十有二年

黃若晦曰陳司敗以聖人黨魯昭而爲之諱不知孔
子謂昭公知禮者正未嘗諱也凡人之於禮未必不
知之而鮮能行之君娶于吳爲同姓而謂之吳孟子
此豈不知禮者哉使不知禮則不謂之孟子矣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二年

呂樸鄉曰左氏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

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以是爲失閏之故然覩今年書十二月螽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然則何以書紀災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十有三年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爲法者三天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內京師外諸夏尊天王也內諸夏外夷狄尊中國也內魯外諸侯尊魯也及其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深爲後世之戒也春秋天王之事見於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曰城成周天

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爲他國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公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夷狄之會稱國而離春秋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進吳稱子又言晉侯及之諸夏竟弱而同之夷狄也春秋之旨微矣

呂東萊有取于孫氏之說前輩皆以爲知言家則堂謂春秋書法當貶則貶當削則削自同于夷則夷之未聞天子衰而同之列國魯衰而同之諸侯伯國衰而同之夷狄欲與知春秋者共講焉余竊思之城京師而曰成周詞幾等于列國然繼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即成周也非列國之所得同也他國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時再言伐我邊備不修直抵其國都故不言某鄙亦豈同之諸侯哉黃池之會吳雖書爵然先晉侯而書及則亦非弱諸夏而同之夷狄也唯所云春秋之辭雖萬其尊異而爲法者三實通經之大義讀春秋者宜致思焉

於越入吳十有三年

於越入吳者二此及定五年是也定五年吳在楚而越入之此年爭長黃池而越又入之太子爲虜不數歲而亡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擬其後也可不

戒哉

西狩獲麟十有四年

麟之獲祥耶異耶麟爲聖王之瑞識者皆知其爲祥賈誼弔屈原賦云使麒麟可繫而羈兮亦何異於犬羊蓋言不可得而搏執也今爲田獵者所得則與熊豕豹鹿同歸於罘罝捕擊之餘猶孔子以聖人而斥逐於庸君奸相之手斯乃天下之大異也故與螽生星孛而並書道之不行聖之將亡春秋焉得而不終

春秋通論五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是書與所著筆削微旨相爲經緯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發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條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隱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又莊十五年鄭人侵宋一條云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公子申伐鄭天下之無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一條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其虐爲已甚矣夫日食之爲變侵伐之爲無道殺人以祭之爲虐亦何待贅言乎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

〔清〕牛運震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三年刻空山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提要

春秋傳序

歲辛酉始從家一山刺史署齋得空山先生春秋傳讀之既畢業作而歎曰吾乃今而得先生之志也夫前世傳春秋者多矣左公穀而外宋有胡氏安國傳劉氏敞傳程氏頤傳劉氏絢傳陸氏佃後傳葉氏夢得傳鄭氏樵傳陳氏傅良後傳凡十有一家先生後出豈欲以掩十一家之長哉志在於得其平如衡之懸水之準得其博如崇期之八達

逵之九達得其簡如導河之積石導江之岷源得其遠如千里之步起於足下九成之臺始於累土而已矣是先生之志也所以公之天下者也今挈其宏綱鉅指凡三十有一條縷析陳之爲讀是書者告焉有三傳皆有取而胡氏傳及諸儒之說未安者如桓元年及其大夫孔父公穀皆以孔父爲字左氏亦謂父字而嘉名杜氏註則以孔父稱名趙氏匡劉氏敞程子胡氏從之以爲君前臣名名

君不可字臣今證以啖氏助說孔字父美稱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燾恭讀
御纂春秋傳說亦稱啖氏之詳袂語可並存定八年從祀先公三傳謂正閔僖之失胡氏獨以為昭公則斷之以經書葬而祔廟諸禮可推昭既書葬是祔廟已有明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胡氏謂札以讓國階禍則證以札書名猶楚椒秦術之類非褒貶所係又札之辭國在襄二十九年之

後豈得預貶有專主左氏或駁正左氏者如襄元年圍宋彭城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則以證書宋彭城者孔子特筆不予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昭七年燕暨齊平穀梁以為魯暨齊說者援下叔孫舍如齊涖盟為證則斷以涖盟在公如楚之後閒時閒事明屬兩事而傳首齊求之也四字劉敞誤解作齊求魯耳至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謂管仲城之則斷以小穀魯地非齊地今曲阜西北有

小穀城齊別有穀左氏乃牽附申無宇之言致誤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載孔子稱詩無自立辟先儒多以書名為責冶則證以荀息仇牧經予之而皆書其名燾恭讀此條
御案推明大夫死必書名之義而黃氏仲炎以左氏所載非孔子之言萬世臣道之準立矣成三年伐鄭左氏謂討邲之役則據毛氏奇齡說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衛請師以拒之有左氏未可據而

公穀義長者如隱三年辛卯尹氏卒左作君氏公羊謂天子大夫則據劉向封事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且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于魯史燾按程子亦有夫人未聞稱君氏之疑僖十七年左稱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滅項公穀謂為齊滅之則證以上條齊伐英氏之文斷從公穀成十七年秋公至自會穀梁謂公不周乎伐鄭解者以周為信訾穀梁之謬則證以楚師至而諸侯還未嘗得

致伐于鄭是為不周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穀梁以為不正其閏公羊云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毛氏奇齡力排公羊孫氏復謂閏月葬非禮家氏鉉翁并謂當時計閏為喪則斷以喪期不數閏而未聞閏月葬之為非禮𦫵恭讀此條
御纂徐氏彦引鄭志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數此解出自康成所當並存倏放也有公穀未可據者如隱四年夏四月葬衛桓公公穀謂月葬故也則證以春秋月葬三十三豈皆有故五年螟穀梁謂甚則月不甚則時則斷以實書非有義例八年盟于瓦屋穀梁謂參盟于是始謹而日之則斷以盟之例日其不日者史失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以宣榭為宣宮之榭何休謂廟制似榭則證以杜氏預註孔氏穎達疏榭為講武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謂仲嬰齊為兄後則據毛氏奇齡說大夫繼爵不繼統

無弟為兄子子為父孫之理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何休謂昭公取吴孟子之年貶之則從孫氏復說此年無冬者脫文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灾公穀以魯雉門為僭則證以雉門兩觀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有臺門而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未可依據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公穀謂趙鞅以地正國又謂美其逐君側之惡則斷以鞅之罪視荀寅士吉射少閒耳公穀奬之悖理十四年無冬何休謂孔子去魯不書冬則斷以為闕文哀三年桓宮僖宮災杜氏預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公羊謂毀而復立則斷以諸家襲左氏傳孔子聞火之言非經之正旨而從毛氏奇齡說古七廟五廟之外有遷廟桓宮僖宮者遷廟耳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穀謂多于什一非古則證以毛氏奇齡說井田有稅以足食有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是加稅也哀公用田賦是加賦也田賦者以田為賦邱賦之外

甸征馬一匹牛三頭而賈氏逵謂一井出一邱之賦則加賦十六倍胡氏誤引國語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謂田出里賦為弛末削本皆失經旨有三傳皆未可據者如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公穀二家或以為別乎邾或以為通濫為國則斷以經無略賤之例邾快非以地來亦以賤書名黑肱不係邾者乃係闕文定元年春王三月三傳皆截春王二字為一節謂定

公不得正其始則斷以定公此時尚未立無君以統朔又正月無事故不空書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謂春秋感麟而作公穀謂文成致麟則證以賈氏逵服氏虔說孔子自衛反魯而作春秋在哀公十一年而後儒雜用緯候謂麟是漢受命之瑞又謂春秋終于春者以天地生生之理在斯均屬迂謬壽恭讀此條

御案削去衆說以朱子之論為定而大義炳日星矣有後儒論說異同兼資攷質者如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下經文凡四條徐氏仲山謂有五疑則證以公羊何氏註謂華元實奔晉而云未至晉乃左氏之誤經書宋殺其大夫山討罪例不書字左氏誤謂蕩澤字子山耳華元重係之宋奔楚止書魚石一人而亦係之宋經文皆有微旨不得信傳以疑經襄十一年作三軍疏家謂費誓三郊三遂詩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胡氏傳從之杜氏

預謂季氏假立三軍劉氏敞謂襄之前未有三軍孫氏覺謂三桓不量力而作三軍則證以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春秋惟齊晉楚有三軍恭讀此條

御案三軍二軍係並存其說者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先儒或謂圍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氏奇齡又謂成不必墮不當墮皆非篤論則斷以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

皆不能免何損于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墮成之事必有以處之又有信經黜傳別具苦心深指可存一解示後以嚴名分之防者如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左氏謂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来奔公以諸侯逆之則據八年郕降于齊此為迫于齊而來奔者當實是郕伯若魯擅予郕世子以君之爵是為奬亂襄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昭元年楚子麇卒哀五年齊侯陽生卒先儒或以為諱弑謂以疾赴

則必謹之又謹信經之書卒者為實盖書卒者實則此外被斧鉞之誅者愈以見聖筆之嚴無一人可倖貸而綱常名分森列天壤者益以凜凜且此解皆依準以經筆毫無枝葉牽鑿之言洵為可貴凡此諸條視其去取可否則權推平也搜葺鉤稽則聞識博也要約深婉則辭事簡也親切著明則制防遠也乎故頗側泯而心不爭博故野僿袪而胸不固簡故支蔓削而情不流遠則人風靖王法彰聖作範圍而億萬紀可以永永無弊是則先生之志也夫是則先生之志也夫

嘉慶六年七月朔日涵齋張燾拜撰於南通州紫琅講舍

春秋傳卷一

滋陽牛運震學

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王綱淪矣適當隱公之初故春秋託始焉爾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君之始年謂之元年唐虞三代以來之通稱也春歲之始也不言一月而言正月猶始年稱元年之義也王者謂當時之王也侯國之史義當

稱王又以著其爲周正建子之月也春正月者舊史文王者孔子所加也不言周正月而言王正月尊昭代義不得稱周也編年次月所以紀事雖無事必書首月謹始也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是年三月有事而仍書首月以其爲元年也不書卽位者公實不卽位史無可書也公何以不卽位或以爲讓或以爲攝夫以爲讓則攝焉爾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俱作邾婁　蔑公穀並作眛

及者何與也內爲志外爲主皆稱及其稱會者行會禮也邾曾附庸儀父其字左傳以爲邾子克也附庸之君稱字据此及蕭叔朝公是也諸侯私相盟非禮也然比國結信繼好息民聖人亦無譏焉爾蔑之盟何以書內相盟則書且先錄其本以著七年伐邾之爲渝盟也

按盟之例日不日闕文也穀梁曰其盟渝也攷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秋及宋人衛人伐邾渝盟甚矣又何以日之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春秋他未有書克者此其書克何特筆也克者兩相敵

而力勝之辭也段不書弟段叛不得爲弟也稱鄭伯鄭伯帥師也非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也段不言叛鄭伯不言伐以是爲鄭伯亦有譏焉爾不言出奔略之也春秋著義而不著事褒貶之義明則事不足悉也

公羊傳克之者殺之也穀梁傳克者何能殺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按左傳太叔出奔共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段之未殺明矣鄭伯之力固足以制段而段猶得出奔此卽鄭伯之緩追逸

賊也乃穀梁猶以爲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不亦誣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周平王也天王者臨諸侯之稱惠公者隱之考也仲子者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諸侯不再娶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故不得爲夫人也周賵惠公因兼賵之然非禮矣咺者何名也天子之宰不名則以名爲貶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人微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書公恥與微者盟故沒公以殺恥以國地則宿之與盟可知也

按宿之盟不日闕也穀梁云卑者之盟不日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文二年及晉陽處父盟又何以日邪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王卿士祭國伯爵也自來曰來不正其非王命而私行也或曰來朝或曰來奔書曰來而貶見矣朝與奔不足究也

公子益師卒

內大夫卒例得書不書葬降於君也不以大夫目之者不與世官也

按大夫之卒例日不日史失之也穀梁以爲惡不書日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故不日彼公子牙公孫敖之卒皆日豈其善類邪抑公皆與小斂邪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者徐戎也潛魯地戎來而我會之脩世好息外患也戎狄以號舉所以別於中國也

孫氏復曰凡書會者皆惡之蓋謂天子在上諸侯不得

私會也然亦有當會而會者非概惡之也孔子嘗從定公會夾谷矣豈其不義而孔子行之而猶書於策邪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人者莒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人之者寡辭也凡書入皆貶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侅後同

無駭何以不氏公族大夫例名而不氏無駭又未賜族也內大夫將恒書帥師入極非滅也內滅國書取極不書取則非滅可知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云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穀謂盟之繫日不足見義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履緰左傳作裂繻）

此卿爲君來逆女也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則稱逆女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內女未有言來逆者此其書來逆何紀伯姬遭國變而卒哀之故詳錄其本也公穀胡氏皆以爲譏不親迎夫諸侯越國而親迎吾未之前聞也則譏之者已固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逆者外辭也歸者內辭也內女爲諸侯夫人者恒書歸不書者有故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

伯上有闕文不知其何伯也公羊曰無聞焉爾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者何穀梁以爲隱之妻也不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也夫人之義從君隱公在故不書葬左傳以爲桓母夫仲子之卒已在前矣公羊以爲隱母夫隱母未有不書葬者也以此知爲隱妻矣

鄭人伐衛

伐衛者討公孫滑之亂也不書討滑以鄭爲志乎伐衛也是爲鄭人脩怨之師矣書之固非其善之者也

劉絢敘曰春秋書侵書伐皆不詳其事蓋征伐天子之事諸侯專之罪也故第書侵書伐而貶惡見矣其事奚足錄邪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書謹天變也日食者月掩之也不言月食日而

言日有食之者以月不可見又惡以陰加陽也日食書日書朔或言日不言朔或言朔不言日或朔日並不言史失之也日月干支非襃譏所可加聖人亦姑略之爾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王崩來赴則書魯不會故不書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尹氏天子之卿也言氏者著其世繼也來赴故書公羊以爲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劉絢敘曰左傳謂君氏先儒多非之公羊謂天子大夫

而世或疑周之大夫不應卒於魯史毛西河因謂與隱公俱歸自鄭之尹氏余讀劉向封事引此亦云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觀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卒於魯史則尹氏之爲周卿信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禮也求賻非禮也書來求賻魯賻不入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稱氏與尹氏同武氏子者父在之辭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君稱卒別於我君也外君卒書名紀易代以別彼國之前後君也其不書名史失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之黨合天下始多故矣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內外之辭也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

凡書葬者言我國有葬之者爾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據我也此當書大夫如某國葬某公或書或不書略之也稱謚稱公據彼國也臣子之義稱其本國之君曰公或以爲僭稱公或以爲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皆已甚之辭爾諸侯曰卒月葬正也曷爲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史文有詳略也非所謂渴葬慢葬與危不得葬之義也赴卒書卒會葬書葬卒自外錄也葬自內錄也不卒外不赴不葬內不會也其不會而書葬者則春秋之變例爾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凡力得之曰取書取則伐可知矣伐取並書惡之也他伐國無取邑者乎此何以獨書取邑曰書之於春秋之始而惡之之義見矣自此以後或書或不書者書之則不勝書故書之有詳略也說者以爲告伐不告取故不書取者固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作祝）

州吁不書公子削之也曷爲削之州吁者嬖人之子其母賤其子不得稱公子削之所以絕其屬籍也君弑書名與君薨書名例同

按弑君之賊例應從同蔡般許止楚商臣皆書世子齊商人書公子乃獨於州吁不書公子無知不書公孫其義何居穀梁曰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商人商臣

獨非弑而代之乎程氏曰不削之無以著其弑逆之罪不世子公子之安知非盜與微者無以著其弑之之實夫弑逆之賊雖不削之其罪自見也况情均罪等安有自岐其例俾後人炫而莫定乎胡氏申公羊之旨謂莊公不待州吁以公子之道故去其公子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子有罪而追咎其父非通道也孔穎達以爲史有詳略文無褒貶夫日月非褒貶所係謂之史有詳略可也稱名者春秋之大義聖人烏有因仍舊史而不著其義者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也夫蔡般許止楚商臣

以弑君而兼弑父者也不書世子則無以知其爲弑父也商人固已貴爲公子矣弑其兄之子而自立又定於其位故於其弑君也稱公子於其被弑也稱君州吁於屬也賤無知之於諸兒於誼則疎弑而自立又皆不定於其位旋郎見誅聖人於其弑君也絕其屬不稱公子不稱公孫於其誅也不與其爲君直曰殺州吁殺無知而已此春秋之微旨也

杜氏預曰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按月者所以繫日有日無月史文闕也知此益不可執日月以定褒貶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淸

諸侯不期而會曰遇遇必有所往之處書遇不書所往則非不期而遇也蓋相期簡其禮以見也曷爲簡其禮宋魯合而謀鄭託於無約而遇所以祕之爾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首宋宋爲主也說者以爲衛志而責宋者非也宋陳君自帥師書爵蔡衛大夫帥師稱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書翬帥師專兵也專兵故名之再序四國重言之以重其罪也左氏以爲再舉者非也

按公羊以爲翬不氏者與弑公貶也穀梁曰不稱公子貶之也夫公子翬果以弑君貶當於其弑君焉貶無爲先事而貶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皆弑逆而皆書公子何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公羊傳書人者何討賊之辭也此石碏殺之也不書石碏者不以爲一人之私討也不書陳人執州吁備于衛

人以討賊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稱人一國之辭也繼故不書立此其書立何予衛人以立君之義也晉者所宜立也不書公子嗣國也然則何以不罪其擅立也曰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國人能仗義討賊立君以主其社稷春秋與之者權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於先君卽不宜立按此時桓公已弒矣又何先君之可承然則衛自此當終不立君邪甚矣胡氏之固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觀作矢

魚魚者于棠遠地也書之以爲隱公之志荒矣爲氏之禍其兆於斯乎不月歷時久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十四月葬衛亂是以緩春秋弒君賊不討不書葬此弒而葬州吁卽刑故也

穀梁傳月葬故也非也春秋書月葬者三十三豈皆有故邪

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

書入譏之也將卑師衆稱師書師不繫褒貶褒貶在事不在師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者成而祭之也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也仲子者先君再娶之夫人以祔廟則無二適祔於女君則非妾故爲別宮以祭之然則禮乎曰非禮也公子允之母非公所宜爲之立廟也

初獻六羽

此羽翟之舞也諸侯用六其用八僭也諸侯用六則繼

室別宮當用四其用六亦僭也書初所以著前此用八之僭書六羽所以著妾母之僭

邾人鄭人伐宋

邾小國而序於鄭上著兵首也

螟

蟲食苗心者書之記災也

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以實書非有義例也穀梁以爲甚則月不甚則時非也夫月胡以甚於時邪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大夫卒皆書親親貴貴賢賢之義也胡氏曰書日者恩禮之厚非也卒大夫不以日不日為褒貶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入郛之役也書伐書圍著其暴也圍人者兵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春秋書外相伐圍邑者四自僖以後則不書書之於春秋之始舉其重者也他則略之猶書伐不書取之義爾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傳作渝

和而不盟曰平輸平者納成也鄭人曷為納成以利相

啗解怨脩好所以結魯而間宋也曷為知其啗之以利也以其歸祊知之也他平不言來輸此獨言來輸者以見鄭之屈已請和而魯亦為其所使而不悟也是亦聖人之特筆也

按公穀以輸平為墮成夫魯自鄭人輸平以後未聞其惡鄭也左氏以輸平為更成謂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夫訓渝為更義本牽曲而鄭人來求於我之情不見胡氏以輸平為納成得之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齊為鄭結魯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備四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左傳作秋

此與前圍長葛二事也前年冬宋嘗圍長葛矣今又乘其無備而取之書之著其暴也長葛不言鄭因上文也說經者以為圍之期年而後取之又以沒鄭為貶鄭者皆非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娣歸不書為叔姬歸酅書之也所謂因紀其末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諸侯死而書名例也不名史闕之聖人亦略之爾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雖時亦必書重勞民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母弟稱弟使其弟云者為其親於魯特使其弟故不書公子而曰使其弟無貶也

按此及鄭語來盟說經者皆以爲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夫諸侯愛弟未見其可罪也不愛則以爲薄愛之則罪其私必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譏也胡氏又以爲僖公私年遂成無知篡弒之禍故於來聘書弟以示貶夫以兄寵弟而貶其兄以子篡弒而貶其父春秋之法恐不如是是說春秋者之固也

秋公伐邾

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比事以觀而貶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書天王下聘者責諸侯之不朝也先儒反責天王以聘諸侯爲非禮夫安有舍下而責上者邪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執也其言伐何大天子之使使若一國然故變文以異之公羊傳曰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楚丘內地也以歸脅之而歸也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交橫諸侯無王以爲非天下之小故也

孫氏復曰于楚丘者責衞不能救難書以歸者惡凡伯不能死位夫戎執天子之使中國有土之君皆不能無罪焉而徒責衞可乎凡伯見執未見有必死之義春秋責戎責諸侯未暇及凡伯也

再書凡伯重之也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九字耳而其人其地其事備見此聖人書法也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衞於鄭而宋衞忌鄭之深有異志焉故宋衞遇垂以謀鄭遇者欲秘其迹也瓦屋之盟鄭不與十年宋衞伐鄭則垂之遇爲之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公穀作邴

宛鄭之微者祊者鄭所受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鄭以所受於天子之邑予魯其啗而求之也至矣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而未入地也歸祊所以固輸平之事也然鄭伯之罪著矣

庚寅我入祊

歸不言入歸斯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不當入也入逆辭也非我所有外雖歸之其道猶爲逆爾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亦譏之

按鄆讙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

特書入則非鄆讙龜陰之比也孫氏復以爲非魯土地故皆曰來歸者非也

左傳鄭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諸儒皆本此說按經文隱八年鄭伯歸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本自二事未見其以祊易許也歸祊者結魯閒宋所以終輸平之事未必遽言易許若有之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逮桓公之世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言以祊易許蓋比事以觀鄭志而非春秋之本旨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名與滕侯同義不葬魯微之而不會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欲平宋衛於鄭然瓦屋之盟宋爲主而鄭不與則鄭猶未平也

穀梁曰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按盟之例日其不日者史失之非必參盟而後日也春秋褒貶之法罪同同誅惡同同罰不以終始爲輕重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羊作包）

成紀好也公與大夫盟沒公莒小國不書公則嫌於非公也莒人微之也屈禮以盟卑以病公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曾孫其有氏者稱氏未氏則徒名而已無駭未賜氏故稱名溺挾柔皆同此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書下聘罪魯之不朝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正月也大雨震電不時也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卽災矣公羊曰俶甚也

何以書記異也春秋災異必書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是也

挾卒（挾公穀作俠）

夏城郎

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作邴）

謀伐宋也魯啗歸祊之利齊背瓦屋之盟會于防以謀宋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爲師期也於是乎偕鄭以合謀焉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鄭稱人大夫帥師也再書翬帥師疾擅兵也蓋賊君

之禍浸已成焉終隱之世翬不稱公子貶也於桓之世稱公子者不著其公子則無以知不稱公子之爲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翬帥師會齊鄭矣此公自將先期取勝也不言戰言敗者言敗而戰見矣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一月而取二邑也不書日嫌於同日取之故兩書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

報取郜防也宋連衛以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宋衛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

伐取者何伐其師而取其衆所謂覆而敗之也戴鄭所與之微國宋連蔡衛以伐戴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懈伐之而覆其師焉書之以著列國搆怨之相尋也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戴鄭附庸也何以取爲胡氏謂鄭一舉而兼四國亦與情事未合程子以爲取三國之衆者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羊作盛）

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入

郕報伐戴也

按齊鄭伐宋左傳以爲王命也齊鄭入郕左傳又云討違王命也夫鄭之無王久矣安能以王命戮人剟王臣不行則非王命審矣特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正也兼言之旅見也旅見非正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書來朝亦以見魯之不朝天子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夏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作郲）

謀伐許也

孫氏覺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攝位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公及者目公主之也非內爲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伐許鄭志也入許鄭功也然齊魯交主其謀故書之首我而殿鄭以爲摟伐之罪三國共之也不言滅許未滅也不書許君出奔略之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弑而書薨諱之也曷爲諱之不忍言也諱之則何以

知其爲弑公薨皆地以其不地知其爲弑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以弑故不成葬雖葬猶不葬也公羊又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按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謂隱不自正近世說春秋者又謂隱在位十一年王命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不書正以著公之不奉正朔愚以爲皆非也夫元年雖正月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其他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隱元年已書正月義著於始年矣三年四年事在二月七年事在三月十年事在二月他則朝聘例當書時觀魚歷時久亦當書時會遇輸平本可時可月略之則皆時之非事在正月而特削其正也定元年無正月故謂之無正隱元年已書正月則不得謂之無正若謂隱不有其正則元年何以有正月邪如謂隱不朝聘京師故貶不書正彼桓公亦未嘗遣一介於京師也又何以書正邪此說經者之陋也

春秋傳卷之一終

蘭陵門人張尙文校刊

春秋傳卷二

滋陽牛運震學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弑不書卽位繼弑不忍卽位也隱弑而桓書卽位者桓自正其卽位之禮如其實而書之也桓卽位所以飾其弑之不由已也書卽位所以著桓之忍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篡立懼討故結諸侯以固其位也會鄭以鄭之善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許田近鄭鄭欲之久矣桓篡弑而求好於鄭鄭脅而取之以爲割地而賂鄭爾以璧假者鄭伯自文之辭非假曰假假不反矣不書以許田歸鄭者猶以失地爲內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欲結鄭以自安故及鄭伯盟以終許田之成也春秋繼假田而書之以爲賂之以田以求爲此盟爾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槩一秋而言也不書地大水則曾地徧矣不可別其地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徒名不氏未賜族也孔父何以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此弑其君與殺其大夫其言及何也由弑及之也所以重督之罪而著孔父之節也孔父先死曷爲以君及大夫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

按公穀皆以孔父爲字左傳孔父嘉爲司馬亦以孔父字而嘉名未嘗以孔父爲名也其稱孔氏者自其得氏之後追稱之亦猶華父督之稱華氏耳蓋孫以王父字爲氏此正孔父是字之證杜註以爲孔父稱名誤矣後儒趙匡劉敞程子胡氏皆重駁稱字之說以爲君前臣名名君不可字臣夫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本未有稱字者也大夫則有稱名稱字之異雖君臣連書亦何嫌於各從其例乎啖氏助以爲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弗父何亦以弗父爲字若孔爲氏豈世

世攷者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春秋固不拘拘以名字為褒貶而孔父之為字則有確然者此不可以不辨

滕子來朝

滕侯而書子時王黜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列會未有書所為者此指事而書孔子之特筆也宋督弑君亂莫大焉四國會稷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則是四國信有力於宋亂矣以者為志乎成是亂也惡莫大于奬逆自是而弑君之賊接迹於天下四國為之也

按四國會稷直是奬成宋亂爾何休以為欲共誅華氏受賂便還者非也以者深文之辭何休以為辟直成亂者亦非也左傳以受賂立華氏解成亂之義甚明杜預以成亂為平亂殊失經旨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不言宋歸我而曰我取于宋罪我也納者以力强致之辭成人之亂受賂而還以汙其先祖之廟以是謂周公

為弗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

書來朝以見九月入杞之非義也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劉氏敞曰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以是知為紀侯也夫杞之書侯始此何所據而知其爵之非侯也杞來朝自不宜入其國然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則魯之背義陵小亦不可以常事拘矣凡此皆以依經本文為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其地以國蓋鄧與會爾

九月入杞

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比事以觀貶自見矣不言我不書公没之以甚其貶也

左傳謂討其來朝之不敬非也或別有故而以討不敬為辭爾

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為患結好以自固也

冬公至自唐

書至爲盟戎危之也凡君出反行告廟則書至其有告而不備書者書之必有所爲志其重者也

三年春正月

不書王以見桓之無王也元年何以有王元年者桓之始也二年何以有王未畢喪桓未成爲君也十年何以有王十年者數之終也十八年何以有王十八年者桓之終也此四年有王正以著餘年無王之爲貶也

按桓公三年以後經不書王說者或以爲闕文無關義例夫春秋或日或不日或不書秋冬以及隱之十年無正以爲史文有詳略是矣獨至桓公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則不得以爲闕文也春秋無王者一百有八其不書正月者不書王無足疑者桓書正月而無王此孔子之特筆也但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解經者或以爲正宋督之罪或以爲正與夷之卒或以爲正終生之卒其說甚鑿故折衷解之而著其無王之義如此

公會齊侯于嬴

成昏于齊也不媒而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之爲言猶相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胥命者以王事胥相命而莫敢或先也善胥命以是爲近正也此孔子之特筆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古者諸侯親迎有故則使卿公子翬如齊逆女卿爲君逆也此常事何以書文姜亂魯故於出處本末之迹詳而錄之也在齊故稱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諸侯踰竟送女非禮也何以不稱夫人未成禮也以齊侯爲之辭猶曰吾姜氏

公會齊侯于讙

曷爲不書逆女公不爲親迎出爲志乎會齊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於廟也不書翬以者非翬所當以也春秋惡文姜之終故不得不詳其始爾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五穀皆熟也總一年之收而書之故繫之冬春秋重民命故凶豐必書

賈逵曰桓惡而有年異之也書有言不宜有也程子胡

氏皆從其說夫有年爲異則將以無年大饑爲祥君則無道民亦何辜而必欲其凶饑相仍而以爲安邪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時也于郎非常所也蒐狩常事不書非時非地則書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此何以書譏弑逆之人王弗能討也而聘之是崇亂也糾者何名也名宰貶之也

按是年及七年無秋冬史闕文也公羊何休注云桓無王天王失刑又下聘焉故闕二時以示貶胡氏頗取其說夫魯桓弑君天子下聘其非自著何待去秋冬以示貶乎若以惡桓不書秋冬則十三年秋冬皆無事何以書秋冬也若以天王下聘而闕秋冬則七年並無下聘之事何以闕秋冬也況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矣此時又豈有失刑聘逆之事邪進退考之並無一據固知其爲說經者之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甲戌之下有脫事焉或曰陳佗殺其世子免云爾

然不可考矣

左傳再赴也公疾而難作夫國亂豈暇再赴即再赴孔子亦不當以二日竝存而書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國君雖狂而出亦寧無臣子從之何至死不知日邪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譏也何譏爾齊鄭窺紀而欲襲之也書此以見紀之卒滅于齊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仍叔之子者何父在子從政也窂糾名貶也仍叔之子
不名亦貶也
按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
爾何以稱天王使邪如此則顯與經文悖矣
葬陳桓公
不月史失之也
城祝丘
非時也故書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書從王尊王也不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者不使
天子首兵也王不書天者王不在首則不稱天非貶也
三國稱人微者也王自將而以微者從亦罪之也其不
書王師何王爲重也不言戰諸侯不可敵王也不言敗
績爲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以書王不可言敗
王師猶可言敗焉爾
鄭伯不朝王伐之非過也繻葛之戰王師敗績矣及王
肩鄭伯之惡不可貰矣胡傳以王不討宋魯憤怒與師
並爲王罪故以削去天字爲貶夫令其臣而責其君大
義安在此說經者之悖也
大雩
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書旱公羊曰言雩則旱見言旱
則雩不見其稱大者重其祭也何以書重民事也
按雩有二一龍見之雩舉以建巳之月一呼旱之祭愛
秋隨時可祭此呼旱之祭秋旱則行之左氏以爲失時
非也
螽 公作蝝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以失國書也不書奔以朝出也
州公者何寰內諸侯嘗爲于王二公者也胡氏曰將有
其末先錄其本爾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是來也謂州公也州公來而曰寔來以其不復
國略之也
此變文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如曹閒無他事其
爲州公可知也李光地曰語勢如所謂西傾因桓是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公作成

紀來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徒也書八月不時也周禮中冬教大閱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矣曷爲稱陳佗不成其爲君也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此蔡人也其以討賊言之何予鄰國以討賊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以書別嫌也夫人姜氏淫於齊侯春秋於此特書子

同生其別嫌之旨明矣

按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天下後世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者賴有春秋也史例世子生必書于策孔子脩春秋皆削去此獨存而不削者必非無意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殆有得於聖人之旨公羊以爲喜有正咲謂以爲舉接子之禮則書者皆非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焚火田也譏淫獵而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兩書之非同時朝也書名者穀鄧皆南方小國遠絕於魯終春秋一來朝則亡滅不復見故名以詳之也

按穀鄧二國書名公穀以爲失地之君夫州公失地不書來朝已有明例矣此何以書來朝邪胡氏以爲貶其朝桓故名之則諸侯之朝桓者多矣他何以不名邪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子月而烝時也書之爲五月復烝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謀納后也言娶於紀命魯主婚也書字天子大夫例稱字

夏五月丁丑烝

不時也又瀆祀也

秋伐邾

不書公亦不書帥師貶也

冬十月雨雪

夏八月也雨雹記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不書此何以書我爲主也何以不稱使王者至尊不自爲婚主也不反命而逆王后于紀明魯之主婚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也其不稱逆女者辭成爲后矣此受魯命以往不敢斥后爲女也凡逆后一公一卿不書卿略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紀季姜以著王后之字與氏也自王國而逆則曰王

后自紀而往則曰紀季姜尊王也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我爲之主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攝朝禮也曹伯有疾而使世子攝朝於諸侯非禮也蓋有所畏而不得已爾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天道一周而不書王則嫌於不書王之爲常事也十年書王正以著他不書王之爲貶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何以弗遇中背公而更與齊鄭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變文也譏不在內以外爲志乎此戰也不言師敗績爲內諱也

家氏以三國爲討亂之師夫桓之弒隱十年矣烏有至是而始討亂者乎況齊鄭之與魯也久一旦搆釁而來

戰乃以討亂爲名其爲辭也不亦難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同絕魯也此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爵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人之略之也著其爵而後人之其爲貶也可知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鄭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祭仲稱字天子之命大
夫也不稱大夫亦貶之也
按公羊以祭仲爲知權非也仲以出君易死其罪大矣
而謂之知權可乎
突歸于鄭
仲執而突歸突由仲入也突不稱公子不繫之鄭絶之
也
鄭忽出奔衛
何以不書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未成君

也何以名別二君也以國氏正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宋結三國以圖鄭鄭背宋也柔不氏未賜氏蔡叔蔡侯
之弟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宋結魯以讎鄭也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春秋備書之惡
屢盟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公作毆蛇
平杞莒也
按杞侯公穀皆作紀侯以爲盟紀莒謀齊難也夫爲紀
求援而僅僅偕小弱者與之盟何也且以紀訛杞亦烏
有一再訛者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此燕人南燕也是時北燕隔于山戎故知是南燕也公
盟燕以斷齊道而陰援紀也十三年二月齊及魯戰而
燕與焉則燕背盟而合齊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兩會之
黃氏曰折闞夫鍾之會宋爲主也會於魯地是宋欲親
魯伐鄭也虛龜之會魯爲主也會於宋地是魯欲平宋
鄭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辭平也始背宋而合鄭

家鉉翁曰來戰于郎者忽也突篡忽而善魯自是魯鄭遂合

程端學曰魯與宋兩盟四會不浹旬而背之盟鄭反覆甚矣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日決諸侯之卒例稱日也

李光地曰凡春秋書事繫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則非復蒙此日而蒙上之時月也武父之盟衛侯晉之卒兩事適同日故特書兩日以別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沒公諱敗也鄭曷爲前稱君後稱師略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也曷爲不言及宋師省文爾

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按下文魯鄭合戰四國則以爲不和者誤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紀與齊戰也內兵先紀外兵先齊爲主乎是戰者也先言會而後言日會戰異日會不舉日戰例日也會何以不地以戰會也戰何以不地略之也穀梁曰於紀也

戰稱爵稱人敗稱師重衆也衛侯在喪何以稱爵踰年也踰年未葬而以吉行於是乎稱爵蓋不能無譏焉爾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懼齊衛之報也以曹地曹與會也

無冰

建子之月而無冰記異也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春無冰歲無燠年

夏五

闕而不益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作禦）

脩曹之會也諸侯之母弟稱弟

按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春秋盟不書日者多矣

豈其皆前定邪趙汸謂來盟不月雖內莅盟亦不月亦
非也夫上有夏五脫文安知其不月邪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粢盛之所藏天火曰災何以書譏不謹也

左傳以爲不害非也夫不害何以書災邪

乙亥嘗

周八月夏六月也嘗禘而嘗爲非時災後不改卜而嘗
亦不敬也

按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譏其以災餘之米供粢

盛也攷周禮祭祀先十日戒宰是時廩人已扱以授舂
人矣嘗之粢盛其供已久然則御廩所災固未舂之粟
也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於祖考書乙亥嘗特爲其不
改卜而嘗以是爲不敬爾穀梁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
者非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

報宋之戰也宋公稱人貶也莊左右之曰以宋人不當
用四國之師四國不當從宋爲不道交責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無求言求者傷王室之卑責諸侯之無王也然非
所求而求王室亦有譏焉爾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匡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王室不告故也於以
著魯之不赴諸侯之無王焉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出逐也孰逐之祭仲也何以不書祭仲逐君國

君無自出之理言出奔則見逐可知也突何以稱鄭伯
突立四年矣例得成之爲君也然則何以名著突之爲
篡而絕之也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凡
諸侯之奔皆不書逐之之臣而以自奔爲文此說本於
杜預而胡氏上之夫春秋之義所以治臣子未聞專責
君父也如謂逐君之臣其罪易知則弒君之臣其罪更
易知見弒之君亦多有惡胡不沒其弒之之罪而以自
斃爲文乎胡傳於君臣之際往往舍臣下而責君上此

天下之悖言亂辭也先儒又謂春秋嚴君臣之大分不使賊臣得以逞志於其君故以自奔爲文其說似也然大夫之出皆以自奔爲文豈亦嚴君臣之分顧使君不得逞志於臣邪

劉絢攷曰國亂無政强弱相陵甚至下犯其上有逐之者而後有奔之者書奔而逐自見也其說良然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出稱忽入稱世子著其世嫡當嗣也著其世嫡當嗣則當於入焉著之也書復歸言忽之宜有鄭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何以書字賢其能存許也其曰入者何叔居許東偏以矣至是而入于許國爾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曰復歸而曰入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復通齊好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諸侯旅朝非禮也三國稱人貶重于滕薛者爲天王崩而相朝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鄭之邑也何以不書突之入鄭大都耦國突入於此鄭之命已制于突矣雖不言入國可知也

此突據櫟以求復國也公羊以爲遂入于鄭非也又云祭仲亡忽出奔按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弑忽莊十四年祭仲始死則此時祭仲未亡忽亦未嘗出奔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公羊宋公上有齊侯二字袲作侈

將納突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書伐鄭誅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蔡序衞下者蓋以至之先後兵之强弱爲序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書至以見公之勤於鄭突也

冬城向

夏正八月而興役不時也

十有一月衞侯朔出奔齊

朔得罪於天子衞人立公子黔牟而朔出奔也朔何以名衞有君也或曰名而奔者絶之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爲紀平齊且謀衞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

尋蔑之盟平再伐之怨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穀奚作郞）

齊背盟也書及不書公爲公諱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

按蔡侯無子季次當立蔡侯欲立獻舞季辟之陳蔡侯卒季反奔喪故春秋以爲合於義杜預以爲季卽獻舞蔡人召於陳而立之則書名而喪之蔡可矣何爲賢而字之邪

癸巳葬蔡桓侯

葬者稱公此其稱侯何稱侯本爵也稱公臣子之辭也或侯或公義皆可通不足爲褒貶所係也或以爲請謚稱侯者固也

及宋人衞人伐邾

從宋志也公於是棄趡之盟爲已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書朔不書日闕也

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范甯謂是月二日食也夫既朔何以言朔日食必朔無食月二日之理若日官失

占則當書二日不當書朔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十八年書王者桓之終也春秋之法王無十年不書也

公會齊侯于濼

曷爲不言公及夫人如齊夫人之志也會濼非夫人之志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不書及而書與言公與夫人偕行也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遂者繼事之辭也會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曷

爲以繼事之辭言之公自會而與夫人如齊也如齊非
公志也見公之制在夫人而不能自克以及其身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不地故也此其言齊何在外不可不言也薨于齊
亦故也
毛氏曰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以地而
求其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劉紹攽曰公穀皆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何以書曰
讎在外也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君父之
讎不共戴天安有內外之分若以齊强魯弱量力不討
君子不責是復讎者伸於柔弱而屈於强禦也左氏曰
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有亂臣賊子貶其君父殺其禮而
不成喪者魯之葬閔公晉人之葬厲公是也故均不書
葬隱公之不書葬殆羽父貶而殺之不成禮以葬之耳
桓公之書葬則魯之臣子成禮以葬之也如是則春秋
全經之義可通矣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别鄰國之辭
也

春秋傳卷之二終

蘭陵門人張曾文校刊

滋陽牛運震學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繼父弒不忍即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諱奔也言懟而避之爾不稱姜氏貶之也夫人歸不書略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也天子嫁女於齊命魯主之是以遣使逆之也王姬不稱字尊王也且别於內女也

單姓伯字天子之命大夫稱字此必周單子之族而仕於魯者猶鄭之有祭仲也左氏以為周大夫觀經文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于鄄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以書例考之則單伯之為內臣明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居喪而為讎主婚非禮也有三年之喪天王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義不可為之主雖築館于外不以是為變之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策命之也死而賜之哀策也桓公篡弒之賊王因命魯主婚而追錫其先君是無人紀也

按王不稱天先儒以為貶其寵篡弒夫使宰渠伯糾來聘使仍叔之子來聘王之寵桓於生前者屢矣春秋皆

稱天王何獨於其身後錫命而去天以示貶邪且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此與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何殊而一稱天一不稱天其義安在然則春秋或言天王或言王明非義所在史文有詳略爾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書歸于齊而後忘父親讎之罪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遷者遷其民而取其地也蓋紀自是遂亡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國而曰伐於餘邱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惡公子慶父之專兵故以伐國之辭言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齊王姬卒何以書我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郜）

書淫也何以復書姜氏不書姜氏無以著其爲兄妹之淫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謀納朔也溺者未賜族也不曰帥師師少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而葬緩也閔王室之無臣子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紀之邑也以酅事齊降志以存先祀也書字書入閔之也蓋紀季受命於紀侯而爲是不得已焉爾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書次譏救紀而不能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享公穀作饗）

齊侯來而夫人享之假兩君之禮爲鳥獸之行大亂之道也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取紀也殺禮以遇密而不欲彰也

鄭伯先儒俱以爲突獨蘇氏以爲子儀按左傳桓十五

年九月突入于櫟十八年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始殺子儀而入鄭然則莊四年突雖在櫟猶未入鄭是時據有鄭國者子儀也則遇于垂之鄭伯其爲子儀決矣鄭立子儀突殺子儀皆不書略之也

紀侯大去其國

不言滅言去不與齊之滅紀也其曰大去者何去而不反曰大去猶歸而不復之爲大歸也然則何以不書奔爲紀侯諱奔也諸侯失國名紀侯書爵者閔之也閔紀蓋以惡齊爾終春秋未有書大去者此獨書大去其國

孔子之特筆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書齊侯者何不書齊侯則疑於齊之微者之葬之也

按此以齊侯葬紀侯之妻以是閔伯姬爾說者以爲貶齊侯夫齊侯葬亡國之君之妻而貶之乎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齊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公之與讎狩也然則何以知其爲齊侯曰遊田之事而君會之則非微者也不沒公隱公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書時歷時久也不言地者久止無常也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　黎左作犂）

此小邾也小邾則曷爲謂之郳未成國也附庸之君例稱字此名者賤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四國稱人貶之也內何以言公不言公則無以見四國稱人之爲君也蓋人諸侯而人公之義在焉爾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穀作三月）

書王人貴之也子突書字字之也書救善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絕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入而不言復者不與朔之復衛也

書朔入衛則諸侯伐衛之爲納朔可知而子突之救衛無功亦不書而自見此春秋比事之法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作寶）

此衛寶也言齊人歸之者齊首兵納朔朔以賂齊而齊以分四國也書之以見諸侯之黨篡逆者要厚賂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會于魯地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夜字穀梁作昔隕公羊作實

恒星者列星也星卽恒星省文也恒星常見故以不見爲異恒星不見左氏以爲夜明者是也夜中星隕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爲數如雨之下也穀梁以爲星隕而雨公羊以爲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者非也

按啖助曰衆星奔流如雨之多夫奔流而謂之隕可乎何休曰周四月夏二月恒星參伐狼注之宿夫經星不見則皆不見矣而獨參伐狼注邪

李氏廉曰星隕先星後隕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隕也隕石隕霜先隕後霜石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而五相求屢書之以播其淫之已甚也

按夫人淫于齊侯不可書屢書夫人會齊侯則淫可知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于郎爲伐郕也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露師于外齊約未合而汲汲以待陳蔡以公之滅同姓爲已亟矣此魯欲伐郕出師以俟陳蔡二國不至乃連齊伐郕也若謂魯實合齊與陳蔡伐郕則齊魯并力已足制郕不應藉兵陳蔡且歷春徂夏亦不應淹師如是之久至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夫陳蔡於魯境絶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緣伐魯若謂畏其來伐則但得稱防不可言俟以此解經失之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

治兵者習戰也久次於外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議勞師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作成

此君將也何以言師不言公議與讎人爲役也二國圍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也公黨仇讎而伐同姓已任其惡而人尸其功固不如其已也

秋師還

議久役也公不致而書師還重衆也終春秋未有言師還者此言師還惡其勞師會讎也左氏以爲善之者非

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弑君者連稱管至父也何以專罪無知君弑而無知受之也無知何以不稱公孫無知之於諸兒其誼疎矣削公孫所以絶其屬籍也

按齊無知書法與衛州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稱人以殺者討賊之辭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蔇公穀作暨

諱納糾也大夫何以不名非一人也公不以復讎爲志又屈諸侯之尊以與大夫盟公則有罪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作納子糾

納者逆辭也入者難辭也糾不繫齊蒙上伐齊也小白繫齊不書齊無以知爲齊之小白也

凡書例必曰某國某名糾與小白均非世嫡均無先君之命則未知其孰宜立也春秋著其爭立之本末已爾說春秋者或以爲糾宜爲君或以爲小白當有國者皆非也子糾兄也小白弟也三傳皆無異詞考之管子荀子莊子史記越絶書其說較然甚著獨漢薄昭貽淮南王書有曰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淮南王爲文帝之弟稱弟於事爲合或引據偶誤亦未可定後儒如程子胡氏遂爭以子糾爲弟夫捨春秋以來經傳子史可據之書而從薄昭一言之誤豈有當乎考其承誤之由徒謂桓兄糾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必不可死糾不知孔子予管仲者正以其功業之大非爲桓兄糾弟而管仲可以不死也況復誤邪或又謂子糾小白皆襄

公子此又不稽之甚者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忘復讎之義爲納糾之舉其敗宜矣凡內敗不書此書者爲其納讎喪師以重惡內此孔子之特筆也不書公者蒙上公伐齊則其爲公可知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糾不稱子此復稱子者愍之也明其不當殺也此皆

人殺之也則其曰齊人殺之何甚齊侯也取易辭也魯
我使殺之以爲爲所取者之已病矣
冬浚洙
畏齊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書齊伐我譏不在我也春秋凡戰而內勝者皆書曰
敗某師
左氏凡敵未陳曰敗某師杜氏因之以爲書敗齊師者
以未陳爲文夫長勺之戰齊人三鼓則齊之成列久矣

何所爲而以未陳爲文邪胡氏以爲責魯惡其詐謀取
勝夫以魯之積弱苟非長勺乘邱二戰幾不能國雖用
詐謀亦非兵家所廢況長勺之戰本非詐謀邪
二月公侵宋
宋合於齊侵宋所以撓齊也凡潛師掠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此脅而遷之而取其地也凡書某遷者其意也書遷某
者非其意也不言滅者猶以爲附庸爾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長勺不書伐此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何也長勺祇齊師
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敗宋則齊伐不可
見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
書荊外之也此戰也不言戰獲也不言獲春秋惡楚之
猾夏故變其恒辭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也蔡侯失國
故名胡氏以爲責其不能死位者非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不名閔無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報乘邱之役而我再克也其日穀梁以爲結日而戰
也
秋宋大水
何以書志外災也外災不可悉書書其甚者爾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不書逆王姬略之也
元年王姬歸齊書之詳者以其忘襄公之讎居喪而爲

之主婚也此爲桓公主婚故略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何以書賢之也酅者紀邑紀之宗廟在焉紀侯去國而死猶祔于酅廟叔姬歸酅以待終義也杜氏以爲自齊歸酅者非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宋萬不書氏未賜氏也仇牧以捍衛其君而見殺書之予死節也大宰督亦死於此難不書者督嘗負弑君之

罪矣其死不足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書萬之奔以爲宋猶有臣子也宋人殺萬不書略之也宋之殺萬比於衛之涖殺州吁則有間矣書奔不書殺責佚賊而不予宋以討賊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

平宋亂也齊侯書爵貴之也四國稱人衆與之也不稱人則無以知齊侯書爵之爲貴之也於是齊序宋上蓋自是而浸予齊以伯者之事矣

四國稱人何休謂爲微者劉氏敞謂爲大夫皆非也夫齊平宋亂而宋以大夫會邪邾國小而近齊益不敢以微者會齊侯矣胡氏謂爵齊侯爲予之人四國爲貶一事而褒貶異例說更難通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遂爲其不會於北杏也稱人貶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齊偕陳曹以伐之稱人貶之也

劉紹攽曰齊伐宋稱人先儒以爲將卑師少揆之經文亦不盡合按是時荆方暴蔡齊桓公不敢過問徒縱兵於中原故貶而人之至重耳初起即書晉侯以其首能攘楚也觀晉文可以知齊桓矣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胡氏曰四年翬帥師會伐鄭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單伯伐宋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凡再舉而列書者甚疾之之辭也翬之會伐鄭黨逆也故再舉以疾之單伯之會伐宋從伯也故其辭平

秋七月荆入蔡

劉絢曰蔡從齊爲北杏之會而荆入之著荆之强暴亦以惜齊霸之不振也比事而觀則伐宋書人之爲貶益信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始服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復同會齊始定霸也陳序衛上始用周班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以國事行也齊魯之交於是乎合書之以譏非禮亦以累齊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作兒

郳宋附庸也而叛宋齊爲宋摟邾以伐之其陵小已甚矣故貶而人之宋序齊上宋主兵也

劉絢曰書人者貶其侮荆之强暴郳之小也自此以後至伐楚之前凡齊伐諸侯書人者義皆倣此

鄭人侵宋

背鄄之會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侵宋也

按伐鄭稱人齊序宋下並與伐郳同

秋荆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劉絢曰連類而書所以著楚之暴而傷齊伯之不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月下公羊有公字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字

志鄭成也桓公主盟天下與之書曰同盟諸侯之公辭也齊之伯業於是乎成故特筆以獎之書會則公在可知也不書公者義在序齊侯於諸侯之上故沒公以尊齊侯也胡氏以爲惡公失信故諱之者非也

邾子克卒

邾儀父也稱子者杜氏曰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瞻）

詹不氏未賜族也幽之盟鄭已聽命矣而猶執其使以是爲非伯討也凡執皆書人惡其以力制人也不書行人者詹失行人之道矣或曰執之不以其所爲使者也孫復曰不稱行人者會未歸而見執也夫冬會而春執則非執于會可知也公穀皆以詹爲佞人而稱人爲與齊此又無據之言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作瀸）

殲者何盡也此遂人盡齊人也其曰齊人殲于遂何殲齊者非遂也齊人自殲焉爾遂已亡矣猶言遂何存遂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賤之也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無者以有爲異有者以多爲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朔不言日官失之也穀梁以爲夜食者非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來而言追者言追而來自見也不言所及略之也

秋有蜮

記異也魯所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書陳人之婦則其爲陳之大夫可知也書于鄄則陳之大夫之娶于鄄可知也書媵陳人之婦則其爲公子結之私媵可知也書盟不書地其于鄄可知也媵淺事不足書爲其有遂事書也齊宋謀伐我結矯君命以盟之其爲國事則是也然大夫無遂事春秋不能無譏焉爾公羊傳以陳人爲陳侯夫陳侯也何故人之人之而曰陳人之婦其爲稱也亦未言矣且公子結爲陳媵他國邪爲他國媵陳邪爲陳媵他國則當書如陳媵女不當書媵陳人之婦也若如孔疏謂陳娶衛女結爲衛媵至

鄄而盟則當書如衛媵女至鄄不當書媵陳人之婦于鄄也說穀梁者以爲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夫媵非陳侯則不得爲君命可知也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則私媵不足錄也例當書盟不書媵如公孫玆之因聘而娶書聘不書娶可矣程氏以爲果鄄人之女嫁于陳人則當書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知爲鄄人而媵當書于鄄不當書于陳也且書于鄄則盟于鄄可見書于陳則盟又在何地邪程子曰鄄之人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反覆推之而

知其說之不可易也

夫人姜氏如莒

婦人踰竟往異國書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伐我爲受鄄會也結之盟齊宋以公子之微未足以結成也故來伐而取服焉書人貶之

是年王室有子頹之亂王出居櫟不書春秋詳魯事而略王事書其亂之甚者則其不甚者略之也且以惠王之避子頹爲尊尊諱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其志以甚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

伐戎爲魯也其稱人何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于鄭之櫟王室如燬齊桓擁兵不救區區伐戎不足多也是以貶而人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薨不地穀梁子曰婦人弗目也以爲不殊言之而其不正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作省）

肆放也眚過也肆大眚何以書譏無事而赦以爲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小君者臣子之辭也文姜何以稱小君以臣子之義葬之則小君而已我小君者恒稱此稱文姜則有我以爲君之恥焉文姜者謚也婦人不尸善不別立謚謚文姜非禮也或曰魯之人不欲使爲桓姜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穀作禦

此陳世子也其稱公子者未誓於天子也殺非大夫公子不書殺公子母弟當其罪亦不書殺公子御寇何以書殺之非其罪也殺世子母弟非其罪目君此其稱人

何君之嫡嗣而國人得以殺之則其不得於君可知矣以是爲陳侯病也

按御寇見殺左傳未詳其由然以公子完之賢而爲之黨御寇殺完奔齊則御寇之殺不以其罪可知也

夏五月

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

何休謂譏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猶五月不可首時李光地謂周四月夏二月婚姻之時也婚姻不正故去月義俱迂曲不可從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爲請婚也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齊侯使大夫要公公屈人君之尊而與大夫盟交責之

冬公如齊納幣

親納幣非禮也且以喪昏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者祭公之弟來聘爲祭公使也何以不稱使王臣無外交非王命不得言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踰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子曰以是爲尸女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此荆之臣來也其稱人何略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爲昏故而簡禮以結齊也

蕭叔朝公

不言來朝而言朝公者公在外也書之以惡公之不受於廟也

秋丹桓宮楹

丹楹非禮也爲將迎齊女欲以耀而媚之爾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謀逆姜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取妻必齊之姜也

秋公至自齊

親迎先至非禮也公他往不書至特三書公至自齊者貪妃匹之合而履讎人之地以公之至齊爲無人心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不與公偕至非禮也其言入何難也何難乎爾公羊氏以爲孟任已在宮矣夫人與公有所約而後入也

不書至其義以宗廟爲弗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不書及兼言之爾書用用者不宜用也私見曰覿大夫見於廟婦見於內並覿非禮也男子之贄羔鴈雉婦人之贄棗栗腶脩同用幣非禮也

按哀姜襄公女公娶讎人之女而多行踰禮之事失夫婦正始之道矣春秋詳其本末以示貶書納幣書逆女書公至書夫人入書大夫宗婦覿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若斯之悉者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世子也此踰年矣其不稱爵何嗣君失國恒稱名

赤歸于曹

赤曹庶子也不繫之曹不宜爲君也

按曹鄭之事一也鄭先書突歸後言忽出著突之簒也曹先書羈出後言赤歸明羈逐于戎赤爲國人所逆也

郭公

闕文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女叔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禮也于社非禮也日食于正陽之月天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鼓有聲以充陽也于社則以諸侯侵天子之事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幣禮也用牲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不言逆者略之也胡氏以爲逆非大夫則不書者非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何以書譏何譏爾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丙聘言如者尊內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

報濟西之恥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惡專殺也不名略之也

劉絢放曰此專殺大夫之始大夫見殺之事不可知也不書名者或曰非其罪也或曰衆也或曰無命大夫也春秋惡專殺書曰曹殺其大夫而曹專殺之罪著矣其人之死不足輕重故略而不書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序齊上宋主兵也稱人亦貶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何以會于洮爲杞伯請朝也杞侯嘗來朝矣魯人以爲不敬而入杞杞伯既昏將來朝而伯姬先之也然非正矣春秋特書之參譏之也

按杞伯姬先儒以爲莊公女夫父母在而歸寧禮也常事合禮則不書伯姬來本以非禮得書不于魯于洮則非女子之歸寧明矣書公往會亦是等夷敵體之文以是知伯姬之爲桓公女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會者五國爾何以書同盟同志而盟不在叙

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公子友之舊也如陳葬原仲請諸公而行也何以書不正其越國而葬私交也原仲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公羊以爲通私行穀梁以爲諱出奔胡氏以爲王臣始亂而諸國大夫無譏皆非也

冬杞伯姬來

來者不宜來也凡女子父母沒義不得歸寧書來有故也

莒慶來逆叔姬

此內女適外大夫也其書來逆禮也不書逆女別於爲其君逆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不書大夫主之者略之也先儒以爲公自主之者非也

杞伯來朝

杞侯而稱伯時王所黜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謀伐衛也齊伐衛而魯不與焉同其謀不同其伐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此齊人伐衛也其曰衛人及齊人戰何以衛人爲志乎此戰也齊衛書人貶何貶乎爾衛則有罪而齊亦不得爲伯討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公羊作邾婁子）

秋荊伐鄭

書荊伐鄭以著荊之暴亦以見齊伯之不振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婁人）

善救鄭也書人者譏其不能即正荊楚之罪也

冬築郿（郿公穀作微）

冬而築時築也以大無麥禾而築郿則築之非時也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書於冬者總計其不足而書之以爲一歲之事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饑告糴禮也不言如齊告糴而言告糴于齊言如齊則其詞緩言告糴于齊則其詞急不稱使內大夫出例不言使也先儒以爲臧孫之私行又以譏魯之不務本

而重蓄者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書不時也且譏凶年而脩也

夏鄭人侵許

齊命也盟幽而許不與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是以侵之也

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猶書叔姬之卒錄其守義也

城諸及防

及者先後之辭也魯歲比饑而併城二邑雖時必書以其用民力爲已悉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欲救鄣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附庸之國也不曰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者咎而

降之猶書人貶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叔姬不歸魯而歸酅死而繫之紀哀其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非禮也非正陽之月而伐鼓亦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貶而人之何荊楚憑陵諸夏尚未明正其罪山戎遠在邊徼桓公親往以征之雖志在攘夷哉君子以爲征伐輕重之序爲已傎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不名略之也薛侯而稱伯時王所黜也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不相遺俘此其來獻捷何耀我也書爵書來獻抑
之也伐戎稱人矣此其稱爵何不稱爵則無以著齊侯
之爲親來也且無以著伐戎之爲齊侯也

秋築臺于秦

一歲三築臺厲民甚矣公汲汲顧景及時般樂惟恐不
及非死期將至邪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此年興作城小穀又非時書之以閔農也

小穀魯地非齊地齊自有穀無小穀左氏以爲爲管仲
城之此牽附楚丘無字之言而誤者無字言齊桓公城
穀而寘管仲未聞言小穀也即如無字言書例亦當云
會齊城小穀不應沒齊也今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侯以楚伐鄭欲會諸侯宋公請先焉故爲此遇然伐
楚之謀定於此矣凡會先主會盟先主盟遇禮簡莫適
爲主仍以爵序爾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此殺也何以不書殺爲季子諱也牙將爲亂而未成季
子誅之而不名其罪且爲之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至
矣春秋隱其事平其文使牙若自死於位[illegible]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謹凶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穀作乙未

書子在喪故稱子書名先君未葬也稱卒未成君也不
書弑諱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請立閔公以悅於齊也

胡氏以爲慶父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著慶父之專恣國
以家[illegible]能制也今以事考之慶父實非出奔閔二年出奔
[illegible]奔莒

[illegible]義邪

春秋傳卷之三終　　蘭陵門人張曾文校刊

春秋傳卷四

滋陽牛運震學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弑君不即位也

齊人救邢

書救善之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盟納季子也季子賢而奔陳齊侯盟而復之書曰盟于落姑齊侯之志也左氏以爲請復季友是時閔公幼慶父專夫人爲內主則未知其孰請之也

季子來歸

其曰季子貴之也其言來歸喜之也貴之者賢之故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喜之者國內之人不言來國人思季子懼其去而不反也今得其還則其慰而幸之者至矣故曰季子來歸春秋如其意以書之也季子之出奔不書爲賢者諱也書來歸則出奔可知也

冬齊仲孫來

此齊侯使之也何以不言使來則有事也何以不書其齊侯之使仲孫以爲省難又因以覘國則所事不可言也所事不可言則亦不得言使也仲孫者氏也何以不書名亦不書字書字則已褒書名則已貶仲孫之對齊侯曰慶父將自斃又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夫是以褒貶兼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脅而遷之也不地自是不復見也書人貶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吉禘禮也未三年而吉禘非禮也于莊公亦非禮也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而畢於是大祭奉新死者之主于廟而遷廟之遠主於祧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未應吉而吉也禘禮當行於大廟今禘於莊公則于新宮行之非所禘而禘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弑也何以不書弑隱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書孫邾而夫人之與聞乎故可知也文姜削氏哀姜存而不削者文姜孫於宗國不削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於邾非宗國雖不削姓氏而貶已見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繼公薨而書孫邾奔莒則夫人慶父之同惡弑君可知也不書討賊爲内諱也公子牙書卒而慶父不卒何也牙之罪猶可言卒也慶父之罪不可言卒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來盟喜之也其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衞

滅而書入或曰不以夷狄滅中國也或曰不以累齊桓也然狄入衞而不有其地則實非滅也

此師狄之伐邢者去邢而入衞也

鄭棄其師

國未有棄其師者鄭人惡高克使帥師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焉是之謂棄其師云爾不書高克奔陳略之也

略克所以罪鄭此孔子之特筆也

春秋傳卷之四終

蘭陵門人裴晉文校刊

春秋傳卷五

滋陽牛運震學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弒不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曹師左作曹伯）

此狄人再伐邢也書救善之也書次譏不速救也前救邢書人蓋齊之偏師足以卻狄矣此救邢書師則以齊合三國之衆而不能振邢於未潰也公羊子曰緩不及事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此諸侯遷邢也書之如邢自遷者邢如歸也公羊子曰邢之所欲遷也不書邢潰者略之也邢既遷矣則可以不言其潰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三國之師也其再序之者何齊得救患分災之禮故重其事以書之也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者以存一國之義予齊桓也言夷儀則邢不見言邢則夷儀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薨必地不地弒也夫人薨不地地有故也書齊人以歸者齊人之殺之也不稱齊侯稱齊人者討賊之辭也以歸歸于齊也

楚人伐鄭

鄭即齊故也稱人外之也

春秋書楚自此始荆楚二木名南國以爲號詩奮伐荆楚是也熊氏本稱荆更號爲楚如商之稱殷也說經者曰州不若國書楚者進之非也來聘稱人略之也伐鄭稱人外之也說經者以楚爲夷狄而謂春秋稱人者進之或以爲浸强稱人皆非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作朾）

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

邾同檉之會而公敗其師書之著魯之棄信而忘義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作犁穀作麗）

莒責賂也君大夫生得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書氏不稱姓絕於齊也齊姜姓也齊殺之齊已絕之矣於義夫人不得稱姜也何以書氏去氏則不稱姜之義不著也然則何不於其薨絕之夷之薨齊正夫人之罪不待絕而自見也

何休曰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夫哀姜與弒二君幾亡一國罪不殺於文姜矣別殺夫去姜氏殺子去姜置氏義殊牽曲非通解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楚邱衛邑也不言城衛與城邢異詞者邢遷而後城衛

城而後遷也此齊與諸侯城之也不言齊侯不書諸侯者略之也其文使若魯自城之者然城邢詞繁而不殺城楚邱則略之者何狄伐邢則救之邢遷則城之齊侯之於邢得救患分災之道矣書之重備予之也狄入衛而不救衛既滅而城之君子以齊侯爲怠於恤衛矣特其存亡繼絕之功不可沒爾書之略非備予之也

先儒以城楚邱不請於天子罪桓之專封夫救患分災與滅繼絕善之大者也城邢城楚邱春秋以齊桓猶知尊王章恤同盟矣書之有詳略予之有輕重爾非以城楚邱爲罪其專封也且齊桓未嘗專封也衞周室封建之國狄滅之齊不容不復之與擅建一國者不同何專封之有而先儒猶以無封不告之義律之甚矣春秋之難言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得罪於宗廟僖公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

下陽虢邑也書滅如一國者重下陽也先虞罪故罪虞

也虢之滅不書下陽舉而虢亡矣其滅不足更言爾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江黃來盟善謀楚也盡楚之右臂孤矣

冬十月不雨

此一時不雨也一時不雨則何爲獨書首月春秋一時不雨則書時踰時不雨則書首月此書冬十月不雨與莊三十一年異文者踰時不雨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每時而一書閔雨也爲六月雨書也

徐人取舒

舒楚與國也徐服於齊而取舒齊之謀也蓋爲齊通伐楚之徑也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也春秋書雨此爲特筆以是著僖公之勤民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申伐楚之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 涖公穀作莅

聽師期也公羊子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

楚人伐鄭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於此見齊桓之伐楚蓋已緩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善伐楚也書爵褒之也遂者繼事之辭幸其伐楚而爲之滿志又以爲志不在蔡也書次者有制之師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

夏許男新臣卒 新公羊作辛

不言卒于師實非卒于師也觀雨曹伯之書卒于師可比而知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何以不稱使權在完也猶齊高子來盟不稱使之義也其言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者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何以再言盟不書來盟于師則無以序桓帖楚之績

不書盟于召陵則無以著盟之地何以不言及諸侯盟不使屈完得與諸侯伉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公及也何以知爲公及比下文公至自伐楚在伐陳之後則及者實公也然則何以沒公陳既從齊與諸侯伐楚矣齊執其大夫又令江黃伐之而使魯主之其罪陳已備矣沒公爲內諱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一事而涉兩事擇其重者志之此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

諸侯稱人貶之也陳成歸轅濤塗不書略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目晉侯斥殺稱世子罪晉侯也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

公羊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子不能朝而杞伯姬來為主乎朝其子也然非禮矣

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曷如牟為娶也娶則曷為不言娶不与其因聘而私娶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穀作首戴

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及以會者桓不主會也會王世子者殊之也尊世子不使世子與諸侯齊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何以不與世子盟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諸侯何以不序公羊子曰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鄭伯逃歸不盟

書逃歸賤鄭伯也以為國君而行匹夫之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罪楚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曷為不言滅執天子之三公其罪大於滅國舉其重以罪之其滅則略之爾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伐鄭討其逃盟也圍新城鄭未服也穀梁子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善救許也書遂美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伐鄭本事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諸侯以救許而釋鄭未得志於鄭也故齊復伐之書人譏其瀆兵也

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此郳黎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于邾故稱小邾以別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或曰申侯非無罪也鄭之殺之不以其罪又藉以悅於齊其失刑甚矣故以爲殺無罪爾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作寧母）

謀鄭故也陳鄭先遣世子受盟欲與盟而未敢也

曹伯班卒（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穀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

譏王室也王人微者而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王人法得與諸侯盟非王世子比也

鄭伯乞盟

書乞賤之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此因禘而致夫人也夫人者僖公夫人聲姜也凡夫人初至自有告廟之禮因禘而兼舉之非禮也書曰用致用也者不宜用也夫人至自齊不書略之也

按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傳之說不同左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夫哀姜薨于僖二年既葬而祔廟祔姑當久已行之乃至今而始致主焉乃已後乎且經文明明云致夫人非致主之謂也穀梁傳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說穀梁者以爲夫人僖公妾母成風也嫁非嫡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故因秋禘

用夫人之禮致於大廟使之與祭也夫僖公既立爲君母以子貴成風因得爲夫人矣焉用禘于大廟而以夫人之禮致之且禮君與君婦共事廟中未有君主祭而使君母與祭者揆之體統舛逆殊甚僖公即蹈非禮或不至此矧穀梁氏本未嘗爲此說也公羊傳曰禘用致夫人非禮也譏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說之者謂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乃齊先致女而脅僖公以朝廟其說不知何據然以其事揆之則齊桓必有所不爲而楚人亦必不肯受也細按經文當

是僖公逆聲姜于齊聲姜初至適遇禘于大廟因禘而行告廟之禮故曰用致夫人此以失禮得書也其不稱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失禮在僖公而不在聲姜又致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從省也左氏勿論已公穀二家其說大略相似以爲致者初至而舍薦於廟是矣第皆泥於不稱姜氏之說而謂脅公告廟以妾爲妻事本無考解者岐出浸失其旨此經義之所以不明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七年閏月王崩踰一年而後赴於諸侯說春秋者蓋疑之經文自有可據爾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穀作三月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會于葵邱定王位也宋公稱子者在喪未葬也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許嫁書卒不稱國未嫁也稱字許嫁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申王禁也桓公之盟葵邱爲盛重與諸侯者前目後凡且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

甲子前戊辰五日則曷爲繫於後赴在後追書之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弑）

遇弑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不成其爲君也不正獻公之殺適而立庶孽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朝齊稱如者內辭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天子寰內之國而狄滅之王靈之不振伯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

奚齊不書弒則卓曷爲稱君正里克之罪也不書其君之子則無以著獻公立庶之惡不正其爲君則無以討里克弒逆之罪於奚齊則書曰殺其君之子以爲特其君之子爾於卓則書曰弒其君以爲固儼然里克之君也里克弒君之罪著然後荀息死節之義明唯是可以

稱及其大夫不正其爲君則無以及其大夫也奚齊之與卓一也書之而兩著其義脩春秋之特筆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書爵予之也

劉絢敘曰伐山戎在未伐楚之時舍元惡而勤遠略故貶而人之伐北戎在服楚以後故據其實而爵之

晉殺其大夫里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矣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惡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丕鄭父不去其官原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桓公女也兩君相見而婦人厠其閒非禮也參譏之

秋八月大雩

此旱祭也傳以爲過時非也

冬楚人伐黃

滅不言伐書伐病桓公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不書君出奔死於其位也蓋自是而桓公之伯業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楚滅黃而齊不救狄所以橫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為王室平戎且謀城杞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淮夷病杞齊桓合諸侯城緣陵而遷之不書城杞者城而後遷也此即會鹹之諸侯也何以不再序踰年乃城力不能攘淮夷而遷杞桓之美桓之衰矣故書之略不

如楚邱而詳不如城邢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

季姬不繫之國未嫁也稱字許嫁也朝未有言使者言使非正也季姬許嫁于鄫遇鄫子而使來朝者使來請已也君子以夫婦之始為不以道矣

按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則季姬乃已嫁而歸寧者也傳公穀者則以季姬為未嫁之女遇鄫子于防使來請已以經文書法考之季姬不繫鄫明未嫁也書遇不期也書使來朝變其辭深其文而使來請已之意可見焉後書季姬歸于鄫明季姬與鄫子先遇而後嫁也義更顯然若如左氏之說則季姬來寧公既止之何以得遇鄫子于防且鄫子既來朝矣即當及鄫子偕歸何至遲至一年之後然後歸鄫即歸鄫亦當書復歸不得徒言歸于鄫也反復考之義與經文不合故不敢據先儒謂季姬有淫佚之行僖公使自擇配此又錯解公羊之義失之愈遠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記異也此晉地而不繫之晉為天下記異也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書之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肹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

遂次于匡

盟于牡丘謀救徐也救而書次失救道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

書救善之也君止不進而使大夫帥師以前則桓之志

荒矣諸侯之大夫不序無功不足序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

書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記異也左氏以爲展氏有隱慝焉其說誣君子所不道

爾

冬宋人伐曹

宋始貳於齊伐曹脩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救徐無功諸侯之不力也以是爲盟主病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罪晉也書晉侯及秦伯以晉主

是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其不曰

以歸何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隕公作貫鷁穀作鶂

記異也隕石隕星也星落地則爲石不言隕星者見石

不見隕星也鷁退飛風也風逆驅則鷁倒飛不言風者

言風不若言鷁之退飛也先隕後石者隕而後石也石

後數鷁先數變文也是月者鷁之退飛不可以日言故

以是月槩之爾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名則其兼書字何錄賢也或曰氏之也不言公

弟者以莊公先死不得稱弟也

劉絢敘曰公子友以立僖之功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春

秋以此特書之仲遂叔肸書法竝同著三家之始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公作慈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爲鄫謀淮夷也邢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齊次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爲徐報婁林也憾在楚而不能制以是爲遷戮爾人之者貶之也

夏滅項

孰滅之齊滅之何以不書齊蒙上伐英氏之文也然則何以書之如內辭滅項之役而我在焉猶之城楚丘也

何以知其非內滅之內滅國言取不言滅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說經者以爲內滅國書取此獨書滅者非公命也當是時季友已卒魯卿未有專政者滅項之舉誰尸之邢且取鄫取邿皆魯近國魯未能興師踰遠而滅項也公穀以爲齊滅之者是也第謂爲桓諱滅國者其說曲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齊侯歸自會夫人會之于卞非禮也

九月公至自會

公出有故則致此何以致以公出踰三時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邾公羊作邾婁）

此納公子昭也曷爲不書納譏不在所納也桓公嘗屬公子昭於宋公以爲太子昭之立正也宋之納昭宜也則曷爲書伐不書納宋公志在伐齊不主於納昭故不與其納也

夏師救齊

書救者善之也書師救齊略之也不與其救齊也

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爲志乎此戰也齊人殺無虧曹衛邾之師皆散魯亦罷去宋則獨與齊戰而勝之是宋之亟於墮桓業而圖伯功也

秋救齊

齊人召之也書救齊非予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書人便文也書邢人狄人蓋不可曰邢人狄也以邢儕狄責邢不嘗與狄比而伐國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者亂辭也人之者貶之也執君不名此其名何遂失國也名者諸侯之終事也閔之故名以詳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公羊作人邾 公羊作邾婁）

曹邾稱人宋獨稱爵疑於齊桓之北杏然則春秋遂予宋以伯乎曰非也予其圖伯爾其予其圖伯何曰楚勢

張矣宋以區區之國而與之抗是以予之也

鄫子會盟于邾

其言會盟何後會也不言如會者不及會所也然鄫子爲會盟來矣書之以著鄫子之無罪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惡無道也用之者殺之而以爲牲也其不言宋人使之何鄫邾仇也執之者宋之志也用之者邾之志也邾子稱人貶也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其稱人何凡圍國雖君將貶而人之

衛人伐邢

報伐衛也書人貶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

此諸侯始與楚盟也陳蔡鄭稱人惡其與楚盟也沒公諱與楚盟也齊不序爲桓公恥之也先陳倡是盟者也後鄭鄭新朝楚因其下楚而下之曰是爲楚役者爾何以盟謀宋也

梁亡

孰亡之秦亡之秦亡之則其言梁亡何梁自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譏更舊制也南門城南門也

夏郜子來朝

隱十年已取郜矣今來朝者蓋胥以其地別封之爲附庸爾

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災也西宮小寢也

鄭人入滑

貶而書人者惡强陵弱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爲邢謀衛難也狄書人使文也齊齊於狄狄亦所以狄齊也

冬楚人伐隨

爲邢之盟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先宋宋爲盟主也此宋公也何以稱人盟楚以求諸侯

異於齊桓之攘楚者也

夏大旱

記災也言大者久且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作霍穀作雩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不與楚子之執宋公且分惡於諸侯也楚子何以先諸侯不先書楚子則無以見執宋公之爲楚子且無以見楚宋之爭長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其稱楚子何爲執宋公不可言執宋人不可言宋人則諸侯皆稱爵楚亦不得不稱子也

冬公伐邾 邾公羊作邾婁

爲邾滅須句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不言宋捷者從上文可知也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不書宋

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病宋公之制於人亦以重楚惡也

二十有二年春伐邾取須句 句公作朐

須句魯附庸也邾滅之公伐而取之書之若邑然以其爲魯之私屬也不書反其君略之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以鄭如楚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書及公戰也不言敗爲內諱也沒公亦爲內諱也內以

諱爲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楚子書人貶之也宋公傷股而曰宋師敗績不斥言宋公爲中國諱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閔後同

書伐書圍罪齊也齊侯賴宋襄之力以得國乃乘其敗而伐之所謂以怨報德也書㑹者目其人以愧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作慈

秋楚人伐陳

爲頓故也城頓而還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不名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王爲衛請滑于鄭鄭執王使不臣甚矣王出狄師伐之書曰狄伐鄭不及王討者不正王之用夷狄以伐中國且爲王諱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出此其言出何內王都也曷爲言居不言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不言奔而言居也諸侯去國則書奔天子去國則書居此有國有天下之別也

陳氏傳良曰子頹之亂惠王未有過也王出居櫟不書爲尊尊諱也叔帶之亂襄王則有罪矣其言出居于鄭以爲無足諱焉爾

劉紹攽曰晉文勤王王入于王城取子帶殺之春秋削

而不書者以其請隧伐原用譎殊甚雖有功不足錄焉爾

晉侯夷吾卒

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而書于此赴後也惠公及文公之入皆不書略之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他滅同姓者有之矣何以獨名衛侯不正其陰謀用間以取同自出之國是以於其甚者絕之也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婦人不專行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也不言逆女言逆婦者姑自來逆緣姑稱之也胡氏以爲譏公自主之則未知其誰主之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君臣共之也不名略之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書納不與納也頓子迫於陳而奔楚楚人納之何爲不

與納不與楚之納諸侯也不言遂一事也

葬衞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盟于洮脩衞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衞子者何在喪也公與大夫盟不諱洮之盟無惡焉爾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衞甯遬盟于向遬公作遬

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作巂穀作巂弗左作不

侵曰人貶之也追曰師爲追言恢也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一歲再伐不義甚矣故貶而人之

衞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賤辭也不正其請夷狄之兵以苟自救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作隗

楚滅同姓夔子失國不名略之也

冬楚人伐宋圍緍緍穀作閔

宋卽晉也書伐書圍以著楚之横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者非所以也爲其用夷狄之師以伐中國惡之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史記昭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春秋經傳不書然則史

記之說非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來朝而秋用師以報之不義甚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何以先諸侯主兵也此楚子也則何爲獨人之正其猾夏之罪也人楚子而諸侯從楚之罪見矣穀梁子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然則諸侯何以書爵不書爵則

無以見罪楚之甚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圍宋之諸侯也書會與盟不沒公不爲公諱從楚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考而後見也以宋地者宋在圍而不與盟不嫌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書爵予之也侵曹伐衛則曷爲予之予晉侯之侵曹伐衛以救宋也然則曷爲不言救宋晉侯攘楚以存中國侵曹伐衛攘楚之事起於此救宋不足言也不閒事而再舉晉侯何也言之不足而重言之所以大晉侯之功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言刺之刑于隱也刺不言所坐此其言所坐何譏曷爲譏買無罪也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公懼晉畏楚殺買以說焉謂晉人曰以戍衛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楚人救衛

書楚救衛以見晉之能致楚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凡執皆書人此其稱侯以執何伯討也其爲伯討奈何曹卽楚也執曹伯則曷爲畀宋人爲諭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以晉侯主乎是戰也齊宋秦言師晉獨稱爵者予之也楚稱人不以楚大夫敵晉侯也敗稱師以衆舉所以大晉侯之功也

孫氏復曰齊桓書人伐楚後始書爵晉文一舉卽爵者

與其功不旋踵而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此殺有罪也而以累上之辭言之者惡楚子也

衛侯出奔楚

不名未失國也或曰以罪晉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序晉侯於諸侯之上予晉以伯也衛叔武稱子不成君也王下勞晉侯不書爲王諱也王子虎涖盟不書不與

歃也不書王錫晉侯命略之也

汪克寬曰踐土于溫諸侯皆先朝而後會春秋皆先書會後書朝者著晉文之合諸侯以尊王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外乎會不及序也

公朝于王所

天子所在曰王所朝于王所禮之變也以爲晉文能使諸侯尊王也其但言公何非期會不序言公則諸侯可知也

按王所者謂王在踐土也前書盟于踐土後書朝于王所則王之在踐土明矣左傳無召王之事蓋王自來勞晉侯爾公羊以爲不與致天子非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復歸者順辭也以爲國猶其國也衛侯出奔不名則復歸何以名別二君也其言自楚何惡自楚也

衛元咺出奔晉

愬殺叔武也殺叔武曷爲不書以爲衛侯猶未處心成於殺爾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穀無齊侯）

謀討衛許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作守）

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此非狩也則其曰狩何春秋之

特筆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書之使若王自狩然爲晉
侯諱也曷爲爲晉侯諱諸侯不朝久矣以爲晉侯雖譎
猶能尊王也此温也而以河陽言之爲天子之狩大之
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强辭也用元咺之愬也不正晉侯之專其臣
而執其君故貶而人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歸諸侯而後言復大夫言復者罪之也自晉者譏在晉
也

諸侯遂圍許

遂繼事也此目會温之諸侯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失國非二君不名此其名之何罪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不書朝者何夷無朝禮言來而已

公至自圍許

以圍許致著公之久在外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上公穀有公字翟公作狄

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此晉初以大夫盟王人也大
夫稱人而不序諱以大夫盟王人也沒公爲公諱也不
序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以大夫盟王人則諸侯敵王
蓋自是而晉文之志荒矣

秋大雨雹

何以書爲災也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書之以著晉文霸業之衰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
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瑕見立於元咺曷爲
以咺及瑕咺累瑕也稱公子不成君也

衛侯鄭歸于衛

書歸不書復不與衞侯以復也初歸書復國猶其國也

再歸不書復國非其國也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不至故也一不預盟而虐之以兵非服貳之道也故貶而人之先晉晉爲志乎圍鄭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遂繼事也見公子遂之不專於如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凡力得之曰取此濟西田也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繫之曹吾故田也

按濟西魯之西境是時曹不得志於晉魯乘曹之危而以兵復其故田故書曰取左傳以爲晉分曹地而魯受之晉非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曷爲郊啓蟄而郊爲農事也古者天子有冬至之郊有啓蟄之郊一以報本一以祈穀魯不得有冬至大郊之事而於啓蟄祈穀殺於天子也然則何以四月中氣在四月也郊曷爲卜祭則卜日也比旬而卜遠慢也三卜不從則不郊矣四卜非禮也曷爲或言免牛或言免牲未卜曰牛旣滌曰牲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三望者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淮海天子祭四望魯祭三望者亦殺於天子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按郊祭有二一是冬至報本之祭天子用之郊特牲所云迎長日之至大報本反始也一是正月啓蟄祈穀之祭天子諸侯皆用之孟獻子所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左傳啓蟄而郊是也春秋所載郊祭皆祈穀之祭本非僭禮歷考卜郊之月皆在四月蓋啓蟄中氣多在卯月祈穀之祭則自啓蟄以後春分以前皆得卜之所謂不過乎分是也其在孟春之月祇卜牲耳帝卜必在滌三月故正月可以卜牲非干天子冬至報本之祭也

按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

于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若此則魯郊之非僭明矣春秋書郊者九皆以郊之有故而書著其變而失禮非著其僭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求婦非正也姑無自求婦者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于穀作於）

避狄也於此見晉文之德衰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報狄之圍也稱人者大夫帥師

秋衛人及狄盟

不地盟于狄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

此晉子也其稱人何爲晉諱也何諱乎爾爲其能敗秦晉之故爲其釋殯而戰諱之也稱人使若晉子不在行然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羊作叢婁穀梁作訾樓）

報升陘之役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帥公羊作率）

閒晉之有事而連伐邾備書之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稱人猶殺義也

冬十月公如齊

省狄難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此何爲至公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霣

記異也草衆輕則重者可知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傳卷之五終　蘭陵門人張萬文校刊

春秋傳卷六

滋陽牛運震學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雖未葬稱公踰年也踰年何以卽位稱公國不可曠年無君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日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子使大夫葬諸侯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命者錫之策命也何以書王命也然則無譏乎曰未畢喪而錫命非正也

按錫命之典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以旣沒而錫命者蓋皆有敕告之文若蔡仲之命文侯之命是也先儒以爲命爲諸侯或以爲錫之命服或以爲錫之命圭錫命之禮固宜有此但經文不可詳考不必臆指爾

晉侯伐衛

伐衛書爵予之爲其能脩霸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在喪使臣可也

衛人伐晉

衛伐書人貶之也貶衛所以予晉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內大夫始特會諸侯也外大夫會我君貶稱人內大夫會他諸侯不貶者貶已見於外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公穀作髡

此弒君兼弒父也言世子有父之親言君有君之尊也

公孫敖如齊

即位而聘且圖婚於齊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人伐晉也書敗不書伐惡秦之以忿取敗也戰而言及者主之也此秦伐晉而以晉侯主之者以晉侯爲志乎此戰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後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僖公之薨於是十有五月矣始作主緩書之爲躋僖公起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此公與處父盟也沒公爲公諱也處父不稱氏惡其以大夫敵君也不地於晉也不書公如晉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盟未有外大夫別會諸侯者垂隴之盟譏政在大夫也士穀主盟曷爲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歷時而言不雨文無志乎雨也不言旱旱可知也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雨矣不書以文無志乎雨略之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大祫也言大與有事異也躋僖公逆祀也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躋僖公非禮也

按閔僖昭穆之辨先儒紛紛不一或云閔僖各自爲世

此三傳之說也韋昭范甯孫覺胡安國趙鵬飛皆主之
或云閔僖兄弟不得爲父子逆祀只是位次之逆不以
爲昭穆之異此杜預之說也孫抃家鉉翁汪克寬皆宗
之孔穎達用晉賀循之議謂兄弟同代當同堂異室若
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
即已從毀禮必不然其言甚辯西河毛奇齡云廟次與
世次不同世次以倫敘言而入廟之次則一以傳位之
先後準之國語云工史書世世即世次如曹爲文昭晉
爲武穆是也又宗祝書昭穆昭穆即廟次如懿王姪而

孝王叔則孝之嗣懿姪昭叔穆平王祖而桓王孫則桓
之嗣平祖昭孫穆是也夫昭穆者父子之別名而祖禰
者宗廟之定位以世次言閔僖本屬兄弟以廟次言閔
僖雖不得有父子之稱而實當父子之序閔昭僖穆閔
祖僖禰固有截然不可紊者三傳之說確有可考若謂
兄弟相代不爲昭穆因而晉則景文同廟唐則中睿皆
處昭位此皆後世變禮之謬夫同堂異室則一廟不可
二主若各立一廟則廟制本有定數非可變易增置如
謂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夫親盡則祧

祖父之廟本有必毀之時即令兄弟四人皆立世窮從
毀亦無如何者且事極其變安知不別有權宜之制豈
可執其變以駁其常邪然則兄弟相代雖讀祝告廟自
有先君嗣君之稱不得爲父子而昭穆之廟次則無可
疑者說春秋者守三傳及韋昭以來諸儒之說而折其
中可也毛氏奇齡以大事爲吉禘按閔二年書吉禘此
曰大事則非吉禘可知也吉禘是喪畢特舉之祭書吉
禘于莊公專祭莊公也此曰大事是太廟大祫之祭於
祫焉躋僖公也文公未大祥而大事于大廟亦非禮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大夫不序稱人爲其脩怨貶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未畢而納幣非禮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伐
沈沈潰
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諸侯不忍楚之暴而伐其所與之
小國以爲諸侯失所伐矣大夫不序而書人貶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王叔文公也書其親不書其爵貴之也王子虎劉卷書卒錄賢也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曷爲稱人王官之役晉師不出秦猶逞兵以辱怨焉

秋楚人圍江

楚復圍諸侯也

雨螽于宋

記災也螽自上而下衆多如雨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請改盟也書曰及晉侯盟釋處父盟公之恥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大夫帥師略之稱人此書陽處父帥師予之也凡救者皆善之伐楚以救江攻其所必救又救之善者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自是公朝大國皆書至著其勤於事彊也

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自逆也曷爲不稱夫人公自逆故不稱夫人婦者有姑之辭也不稱氏省文也稱婦姜不必稱婦姜氏也不書略之也

穀梁以婦爲有姑之辭又以爲禮成于齊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爲有姑之辭則皆得之以爲禮成于齊則不可通矣先儒又以去氏爲貶夫婦人有從人之義節禮成于齊亦不應貶及夫人彼宣元年成十四年婦姜皆不稱氏又曷爲而貶邪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不能復救霸業之衰也

晉侯伐秦

報王官之役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夫人者莊之妾僖之母也妾母何以稱夫人母以子貴故正其爲夫人也

以妾僭嫡春秋之所惡也以子尊母則春秋不得而奪之春秋書妾母正其爲夫人者四一成風一敬嬴一定姒一齊歸皆先書夫人某氏後書葬我小君某氏正名定分前後一例並無異詞蓋子以母貴母亦以子貴適夫人在則喪葬諸禮以厭而降適夫人薨則祔姑反哭成喪無不如夫人之禮此春秋所以正其爲夫人也成風者僖公之母在文公爲妾祖母其薨也適夫人哀姜已前死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於禮爲宜不然聖人豈以僭分悖倫之事屢書不一書於經而並無貶詞邪後

世諸儒紛紛爭論至爲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之議亦見其考禮之不詳而持議之已苛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其言歸含且賵者兼之也天子有賵送諸侯小君之禮王不稱天史文有詳略爾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作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秦入鄀以其貳於楚也書人貶之

秋楚人滅六

秦楚肆惡侵滅小國傷中國之無霸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不月略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自此以後晉君之葬皆三月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此狐射姑殺之也其稱國以殺何譏在君也襄公已葬則曷爲譏曰君漏言而殺之處父之死則有由矣以是爲累君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狐射姑曷爲出奔書出奔則處父之爲射姑殺可知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者告朔也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月朔則朝于廟告而受以行之閏月不告月非禮也猶朝于廟幸之也以爲禮之不盡已者有此爾孔子曰我愛其禮

七年春公伐邾（公作邾婁）

爲其滅須句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朐）

須句不繫邾從上文也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矣此

何以再書取前取之而還其君也亡何而邾又伐而有之矣於是乎復取之此春秋兩書之而事自見者也

遂城郚

備邾也遂者因伐邾之師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稱人以殺衆辭也大夫不名略之也義繫於殺大夫其名可略焉爾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蔑作眛奔上有以師字）

秦晉何以俱書人秦納不正晉求君于秦而拒之兩有罪也此晉敗秦也書晉及而不言敗甚晉罪也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或曰先蔑無罪故不例之於出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凡稱諸侯皆前目而後凡扈之盟非一役再有事則曷爲不序中國無伯大夫主盟略之以爲不足序焉爾趙盾不名而書大夫譏在大夫也且不以一大夫主諸侯書之若衆大夫者然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穀作莅）

復脩洮之盟協謀以備徐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大夫會盟于王畿大夫專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公作伊雒）

壬午乙酉相去四日爾不書遂者以二事出也再書曰再稱公子所以謹華夷別內外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如京師弔天王之喪也不至則曷爲不言所至舉京師以爲重不至則所至不足言也曷爲或言乃復或言而復乃難乎而也以爲敖無意乎京師爲志乎奔莒也不言出自外也

螽公作螺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大夫皆階也司馬司城者官也司馬者何公子卬也司城者何蕩意諸也曷爲書官司馬有典兵之任而見殺是宋公無司馬也司城有扞禦之職而來奔是宋公無司城也爲司馬者握節以死爲司城者效節以出是其官猶可錄焉書官爲宋重之也然則何以不名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司馬之殺以國無政不以有罪稱官不名別有罪也出奔有罪則名司城不名亦別有罪也且書官則以官重以官重則名可略爲爾司馬書大夫司城何以不書大夫曰無罪而來奔存其官而已足不得與死節者並也

按宋司馬司城略名書官春秋之變例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劉敞以爲言不能其官程子云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獨書官說皆迂曲悉與經旨不合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猶求賻也書求金者甚之也不書王命當喪未君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卿共葬非禮也猶愈於莫往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曰大夫惡專殺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書至以得禮也書至以著不至者之爲非正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其言及箕鄭父何以罪及之也書及則其罪有分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此大夫帥師何以不序貶之也曷爲貶爲緩於救鄭也
夏狄侵齊
書狄之横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

劉絢欽曰不書震於某者蓋魯地四五百里之間無所
用其區别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
來聘書爵從禮制也前書荆人來聘楚始通中國略之
也此書楚子書椒楚浸强而習交於諸侯書其實也
按楚以禮交於我如諸侯來聘之例而書之非褒之也
公羊以爲善累而後進先儒謂春秋予其慕義皆非是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稱人來者微也稱僖公成風雖母子猶先君後夫人也

不言及成風子不可及母也成風不稱夫人非薨非葬
正名之義不繫於此故不必盡其稱且連僖公稱夫人
嫌其爲僖公之夫人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秦以國舉略之也略之者貶之也秦晉之曲直未有定
也則曷爲貶之晉主中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
秦附楚以難晉晉疲於秦而楚逞志於南服晉之失伯

秦爲之也此春秋所以黜秦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傳稱宜申謀弑君焉然以國殺則
殺之不以其罪也或曰宜申信有罪矣而商臣有弑君
之惡故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新立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沒公諱獨與內大夫盟
也不書使而書及爲王諱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屈

書次將伐宋而不行也楚書爵君親帥師書其實以著其橫用以見中國之無伯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圈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筐作匡

謀從楚之諸侯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不言戰內勝不言戰也不言帥師將尊而師少也獲長狄僑如不書敗則獲矣舉其大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郕以莊八年降於齊則郕齊之附庸也何以稱伯存其本爵也不書名為其追於齊而來奔閔之也

按左傳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若然則竊地之臣子而予之以爵君在而世子擅其位而予之以君之尊稱是獎亂也烏在春秋為正名之書邪以是知此實郕伯來奔非郕太子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也其稱子何周人字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也左氏以為子叔姬已歸杞為出而見絕者非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何以皆稱人自殽至此秦晉六交兵矣脩怨遑殘故皆貶而人之不言及者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尤甚故不言晉及也不言師敗績交綏而退敵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

城未有言帥師者帥師而城畏莒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蘧蒢穀皆從竹公蒢從竹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

世室魯公之廟也書壞譏久不脩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公羊會下無公字

求遇晉也書會公要公而就之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公穀無公字

鄭伯會公于棐 棐公作斐

亦因公請平于晉也公一出而鄭衛二公附晉備書之

善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春初始反以久書至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叔仲彭生也脱仲字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

盟于新城

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伯不振

楚勢方張中國有蠶食之禍新城之盟諸侯猶有同欲

焉趙盾以大夫合諸侯實有補於中國書曰同盟予之

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星非常星也既見而移入北斗異之大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公作接

書人者貶之也書弗克納善之也貶之者責其不審於

義也善之者大其能克於義也捷菑邾公子晉出也何

以弗克納捷菑不正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奔大夫不書卒此其書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録其

卒也書卒于齊則敖之自莒奔齊可知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所以正商人弒君之罪也君未踰年稱子緣人子之心而爲之稱弒未踰年稱君緣臣民之義以正其名

宋子哀來奔

奔大夫名此其不名何別於有罪而見出於其君者也

冬單伯如齊

唁叔姬也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舍之母也不稱夫人從內稱也齊稱人貶之也弒逆之賊執其君母以及諸侯之使王法絕矣兩書齊人重其罪故殊書之又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

按單伯如齊唁叔姬也唁叔姬則齊人何爲執之蓋單伯詢舍見弒之由而叔姬質之此單伯叔姬所以併執也左傳以爲齊執天子之使公穀以爲單伯叔姬道淫皆非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此華耦也何以書華孫貴之也書官能其官也書來盟不言使盟在華孫也宋公無道華孫以權來盟睦鄰脩好以紓國難是以善之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此何以書書歸之者以著受之者之非禮也不言來無特使也不言至自齊別於君及夫人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大夫歸不書至執而反則書至係國體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晉有辭也新城之盟蔡不與以是爲宜討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弒逆之賊又怙惡以伐人國書人貶之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謀伐齊也何以不序受賂而止廢討奬亂不足序也何以不書晉會諸侯削晉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者亂辭也其言來歸何絕也稱人以歸歸無罪也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言齊人來歸子叔姬譏在齊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我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於是齊商人之無忌甚矣蓋夷然有抗晉長諸侯之心焉凡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此其悉書之何齊始敗夏盟也書爵所以著齊之橫而病晉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者不與盟也曷爲不言不與盟諱之使若齊侯有故不及於盟者然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何以不視朔公有疾也何以不書有疾公非實有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

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何以書重勞民且彰先君之過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滅國書人貶之也先楚楚主兵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作處臼）

弒君書人非一人之辭也以爲國人咸有罪爾蕩意諸

死不書以意諸不得班於仇牧孔父之義略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大夫稱人與討賊之師而成其亂貶之也

劉紹攽曰啖氏謂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按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豈其命卿邪或者又謂釋賊之罪當貶於釋賊不討之日不當貶於帥師討賊之時不知是時政在大夫釋賊者諸卿也卽會扈之諸侯亦爲諸卿所脅而中止大夫稱人而諸侯不序貶之之義乃著矣先儒之說是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作聖公

九月而葬慢也别作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以魯專事晉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柰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秋公至自穀

書至爲會齊商人難之也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此邴歜閻職也曷爲以齊人言之商人者非二人之所能弒也因齊人爾是以稱人以弒之也商人何以稱君

齊已成之爲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聘則曷爲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非常聘何公子遂將弒子赤而立宣公偕叔孫假二事以請于齊春秋並文書之著其邪謀於奉使之日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孰謂子赤也何以稱子成之爲在喪之君也何以不名既葬也凡君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書卒不書弒諱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前書子卒繼書夫人歸于齊則知夫人之子沒於弒而不安於魯也

李光地曰夫人無罪不容於弒逆之人而去言孫非惡也言如則不還故取歸寧之歸爲義而變文以書之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議納賂以平焉則是與聞乎故也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也傳曰君無道也

按左傳以爲弒庶其者莒太子僕也果使莒僕弒君則弒君而兼弒父矣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曷爲不直著其事而爲之諱邪且如左傳所云莒僕因國人以弒紀公則僕何不自立而奔魯邪信傳不如信經凡若此者悉當以經文爲斷

春秋傳卷之六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七　滋陽牛運震學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書即位者忍於行即位之禮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喪娶非禮也書公子遂如齊逆女譏有重於喪娶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書遂制在遂也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拜婚且請會也於是行父佐篡之惡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河曲之役撓臾駢之謀者趙穿胥甲也趙盾當國舍穿而放甲以是爲失司馬之法矣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也不去官著其專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求庇於齊也

公子遂如齊

拜齊成也詳錄之以著簒立之惡遂爲首謀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內邑不書此何以書賂齊也賂齊何言乎齊人取之諱也然則何以知爲賂齊比事書之而可見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人鄭罪其從楚也楚書爵而獨人鄭所以深罪鄭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凡書救者善之也不書救宋宋有弒君之罪矣以其不當救略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作斐）

上書趙盾帥師而此書晉師其爲趙盾之師可知也靈公之會諸侯不序此趙盾之師也則其列諸侯以會之何嘉諸侯之即晉抗楚猶能仲中國之大義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作柳）

伐秦之與國以求成是謬計也書之以著趙穿之專兵也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人之者貶之疾晉之偕宋以伐鄭以爲非伯者之師殆異乎棐林之役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而曰及主之者也鄭伐宋而以宋主之被伐者爲主也不言伐以及戰見之也其將皆尊師皆衆故皆言帥師言獲言師敗績師與大夫等重也

秦師伐晉

報侵崇也曲在晉故秦稱師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曷爲稱人以罪晉也爲宋報大棘之恥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而人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皋公作獆）

弒君者穿也主弒者盾也書曰趙盾弒其君據其實而書之誅首惡也惡莫慘於意說春秋者以爲趙盾實不弒君與聞乎故而歸獄焉非聖人之旨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改卜牛又死變之甚也乃者言如是乃不郊爾不然郊矣言免牲不言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則須言不郊牛死得再卜也此不郊爾書之煩而不殺者以爲異乎常卜郊之不吉者也

猶三望

望以郊及不郊無望可也猶者通可以已也

葬匡王

未滿七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後同穀無之字

夷狄相伐不書此何以書近王室也

夏楚人侵鄭

鄭卽晉故也書人書侵著楚之暴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報武氏之亂也書圍罪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

葬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平莒及郯義也挾强齊以要平非義也莒人不肯非有罪也伐莒取向利之非君子之道也君子平國以禮不以亂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謀弒君者宋也成其弒者歸生也書曰歸生弒其君權在歸生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書至著公之謹于事齊以自固也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書爵著其强以恥中國之不振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踰時始返也齊侯止公不書諱之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無子字

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書來逆接內也著高固之亢又以罪宣公也

叔孫得臣卒

不日闕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禮遣使反馬高固親來非禮也大夫非公事與

妻出境亦非禮也

楚人伐鄭

稱人貶之也惡其陵中國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及楚平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公作蝝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謀會晉也書使前定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伐萊齊志乎利也會伐萊督助之虐也

秋公至自伐萊

書至踰時且遠也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靈之會盟不序此其復序諸侯何也予成公之能合諸侯庶幾文襄之餘烈也書會不書盟爲公之不與盟

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書至以見公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此有疾而復也曷爲不言有疾義不可言有疾也國君外如有疾而復禮也人臣不以生死墜君命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事者時饗之常禮也常祭不書以仲遂卒于祭之日

書之也稱仲遂者遂生而賜氏於其卒書氏以著世卿也卿卒不繹繹非禮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去籥去文也大夫卒去樂萬入去籥亦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嬴氏文之媵宣之母也書夫人書薨成之爲夫人也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役書晉及姜戎此書晉師白狄而不書及累晉也

楚人滅舒蓼（公作舒鄝）

秦晉構兵而楚得肆其暴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及葬而雨也禮庶人懸封而葬不爲雨止則諸侯之葬之爲雨止可知也次日卽葬喪無退也日中克葬猶得反虞也左氏以爲禮者是也

城平陽

城築之役必書重民力也

楚師伐陳

陳卽晉也書師書伐所以著楚之强而傷晉伯之不振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有母之喪而朝齊非禮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王室徵聘故也不書徵聘者諱之也

胡安國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夫聘京師此皆比事

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內滅國曰取諱之也

八月滕子卒

不日不名略之也

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討不睦爲陳故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陳侯不會荀林父帥師以伐之因上文其爲諸侯之師可知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其地於外也不言卒于會會已畢不可言禮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伐喪也貶而人之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書救子之猶幸其能救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稱其官錄忠諫也

先儒多以書名爲責洩冶此不明於事君之忠亦不明於稱名之義也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則大夫之死而名之宜矣仇牧荀息春秋皆子之而皆書其名何疑於洩冶邪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書至以志公朝齊之數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田邑不言我此其言歸我何著其爲我田也猶曰取諸我之懷而予之爾歸鄆讙龜陰之田歸讙及闡易爲不著其爲我曰善之也歸濟西田非善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著其以族出也

公如齊

奔齊喪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宋閒晉之不競而伐滕書之貶之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晉不能庇鄭而汲汲爭鄭稱人貶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母弟也其來聘荅前年仲孫蔑之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羊作蘱）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嗣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為伐邾畏齊討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聘也齊侯在喪稱爵惡其以吉禮行也

饑

楚子伐鄭

晉士會救鄭不書以晉終不競於楚略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盟于辰陵陳鄭服楚也書之閔中國之衰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稱齊人以示貶入齊所以入魯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衆狄服也書之以責晉之不務諸侯而汲汲於狄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入而後殺也不書入而先言殺予楚以討賊也書楚人責中國之不能也

丁亥楚子入陳

殺而又書入不正楚子之入國也書楚子目其人以貶之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作甯）

納者內弗受也二子導君於淫以致弒亡之禍宜為陳人所不容而楚子納之是以討賊始而以納姦終也比而觀之楚子之功罪彰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書葬賊已討也

劉紹攽曰傳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蓋賊不討必不以禮葬其君安得而書葬徵舒既為楚討陳之臣子得以禮葬其君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不書入楚許鄭平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不書晉救鄭緩不及事也書及猶曰荀林父為主乎此戰也先縠趙旃實敗晉師獨責林父者責帥也大夫不敵君此書荀林父以敵楚子者尊晉以抑楚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滅蕭以動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晉為楚敗而結諸侯也大夫不序以盟之無益略之也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陳附楚者也宋以清邱之盟而伐之書師非惡之也衛救陳叛盟也書人非義之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公作衛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書爵以著楚子之親涖行閒而肆於用武也

秋螽 公作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縠穀作縠

討邲之罪也逾年而始討則殺之不以其罪也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為晉失刑焉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為救陳故以說于晉也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書晉侯何嘉其稍能自強而以為中國不可無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宋未服繼之以圍書之以罪楚之暴責晉之不能救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事楚也歸父以大夫抗諸侯齊侯屈君之尊而與大

夫會皆非禮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懼楚也書之以著魯之叛中國而從夷狄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宋及楚平南北之勢成矣書之傷中國之無伯幸宋之猶能與楚平也人之者平在大夫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荀林父也曷爲略之稱師以晉人之釋楚而甘心於

羣狄也潞氏者赤狄之一種也稱子不絕其爵也

秦人伐晉

秦晉不交兵久矣此復伐晉者乘晉之略狄而闕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王子殺卿士王無政也

秋螽（公作螺）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

初稅畝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藉而又稅藉取九一焉稅取什一焉其曰初者言自此始也何以書譏重斂也

冬蝝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此士會也曷爲稱人衆之也盡狄而幷其地非攘夷之道也稱及者所以別言二族也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作謝火　公穀作災）

宣榭者宣王之榭講武之屋也宣榭火何以書以王者

中興之迹之重書之也

按公羊以宣榭爲宣宮之榭何休因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胡氏又謂廟制似榭其說皆近傅會毛奇齡以爲宣廟不祧而遠廟無寢故名爲榭亦無的據杜預釋榭爲講武屋而孔穎達引楚語以證之蓋成周爲周之東都吉日車攻承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爲宣王之榭有由來矣

秋郯伯姬來歸

來歸見出也內女見出書之以志變也始歸不出略之

也

冬大有年

何以書幸有年也

先儒皆以宣公不道不應有豐年之報謂之紀異夫君之不德民則何罪天何爲怒其君而移禍於民邪宣公之世稅重民困饑饉薦臻苟非大有則民靡孑遺矣書此所以閔魯民而幸之也何謂紀異哉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外楚也書曰同盟幸其猶能同也或曰同謀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其曰公弟貴之也稱字賢之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大夫不卒以叔肸之義合於春秋錄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爲齊不與斷道之會故也晉侯稱爵曲在齊也衛世子書名譏其父在掌兵非子道也

公伐杞

爲其不來朝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穀作繒）

戕者扰而殺之也此邾子也其曰邾人者惡之也書于鄫著邾之惡又以責鄫之無臣子也

甲戌楚子旅卒（穀作呂）

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公孫歸父如晉

欲援晉以去三桓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穀作檉）

大夫還不至其曰還自晉何終事也奔不言出在外也

其奔何以季孫行父逐之也

春秋傳卷之七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八

成公

滋陽牛運震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盛寒之月而無冰則終無冰矣洪範曰豫恒燠若

三月作邱甲

志重賦也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甸四邱而出三甲今作邱甲是一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每一甲步卒二十四人是一甸增出二十五人也於是民力之困爲已亟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爲齊難乞援也不月略之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公穀作貿

伐戎不書略之也不言戰嫌於敵王也不言茅戎敗王師而言王師敗績者茅戎非能敗王之師也以爲王自

敗爾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爲赤棘之盟魯即晉故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衛相伐遇于新築而以良夫主此戰者輕進喪師以是爲良夫罪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

將師稱帥不及其佐四卿並書各自爲帥也大夫不敵君列敘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爲諸大夫之逞忿搆兵甚之也齊侯無禮而躁不以齊侯主此戰者略齊侯而罪諸大夫也不書伐不予逞忿者以伐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穀作爰婁

不言來盟者國佐受命於君以賂請免盟未前定也不曰國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內辭矣且以見四國汲汲追及而盟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遫

取汶陽田

此魯田也不曰復而曰取者以力得之也不言齊人歸之者非齊所欲也曷爲不言取之齊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侵衛以救齊也稱師著其衆也不書侵我諱之也楚居喪以伐人喪鄭從蠻夷以伐同姓之喪楚則非矣鄭罪有甚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何以會嬰齊侵我而與之成也公會外大夫不沒公外大夫會公不沒其名氏公自降班而夷于蠻夷之公子公之辱甚矣不足爲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鄫穀梁作繒

此諸國之大夫也其稱人何貶其從楚也會稱公子嬰齊盟稱楚人者會從其恒稱盟從諸國也公何以不諱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先楚主盟也秦序列國之上以强處右也齊序鄭下以其導楚卑之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不成之爲國君也蓋自是而中夏之勢益不振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報侵衛也四國書爵序晉爲首存晉霸也諸師敗績不書諱之也

毛奇齡曰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衛請大國之師合諸侯以報之左氏以爲討邲之役非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何以書記災也新宮者宣公之宮也稱新宮者當時之辭廟災三日哭禮也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疲命於晉楚而以伐與國書伐惡之也

公至自晉

書至譏事晉之亟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書圍譏之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作將穀作牆

討赤狄之餘也書之譏用師之不戢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盟者尋盟也聘且盟兩受命於君也殊日殊盟各聘也二卿不係國因上文也没公公與大夫盟不言公

鄭伐許

不書將帥略之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出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屢如晉者以嘗卽楚故也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鄆公作運

鄆者汶陽之一邑書城譏勞民也

鄭伯伐許

此鄭伯自將伐許也不書子而書爵者譏其喪未踰年以吉禮從戎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來歸者大歸也不言杞人歸叔姬而言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饋之非禮也

梁山崩

記異也此晉地也而不繫之晉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已酉天王崩

不書葬不告也

十有二月已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服也書同盟幸晉之復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書至見公之勤於事伯怠於事王也

二月辛已立武宮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宗廟之事卽遠有

廢而無立

取鄟

滅國書取爲内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其辭會也晉伯宗鄭人不書略之又以侵宋之非專

病衛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使之也書侵陋之也二卿並帥大夫競强兵在私室

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服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報宋之屈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

書救善之也蟲牢之盟有始終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爲不郊言故且著天之重譴不恪也免牛者卜而免之

也未成牲故曰牛

吳伐郯

吳始患中國也以國舉爲其僭號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則不郊矣言不郊閒有事也猶三望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書救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自見矣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書曰同幸諸侯之猶同也不書戰楚避晉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也書入州來幸吳之能罷楚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見惡於其君也書曰奔晉罪晉之納逆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書使未有書所言者書歸未有書所由者書使書來言書歸之于齊書之詳辭之曲非所言而言非所歸而歸也制命不衷令諸侯不以其道於是乎晉伯益偷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病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伯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李光地曰史例有詳略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殊其辭伯姬有賢行舊史錄之獨詳故聖人因之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致女皆緣本錄本之義也胡氏以爲譏非禮者過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公不朝而來賜命志濫賞也其稱天子者何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雖出猶書卒爲喪歸杞故也繫之杞者所以別於未嫁之女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言伐郯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爲其事異也異伐郯晉不能救及其乞成而伐之不義甚矣

衞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夫無逆出婦之喪逆出婦之喪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爲諸侯之貳於晉且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自始至成禮備錄于經賢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爲伯姬錄之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鄭伯朝晉而晉執之以爲討貳也然失自反而後責人之道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既執其君又伐其國無道甚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潰於夷狄而莫之救晉之政舛矣

楚人入鄆（鄆公羊作運）

鄆莒之附庸也楚公子嬰齊稱人亦貶之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於晉故也秦稱人惡其黨狄也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然君在外而興脩怨之師以是爲鄭無臣子矣稱人貶也

城中城

爲懼楚急備也冬而成城得時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特書弟譏之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不過三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陳岳氏曰公羊氏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

也按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

於是晉三伐鄭晉之暴鄭甚矣鄭伯歸于鄭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凡執君歸不書伯主釋有罪而後書

左傳晉侯有疾乃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說經者以爲直書晉侯者著其惡也按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爲此且此書晉侯爲州蒲後書卒者又爲晉侯孺亦無此體例蓋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爾

齊人來媵

何以遲致待年也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葬晉侯也何以不書葬諱之也

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爲公見止致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羊作州後同）

公在晉而晉不與盟既反而使大夫盟之辱之也不書公諱公與大夫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復脩齊成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不名天子之三公也書曰出奔絶之也王者無外其言

出何王人內京師也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公羊作沙澤

爲伐秦也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按瑣澤之會楚鄭不至宋亦不與安見其合晉楚也且不數年而有鄢陵之師晉楚之成安在左氏之言未足信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以伯主之尊猶以乞言之重師也

三月公如京師

爲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書曰如而不曰朝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者何諸侯不敢過天子也公會晉伐秦也

其以伐秦爲遂事者不使伐秦重於朝王又以見伐秦者晉命非王命也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

秦敗于麻隧不書略之也

曹伯盧卒于師盧左作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者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罪晉之黨惡也自晉晉有奉焉爾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之不伯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有姑之辭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秦伯卒

不日不名略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仲遂之子也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爾

毛奇齡曰嬰齊不稱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宣公賜襄仲氏仲經於宣八年書曰仲遂卒于垂是也公羊氏不解嬰齊氏仲之故乃造爲說曰曷謂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其子則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夫嬰齊歸父之弟歸父奔齊本未絕嗣原不必爲後卽使爲後而大夫繼爵不繼統亦並無弟爲兄子子爲父孫之理如公羊言瀆倫滅禮於此爲甚以之解春秋不亦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將討曹伯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作歸之于）

稱爵以執討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曷爲討有罪曹伯殺太子而自立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爲伐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卽葬有故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再書宋華元不省文者錄其正也何錄乎華元爲其能平內難也言歸者出入無惡自晉因伯國之力焉爾華元自晉歸而宋殺其大夫山明華元殺之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魚石之奔爲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懼見及也五大夫同出而止書魚石書其重者也

徐仲山曰記謂此經有五疑華元未奔晉曰奔晉一疑不自晉歸曰晉歸二疑蕩澤去氏而稱字子邪否邪三疑五大夫同時出奔而止書其一何去何取四疑書例

多省文爾宋華元五宋字五疑按公羊註何氏曰宋公
卒于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
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據此則華元實奔晉也如左氏
則華元未至晉耳經安得言自晉歸于宋以此知左傳
誤也傳又謂蕩澤字子山山弱公室殺公子肥則討當
其罪也例不書字書曰宋殺其大夫山其爲名也明矣
何以知澤非其字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同出
亦復同入則其但書魚石何魚石左師也止華元殺蕩
山魚石實主之其族同其志同則書其重而已華亥向

寧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其
族不同其罪無輕重故備錄之華元重見而皆係之宋
者與以靖亂也何氏以爲繁而大之魚石係之宋者本
其所自出也他日復入彭城而爲宋禍焉不係之宋則
無以著其叛宋也徐氏五疑皆信傳疑經之過今悉有
以正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一會則曷爲殊
言吳外吳也吳則其君也未可以爵通稱人則不從大
夫之例故言會吳以成文爾

許遷于葉

鄭偪之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而成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入春秋三卒不名國小略之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即楚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與鄭楚戰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伐鄭不書晉遇鄭楚而遂與戰未及乎伐鄭也故直言
戰爾楚敗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泓之戰宋公傷焉而但
言師敗績爲中國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晉侯不見公爲其後戰期也何以書譏不在內也公之後期國難故也晉用僑如之譖怒公不見曲在晉矣君子正己而無恤於人故不足爲諱也

公至自會

以會至者謂公之不會猶會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人會伐不書此何以書疾晉之以諸侯挾王臣也於是厲公忿矣

曹伯歸自京師

易爲不言復不與復也易爲不與復釋有罪也其言自京師何天子不能討有罪則以累乎京師也曹伯何以不名未絕其位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公作招

用僑如之譖也舍之者寘之也罪晉故貶而稱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爲季孫之將釋而歸懼討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不言釋季孫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也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往而以會致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內殺公子有故其但言刺之何其故不可言也刺之刑非正也不言殺而言刺則殺之不得其罪矣公子者屬也謂先君之子也而可刺而殺之乎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鄭侵晉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

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竝與伐也晉主兵先二卿者重王命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二子與盟也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此其不諱何以王人會伐而不諱則會盟不足諱爾

秋公至自會

不至自伐鄭者不周於伐鄭也

按穀梁謂公不周乎伐鄭者以爲楚師至而諸侯還未嘗得致伐鄭也解者以周爲信而反咎穀梁之謬失之

齊高無咎出奔莒

以疑見逐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宜郊不卜而强用之非時失禮之大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不服也楚救鄭不書略之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穀作蜃

於伐鄭之役道卒也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用胥童長魚矯之譖也一朝而殺三卿自禍之道矣稱國以殺貶也列書三郤著其惡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吳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導君爲亂而稱國以殺者明非君殺之也蓋欒書中行偃自是弒君矣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也弒君者欒書中行偃也曷爲

以衆弒君之辭言之晉厲無道書偃當國而弒之晉之羣臣無討焉蓋與之同其惡者不少矣故書之不以人而以國

穀梁氏稱國以弒君惡甚也夫君即極惡無道臣子無可以加刃之理烏有以弒君之賊而以君惡恕之者且晉厲之惡不加於晉靈靈之弒不原趙盾厲之弒何以恕書偃主胡氏者以爲時無良史其赴告列國必不實指其人故稱國以弒者略之以明當國大臣之所爲夫春秋之作正以誅亂賊若以弒君之逆而略之則春秋

之法弛矣且邾莒小國史文不備聞見荒忽或難有的據如以大國弒逆之事昭然在人耳目卽使赴告失實正當考信徵實書其人以誅其罪俾逆惡不得漏網何得概從含糊徒使後人意度恍忽春秋討賊之義安在邪家鉉翁以爲晉厲剛暴不仁國中之人自書偃而下羣起而弒之春秋以國弒爲文紀其實也其說有據從之

齊殺其大夫國佐

爲佐專殺慶克以穀叛故也然齊侯右克而殺佐亦非

正矣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楚子鄭伯納魚石也其不言納何譏不在納者也魚石實致楚師而藉其力以自還故以自入爲文罪魚石也復者位已絕也入者甚逆之辭不言自楚者伐重於有奉也此叛也曷爲不言叛大夫入邑則言叛復入則有重於叛者叛不足言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來朝謀從晉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苑囿自娛公之志日偷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閒晉難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作彭後同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謀救宋也書曰同盟諸侯同欲也襄公不會在喪未成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傳卷之八終　　蘭陵門人張壽文校刊

春秋傳卷九

滋陽牛運震學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圍有宋人在焉曷爲言宋彭城嫌非宋地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爲繫之宋不與楚之取彭城以置叛人見諸侯之爲宋討也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

也曹以下稱人小國略之也

胡氏曰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孔子特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厥公作屈

討其從楚納魚石也韓厥偏師不欲重煩諸侯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作合

曰會以次何備楚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諸侯朝聘非正也

按二國來聘左傳以爲得禮杜氏爲說以遁之曰王赴未至也當時諸侯朝聘不避天王之喪久矣左氏知朝聘之爲禮而不知喪王之禮尤重杜氏之說亦臆度之見爾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同軌之不至可知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非禮也晉宋稱師師衆重師也衛甯殖書名師少重將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此鄭虎牢也曷為不繫之鄭虎牢巖邑南北之阨險在

焉晉以諸侯之師城之所以扼楚而偪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以天下之辭書之也不言伐取予其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稱國以殺罪專殺也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爾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為吳之與晉也吳伐楚不書略之也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去其國而盟公於外禮也

公至自晉

不以長樗至者本謀如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為鄭服故也王臣下盟非禮也日繫諸侯下著會與盟異日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陳之即楚久矣至是疾楚政而來會非有召會者也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為殊及陳袁僑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為與袁僑盟也言諸侯之大夫則不得括陳袁僑故殊之也諸侯之大夫則曷為以叔孫豹及之自魯言之特以別內臣也諸侯已盟袁僑後至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別與之盟書曰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諸侯之辭也穀梁子曰大夫張也陳氏曰大夫專也以今考之蓋無譏焉爾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事楚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已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毛奇齡曰荀罃元年來聘於今
已四年矣豈有至此始報聘者或曰爲鄫故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踰月而葬略之不成喪也
冬公如晉
聽政也毛奇齡曰請以鄫屬魯也
陳人圍頓
頓爲楚間陳故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冬如而春至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爲雞澤之會鄭始脩好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穀梁作繒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與叔孫豹俱也曷爲不言及
俱受命於魯旅見於晉猶吾大夫焉爾其如晉何鄫屬
魯而受成于晉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曷爲殊會吳往會之也曷爲不言及俱受命于晉也晉
與楚爭衡而急吳故命魯衛通吳而後爲戚之會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公子譏不識親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謀戍陳也曷爲不殊吳吳來會也吳何以稱人吳鄫人
云則不辭不可曰吳鄫人也鄫後列不能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會戚之諸侯戍之也曷爲不言諸侯雖至不可

得序故但以戍陳爲文猶城楚邱之義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戍之於無事之時救之於被兵之日伯者之義也書救善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弱以自奔爲文見宋之無政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與莒同列于會矣書莒滅鄫病晉也

按昭四年書取鄫此而言滅者蓋莒滅之以爲附庸爾

公穀以爲鄫立異姓故非滅而言滅若然則當如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得書莒人滅鄫矣

冬叔孫豹如邾

聘且脩平也

季孫宿如晉

爲晉以鄫故來討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恃謀也滅國惡也而目其君誅之甚者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不時也禮郊而後耕耕而卜郊瀆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之私邑也書城費著大夫耦國也

秋季孫宿如衞

報公孫剽之聘且辭綏報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公與外大夫盟沒公諱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已甚圍則加暴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穀或作隱
救陳也曷為不書救陳不成救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公穀作髡原
諸侯死書名此何以如會名於卒不欲再稱鄭伯故於 鄵公穀作操
其如會時名便文也鄭伯卒則其言如會何見其以如

會卒也如會則曷言其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
也其地於外也
按鄭伯之卒三傳皆以為弒左氏曰弒而以瘧疾赴春秋從赴書卒夫春秋本為討亂賊而作鄭伯果弒聖人自當考正其實著之於策以誅其臣子何得從赴告之文含糊失實而使賊臣漏網乎劉氏敞則謂從赴書之徧絕其臣子以為鄭舉國無人紀矣夫釋正賊弗誅則弒君之罪且不明彼其舉國臣子之罪又安從治之公穀謂鄭伯欲從晉大夫俱欲從楚以此見弒夫成公臨卒子駟之請從晉左傳具載之未見其欲從楚也果由從楚之故而至于弒君則鄭伯卒後正可背晉歸楚而考之經文則今日葬僖明日諸大夫侵蔡以撼楚寧有在其從楚也乃以隱弒書卒為中國諱以為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其說牽曲殊不可通攷春秋全經自內弒君而外未有諱弒君者鄭伯實卒非弒也何諱之有且弒君賊不討不書葬鄭伯書葬益見其非弒矣或又以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鄭伯地卒此為諱弒之文不知鄭伯以如會中道而卒不得不地以著之烏在其

為諱乎總之執傳疑經不如信經而黜傳此為解經之要法不獨此條為然也
陳侯逃歸
陳侯脅於其臣去諸侯而從楚書逃譏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溼
侵楚之與國以生國患稱人貶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侯及諸侯之大夫會不欲勤諸侯也大夫不書尊晉
侯也獨書季孫者內魯也鄭伯親與會者獻捷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疆鄫田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侵蔡也鄭及楚平不書略之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朝且告伐鄭也
九年春宋災　災公作火
記外災也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公作繆
四月而葬略之也別爲之謚非禮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也其不致何未得鄭也盟後復
伐鄭不書不與其復伐鄭也
楚子伐鄭
鄭及楚平不書不與鄭之從楚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謀病楚也特書會吳以吳爲會故也

按晉悼之時能制楚者吳悼公通吳以爲掎角之勢此
即齊桓遠結江黃之故智也說者以會吳爲晉悼伯業
之累不亦過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穀作傅
偪陽楚與國滅之以病楚也其言遂滅之何諸侯會而
滅人之國非禮也以偪陽子歸不書滅則以歸不足言
也
公至自會
以會致公本以會往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偪陽故也伐我不書恥公之從晉不能服鄭而受伐諱之也

晉師伐秦

不書大夫帥師以其爲脩怨之師略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閒諸侯之有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左氏所謂三駕之一也齊世子光序四國上主會者爲之也直書之以譏非禮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

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稱盜殺者非卿賤之也其不稱大夫何以非國討不當書爵也

按三子不稱大夫孔穎達謂被殺者非盜之所有以盜爲文不得言其大夫然何不依蔡侯申例而書盜殺鄭大夫某乎胡傳本程子說以爲失卿職夫三子身爲國卿而駢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矣何待削其大夫始足示戒乎毛氏以爲非國討例不當書爵於義爲長

戍鄭虎牢

孰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城虎牢不言鄭戍之則曷爲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爲鄭戍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救鄭不書此何以書爲晉復伯著楚之爭鄭而不能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何作中軍也以其言舍中軍知此爲作中軍也作中軍則何以言作三軍始改作也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無中軍惟有上下二軍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專魯增立中軍因以改作春秋以爲擅國權亂王制竭民力莫此爲甚書曰作三軍罪之也

劉絢攷曰左氏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然於經文作三軍之義實不相合按三分公室自是當日實事經文所書作三軍則非三分公室之謂也季氏之擅國久矣即欲分公室何必定作三軍且不旋踵而舍中軍又何

意也孫氏曰魯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春秋特以
此罪季氏至三分公室則左氏附及之爾
周禮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時惟
齊晉楚有三軍國語齊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
子之鼓凡三軍敎士三萬人是齊有三軍也左傳僖二
十七年作三軍郤縠將中軍狐毛將上軍欒枝將下軍
是晉有三軍也左傳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
重將左軍子反將右軍桓六年傳鬬伯比曰我張吾三
軍而被吾甲兵宣十二年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是楚

有三軍也魯雖元侯之封而次國之賦不能半天子之
軍是以舊無三軍疏家謂魯有三郊三遂本有三軍其
後中廢至僖公始復古制作三軍故魯頌曰公車千乘
公徒三萬文宣以來以伯主之令軍多貢重自減爲二
軍此臆揣之見非有據也夫魯頌誇靡千乘三萬出於
一時歌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其制如使僖公復古而
作三軍文宣以來減而爲二春秋當具書其事何闕焉
無聞邪即令魯建國之初備有三軍中衰而廢亦必在
春秋以前其不在文宣之世決矣劉氏敞曰作三軍者
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孫氏覺曰三
桓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中軍春秋之所譏也其說
皆得經旨杜預所云季氏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其意謂
作三軍祇是改二爲三爾說固牽岐無的據至胡氏直
謂魯舊有三軍季氏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
故謂之作斯則穿鑿鈎曲之論名實舛錯不足深辨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楚使之也左氏以爲侵宋以致晉者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擣虛以救宋左氏所謂三駕之二也

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穀作京城北

鄭與盟也

公至自伐鄭

致伐不致盟雖同盟而猶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叛盟楚脅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左氏所謂三駕之三也其言會于蕭魚何鄭與會也春秋書地會而後伐者多矣未有書伐而後地會者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書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美晉侯之能服鄭也召陵之盟書屈完來盟此不書鄭伯如會者猶不欲以蕭魚匹召陵爾

公至自會

致會不致伐喜得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執行人非禮也於以見鄭之堅於從晉而楚之不能爭鄭也

冬秦人伐晉

爲楚伐晉且報去年之役也不書救鄭者非鄭志也晉師敗績不書不與秦之敗晉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邰下同）

莒背蕭魚之會也書圍台以病晉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公作運）

其言遂何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也何惡乎季孫取鄆以自益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公作彭）

拜伐鄭之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始書卒者吳强而通於中國也吳楚不書葬以其稱王不可書葬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書侵貶之也秦人與焉不書略之也

公如晉

朝晉且拜士魴之辱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書至見公不朝正於廟也

夏取邿（邿公羊作詩）

滅而書取諱滅也

秋七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公作躉後同

爲吳謀楚也季孫叔老並書二卿並行也卿使大夫爲介二卿並行非禮也諸國大夫稱人微之也晉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會者稱人爲晉伯之不振微之也鄭大夫獨書名氏者鄭初與會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櫟之役也十三國之卿大夫連重兵而西宜若無敵於天下而將帥異心師出無功稱人恥之也北宮括公孫蠆獨書名氏者爲二子之勸齊師表之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衛侯見逐而以自奔爲文國君無自奔者書出奔則逐於其臣可知也諸侯失國名不名以其復歸猶未失國也

春秋凡逐君者皆書出奔衛侯之出以自奔爲文者書例也杜注孔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胡氏因之以爲歸罪其君夫人臣而逐其君罪莫大焉卽使其君不道亦未有舍臣責君而專治其不君之罪者將逐君之賊何懲焉以此說經恐弑奪之行接跡于天下此其害教非小故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爲吳通晉梗楚故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謀定衛也衛亂不討爲之會以定之不義也林父在會直書其名氏而貶自見也諸國之卿列序爲林父書名故皆從其恒稱以爲皆林父之儔爾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尋盟也盟于外崇向戌也沒公諱去國而與外大夫盟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天子之士也逆王后卿不行非禮也何以書過我而告昏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成公作郕

貳於晉故也書圍成以病晉也

公救成至遇

畏齊也至遇不成救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也二卿帥師見私家之相黨以競强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黨於齊莒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晉平汲汲於合諸侯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爲討邾莒也

此諸侯會而使大夫盟也書之若大夫自盟者信在大夫也信在大夫者權在大夫也雞澤之盟言諸侯之大夫此其不言諸侯何大夫無諸侯也

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胡氏皆以爲權移於大夫蓋經書大夫而不繫於諸侯則大夫之不臣可知也杜注孔疏謂晉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西河毛氏從之夫使大夫本爲高厚盟高厚逃歸自盟何爲若依雞澤書例當書齊侯使高厚如會高厚逃歸戊寅大夫盟如此則大夫無專盟之嫌

今俱略之而直書曰大夫盟謂之非刺大夫之專可乎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爲我故也書以歸惡其專也稱人貶之

齊侯伐我北鄙

爲晉討邾莒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不能服齊而伐許非務也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

過君又鄭伯志乎伐許也宋稱人而後於衞大夫微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左作郕

齊師六至於魯欲致晉而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穀作瞷

宋人伐陳

爲中國撓楚也稱人微者也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衞無故而伐曹書之以累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公作洮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無齊字

君臣伐圍竝書爲其分兵異道而來甚之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臣暴其宗而出奔宋無政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言來不言朝別之於諸侯之來朝者也

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

爲伐曹故然行人非所執也稱人非伯討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此其言同圍齊何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攻之變例書同言得罪於天下也莒邾黨齊而亦從圍齊之役者脅於義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復爭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作阿

此圍齊之諸侯也再舉諸侯閒有事也

晉人執邾子

以其貳於晉且伐我也然既同會盟而執之非伯討也

不言以歸既執而舍之也

公至自伐齊

同圍齊而以伐致者著圍之爲伐義之也

取邾田自漷水

晉命也言邾田明非啓地也言取非所取也

季孫宿如晉

拜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命也晉欒魴不書林父主兵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未服也書所至書還大其不伐喪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執殺之崔杼殺之也書之以國殺者累上之辭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嘉有罪而稱國以殺者殺之不以其罪也傳曰專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大夫外交而援大國之權臣以自固非禮也

城武城

懼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遫

及莒平祝柯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齊感晉之不伐喪故受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爲邾數伐我報之也然已甚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燮穀作溼

稱國以殺非其罪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

爲燮之殺懼及而奔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

爲慶虎慶寅所譖也稱弟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

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此叛也曷爲不書叛大夫以邑出爲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之辭也漆閭邱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也納叛人曷爲不諱公猶在晉季孫納之也季孫納之則不爲大夫諱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書爵而以自奔爲文著盈之不能無罪且惡其適楚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頻月日食志天變之亟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復錮欒氏也大夫奔而極於所往於此已甚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有罪不極於殺稱國以殺惡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庶其之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其言及慶寅何罪在虎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誅而黃歸黃之以二慶出可知也稱弟稱歸黃無罪也自楚楚有力焉爾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非晉臣矣猶繫之晉者不絕盈于晉亦以治盈也復入者逆辭也不言叛盈刼衆以敵其君罪不止於叛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晉因欒盈之亂以爭霸也其言遂何志不在伐衛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穀作渝

言救後次不成救也

己卯仲孫速卒 速公作遬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不道以阿季氏其奔不能無罪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討有罪也不書大夫奪其大夫也

齊侯襲莒

著僞而書襲賤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命也

夏楚子伐吳

十年而再伐吳怨吳之與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爲襲莒之無功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謀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以救齊也不書以救齊不予楚人之救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賀城王城也

大饑

秋水而冬饑無政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趙氏曰弒君稱名氏者以賊赴也按弒君之人當國必不以賊赴於他國凡稱名氏者孔子因舊史考而正之爾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伐齊不書齊逆服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報陳之逼楚師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曷爲不言齊成不與諸侯之及齊成也受齊

賂而舍其弒君之罪書曰同盟同爲不義爾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夷儀

會于夷儀者剽也則衎入夷儀何以不名剽在國則入夷儀之爲衎可知也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衎之君國正也突之君國不正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叛楚從吳也書滅者惡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蠆

鄭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書之從乎辭與之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穀作謁

吳子伐楚而卒何也名其卒也凡攻門曰門伐楚而以門巢卒則其卒于敵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之立非正也則其曰甯喜弒其君何甯氏出衛侯而立剽北面而事之者十三年孰有加刃於所事而不以爲弒君者乎書曰弒其君罪甯氏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土背君曰叛書叛罪孫氏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剽弒四日而衎歸以剽之弒歸也書復歸見衎之宜有衛不絕其位也衛侯出入不名曷爲於其復歸名別內外二君也剽以弒名則復歸者亦著其爲衎以別之爾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召討衛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討衛疆戚田也於是執衛侯取衛田以益孫氏晉之與叛甚矣公會大夫不諱公與於與叛人之會不足爲諱也晉趙武宋向戌稱人貶之也曹稱人微者也鄭良霄稱名氏者鄭伯爲衛侯如晉鄭獨不釋君而助臣也且不稱鄭良霄無以見晉宋稱人之爲貶也執衛侯不書止而卽歸之略之不足書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穀作座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甯喜信有罪矣執之曷爲非伯討

爲伐孫氏執之執之不以其罪也此於澶淵之會執之也則曷爲不於會焉書執不與晉人之以會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許請之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始通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後同）

此晉楚同主夏盟也諸侯分為晉楚之從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列序大夫大夫專也宋不書地於宋則與會可知也齊秦不書齊秦不與會也邾滕不書邾滕齊宋之私屬亦不與會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有弒君之罪殺之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者累獻公也何累乎獻公殺之以其私不以其罪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作專）

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稱弟罪衛侯之不能其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諸侯之大夫前目而後凡也諸侯不在而稱諸侯之大夫為大夫存君也再地宋罪宋之為此盟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喜殺而惡奔以其為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朝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氏之黨書來奔咎內之納亂臣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也於是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其言公在楚何存君也公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不書在楚何以書傷公之在外夷也會楚子葬不書諱國辱不忍言爾

夏五月公至自楚

閔公之遠朝楚致之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稱弑則其君也不稱其君閽賤不得君其君也不名閽不得稱名略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合十一國之大夫以屏外家晉之煩諸侯已甚矣書城杞貶之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杞子來盟

要歸田也杞取田不書未盡歸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書爵爲其以禮來聘進之也札不稱公子吳始通禮未同於上國也

按札稱名不書公子猶楚椒秦術之例非褒貶之所係也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書名以示貶夫讓國之節自季子之善本無可貶且讓國聘魯事不相關豈得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讓國者矧札辭國在二十九年之後而預於來聘焉貶尤非聖人經旨胡氏之論非所以論春秋其有害於世教不小也

或疑經文所稱吳子不知其何人者按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而後遇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孔疏駁之謂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札來聘與閽弑吳子之文不隔月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而得書吳子使乎蓋吳子以未弑之前遣札札去魯之後而後吳子赴至遂係五月被弑故追書在來聘之上耳然則吳子者餘祭也但左傳

以札之出聘爲通嗣君攷餘祭已立四年未有立四年而始通嗣君者札之出聘恐不爲此此則不敢以左氏之說爲然爾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此公孫蠆公孫竈放之也其言出奔何臣放大夫不可以訓故以自奔爲文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後同）

報公之朝也以聘報朝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稱世子以弑弑君而兼弑父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伯姬以貞爲行守死不渝錄其卒以賢伯姬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凡王殺不書此何以書殺無罪也稱弟譏王無親親之道也此尹氏劉氏殺之而直書王者罪在王也

王子瑕奔晉

爲作亂奔也書奔罪王子也不言出周無外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無宋字）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內女賢而災卒故隱而葬之也其稱謚何賢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良霄汰虐嗜酒奔而復復而作亂國中書奔書入罪之也自許許有奉爾

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不書大夫絕其位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君弑賊不討書葬者無臣子之可責也無臣子之可責則書葬以責天下之臣子也

劉紹攽曰君弑不葬者非臣子隱而不成喪則弑者不以君禮葬之否則諸侯猶知其爲弑而不會也故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蔡景之葬蓋般以葬飾弑君之惡鄰國

諸侯亦忘賊般之惡而公然會葬春秋書葬所以罪蔡人亦所以責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故者言故者傳文也此其言宋災故何貶也何以知其爲貶十二國之大夫略而不序內大夫諱而不書以是爲貶也救災恤患鄰國之義春秋因將善之則曷爲於其會焉貶曰災者一國之變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天下世道之憂也蔡般弑其君諸侯舍而不討

而圖宋憂春秋繫此會於葬蔡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
故以爲舍大罪而恤小患茂人倫棄名教其爲恥且懼
也大矣臣弑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諸侯
定之自蔡般始春秋于稷于澶淵之會兩書所會之故
此一經之大書特筆非因魯史之舊文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非正也書公之薨地而公之作楚宮亦見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不書葬降成君也

胡氏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
曰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上書公子遂叔孫
得臣如齊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子赤之弑可知子
野之書卒與此異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稱人以
弑

左氏云書莒人之弑其君言罪之在上也如是則父有
過子得而弑之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
不然據傳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攷經文乃
國人作亂而弑莒子立展輿爾展輿之見立於國人非
也而其弑君則猶有辭也凡此當依經之所言以證傳
之謬誤可也程子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以傳考經之

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斯言得之

春秋傳卷之九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春秋傳卷十

滋陽牛運震學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子曰繼正卽位正也其言繼正者嫌繼子野之非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

尋宋之盟也不書盟不歃也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兩伯之辭也招者陳侯之弟何以不稱弟曰稱弟者因事而特稱也公子者恒稱也

三月取鄆（鄆公作運）

此季孫宿伐莒取鄆也其不書伐莒者何書伐莒則嫌以討賊予季孫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罪秦伯也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公穀作大原）

箕與交剛皆書人而此書卿帥師者將尊師衆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輿字）

去疾展輿皆繫之莒者爭國之辭也去疾繫莒明其當立也展輿繫莒明其已立也去疾曷爲不稱公子內無稟命於先君徒因齊之力以入爾其立正而立之不以其正也展輿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國人不與是以不成其爲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曷爲帥師而往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

此卒也傳以爲弑者公子圍弑麇之子而自立也孔穎達曰傳稱弑而經書卒者以疾赴也夫楚子果弑于圍聖人何難考正其弑君之罪乃隱弑而書卒其爲縱賊舍惡孰大焉陳氏曰圍弑其君赴於他國如恒辭而其臣子聽焉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夫舍

首惡而罪楚之臣子已屬非理且弒君之罪未彰而附

同之罪從何誅之家鉉翁曰圍所弒者楚之嗣君麇之世子如魯子般子赤之類而非弒麇也圍乘君之殞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弒也而非弒其君也當時諸國傳聞遂以爲弒其君此椒舉之言慶封之對固有所自來矣按左傳公子圍殺麇之二子幕及平國則家氏之說本屬有據又傳稱葬王於郟楚人謂之郟敖夫郟敖不成君之稱麇已立三年安得謂之不成君若以之稱麇子則固允合以此知左傳誤也總之信傳不如信經傳

有可疑則據經以折之經書麇卒自然非弒無庸存依違之見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辟國難也書公子比出奔則圍之殺其君之子而自立可知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爲公即位脩好也左氏以爲告爲政而來見非也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稱國以殺其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曷爲以累上之辭言之惡鄭之失政殺之已後而不以其罪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如晉弔少姜也晉人辭公故至河而復書此以見公之動不以禮其卑且勞爲已甚矣

公羊以至河乃復爲不敢進釋公羊者以爲晉將執公穀梁又以爲公如晉而不得入惡季孫也其說皆非

季孫宿如晉

爲少姜致襚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爲滕來會襄公之喪報之也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爲其大夫脅而出之也其稱名何諸侯失地名燕伯奔不復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始專會諸侯也夷主夏盟會盟之大變也淮夷不殊會者以夷會夷別之無容別以爲與會者皆夷爾

楚人執徐子

爲其貳於吳也以夷執夷故不名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再序諸侯有不與伐者也宋華遂鄭大夫從不書略之也

執齊慶封殺之

伐吳曷爲執慶封慶封在吳也慶封在吳則其言齊慶封何著其爲齊賊也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此殺有罪也曷爲不再言楚子不與楚子以討賊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遂繼事也著楚之暴也伐吳滅賴書之詳而不殺者傷中國之失伯縱夷之爲禍烈也

九月取鄫

取之於莒也公羊以爲內諱滅非也鄫一滅無再滅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毀中軍也魯舊二軍襄十一年作三軍今毀中軍復二軍之舊書之罪季氏之擅兵制也

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按季氏之

卑公室固不待言但以舍中軍爲四分公室攻之經文實不相合劉紹攽曰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忽作忽舍罪季氏之變亂軍制也先儒惑於左氏四分公室之說牽合曲引與經文多不相中攷襄十四年傳晉侯舍新軍緣成十三年趙旃會將新軍至是以新軍無帥故舍之其事其文正與舍中軍同蓋三家不度國勢不量民力改作三軍至是國不能支而舍之亦猶晉之新軍無帥而舍之也左氏於舍新軍無異說而於舍中軍別生異義此不可以解經文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曷爲稱國以殺楚子疑申之貳於吳而殺之非其罪也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出而季孫納之也邑而言及者以大及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濆 穀作賁）
爲受牟夷邑莒來討而又敗之魯之惡可知也
秦伯卒
不名略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報吳棘櫟麻之役也其曰徐人越人者便文也猶城之
會吳以鄫故稱人也胡氏以爲進越者非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七月而葬僭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歸公且偵晉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用寺人柳之譖而逐華合比經以自奔爲文見國
之無政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以聘往也左氏以爲弔敗非也
齊侯伐北燕
納燕伯也書爵書伐師出以義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此燕及齊平也不言燕蒙上文也齊侯伐燕納燕伯庶
幾天下之大義乃受賂而與之平是棄義而黨亂臣也
不書齊暨燕平而書暨齊平以求盟自燕也
按此書暨齊平左傳謂燕暨齊平穀梁以爲魯暨齊平
先儒多從穀梁蓋以定十年春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
平之文例之似從穀梁爲是不知平以釋怨必先有怨

隙而後借盟以平之如定七八兩年公兩侵齊齊國夏兩伐西鄙而後十年及齊平定六年侵鄭而後十一年及鄭平是也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後及此已十有四年齊魯並未有兵怨相尋之事且二十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昭元年叔孫豹與齊國弱又同與于虢之會其棄惡脩好已久旣無怨隙何平之有說者又謂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以爲魯與齊平之驗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相類攷定十一年上書及鄭平下書叔還如鄭涖盟中間並無間時間事相連

爲文以平與涖盟本一事也此處齊平在正月涖盟在三月且記其文在公如楚之後間時間事明係兩事不相蒙者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又不相合劉敞謂杜註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平按左氏載燕人行成齊人受賂之事本末甚明篇首齊求之也乃左氏繹解經文罪齊之旨以爲齊人欲之爾若截齊求之也爲齊與魯平下文乃紀燕齊之事成何文理況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段卒在齊燕平之月罕朔殺罕魋在齊師還自燕之月以傳證傳更自較然然則暨齊平之爲燕及齊平章灼無疑此正與州公如曹寔來省文之例相合趙東山毛西河辨之甚詳學春秋者守以斷疑可也

三月公如楚

楚召公也公如晉則不得不如楚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穀作婼後同）

爲公遠適楚結齊好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鄉曰陳公子招此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爲殺世子盡其親所以惡招也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重君之貳也陳侯之弟殺陳之世子陳之無政可知也稱陳侯之弟又以罪陳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傳曰縊也經雖不著然書卒于殺世子之下則陳侯之不得其死可知也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書曰行人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爲招所立復稱公子者未成君也偃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

秋蒐于紅

蒐春田而秋興之田獵之事通爾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于蒐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此公子招殺之也其言陳人何不與招殺也且稱人以殺以見過之罪之當殺也過有罪曷爲不去其大夫從陳人稱之也招曰陳侯之弟過曰大夫別首從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奐公作瑗

此討賊之師也曷爲先書滅陳惡楚子爲其志乎滅陳也招爲殺世子之賊楚則放之奐爲招黨楚則殺之直書其事而惡自見也招猶書公子不與楚討之義也奐不言大夫非其大夫也

葬陳哀公

滅國不葬此書葬如未滅之辭者存陳也此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之滅陳而葬哀公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此楚子在陳而叔弓往會之也書之惡其會楚也

許遷于夷

楚遷之也不言楚遷者許志也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災何存陳也曷爲存陳不與楚之得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殷聘也

冬築郎囿

冬而築時也何以書譏勦民力以事觀游爾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

爲陳鮑所逐也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誤作隱後同

三卿並書惡其擅國也先季孫主兵也

毛奇齡曰按此時魯已舍中軍而仍用三卿者非必一卿一軍或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領之爾叔弓

自叔肸之後非叔孫氏也胡傳失之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戊

書月不書冬闕文也

孫氏復曰此年無冬者脫也何休謂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非也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公作正月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或作乾

般有弒君之罪楚子殺之而不以討賊予楚子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何楚子嘗會蔡侯于申又與伐吳矣及是利其土地以好召而殺之不得以討賊例也楚子何以稱名名者諸侯之終事蔡侯書名矣而楚子不名則嫌於以尊戮卑楚子名則是兩君相殺也且以見楚虔蔡般之罪同也書誘惡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殺般而圍其國著楚人之志乎滅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之母襄公之妾也

大蒐于比蒲

喪蒐非禮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公作侵羊

喪盟亦非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作屈銀

謀救蔡也不書救不果救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

書師罪其用衆也書滅書執書用深著其惡也稱世子未成君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有款字

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燕伯何以不名諸侯復國名別二君也燕伯未至國都不嫌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爲莒人之愬辭公也穀梁子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作然穀作虎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累上何君用讒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作整

爲謀去季氏懼不克而奔也稱公子哀之也

楚子伐徐

爲吳故也

晉伐鮮虞

楚滅陳蔡晉不能救而詳於事狄其以國舉罪之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爲不書家臣叛其大夫非叛君也徐氏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于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谿穀作溪

不書復入而言歸者明比不與弒君之謀也比在楚則曷爲弒君于乾谿比入而虔縊則比尸其弒君之罪也虔之弒成於棄疾倚比爲名爾比曷爲尸弒君之罪曰倚比爲名則比爲首惡也然則比何以稱公子曰比之志不在於簒國是以不去其屬親差於州吁無知爾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穀作弒

比有弒君之罪殺之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者棄疾殺而代之不與棄疾以討賊也然則曷爲不書弒其君比未

成君也比未成君則是以公子殺公子爾
李氏廉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實討賊則不當不書人比若實定爲君則不當不書其君兩書公子不書人不書其君此春秋之變文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爲諸侯貳徵會以示威也於是晉伯之不振甚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書同盟于平邱者先目後凡又以見劉子與盟也

公不與盟
晉聽邾莒之愬也不諱曲在魯不能爲諱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意如有罪曷爲非伯討執之不以其罪也
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而與會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二君皆公孫也其遂稱爵何位其所固有也此滅國也其言歸何國固其國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曷爲不言復歸凡言出奔而後言復歸二君未嘗去陳蔡也曷爲不言歸自楚不與楚之滅而復之也其名者繼絶始立別其爲何君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請季孫也晉人辭焉

吳滅州來
間楚亂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至執則至危之也不氏前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族意恢為君死難也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殺君之親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于宗廟大夫有變不以告叔弓卒則曷為去樂卒事曰叔弓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也籥入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禮也春秋常事合禮不書此何以書為事之變而中禮焉書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

脅於無極之讒也書之者為朝吳復蔡之人錄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不能加於楚而鮮虞是陵春秋之所貶也前以國舉君與大夫咸有貶也此書荀吳帥師者責荀吳也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復貳於晉伐徐以爭伯也盟不書不足書也書晉齊侯自將也杜謗以為別大夫之專兵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作戎曼）

書誘書殺罪之也不名略於夷狄也

夏公至自晉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踰久乃還季孫陷其君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為其貳於楚也滅國於王畿之內貶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何以書為天象記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書人吳書國略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書之爲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鄅

書人書入惡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自葉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討有罪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則曷爲書弑其君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止自爲藥而君死於止之藥則是止殺君也凡殺人者有過與故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且安知其非故也則直謂之弑君僞止奔晉不書止誠無所逃其罪猶不使與君弑而佚賊者同文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也

冬葬許悼公

許止出奔而許人以禮葬其君故書葬

劉紹攽曰春秋弑君賊不討不書葬者以賊臣當國不以禮葬其君安得而書葬如魯隱晉靈是也若賊雖未討而奔而他出在國之臣子以禮葬之安得而不書葬

如魯桓許悼是也公羊聽止赦止之說甚爲迂謬世多從之不可不辨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作夢）

鄸者會之邑也其言自鄸者別於從國都而去也

按會之奔公羊氏以爲畔也不書畔者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夫會誠有叛逆之罪豈以其賢者之後而諱之且子臧之節春秋不錄何爲爲其子孫諱凡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若宋華向宋公之弟辰是也此

書曾自鄸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胡氏引劉敞之說以爲待放夫待放三年而後出奔此自臣子之禮經書自鄸者蓋得罪而出由邑而奔爾未見其待放也總之大夫出奔於例當書傳雖不詳其故經文本自可解不必曲爲之說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作輒）

此齊豹也曷爲書盜曰賤之也以其爲盜賊之事是亦盜賊而已矣衛侯之兄云者貴之也千乘之國不能庇其兄故稱至賤殺至貴以罪衛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後同）

三大夫同日出奔宋之無政也公子城公孫忌入子奔鄭不書但書三子者爲其入南里以叛書其甚者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盧）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書叛罪之也孫林父入于戚而不言衛宋公之弟辰入于蕭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南里者宋國城內之里入宋而居于南里則是中國而與宋君抗也是以繫之宋以甚之也自陳陳亦有罪焉爾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誤作東）

蔡人立東國而朱愬于楚也書奔不書卒其卒于楚可知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將伐鮮虞辭公蓋晉卿黨季氏而公不得遂于晉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書奔譏逸賊也其言自宋南里何以其嘗據此而叛也晉齊曹衛大夫救宋不書畏楚而討叛不力不足書也

大蒐于昌間（間公作姦）

雖時必書譏三家耀兵公不得與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三月而葬亂故也

王室亂

何以言王室亂嫡庶並爭無主乃亂也何不言京師亂亂在宗室不得言京師也子穨子帶之亂不書此何以書朝猛爭立於是周有兩天子亂重於穨帶也下書王猛子朝之事則王室之亂自見此又先書王室亂者聖人之特筆也

毛奇齡曰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者義也非事也春秋魯史一遇王室之亂特變史例空書三字以示儆切所謂以宗國而憂王室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言以者何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力也其稱王猛何未踰年不可以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稱王繫猛從王者在喪之恒稱所以成之爲王且以別于子朝也居于皇言失京師也不言出在畿內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書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入者難辭猶與子朝分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卒未成君也不葬不成喪也前書王猛此其稱王子猛何稱王猛所以明其當立稱王子猛從其未踰年之恒稱胡氏曰於其卒也正名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爲取邾師晉人來討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稱行人譏執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稱人微之也晉師納王不書以其怠於勤王也猶書圍郊者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以如楚卒也書卒于楚則東國之如楚可知也死非其所楚人與有罪焉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國人逐之也郊公出入不書略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不言戰從便文言敗則戰可知也不書楚楚未陳亦不與六國之從楚也頓胡沈先蔡陳許者以君與大夫爲序也胡沈二子言滅陳夏齧言獲君臣之辭也諸侯滅則書名亦以其終事爾

天王居于狄泉

此敬王也始立未三年而違稱天王者明正也著天下之已有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立也書尹氏惡其專也明非周人所同欲雖尹氏立之爾朝之書王子何也别嫌於他姓之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穀河下有公字

如晉爲叔孫也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公如晉不入者六此書有疾以明他不入之非有疾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此其書氏何爲叔孫之賢别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翦楚與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傳稱爲季孫逆婦春秋諱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穀作倪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謀王室也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不書無勤王之實也

有鸜鵒來巢鸜公作鸛

何以書記異也鸜鵒魯所無又宜穴而巣也

張氏洽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

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鸜鵒不踰濟而來魯豈
非自南而北之驗哉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迭主
夏盟馴至大亂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作乙亥陽公作揚
季氏逐君而以公自孫爲文諱出奔也次于陽州待命
于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失國曰唁書唁公非與其能唁也以其無納公之實
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繼公孫而書舍卒見舍之以憂國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爲宋公之卒于行錄之
也其卒于行則何爲錄之宋公爲公故如晉以是爲憂
內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則處公
可知也齊侯不能討意如而但取鄆以處公書取鄆以
病齊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以其入魯境也公未嘗至齊其曰至自齊者見公
之已去魯也書地者猶在外也不言入而言居使之如
未失國者內辭也此與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所以存魯
君而抑亂賊也

劉紹攽曰凡諸侯在他國曰在公在楚公在乾侯是也
出在境內曰居公居于鄆是也天子雖在畿外亦曰居
天王出居于鄭是也朱子綱目書帝在房州世儒皆謂
得春秋之旨不知其誤用諸侯出在他國之文矣
夏公圍成
用齊師也不書齊師者齊侯爲義不終不足書也戰于
炊鼻不書不成戰略之亦不與成人之抗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公作剸
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公在外何以書至存君也凡書至必繫之居鄆者嫌於復國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書入幸之也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不言劉單以之者嗣王之位已正不使二子有專制之嫌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於是罪人遠遁王室始靖也子朝奔楚而書三子以之

者罪三子也尹氏獨欲立子朝則其奔楚爲兼言召伯毛伯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書居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弒君者公子光也曷爲稱國以弒遠國不以賊赴稱國以弒則其代立之君及其當國之大臣必有任其罪者以是可考而誅之爾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穀作郄

此囊瓦用無極之讒殺之也其稱國以殺何君無道以令其臣故以累上之辭加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士鞅主會宋衛大夫皆利納公故名以序之三小國大夫不序者略之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書納叛人也快賤者不足録録之誅季氏之無君也

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不得入于晉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也屢書居于鄆聖人之汲汲于存公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淺事何以書譏齊侯之不志於納公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之潰季氏爲之也季氏間公如乾侯誘其民使潰而叛公春秋書之閔公之無託正以誅季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公在外也前此居于鄆歲首不書公在者公在境内也今公羇旅他國淹恤不寧春秋特書公在所以挈一國之事託首月以繫臣民之望也鄆書居乾侯書在内外之别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書滅徐貶也國滅君奔不名此其名徐子何爲其臣吳而後奔楚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後同）

意如逐君之賊臣晉人欲伸其伯討乃先與之爲會是以納君之事取決於季孫其無成可知也春秋書之責晉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書唁公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不言來晉地也季孫如乾侯不書不與季孫之假辭納公絶之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此邾大夫也曷爲不繫之邾脫文也以地來則書重地兼罪外内也不書叛來奔内不言叛也

按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夫黑肱大夫不得爲賤

春秋書名並無略賤之例邾郳快亦以賤書名又初非以地來也黑肱不繫國者明係闕文公穀二家或以爲別乎邾或以爲通濫爲國支離無當要之皆妄說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闞者魯先公寢墓之所在公因謁闞遂入之書取者志賊臣拒命公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爾

夏吳伐越

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會不言故此其言城成周何善之也周自東遷定都王城久矣敬王以子朝之難居於成周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衰世之義猶知勤王事也曷爲不言京師言京師則疑於王城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書地言失其所也

春秋傳卷之十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滋陽牛運震學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者追書以統月也凡一公之始雖無事必書正月此不書者無君以主正朔也

宋仲幾不受城功而晉執之討有罪也曷爲稱人以執不與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此歸於京師矣其不言歸之何執之以歸而後歸於京師不足言也

按三傳皆截春王二字爲一節以爲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似乎本有正月而特削去者夫春時也王正月連讀猶言周正月也今但截春王二字本無文理成何書法經文自連春王三月爲文所謂事在三月則書三月也第元年與常年不同雖正月無事必空書春王正月四字以著君之始年緣定公此時尚未爲君正月又無事可書故不空書春王正月以特謹其始無君故也至定公始立不正本自昭然不必削去正月而後見也先儒因三傳之說解此處經義支離爲甚特正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公之喪者昭公也公卽位者定公也一年而書兩公者一年而有二君也定公之元書前公之喪至以爲昭公之末事也喪至五日始書後公之立以爲定公之始事也卽位不日以卽位皆於朔日也定公之卽位不朔變也故謹而日之也癸亥喪至曷爲戊辰然後卽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後卽位禮也凡君內無所稟於先君則不書卽位定公之立不書卽位正也書卽位者所以明繼嗣終始之統亦以定公之非所當立而立特書卽位

以正之也

毛奇齡曰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卽位者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適五日此殯期也凡卽位必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然後出而卽位昭公喪自外來斂事早畢猶用奠殯之禮以始死之喪治之是以遲至五日然後卽位非有他也先儒以爲季孫假此相持樹已援立之恩夫季孫何必遲公之立乃以爲樹恩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稱我君者尊之也親之也昭公遂於其臣以死而
葬特稱我君所以厳君父之義而動臣子之隱異於常
時無事之稱我君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考公之弟立煬宮非禮也宗廟之事卽遠有毀而
無立

毛奇齡曰徐仲山日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立煬宮
者明立公子宋之爲舊制也左氏謂昭公出時季氏每

禱于煬宮而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邪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公作霣

建酉之月隕霜非常之災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言殺
菽則殺草可知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雙闕也此雉門與兩觀俱災也
其先言雉門者兩觀在雉門之旁故言災先雉門也桓
宮僖宮災不言及此其言及者桓僖二廟分明故不必
言及此不言及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也公穀以爲兩
觀先災劉敞以爲災自雉門始不足言焉爾

先儒說此條以爲因災而書著其僭也毛奇齡曰雉門
兩觀謂之臺門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明堂位云庫
門天子之皐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
卽天子之皐應二門非謂庫雉二門諸侯不宜有也郊
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不謂諸侯僭天子公穀以
魯之雉門兩觀爲僭天子之禮特妄說爾或以爲說本
于子家駒天子家駒之言亦出自公羊氏他書則無見

也

秋楚人伐吳

報雞父之役也書人微之也蓋自是楚伐吳之力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言新有故也言作創而有加其度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晉而晉人卻焉亦季氏使公不遂於晉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

脩邾好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此救蔡伐楚也其言會于召陵侵楚何諸侯不振不終伐也上致天子之卿下合十八國之衆宜若足以有爲

乃及境而還卒以無功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

晉使蔡伐沈爲其不與於會也書滅書殺罪蔡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浩油）

此侵楚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前目後凡未有言公及者此其言公及者幸公之得與于此盟也不言劉子者不與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自白羽遷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侵楚致者侵楚無功也

劉卷卒

王卿士有卒有不卒此劉子也其書卒書葬何召陵之會實合諸侯之師不幸而卒中國之事不可爲矣書卒

書葬深惜之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

荀氏士氏趙氏交伐鮮虞貪其利也書之以見晉卿之專又罪其不救蔡而事伐戎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其言蔡侯以吳子者吳師而蔡用之主在蔡也書蔡侯貴蔡侯也爲中國伸數十年之憤爲先君復三世不共之讎故特書蔡侯以之以大其事也其不言救何言以則不得言救且善不盡於救蔡也書吳子者君重於師舉其重者也楚稱人賤之也

楚囊瓦出奔鄭

兵敗國危而以身免書奔罪之也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

入國不言邑言郢非得國之辭也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

按公穀以前之稱子爲褒以後之不稱子爲貶此非經意也柏舉之役書蔡侯之以則吳之稱子文不得不然耳後書吳入郢亦自史文之常非有他義也又公穀謂吳之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蓋妻楚王之母故狄之按左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爾公穀誤以宮爲室以室爲妻失之已遠乃謂以此狄吳不亦謬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我歸之也諸侯相歸粟正也

於越入吳

於越夷言也書其所自稱也入吳者閒吳之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之卒書氏書卒如常禮者不貶而罪自見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伐而復圍之書之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後同）

因楚敗也

趙汸曰哀公之世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爲鄭滅許晉命之也書侵爲其志乎爭許也

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君無親將者八十年矣此書公侵鄭者陪臣專政挾公以出師也

公至自侵鄭

危而致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二卿將命非禮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書行人言使人不宜執也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爲鄆之貳于齊也何忌不言何闕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結叛晉也諸侯始復特盟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執爲鹹之盟徵衛不至也執行人非禮也因以侵衛抑

又甚矣書人貶之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執其使而後盟脅盟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爲鄆伐我且報圍鄆之役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逾月之閒再出侵齊見公之不振於政而搆怨於鄰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書至危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於魯書侵於齊書伐責魯也

公會晉師于瓦

爲晉師救我故也不書救齊師已還不得爲救也此士

鞅趙鞅荀寅帥師也曷爲不言會三卿而言會晉師義
在公會晉師故不書三卿也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至者公不可以會大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爲二國與齊而叛晉也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
王人成子同行不書不與晉之假王師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爲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先公者閔公僖公也文公二年有事于大廟躋僖公是爲逆祀此言從祀者先閔後僖順正二公之位次也曷爲不言躋閔公彼所升者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此則從祀閔僖俱得正位故通言先公且逆言躋此言躋則嫌於逆也稱先公者五世親盡也因前有躋僖公之文故不言其何先公可考而知也不言所祀之名與祀所者以其出於陽虎之舉故略之不盡其辭也
從祀先公三傳皆謂正閔僖之位其說可從胡氏獨以爲昭公至是始得入廟按經文稱吉禘于莊公稱用致夫人皆直指其人書之今但言從祀先公正不知何公從祀成何書例若以先公爲昭公則從祀昭公文理殊

爲不協且昭公不得稱先公致經文後君之於前君自有專稱如錫桓公命作僖公主是也先公自是屬遠之稱安得於昭公施之春秋恒例但書葬而卒哭祔廟諸禮可推經既書昭公之葬則昭之入廟已有明文安得至是始入廟書從祀邪又先儒謂先公統指羣公非一公也攷魯先公自閔僖之外別無逆祀之事若從偏祀先公正其典禮不得言從祀也諸說各有異同以經文考之其失且妄者自見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玉大弓者何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周公始封之分器也書盜賤之也書竊寶玉大弓國器不守魯無人之辭也此陽虎爲亂執季孫也何以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陪臣謀權臣無重繫於國略之不足書也宗器重於國卿書盜竊則國之有亂端可知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

此陽虎歸寶玉大弓也曷爲不言歸盜不得言歸也喪之書得之書春秋於國之宗器三致意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此伐晉也曷爲不書伐晉猶未成乎伐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釋兩國侵伐之怨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公穀作頰

結齊成也不書盟者公不親盟且盟非我志也

劉紹攽曰左氏穀梁載卻萊兵斬優施之事史記家語亦皆述之自趙伯循疑之後儒因謂兩君好會之地必無遽行誅戮之理又謂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必不效曹沫藺相如之爲遂指左穀爲附會之言余竊以爲不然夫所貴乎聖人者相時而動不拘一格文武之事唯其所用當時風尚多以智刼成功事出倉卒權濟一時聖人所不廢也若必謂義理之

論足以愧之是乃腐儒之見烏足與言聖人之時中哉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此正聖人經權隨時之用左穀所述不可疑也

公至自夾谷

不以會致而以地致危而幸其至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討五氏之次欲以離齊黨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濟西汶陽書取以其倚大國而得之也濟西讙及闡書

歸以其請而得之也此言來歸者孔子相魯道化所綏齊人服義自以侵疆來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則郈叛可知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

二卿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則郈之強可知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以樂溷之讒逐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爲向魋故也此宋公之弟也何以不稱弟非母弟也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速公作遬安甫公作鞌

結叛晉且爲衞之難故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爲公子地故也母弟稱弟書暨者辰彊之也

家鉉翁曰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春秋於一國之事再三書者深致意焉爾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以嬖臣故翦公族也公弟辰爲地請留不許亦以嬖臣奔也奔者固有罪宋公亦少恩矣春秋備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辰不去其弟者罪之也前書弟罪宋公之薄此書弟罪辰之亂也書及者辰之志主於叛而佗彄與地從之爾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也不書叛叛非大心之始謀也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左氏曰始叛晉也

叔還如鄭涖盟涖公穀作莅

鄭卿不來而我卿往我欲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郈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為自墮其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孔子仕於魯建議墮三都為公室弱私家為私家絕陪臣之禍是以州仇墮郈孔子本謀也

衛公孟𫊸帥師伐曹

曹不叛晉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孫氏之邑也斯何為自墮其邑孔子建議墮三都亦季孫之願也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於郈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

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懼其閒也故盟于黃以結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不以會致而以地致見公之越境親齊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孟孫氏之邑也公曷為自圍成孟孫不肯墮成也孟孫曷為不肯墮成公斂處父之言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此公所以圍之而弗克也

公至自圍成

公圍其邑不致此何以致為成負固若敵國危之也

按成不受墮圍之弗克蓋三家專魯陪臣抗命而非可以一朝正也如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皆不能免亦何損於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墮成之事自必有以處之惜乎不久遂去不幸事不竟爾先儒或謂墮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奇齡又為成不必墮不當墮之論皆曲說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謀伐晉也不書伐以其不終伐也

夏築蛇淵囿

書不時且志不在國也

大蒐于比蒲

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書蒐不書公公不得為政也

衛公孟𫊸帥師伐曹

再書衛𫊸伐曹者著列國之無盟主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氏也而直書曰叛何也鞅專殺邯鄲午其心已無君矣乃據邑興兵以抗本國之師是使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是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此奔也其言入何以兵據之也二子之入朝歌避君討也曷爲直書曰叛二子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又據邑以抗其君是叛也

晉趙鞅歸于晉

鞅與寅吉射之叛一也二子伐君鞅不伐君二子據公邑鞅據私邑二子終叛鞅則請復鞅之罪視二子少閒矣歸者君受之之辭也書叛正其罪也書歸不絕之于晉也不言自晉陽者不予鞅之有晉陽也

按鞅之罪在叛不在歸春秋於鞅之歸書之用平辭者無譏焉爾先儒以爲責晉君之失刑亦自近理但經文似無此旨公穀以爲趙鞅以地正國又謂美其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此又奬之太過而悖理者也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衆弒之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穀作晉趙陽

戍將去南子之黨衛侯用南子之愬逐之也趙陽戍黨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作三月公孫公作公子牂公作牄

頓事晉故也書楚結陳佗人滅頓訴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作醉

繫吳子之卒於越敗吳下見吳子之以創卒也不言師不言戰略之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

謀救范中行氏也

公至自會

三國之君同爲會以亢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爲范氏故也聯書二會貶之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周禮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歸脤常禮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非常事也春秋常禮而閒行則書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衞侯出其世子夫人之故也稱世子不絕其屬也蒯聵以世子欲殺南子至不能安其身衞侯以溺於南子而不能保其世子書曰世子兩罪之也

按二劉張氏辨蒯聵無弒母之事其說固善然皆泥於經文書世子之義因疑左氏之說夫經之書世子特從其本稱而不絕其屬爾非褒之也南子本非蒯聵之母而蒯聵上忘其父下奪其子則其恥南子之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左傳所載未可盡廢也

衞公孟彄出奔鄭

蒯聵之黨故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三書宋公之弟罪辰又以累乎其兄也書自蕭言自叛所也

大蒐于比蒲

觀下書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其不言公蒐于比蒲者以軍政不屬於公而三家爲之也

孫氏曰觀魚于棠狩於郎皆書公自昭公蒐紅以來皆書大蒐而不書公以見政在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會公于比蒲也

城莒父及霄

書城二邑譏勞民也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按莒父及霄皆在魯東境魯不應備晉于東然則以爲懼晉而城者非也

按是年無冬者闕文也何休以爲孔子去魯不書冬者傷王道之不成也其說牽合無當聖人無此等用心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郊牛死廢牛可也改卜牛非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也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始郊改卜牛故也此夏三月也祈穀之郊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過分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後同）

宋公子地奔鄭鄭伐宋以處公子地也

齊侯衞侯次于渠蒢（公作蘧篨）

謀救宋也不書救不果救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後同）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雨不克葬葬爲雨止也日下昃乃克葬志其不得及時而虞也

辛巳葬定姒

定姒何以書葬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小君子未成君也妾母之喪在先君之時則妾也不書薨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不以妾爲妻也在新君之時則母也書薨書夫人書小君母以子貴也

冬城漆

漆邾邾庶其之叛邑也城之爲伐邾也

春秋傳卷之十一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滋陽牛運震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楚入蔡不書不與其入蔡也許滅而復見者楚存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郊牛下有角字

改卜非禮也

夏四月辛巳郊

郊不過分書四月辛巳郊以過分書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為救范中行氏也晉為盟主而諸侯伐之春秋特書之傷中國之無伯也我師與焉不書為內諱伐盟主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無罪而伐之利邾田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他未有書伐國取田此書伐邾取田內之惡甚矣三卿並將權在私家也先季孫季氏主之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曷為三卿伐而二卿盟季孫臨之而使叔仲與盟爾

按季孫不與盟者此自季氏之汰不屑與盟爾穀梁以為各盟其所得季氏無得者以歸二家而不取也夫盟非盟其所得也季氏無得何妨與盟服虔以為季先歸說少近理但邾事未已季亦無緣先歸先儒又有謂季氏志在滅邾不肯與盟者夫叔仲二氏已盟邾矣明年

仍事圍邾季志未厭盟而復伐誰得而禁之邪且魯之滅邾在季斯已卒之後安得以為季氏之志而謂以此不與盟乎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此稱世子者明其當立也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

績 鐵公作栗 又作秩

此鄭人救范中行氏而趙鞅以入戚之師遇之也皆稱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主客之辭也此以趙鞅及鄭者以爲趙鞅主乎是戰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此吳人遷之也其書蔡人自遷者不與其能遷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吳入蔡蔡殺執政以解於吳書殺其大夫不與其能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蒯聵故也先齊齊主兵也戚不言衛前書納衛世子于戚則戚爲衛邑可知此不繫國省文也

按齊爲衛圍戚是助子圍父也此直書而罪自見者先儒謂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曲說不可從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者桓公僖公之宮也桓僖已祧而尚有宮者遷廟也不言及者不嫌於一處也何以書記災也

毛奇齡曰古有遷廟在五廟七廟之外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是也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明見禮文桓宮僖宮者遷廟也杜氏謂桓僖親盡而廟未毀服虔遂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夫宗廟之制親盡但祧其主而並不毀廟乃謂桓僖親盡而不毀其廟此不知廟制之言也公羊則

云毀而復立夫春秋立廟必書如立武宮立煬宮之類未有新立一廟而經不書者總因左傳有孔子聞火知爲桓僖之言故支曲其說以附之要非春秋正旨削所傳在陳之說恐亦非夫子之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

備邾也夏而城城而用師惡可知也

按城啓陽杜預以爲備晉夫啓陽屬瑯邪在魯東鄙而以爲備晉可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欒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稱人以放衆逐之也大夫而國人放之國之無政可知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遠而略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棄盟而虐邾内之惡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月公作三月殺穀作弒）

弒蔡侯者公孫翩也其書盜者何賤之也弒其君以求說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衆不容悉書概而目之曰盜以爲蔡之臣子皆當討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翩之黨也書出奔於盜殺之下則辰與聞乎弒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小邾子不名無罪也伐曹執邾宋其猶有襄公之志也而罪則大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公作公孫歸姓）

此弒君之黨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專殺大夫之辭書之黨罪未明而殺之又不以其罪以是爲失刑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晉稱人罪之也此陰地大夫也則其稱晉人何有當國者之命也此當書畀楚人曷爲書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是晉不競而爲楚役也不書楚伐戎蠻子

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楚者書其甚者也

城西郛

書不時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亡國之社災變之大者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雖時必書重勞民也

按春秋凡春有築作先儒皆以爲不時夫周之春正二月夏之冬十一二月也而謂之不時可乎

夏齊侯伐宋

爲宋伐曹執邾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爲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冬叔還如齊

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其書閏月何葬節以月斷故得數閏自九月併理閏月明其滿五月而葬也

按此書閏月者穀梁以爲不正其閏孫氏復曰閏月喪事不數以閏月葬非禮也家鉉翁併謂當時計閏以爲喪夫喪期不數閏未聞以閏月葬之爲非禮也齊葬景公適當閏月未見齊喪景公之數閏也公羊云喪以閏數者喪數略也其意謂喪以月計者猶得數閏以明葬月數閏之爲合禮毛奇齡力言其非其說甚辨然葬期不妨數閏以理揆之則有不可易者矣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作葭

瑕邾邑也魯取於邾而城之其言邾瑕何魯有負瑕言邾以別之也魯取不書言城則取可知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脩舊怨也楚救陳不書略之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國高何以來奔陳乞逐之也二子以景公之命而立荼陳乞將立陽生而弒荼二子不逐則荼不可得弒也其以自奔爲文者二子亦有罪焉爾

叔還會吳于柤

始結吳好畏之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此公子陽生也其不稱公子者陽生不子也曷爲繫之齊不繫之齊則不知其何國公子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荼公作舍

弑荼者陽生也其稱陳乞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則荼之弑陳乞爲之也其不以陽生首惡者書陽生弑君則乞廢立之罪不明書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亦與聞乎弑爾荼之立與奚齊同其不曰君之子何也不稱弑其君則無以重陳乞之惡也里克之弑則奚齊與卓一稱君之子一稱其君以兩著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曹未服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師也左傳以爲鄭叛晉宋爲晉討非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爲范中行氏故也

夏公會吳于鄫繒穀作

此年書會吳惡公之卽吳也

秋公伐邾

伐邾三家之謀也其書公伐邾何公爲受惡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不言滅邾者明年吳伐魯曾復邾子故也內惡當諱此其不諱何書歸邾子於後則不得諱獲邾子於前也不曰歸而曰來者以我言也

宋人圍曹

書圍著其暴也書人貶之也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書救者善之也然曹卒滅于宋則非與其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執君則宋之志乎滅曹可知也不言滅者曹猶未亡也

吳伐我

爲入邾故也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也於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作僤後同

爲以邾子益來故也不書伐兵未加而賂之也內失邑

諱此不諱者以書歸於後不得不書取於前也

歸邾子益于邾

取之復以歸之善之也然吳伐我齊取邑然後歸邾子益于邾則非善之也易曰小人不威不懲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以我歸邾子故也不言來歸者齊義而歸非感於義而歸之也歸濟西田言我此不言我者濟西田我與而歸

之故繫之我讙及闡齊取而歸之故不繫之我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覆而敗之曰取書取惡之也書取鄭師于雍丘則鄭之伐雍丘可知也不言敗敗可知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卽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報鄭之伐雍丘也既取其師又親伐之驕而不戢喪師之道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此吳人討邾邾子避吳也其但書奔何以是爲自失國也

公會吳伐齊

此吳令也會夷伐夏公與吳皆有貶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陽生之卒左氏以爲弒謂以說於吳也夫齊大國也

其勢足以抗吳何至弒君以說乎果弒君以說吳子不應爲之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也且簡公壬者陽生之子齊人既弒其父必不立其子意當時吳師在齊而悼公適卒齊人赴於師而吳還遂傳以爲弒以說吳爾然則陽生之弒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再書伐鄭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譏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公會夷伐强國書至危之也

葬齊悼公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爭陳於吳也

吳救陳

書救者善之也然吳挾陳以叛楚而後有楚之伐救亦未足多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鄎之役我從吳師故也不書四鄙戰于郊也不言敗勝負不殊也

按此直書伐我以國言之爾胡氏以爲欲省致師之由以責魯與聽說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

此國人逐之也其以自奔爲文者罪轅頗之附上刻下以不安於其位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爲郊戰故也侵伐書時下爲戰書日上不可無月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爲志乎此戰爾罪之也戰不書公者言會伐則公與戰可知也不可言及公吳戰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爲大夫重而書之又以見國之無政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不以邱爲賦以田爲賦也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馬一匹牛三頭謂之邱賦今於邱賦之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是加賦也故曰用田賦非正也

毛奇齡曰井田之制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是加稅也哀公用田賦是加賦也田賦者以田爲賦邱賦之外又加征馬一匹牛三頭也公穀不知田賦爲何賦乃曰公田什一田賦多于什一爲非正此誤以稅爲賦也若賈逵謂一井之中出一邱之賦則一邱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恐無是理至胡氏引國語孔子之言籍田以力賦里以入謂田出里賦爲弛末削本則又誤認孔子立言之旨其於書用田賦之意失之愈遠斯又不足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者爲娶同姓諱之也何以不稱夫人不可夫人之也不書薨不書葬魯人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

公會吳于橐皋

赴吳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合宋衛以從吳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書伐惡不已於怨也

冬十有二月螽

冬蟄而螽生書以記異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報雍邱之役也

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會吳皆不稱子此稱吳子者何吳主盟也先晉存中國也書及者殊會之所以外吳也單子不書爲王人諱不

忍書也盟不書不與吳晉之同主盟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聞吳之出會而伐其與國也

於越入吳

吳不備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曼字）

再書侵衛疾權臣之脩私怨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此長星也不言所次所加非一宿也故以于東方言之

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作彄）

背盜微之也盜殺國君及卿大夫春秋之世變極矣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者冬獵也春而曰狩以周之春即夏之冬也公親行

皆書公此不書公者虞人自脩常職也狩何以不地爲獲麟書略之也麟爲聖人之瑞今出非其時戕於虞人此周德既衰明王不興聖人道不行於時而厄窮在下一身將終之徵也故春秋於是絕筆焉

西狩獲麟論者非一家說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而作夫麟獲而孔子始作春秋則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此其操筆何太卒卒且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乎學公穀者以爲春秋文成致麟經成道備嘉瑞應焉夫麟出而獲不得爲瑞而謂可以應文成乎且聖人之道正不必以瑞應而後尊也夫孔子之作春秋不知始自何年賈逵服虔皆謂自衞反魯而作春秋在哀十一年或爲近之至絕筆獲麟則以麟之見獲爲吾道終窮聖人將歿之徵感而投筆春秋遂訖於是不必別求深義也若後儒謂麟是漢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又或謂春秋終於春者以春爲歲始天地生生之理長在斯又誕妄迂謬之說不足以解聖人之經也

春秋傳卷之十二終

蘭陵門人張魯文校刊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通行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有空山堂易傳已著錄是編說經不信三傳動相駁難蓋宋劉敞孫復之流由其記誦淹通足以濟其博辨故異論往往而生也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清〕楊方達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復初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義補註十二卷》提要

春秋義原叙

合河孫錫公先生著

春秋編年之史也紀列國之事明一代之禮立萬世之防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由此觀之文因舊史特因事以見義也然而會盟侵伐不言其故事有不詳義無由見傳者憒焉乃區區於日月名氏

爵號之閒本無義而强鑿之宜其輾轉牴牾而難通也自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冲創通經旨不守三傳宋元諸儒遞相祖述如劉原父呂樸卿程積齋黃若晦之流亦能細辨凡例之陋深詆褒貶之非顧於事之始末終有未明理可返心而求事不能憑虛而悟茫茫千載九原不作將誰使正葢極諸儒之所窮無解於斷爛朝報之譏也夫春秋者孔子作之以教後世也顧乃

闕其事而不詳隱其義而不著以待後人之射覆乎且設三傳不作春秋其奚用焉淦自束髮讀書心竊疑之因盡去諸傳手錄經文沉潛反覆亦已有年而後乃今若有所見矣夫會盟侵伐不言其故非不言也不待言也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事前有辭事後有辭比而屬之始終本末具在焉但使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則二百四十年國政之原委邦交之離合君卿之賢

否制度之沿革如絲之綸如珠之貫其間正君臣親父子序長幼謹夫婦之禮敦交友之情儆之天人性命之原顯之禮樂政刑之大使夫窮而在下者可以識正誼明道之功達而在上者可以得撥亂反治之要蓋內聖外王之義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因不揣固陋而為之註釋義不盡用諸儒事不盡用諸傳即經以考事即事以見義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經本甚明無借於傳於凡例褒貶之外別有以得聖人之用心而一代之禮與萬世之防自玩索而有得焉矣

旨

雍正三年孟冬上浣之吉合河孫嘉淦題於姑孰署中

春秋義補註叙

孟子説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晋文其文則史孔子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春秋之不藉三傳而明也審矣夫孔子當日豈預料後世有作傳者而故為徵辭隱語以待後人之推測哉傳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賛一辭若是乎義不外乎事與文而文與事初非義由來舊矣自遭秦滅學漢興公羊氏

最先立學宫宣帝總立穀梁左氏於哀平閒寖後出後乃孫行嗣後學春秋者非三傳不談是仍其事其文而於孔子之義無與也今試以經文合之三傳其謬盭特甚天王使宰咺歸賵左氏謂兼賵仲子預凶事為非禮尹氏卒公羊以為男子左氏以為婦人又公穀多以日不日月不月生義左氏以舍族書族生義其去孔子筆削之旨愈遠昌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過論哉合河孫先生著春秋義一書深明孟氏之旨盡撥棄三傳專用經文立言簡而明約而淨為二千餘年説春秋者獨闢障霧其有功經學不淺顧其閒不無遺漏且其義或有可商武進楊君符蒼復為補註而後春秋之義大明如日中天非特為合河之功臣并為三傳之諍友真不朽之書也書成辱以示余楊君於易尚書多有著述余每服其精敏能發先

儒未發之蘊今復得春秋讀之益歎其好學深思不可幾及爰不辭而為之序時

乾隆丙子上元日錫山同學弟顧棟高

春秋義補註序

春秋者聖人垂教之書立萬世之大防者也上觀天道下察地理中驗人事旁徵庶物即事以見義其間禮樂征伐綱常名分之大法戒昭然可以撥亂世反之正故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也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史者紀實之書也聖人因其所紀之實而直書之而其是非善惡之辨未嘗不炳著於其間初不假名稱官爵日月之

詳略以為褒貶也三傳興而聖人之筆說成刻酷嗣是附會者衆而穿鑿之說遂蔽錮於學者之心自唐啖氏趙氏陸氏不守三傳創通經旨宋元諸儒始知褒貶之非康侯胡氏又因三傳起例及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不免於鑿而多偏朱子荅門人問胡傳云如此說三綱五常不至癈墜是矣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欽定春秋傳義獨取朱子之言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旨哉

王言學者可以知所宗矣合河先生有春秋義一書文類公穀而義出心裁一洗凡例之陋無事穿鑿而自得聖人屬辭比事之旨可以救四傳之偏而發程朱所未發是亦學者之指南針也達從友朋間借觀此書心大善之今哲人云逝其中尚有數處志欲質疑而不可得不揣謭陋妄

為增汰要皆參用儒先成說以補其所未備訂其所不同亦祇體先生之虛衷而折衷之非敢謂有功於前哲也敢質之四方有道君子其以為然乎否耶

乾隆十有九年甲戌七月朔武進後學楊方達識

梗概

一春秋義一書于四傳之合于經者用之其不合者未嘗輕假也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朱子曰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今取程朱之說與春秋義之說參覾之無不脗合以之校正四傳其得失不辨而自明矣

一先儒春秋疏解不下百數十家自杜氏何氏范氏附益三傳而經旨反晦幸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冲孫大山劉原父葉石林之流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復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樸鄉趙木訥戴岷隱李

秀巖黃東發諸儒一掃陋集而經旨復明然學者必當以程朱爲宗元泰定間有程積齋捄輯諸傳一主程朱名曰本義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可謂明辨析矣近儒如孫合河方望溪頗復初論斷精詳俱能抉經之心後學者無汨没于四傳而不求其至當也

一朱子四書集註有宋時刻本與今傳本不相同者其刻成復易可想見好學無窮今閱合河春秋板已自燬雷翠庭先生云余親見合河先生晚年殊不滿于此書其亦昔賢精益求精之意與茲編意

主私淑而理必折衷原本中不可易者仍之其可節者汰之間有一說未盡者參衆說而增補之或附鄙見而引伸之凡以體經義而竟合河未竟之志也然末學淺見豈敢混入名賢之疏義乎故標明增案以别之

一尊王黜霸春秋之本旨也今考桓文行事名曰翼戴王室而其實暗干王權乃天下後世不惟少知其罪之人且多艷羡其振世之烈而世道人心之害靡有極矣合河一書必深切著明五霸假之之實可知春秋尊王黜霸之本旨如首止之會葵邱

之盟城濮之師踐土之盟雖爲彼善于此而不得以大義許之說春秋者當爲世道人心計無以後世英雄之識而論聖人正誼明道之書也

一春秋一書既多闕文更有錯悞緣當日魯史原編久已無存即孔子手定之策書亦復盡失于是傳寫三傳之門人弟子遞相傳授率爾遺訛兼經秦火與篆隷之變更其間之附會穿鑿難于强通者合河一以闕疑之法斷之謂隱之册多悞桓之册多闕信乎直捷自然如二百四十二年歲首不書王者幾半夫歲首稱王春秋一經之大頭腦也尚

脱略如此況其小者乎諸儒不知斷為傳寫之脱
誤而曲辭附和謂春不書王為貶過矣又如王不
稱天皆非義之所存有稱天王有稱王有稱天子
皆通稱也以此類推可知字褒字貶之說為非

一孔子魯人也國惡宜諱而魯之非禮踰分種種備
書不沒其實也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
齊夫人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享齊侯于
祝邱夫人姜氏如齊師會齊侯于防會齊侯于穀
比年如莒經詳書之而不諱但緩其辭爾合河體
其旨一則曰病公也一則曰絶之至也一則曰書
奸再則曰書奸也此教人以閑有家杜禍亂也又
如內朝聘皆書如見其出之無名也是無等也知
聖人之悼傷于魯者甚殷而不能盡為之隱也

一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邱竊取之可知春秋之
微辭隱義有仍乎舊史之文者或赴告偶略史策
無從而書之或書其名矣書其爵矣而前後異稱
彼此未洽凡此皆魯史之文爾聖人非全憑策書
而概以為聖人之書法則不可也春秋大義數十
無過正名定分其或筆或削炳如日星而世變邪
交物情事迹皆于是乎見固無容以意更定而没

其實也合河曰文因舊史可以解後人之射覆矣

一春秋每一事而兼數義必反覆詳註其義始備至
于事有本末義有輕重在學者之以理為權衡而
不必于註脚上更加註脚也

一春秋之教全在屬辭比事倫類區別為義至繁賾
貫紛紜其端難盡序講中限于尺幅不遑累述應
俟另為編次

一解春秋者有文人之言有學者之言文人之言權
時勢以立論者也學者之言宗理道以為歸者也
合河于弒逆之禍閨門之變權臣專政之漸必推
原其所由然以垂戒後世要皆論是非不論利害
論曲直不論成敗此孫氏之言所以為不可易也
合河文定先生愛士素著然達在　京時未嘗請
謁也後以易書呈覽蒙賜大序又聞以下士易圖
說而奏
天聽未及進
呈而先生云逝今以蕪陋之見叅校遺論書成不得
請質于賢門所以撫卷低徊而不禁三歎也爰刊
而藏之家塾以俟君子而是正焉

春秋義補註卷首

合河孫先生纂　後學武進楊方逵增註

總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謹案　此春秋一書大格局也。從天下有道發端。而推極于人事之盛衰倚伏。正欲以此惕亂臣賊子之心。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謹案　自孔子以來。知春秋者莫如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當時崇尚霸功欣艷盟主之邪說。而弒逆之禍因之而起。故孔子脩春秋以立教。一生精神命脈。全在懼字。天德王道。都到這裏。其所取義。無非天理之自然也。春秋因魯史舊文。而義則聖人

自取。尊王賤霸。大義不泯。其有關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

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失也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謹案　春秋一書。只是前後相映。彼此相形。而是非善惡自著。初不用明加一字褒貶。以為賞罰予奪也。三傳紛紛。說成刻酷。非聖人直道而行之旨矣。且就其一節。雖若可通。而比以異事而同情者。則隨處隔閡。自相牴牾。故知禮經之說為不可易也。

董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曰。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絶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謹案 董子此段議論。不可謂不知春秋之大義者。若其天人三策。雖與春秋浮廓。而義理殊爲通達。

至如繁露之穿鑿。則疑非董子之眞也。

文中子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是則無所取衷矣。

謹案 文中子語。猶爲影響。聖人只是據事直書。非倚此以爲後世法律也。如朱子謂何嘗其事用其法其事用其例者得之。但言是非善惡舍是無所取衷。是亦可爾。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謹案 議而不辯。明是有案無斷。以道名分一語。槩括春秋大意。蓋名定則分定。分定則是非自見。故春秋一經。其大本始于尊王。首以王繼春。以王冠月。明天子者繼天立極之天王。時月者天王之時月也。故東周雖替而共主也。桓文雖霸而侯也。宋雖式微而公也。吳楚雖僭王而子也。列國諸卿雖主盟而大夫也。陪臣雖執國命而名不登于册也。皆不用字褒字貶。而隱還大統于天王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

謹案 春秋一書。關繫宇宙治亂之根源。世道興衰

之樞紐。孔子當時風俗人心。不復知有王法天討之義。故聖人作春秋以正之。正先儒所謂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錄實事而善惡形于中矣。又曰。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一人之私意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謹案 邵子皇極經世一書。以皇帝王霸配易詩書春秋。此只言凡事之有四端爾。文人因此而附會其說。謂春秋之時。不可一日無霸。聖人思王者不

得降而思覇思覇正所以維王迹也邵子亦何嘗有此意乎聖人正為二帝三王之統絶于桓文故治桓文以維王迹正為王迹熄而覇者興非謂覇者亡而王迹熄也但覇者之事之盛衰正可以見王迹之熄之漸故曰五覇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謹案 先儒四傳並行率多穿鑿附會朱子謂左傳有縱横意思當非左邱明正直人所為又答人問

公穀云想得皆是齊魯間儒者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多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去經也不亦遠乎顧寧人曰左氏之書出于獲麟之後實夫子所未見是孔子所取義正非左氏所得與知也至公穀則因左傳而起例字求褒貶句別賞罰支離穿鑿殊非聖心胡傳又因三傳起例及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故不免鑿而多偏春秋之大義汨沒于四傳久矣

聖祖恐世之學者惑于支離之說而莫能悟

特命儒臣纂輯春秋其有戾于經者刪之信乎千古之卓識矣

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真僞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法乃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謹案 治春秋自當以經作主有不待傳而始明者以傳考經其失也誣程子所謂例者亦非斟酌于一字之間如俗吏之引例比律也尊王賤覇尊君抑臣畏天戒重民生此乃百王不易之法不可因程子之言遂不信經而信傳也

朱子曰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

書之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爾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爾三卜四卜牛傷牛死之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看却分明又曰春秋只是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覇出來扶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覇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覇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書之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今硬說

那個字是孔子文。那個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聖人不解恁地細碎。

又曰。春秋大概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詳。不至于有遺處。如何卻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或問春秋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示萬世不易之大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

乎。又曰。聖人作經。不過直書其字而義自見。

謹案　朱子反覆辨論。只說春秋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若謂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褒貶。朱子明以為不是矣。　王氏豐川論朱子之言。謂齊桓晉文有足稱。此語與孟子五霸三王罪人春秋無義戰意不符。不知孔子于齊桓一匡之績。未嘗沒其功。孟子言彼善于此。便是足稱。朱子語正與孔孟合。非言聖人之深許桓文也。王氏又論朱子之言。謂五霸出來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霸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霸之道掃地。故孔子之春秋。為霸業亦掃地而作。此意有乖于孟子三王罪人之旨矣。不知朱子之意。只言孔子見得當時之事如此。正欲挽既散之統以歸天子。使人人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正義也。何嘗言春秋為霸業掃地而作乎。賢知之士好為苛論。而語有過當。不免于似是而非矣。

康侯胡氏曰。春秋凡常事皆削而不書。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書之以示後世。使擥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達旦。中心達于面目。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懼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也。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外至也。

謹案　呂氏此論。極得聖人作春秋心事。聖人直是

合萬物爲一體春秋之作豈得已哉

新安汪氏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宫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樸鄉呂氏曰學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必先破以日月爲例與夫以名氏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可以得春秋之旨又曰世之盛也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孔子之作春秋也明是非之理以治天下來世而已

積齋程氏曰春秋所書皆非常事人知其非常則常道有在矣又曰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史有其事孔子書之史無其事孔子不益也然書其事必有其義苟無其義雖有其事不書焉義者何非禮也書其非禮所以明禮也又曰記稱屬辭比事此孔門傳授之格言也其大者合二百四十年之事而比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之人知此法則夫一字褒貶與夫一切凡例久當自廢不必置辯也

若晦黄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傳者不知而曰有褒貶焉質諸此而彼碍証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辭專門師授襲陋承訛由漢以來大抵争辨于褒貶之異究詰于例類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大義隱矣昔之善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軻之言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言戒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以言教也由其法戒其事則人倫正而禍亂息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而非褒貶之書也

春秋義補註目錄

春秋義補註卷一

合河孫先生藁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隱公

春秋繼詩書也。詩亡于黍離。書終于文侯之命。斯春秋作焉。託始隱公。時相接也。春秋作而治亂具。法戒昭。使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得以鑒焉。孔子之志也

謹案　春秋何以託始乎隱。或謂以隱之讓國而賢之。非也。惠公無嫡子。隱桓皆庶也。然而惠公先巳立桓矣。伯夷泰伯。皆冢嗣也。父命立少。猶不敢干。

而況隱乎。隱而賢也。去之可爾。否則立少主而輔之爾。乃遂立乎其位。雖曰攝也。攝則非讓也。以伯夷泰伯比之。未可謂賢君也。故知桓之弒隱。隱實有以召之。久攝不還。疑其欲遂有之也。況隱公終身未嘗朝聘于周。豈賢君而無王若是乎。平王東遷。失柄之始。王迹熄矣。適當隱公之初。故春秋自隱公而始。止爲時相接也。

元年　己未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一年也。先君之終。嗣君之始。易世改元。明有別也。不可一年二君。不可曠年無君。踰年改元明有繼也。史序世次。紀歷年。究終始。故王者正朔雖通天下。而列國之史。各得稱元年以記事也。

謹案　元年。始年也。諸侯改元。自共和之際。巳有此稱。此聖人述舊史爾。

春。王正月。

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書王。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明天道也。周公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尊王制也。孔子之教也。不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嗣子既殯而即位。既即位。反喪服。故元年不

復即位。禮也。春秋之法。得禮不書。失禮而後書。不書公不即位者。無譏也。

謹案　周人即以子月爲春。先儒以夏時冠周月非也。在周之時。其民俗話言。撫辰論景。容有用夏時爲言。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與夫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之類是也。至于王朝大事。史官記載。必遵周正無疑。不書公即位。先儒以爲孔子削之。亦非也。謂上不請命于天子。則十二公之所同。謂內不承國于先君。則定公之書即位。又何說乎。杜氏預以爲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此定解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魯地

求好于邾也。不日。史失之。稱公。內辭也。及。與也。有書及有書會。及者止有盟事。會者兼行會禮也。儀父。邾卿也。劉原父曰。若行父處父之類是也。天子在上而諸侯私盟。非禮也。凡書盟者皆惡之。與諸侯盟已非矣。與大夫盟尤非也。

謹案 魯侯爵而稱公者。聘禮大射儀燕禮。王等諸侯皆稱公。則謂君爲公。周制也。臣子之辭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鄭地

此交罪之也。目鄭伯。誅意也。志于逐弟也。不兄也。

不書弟。争國也。敢于抗兄也。不弟也。克。勝而去之也。

謹案 鄭伯克段于鄢之辭。亦史氏立言之法。孔子録之。為後世鑒也。不言段出奔者。公子之奔皆不書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有稱天王。有稱王。有稱天子。通稱也。王臣不書官而書宰。譏使宰也。宰統百官而掌王宮之政令。不可使于外也。或名或字或爵。因舊史也。惠公。隱父也。仲子。桓母也。仲子者。妾稱也。桓公可為太子。仲子不可為夫人。以至尊而賵諸侯之妾。是啟亂也。君其替矣。

謹案 惠公仲子。左氏及公羊皆以為兼賵。獨程子謂惠公之仲子。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其義尤精。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宋人。外卑者也。春秋之初宋為大。且桓宋出也。及宋盟。求定位也。

謹案 宿。微國也。今盟于其國。則其君必與此參盟之端見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音蔡

王臣也。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祭伯來。非禮也。

謹案 祭。周畿內邑名。伯者。行次之稱。與凡伯榮叔南季同。是時內諸侯未有五等之爵也。王臣而出境私交。周室之法度至此蕩然矣。

公子益師卒。

衆氏之先也。內卿皆卒之。志世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春秋之時。卿皆世襲。權臣盛而公室卑。詳志之。為戒也。不日。史失之也。

謹案 春秋之義。內大夫卒。或日或不日。舊史之有

詳畧而非褒貶也。

二年 庚申平王五十年

春。公會戎于潛。潛魯地

戎舉號。無爵也。書會戎。譏之也。

【附錄】書會。公爲主也。凡書會者皆惡之。虛內務而修外好非策也。況會戎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凡用兵。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不知其將帥亦稱人。不詳其衆寡亦稱人。得而不居曰入。向。魯附庸也。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諸侯不臣也。擅興兵而征討不加焉。天王不君也。

【謹案】入者以兵直造其國都也。左氏謂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而不見于經。其事之有無未可知。後向卒爲莒所滅。而地入于莒。則莒之暴戾可知。聖人于此首誅之以見意。

無駭帥師入極。

報向之役也。極。莒附庸也。書帥師。惡專兵也。君將不言帥師。宜帥師也。卿將言帥師。不宜帥師也。

【謹案】無駭。魯卿。公子展之孫。不書氏。未賜族也。大夫專將。天子不能誅。周室陵遲可知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魯地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自治有道。禦侮有方。是不能也。而與之盟。所以馭之者末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緰音須

卿爲君逆也。昏姻不書。失禮而後書。履緰逆女。譏非命卿也。

【謹案】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宜使上卿往迎之。伯姬爲嫡。使大夫迎。非正也。故譏之。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易曰。女歸。待男行也。不迎而歸。非禮也。

【謹案】紀侯不迎于館。所非禮也。且逆非上卿。魯順其非禮而使伯姬隨其大夫以歸。則非禮又在魯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邑

魯故也。莒魯有怨。紀昏于魯。故爲魯盟莒也。子伯闕文也。

【增】宋氏鉉翁曰。于蔑內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內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爲盟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曰隱妻也不書葬先卒也先卒不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補註】薨不地婦人無出竟之事也書夫人子氏薨謹正終也先卒故不書葬經書紀伯姬之葬紀侯尚存此其變者也

鄭人伐衛

征伐自諸侯出非禮也凡書侵伐者皆惡之鄭伯克段閒無他事而伐衛必段故焉可知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補註】此討公孫滑之亂也公孫滑共叔子也鄭莊志于殺段使栖栖然縈縈于衛而又加兵于衛焉窮兵黷武遷怒復怨不貶絕而義自見矣成公以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盡是君命之卿蓋從舊史之辭也

三年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非異也變也天有常道人有常理陽尊而陰卑陽盛而陰衰天之常也君尊而臣卑君子盛而小人衰人之常也日有食之天失其常而陽衰也

變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變而後書故月食不書以爲常也示天下以陰陽盛衰之理也日食書之明其變也欲人君以恐懼修省之道也食必當朔不朔史失之不然或不當朔也司歷過也

【補註】旣書王正月則二月有事不復書王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備天道而正王朔春秋之大義也日食必書見人君不可忽天象也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並書因乎史之詳畧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不名至尊也不書葬君親往也得禮故不書凡書葬其王者微者往也其人葬其王者卿往也皆失禮故志之

【補註】先儒皆謂不書葬魯不會也孫氏謂魯會葬得禮故不書竊未敢以爲然終隱之世不朝京師其無王可知則魯不會葬蓋有之矣禮天子崩諸侯爲三年喪同軌畢至魯周公後不能循禮列國可知矣故知春秋不徒志崩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魯卿也

尹氏王之世卿曰氏曰叔曰父皆世稱也以卒來訃于魯故書不稱名承舊史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譏世官也父卒子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穀梁子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此交譏之也

張氏洽曰入隱公三年閱經書周室止四事爾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爲簡明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不生名卒名之不書薨外辭也崩薨卒葬常也何以書史之爲道著姓氏序世次記事實明是非昭法戒也

外諸侯稱卒非吾君也薨者臣子之辭也其書名非吾君也或不書名不知其名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石門齊地）

齊鄭合也齊鄭合而天下始多事矣故志之

外諸侯盟來告則書天下無王諸侯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鄭莊恃齊以自强齊僖資鄭以糾合自是齊鄭之黨合而列國並被其禍此關乎世變者也

癸未葬宋穆公

卒從外録來告也葬從内録往會也不言其人微者也

凡書葬者皆據我而言葬彼也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不合書名也魯不赴天王之葬而葬宋穆公春秋正以罪魯也

四年（壬戌桓王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杞邑）

以力奪之曰取外取邑不書此書之者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異也

此伐國取邑之始王室陵替諸侯放恣强者固肆其貪黷而無王即弱而小如莒者亦且恃其力能加杞肆然無忌伐之而取其邑周之不振概可見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凡弑君賁者書名賤者書盜賁者衆則書國賤者衆則書人兼弑父則書世子氏與不氏因舊史也弑父弑君聖人必志之者定首惡之名使亂臣賊

子無所逃其誅也。

[illegible]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因舊史爾。舊史之文。隨世以變。宋萬以前。外大夫本不書繫與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皆書繫與族。其不書者。孔子又何從而增之哉。以是知非孔子削之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衞邑

兩君相見。有會禮。有遇禮。行會禮書會。行遇禮書遇。紀實也。清衞地也。州吁弒君。兩君遇于其境而不之討也。曠其職矣。

[illegible]古者諸侯或因王事不期而道見必有遇禮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為邂逅之約。特簡其禮而謂之遇。故知經所書遇。皆期而見也。宋魯合交將以謀鄭。託于無約而遇。蓋秘其迹也。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鄭人嘗伐衞矣。是役也。衞故也。三國黨衞。助賊為虐也。不能討。又助之。是胥而為賊也。

[illegible]是役本衞志。而序宋為首。責宋也。衞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不能致討。而反與合黨連兵。其惡甚矣。春秋罪宋之意。不尤深切著明也哉。自宣公以前。外卿大夫侵伐恒稱人。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惡翬也。翬帥師而會伐。是勇于從賊也。是要君使黨賊也。是好人之為賊也。是將敢于自為賊也。鍾巫之禍兆矣。

[illegible]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則翬專兵可知。此大夫與諸侯會伐之始。再序四國。正以甚翬之惡也。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濮陳地音卜

州吁既立矣。不書君。以賊討也。人。衆辭也。書衞人殺。廣討賊之途也。明于是義。而賊始無所容矣。

[illegible]稱人以殺。明非石碏之私也。其言于濮。著惡衞臣子緩不討賊。久然後殺之于濮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衞人立晉。衆也。衆立之可立矣。書之何也。不予人之得立君也。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王。人可立君。則下皆生事以邀功。君可為人所立。則上皆市恩以竊國。特書之。所以定民志而止其亂也。

[illegible]顧氏棟高曰。春秋之初。去東遷未遠。聖人猶望王道復興。故所書多責備天子之語。孔子生當定哀。正陪臣執國命之世。追原禍本。于春秋之初。首

書衛人立晉以志天王失權之漸嗚呼春秋托始于隱豈無意哉

謹案 顧氏所言是春秋一書之絕大關鍵也孫氏所言是春秋一事之權衡曲直也蓋探其本則咎不在衛人而在天王州吁弒衛侯而王不問衛人殺州吁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亦不問王不能主一事矣論其事則石碏當聲愬于王請王命將而討之周桓雖懦弱豈可逆料其無權而擅操爵命之柄哉書曰衛人立晉雖明非石碏之私然衛人可討罪而不可立君君臣之大分始壞于此聖人傷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矣孫顧二說並行不悖故兩存之

五年 癸亥桓王二年

春公觀魚于棠 棠魯地與唐同一地

魚漁也月令季冬始漁夏之季冬周之春也漁時也然而公觀之則玩而非事矣且棠遠矣非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也宋謚公爵也餘謚公皆僭也私謚也

秋衛師入郕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而入人之國失君道矣

謹案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桓公方葬即興兵脩怨入人之國書衛師入郕著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宮成而祀曰考庶子為君為其母立宮桓未君也而仲子有宮非禮也羽文舞也六羽六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初獻六羽前此非六羽也明魯用八佾之僭也然而用六佾于仲子之宮則仍僭也且止用于仲子之宮則其餘仍不改其僭

也其辭微矣

謹案 考之為言落成之謂也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春秋書之譏也況六羽夫人禮也仲子妾而夫人禮此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孫氏曰宮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書考仲子之宮書立武宮書立煬宮皆變常也

邾人鄭人伐宋

報伐鄭之役也首邾主兵也

謹案 會盟則先主會征伐則先主兵雖小國亦序于大國之上也邾見侵于宋間宋鄭之隙而借鄭

以伐宋報復之師。聖人所不與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志災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苟無歲焉有民。苟無民焉有國。書之。使人君畏天災重民命。戒逸欲。啟憂勤也。

謹案　爾雅。螟蟘蟊賊。皆害稼。螟食心。蟘食葉。蟊食根。賊食節。而食心為最重。故獨書螟。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欲人君廣修德以格天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苦侯反

臧氏之始也。

謹案　公子彄。僖伯也。大夫之有三命者。大夫書卒所以尊王命也。後為臧氏。不書氏。僖伯以先公子未賜族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

報邾鄭之伐也。伐國圍邑兼書之。等重也。

謹案　伐國而書圍。肆其暴也。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暴師經年。害民貪利。故伐圍兼舉。以甚之也。

六年。甲子桓王三年

春。鄭人來輸平。

平。和也。輸。賂也。當是時也。鄭宋為難。而諸侯分黨。齊邾黨鄭。魯衛陳蔡黨宋。今鄭輸平。所以孤宋而樹黨也。平可也。以利平不可也。

謹案　宋主伐鄭而魯會之。至是鄭來納成。欲結魯以攜宋。魯隱亦入于術中而不悟也。雖曰鄭志。魯何以五年黨宋六年黨鄭也哉。鄭以利輸。魯以利合。皆非義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齊地

鄭故也。齊鄭為黨。與鄭平。故盟齊也。

評案　前此魯未嘗與齊交。鄭來輸平。齊為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為艾之盟。為鄭結魯也。盟不書及而書會。明非魯志而齊欲為盟也。

秋。七月。

備四時以成歲也。

謹案　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歷一時無事。書其首月。亦魯史之常法也。聖人因之爾。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繫鄭。蒙上也。經年攻圍而卒取之。暴甚矣。

謹案 圍之經年，必強奪而後已，王法之不行可見矣。鄭將爲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于宋，宋殤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屢國喪身，甚矣宋殤之愚，鄭莊之狡也。

七年 乙丑桓王四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娣也，媵之也。何以書，不偕歸也。不偕歸，非禮也。或曰賢叔姬也，故書之。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謹案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挌之同時者，所以定

名分，窒亂源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今叔姬待年于宗國，不與俱行，年滿而歸，可以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歸于酅，故錄其始也。春秋之法，有其終必有以見其始。

滕侯卒。

不名，史失之。

謹案 不書葬，魯不往會也。滕爲鄰境，訃告旣及，而魯不之恤，豈非弱其君而不往會乎。存其卒，闕其葬，而義自見矣。

夏，城中邱。 中邱，魯邑

將以伐邾也。不義而勞民也。夏城之，不時也。

謹案 諸侯封域有定制，則都邑有定數，其侵并乎小國，則敗王略也。即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雖築以時，亦必書。凡城之志，皆譏也，況非其時乎。聖人惜民力，重興作，懲僭忒，義不在書時與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書弟，非卿也。凡出奔叛殺而書弟者，譏無友恭之義也。聘盟帥師而書弟者，譏有寵愛之私也。

謹案 凡稱弟而不稱公子者，爲無職也。使弟果賢，何不任之國政；使弟不賢，又何以偏厚而寵過之也。聖人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秋，公伐邾。

邾鄭嘗伐宋矣。是役也，宋故也。爲宋伐邾，以懼鄭也，責輸平之賂也，病公也，渝蔑之盟矣。

謹案 公于元年爲蔑之盟，至此而伐之，欲以悅宋，而背盟忘義，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子聘諸侯，禮也。何以書，譏聘隱也。經書天王來

聘者七。聘隱者二。聘桓者三。聘宣者一。隱篡也。桓弑也。宣與乎弑也。皆非所聘而聘也。僖公可聘矣。亦一書之者。爲使宰周公也。皆譏也。

【謹案】隱公在位已七年。其臣未有一如京師者。而天子遣使聘之何哉。文宣以前。周室微弱。王命猶足以爲重。至文宣以後。王室益弱。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故來聘者亦不見于經矣。趙氏鵬飛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責諸侯不朝而受天子之聘也。諸儒多責天王爲非禮。夫天王亦豈得已而下聘哉。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楚邱衛地一曰戎州己氏之邑非衛楚邱也

戎敢于伐王官。衛不能衛王使。凡伯不能死王事。皆罪也。

八年 丙寅桓王五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

謀從齊也。將爲瓦屋之盟也。

【謹案】外諸侯遇。來告則書。宋衛將要齊以絶鄭。故爲此遇。以遇禮見者。欲滅其迹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鄭祀泰山之邑

輸平之賂也。宋將平齊。鄭人懼焉。故歸賂以邀魯也。

【謹案】宛。鄭卿也。祊者湯沐之邑。鄭桓公受于天子。乃以歸魯。是無王也。魯人受之。其罪一也。

庚寅。我入祊。

入受也。賄賂之行。與者受者。均有罪焉。故兩書之。

【謹案】言我者。明非我所有也。如鄆讙龜陰。本我之邑。歸之可也。此特書我入。故知其不當入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謹案】諸侯死則稱名。乃策書常體。聖人亦因其舊而已。

辛亥。宿男卒。

【謹案】不書名。史失之。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

宋衛從齊也。齊盟鄭于石門。盟魯于艾。盟宋衛于瓦屋。圖覇也。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序王爵。桓文以後。皆首覇國。則無王矣。是盟也。鄭不與者。有怨于宋也。魯不與者。受祊于鄭也。

【謹案】程子曰。宋爲主也。盟與鄭絶也。左氏以爲平鄭。此主齊而言爾。鄭不受平。是以知宋實爲主也。非徒序王爵也。三國合盟于畿甸之近境。而不入

覲于王則無王之迹彰矣。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也。蔡宿同訃不同葬。卑宿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莒邑

成紀好也。寄之盟故也。

謹案 前此魯莒有怨。紀雖為盟于寄以平之。而猶未釋然也。今魯與莒盟。而莒君不至。隱公屈己而下盟小國之大夫。公之失禮。非大夫之罪也。宣公以前。外卿大夫皆稱人。

螟。

災也。頻災而頻書之。見人臣當頻言之也。見人君當頻知之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氏之始也。

謹案 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書名而已。春秋初年。周制猶存。故有未賜族之大夫。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周制幾亡矣。

九年 丁卯桓王六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再聘隱也。屢書之。重傷之也。

謹案 隱公之世。無魯公朝京師及魯臣聘王之文。而王使再至。王之不王。諸侯之不臣。皆可見。君臣上下之分易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異也。周之三月。夏正月也。雷未發聲。不應大雨震電也。

庚辰。大雨雪。

異也。雷雨既作。不應大雪也。

謹案 八日之間。再有大變。凡陰陽錯行。皆人為感之甚可畏也。

挾卒。

挾魯卿也。未賜族。

夏。城郎。郎魯地

不時。且非義也。將為鄭伐宋也。曷為為鄭伐宋。歸祊故也。

謹案 魯受祊之後。將為鄭伐宋。以郎逼于宋。恐宋為批亢擣虛之策。故城以備之。尚何顧其失天時而害民力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宋地

爲鄭請齊也。曷爲爲鄭請齊。歸祊故也。

【謹案】隱公得利則合。鄭旣歸祊。而齊鄭倂力。可以伐人。此會防之謀。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

十年戊辰桓王七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謀伐宋也。齊從魯請而黨鄭也。齊魯之于宋鄭。屢反覆矣。齊始盟鄭。旣而盟宋。旣又黨鄭而伐宋。視石門瓦屋之盟無有也。魯始盟宋。旣而平鄭。又爲宋伐邾。又爲鄭伐宋。視蔑宿之盟無有也。揆厥始終。有由然也。未輸平則黨宋。旣輸平則黨鄭。不歸

所輸則又黨宋。旣歸所輸則又黨鄭。賂故也。君子是以知利之害也。能棄人之信而喪其恥也。能移人之心而亂其國也。

【增】汪氏克寬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邱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報長葛之役也。以訪邀魯。以魯邀齊。而宋敗矣。鄭之詐也。魯之貪也。齊無信也。宋致寇也。

【謹案】羽父先期而往。是不待公命也。故曰翬帥師。

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隱公之所以弑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宋地古顏反

【謹案】不言齊鄭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也。公與翬衆悉力伐宋。而獨言公敗宋師者。以重書也。公雖僥倖而敗其師。實非奉王命。是君臣皆有罪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西防也

宋邑也。浹旬而取二邑。貪也。

【謹案】一月再取。此但記實爾。非甚之也。凡取邑皆有罪。何論一月再取乎。假如異月再取。豈可謂無

罪乎。故知此乃直書其事。而非甚之也。不曰歸而曰取。譏不在鄭也。

秋。宋人衛人伐鄭。

夏鄭伐宋。秋宋伐鄭。報之速也。鄭敗宋師。宋入鄭國。復之甚也。宋新敗而遽勤其民。鄭恃勝而不守其國。均罪也。衛從宋瓦屋之盟故也。

【謹案】宋量力未能報齊魯。故偕衛先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干戈相尋。王法不禁。諸侯放肆之罪。具見于此焉。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構怨。戴未與也。宋乘勝而伐之。鄭乘敝而取之。其怒遷而其毒熾矣。

謹案 公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加戴。故孫註從此程子用左氏取三師之說。以爲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似取之太易。然當日時勢實未可知。二說姑兩存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乘勝也。郕何罪。惟其小而易侮也。當時諸侯之得計。而聖人之所傷也。

增 卓氏爾康曰。齊所欲者郕也。鄭所欲者許也。鄭黨齊以入郕。明年秋齊魯黨鄭以入許。交相倚恃以侵小自肥。邦交之向背。惟利是視而已。

十有一年。己巳。桓王八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于諸侯。非禮也。周室既衰。小爲大役。移所以事天子者事之也。故魯所朝者。齊也。晉也。楚也。而三國未嘗一朝魯也。朝魯者。滕也。薛也。曹邾紀杞小邾也。而魯未嘗一朝數國也。朝人者諂。而受人朝者僭也。滕薛累言之。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鄭地

謀伐許也。

謹案 凡稱會外爲主。伐許。鄭之志也。蓋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故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甚三國也。伐宋取戴。入郕入許。爲暴無已也。比一公之事而觀之。屢盟數會。壞典禮也。頻伐頻取。肆貪虐也。城郎中丘。勞民力也。觀魚開逸遊之端。入祊闕斯賂之門。敗宋長詭詐之習。入許啓滅國之

漸。不歸周賵而旅見滕薛。則無君甚矣。以簒得國以善守之。猶懼不終。况惡積而不可揜乎。是非彰于前。吉凶著于後。不可不察也。

謹案 伐許本鄭志也。而書及。志公之所欲也。公以許與鄭。償前日鄭師歸我郜防之邑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不地者弑也。弑書薨。因舊史也。魯無董狐南史之筆。其隱忍而爲之諱。有由然也。弑君大惡也。爲其事而仍不居其名。亂賊其何憚焉。聖人有憂之。或變辭以見意。或比事以發微。隱閔之薨

不地。變其辭也。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比其事也。皆所以明弑也。不直言弑者。不忍言也。養忠孝也。必見爲弑者。不忍没也。誅亂賊也。或曰。不地以明弑固也。然未知誰弑之也。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桓弑而夫人孫齊。閔弑而夫人孫莒。夫人弑之也。般弑而慶父如齊。慶父弑之也。赤弑而仲遂得臣行父如齊。三人共弑之也。隱公弑賊無主名。而桓即位。則桓弑之也。不言弑而弑可知。不言誰弑而誰弑可知。春秋之作。微而顯。志而晦。此類是也。不葬。不成喪也。

謹案 君終不于路寢而于别地。故不書地。蓋史策所諱也。若以實直書。當書曰公子翬弑公于寫氏。聖心則未敢然。故微文見義。但使後人有所考焉而已。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春秋義補註卷一

男 友涑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二

合河孫先生稾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桓公

隱公弟也。弑隱公而自立。

元年 庚午 桓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即位不稱隱也。踰年改元。遂從吉也。書之著弑立也。且以傷亂賊之得志也。天王之失誅也。方伯之廢職也。魯人之臣仇也。

謹案 桓實與聞乎弑。而晏然行即位之禮。故聖人

如其意而書即位。乃所以深責之也。聖人雖因舊史。而其罪惡自不可掩。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 衛地

求定位也。隱自入祊。惟鄭是親。桓懼討焉。故求會也。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又會之也。

謹案 凡書會者外爲主。鄭欲結魯。不徒求賂也。故有是會。

鄭伯以璧假許田。

惡鄭伯也。鄭嘗輸平。以祊歸魯。值桓弑立。鄭不討罪。而乘閒圖利。蓋要之也。歸祊非易許也。鄭賂魯

也假許非易祊也魯賂鄭也賄賂公行弑逆不討聖人傷之

謹案 鄭向以祊易許魯入祊而未歸許也乘桓之未定而求焉則鄭以此要魯也取許田而謂之以假此鄭伯自文之辭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近垂地

定公位也受賂而黨賊也

謹案 凡言及者內爲志藉鄭之力以求安其位也桓諱求盟之心而附納成之迹此桓之懼討也

秋大水

災也

謹案 不書月概一時而言也

冬十月

二年 辛未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與平聲

與夷者宋宣公之子也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與夷立而亟與鄭戰其亟與鄭戰者馮在鄭而欲除之也其志憯矣有取弑之道焉孔父名也及累也死于其難也凡弑

其君者恒及其臣或不書非卿也卿受王命是爲王臣生當以名通死當以卒赴變當以故聞故殺其大夫則書及其大夫則書重命卿也

謹案 此著華督弑君之大惡也及其大夫者著其節也孔父名也君前臣名禮之大體不特以其賢也孔父之死節宜褒者也然春秋非褒孔父也君不仁而累其臣也賊殺其君又及其臣孫氏所謂甚之者也

滕子來朝

罪滕子也朝賊也書子者貶之乎非也終春秋皆書子矣不應以一時朝桓貶及其子與孫也滕侯也而稱子薛侯也而稱伯杞侯也而稱伯小邾無爵而稱子意王朝之黜陟不行于強大而猶行于弱小也春秋本王制以定名稱名爵自有定號是非在乎其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宋地

成定之也成宋亂定賊也爲賂故立華氏也會必有故不書故者故已明也稷與澶淵之會書故故未明也稷疑于討督澶淵疑于討般也聚天下之諸侯公然而受亂賊之賂是欲利而無耻也人心

陷溺而亂靡有定也特書其故情見乎詞矣

讞案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大惡也春秋直著其故誅貶自是分明朱子所謂大義是也原情定罪四國當為惡首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華督之賂也大鼎係郜郜所造也書取貪也非其有也書納逆也神弗受也太廟周公廟也以亂賊之賂而置于太廟是彰賂而教弑也

讞案 華督之賂不曰宋歸而曰取于宋專罪公也所以見其為成亂也齊陳鄭受宋賂不書魯受郜大鼎則書取書納辭重而不殺魯桓黨逆之罪深于三國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罪杞侯也朝賊也滕稱子時王黜之也杞稱侯未黜也事之是非在于來朝不繫乎其侯與子也

讞案 杞國小弱為齊鄭所誅故來朝魯以求庇也非為桓立而朝之也然其朝賊之非已不可掩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蔡地

始懼楚也蔡鄭者天下之中也楚得蔡而後可長驅宋曹陳鄭之郊楚得鄭而後能界絕齊魯秦晉之路故齊與楚爭蔡而晉與楚爭鄭也書鄧之會傷楚之漸強而有意二國也傷二國之無策而無以禦楚也傷天王之不能遠馭而長貽二國之憂也傷諸侯之不知大計而不急二國之難也

讞案 蔡鄭皆近楚而鄧尤近故三國懼而合謀終不免也聖人蓋傷之也

九月入杞

方朝而遽入之暴甚矣

讞案 桓弑君而乃入人之國其辭雖畧而罪有餘也

公及戎盟于唐

脩舊好也

讞案 桓負大惡懼戎為患復脩舊好以自固也

冬公至自唐

告于廟也凡公行必告于廟 致其所出之事 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告至則書不告至則不書而義則隨事見矣

讞案 凡公行或書至或不書至者舉告廟之禮則史書于冊而孔子因之史所關者無考也先儒謂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或

著其黨惡附奸之罪失之鑿矣

三年 壬申桓王十一年

春正月

不書王闕文也隱之冊多誤桓之冊多闕或闕王或闕時或闕月非義也

謹案 先儒謂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然弑君見于即位成亂效于納賂易地著于壁假桓罪已明雖使春秋歲輒書王豈可謂桓有王乎是知不書王其不為此數事亦明矣王豐川以為傳寫之遺脫是也

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地

謀昏于齊也齊鄭之親隱久矣故桓懼焉首盟鄭既昏齊以自固也

謹案 是時鄭莊爲王卿士每假王討以逞其私故桓以賂納鄭而齊又強國以昏求齊所以逭弑君之討也不由介紹以己請昏公之醜也書會不書及著齊僖黨惡之罪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

申瓦屋之盟也胥命者相命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胥命正乎曰不正不受命于天子而自相命雖善亦罪也

附錄 齊衛胥命約言而不盟也比之屢盟長亂者爲近古然諸侯各有爭霸之意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爲之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僭竊之漸已見于此而荀卿謂春秋善胥命豈善讀春秋者耶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謹案 蓋齊魯方睦杞與郕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桓之與會則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陽傷之甚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弑隱者也位以卿而使逆女賞弑也以是知桓之果首弑也

謹案 在齊故稱女逆女爲桓公逆夫人也公子不宜逆女也輕也公子翬尤不宜逆女也賊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魯地

齊侯送姜氏于讙非禮也凡送女父不下堂

附錄 送女而君親之非禮也越境益非禮也魯逆

失之輕，齊送失之過，其失鈞也。

公會齊侯于讙。

會齊侯也，非迎姜氏也，輕禮而重勢也，不能正其始也。

謹案：魯桓意在結齊而娶其女，故重在會，本非親迎，不能正其始也。其後姜氏失行，實桓公有以啓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以既得見乎公也。是委大昏于草莽也。不言公，以不與公偕至也。夫倡而婦不隨也，文姜之

亂兆矣。

謹案：易曰女歸待男行也。夫人姜氏不與公偕至，故書姜氏至自齊，以見非易待男之義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親送之，其弟致之。私文姜也。前使翬，今又使弟，私年也。私者禍之階也。

謹案：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者，是行聘禮而致之也。聘而書弟，非大夫而任國政也，皆齊僖之私也。

有年。

五穀熟也。獨桓宣書有年何也？志少也。桓十八年而有一年，宣十八年而有一年，非常也。

謹案：桓宣以不道得國，宜無以致豐年，而經于桓三年獨書有年，宣十八年獨書大有年者，見其他歲之無年也。

四年　癸酉桓王十二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郎魯地而非狩之所

冬田曰狩，周之春，夏之冬，狩時也。何以書？為于郎也，非地也。蒐苗獮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謹案：狩必有藪澤，古者田狩之地，必于其封內擇

隙地而為之，各有常地。魯有咸邱，狩之常處也。舍是而于郎，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非譏遠也。知此則不時為輕，非地為重。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譏聘桓也。不能討，又聘之也。渠氏，伯糾字也。是年無秋冬，闕文也。

謹案：一說渠氏，伯行次，糾名也，亦通。非孔子書名以貶之也。使舊史無其文，孔子亦何從而益之、

五年　甲戌桓王十三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有闕文也其記陳佗殺世子免乎春秋記事必有終始蔡人殺陳佗事之終也始無見焉意者其在此也鮑不書弒以憂卒也

【補註】諸侯之卒未有兩書其日者甲戌下當有其事脫簡闕文也據左氏陳亂在鮑疾而未卒之先故知甲戌下有佗殺世子免之事非鑿也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皆以為闕文程子亦云然葉氏夢得曰此經成而後亡之也然君子不敢輒益之闕疑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覘之也齊鄭之為暴屢矣入郕入許又覘紀而欲滅之也

【補註】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假朝禮以濟陵人之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譏聘桓也仍叔之子弱也世官而子弟預政也

【補註】是時王綱解紐周望魯以夾輔之舊職故頻年加禮于魯然使世卿之子聘弒逆之賊而桓之報禮終闕春秋書此罪魯而傷周也

葬陳桓公

賊未討而葬賊葬也魯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也

【汪案】是年陳佗弒太子免而自立不書不來告也

城祝丘　祝丘魯邑

不時也

【汪案】祝丘齊魯兩境上邑城之以備齊也而非時奪民之力暴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傷周之不復興也東遷之後王綱不振近百年矣一旦奮然總六師以臨諸侯設克有功周可復興而惜桓王之失計也事有輕重勢有緩急春秋所

書鄭罪多矣然而更有甚焉者楚僭王號戎執王臣魯有弒君之桓宋有弒君之督釋此不討而六師移鄭輕重緩急之權失矣鄭莊狡而善戰敗宋取戴入郕入許未可輕也不簡元老俾壯其猷而輕身以出一敗而王靈盡矣天子親征諸侯皆無從焉蔡衛自伐戴之後與鄭有怨而未釋陳佗弒立借從王以求定位爾又皆稱人將卑師少可知也而欲以圖鄭可謂寡助而少算矣伐鄭不擇罪而討也王伐鄭不擇將而命也蔡衛陳從勤王者無大國也蔡人衛人陳人從帥師者微也自伐鄭

不服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周之遂衰在此役也。書從君臣之分也。尊王制也。書伐微詞也。見鄭之敢戰也。不書戰與敗者。隱之也。所以存天下之防也。至鄭之致王伐而又不服。則罪不容于誅矣。

【謹案】傳言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罪也。鄭。王室之近親甸服之侯伯。王朝之卿士也。當平王之末。鄭已與王相惡。王崩之次月。興師以犯王都。鄭之逆亂法宜急討。但方伯不能討。而王親征之。天威已不宣于天下矣。不料其抗兵相加。六師撓敗于以重挫王靈。而益周室之弱。其罪之大為何如哉。

大雩。

龍見而雩。建巳月也。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也。過則書。大雩者。雩于上帝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特言大。志僭也。

【謹案】雩有二。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舉雩禮。常雩也。故不書。若因旱而雩則書之。謂之大者。別于山川也。非謂其旱之大也。

螽、

蝗也。為災也。

【謹案】繼雩書螽。螽即旱氣所生也。生則害五穀。大意與書螟同。

冬。州公如曹。

王臣也。如曹。避鄭難也。王嘗以州與鄭。鄭弗能有也。伐鄭之役。師敗王傷。州公懼焉。故如曹也。王臣而懼諸侯。無具也。何以書。過我也。

【謹案】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州寰內采邑也。州公實過魯以如曹。遂不復。實則奔也。

六年乙亥桓王十四年

春。正月。寔來。

王臣也。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王室喪敗。王臣四出以依諸侯也。

【謹案】三傳皆以寔來為州公。程子及胡傳亦同。而以寔為州公之名。果爾則當書州公來奔。何以時年既隔。而徑省其文。使辭旨不可別白乎。此經文有闕。傳者傅會而為此說也。孫明復之言得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魯地

謀齊難也。

【謹案】齊欲圖紀。紀睦于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不容已。經書之者。見強國暴恣。而小國微弱。其後

紀終并于齊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魯與齊鄭向爲一黨，今因紀故頓生異同，故簡車馬以待用也。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魯舉之僭也。秋興之，不時也。

謹案 凡王所舉皆曰大，大閱謂天子田，非諸侯之所可行也，況以八月而行之乎。

蔡人殺陳佗。

佗踰年不稱君，以賊討也。陳賊也，蔡討之可乎。曰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亂臣賊子，力能討則討之

可也。

謹案 不言陳人者，著其臣之不能討也。蔡人不以佗爲陳君而殺之，此討亂之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志莊公之非齊侯之子也。

謹案 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適冢之生，舊史必備書于册，而見經者獨子同，正其爲周公之裔也。

冬，紀侯來朝。

謀齊難也。

謹案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爲紀求成于此。見紀之不能自強于政也，魯桓之受鄰國之朝而莫之或拯也，齊之肆意呑噬于弱小也。其罪皆不待貶而可見矣。

七年 丙子 桓王十五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魯地

火田也。蒐狩之制，講禮而非尚殺也，訓軍而非盡物也。焚林而田，則殺不由禮，而物盡矣。譏淫獵也。

謹案 狩既非法，雖得地亦譏，書咸丘，知地亦非也。

咸丘，魯邑也。見其廣之甚也，惡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謀楚難也。書名之義未詳。或曰失國也。兩書來朝特見也。是年無秋冬，闕文也。

謹案 諸侯不生名，失地名之。失地之君，不可以言朝，以朝禮見，故書朝也。先儒謂以朝桓貶稱名，非也。朝桓而不名者多矣，不宜同罪而異罰也。

八年 丁丑 桓王十六年

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曰烝。周之春，夏之冬也。烝時也。何以書。胡康

侯曰非爲不時志也爲再烝書也
謹案 春秋欲見五月再烝故于此不得不書文起
于此而義在彼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三聘桓也
謹案 桓大惡也而王使來聘者三一切書之傷周
責魯之意具見矣家父王朝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
夏烝不時也正月已烝矣五月又烝瀆烝也劉原
父曰烝則黷黷則不敬

秋伐邾
滕杞紀穀鄧皆朝而邾不至故伐之也邾不至義
也是以不義伐義也
謹案 天子在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桓以
不義而伐人之國用兵何名哉故書之以著其罪
冬十月雨雪
異且災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
增 齊氏履謙曰春秋凡三書雨雪言大者以大爲
異不言大者以失時爲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其來何命魯主昏也書之何來而遂逆之也
謹案 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桓王娶
后于紀魯受命主之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
則當復命于天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王專
逆王后于紀故曰遂以惡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
天下之母也内夫人之娶非失禮不書失禮然後
書春秋之法也
九年 戊寅桓王十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逆稱后尊王命也歸稱季姜未見宗廟也后必嫡

女今曰季姜非嫡也程時叔曰紀畏齊而納女魯
弑賊而主昏王娶紀之娣姪皆非也
謹案 自逆者而言則曰王后自歸者而言則曰季
姜季姜歸不書以非祭公所得以也季非嫡長而
稱歸失禮所以書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朝非也使世子朝尤非也世子攝其君者謂朝天
子也朝桓何急乎而使世子攝也

謹案 曹伯之使世子，世子之攝其君，揆之于義，無一可者，是以經書曹伯終生卒，以見其當親病而出治常事也。

十年 己卯 桓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是病而使世子朝也。可謂失計矣。君病而儲貳出，危道也。世子可以已矣，而不已，是從亂命也。

謹案 曹伯與世子，固皆非義，魯受其朝，而奪人之親，以自明其尊，亦非義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謹案 湛氏若水曰，著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何以書，有赴告則史書之，聖人存之。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

衛約會而中變也。呂氏大圭曰，齊鄭圖紀，故急于謀魯，伐鄭之役，衛實從王，是與鄭有隙也，故桓公因而會之，將以為援也。然蒲之胥命，齊衛有舊好矣，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弗來，是以有郎之戰也。書之，惡無信也。

謹案 春秋為國諱恥，故言至桃丘而弗相遇，穀梁所謂弗內辭也，非魯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郎魯地

書來戰，罪三國也。桓可討也，然其欲存紀則善也。不討賊而伐交，不為義而為暴也。

謹案 昔也桓有大罪極惡，齊衛鄭之君，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乃以魯援紀之故，徇私欲而稱兵，特書來戰，甚其罪也，內戰不言敗，舊史諱之也。

十有一年 庚辰 桓王十九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其君戰而其臣盟也。大夫參盟自此始。

謹案 先儒謂三國之君貶而稱人，非也，自宣公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夫皆稱人。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謹案 莊公借亂狡黠，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忽突亹儀之際，兵戈不息，惡之之意，集于筆下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增 季氏本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父，其故何也，必慮有爭焉爾。蓋嗣君為葬主，諸侯會葬，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天子在上而專執大夫皆罪也。凡書執者惡之。宋曷爲執祭仲。鄭忽者世子也。突宋出也。宋欲立突而取賂故誘仲而執之。使出忽而納突也。宋君者馮也。馮嘗在鄭矣。鄭人以馮之故屢與宋戰。今未有以報也。乃誘執其命卿使廢正而立不正可謂不義矣。

突歸于鄭。

突不繫鄭不宜有鄭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曰歸内受之也。突歸于鄭權在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忽繫鄭宜有鄭也。不書爵未踰年也。名之失國也。或曰祭仲之爲此者權也。姑出忽而立突則身可不死而突可徐出。而忽可徐反。是不然。權者道之準也。不守節死義而從人要盟以廢立是悖道也。惡乎權。夫突出忽反亦偶然爾。設雍糾之計行則仲之骨朽矣。而突焉得出。而忽焉得反。君子論是非不論成敗。祭仲一執而突歸忽出則其力足以濟而不能守義具見比而書之罪祭仲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折闕 夫鍾 皆魯地

魯結黨以敵齊且固紀也。柔魯卿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蔡叔蔡侯弟也。諸侯之弟卿書公子非卿書弟當國而次及者字之。

謹案 是盟也。宋爲主而魯應之。宋莊不得志于鄭將爲圖鄭之計矣。然必得魯而齊兵始不敢擬其後故合三國以爲盟此柔之所以與斯盟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臣盟之。公會之。求之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口暫反

秋會之。冬又會之。亟求之也。

謹案 折以下三盟皆宋莊公結魯爭鄭之計。必桓公懷疑故屢盟以堅其志也。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皆非爲國爲民者也。于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終離會盟其可恃也哉。

十有二年 辛巳 桓王二十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

紀故也。申浮來之盟也。

謹案 是時紀謀齊難危急甚矣魯爲紀謀當爲之請于天子會于連帥而伐之。何爲會之紛紛僅能

與小弱之莒偕而無救于紀之亡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穀邱宋地

燕宋黨也柔盟之公又盟之固宋也

增 黄氏正憲曰是時齊鄭爲黨齊欲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其欲平鄭于宋者意欲圖鄭會齊合魯而陰援紀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桓公鮑之子也

謹案 孔氏穎達曰躍爲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是知躍非佗子也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虛龜皆宋地

既盟而又會宋成未可知也宋懼已之合于魯而不足敵齊也故疑之深也魯懼宋之合于齊而已愈不敵也故求之急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魯宋之會盟繁矣皆書之惡無信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之謂也

欽定彙纂云自折以下魯與宋四會二盟有以爲魯志者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有以爲宋志者穀梁所謂會者外爲志也二說不同惟黄氏正憲謂始則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爲主也繼則魯欲爲宋平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爲主也此說于情事爲近 增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

宋辭平而合于鄭也鄭伯者突也宋所立也曷爲背宋而盟魯不堪其責賂也魯宋勢盡而交疎鄭宋利盡而爭起宋朝魯而暮齊魯朝宋而暮鄭鄭朝宋而暮魯觀其離合而世道人心可知矣

謹案 鄭伯突也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書之不

沒其實也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秖以長亂而已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因舊史也

謹案 冊書之正體一日二事本宜各書其日而史所未詳不可復考偶有存者則仍其舊文爾孫氏以爲美文非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書伐書戰深責魯也夫魯之求宋本欲敵齊而固

紀也。今又横挑強寇而與之戰，則與初計左矣。是怒兵也。胡康侯曰，來戰者罪在外，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讀案 伐宋者公也。何以不書公，蒙上文而言爾。非諱之也。

十有三年 壬午 桓王二十一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與齊戰也。自戰郎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齊。二年之間，三盟四會，惟齊故也。宋辭魯而從齊，魯結鄭以伐宋，齊人怒焉。故偕宋衛燕來，而魯會紀鄭與之戰也。戰必地。不地，于魯也。以魯主戰，自治也。所以存紀者末矣。四國敗績，有敗道也。齊魯爭紀，齊曲魯直。紀怒齊，鄭怒宋。雖曰從魯，猶自戰也。燕衛之從齊，則怠矣。勢無強弱，曲則老，直則壯。兵無衆寡，奮則勝，怠則敗也。戰稱君，書重也。敗稱師，紀實也。燕稱人，將卑也。敗稱師，重衆也。衛宣未葬，朔稱侯，踰年也。喪在殯，孤無外事。踰年稱君可也。未葬即戎，不可也。

讀案 此一兵也。齊謀紀，舉宋衛燕三國之師以伐之紀，于是要魯鄭以爲之敵。非一紀能主兵也。然春秋以紀爲主，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桓公爲紀謀，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在此役也。春秋首書公會，公及，罪魯也。

三月，葬衛宣公。

讀案 此爲衛朔吉服即戎而書也。

夏，大水。

讀案 記異也。陰盛之象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癸未 桓王二十二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修武父之好也。魯鄭同惡而曹比匪也。

[illegible] 吳氏澂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報怨也。故爲會以謀之。

無冰。

燠也。周之春，夏之冬。不應燠而燠也。

夏五。

不月，闕也。

讀案 此修經以後之闕文，非聖人疑而不益也。夏

五之下必知脫月字曾謂聖人而不知之乎故先
儒以為後人傳寫之脫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曹之會定之也使弟識私也
謹案 來盟者盟于我之國都也故不地突既與宋
惡所恃惟魯忽方在外儀亦在內恐諸大夫或有
異心故使其弟來盟尋曹之約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藏粢盛之所也災則害于祀故志之
謹案 御廩災在致齊之初日非常事也故志之

乙亥嘗
周八月夏六月也而遂嘗不時也
謹案 傳謂未易災之餘而嘗非也劉氏權衡曰壬
申之日災乙亥之日嘗嘗之粟已出廩矣乃其未
災者何謂災之餘乎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
災于齊之日也此說為勝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丁未之戰也以用也列國之兵統于天子敢私
用與私為人用皆罪也魯背盟尤非也

增 季氏本曰蔡鄭與宋盟折者也衛與齊盟惡曹
者也今合為一黨宋莊公當鄭莊公存日畏不敢
為及鄭莊卒遂侈然雄長而能以四國之兵矣伐
鄭所以報厲公連年之怨也
十有五年甲申桓王二十三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謹案 天子至尊雖當貢者亦不當來求求車非禮
也求金甚矣世彌降則求彌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
謹案 書崩赴告及也不書葬葬于六年之後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增 高氏閌曰魯不奔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比
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書奔罪突也書爵君鄭也名之失國也
謹案 突欲殺祭仲而不克故畏而出奔不書仲逐
其君而以自奔為文者不使賊臣得逞志于其君
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奔書名。不能有國也。歸書世子。當有國也。不書爵。未成君而奔也。書復歸。不絶其位也。

趙氏鵬飛曰。突歸則忽出。突出則忽歸。突忽之出入。惟祭仲之爲聽。權臣執國命。而廢置其君。舉國之人莫之違。祭仲之事。不可以訓也。

許叔入于許。

許男弟也。齊鄭入許。許男出奔。鄭伯使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歿。叔當奉許君之子以入。而遂自入焉。是乘鄭之亂而返國也。亦乘許之亂而竊國也。

書之。罪叔也。

謹案 書入者。宜復國而不得其道。無王命而強入也。故不書爵。而從其本稱。

公會齊侯于艾。艾齊地

釋怨也。祿父敗于魯。欲恨以歿。何以遽釋怨。欲會文姜也。

謹案 魯嘗與齊絶。至是復通好。彭生之禍兆于此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之君也。書人者。未王命。又失其名也。兼言之旅見也。邾者小邾之始也。

謹案 三國皆微國之君也。旅朝。諸侯事天子之禮。魯不當受旅朝。其禮上僭。是所以責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

櫟鄭邑也。春秋之作。無褒貶而有是非。書世子歸鄭。突入櫟。而順逆自見矣。

謹案 世子忽歸鄭。突入櫟以逼之。書入以見其竊據也。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于突。而鄭已無事。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也。書爵以後此卒君鄭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 昌氏反

伐鄭者伐忽也。地而後伐。疑也。未知其伐忽與伐突與。會于袲以謀之。乃黨突而伐忽也。

謹案 突在櫟。忽在鄭。伐鄭是伐忽也。四國之助突無疑。魯執宋馮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同惡相濟。故悉力以助其黨。而鎮其國人也。

十有六年。乙酉 莊王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忽也。

謹案 前年冬謀納厲公。弗克。突猶居櫟。忽猶居鄭。

故諸侯復更謀。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復伐忽也。屢助突而伐忽何也。諸侯利其亂則助逆貪其賂則黨邪也。春會則蔡先衛夏會則衛先蔡以意先後亂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補註】連數國之衆歷三時之久而後得志故重其事而行飲至之禮也。告廟則書與二年公至自唐同。

冬城向。

不時也。冬何以不時下有十一月此十月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曰不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周十二月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君奔有逐之者也。以自奔爲文者治其被臣逐之君也。治其本也。

【補註】朔弒兄篡國罪固當逐其但書出奔何春秋之法以自致之文書之也。此不待貶絶而義自見也。

十有七年 丙午莊王二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

平齊紀也。齊欲滅紀魯欲存之爲昏于王而敗齊焉今何以與紀平欲媚于魯以會文姜也。君子是以知齊襄之非人類也。

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 翠軌反

尋蔑之盟也。

【補註】隱公元年即爲蔑之盟七年隱伐邾已渝盟矣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久不通好十五年乃與牟葛同朝至是始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下書伐邾則趡盟又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

春盟而夏戰焉無信也。

【補註】不書其人微者也。不書敗蓋魯敗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宣公考父之子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前書蔡叔次及者也。季奔陳避叔也。封人卒獻舞立而後自陳歸季之去就可觀矣。劉原父曰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

【注案】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季終不爲君也。知其非爭國也。

癸巳。葬蔡桓侯。

謚侯正也。謚公非正也。臣子不得私尊其君。父義和之卒。謚曰文侯。知謚侯者正也。

【謹案】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惟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者也。故特書之。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邾鄭嘗伐宋也。魯及之過矣。春盟而秋伐焉。無信也。

【謹案】雖魯從宋志。此書及則亦魯之志也。魯方與邾盟而反覆不仁。宜其不踰年而見殺于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謹案】書朔不書日。史文之闕也。非朔不食定歷固然。漢初以前。有食于朔之前後者。則司歷者之過也。

十有八年 丁亥莊王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南鹿朴洛三音

尋艾之好也。齊侯之于魯勤矣。凡以爲文姜也。

【謹案】濼之會。公實與姜氏同行。志不在會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齊侯邀之也。書公與者病公也。家之本在身。婦之越禮。夫之罪也。遂。繼事也。夫人從公于會而遂往也。不閑有家而身殉之。宜其及也。

【謹案】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意也。夫人不婦而強公以適齊。公不夫而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不以夫人屬公也。此春秋之書。所以爲簡嚴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弑不地。此地。于外也。公會齊侯于濼。遂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夫人奸齊侯而弑公可知也。男女無別則淫僻生。淫僻生則禍亂作矣。

【謹案】內弑君薨不地。此其地何也。不書于齊無以別于如齊或歸自齊而道薨也。所謂不沒其實也。然而本國之事。又不得不諱。故但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以示後世之傳信焉。故曰婉而成章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書葬成喪也賊未討不葬則桓不應葬若謂賊在外而不責討焉尤非也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豈限內外哉

〔補註〕葬者權也不討賊則義猶不葬也非許其可緩也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而恕之是復讎者止行于柔弱也不可以訓也

春秋義補註卷二

男　友涑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三

合河孫先生藁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莊公

桓公之子也名同母曰文姜

元年戊子莊王四年

春王正月

不即位何也喪至已即位矣踰年改元不即位可也喪至即位何以不書常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而後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書孫內辭也不稱姜氏承上也然則夫人無貶乎曰書孫是與弒也有罪之辭也文姜之不可爲桓妻明矣桓不妻之莊不可以母之魯不可以君之聲其罪而討之可也書孫于齊見夫人之爲賊也見魯人之縱賊也見齊人之容賊也

〔補註〕書孫諱辭也雖不曰奔使若知愧恥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絕之至也稱夫人所以別于娣姪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卿也逆王姬魯主昏也魯主昏何以書王

姬者歸于齊者也。仇讎之人。不可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謹案 齊襄戕殺魯桓。仇讎未復。而莊公又見在衰經之中。天子乃使主王姬之昏。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魯。書之以見天子不當使魯。不當受。而單伯不當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爲喪故。且惡齊也。與其築于外也。不如辭而不主之爲愈也。

謹案 古者昏禮接于廟。魯人知接于廟之不可也。

而避于外以自欺。非可謂變之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桓公鮑之子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周官典命掌諸侯之命數。有始封而受命。有功德而加命。有喪畢入覲而錫命。桓公弒逆。未嘗入朝受命焉。今來追錫。是賞惡也。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謹案 王命魯主昏。故追錫桓公以寵之。弒逆之人。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王朝之褒賞。益不足重矣

不書天。闕文也。非去天以示貶也。禮緯說禮有九錫。與周禮九命異。故三傳之說不同。此追錫止有命辭可知也。

王姬歸于齊。

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王姬歸于齊。比而書之。忘親釋仇之惡著矣。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有焉。歸以王姬。是賞亂也。錫魯桓以爵命。結齊襄以昏姻。周之不振。不亦宜乎。

謹案 王姬之歸。常事也。法不當書。此何以書。以歸于齊也。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于此者也。書逆女。

書築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之與齊昏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音萍 鄑音茲 郚音吾

紀三邑也。齊圖紀久矣。前盟于黃。非愛紀也。欲媚魯以會文姜也。文姜既如斯決志滅紀矣。抑紀季姜桓后也。王姬甫歸。而遽遷紀邑。其無王亦甚矣。

謹案 書師書遷。言用大衆以迫而遷之爾。黃之盟纔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強暴如此。此著齊襄之罪也。

二年 己丑 莊王五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於餘邱邾邑慶父即共仲也後爲仲孫氏又曰孟氏

莊公庶兄也。書之。惡專兵也。翬帥師而弑隱。慶父帥師而弑閔。外戚掌兵而危漢。宦寺作將而亡唐。春秋之垂戒遠矣。

【謹案】莊公舍讎國弗圖。而用師伐附庸。軍政之本已失。而權移于下。使慶父將兵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何以書。爲之服也。于王姬則得矣。如桓公何。

【謹案】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昏。又主其卒。罪之大

則書之備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音灼

夫人孫矣。書會。已歸也。歸不書。不敢以告廟也。義當絕矣。又使歸爲夫人。是再死父也。歸已非矣。又使出會齊侯。是重辱國也。莊公之罪也。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刺不能制而從之也。

乙酉。宋公馮卒。馮音憑

穆公和之子也。華督弑與夷而立之者也。

三年。庚寅莊王六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納朔也。朔奔齊。齊伐衛。故知納朔也。朔搆伋壽而殺之。其不可君衛明甚。且衛有君矣。齊黨逆而伐順。魯黨仇而伐交。故譏之。

【謹案】穀梁曰。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知重責魯也。齊黨罪人。本不足責。莊公新立。寢苫枕塊。而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溺。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謹案】左氏曰。緩也。王崩已七年矣。至是乃克葬。傳

者疑其太緩。遂云改葬。夫經不言改葬。固當據經文。考之傳文。桓公十八年。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因亂而緩葬。其然與。會葬不書其人。是使微者往也。諸侯之不臣可知。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紀邑音攜

紀侯弟也。紀侯不能下齊。以國與季也。酅。紀都也。不書奔。非奔也。不書叛。非叛也。然則以酅入齊何。請後五廟也。其亦不得已矣。齊強而暴。紀弱而無能。周衰而不能正也。

【謹案】季見齊之必將滅紀。故先下齊以存先祀。是

季受命于紀侯也可謂明于權矣書入所以罪齊而憫季也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

欲救紀而畏齊也

謹案 用師之道有伐而言次者以次為善有救而言次者以次為譏紀告急于魯魯莊不能自已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爾豈真有救紀之心哉故書次以深譏之

四年 辛卯莊王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祝邱魯地

書奸也

謹案 始焉孫于齊猶有所媿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終焉享齊侯其無忌憚甚矣蓋莊公不能制其母而後夫人得以極其欲莊公亦罪矣哉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不卒卒伯姬志變也齊侯葬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滅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

畏齊而逃也國君死社稷正也輕去之非正也大者名也聖人從失國之例而名紀侯非大其去也

謹案 紀不能固守彊土委宗社而去之聖人之所以責強大恤小弱而為不能自強其國者之戒也魯之不能援紀意在言外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志變也奪人之國而葬其妻輕棄其國而不及葬其妻皆非常故書之罪齊之暴也惡諸兒之詐也責大之懦也憫紀之亡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齊地

蒐狩有地不越境也況及齊人狩乎齊人者不共戴天者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

五年 壬辰莊王八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于如師則章之矣靦然施面目于三軍之中是尚可以人禮責乎

謹案 不書日歷月而返也不言地師之次止無常也夫人之行往來恣縱詩人所以有載驅之刺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國也黎來其君也名之未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復納朔也

謹案 衛朔殺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往罪大惡極天王廢之正也朔奔諸侯納之則罪在納者矣是伐王命也

六年 癸巳莊王九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衛朔有罪王命立黔牟焉五國黨朔而伐衛實干王命救之是也惜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以偏師

當五國之衆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矣益傷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惡之也王救衛朔入衛逆王命可知矣

謹案 入者何逆辭也朔故嘗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但言入以著其惡而天子之威命蔑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辭矣

秋公至自伐衛

非所至而至也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至者五三至自齊皆于仇也一至自伐戎遠也一至自伐衛抗王命也雖紀實而甚惡見矣故春秋不徒志至也

謹案 出而至必告于廟今公黨朔而納之又敗王師以歸將何辭以告書至伐衛以見公之曠日積時而爲此助逆之舉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軍獲曰俘朔之賂也齊人來歸分之也宋陳鄭皆有焉書齊歸衛俘而諸侯之貪利而無王可知矣

謹案 俘者寶也齊歸衛俘則四國皆受朔之賂矣而主齊言之者以齊爲首惡也

七年 甲午莊王十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

書奸也

增 黃氏震曰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異也恒星經星也不殞者也而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多也如雨者非雨也似雨也

謹案 朱子謂恒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應信然張氏洽謂星隕如雨蓋王道將

終而覇統方作之祥非祥也王室陵夷紀綱掃滅天象之變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災也周之秋夏之夏麥熟而苗將秀也書大水畏天災也書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聖人之心也彌天災救民命帝王之政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

凡夫人齊侯之奸皆書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男女無別必至于淫淫而不已必至于亂文姜淫而弑桓莊公不禁哀姜效尤遂通慶父子般閔公之

禍魯之不絶如綫爾詳書之欲人以守禮閑家遠耻辱杜禍亂也

八年 乙未莊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約陳蔡以伐郕而不至也

甲午治兵

不地于郎也古者三年而治兵訓于閒暇而用于不得已故師出以律而有成功俟人不至無聊而與是役失治兵之義矣

謹案 公輕次于外俟陳蔡而不應衆心離貳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衆雖欲治之其將能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是次郎之師也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怨魯故降齊也胡康侯曰及齊親仇讎也圍郕伐同姓也郕降于齊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

謹案 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秋師還

歷三時而後還志久也師出無名久而無功故詳

志之

謹案 用大衆歷三時而不目其人何也公也其不言公何也諱敗諱辱魯史之私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此禍淫之明驗也無知者年之子也僖公寵年過禮故無知敢于作亂也襄公之死淫而荒也無知之亂驕而怨也其原皆始于無禮以禮律身則度謹以禮使臣則分定亂何由作審乎致弑之原而戒之則禍亂息矣故春秋不徒志弑也徒人費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死于牀不書及

其大夫者。非卿也。

【謹案】弒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則主弒者無知也。罪不在二子也。

九年 丙申 莊王十二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踰年矣。不稱君。齊人以賊討也。

【謹案】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明非雍廩之私也。人皆得而殺之。所以尊君父而誅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 齊地 音曁

謀納糾也。大夫盟齊無君也。不名。衆也。書公及。病公也。忘其仇。納其子。而盟其臣。非義且失禮矣。

夏。公伐齊納糾。

齊背蔇之盟也。糾不稱子。爭國也。不繫齊。不宜有國也。公伐而納之。多事也。

【增】郤氏寶曰。盟以謀納糾。內則釋怨親讎。外則輔少亢長。如倫理何。

齊小白入于齊。

小白繫齊。宜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也。書入。以兵入也。天倫之際。有讓無爭。小白入齊。不能正其始也。

【謹案】小白子糾。皆襄公之子。以糾為小白弟。程朱之言不可易。三傳非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亂。是以緩也。魯會葬。非禮之禮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 齊地 乾音干

書及。以我主是戰也。大奔曰敗績。盟不信而至于伐。伐不服而至于戰。戰不勝而至于敗。自取辱也。

【謹案】內師不書敗。此何以書。莊公無復讎之心。至此而憤然交兵。卒致敗北。何不用于先君見戕之

日。乃以納讎人之子哉。莊公之罪可見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不書子。罪糾也。殺書子。罪小白也。滅親也。書取易辭也。病魯之不能庇也。凡殺子弟目君。此稱人。兼罪其臣也。其臣不諫而使殺焉。則君臣皆有罪也。

【增案】殺糾稱齊人。非恕桓公也。目小白。則齊諸大夫之罪隱。目齊人。則小白之罪自不能隱也。然取之者齊。而聽之者魯。魯不能庇。遂殺之于魯地。亦所以病魯也。魯自是為齊役矣。

冬，浚洙。

浚之者深之也，畏齊也。書之，志勞民也。所以守國者末矣。

［補案］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魯不能明政刑以修其本，而亟勞民力，務以險自守，究何益乎。雖時非也。

十年 丁酉 莊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

齊來伐而我敗之也。不言伐而言敗，意責魯也。齊殺子糾而又來伐，敗之是也。猶責魯者，自治之理，

寡怨之道，止亂之方也。

［補案］此師不用之于復父讎，而用之于納子糾，雖幸勝之，不為榮也。

二月，公侵宋。

勝齊而驕也。

［補案］所以啓次郎之師也。凡無王命而侵人國者，皆非義之正也。

三月，宋人遷宿。

魯宋嘗盟于宿，宋怨魯，遂遷宿。遷，怨也。

［補案］遷者，遷其人于己國，而使己國之人據其地，

猶未絕其祀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齊而侵宋，故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

同次而獨敗焉，宋先進也。

［補案］公以千乘之君，而偷得一時之捷，勝人不以其道也。故書公以譏之。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莘，蔡地

春秋之書楚患始此。蔡侯名，失國也。以歸，執也。

［補案］荊，楚之故號也。其以號舉何也，舊史略之也。

楚書荊，始此年。書荊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皆從史文，非有襃貶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罪莫大于滅國，而桓公首倡之，所謂罪之魁也。譚子不名，史失之也。奔不言出，國亡也。出無所出也。

［補案］齊為霸主，荊執蔡侯不能救，而滅弱小以示威于楚，直是恃強凌弱，而無異襄公滅紀之暴也。秉心之不仁不義，已可概見。

十有一年 戊戌 莊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 齊地 音兹

再敗宋也。君無道而屢勝。非國之福也。

謹案 公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師。其黷武甚矣。屢戰則民疲。屢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則國危矣。

秋。宋大水。

宋告而魯弔之也。外災亦書。聖人之仁而大也。謹天災恤民隱。無分內外也。

謹案 外災不書。來告則書。比歲交兵。怨不廢禮。猶行古之道也。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亦不能盡

書。書其一二甚者。以明天戒也。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魯主王姬多矣。獨莊公兩書之者。爲歸于齊也。齊易世矣。猶不可與通乎。曰。不敵怨可也。與爲好不可也。先君之痛。不可以遂忘也。

十有二年 己亥 莊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酅 音攜

紀侯去國。叔姬從。至是叔姬歸酅。紀侯卒也。卒不書。失國也。書歸酅。賢叔姬也。酅者。紀季入齊之邑也。紀之宗廟在焉。叔姬不歸魯而歸酅。以奉先祀。

不以盛衰易節。聖人之所賢也。賢而得書。春秋之法也。

夏。四月。

秋。八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馮之子也。萬不氏。因舊史也。書及。死于其難也。能爲有無。其庶幾焉。華督亦及而不書。削之也。賊也。不與其爲大夫也。不傷其及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罪宋失賊也。惡于宋而保于陳。非義也。罪陳容賊也。

謹案 責陳受賊。且取賂也。至于宋人緩不討賊。猶

能用賂以請于陳。得而醢之。罪未可與陳同科也。

十有三年 庚子 僖王元年

春。齊侯宋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 齊地

齊始霸也。以諸侯而主會盟。自此始也。列國稱人。皆大夫也。會于北杏。謀宋蔡也。蔡新敗。宋新弒也。齊之禁暴安民。功亦偉矣。而春秋無褒辭者。裁以義也。

謹案 齊桓既非九命之伯。不得專征。其不請王命而會于諸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爾。而于王

室則為罪魁。郤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是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也。齊人滅遂。所以威天下也。以滅譚遂。知封邢救衛之皆假也。遂無譏焉。罪齊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邑音歌

始平于齊也。懼滅遂之威也。

謹案 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屈意和魯。皆霸術也。

十有四年 辛丑僖王二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也。

謹案 春秋初會盟侵伐。外大夫皆稱人。非必將卑師少也。

夏。單伯會伐宋。

踐柯之盟也。

增 孫氏復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畏齊。故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吾大夫不可稱魯人。故書單伯也。

秋。七月。荊入蔡。

為其與于北杏之會也。敗其師。執其君。而又入其國。楚暴甚矣。齊不能救。是以蔡予楚也。不力爭蔡故楚患及鄭。而不可制。齊桓之失計也。

謹案 是時齊桓之力。尚未足以制楚。況欲專力誅宋。故不暇相顧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音真

宋鄭服也。北杏之會。鄭不至。宋背之。會于鄄。皆服也。宋在齊下。尊霸主也。不復序王爵矣。鄭伯者突也。突于是年入國。不書。不來告也。

十有五年 壬寅僖王三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中霸命也。陳先衛者。桓公進之。重三恪也。魯不與。疑也。

謹案 鄄之會。齊始霸也。而諸侯之心。尚有未一。至幽之盟而齊霸成。

夏。夫人姜氏如齊。

不會于鄄而使夫人往焉。魯之恥。齊之辱也。

謹案 文姜不如齊八年。齊桓絕之也。至此復如齊。桓公欲通好于魯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雖無齊襄之事。然非禮也。禮防一弛。夫人復啓越境之恣。

而遂有如莒之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為宋討也。郳舊屬宋。六年黎來來朝。是新從魯也。郳之會。宋服而魯不至。故為宋討郳。所以固宋而懼魯也。謀則工矣。而非王道也。鄭人敢間之而侵宋。亦窺其心之詐而私乎。

補注 宋主兵。故序齊上。然春秋責齊之意為多。結黨以陵小國。非義也。

鄭人侵宋。

間宋之伐郳也。甚矣突之無遠慮也。始賂宋而求立。既立而遂背之。後賂宋而求入。既入而又背之。蓋祖鄭莊之餘智。而不知其不可也。夫鄭四戰之地也。齊楚秦晉之所爭也。齊桓新霸。諸侯方睦。不從齊以禦楚。而首背盟以伐宋。是自求禍也。踰年而齊伐鄭。荊又伐鄭。鄭之不亡幸爾。不守信義而尚詐力。鮮不困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 癸卯 僖王四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也。

補注 伐郳伐鄭。皆宋主兵。故兩序齊上。鄭有罪而齊桓伐之。師有名矣。惜桓非受命。而專伐猶有罪也。所謂彼善于此。則有之矣。

秋。荊伐鄭。

荊患自蔡及鄭也。及鄭則諸侯病矣。及鄭則周室危矣。鄭天下之樞也。密邇畿甸。控齊引秦。壯枕三晉。荊一得鄭。則齊不西。秦不東。晉不南。而楚可北。天下之勢。四分五裂而不能合也。河洛嵩嶽之險。與周共之。東都王城。可指頤而取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幽宋地

鄭服也。懼楚故從齊也。諸侯胥從。荊人斂迹。楚不得窺鄭者四十餘年。桓之功也。蔡人不至。服于楚也。齊必得蔡而後可制楚。終桓之世。蔡不從齊。故終桓之世。楚不大創。春秋惜之。

補注 同尊周也。桓自是霸成矣。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制諸侯而脅從之。桓之罪也。而善惡則各繫乎其事焉。會。公會也。不書公。公不親會也。疑之也。桓之霸。諸侯服之。魯首叛盟。故為公諱也。凡

盟或書同或不書同載書之辭異也先陳于衛躋許男于滑伯滕子之上者明王不作而覇者以意升降之也僭也

郳子克卒

[謹案] 克者儀父之嗣君也郳本子爵隱元年稱郳儀父者大夫也

十有七年 甲辰僖王五年

春齊人執鄭詹

鄭貳于楚也鄭介大國之間而不能自立惟強可以相庇者是從爾桓能修德以勝楚鄭將不求而

自至不自反而虐執人使非義也天子在上而擅執人之大夫不臣也

[謹案] 幽之盟鄭伯在焉今書執鄭詹于盟幽之下見盟之不足貴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殺之也齊人滅遂遂君死之遂民思之桓公因以兵戍之遂人憤而盡殺之也此遂人殲齊人也書曰齊人殲于遂不罪遂人也齊自殲也亡國之餘能自奮而殲敵理之所得為也故變文書之類觀春秋之書法書其伐某罪伐之者也其及某

戰罪及之者也其執某罪執之者也其殺某罪殺之者也梁亡不罪亡之者也梁自亡也鄭棄其師非有敗之者也鄭自棄也比類以觀而義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罪詹也詹為人臣將命不辱執之而義死制可也執之不義死道可也逃遁苟免非夫也書逃來罪魯也魯以納糾之故與齊有隙雖盟于柯猶疑之也今又受其逋逃而為之淵藪非義也

冬多麋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且害稼也

[謹案] 陰戚所感惡氣之應也周之冬乃夏之秋故麋多則稼害

十有八年 乙巳惠王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謹案] 不言朔不言日舊史失之也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傳以為夜食非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濟水之西蓋魯地

秋有蜮 音或

蜮魯所無也有則為異且害人也麋與蜮必志之者謹其致此之由也聖人興而圖書出簫韶奏而

鳳凰來。和氣之感也。君道失而災異見。國將亡而妖孽生。乖氣之致也。春秋上觀天時。下察地理。中驗人事。旁徵庶物。纖悉而不遺者。所以明感應之理。維氣化之變。範圍曲成之道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 丙午惠王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結。魯卿也。陳人。微者也。遂。繼事也。齊宋在鄄。結因

媵婦而遂盟之也。以上卿而媵微者之婦。以大夫而盟大國之君。非君命而生疆埸之釁。一事而三失焉。故詳志之。

增補 結。魯大夫。媵者。送女也。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遇齊宋欲深謀伐魯。遂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甚矣擅命之非禮也。即有利國之功。猶當以矯制論罪。終之齊宋皆怒。三國皆來伐我。結之召寇。則遂事之失矣。

夫人姜氏如莒。

書奸也。

增 孫氏覺曰。婦人無專行之禮。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歿。雖兄弟之國不往。況他國乎。惡自見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惡三國也。以結爲非。不應與盟。既已盟矣。不應來伐。失禮又失信也。

評案 是役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是時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何輕重失衡若是哉。

二十年 丁未惠王三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比年如莒。縱欲也。如齊且不可。況如莒乎。莊公不禁。失子道矣。

夏。齊大災。

延燒也。宗廟廄庫皆焚也。

註案 外災不志。傳曰。其志。以甚也。春秋時。災異不可勝紀。但取其著者書之。如宋齊陳鄭數大國而已。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 戊申惠王四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簒忽而立四年出奔忽復立二年遇弒子亹立一年齊人殺之子儀立十四年傅瑕弒之突復入七年卒突之奔也魯再納之遂與鄭絕子儀子亹之事不書不來告也凡所書者皆突也突簒而書爵始終君鄭也紀實也所以著世衰道微亂臣賊子皆得終于其位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也

以夫人之禮喪之也賊也而夫人之春秋有隱痛矣

謹案 文姜之惡極矣復稱夫人姜氏傷魯人不能討罪莊公不知大義當絕使之生正夫人之位卒用夫人之禮也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謹案 八月乃葬緩慢也突既能君有功王室猶謚曰厲時在春秋公議尚存鄭人不能諱其簒奪之實也

二十有二年 己酉惠王五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罪無不赦之辭也書曰眚災肆赦肆眚可也肆大眚不可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而善人寃矣

謹案 文姜身為大惡魯人切齒之深莊公欲以夫人禮葬母豈有所忌而因其喪肆赦以說人心以葢母惡乎此事之不可知而未必無是心者要其亂法易常非君道也不知者以為春秋之美事過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合于墓而與桓同穴也祔于廟而與桓配享也春秋有隱痛焉七月而葬與不從夫謚猶末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書公子非大夫也公子之重視大夫也以人而殺其公子以公子而為人所殺以國君而使其公子為人所殺皆罪也

謹案 此書專殺之始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甚矣故孔子録之以著其惡

夏五月。

闕文也。

【證案】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不然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求昏也。

【證案】父雠不報母喪未除。而請昏于齊此爲惡之大者至于齊侯之傲魯魯君之屈體。皆其末也。

冬。公如齊納幣。

子同之生。三十有五年矣。始求昏。非愆期也。原有

夫人也。夫人者誰。孟任也。公與孟任割臂而盟。許爲夫人。生子般焉。蓋夫人世子皆具矣。而又求昏並后匹敵。是以有子般之弑也。齊。仇國也。與之會盟。爲社稷也。而又昏之。是死父也。文姜之惡。義本當絶。然而莊則既母之矣。衰絰之中。非議昏之時也。昏禮有六。惟親迎宜自往也。其他五禮皆使大夫今喜于得齊而親納幣。非禮也。棄夫婦之恩。階子孫之禍忘父之仇。背母之喪。又輕身爲非禮之行。娶夫人之失。未有甚于此也。故其受夫人之害。亦未有甚于斯也。詳書之。垂戒也。

二十有三年 庚戌惠王六年

春。公至自齊。

踰年矣且非所至而至也。如齊納幣而告于廟桓公其愀然矣。

【證案】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且忘父雠。冒母喪而往納幣。反行大夫之職。以此告廟。尚得謂有人心乎。此書至以見公過也。

祭叔來聘。

叔者祭伯之弟也。不書使非王命也。天子内臣非命而聘。非禮也。

夏。公如齊觀社。

【證案】程子曰。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也。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莊公無故而行。是之謂縱有爲而往。是之爲淫。皆非禮也。

公至自齊。

非所至而至也。

【證案】公以觀社爲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名亂必矣。所以危而書之也

荆人來聘。

書人其大夫也未爲命卿故書人也書來聘謹之也荊敗蔡伐鄭而聘魯所謂遠交而近攻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諜昏期也穀齊地也如齊已亟矣病公也

蕭叔朝公

蕭附庸也叔蕭君弟也當國而攝其君故書朝不書來公在穀也朝非禮也朝于穀非地也

嘉禮不野合朝于外非正也而君受之公與蕭叔皆失正也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也堊者堊之次也先泥之次以灰飾之也堊字貫下二句猶云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堊士黈堊云爾）丹楹非禮也祖禰之宮一也丹桓宮楹是典祀豐于昵也非孝也爲侈而已矣侈則用費用費則多取而民貧民貧則奸邪生而禍亂作矣

丹楹刻桷欲以媚先君也非詩示齊女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桓公終生之子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地）

將親迎也急于娶女不遑寧處如是也

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齊何難之之甚公何求之之急二國之昏姻不以禮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

二十有四年（辛亥惠王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桷椽也刻鏤也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刻桷非禮也丹楹刻桷皆書之者杜其漸也始焉華其宗廟繼必廣其宮室後必高其臺榭新廐築郿連築三臺土木之功繁興于此基之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不書此何以書爲如齊也王裒之父死于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莊公屢如齊獨不憶其父乎書之誅心也

秋公至自齊

不與夫人偕至也親迎而不偕至失夫道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未有書入者書入內弗受也其弗受何也孟任故也內有夫人也且是齊襄之女也雖宗廟亦弗受也神人之所弗受而齊強納之故書曰入惡

之也。

謹案 胥義以正始爲先公不與夫人偕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不正其始宜其亂也他日夫人淫縱姦臣簒弒之禍皆兆于此春秋屬辭比事昭然可見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也覿私見也穀梁曰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女子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謹案 公越禮黷貨以悅齊女甚矣莊公之庸繆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奔陳弱也赤歸曹簒也忽羈皆不稱爵不能君也突赤不書公子失子道也忽羈皆繫國宜有國也突赤皆不繫國不宜有國也突歸而忽始出鄭有君而突逐之也罪甚于赤也羈奔而赤始歸曹無君而赤竊之也罪輕于突也比事以觀而曲直之繩墨概矣輕重之權衡見矣

郭公

訛也郭亡也比梁亡之例而書之也

謹案 郭公自是闕文先儒或以爲郭亡者疑說文亡字从人从乚是公字與亾字相似爾然疑誤之事聖人闕之

二十有五年 壬子惠王八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

釋伐我之怨也

謹案 魯自公子結因媵而失陳好遂與齊宋來伐今乃來聘以結好也女氏叔字陳卿四命例不書名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拒王命而卒于君位傷王命之不行也故春秋不徒志卒也

謹案 不書葬者魯不往會爾非去葬以爲討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不于朝而于社僭天子也不用幣而用牲詔鬼神也

謹案 日食乃陰戚侵陽之徵莊公于充陽之本失矣鼓何益乎況鼓社則有責神之意非禮矣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其過不亦甚乎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不親迎也。書歸志失時也。伯姬者。公姊妹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五年矣。而始歸。愆期可知也。
謹案 內女之歸。非失禮不書。杞伯姬之歸也。無失禮而特書。何也。此為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與其冬伯姬來起文也。禮。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桓女而至是始嫁。此文姜喪畢之後。或杞伯更有喪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非禮也。左氏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

鼓。
謹案 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不務脩政事以消患弭災。而徒以伐鼓用牲求免。抑亦末矣。況禮文之末又錯乎。
冬。公子友如陳。友即成季。其後以王父字為氏
報女叔之聘也。凡書公如者。朝也。書大夫如者。聘也。聘常也。而書之。或志其交私也。或志其諂大也。或志其專國也。友如陳。志季氏之專政。且私于陳也。
謹案 經于內朝聘皆書如。以為國惡而諱之也。魯十二公未嘗特朝于京師。是無王也。而使大夫出聘列國。則無等也。故書如以見其出之無名。若外君大夫直書朝聘。則明志其失禮。而不為之諱矣。
二十有六年 癸丑惠王九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赤除羈之黨也。大夫命于天子。諸侯不私命也。有罪歸于司寇。諸侯不專殺也。故諸侯殺其大夫必書。不書名。史失之也。稱國者。君與大臣共之也。

謹案 曹殺大夫。大抵非一人。魯史不得其姓名。故闕之。春秋因之。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濫殺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與楚爭徐也。楚得蔡又得徐。則患及齊魯。而不可制。故爭徐所以開侵蔡之路。為伐楚之謀也。宋序齊上。宋主兵也。
謹案 齊實霸主。而以宋主兵何也。雖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甲寅惠王十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魯地）

非禮也。失男女之別矣。杞伯不閑有家。伯姬不守婦道。莊公不循典禮。參譏之。

【謹案】婦人無專行之道。伯姬會公于洮。雖未有淫惡之跡。而經書之與夫人姜氏同者。犯禮之迹無異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鄭服也。鄭貳于楚。齊執鄭詹。今齊伐徐。勢漸盛矣故鄭服。

【附】張氏洽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魯宋陳鄭皆至。而衛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

原仲。季友之舊也。棄國政而葬其私交。非禮也。

【謹案】大夫不可私行出境。或請命于公而公許之未可知。然亦以私自行爾。故先儒皆以為譏

冬。杞伯姬來。

【謹案】歸寧常事。不書也。伯姬非莊公子。義不當歸。春秋以其歸之非禮故也。

莒慶來逆叔姬。

不稱逆女。慶自逆也。大夫逆婦不書。此何以書。志失時也。叔姬。伯姬娣也。桓公之喪。二十有七年矣。而始歸。失時可知也。

【謹案】莒慶之越境。莒子之不能制其臣。莊公之自為之主。皆有罪也。

杞伯來朝。

杞侯也。而稱伯。時王黜之也。書來朝。罪杞伯也。朝魯已非矣。又從伯姬來焉。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謹案】覲杞伯來朝。知伯姬之來為伯道殷勤也。來朝而假伯姬以自託。杞之過崇其夫人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尋幽之好。且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乙卯 惠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討其不與幽之盟也。伐不書日。此日者。戰之日也。齊以是日至。衛即以是日戰也。書衛人及。罪衛人也。齊桓之霸。衛人不從。衛有罪矣。又不服而速戰以至于敗。則衛人之過也。

【謹案】伐衛之役。齊奉王命以討之。而書人者何哉。蓋齊侯待于城濮。特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而

屈人兵爾。而衛遂與齊戰以至敗績故知齊稱人非貶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克之子也。

秋荆伐鄭。

為其從齊也。幽之初盟齊執詹者。鄭貳于楚也。幽之再盟荆伐鄭者。鄭專于齊也。與齊爭鄭荆禍烈矣。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善救鄭也。

補註 朱子曰。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併矣。公之勇往相齊。亦善矣哉。

冬築郿。郿魯下邑

譏新築而勞民。且不時也。冬築之何以不時。大無麥禾而築郿。所謂時絀舉贏者也。

大無麥禾。

倉廩竭也。麥在夏。禾在秋。書于冬者。追計之也。趙氏恒曰。土功不息。費用漫廣。調度不克。有司于歲杪計之。知倉廩竭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于齊急也。君子以魯之治國為無謀矣。

補註 歲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蓋魯無儲蓄以備凶災。又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所謂國非其國也。

二十有九年丙辰惠王十二年

春新延廐。

延廐者法廐也。新之者脩之也。凡土功日至而畢。春新之不時也。大無麥禾而冬築郿。春新廐耗財已甚矣。勞民已亟矣。

增 汪氏克寬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中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延廐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倉廩虛竭乞糴鄰邦。而猶興不急之務。何其不知務至此耶。

增 湛氏若水曰。當春農作方興而舉工作。是小不時。大無麥禾而與築郿相繼而興。是大不時。

夏鄭人侵許。

補註 鄭許有舊怨。許自盟幽之後。不與于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是假公以濟私也。春秋惡之。

秋。有蜚。

災也。有者不宜有也。

補注 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所謂蜚盤蟲。能食稻花者也。山海經以蜚為獸。見則其國大疫。二說皆近是。姑並識以竢參考。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亡矣。猶繫紀者。從叔姬之志也。卒之。賢之也。崇獎節義。為後世勸也。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公弟不卒。特卒叔肸。皆賢之也。

城諸及防。

備齊也。將與齊爭鄣也。諸及防者。先城諸而後城防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城之時也。何以書。歲歉而勞民也。春秋凡用民力。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

三十年 丁巳 惠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伐而次者。以次為美。救而次者。以次為譏。次于滑而紀滅。次于成而鄣降。見義不為。無勇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之遺邑

胥服曰降。八年郕降于齊。郕自降也。意責魯也。今書齊人降鄣。非鄣自降也。專責齊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國滅不葬。葬叔姬者。賢叔姬也。見叔姬之全乎為紀之婦也。抑以見紀季之全乎為紀之臣也。表苦節之貞婦。憫亡國之孤臣。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魯地

補注 謀伐山戎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

在魯界為魯濟。遇者。簡其禮以議軍旅之事也。

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 戊午 惠王十四年

春。築臺于郎。

遠築臺。非禮也。春非時也。臺非事也。郎非地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也。稱伯。時王黜之也。不名。史失之。

築臺于薛。 薛魯地

再築臺。亟勞民力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山戎之俘也。來獻何。威魯也。名曰自卑。實自矜也。獻戎捷禮乎。曰非禮也。諸侯不當遺俘。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之也。

附 方氏苞曰。齊魯釋怨爲昏。盟會必同。何爲示威且使人獻捷。亦足以示威。而親至魯庭。則損威而傷重多矣。齊侯之來。蓋急于結魯。而又不甘用相朝之禮。故託于獻捷以爲名也。其急于結魯何也。春秋時爲天下患者莫如楚。而非得魯宋之死力。則不能與楚爭。故魯之未附。亦嘗臨之以威矣。既附則就會于魯濟。而復親至于其庭。所以深結魯心。而爲伐楚計也。不然。豈桓公與管仲謀國之詳。乃爲此無名之舉哉。

秋。築臺于秦。秦魯地

三築臺。勞民甚也。比而觀之。丹楹刻桷。築郿新廄。大城二邑。連築三臺。土木之功。未有盛于斯也。人知國政之弊。在城邑築臺之日。而不知君心之侈。在丹楹刻桷之時。聖人謹于其微。而不爲嗜慾。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也。

冬。不雨。

災也。冬不雨。何以災。周之冬。夏之秋也。

二百四十二年中。一時不雨者必多矣。此何以書。承大無麥禾有蜚之後。故一時不雨。即以爲憂而書于冊也。

三十有二年己未惠王十五年

春。城小穀。小穀魯地

無麥禾而新延廄。冬不雨而城小穀。無恤民之心矣。身歿而禍作。非不幸也。宜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梁邱在齊宋接界處其地近宋

附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齊桓以楚人伐鄭。故欲會諸侯。宋公請先見爲此遇。則是遇也。齊宋謀所以捍楚而救鄭者。霸主能虛己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弼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即僖叔也是年立叔孫氏

叔孫氏之始也。牙之卒。季友酖之也。爲般故也。不書殺。無譏也。

叔牙將爲亂而未成。季友因其未成也。誅之而不名其罪。且不廢其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皆至矣。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以見季子之忠于國而適于權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正終。此常事何以書。公之宗嗣不定。閨閫不修。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不稱爵。未踰年也。稱子。嗣位也。不書薨。未成君也。公薨而子般卒。弒也。慶父弒般。將以悅哀姜而專魯也。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將使人君鑒焉。而守禮閑家以絕禍亂也。

陳氏深曰。子般。孟任所出。始之不正。故羣公子心不服。季氏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既立矣。其如哀姜妬悍。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又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為圖之。則子般安得保其位。此皆莊公內治之失。総成其禍。僅免其身。卒弒二嗣也。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卒而慶父如齊。是慶父弒之也。弒書卒。內辭也。繼書如。據實也。不書奔。非奔也。告立閔公也。書如。見魯人之不討而縱其往也。齊人之不討而容其來也。季友奔陳不書。削之也。以別于慶父也。

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告立君也。亦恐齊之見討。故結納其君臣爾。書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威行中外也。

狄伐邢。

春秋義補註卷三

男　友涑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四

合河孫先生著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閔公

莊公庶子也。慶父弑子般而立之。

元年　庚申惠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不即位也。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十月般弑。慶父立閔公而後如齊。則既已即位矣。故踰年不復即位也。

齊人救邢。

善齊人也。胡康侯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而不速。書所次以譏之。救而不敢。書所至以罪之。兵者聖人之所惡也。獨至于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

復季友也。友酖牙而立般。慶父弑般而立閔。季友奔陳。因陳以訴于齊。欲因齊以歸于魯。而懼閔公之不安于已也。魯人厭慶父而思季子。而又懼季子之不利于閔公也。故公及齊侯盟。使閔公安乎季子。季子安乎閔公。而後來歸也。

【評案】落姑之盟。孰使之耶。吳臨川謂國之世臣爲之卓者。病謂是時季友既出。慶父專國。豈復有如石碏者。能自安于内以請于齊。以經傳考之。陳方爲齊所厚。而魯交亦親。友與陳故。援陳人以請于齊。此說較勝。然不如孫說之兼而用之。于經字字有着落也。

季子來歸。

稱季子。國人尊之也。言來歸。國人喜之也。莊公薨

子般弑。閔公幼。慶父通乎夫人。以傾公室。國人洶洶。願得季子以平内難也。尊之至則責之周。喜之深則望之切。而卒使閔公再弑。則季子之過也。聖人據其實而書之。哀魯國而責季子之失其望也。

【評案】書季子而不名。因魯史之文也。春秋于爵次名氏。一仍前史文。如翬以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陽處父以一人而或氏或不氏。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常法也。夫子直書史家之辭曰季子來歸。則國人之慰望可見。而季氏之專政亦由此起矣。故朱子曰。春秋取之。與取管仲意同。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不名，史闕也。盟曰來盟，聘曰來聘，直書曰來，葢覘國也。齊霸主也，而近于魯，不思明王法，修霸職，討有罪，扶微弱，乃使智謀之士覘虛實而欲取之。齊之君臣交失矣。故書之，譏之也。

謹案 桓公霸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爲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至仲孫之智，善于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是亦仲孫有罪焉。據傳所載，覘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交譏之也。

二年 辛酉 惠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罪齊人也。

謹案 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爲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尊王者假之而已，非有興滅繼絶之心也。然降鄣遷陽，猶爲不絶其祀，霸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祭不書名，獨郊禘書之者，志僭也。禘，天子之禮也。禮不王不禘，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悉書則不可勝書，因事以見義焉。有書禘，有書吉禘。禘者常禘也，喪畢而禘，吉禘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距莊公之薨二十一月矣，猶在喪也。言莊公，非宮也。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寢，三年而升于廟。今猶未升也。禘當于太廟，不于廟而于寢，則褻矣。書禘，僭也。書吉禘，未可以吉也。于莊公，非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故志之。

謹案 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早用吉以變人之耳目也。莊公喪制未闋，未可入太廟，即于寢而以莊公配之。所謂失禮之中又失

禮也。初，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君臣雖未終喪，葢皆吉服矣，豈獨祭爲然哉。時閔公尚幼，此著執國政者之罪也。

禘祫辨疑六條 楊方達附

春秋言魯郊禘，皆後人之僭也。說者謂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其言本于明堂位。夫成王賢主，魯公賢侯，豈爲此悖亂之舉哉。明堂位乃盛張言之，畔乎道矣。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恰與莽事相應，葢劉歆輩承莽意而僞作者爾。先儒已識其誣，

方望溪尤言之甚鑿其爲後人之僭無疑也要之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非不得祭太祖止不應追周公所自出也魯行禘于周公之廟已爲非禮況僭用之于莊公乎

右論魯郊禘之失

漢初以金購遺書諸儒私撰禮篇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有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令之三月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令之五月也各自著書不相符合而鄭玄不達其意又妄爲之注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于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種種乖謬殊可怪也

右論經傳論禘祫之失

小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郊特牲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礿夏禘曾子問曰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

諸儒聚訟迄無定論蓋嘗詳參其義禘祭有二有時禘有大禘皆禘者四時之小禘是也大禘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祫亦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不兼毀廟之主所謂祝迎四廟之主是也大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者也蓋禘之義主于尊尊則推始祖所自出始祖而子以父屈所以尊尊也祫之義主于親親未毀廟之主亦升于太廟而同享焉所以親親也若祠祭若禴祭皆行禘禮故悉云禘若禴祭若嘗祭若烝祭皆行祫禮故悉云祫外此有事而告祭殷祭凡及始祖所自出者總爲禘祇及未毀廟之主者總爲祫天子禴祭曰祫禘祫而兼禘也諸侯禴祭之禘則一犆一祫乃犆與祫間雖禴祭之犆而犆用禘禮雖禴祭之祫而祫用禘禮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此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記云礿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爾鄭康成以春礿夏禘爲夏殷之禮並無明文可據不必辨也

右論禮經禘祫之異

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為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夫禘之年月見于春秋而祫之年月經傳無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起于禮緯而東漢初據以定禮雖經無所據而于理或然先王制禮必象天道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禘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祭及遠此馬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祫小也鄭玄謂禘小祫大者以祫用五齊三酒禘用四齊三酒禘九獻祫十二獻祫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又無降神

之樂也不知禮有以簡為貴者大禮必簡小禮必煩不得以此為禘小祫大之證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得之矣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祫不知春秋之義所以甚逆祀之非爾非言祫之大也且宣八年有事于太廟非禘也乃時祭也

右論諸儒言禘祫大小之異

趙伯循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所自出之帝設于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朱子遵之許東陽曰王者始祖所自出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于其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虛位于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蓋始祖自當旁坐以明有父之尊而又不兼羣廟之主不與羣昭羣穆為並列也又何嫌于褻始祖乎孔子之所以不語及于此者為不敢斥言君過而非謂報本追遠之幽遠不足信也禘義深遠比追王上祀之義更進一層正在乎闊遠不可測處見精神一脈之相聯故

朱子曰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

右論推始祖所自出之說

商頌之長發序以為大禘也而經無明文朱子則以為大祫之詩蓋其詩歌及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大甲未嘗不及親廟與夫羣廟之主也此朱子所以謂祫祭之詩也周頌之雝序亦以為禘太祖也而歌皇考烈考無一詞及于嚳稷朱子以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其信然也漢唐以來論說不一名實混亂無足據也當以朱子之言為主

右論詩言禘祫之証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弑也孰弑之夫人慶父弑之也季友之返非夫人慶父意也故復比而弑公也夫人慶父固不容誅矣季子外有強援内執國政不順人心以討亂賊隱忍而待閔公之罹害是季氏亦有罪焉

謹案不言慶父弑者内諱弑也然不書地則雖諱而亂賊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書孫與弑也文姜不氏上已見也故蒙之也哀姜

書氏上未見也故目之也夫人之惡莊公啓之也莊公不哀其父而昏于齊是教弑也不閑其母而播于衆是誨淫也故夫人不以淫爲羞大臣不以弑爲恥般弑于前閔弑于後魯國幾亡莊公之過也

謹案哀姜不奔齊而奔邾畏齊桓也先儒謂降于文姜恐非春秋正人倫之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

夫人孫而慶父奔二人共弑也夫人慶父何以奔季友立僖公也然則季友之力足以濟而坐視禍變可想矣

謹案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畏魯人之討與鄰國之誅而不得不奔爾至季友既立僖公則當治慶父之罪乃視其奔而不能討止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慶父既縊又立孟氏之後畏于叔牙邦憲大失而三桓之擅政由此始矣朱子曰縱失慶父之罪小季氏自有大惡

冬齊高子來盟

定僖公也不稱使權在高子也稱子魯人貴之也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夫人内亂慶父外專魯未

知孰有之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爾高子至而平魯難定僖公是再造魯也貴之也

謹案高國齊世卿國人尊之皆以子稱稱載于册聖人因而不革付天下後世公論朱子以爲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齊侯不討慶父之亂而但使高子一來豈真有仗義之心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滅矣書入得而不居也文靖先生曰墻茨鶉奔衛爲狄滅之因也衛自宣惠以來上烝下淫淫亂

之禍。不纂則滅。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

清人之詩是也。其序曰。文公惡高克而不能遠。使將兵于河上。久而不召。其衆潰焉。是棄之也。書師志衆也。衆者國之所與立也。而自棄之。誅之不減未有甚于斯也。書曰鄭。兼君臣同罪之辭也。

【補注】高克見惡于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臣而不能退之以禮。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任之。聽其久而自潰。不獨陷其身。且棄其民矣。故先儒多專咎鄭焉。

春秋義補註卷四

男 友洙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五

合河孫先生纂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僖公

閔公庶兄。成風子也。季友立之。

元年 壬戌 惠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不即位也。哀姜孫慶父奔。成季立僖公也。高子來盟。定公位也。然則公既即位矣。元年不復即位。正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邢地

次而救。非救也。韓非子曰。狄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早。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夫救危之功小。不如存亡之德大。故次于聶北。待邢亡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誅心也。次者其實。而以救為名也。

【補注】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繼書救。後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邢地

師次于聶北。邢遷于夷儀。齊之不成為救可知也。正月次于聶北。六月遷于夷儀。邢之守死待救可

知也。然則桓公之心可誅矣。

【謹案】邢自遷也，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強遷其國者不同，猶賴三師次于聶北以為聲援，故狄不敢逼，而幸得自遷焉爾。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是次于聶北之師也。既遷而城之。孰如未遷而救之。然而猶愈于已也。故書城邢，紀功也。先書次而後書救，誅心也。既書遷而又書城，獎勞也。其察奸也明，其與人也恕。

【謹案】邢即夷儀。既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城夷

儀而曰城邢也。可知再舉三師，非更舉也。邢雖已遷，無力自城，桓公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合于救患分災之禮，故再書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哀姜也。夷，齊地）

夫人之薨不地。其地者有故也。齊人殺之也。以歸者不可以歸者也。再辱魯矣。即其薨所而葬之可也。

【謹案】夫人在國，必薨于內寢，故不地。曰薨于夷者，

桓公名而敘之也。不書殺，諱國之惡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霸政之有功于世道也。夫人得罪宗廟，義所不容，齊桓應即其死所以葬之，勿許魯請可也。乃以其尸歸于齊，因魯請而遂歸于魯，使已絕之人，復享小君之禮，配莊公之祀，則典禮紊而大義乖矣。魯之辱，齊之過也。

楚人伐鄭。

鄭從齊而又伐許故也。荊稱楚何也。昔周封熊繹于楚，熊渠始大而改號荊，楚之所以為荊也。子文得政，復號楚，荊之所以為楚也。彼以荊來則荊之，

彼以楚來則楚之，紀實也，非進也。

【謹案】前此聘稱人，今伐鄭而稱人，非以其浸強而人之也。楚君來則子之，楚大夫來則人之，自此稱人以為常，又其後稱子以為常，不可以此定褒貶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

謀鄭衛也。狄入衛，楚伐鄭，會于檉以謀之。脩霸職也。

【謹案】經書其會，傳書其盟，蓋會而後盟也。齊會諸侯合謀，畏楚之方強，慎重而不敢輕舉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

爲其受夫人也。邾雖有罪。業與會于檉矣。而興兵以敗邾師。不亦過乎。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魯地

季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來責賂而魯敗之也。莒貪而魯詐也。不書友殺慶父。當殺者也。不書魯人殺慶父。不以賊討也。挐。莒卿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季氏于是乎始大。

謹案 書獲莒挐何也。惡公子之紿也。非嘉其獲也。經書未有以書獲爲善者。此于公子友書敗書獲

則責在季子爾。敗莒有功而季氏專制之形始兆。自此費授之季氏。而私門之強。漸不可制。何僖公慮之不遠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哀姜也

氏衍文也。不稱姜氏。蒙上也。書喪至。不可以至也。以兵死者不入于兆。以罪出者其子不喪之也。況與弑二君。見誅于方伯者乎。

謹案 傳以不稱姜氏爲貶。曷爲孫于齊不貶。而于此貶之耶。況薨葬皆不得爲輕。何以喪至獨得爲重也。故杜氏以爲不稱姜闕文也。孫氏以氏爲衍文。尤爲直捷。

二年 癸亥惠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

是諸侯城楚丘也。不書諸侯。蒙檉之會也。

謹案 凡城必由王命。諸侯奉齊命城楚丘。而略之若魯事然者。蓋不予桓公擅天子之大權而專其辭也。桓公雖有拯救衛人之功。而不免專封之罪。此春秋所不與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不當葬也。有宜葬而不葬。隱閔是也。有不宜葬而

葬。文姜哀姜是也。

增 季氏本曰。先儒皆稱哀姜僖公之嫡母。子無絀母之文。得用小君之禮。竊意既得罪于夫。宜絶于宗廟。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袝不可也。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邑

下陽國也。虞先晉。主兵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滅人以自封。猶不可也。況亡人以自危乎。

謹案 從晉人之請者虞也。而又請先伐虢。則滅虢

者虞實主之故聖人序虞為首以正其罪然而晉獻之惡亦不可掩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貫宋地

服江黄也江黄服則楚有内憂雖欲深入狼顧恐江黄之議其後也故服江黄者服楚之要計也斷其右臂而塞其門也然而非王道矣

謹案 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黄以包之非也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位而經不書者葢齊桓方謀伐楚不欲先事而煩諸侯故先盟其道里之近于楚者以孤楚之勢而伐楚之謀可定楚近

于宋而江黄與楚鄰所以遠交而結其心也惜乎為德不終不數年而楚伐江黄齊不能救黄亡于僖之十二年江亡于文之四年而齊亦病矣

冬十月不雨

志不雨之始也

謹案 僖公之世三書不雨纔一月必書見僖公有憂民之心而念雨也視一時不雨與累月不雨而君不問者相去遠矣

楚人侵鄭

與齊爭鄭也

謹案 會于檉謀救鄭也楚人比歲侵鄭而齊師不出何哉師必萬全而後動是時楚勢浸強故春秋不以緩為譏也

三年 甲子惠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不雨

再時不雨也

夏四月不雨

三時不雨也

謹案 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

書以著其念雨也且正月令之十一月四月令之二月此時雖不雨無害于農而必書僖公之念雨可見矣

徐人取舒

舒近楚而從楚徐近齊而從齊齊欲伐楚則必過徐而恐徐之中變也故使之取舒以絶于楚爾

六月雨

凡書雨者憫雨也謹天災重民命也

謹案 穀梁曰喜雨也夫有志乎民者何喜焉富公弼告神宗曰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為喜更以課

年災異爲憂此春秋之旨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
謀伐楚也
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今復爲陽穀之會授以成算明年遂與伐楚之師焉萬全而後舉不敢以易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聽伐楚之期也
齊將伐楚恐爲楚所覺故再使大夫受盟陰戒師期也

楚人伐鄭
亟爭鄭也
鄭頻受楚師小國何以堪之一失鄭則楚愈熾而不可圖矣故明年次陘之師有所不容緩也
四年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陘楚地音刑
志齊桓之霸也荊楚五十年間伐蔡伐鄭憑陵諸國莫敢誰何獨齊發奮而謀伐之兵威既振而後大舉厥功懋矣故序八國之君見與者衆也先侵蔡攻瑕也書侵用奇也遂伐楚壯之也書伐用正也聲罪而致討也于陘深入也示必戰也次于陘節制也脩文告之辭申威讓之令也詳書之蓋予之也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然而予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
齊桓此舉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蔡贏國也不必煩八國之師也齊桓乘勢先披楚之黨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楚曰遂者言志不在蔡也非譏其不請命而專伐也伐而後次是整兵慎戰所以爲節制之師非待其自來屈服眞

能不戰而詘人兵者也觀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于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霸者之心于此可見然而一匡之功亦聖人之所許也
夏許男新臣卒
不書卒于師者卒于國也陘近許疾而歸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陵在邢之北
來盟于師聽命也嘉服義也盟于召陵退舍也嘉有禮也
其再盟何也既盟于師而復盟于召陵也完非受命而桓公以禮下之也然楚人雖曰受盟而

君不赴會八國之君僅與其大夫一盟遂振旅而歸歸未踰年而圍許滅弦滅黄敗徐桀鶩如故而齊不能禁齊何嘗能服楚耶況齊桓問罪之辭不敢訟言其僭王之大惡而姑責以可受可辭之罪僅僅屈完一來而苟且還兵其可謂王者之心乎孟子所謂彼善于此則有之者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貳于楚也陳從齊望倚齊以敵楚也召陵之後楚不大創陳人懼焉而後貳也桓公不自反而擅執人之大夫則功未成而志已驕矣

〔補註〕陳侯會伐同盟而歸遂執其國卿則必謀之不協可知非專以濤塗之言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齊命也獨用江黄均勞逸也書執書伐甚齊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至後事小則以前事致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補註〕歸致伐楚其出本以伐楚告也與六年伐鄭遂救許而以伐鄭致同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執之伐之而又侵之已甚矣諸侯方歸而又勤之已亟矣桓公之驕也

〔補註〕召陵之後桓公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德于是乎衰矣管仲曾不能諫則君臣俱驕矣

五年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書殺世子甚晉侯也溺于色而蔽于讒也有國者

而殺其世子未有不亂者也晉侯殺申生里克殺奚齊又弑卓子夷吾獲于韓原子圉死于高梁皆是故也女戎一興骨肉不能保其生宗子一摇數世不能靖其亂詳書之為戒也抑申生之死可謂恭矣然而不如其行也不然則入而明之也隱忍而死是陷親于不義也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若獻公者所謂前有讒而不見者與故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所謂遇變事而不知權者也是以不免于死而且陷父于不

義。

謹案 太子縊于新城，而斥之曰殺。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專罪其君也。專罪晉侯者，探本之論也。兼罪申生者，處變之義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僖公之姑也。于禮不得歸寧，來已非矣，朝其子又非也。父在子不當朝，借曰朝焉，不必其母之朝之也。是夫老子幼，女壯而干國事也。

謹案 伯姬內女，其子即魯之甥也。然尚在幼稺，不可以與于朝者也。杞伯來而使其子隨母以來，豈

伯姬豫欲託其子于魯乎。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而魯侯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小國也。聘之何也。娶于牟故也。如陳，公子友之故也。如牟，公孫茲之故也。故志之。

謹案 凡內朝聘稱如，以別外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以行私事也。而叔孫氏之專其日熾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衛地

王世子者，襄王鄭也。會之，定之也。惠王欲立叔帶，桓率諸侯以會鄭，示天下皆戴世子而不可易也。然而不可訓也。夫惠雖失道，是君父也。桓人臣也，鄭人子也。桓而守臣節也者，諫之可也，以死爭之可也。鄭而知子道也者，安之可也，讓而逃焉可也。桓不諫王而會世子，是要君也。世子不奉王命而會諸侯，是制父也。或曰，不如是則廢嫡立庶而周室危，是亦變之正也。曰，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孝子之行，有順無制，忠臣之義，有死無要。太王欲立

季歷，泰伯逃之。孤竹欲立叔齊，伯夷去焉。龍逢、比干諫而死爾。不聞脅而制其君也。父子有猜忌之嫌，必啓篡弑之漸，兄弟無友讓之志，必開禍亂之原。首止之會，概以恒辭書之者，明臣子之義也。

謹案 首止之會，此善處人父子之間者，故先儒多與桓，而孫氏之言，不可謂非正論也。○漢史載張良使四皓輔太子以朝，其事與此相類，朱子蓋嘗非之。黃若晦曰，使四皓實能制高帝，使不敢廢太子，是張良爲其子立黨以制其父也。嗚呼，世子挾賓客以自固，如四皓者然且不可，而况外假強國

之挨哉此春秋所以書首止之事為後世戒也程
時叔曰權謀術數之說起而大人格君心之道不
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與以此知留侯
之計不可以訓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書諸侯世子不與盟也諸侯何以不序蒙上也

【謹案】復舉諸侯見王世子不與也不敢盟世子也
既會而盟則書會而又書盟雖地同不得不再書
也

鄭伯逃歸不盟

鄭伯不盟何也首止之盟非惠王意也王謂鄭伯
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
王命故歸也鄭伯奉王命以不受盟而書逃何也
此則聖人之權衡也夫君之制命也制以義不制
以勢臣之從命也從其治不從其亂鄭世嫡也桓
之定之雖曰要君然所假者義也惠王不以義而
制命鄭伯不以道而諍君是相率為匹夫之行也
書會不當會也書逃不當逃也諸侯不當要君世
子不當制父惠王不當廢嫡鄭伯不當從昏臣子
之義著君父之道明非聖人孰能脩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黃姻也黃從齊故楚滅弦滅弦者無黃也無黃
也者無齊也桓驕而楚張君子傷之

【謹案】楚人滅弦知齊不能問也而黃猶恃齊而受
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黃被滅亡而齊
坐視焉其負愧于黃深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虞稱公天子之三公也是而可執孰不可執罪晉
也抑以見虞公之愚也從晉而滅下陽宜其執于

晉也不書滅不絕其祀也不書取歸其職貢于王
也不書以歸地入于晉也

【謹案】下陽虞虢之門戶也書滅下陽于前而記執
虞公于後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不可掩
矣虞公天子三公天子所封又晉虞同姓而執之
若一夫論者責虞豈春秋意哉即有憫虞之意亦
以甚晉之惡也

六年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邑

討其逃盟也。鄭之逃盟，王之命也。而遽伐之，是伐王命也。君子是以知首止之盟之不可訓也。

謹案 伐鄭之役，左氏穀梁氏胡氏皆予桓，獨公羊氏及孫氏駁之，亦理之正者也。然而桓之伐鄭，不得已也。觀下文書公至自伐鄭，大伐鄭也，則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所謂功之首罪之魁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圍許以救鄭也。不書救鄭，惡圍許也。諸侯不序，蒙上也。遂救許，則鄭圍釋矣。楚得計而諸侯無功也。然而書救，不沒其善也。以為猶愈于已也。

增 張氏洽曰：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此楚之狡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桓公之急于義也。故書遂，善其救之速也。

冬，公至自伐鄭。

謹案 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不可以二事致，擇其大而有功者致之。所謂大伐鄭也。

七年 戊辰 惠王二十四年

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也。齊務武而不脩德，鄭合楚而不知變，皆非也。

謹案 諸侯以救許而解鄭圍，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搖，而首止之盟不固矣。故急于伐鄭，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郳之別封也。稱小以別于郳也。來朝非禮也。既受王命而為子矣，則當朝于天子，不當朝于諸侯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以說于齊也。

謹案 申侯之貪侈爭欲，固有以自取殺身之禍，然鄭伯不自下齊，而乃歸罪于申侯，蓋內忌聽讒而失于刑矣。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

罪。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甯毋魯地毋音某

鄭求成也。使世子來，懼見執也。陳亦世子來者，陳侯疾也。

謹案 左傳桓公受鄭之盟而郤子華之請，盛德事也。然而齊桓管仲皆非真能以德禮服人者也。但稱衣裳之會而已。

曹伯班卒。

曹自射姑卒後，羈出赤歸，會盟不與，國亂也。赤卒

不書，不告也。僖之元年城邢，而曹師出，意班已立矣。自是以後，齊桓之役，曹無不從。遂與魯衛宋鄭匹者，昭公之為也。國無小，在自強而已矣。

公子友如齊

聘也。三年友如矣，今又如焉。自是以後，友與公迭如也。

增 趙氏鵬飛曰：當齊之世，僖友同心事霸主。三年再朝之節未廢也。雖不能一朝京師，然當時諸侯皆不朝，不可獨責魯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　己巳　惠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洮，曹地

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尊王也。以王人而受盟于諸侯，非禮也。鄭伯逃盟，王所命也。今乃王人亦受盟者，是必惠王病而襄王當國也。鄭失所恃，故懼而求盟。書曰乞，鄙之也。其情迫矣。始于逃，終于乞，自取侮也。

謹案 王室有叔帶之難，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王人必非下士，凡王臣至魯者，皆公卿大夫也。不會于周而會于洮，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于下國也。然而襄王得嗣，其位齊與有力矣。先書盟而後書乞，則不得與盟之辭也。鄭伯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矣，故懼而乞與此盟也。是鄭伯親至卑屈以請而得與也。

夏，狄伐晉。

晉強國也。狄敢伐之，狄橫而晉衰也。世子殺，公子亡，大臣不協，內有釁焉，故狄乘之也。女禍烈矣。

謹案 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狄伐晉而齊不一挫狄師，何也？晉不與齊合也。于此見齊桓之霸功，未為一視而同仁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謹案 楊氏士勛曰：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元年為齊所殺，何以今日乃致之？致，生者之稱也。若哀姜入廟，則當書祔矣。劉向以為成風，而啖趙皆從之。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范甯所謂欲尊其母，實卑其父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

[補註] 左氏稱惠王崩于七年閏月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吳臨川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斯言得之

九年 庚午襄王元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也莊公馮之子捷之弟也春秋之初宋鄭交爭督弒與夷萬弒捷自御說立而其國靖矣與齊比而圖霸凡其尊周之舉無不從也凡其滅小

之事未嘗一從之也賢君也不葬者宋子與諸侯皆在葵邱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葵邱宋地

謀王室也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故桓盟諸侯而王出重臣以臨之也惠王得以正終襄王得以正始在此盟也然而不可訓也天王之喪尚在衰絰之中而擅為會盟非禮也首止之盟雖曰翊世子實以制天王也葵邱之會雖曰定王室實以威諸侯也武王終以克商而為大

聖者無利商之心也曹操終身事漢而為巨奸者有利漢之心也三仁無益于商而孔子許之者其心為商也五霸有益于周而聖門不道者其心不為周也宋稱子喪未踰年也齊侯宋子皆有罪焉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為人而奪其喪也

[補註] 程子曰葵邱之會有功于王室不為不大朱子曰葵邱之會召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蓋桓公實欲樹霸威而陽為翼王室天下後世不知其罪而徒艷羨其功則以春秋原無尊王賤霸之明文也試問桓公最盛之功曾奉天王之明命否

耶是盟乃桓霸盛衰之幾本原不正而驕吝漸形桓公之志自此荒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何以卒為之服也朞之喪諸侯絕大夫降惟內女許字于諸侯故不絕不降也叔弓卒而猶繹失君臣之義也伯姬卒而猶盟無兄弟之恩也聖人之于人倫無所苟而已矣

[補註] 經文下有盟葵邱連書故孫氏為此論此屬辭比事之旨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書諸侯周公不與盟也不序蒙上也孟子所載五命之辭亦云善矣然不率諸侯以聽王命而自命諸侯非禮也概以恆辭書之者功罪不相掩也

【補註】宰孔歸而諸侯復盟者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為之申五禁以風示乎帶終桓之世帶無敢干桓公之功大矣然而桓公之心亦自是滿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公也殺其世子申生者也

【補註】經書甲子于戊辰之後杜註孔疏皆以為赴在盟後也此說為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者驪姬之子也里克者申生之傅也晉侯為驪姬而殺申生故里克為申生而殺奚齊也稱子未踰年也未踰年則統于先君故內弒則書子卒外弒則書殺其君之子不稱弒未成君也不書公子已嗣位也

【補註】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此說亦善可兩存之

十年　辛未襄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于齊也齊與周匹矣王室卑也霸主僭也諸侯諂也

【補註】魯不朝王而朝齊霸業盛而王綱愈墮也魯然則他國可知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春秋之世惟有小國朝大國而已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益熾也溫在王畿而狄敢滅之無王也

【補註】狄敢于滅畿內之國而齊桓不問非徒王室之不振抑亦霸圖之有闕也豈葵邱之會矜心日生以溫之滅無損于齊而不救與其私心概可見矣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奚齊弟也稱君踰年也書弒既成君也里克好勇而不知義當獻公之殺申生也宜爭之也諫則國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去之可也奚齊與卓皆吾君之子也君立之斯立矣人臣敢以兵正之是亂也故概以弒書之所以明君臣之義定上下之志也及荀息何也荀息立卓也從獻公之亂命而以身殉之也好義而不能精義也然以視

食其言者猶愈焉故書之傷荀息而甚里克也。

詳案 奚齊書殺而卓書弒何也。奚齊無可立之道而有可討之罪義不得書弒至奚齊見殺諸公子惟卓在國卓未嘗無可立之道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弒之罪荀息以死踐言固勝于苟免者然事君大節終有所愧徒以不食言為忠是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詳案 當是時患有大于戎者狄及晉楚是也舍強國弱霸王乃如是乎許方患楚而敺之北伐亦不

恕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矣猶書殺其大夫者不以賊討也。

詳案 既書里克為弒君之賊矣復書殺其大夫明惠公之不能討賊也推見至隱直以已私殺之爾與專殺大夫者無異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雨雪常也大則為災矣故志之。

詳案 冬以大雨雪為異知春秋所書非夏時也。

十有一年。壬申 襄王三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里克之黨也。

詳案 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惠公多忌濫刑專殺之罪大矣稱國以殺君臣同罪之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陽穀齊地

聲姜也齊侯之女也逆至不書得禮也婦無外事不歸寧而會于陽穀夫人失正矣婦人從夫者也不聞有家而及夫人以會霸主公失正矣會所以行禮也行禮而失男女之別齊侯失正矣天下之

治本于禮人君之治本于心陽穀之會桓公之心荒矣故楚伐江滅黃而不能救也且失男女之別矣故嬖妾爭寵公子爭立而禍不止也。

詳案 聲姜魯夫人之賢者也會齊侯于陽穀雖賢必書謹男女之別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去冬大雨雪今秋旱志災也僖公初政精明故菑異亦少玆稍怠矣而水旱遂生然則君人者其可以是為適然也哉。

冬楚人伐黃。

為其從齊也。江黃盟貫之初而不敢伐者。齊方勤也。名陵受盟以後而反伐之者。齊已怠也。

謹案 黃以從齊見伐。城守三時而齊救不至。無以為霸主矣。

十有二年 癸酉 襄王四年

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罪楚也。抑病齊也。滅不書伐。此特書之。見黃之被伐久矣。齊不救而使至于滅也。不書其君。死于其位也。君子憫黃之不幸。惡楚之暴。而責齊桓之怠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莊公林之子也。

十有三年 甲戌 襄王五年

春。狄侵衛。

溫子奔衛故也。狄嘗入衛而齊存之。今楚滅黃而齊不救。狄人其窺之矣。故侵衛也。驕滿一生。戎馬四起。甚可畏也。

謹案 楚滅黃。黃在江表。猶曰齊遠不能及爾。衛在中原。與齊伊邇。而聽狄之陵逼。安用霸主為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

欽案 家氏鉉翁主誅王室。趙氏鵬飛但主誅杞。當依左兼用二說。增

謹案 王子帶圖危王室。天下古今之大變。齊桓曾莫之恤。子帶奔齊。齊桓方且使管仲平戎于王。今二年矣。王室略定。乃為鹹之會。以致諸侯之戍。齊侯之勤王亦怠矣。次年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亦將為城緣陵乎。夏令而冬城。適其時也。

秋。九月。大雩。

旱也。周之九月。夏之七月。故雩也。頻旱。僖公之政可知矣。

冬。公子友如齊。

每三年而一如齊。勤矣。非公如則友如也。

謹案 友之專也。曾之諂也。齊之驕也。參譏之矣。

十有四年 乙亥 襄王六年

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

謹案 緣陵杞之緣陵也。不言杞。杞未遷也。諸侯不序。蒙上也。不書齊侯。齊德衰矣。任霸而偬諸侯。故

但曰諸侯不繫之霸者之辭也以記實且以罪齊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此魯之防山也

附 卓氏爾康曰鄫季姬之在魯歸寧也遇于防嘱其來朝也鄫子既朝魯怒壻已解明年歸于鄫其事甚明諸家以歸鄫為于歸生出魯公愛女使自擇配之說夫女子于夫家毋家俱稱曰歸豈必新昏耶若女子自擇壻天下斷無是理也

欽案僖公魯之賢君聲姜又有令妻之稱豈肯令女自擇配乎范氏甯疑公穀為不然而以左氏為近情是也

附 王氏心敬曰季姬之不冠以鄫者以下有及鄫子遇之文乃妻分宜統括于夫之辭爾明年歸鄫之文則以公前止之至明年乃歸也豈必始嫁之謂于歸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山崩變之大者沙鹿山在晉不繫晉者名山大川不以封且其應不專在一國也

欽案 災異之興天子諸侯當各自引為己咎不可謂天下大事不繫于國而自寬其咎也

狄侵鄭

狄愈横也伐邢入衛地相近也鄭與狄遠矣而來侵是將有吞邢衛而病周之心也是將有並齊楚而爭霸之意也

附 張氏洽曰狄數犯畿内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温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獻舞之子也齊桓之霸也惟肸堅于從楚而蔡最先亡所謂迷復者與宜其凶也

十有五年 丙子 襄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又如焉五年一朝所以事天子也而遂行之而遂受之魯諂而齊僭也

楚人伐徐

為其取舒也向之從齊以病楚者楚皆伐之無齊桓也齊桓猶在而無齊桓者桓公之志荒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牡丘齊地匡衛地

救書盟。不協也。盟而次焉。不急救也。諸侯次而大夫救。不成其爲救也。桓德益怠。諸侯益離。大夫益專也。救衛無功。而王命不行。救徐無功。而覇命亦不行矣。聖人之所傷也。公孫敖。慶父之子也。公孫敖率師。公孫兹率師。公子友率師。而三家盛矣。

【謹案】此書也。直著桓公徒以虛聲動諸侯。爾其實無安天下之真心也。救患如救焚。桓公豈不之知耶。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

伐厲以救徐也。然而非所以救徐也。厲非楚所急也。姑爲此者。以欺徐也。不敢當楚。而無辭于徐。故變計而伐厲。名曰救徐。實避楚也。

【謹案】齊既畏楚而移師。則諸侯之大夫益無固志而徐不能支矣。

八月。螽。

頻旱又螽。僖公之政可知矣。

九月。公至自會。

以會致者。公未嘗救徐也。

【謹案】公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

無功也。無功而反。飲至何辭。

季姬歸于鄫。

【謹案】公出季姬。未得命而歸。至是公歸。乃歸于鄫也。然則非失禮何以書。以前公止之故書也。明非遂絶鄫而離其昏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也。書廟。大夫亦有廟也。震大夫之廟而國史書之者。志異也。

【附錄】晦朔必書。無義例也。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然不善之積。亦有罹此者。天之怒惡。每在于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可不敬哉。

冬。宋人伐曹。

當曹師之出也。齊桓盛時。諸侯無相伐者。今宋伐曹。齊衰而宋圖覇也。欲覇而首壞盟以虐與國。又出齊桓下矣。書之。見齊桓之不克終也。見宋襄之不善始也。

【附錄】方氏苞曰。齊桓避楚。不獨爲楚所弱。且爲宋所窺。故自莊十四年曹從齊伐宋。宋不能釋憾。而至是始加兵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

書楚敗徐，罪齊桓也。遷延不救而使敗徐，君子傷之。

【補說】以七國之衆，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則以齊桓無志，故諸侯解體，而救徐不力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

書晉及秦戰，罪晉侯也。晉侯者夷吾也。賂秦求入，旣入而遂背之，自我致寇而又不服，故以晉主是戰也。君獲不言師敗，書其重者也。秦獲晉侯，獻公之餘殃也。不書以歸，未嘗以歸也。釋之也。秦稱爵，未僭號也。

【補說】此一戰也，曲自在晉。韓為晉地，則秦伐晉可知。不書秦伯伐晉者，專在晉也。

十有六年 丁丑 襄王八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也。隕而後石也。石後數，散辭也。鷁先數，聚辭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也。退飛，風也。言是月，嫌同日也。隕于一日，退飛不止一日也。書之，志異也。

【補說】星，陽象；石，陰類。星隕為石，是陽化為陰，精氣反為頑礦也。鷁遇風欲進反退，倒逆而飛，不順也。先數後數，亦書法偶然，非有所區別于其間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孫氏之始也。書季友，生而賜氏也。生而賜氏者，命為世卿也。季友仲遂是也。

【附】顧氏棟高曰：季友若生而賜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當云季行父、季宿、季意如矣。何以復贅一孫字乎？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若生而賜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

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

【補說】胡傳以為生而賜族者，季友仲遂是也。而顧氏駁之。竊以為春秋初年內有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春秋中葉以後，外大夫無不稱公子不稱氏者矣。原不以氏族名字為襃貶也。故一人而異其稱者有之。或稱公子不稱氏，或稱公子兼稱氏，或稱其孫氏，或稱公孫，或稱其所居之地，舊史不

一其稱聖人亦仍而書之爾又安知宣公時無異賞之條而據後世之虛稱以駁當年之重典乎顧氏之言亦可並存而要以胡為正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補】方氏苞曰鄫季姬之卒也以過禮而書其葬也以無變而不書與宋共姬紀叔姬自不同宋共姬之葬也以卿共葬事而書紀叔姬之葬也以媵而書皆葬之非禮者也書不書其義固兩行不悖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

公子牙之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臨淮郡左右

楚敗徐故也次匡不救徐會淮不伐楚霸業衰矣許先邢曹邢後鄭許非禮也

邢未嘗與齊桓會而會淮忽與焉何也邢將與狄伐衛故自請從會以求親于齊也

十有七年 戊寅襄王九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

報婁林之役也不伐楚而伐屬伐英氏霸業衰矣

敗徐者楚也與英氏何與齊桓不能服楚而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亦何謂乎

夏滅項

內滅書取此書滅公在會未歸魯也季氏滅之也為君諱尊君也不為臣諱惡惡也其義嚴矣

【辨疑】據左氏則滅項者魯胡傳及諸家皆從之相沿已久公穀以為齊滅者蓋蒙上伐英氏之文也于理亦通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國卞縣

為公故也齊以滅項之故止公夫人會而求之也齊侯之荒也魯公之替也夫人之越禮也三家之

積惡也公在會而滅項非公罪也不討其臣而止公失刑矣不釋公而會夫人無男女之別矣公不競而求助于夫人是不夫也雖為公自有國體而靦然與會是不婦也三家竊柄滅國自封而陷公于外使夫人蒙耻而求之是以君與夫人為戲也然則僖公之不出亦幸矣乾侯之禍豈無自而然哉

九月公至自會

以夫人之故釋之也齊侯可責公與夫人可羞而三桓之子孫可誅也

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為齊所止而歸，故受賀而以至書。公于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桓公之功偉矣，然而未聞道也。心溺于嗜慾，志存乎功利，雖乎葵邱震驚之後，不能定四國之亂，而并無身後之謀，律以內聖外王之道無當焉，故仲尼之徒無道之者。

十有八年，己卯，襄王十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乘齊亂以求霸也。書之，罪伐喪也。程時叔曰：宋襄不度德，不量力，不守禮，而急求諸侯，宜其身見執而國幾亡也。齊桓之霸四十年矣，死僅數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家不齊，而人心不服也。

宋襄求霸，而成桓之私意，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戎首，深罪之也。然而致是師者，齊桓實啓其禍階也。

夏，師救齊。

書救，予之也。鄰有兵喪，撫而定之，使無亂焉，是可與也。救之者善，則伐者惡矣。

書救齊，善魯也。書師，非諱君將也，將卑師衆也。若卿將則當書其帥師，不書其，亦非卿將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為救齊而興，猶為彼善于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音碾，齊地

凡戰多以主及客，今以客及主者，明宋之志乎是戰也，惡伐喪也。齊師敗績，內亂故也。桓公之澤斬矣。

狄救齊。

予救也。

書狄救齊者，許狄也。狄救善，則宋襄之不義可知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亂定以緩也。齊桓內嬖六人，嗣不早定，宜其亂也。管仲無格君之學，趣辦目前，而無遠慮，曾西不為宜哉。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伐齊故也。前書狄，其君也。此書人，其臣也。狄嘗病邢矣。衛同姓也，而黨狄以伐之，邢之罪也。

十有九年。庚辰，襄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求霸也。執滕子。所以威諸侯也。然而暴矣。齊桓之霸。擅執大夫。春秋猶非之。況國君乎。以是求霸難以免矣。盂之會。遂自執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趙氏匡曰。諸侯被執失地則名。胡傳罪滕之說非也。宋襄恃強陵弱以肆其暴。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求霸也。曹邾稱人。君不往也。不以國而曰曹南

曹未服也。未服則何以盟。要盟也。

宋襄不能致曹。而枉駕于曹南以盟曹人。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而已。曹邾皆但使其臣會之。寡助若此。而以圖霸。宜其終于無成也。

鄫子會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故也。

鄫子本欲會盟。未至于曹。諸侯已去。故往邾國為盟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以為牲也。人神之主也。用人誰其享之。人且不可。況國君乎。此天下之大變也。宋公在邾。而邾用鄫子。宋令也。以是求霸。不亦難乎。

鄫子後會。宋公心惡之。適至于邾。邾人承宋之意。假宋之威。執而用之。以快其私忿也。然宋以後會之故。而縱邾人之大惡。春秋豈舍宋而罪邾乎。是時周道陵遲。諸侯悖叛若此。而天子不誅。書之。亦以見王綱之大壞也。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執滕用鄫。盟曹圍曹。不義而欲速也。

宋襄以威迫曹。曹雖與盟而猶不服。故宋公

亟修怨于曹。不從子魚内省德之言。宜其不遂霸也。

衛人伐邢。

報邢狄之役也。報復之師。春秋惡之。教天下以自反也。

張氏洽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衛罪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内不稱公。外稱人。微者也。齊桓既歿。中國無霸。宋襄汲汲為暴于鄫邾曹滕之間。無能為也。魯陳蔡

鄭皆大國也。而與楚盟于齊。雖曰無忘桓公之德。實相率而從楚也。聖人其憂之矣。

謹案 于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此會已爲之權輿矣。寇不可敵。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梁亡。

梁自亡也。梁近秦。秦取之。不書。不罪秦也。桀紂自亡。不罪湯武。梁郭自亡。不罪齊秦。欲人君兢業以保天命。而毋自取亡也。

謹案 書梁亡。不言所以亡。葢其取亡之道衆也。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而後亡也。

二十年辛巳襄王十二年

春。新作南門。

作爲也。言新。有故也。南門。非一門也。天子五。諸侯三。新作之。更大之也。春不時也。新非制也。勞民以逞。僖公之志荒矣。

謹案 修門不足書。其書者必改舊制而增大之。非禮也。罪不止于勞民已也。

夏。郜子來朝。

非禮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離宮也。宮室過制者恒災。戒崇土木也。

謹案 此天之示譴也。其後魯僖殁于小寢。

鄭人入滑。滑音滑

惡鄭也。

補 張氏洽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將爲邢伐衛也。齊桓之霸也。北伐戎而南伐楚。齊孝之立也。南盟楚而北盟狄。可謂不善繼其志矣。

謹案 前年冬。邢狄伐衛以救齊。齊但知德邢狄之見救。邢亦但知合黨伐衛以報私怨。其後齊益不振。邢卒見滅于衛。皆不知大義之所致。

冬。楚人伐隨。

漢東之國隨爲大。楚伐之。益張也。

謹案 隨自是服于楚。楚既服隨。則將爭衡于上國矣。

二十有一年壬午襄王十三年

春。狄侵衛。

爲邢故也。

【附】吳氏澂曰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齊地

宋求諸侯于楚也。甚矣宋襄之愚也。欲圖霸而自貶損于楚。雖楚許之。何面目以長諸侯乎。卒為楚執。自取辱爾。

夏。大旱。

災甚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宋地

楚先諸侯。自霸也。宋先楚。爭霸也。執之。辱之也。不言楚執。分其罪于諸侯也。以伐宋。甚之也。楚強無禮。宋暴無親。諸侯弱而不知大義。參譏之。

冬。公伐邾。

討其用鄫子也。伐之宜也。然而邾用鄫子。已三年矣。畏宋而不敢討焉。今楚執宋公。不是圖而伐邾。則是審勢而不審理也。春秋惡似而非者。故書之。病公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宋捷也。不言宋。蒙上也。諸侯同伐而楚獻捷。楚主兵也。魯不與伐而來獻捷。以脅魯也。

【證案】楚欺詐諸侯。執宋公而誇示于我。魯公不能抗絕而受其使命。何也。魯雖忌宋。而未嘗不憤其見執。雖畏楚而未嘗不惡其暴。聖人益傷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

諸侯不序。蒙上也。公往焉。懾獻捷之威也。

【證案】宋公書釋。有不釋之勢也。魯以一獻捷之威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聖人書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

二十有二年　癸未襄王十四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邾邑句其俱反

再伐邾矣。為暴也。取其邑焉。貪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與楚爭鄭也。力不敵而亟爭。宜其敗也。

【證案】鄭知力不能支宋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布德修禮以綏諸侯。乃欲遽爭鄭而伐之。以致楚師泓之敗。其自取爾。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

爭須句也。及邾戰。罪魯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魯始之。故責之也。不言敗。兩敗

也。傳曰。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魯敗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自戰于升陘始也。邾亦敗也。

【證案】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邾之敗。又不足論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宋水

以宋主戰。罪宋也。宋楚之不敵明矣。見執猶不知悔。復爭鄭以興是役。自取敗也。書宋戰而宋敗。罪宋也。

二十有三年 甲申襄王十五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音民

書伐書圍。罪齊侯也。宋敗于泓。楚勢張矣。齊不救宋。而助楚為虐。不仁哉。

【劉案】宋伐齊喪惡也。今宋為楚所敗。因其困而肆其暴也。且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顧忘納己之德。乘人之危而伐之。且圍其邑。忍為不義。一至此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傷于泓故也。暴而不仁。躁而不靜。弱而好強。愚而好詐。兵敗身死宜也。茲父者。御說之子也。

【劉案】不書葬。諸侯從楚不會也。而魯之薄亦不免矣。

秋。楚人伐陳。

為逐頓子也。

【證案】伐宋之後。鄭朝楚而陳不如。故伐之。左傳曰。討其貳于楚。蓋假以為辭爾。城頓而還。是一舉而行此兩意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證案】王者之後。宜稱公。而書子者。時王所黜也。傳謂有二杞。茲非中國之杞。則其卒也無赴。而何以書。可知或子或伯。因魯史之文也。

二十有四年 乙酉襄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狄嘗伐鄭矣。今又伐之。間中國之無霸。而與楚爭鄭也。

【增】方氏苞曰。據左傳王出狄師。則是冬王出不宜反依鄭。豈頹叔桃子陰黨叔帶。以鄭為王所疵。倚而先啓狄以伐之耶。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之立。齊桓定之也。齊桓既歿。叔帶猶存。内亂作故奔也。内奔曰孫。隱之也。王奔曰居。尊之也。居狄泉不言出。自外奔也。居鄭言出。自内奔也。以自出為文者。天王出居。自取之也。

【増】程氏端學曰。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于其臣者。而以自出為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

【増】汪氏克寬曰。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褻狎。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帥狄以泄憤于伯叔之國。立狄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于内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益不侔矣。

【謹案】趙氏鵬飛論三傳天子無出之文為非。而引易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書王出在應門之内為證。夫王出可也。而出居于鄭則不可也。王者雖有大一統之義。然去王畿而越在諸侯之國。春秋豈與之哉。若謂寧避帶而出居于鄭。冀天下之必有勤王者。此又兒童之見也。襄王即有孝友之心。而去其所當守。得罪宗廟。聖人不能為王諱也。明年晋侯納王。經不書王入。家則堂曰。猶為周諱也。夫不諱其出而諱其入。何哉。觀于惠王之出之入。經皆不書。益因國史有詳略也。

晋侯夷吾卒。

惠公也。獻公之子也。

【謹案】晋侯夷吾卒。經在二十四年冬。傳云二十三

年。徐邈之徒皆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春秋從赴而書非也。夫晋懐既立。即當告喪。安得待文公定而始告。即使文公入而後告。亦必曰其年其月其日卒。豈有于來赴之日而書其人卒之理。後人信傳疑經。而強求其通。未敢為附會之說也。

二十有五年丙戌。襄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罪衛侯也。邢。兄弟之國也。雖有小怨。不廢懿親。遂滅之。大惡也。書名。衍文也。凡滅國者不名。不待名也。書滅則其罪見矣。滅同姓者名之。滅異姓者皆

無貶乎。且滅同姓者亦有矣。獨燬也與哉。而名之
也。朱子曰。下有衛侯燬卒。蓋傳寫之誤爾。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造衛。晩年伐齊伐鄭而滅邢。耄而荒矣。比于
武公有愧焉。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公姊妹而歸于蕩氏者也。來逆婦。非禮
也。婦事姑者也。姑自逆婦則過矣。蕩氏之失禮而
亦書之者。公自主之也。諸侯女于大夫。公主之。非
禮也。

補註 伯姬以愛其子而逆婦。公以愛其女而自主
以愛奪禮。非所以愛之也。

宋殺其大夫。

罪專殺也。不名。史失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補註 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可納頓
子。陳不能以禮恤鄰。而致楚人納之。陳之罪也。楚
自齊桓歿後。始與諸侯盟。至是圍陳納頓。侈然欲
廢置諸侯矣。皆為圖霸地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

散盟也。同盟無王也。散盟無霸也。文公已葬。猶稱
衛子。未踰年也。

補註 莒慶莒大夫也。衛欲平莒而莒不至。以大夫
聽命焉。則洮之盟平未成也。然而釋怨者固聖人
之所予也。

二十有六年 丁亥襄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

申洮之盟也。

補註 十二月已盟。今又屢盟。何也。洮之會。衛意也。

衛本欲平魯莒之怨。而莒子不親至。先以大夫聽
命。而測魯之情也。今魯公不欲與莒子盟。故復為
此會。莒子既親至。則莒魯之平在斯盟矣。故衛以
大夫與敵。而已不可以為抗也。

齊人侵我西鄙。

討洮向之盟也。書侵。罪齊也。已不能霸。而討人之
盟。多事也。

補註 自宣以前。外大夫會盟侵伐恒稱人。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齊地

書追弗及。譏無備也。倉卒不能應敵。既去而始追

之。非爲國之道也。至巂。遠也。追不出境可也。至巂

【謹案】而猶弗及。齊去已遠矣。緩不及事之甚也。

【謹案】侵稱人。兼將言也。追稱師。別衆辭也。齊師無名。固可罪矣。僖公之輕身越逐亦可罪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惡齊也。

【謹案】齊以憾魯報怨。而無名興師。不義甚矣。

衛人伐齊。

爲我也。洮向之盟故也。信也。然不請王命。非義也。

春秋明大義不貴小諒。故書伐齊。罪衛人也。

【增】吳氏澂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瀆。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乃連興侵伐之師。非義也。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爾。

公子遂如楚乞師。

將以伐齊也。非計矣。

【發明】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于楚。謀之不臧。未有甚于斯者。直書其事而惡自見矣。自公子遂用事。僖公末政。無一可觀。憸人之誤國。至此極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

楚益強也。夔上游之國也。夔滅則楚無內憂矣。

【謹案】夔子不名。不知其名也。夔雖有罪。楚亦不得專滅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宋地

宋戰于泓。師敗君傷。且既易世矣。而又伐之。而又圍之。甚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齊地

不助宋以退楚。反用楚以伐齊。伐之爲侵我也。又取其邑。尤而效之也。以事楚而博齊之一邑。重病公也。

公至自伐齊。

【謹案】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僖蓋不知其罪之莫可逭也。不義而反。猶以爲功。而告至策勳焉。幸而齊孝即世。晉文服楚。數年得以少安。書之蓋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戊子襄王十九年

春。杞子來朝。

非禮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桓公之子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附】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方朝而遂入之。必非僖公意也。是遂專兵而為暴也。來門之禍兆矣。

【增】高氏閌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曾乃甥舅之國。而伯姬在焉。曾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先許侯。蜀也。稱人。訛也。未有大夫而先諸侯者。下書諸侯盟于宋。其無大夫可知也。是楚子也。有先經而闕。有後經而訛。蓋春秋之闕訛亦多矣。前圍邑。今圍國。志于必得宋也。三國從楚。皆罪也。

【彙纂】穀梁人楚子以人諸侯。先儒因之。非也。二十一年會盂執宋不貶稱人。而于圍宋貶乎。故知其為訛也。楚之強暴甚矣。然諸侯之屈服于楚。亦其有以自取之也。其所由來漸矣。今宋之被圍。陳蔡鄭許皆服役于楚。非始謀之不臧乎。故春秋慎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不序。蒙上也。盟何事。同附楚以病宋也。公與焉。報乞師之役也。書之罪公也。

【彙纂】圍宋之役。公初不與謀。而往會為盟。豈有意于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不為公諱。深責公也。

二十有八年己丑襄王二十年

春。晉侯侵曹。

晉侯者重耳也。侵曹以致楚也。當是時也。宋被圍。齊自守。蔡屬楚。陳鄭許從楚。魯受盟于楚。曹衛新附楚。蓋天下皆為楚矣。晉侯奮然而抗楚。人傑也。然無王命而爭雄。未善也。不救宋而伐曹。未光大也。直書之而功罪見矣。

晉侯伐衛。

復伐衛。必致楚也。屢書晉侯。壯之也。亦惜之也。楚圍宋矣。晉不伐楚以救宋。而先動干戈于兄弟之國。非計也。奮其私智而倖一勝。一則曰晉侯侵曹。一則曰晉侯伐衛。惜其不義而紛紛多事也。

【增】顧氏棟高曰。曹衛諸姬。且北方之大國。非如陳蔡鄭許密邇于楚。不得已而從楚也。乃甘心比楚。其罪首當伐。豈為報怨之私計哉。宋在南。衛在北。晉出國門。即為衛地。若不伐衛而救宋。楚與四國強敵在前。曹衛尾晉之後。是取敗之道也。子犯定

侵曹伐衛之計。是為致人而不致于人。其計良是。先儒動以伐衛致楚為譎。非也。

【證案】晉文欲伐楚。以楚勢方張。未可遽加以兵。乃侵曹伐衛。欲先破其黨與也。當宋人告急。子犯已定侵曹伐衛之計。蓋取威定霸。實出于此。然而計則得矣。未可謂正也。朱子曰。晉侯侵曹伐衛。皆是文公譎處。非過論也。聖人貴仁義而賤詐力。不擇事而皆然。是役也。兵非出于正名。意特傷于尚詐。豈可謂王者之師哉。孟子曰。春秋無義戰。此之謂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內殺曰刺。公本畏楚。為楚戍衛。晉侯奮起。公又畏晉。故殺買以說于晉。而告楚人曰。不卒戍也。殺未有書故者。此書故。明非故也。誣也。既專殺大夫。以說于晉。而又飾詭辭以說于楚。自以為計之工矣。而不知失刑長偽。將不可以為國也。

楚人救衛。

為晉所致也。狄救齊則予之。楚救衛則予之。聖人之惡侵伐而喜救。不擇人而皆然。

【釋案】此書救者。著衛國之附楚也。非善之也。楚人分國來之師以救衛。子犯固已料其必然矣。此楚墮晉兵之計也。豈可與他書救例觀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楚釋宋而救衛。晉釋衛而入曹。避其鋒而使之疲于奔命也。執曹畀宋。所以固宋而怒楚。使必戰也。計亦工矣。然而入曹暴矣。執曹伯無禮矣。不歸京師而畀宋人。非義矣。故曰譎而不正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城濮衛地

以晉主戰。晉志乎是戰也。曩者齊桓伐楚。服之而已。不與角其力也。晉文擾擾多方致敵。雖幸而勝。其道不足尚也。故論戰功。則城濮之績過于名陵。論道義則名陵之盟愈于城濮。

【講義】城濮一戰。維持列國。陰庇蒸民。這一段功在中原。正自不容泯滅。然晉文致霸之根在此。晉文止于雜霸之原亦在此。只應斷以孟子彼善于此之一言而已矣。戰稱人。明主兵者大夫也。稱師。衆辭也。非將畀師少而稱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罪專殺也。得臣喪師。信有罪矣。猶罪其專殺者。欲

天下之定于一也。

【詳案】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殺之也。而猶書大夫，得臣固晉文之所忌也。楚子知晉不可敵，不能使之退師，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楚無能為矣。而得臣剛愎自用，卒至自殺其身，亦奚足惜也。

衛侯出奔楚。

懼晉也。不名，未失國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守焉。未有二君，故不名也。楚師敗績，晉文之功也。曹伯執而衛侯奔，晉文之罪也。

【詳案】諸侯失地則名，未失地則不名。叔武攝位，則國固衛侯之國也，是以不名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

晉始霸也。蔡亦至者，懾于戰勝之威也。是齊桓所不能致也。衛子者，叔武也。不稱叔而稱子，且序莒子之上，是晉文立之也。是叔武因而自立也，臣道有虧矣。

【增】胡氏安國曰：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經削而不書，何也？為襄王諱，以存君道也。

【增】高氏閌曰：晉一戰敗楚，威振諸侯，向之附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于是遂霸諸侯也。

【增】顧氏棟高曰：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以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則此時已離鄭地。胡氏銓謂晉文會盟踐土以謀納王，是年天王方入于京師，非是。晉文納王不書，是時晉不告魯，故史不書，即春秋無從書也。且事在二十五年，與是年無涉。

陳侯如會。

不及盟而止行會禮也。

【詳案】陳從楚已五年矣，楚敗懼而屬晉，其來尚緩，故不及于盟也。

公朝于王所。

即王所在而朝之也。王何在？在踐土也。獨言公朝，魯史之辭也。言所者，非其所也。天王蒙塵于外也。

【附案】王之所在，諸侯禮所當朝，但朝于踐土，非禮之正也。亦可見平日之不以時朝，而諸侯之不常朝，舉可見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王命復之也。出不名，未失國也。歸名之，有二君也。叔武已立矣，衛侯殺叔武不書，以為有可殺之道

也言復歸不絕其位也。

【纂案】凡言復歸者言國乃其國昔失而今復之也。書自楚歸者其懼晉之辱不得已而奔楚今始自楚而歸也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誤與忌皆不可知然復者是則攝者非矣踐土之盟既以武為衛君使叔武真讓而以未踰年之君稱亦獨何哉。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立叔武者也奔于晉訟衛侯也逃其死而訟其君不臣矣。

【纂案】凡為臣而至于出奔皆不臣者也若元咺之罪抑又甚焉晉受逋逃之臣亦罪也。

陳侯款卒。

宣公杵臼之子也不言卒于會歸而卒也。

秋杞伯姬來。

非禮也。

【纂案】杞伯姬莊公女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已老矣方氏以為桓公之女非也杞伯來朝而見伐故伯姬復來謝過而求平亦不得已也。

公子遂如齊。

始平于齊也。

【纂案】魯以楚師伐齊取穀而齊好絕矣孝公遂卒未及報怨晉文踐土之盟齊與魯復同會焉故魯遣大夫聘齊而釋前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發案】左氏曰討不服也晉文此時霸業盛矣而猶有不服者如許最小弱而不知改圖故欲合諸侯以討許也又欲討衛者元咺訴之于晉晉聽其訴而欲討衛也非誅叔帶也左傳言晉師取太叔于

溫殺之前此已三年矣。

天王狩于河陽。

書狩若王之時巡也尊之也溫在河之陽不書溫而書河陽大辭也諱就諸侯于溫也聖人于君臣之際辭愈謹矣。

【辨案】此非狩而書狩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革而書狩皆未可知溫之會晉實名王以夸示諸侯非如踐土之會是天王自來也聖人以天王自狩為文者所以黜強侯而尊天子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去周不遠。納王定位而朝于廟可也。即河陽而朝之。褻矣。朝之非其地也。

【謹案】晉與諸侯不書朝王。而但書魯朝。豈並其尊周之迹而削之乎。則晉之名王。益為無謂。而其罪大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元咺訟之也。君臣無獄。為臣執君。非禮也。故書之罪晉人也。歸于京師。正也。何以書。王自河陽入于京師。晉侯在溫。執衛侯以歸之。遂自溫圍許也。天威咫尺而不率諸侯入覲。此何心也。

【補】李氏光地曰。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京師即王也。王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王既知其事矣歸其人于京師爾。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書歸。罪咺也。書自晉。罪晉也。執其君而反其臣。不可訓也。君歸而已出。君出而已歸。是與君為敵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君書復歸者無譏。書臣復歸者譏之也。

【謹案】元咺臣也。恃晉力以歸。君臣之理滅矣。雖異于宋魚石晉欒盈之稱兵以入。而其抗同也。

諸侯遂圍許。

諸侯不序。蒙上也。遂。繼事之辭也。會溫之後遂圍許。未嘗朝于周也。圍宋之役。許實從楚。踐土會盟而許不至。是可伐也。然不朝周而遂圍之。則心急于功利。而非為義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釋之也。執不名。罪晉也。歸名之。失國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遂會圍。不違處也。晉之威赫矣。一年之間侵曹伐衛。入曹敗楚。再合諸侯。再致天子。復衛執衛。復曹圍許。兵威雖振。而氣象之迫促煩擾

亦可見矣。聖門之不道宜哉。

【謹案】晉文執之。晉文釋之。無復天王命也。自我而已。曹伯以貨脫囚。即驅之從干戈之役。罰令迫人。諸侯無寧居矣。晉之強不已甚乎。然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踰時閱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彼圍許之諸侯。亦孰非強從晉哉。

二十有九年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春。介葛盧來。葛盧介君名也

葛盧其名也。名之。未命也。不書朝。非朝也。何以來

將以侵蕭也。

公至自圍許。

二事而以一事致者，從告廟之辭也。

【謹案】不致會而致圍何也。晉文圍許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盟，名為王室計，故以圍許致也。舊史據告廟之辭書之于冊，而聖人因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洛陽王城內地

謀伐鄭也。鄭貳于楚也。以大夫而盟王人，非禮也。古者諸侯同盟，王官涖之。不與盟也。洮之盟，王人

始與焉，然猶以諸侯敵王人也。今則以大夫敵之矣。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故譏之。

【謹案】王人即王臣，非微者也。王人與諸侯之大夫同盟，逼春秋僅見于此，故書會不書公以見義也。

秋，大雨雹。雹，蒲學反

災也。

【謹案】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雨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此常理也。大者非常之災。僖公末年有失政之漸，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葛盧來。

春來不見公，故又來。何其勤也。將假道以侵蕭也。

三十年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間晉之有鄭虞也。

【謹案】齊桓名陵之後，狄伐晉；晉文城濮之後，狄侵齊。狄之敢于凌侮如此，知齊晉不能再出師也。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覇業駸駸日衰，遂置狄勿問，

尚何以稱方伯連帥哉。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咺有罪而書大夫，不予衛之專殺之也。衛侯在外而稱國以殺，衛侯命之也。殺焉而後歸也。及，累也。叔武稱子，已立也。瑕稱公子，未立也。而殺之，刑濫矣。殺武不書，教人臣以守節也。殺瑕書之，教人君以慎刑也。

【謹案】衛侯志在求入，非以討罪，殺之不正名其罪也，則為殺其大夫而已。然元咺有可殺之道，衛侯雖不德，臣無訟君之理也。而春秋必以專殺大夫

言者聖人正名分之書也。

衛侯鄭歸于衛。

不言復絕之也。始歸而殺武。猶曰武已立也。再歸而殺瑕。是以亟濫及也。故惡之。

謹案 衛侯當書歸自京師。而但曰歸于衛者。譏不在王室也。晉主之也。其歸不稱復者。魯公為納玉于王與晉侯。而後復焉。雖曰命之。不當復也。故不與之以復。書曰衛侯歸于衛而已。

晉人秦人圍鄭。

鄭貳于楚也。圍之已暴矣。

謹案 此稱人。大夫主兵也。不可以將卑師少言圍鄭之國。其兵必衆也。翟泉之盟。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復偕秦以圍之。鄭之貳楚。固有可責。然霸者不以德見。而惟虐是聞。豈服貳之道哉。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舍之徑歸。蓋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同役而不同心。秦穆之貪利忘義。尚何賢哉。

介人侵蕭。

屢來魯而卒侵蕭。惡介也。無罪魯也。

謹案 介再來魯。魯不能以禮義正之。致敢稱兵犯附庸之國。魯亦罪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天子聘于諸侯。禮也。何以書。為使宰周公也。以冢宰而兼三公。是坐而論道之職也。使來聘。則輕周公而過崇魯矣。

謹案 魯因會盟朝于王所。而王乃遣使來聘焉。況遣冢宰乎。陵遲甚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報周公之聘也。周公尊于魯侯。公宜自往也。而使

遂聘。是抗魯于周也。

謹案 天子至尊。非諸侯所得抗。僖與襄王交聘。抗孰甚焉。況僅使公子報謝乎。是以邦交之禮事周也。不待以二事並書。而見其夷周于晉也。

三十有一年（壬辰 襄王二十三年）

春。取濟西田。（濟西田本魯地）

邑必繫國。不繫。附庸也。田必繫國。不繫。吾故也。故何以書取。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不請于天王。以正疆界。而私取之。亦罪也。以王道正天下也。

公子遂如晉。

去冬如，今又如，過恭也。

謹案 魯遣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請命于周，正疆理之復，但知有霸，不知有王，當時諸侯舉動，皆不以義，惟視強弱為趨舍而已。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有二，有日至而郊，有祈穀而郊，魯郊皆祈穀也，然祀上帝則僭矣。啓蟄而郊，夏正月也，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時也，過則書，不時也。牲變則書，志異也，悉書則不可勝書，因其失與變也而書之。凡祭不卜而郊卜，重也，卜不過三，上旬不從，卜中旬，中旬不從，卜下旬，下旬不從，郊之月殫矣。四卜郊，非禮也，瀆也。曷為或免牲，或不免牲，不郊猶卜免牲也，從則免，不從則繫而待明年，具牲時卜用也。曷為或言牲，或言牛，先郊三月卜牛，在滌（滌者牢也）三月而成牲，經于正月則言牛，方在滌也，四月則言牲，已成牲也。望祀日月星辰也，周禮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示，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四望附于天神，山川附于地示，故曰望郊之屬也。周四魯三，制有殺也。猶之為言，可已而不已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而猶望，好僭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謹案 魯所用者，止是祈穀之郊，故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是也。夏之首春，在周應為三月，夏四月，不時也。比旬而卜之，必更三旬，禮盡于三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矣。四卜郊，非禮也。免猶縱也，蓋卜牛不定，不郊卜免牲而吉，則不郊可知，故不言不郊。郊後必望祭，不郊則不當望，曰猶望，譏其不必望而望也。三望宜在天神之列，祭祀各從其類也。天子四望，諸侯比天子闕其一，公羊以為泰山河海，夫嶽鎮海瀆，從祭于方澤者也，泰山河海不在四望之列，則魯之三望可知。魯之有郊，非成王賜之也，魯人既僭太廟重祭，而幷僭郊，聖人無故不敢斥言君過，至僖公之世，而失禮之中，又四失禮焉，故書之也。四月不時，一失禮也；四卜則瀆，二失禮也；望祭則諂，三失禮也；既免牲而猶三望，四失禮也，故書之也。○又案或問郊乃國之重祭，魯既行之，則當歲舉之，而乃曰不從則不郊，何也。按大司樂圜丘之奏，定于冬至，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日舊謂上辛日也，一曰月正元日，未詳，要皆無事于卜。

何氏謂天子不卜郊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東遷之後諸侯多僭天子魯君自知其僭用卜日以決郊之從否明不敢專也若卜不從則不郊蓋雖僭而猶不敢盡同于天子也然既歲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于非禮中記其猶甚者爾是不可以周禮大祭祀卜日同論也左傳乃以常禮議之而不察其不從則不郊之意非惟不詳魯事亦不知郊之時義矣陳氏止齋斷明堂位之言為非而謂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所以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祝鮀詳稱成王命魯分器而不及郊禘則魯

僭未久可知趙東山論之甚明又言東遷之後諸侯僭天子者多矣而陳氏謂惠公請之恐有未然雖呂覽之書去周不遠然其書未可据依後儒述之遂為典故亦同于漢儒之附會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非禮也王后之命不行天下夫人之令不施國中昏姻大事也杞無君大夫乎而使夫人求之也書之杜預政之漸也

謹案 書杞伯姬來求婦見伯姬之亂政也杞伯之不能正家也僖公之容其來求而不以禮正之也參譏之矣

狄圍衛

去年伐齊今圍衛無晉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帝邱衛地

書其遷某罪遷之者也書某遷于某罪自遷者也衛不知自強而從以避之我能往彼亦能來也

謹案 齊桓城楚邱以遷衛至是已三十年矣衛有狄難齊桓城而遷之今狄日熾而衛自遷衛近于晉晉文坐視而不恤何以為盟主乎

三十有二年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鄭文公也厲公突之子也

衛人侵狄

報圍也狄屢病衛侵之可也然而非王道也衛宜自治而使其不敢犯也自守而使其不能犯也不然而效其所為則亂無時息矣

秋衛人及狄盟

書衛人及罪衛人也不地于狄也其威之也以偃

其結之也以盟衡以此爲長策而不知其非也侵雖勝未必心服也盟雖親未必能久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發憤爲雄三年之間取威定霸厥績茂矣然道義不明舉動煩擾譎而不正信哉踐土既盟鄭攜狄張驕矣然齊桓沒身遂衰而晉世主夏盟者其用人異也桓公止一管仲而已文之從者皆卿材也得人者昌此之謂乎

附 家氏鉉翁曰齊桓優游不迫有周家盛時氣象晉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城濮之役左

傳所謂三罪而民服皆失刑也顛頡祁瞞舟之僑皆在議勳議能之科有罪猶宥而況罪不至死乎晉文執心不弘狐趙諸人濟以深刻每每如此

三十有三年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晉附庸也晉文在殯而秦入滑乘人之危而殘其民越人之國而不哀其喪有敗道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遂之聘也齊魯之交于是乎始固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殽秦地

書及戎敗秦罪晉人也晉稱人非君將也秦稱師紀實也衆皆敗也秦入滑固非矣然非晉社稷之憂也柩在殯孤無外事而墨衰以即戎背秦德而阨人于險雖有功不足尚也

附錄 經以大夫主兵之辭書蓋是役實先軫主之也若謂晉主兵而稱人以貶則當喪出會盟而書爵者豈反得爲褒乎晉雖主兵亦不得厚非晉文卒而秦不弔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先軫非過激也至墨衰即戎古人有行之者伯禽以服命師以禦淮夷君子無譏焉況秦師馳騁四境之地非晉人

一戰而挫其鋒則腹心之禍烈矣晉之君臣豈得晏然而已乎秦伯之罪在于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違諫襲遠而棄其師是曲在秦也書錄秦誓亦取其有悔過之言爾春秋豈恕秦而專罪晉哉

癸巳葬晉文公

辛巳距癸巳十日爾有葬期而墨衰經以即戎非禮也

附 高氏閌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狄侵齊

屢侵齊無覇也。

講義 間晉喪也。狄未嘗無畏晉之心。晉以狄為不足畏也而莫之阻。是為可罪云爾。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邾地

報升陘之役也。尤而效之。殆又甚焉。書伐書取。病公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屢伐邾。無厭也。遂屢帥師。專兵也。

講義 君臣同惡也。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箕晉地

狄屢為患。服之可也。然當喪而勤遠略。春秋戒之。

講義 晉襄紹霸。惟恐霸威不立。故既敗秦而又敗狄。自有狄之敗。然後狄師三年不敢輕出。厥功亦茂矣。是功罪不相掩也。

冬。十月。公如齊。

報歸父之聘也。周聘而卿往。齊聘而公朝。非禮可知也。公本事晉。聞晉喪而伐邾。故懼而從齊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疾而返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譏失正也。小寢。內寢也。薨于小寢。即安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即安于內。非所以正始終。明顧命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異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霜既隕矣。草生而木實。反常也。

講義 此當殺不殺之徵也。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三桓之盛。由僖公始。卒以專魯。咎徵著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居喪而亟用兵也。北敗狄。西敗秦。南伐許以震楚

是繼文之業也。書之者。為其不以道而以兵。且太急也。鄭嘗貳于楚。文公圍之而不服也。今從晉何也。秦之入滑。將以襲鄭。晉敗諸殽。鄭德之。故從之也。

春秋義補註卷五

男 友涑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六

合河孫先生藁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文公

僖公子也。母曰聲姜。

元年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改元即位。非禮也。桓即位。不成喪也。成喪而改元即位。自文公始也。舜正月元日。格于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喪已終也。非初喪之謂也。初喪即位。宜遵成王顧命之儀。既反喪服。宜守高宗諒

闇之制。喪服既終。乃用元旦受命之禮。天子如是。諸侯可知也。今僖公以十二月薨。意其柩前即位之期。與改元朔旦相近。遂合二事而一之乎。過矣。夫期之近者。待朔旦而即位可也。設其期尚遠。則將柩前即位乎。抑將柩前不即位乎。柩前不即位踰年即位。則已遲也。柩前既即位。踰年又即位。則已贅也。故曰改元即位非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增 杜氏預曰。不書朔。史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非禮也。高息齋曰。葬者臣子之事也。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止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註案 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且先二月至。是天子而急于奉諸侯也。冠履倒置。至此極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非禮也。諸侯立世子誓于王。諸侯薨。世子嗣位。必告于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王。而受命焉。王錫

之黻冕命圭合瑞。然後得臨其臣民也。文公喪未畢。未嘗入朝受命也。而先來錫命。是自貶以媚諸侯也。

註案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入見來朝與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天王命之。文公安受之而不辭。皆非也。

晉侯伐衛。

昔文公之執衛侯也過矣。其怨晉宜也。又新播遷不自反而幸人之災。非義也。

討案 傳言先且居，而經書晉侯者，伐衛本晉侯意也。罪晉侯也。晉之假義恃力，依然乃父譎而不正之家風爾。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將親拜之，喪未畢也。使大夫則輕君矣。然則如之何。曰，辭而不受可也。既錫之而受之，則無之而可矣。唯禮可以行遠，違禮未有不窮者也。

衛人伐晉。

罪衛人也。夫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衛比于晉，小而弱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而興師報復，危

道也。

詳案 晉霸主也。今衛成伐之，抗所宗矣。春秋書之，所以存霸主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邑

大夫而專會霸主，政自大夫出也。戴岷隱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横，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唐太子弘讀至此，廢書而歎曰，聖人何為書此耶。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紀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其言似矣，而惜未盡也。夫所謂惡名不滅者，謂奸雄欺世，聖人誅心，趙盾許止之類是也。若商臣不可以是律也。而亦書之者，將以救世而止亂也。夫父子之親，人皆有之。然或寵妾並后，愛庶並嫡，猜嫌內作，覬覦外生，前後左右，起而諧之，謂子將弒父也，而父殺其子矣。或荒淫褻倖，狎接小人，意指既失，疑懼遂起，不逞之徒，從而怵之，謂父將殺子也，而子弒其父矣。言之不忍，而筆之不削者，將使天下後世，知父子之間，一失其道，可以至于弒殺，于是乎父不敢燕溺于房帷，子不

敢恣情于愛憎。父不敢不察讒間，子不敢不遠嫌疑。父日省其過，子日生其恭，而弒殺之源絕矣。然則書之者，將使謹禮制情，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豈徒曰留亂賊之惡名已哉。

討案 稱世子，明其親也。稱其君，明其尊也。皆所以著弒逆之罪也。此正論也。孟子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是故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之謂也。易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易言履霜冰至，故以辨之不早責其君父。春秋誅亂臣賊

子故以直書之筆懲其弒逆言各有當也胡氏推本其所由而著楚頵不善之積不幾昧于輕重之權衡耶孫氏探本而言以爲萬世之爲父子者戒此通論也商臣罪大惡極爲宇宙未有之變春秋據事直書以道名分自應以郭瑜之說爲正

公孫敖如齊

既會晉而又如齊兩屬且求昏也

【補】何氏休曰書者譏喪娶也非譏其政在大夫也三年之內豈無邦交之常禮若使臣以往亦何妨于禮意耶

二年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

以晉主戰罪晉侯也殺之敗秦穆悔之茲之來也志封殺尸而已避而不戰可也而又戰之而又敗之已甚矣

【補】此罪晉亦兼罪秦也晉得志于殽可以已矣當秦兵再至當修文告以却之若展禽之犒齊師秦必愧而反矣晉不諭秦而與戰是則晉襄之罪也秦穆自殽而反悔過自誓未幾尋怨再致彭衙之衂是前此之悔不悔于德而悔于力也亦何取于悔哉忽以取敗罪亦著矣

丁丑作僖公主

慢也古者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葬而虞期而練僖公之薨二十有五月矣而後作主慢也

【補】僖公于元年四月葬今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者以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于作主欲躋之故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孰及之公及之也何以知為公不地也不地者于魯也于魯則公盟可知也敖會晉侯公盟處父而後二國之交始固內外之政皆在大夫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

大夫主盟也晉文之沒諸侯從楚商臣之亂楚失諸侯晉襄而繼文之志也者投袂而起親帥諸侯以討亂賊可以易楚君而服楚國乃不親來而使士縠主之以大夫而主諸侯之盟前此未之有也于是乎諸侯散矣事會可惜大義不明春秋書之

有餘憾焉。

【補注】列國之大夫盟王臣。自翟泉始。此諸侯之輕天子也。霸主之大夫盟諸侯。自垂隴始。此霸主之輕諸侯也。由是魯齊之大夫漸張。而列國之大夫皆張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久旱也。不歷時而書。省文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何。祫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廟。諸侯之祭。莫大于此也。不書祫。

得禮也。諸侯祫而不禘。禘非禮故書之。祫得禮故不書也。躋僖公。升于閔公之上也。高息齋曰。僖雖閔兄。然閔先立。君臣之義定矣。今而繼體。父子之義又定矣。文公尊其父而躋之。則先禰後祖。而昭穆失序。劉原父曰。非祖禰也。謂之祖禰何。臣子一例也。

【補注】家氏鉉翁曰。三傳明逆祀。皆已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為世。不可不辨。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言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為文祖也。公羊乃云先禰後祖。穀梁曰無昭穆則無祖也。杜氏預曰。閔僖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下。今居閔上。逆也。孔氏穎達發明杜意頗詳。若兄弟各為世。亂昭穆之序矣。

【謹案】父為昭。子為穆。此禮之正也。兄弟旁及。上繼先君。猶臣子也。此禮之變也。兄既可以為弟後。則子亦即可以為父孫。故以文祖為喻。昭穆廟制也。設有四人相承。同為一世。則七廟之神主。將不止于七矣。所謂親盡則祧者。又當何以解乎。彼歷代禮官之說。或出于一時之迎合。或由于舊習之相沿。而未可以為情理之至當者也。然則宜何從曰。

論世統。則父子異世。天下之大義也。論常例。則昭穆同行。一家之私恩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杜氏之言。固不可廢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譏伐秦也。再敗秦而又伐之也。宋陳鄭盟于垂隴者也。不帥之討楚而乃伐秦。悍于為義。而樂于為不義也。

【補注】四國伐秦。皆國卿也。自入春秋以來。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非以晉之報復無已而貶稱人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卿納幣禮也曷為書譏急也葉石林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禫而圖昏猶喪娶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補註】三年之内不圖昏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也

三年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不言帥師師少也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商臣大惡也不伸大義以討賊殘小國而

潰之非義也

【補註】霸國之大夫帥列國之大夫以侵伐始于此文之會盟征伐皆諸卿迭出所謂政逮于大夫也而天下諸侯亦皆怠于政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補註】王臣不當赴喪于列國春秋卒王臣者二人王子虎劉卷也汪德輔謂王子虎劉卷皆世執朝權為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于諸侯而魯史記其卒春秋存而弗削也或謂虎與卷皆夾輔天子于艱難困苦之中春秋賢而卒之則單穆公旗與劉文公皆能安周室者何以不書卒也故知非賢之也

秦人伐晉

晉再敗秦伐之宜也書之猶罪秦也春秋貴自治不貴勝敵貴修義不貴修怨秦穆之悔過為不力矣不書戰晉不出也

秋楚人圍江

報伐沈也

【補註】商臣負滔天之罪晉襄不能討亂踰二年乃使大夫伐其與國故楚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

江以試之非專報伐沈之役也

雨螽于宋 雨去聲

異也

【補註】螽生于下者也乃不見其所從來但自上而下其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災異極矣

冬公如晉

喪畢朝晉也不朝周而朝晉春秋傷之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不地于晉也

【謹案】前此未有因朝聘而要盟于國都者，公不固辭而與盟焉，甚矣文公之屈辱也。迨其後諸侯之大夫亦因聘魯而要盟焉，世變可知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伐楚是矣，書以救江何？譏不討賊也。會不書故，稷特書之；不書疑于討督也。伐不書故，此特書之；不書疑于討商臣也。惜伐楚之非伐楚也，且亦無救于江。晉不竭力，而以偏師臨之，遂足懼楚而解江圍乎？譏救江之非救江也。

【謹案】晉襄實無制楚救江之誠心，故僅遣偏師以

塞責，書曰伐楚以救江，而晉襄之畏怯亦可按跡而得之矣。

四年 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春，公至自晉。

喪畢如晉，踰年始至，朝正于晉也。不朝于周可知矣。喪未畢而錫命，既畢喪而不朝君，君不君，臣不臣也。

夏，逆婦姜于齊。

不稱公，非公也。不稱名，非卿也。稱婦，有姑之辭也。不稱夫人，禮有闕也。不至，不告廟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永于魯也。貴聘而賤逆之，君卑之矣。襄仲窺之，是以有廢立之謀也。禮之失也甚微，禍之伏也甚大，可不懼哉。

【增】方氏苞曰：穀梁傳謂公逆非也。莊公娶仇，親逆不諱，而喪娶親逆乃諱乎？公親逆，是重其事也，乃不書夫人至乎？左傳得之。蓋微者逆，固不書名，不以夫人之禮致廟，故不書至，不稱夫人。至是而敬嬴、仲遂之邪謀已兆矣。文公昏懦而不能察，是即他日子弒夫人大歸之端兆也。

狄侵齊。

【謹案】自箕之敗，狄師三年不出，及秦晉兵連，而狄始侵齊，知晉襄之不能救也。

秋，楚人滅江。

【謹案】江之受圍已周一期，而其國竟滅，豈徒處父之無功，實由晉霸不競，不能救一小國之亡也。

晉侯伐秦。

書伐秦，罪晉侯也。狄侵齊，楚滅江，不伐楚狄而伐秦，失緩急之序矣。伐楚遣大夫，伐秦則親行，失輕重之衡矣。

【謹案】伐秦之役，報三年夏之役也。為修怨而興戎

其曲自在晉、秦穆公次年遂卒、故不能報晉、先儒以見伐不報美秦、竊未敢以為然也、

衞侯使甯俞來聘

曾衞始通且善甯俞也、

[補義] 自甯俞為政以來、事大睦鄰、以安社稷、皆出甯俞之謀也、其智可知、然甯俞之聘、霸主令也、般見之禮、不行于周、而止有諸侯之交聘、此聖人書之以傷周道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母。莊公妾也。生而夫人之者。僖崇所生也。

卒而夫人之者。文尊父命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寵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所生、而不虞卑其父。以妾祖母為夫人。徒欲從其父。而不知其非禮也。據實書之。義自見矣。

[補義] 惠公仲子而不稱夫人、是當時猶不以夫人稱之也、今以夫人稱成風、則已甚矣、禮之失也、自成風始也、成風之為夫人也、自仲子始也、逮其後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立、春秋于成風首以實書、著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 己亥 襄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含賵常事也、不書。唯仲子成風書之、不與妾母為夫人。而志天王之失禮也、

[補義] 不書天、闕文也、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三綱墜矣、左氏曰、子以母貴、亞嫡也、至云母以子貴、則嫡妾所由亂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又別謚。非禮矣。風氏也成謚也仲子別宮。猶疑之也。不疑而祔葬祔廟。自成風始也。

王使名伯來會葬。

大夫含賵。卿會葬。王之禮成風者益隆。而失禮愈甚矣、不稱天、因舊史也、舊史異辭。而聖人不改者。非義之所在也、苟以為貶也。則賵仲子何以稱天。甚且殺其弟而亦稱天也。其亦何說之辭。

[補義] 李氏曰、經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三稱並行、故知王者之通稱。而史辭異爾。

夏、公孫敖如晉。

喪畢朝之。比年聘焉。是以事天子者事之也。王越禮而恭于齊。魯越禮而恭于晉。冠屨倒置矣。

秦人入鄀。鄀國名音若

鄀貳于楚也。書入鄀，罪秦人也。不伐楚而入鄀，不

義而陵弱暴寡也。

秋，楚人滅六。

六，皋陶之後也。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哀

哉。

【補註】楚人往年滅江，今年滅六，敢吞噬弱小如此者，以晉襄霸業衰微，不能正其惡逆之罪也。

冬，十月，甲午，許男業卒。

穆公新臣之子也。

六年　庚子　襄王三十一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友與陳睦故也。行父，友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也。

【補註】臣非君命不越境，此行父假公室之聘而圖昏爾。經書如陳，不予行父因聘以濟其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比年如晉也。

【補註】季文子專執國政，阿結強援，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以著其私交樹黨之罪，而文公之過于尊晉亦可見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文公重耳之子也。屢與秦爭，而不能討商臣之罪，文之霸業衰矣。

【補註】晉襄初立一年，三強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略。及外患既息，舉動遂乖，大抵貴速成而不圖全于終，志小利而不審患于遠，事不逮初，君子惜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共葬事，非禮也。

【補註】春秋之法，葬諸侯使微者則無譏，卿行則譏

之，不獨譏其速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處父，襄公所用也。孤立特起，掩狐、趙、欒、范而處其上，故君歿而共殺之也。稱國，君臣同罪也。處父之死，賈季實殺之，宜其奔也。

【補註】殺處父者射姑也，而歸罪于君者，以君有漏言之失也。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姑殺處父之罪自著矣。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進言，亦足以殺其身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之為道大矣以為餘月也而弗之告焉怠也始之不告也以閏其後雖不閏而亦然猶告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之辭也聖人之愛禮也

補義 告月即告朔也朝廟之制本為告月而設諸侯歲受朔于天子退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事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朝廟禮也朝廟而不告月非禮也非謂既不告月并朝廟可去之也與猶三望之辭不同

七年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春公伐邾

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既取須句矣今復取者須句復為邾也屢伐而屢取之曲在魯也

補義 前此不見須句之失舊史諱之也

遂城郚 郚魯邑音吾

以取須句之師城之也不恤民矣

補義 杜氏預曰備邾難也其亦急兵之勞而民之疲與奪東作之時荒一歲之獲是重其過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也襄公茲父之子也初即位而殺大夫其子效之又殺大夫而國亂矣不葬亂故也

宋人殺其大夫

人殺大夫國亂而君無政也凡稱國以殺者上殺之也稱人以殺者下殺之也前書宋殺大夫無與于下也此書宋人殺大夫有累于上也大夫不名史失之也

補義 書宋人者衆也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不

書死者名倉卒生亂國人本未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也與弒君可直書其人者異矣成公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殺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君見逐皆書宋人昭公之不君甚矣曾未十年而昭公有帥甸之弒此益深著昭公見弒之由在使公族之搆難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狐晉地

以晉主戰罪晉人也秦之來也先蔑請之也晉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師送之晉大夫中變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也置君不定背惠食言

是晉主乎此戰也。

此一戰也，宣子與秦君皆有罪焉。治亂興亡，繫嗣君之廢立。宣子始欲立長君，而中變其說，繼乃畏逼，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是曲在晉也。然秦人既知晉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強納公子雍，以爭國，自是兵爭不息，秦伯亦惡能無恥乎。

晉先蔑奔秦。

奔不言出，自外奔也。先蔑無罪而以自奔為文者，智不足也。凡主少國疑，大臣欲廢嫡而立庶，皆罪人也。主晉戰而奔先蔑，春秋有以斷斯獄矣。

觀荀林父之戒先蔑者，實平心之言也。先蔑意在覬覦立君之功，而不暇擇焉，乃較戰而為逃軍，亦罪矣哉。

狄侵我西鄙。

湛氏若水曰：晉襄既沒，霸業陵替，秦晉交爭，狄人窺伺其間，大肆內侵，故侵魯侵晉侵宋侵衛，漸見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

諸侯不序，大夫不名，略之也。襄公卒，靈公少，晉大夫懼諸侯之不從也，會于扈而要盟之，是大夫無事而勤諸侯也，故略之。

此會趙盾專之也，何以不書盾？義在大夫，不在盾也。不在稱名以貶也。垂隴之會，書士縠而不書大夫何也？晉襄公時，權未下移，猶襄公主之也。此會靈公在抱，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故書大夫也。

冬，徐伐莒。

徐嘗從齊矣，敗于婁林，復從楚，今興兵伐莒，無霸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為徐故，請盟于魯也。敖涖盟，且娶己氏也。

湛氏若水曰：莒以弱小之國見伐于徐，公孫敖如盟以救之，似禮矣，而敖意不在于救莒，實因盟莒以為迎娶之地，假公圖私，故春秋書之，使人考其跡，知其心，而非禮自見矣。

八年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公盟于扈矣。不足憑也。必遂與盾又盟焉。大夫專而君若贅旒矣。其後遂與盾交弒履霜之漸。可不謹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如京師弔也。不至而復。棄君命也。奔莒。從已氏也。公不奔喪而卿行。諸侯無天子也。敖如京師而不至。大夫無諸侯也。

謹案 敖之罪固為不赦。而文公不能誅。則君之不君可見矣。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

冬。螽。

謹案 此大夫煩擾之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再書宋人殺大夫。亂甚也。不書名而書官。義在于官也。列國有六卿非禮也。不勝書。因事之變而書之。事之變奈何。司馬掌兵而為人所殺。司城守土而棄之來奔。是君無道而擅殺大夫也。司城者司空也。以武公名故諱之。

謹案 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不書名。史册所不載也。

九年 癸卯頃王元年

春。毛伯來求金。

求賻求車。猶為之名也。求金則告匱也。王室急而諸侯不臣也。

謹案 春秋書天王來求者三。求賻求金不稱使。史失之也。公羊謂三年諒闇不稱王。陸氏淳引踰年成君例駁之。是已。然即位以後。雖冢宰攝政。未有不奉王命而行者。當喪未君之説。亦不其然。故知是史失之也。聖人書此。蓋責諸侯之不貢也。

夫人姜氏如齊。

謹案 歸寧常事爾。何以書。蓋夫人至是不安于魯矣。是他日大歸之始事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譏不親葬也。諸侯之葬。大夫送之。天王之葬。公親送之。公子遂葬襄公。則已重也。叔孫得臣葬襄王。則已輕也。是夷周于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殺大夫。亂也。晉君少。諸臣爭權而擅相殺也。稱國以殺者。無天子也。稱人以殺者。無諸侯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謹案】程氏端學曰此見夫人非禮而動至三月之久而無名以告廟也樸鄉呂氏曰錄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文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穀書人殺大夫亂甚也書及累也因士縠之故而及之也擅殺之專也又及焉濫也

【謹案】是時盾執國政挾私怨而以國法殺之舍晉人無以稱也

楚人伐鄭

閒晉亂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苦救鄭也亦惜之也大夫主兵而諸侯無能為也

【謹案】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趙盾為政不能振霸國之威乃使楚得志于鄭會師方及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晉遂不競而楚莊霸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昭公班之子也

九月癸酉地震

異而且為災也地道靜以動為變且害民也

【謹案】此陰盛陽微之象也文公怠惰君弱臣強地道之相感也明矣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文襄昭哀之世其異應不亦大可鑒哉

冬楚子使椒來聘

伐鄭而聘魯遠交而近攻也

【謹案】春秋于吳楚徐越所稱之貴賤詳略一仍舊史蓋因之以見事實爾君書爵臣書名非褒而進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被曰襚僖公薨九年矣成風卒六年矣始歸襚緩也葬已久而受之非禮也蓋齊晉既衰秦楚爭霸故楚椒來聘秦假歸襚以結魯也

【謹案】公羊曰兼之非也僖公成風以妾母繫子為重而言爾若以為兩人豈可敘母于子下哉故朱子曰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可無疑也成風薨葬皆以夫人稱之此因史之舊今不稱夫人所以正嫡妾之分明其夫人之非也聖人筆削可見矣

葬曹共公

十年 甲辰項王二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也公子彄之後也

夏秦伐晉

報令狐之役也不書人與師闕文也戰于令狐晉之罪也然彼欲立正也情有可恕而必伐之過矣聖人惡戰伐凡首兵者皆罪之

增 方氏苞曰先儒以稱國為貶非也其事同時相次而獨于一役貶則其異于前後者何也葢或赴告不及傳聞略不知主兵者為誰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但書某國伐某國而已

謹案 此秦之罪也向也輔晉以攘楚今也附楚以謀晉秦晉之怨深而楚人得志于南服矣然春秋之罪秦不繫乎稱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不予楚之得殺大夫也

增 吳氏澂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子西也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旨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王臣也孰及之魯之微者也微者而與王臣盟非禮也

謹案 蘇子王卿士也而稱子此尊異之辭也非王臣有五等之爵也蘇子之來王使之也魯不辭盟而使微者盟其王臣臣子之義何在哉春秋不書使而天王之不王魯侯之不臣概可見矣

冬狄侵宋

志狄患也侵鄭侵齊侵魯今又侵宋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謀伐宋也不書伐與戰者宋聞而遂服也

謹案 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包藏禍心遲疑而未敢遽前蔡侯乃首附之俛首而聽命焉其罪均矣則知稱爵為非褒也

十有一年 乙巳項王三年

春楚子伐麇

次于厥貉之師也宋已服故伐麇也楚子者譏商臣也滅江六役陳蔡服鄭宋威齊魯而歸伐麇亂

賊得志春秋傷之。

【纂疏】麇微國也。耻從楚而逃歸。甘為受伐。見麇能自守。而不可以威刼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承筐宋地

尋衡雍之盟也。當是時也。諸侯皆背晉而與楚。不與楚者獨三家與六卿爾。大夫強而諸侯弱也。叔彭生書仲。衍文也。

【讀案】此大夫擅相會之始。彭生。公子牙之孫。惠伯也。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然魯不遣執政而遣惠伯。其奚足以却遠人方張之勢哉。

秋。曹伯來朝。

喪畢來見也。魯以事天子者事晉。曹以事天子者事魯。放尤而不知其非也。

公子遂如宋。

承筐之會。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宋新從楚而未固。故遂往焉。謀背楚也。

狄侵齊。

志狄患也。

【增】高氏閌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其強如此。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增】方氏苞曰。晉人敗狄于箕。其後侵齊侵魯侵宋。不敢復犯晉。得臣敗狄于鹹。不敢復犯齊魯。立國貴自強也。

十有二年丙午頃王四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降于齊師。入齊為附庸。今來奔。為齊迫也。以自奔為文。罪不能君也。不名。史失之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書子。公女也。所謂女子子也。女子子不卒。卒叔姬許字于諸侯者也。

【增】方氏苞曰。其稱子。時君之女也。不繫國。未嫁也。君為之變而過于常制。故特書于冊。傳謂許嫁則卒之。非也。

夏。楚人圍巢。

志楚患也。

【讀案】前日楚伐麇。列國不能救。于是又圍巢。諸侯莫敢犯其鋒者。書之。惡楚之不仁。而恣毒于小國也。

秋滕子來朝。

讞案 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蓋周公禽父之遺澤也文公乃不脩覲禮于周豈可稱秉禮之國哉

秦伯使術來聘。

楚每伐鄭則聘魯秦每伐晉則聘魯以兵來者當禦之以好來者當察之也故春秋不徒志聘也

讞案 術不書氏舊史略之也稱秦伯仍舊史也非以其能聘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

凡戰必有及之者辨主客分曲直也茲無曲直互相搆怨故不書及交罪之也

讞案 先儒謂貶而稱人非也宣成以前卿大夫將常稱人直書其事而輕重之權衡自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帥師城之兵民交病也行父主其事私也二邑近費而介于莒行父之自為也莒魯爭鄆自此始也

讞案 此近莒之鄆蓋東鄆也故杜曰魯之所爭諸魯地而與鄆逼近恐莒人窺見其謀故亦帥師以城之稱兵以往者歉于義而畏莒也

十有三年丁未頃王五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也穆公款之子也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也瑣之子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程氏端學曰文公時兩遭亢旱其所以修民事奉天時之道可知矣

世室屋壞。左穀作大音泰公羊作世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屋壞久不修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壞道矣而壞志慢也

讞案 魯不毀之廟有二祀周公者曰太廟禘于太廟是也祀伯禽者曰世室太室屋壞是也周公封于魯實為魯之始祖留相王朝而不適魯使伯禽就封魯人以伯禽為始受封之君欲不祧其主故稱其廟曰世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其後妄立武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謂武宮亦稱世

室、則非禮矣、

冬。公如晉。

朝。且尋盟也。

衛侯會公于沓。

請平于晉也。

【謹案】公往朝晉、謀納諸侯、而衛成聞公適晉、乃至沓以會之、求通晉也、夫諸侯非王命自相朝且不可、況因其經過而要之與會、豈禮也哉、

狄侵衛。

會魯非狄意。故侵之。

【增】趙氏鵬飛曰、狄自鹹之敗。鋒銳頓挫。今復侵衛者。衛逼于狄。成公出會。狄乘虛而侵之。狄之窺伺、其可忽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不地。于晉也。遂盟趙盾、彭生會郤缺。而公及晉侯盟、君從臣令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亦請平于晉也。商臣弒逆。人心不與趙盾為政。晉國輯睦。諸侯皆欲求成焉。故為新城之盟也。順逆之勢。昭然可見。而惜乎晉侯之無能也。

【謹案】鄭伯之會公、義同于沓之會也、明年遂為新城之盟、衛鄭之情可見矣、惜乎靈公幼弱、盾懷異心、自顧其私、不惜國恥、坐失可為之勢、俾楚益張、誰之咎哉、

十有四年戊申頃王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謹案】公自去冬初如晉、久于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二、公之事霸、亦過恭矣、

邾人伐我南鄙。

為須句故也。

叔彭生帥師伐邾。

報伐我也。

【謹案】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伺魯之隙、而伐我南鄙、亦脩怨爾、叔彭生帥師伐之、其報怨速哉、春秋聯書之、所以交致其責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昭公也。孝公弟也。

【增】程氏端學曰、此為九月商人弒君起文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丙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

從于楚者服也。桓公之威也。舉天下而從諸侯。君子猶或譏之。今從大夫。則陵遲更甚矣。同盟于幽而天下一變。同盟于新城而又一變。幽之後諸侯不知有天子。新城之後大夫不知有諸侯。

【補】是時楚莊方立。侈然有求諸侯之志。而諸侯散無所主。微晉之覇。則諸侯一舉歸楚矣。故盾雖抗。而今日之盟實有補于諸國。然春秋凡書同盟。未有大夫主之者。今以趙盾而尸盟。是大夫得專制諸侯也。宜其卒至于弑逆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不日。非一日也。有者不宜有也。一芒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北斗。天紀也。孛入之。變甚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菑側其反

捷菑。邾定公之弟。晉出也。故晉人納之。晉人納之。宜無不克矣。而弗克則理屈也。亂長幼之序矣。然弗克而遂已焉。猶為屈于義而知悔也。易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晉人之謂也。

【補】左傳帥師者趙盾。公穀曰郤克。陳氏岳曰。又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宣十七年。郤克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者乃宣子明矣。趙盾以大夫而廢嫡立庶。罪莫大焉。雖終弗克納。僅得免怙終之刑爾。非善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慶父之子也。又奔。可以不卒矣。而卒之。為喪歸故。且示戒也。禍溢而容死于外也。

【補】敖廢命出奔。不忠不義。魯不能討。且許歸其喪。歸其喪者齊。而許歸者魯也。魯道衰矣。高氏閌曰。此著典刑之壞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潘之子也。商人。潘之弟也。潘之母曰葛嬴。商人之母曰密姬。桓公内嬖六人。此其二也。惟六人内嬖。故五子争立。弑殺相尋而未已也。舍未踰年而稱君。齊不踰年而改元也。惠公之卒。未踰年而嗣子稱爵。是其証矣。案齊書子。未君也。舍書君。已稱君也。商人書公子。州吁不氏。因舊史也。弑君之惡一也。聖人據其實而書之。非有所輕重于其間也。

宋子哀出奔。

宋昭公之不道也。大夫穆。司馬死。司城亡。衆叛親

離子哀懼故奔也。

〔增〕家氏鉉翁曰，杜氏以子哀為字，強求其可貴，愚竊惑焉。宋公不能君，亂且作矣。子哀既為卿，臨難自免，為臣不忠，罪莫大焉。乃以為春秋貴而不名，豈聖人垂法之旨哉。

子哀者宋大夫也，黎氏錞疑其不書氏而以為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糾之類，則鑿矣。春秋固有不書氏而書字者，如王人子突，豈必其君之子哉。子哀明于保身，而闇于為國，劉氏敞以為知義，如之何其可也。

冬。單伯如齊。

莊公元年有單伯焉，至今已七十餘年，或其子若孫與，蓋世稱之也。其如齊何也？齊君舍，魯甥也，母曰子叔姬。叔姬無寵，舍無威，故被弒焉。文公念其女而使單伯請之也。弒逆大惡也，甥舅至戚也，不討賊而自畀以求之，其取辱焉宜也。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兩書執者，不以單伯及叔姬也，男女之別也。不稱夫人，自內録也。商人不道，既弒其君，又執其君母，而書齊人何也？商人賊也，無責爾矣。齊人懷商人之私恩，不討賊而助虐，可罪也，故書齊人，治賊黨也。

商人弒君，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商人必有以文之，而單伯必正之，叔姬必質之，此齊所以執單伯，并執叔姬也。聖人兩書齊人，甚之也。

十有五年 己酉匡王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增〕蘇氏轍曰，將因晉以請齊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華孫華耦也。不名，魯人以為敏而貴之也。華孫出于自請，權宜來盟，以紓其國之難，不可以矯命罪之也，故以官書，言能其官也。胡傳所言又追罪于華督，恐非經旨。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喪畢來朝，今五年又來朝，皆事天子之禮也。曹行之而魯受之，均罪也。

〔增〕季氏本曰，此畏齊而託于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歸之與受之者皆非也。公孫敖之罪大矣，生不討

之死不絕之齊魯之政刑可知矣

【補】方氏苞曰志魯無政使叔得歸也胡傳謂因其二子之哀以著教非也二子事不見經何從著教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襲莊公之誤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釋之也不能討賊借晉寵以請于齊待賊之釋之而後來歸也

【辨案】大夫被執而反則以至書明其失國體也而魯之為國單伯之為使皆可知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不與新城之盟故也夫蔡人不與非不欲也不敢也楚強而晉弱楚近而晉遠恃晉救而背楚危道也然城濮之役一戰勝楚踐土之盟不名而至蔡之情也晉不自反而伐蔡又入之暴甚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罪齊人也抑魯有以取之焉不討賊而數請之其為賊侮也固宜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侵也執我則如晉侵我則如晉不自強而恃人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欲討齊而不果也公不會有齊難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不能討賊徒盟而已矣書諸侯不專罪晉也

【辨案】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辭也見衆國無能為也此年盟扈十七年會扈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晉靈幼弱趙盾導之以賂也經言諸侯而意主晉大夫微文示趙盾之專政可知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扈之盟故也商人之惡極矣行父如晉諸侯盟扈不能討也徒得叔姬之歸而已書之傷之也杞叔姬來歸有罪而見出也來歸子叔姬無罪而被侮也

【補】家氏鉉翁曰書齊人執齊人歸其執其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商人也莫之能討遂成君矣侵我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我也易曰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商人之謂乎。

十有六年 庚戌 匡王二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請之而被侵。被請而又請之。又請之而又不見答也。齊之病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不視至于五月也。奉王朔以告廟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于民謂之視朔。臨曰視 不四不視朝。厭政甚矣。不書疾。非疾也。怠也。怠者積惡之原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郪邱 齊地

弗及盟而又盟。魯求之無已也。弗及行父盟而及遂盟。固齊侯之無常。然而齊侯不足責也。魯之君臣屢受辱而屢求之。求之不答而又求。幸其允焉而許之也。可恥之甚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聲姜也

文公母也。

毀泉臺。

是築于郎者也。作臺雖非。勿居可也。勿脩可也。毀之。是重勞民而揚先祖之過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漢南之大國也。昔武王伐紂。首誓庸蜀。今秦巴從楚而滅之。是楚盡有江漢。撫用秦蜀。而不可制也。志楚之強。傷齊晉之弱。而憂周魯之亡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書人。衆也。不可指名也。昭公無道。而國人皆欲弒之也。

【辨】汪氏克寛曰。昭公無道。大失人心。故襄夫人因衆惡而戕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既有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

縱國人之弒君。其與弒之罪。不書而自見矣。

【識疑】宋昭公之弒。襄夫人公子鮑必欲自掩其迹。以衆亂告而賊無主名。故蕩意諸之從死亦隱而不宣。胡傳謂孔子以其不能正君而削之。則孔父仇牧荀息之俻載于冊書。又何為其不削哉。

十有七年 辛亥 匡王三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弒君。伐之是也。書之者。譏不能討賊也。

【識疑】四國稱人。微者也。考是時晉之當國者趙盾。衛之當國者甯俞。乃盾不自出而使林父。俞不自

出而使孔達。本無心于討賊可知矣。陳公孫寧鄭石楚俱無聞于時。其罪可知。歸生柄鄭而使石楚會伐此四國者。非獨怠于公義。其曲庇亂人。乃自為無君地爾。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于世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敬姜。

九月而葬。緩也。無他故而緩葬。怠也。文公怠于政事。雖親喪猶不自盡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

屢侵之。屢盟之。又伐焉。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侵之而請盟。既盟而遂伐之。被伐而又請盟。怠甚而不能振也。權臣竊命。四鄰交侵。皆怠之故。

諸侯會于扈。

無事而勤諸侯也。公不與。齊難故也。諸侯不序。不足序也。盟于扈而不能討齊。會于扈而不能討宋。無桓文之功而有其罪也。

謹案 是時趙盾專晉。會盟征伐。晉侯無一與者。靈公稍長。君臣之隙已成。盾懷逆心久矣。後二年即身為賊。豈知天下大義之不可泯哉。故陰庇亂黨。不欲諸侯之助伸覇討也。盾何以辭其責哉。

秋。公至自穀。

謹案 文公不能自強。而甘心事賊。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此不待明年齊伐魯而知其危矣。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過恭矣。諂以求人。其能國乎。

十有八年 壬子 匡王四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不于路寢。非正也。不言何臺。蒙上也。泉臺也。蓋亦信機祥而為厭勝乎。而卒薨于其下。則命不可移也。向使動守禮法。不涉于淫。雖不毀臺。何臺下之薨之有。故君子居易以俟命。不信術而妄為。

秦伯罃卒。

康公也。穆公任好之子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弒書人。衆也。商人之惡極矣。宜衆之欲弒之也。州吁書殺。以賊討之也。商人書弒。不以賊討也。既北面而事之。又以私怨殺之。商人雖賊。賊商人者亦賊也。使惡商人之為賊。而釋夫賊商人者。以為非

賊。是教人逆爲賊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未有二人並使者也。甫葬而二卿並出非聘也。謀廢立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繼體之君也。諸侯在殯稱子。其既葬稱子。踰年稱君禮也。弑書卒。舊史諱之也。春秋脩而知其爲弑者比其辭以見義也。上書二臣如齊。下書夫人歸齊。則子之所以卒者可想也。文公怠荒。權移

臣下。妾媵內嬖。比而爲奸。而簒弑作矣。

【補註】子。文公之世子也。左氏曰名惡。公羊曰名赤。范氏甯亦曰子赤。宜從公范。子卒不地不日。則非正命可知。何以不書弑。內辭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出姜也

歸于齊大歸也。弑其子而歸其母也。孫于齊者。與弑者也。罪之也。歸于齊者。不與弑者也。哀之也。夫人之逆也。公甲之焉。奸臣窺伺。遂啟生心。肉未寒而子殺妻歸。則不敬其伉儷之故也。齊其家者。愛憎不敢辟也。辟則爲天下僇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立宣公也。三家相比。後先如齊。以成廢立之謀行父亦一仲遂也。

【補註】夫人歸而行父如齊。懼有所訴也。遂。得臣。行父三人皆同心與謀。于何知之。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者。當國之大臣共弑之也。于何知之。于晉弑州蒲知之。

【補註】吳氏澂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太子弑父

也。春秋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卓氏爾康曰。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已字作解義既可通。字不必改矣。因有二義。益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二說俱精。而卓氏尤勝。

春秋義補註卷六

男 友涑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七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宣公

文公庶子也。母曰敬嬴。三家殺子赤而立之。

元年 癸丑匡王五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自文公以後皆即位者。踵失也。三家弒逆。不討賊而即位。與弒也。宣之罪減乎桓。桓首惡。宣與聞焉爾。

增案 宣公行即位之禮。此宣之志也。故如其意而

書即位。同于魯桓之例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寵賊也。與弒可知也。桓用翬。宣用遂。其事同也。喪娶非禮也。遂如齊。歸弒赤。立宣公而昏于齊。齊亦與弒也。大臣鄰國。比而弒立。而以喪昏。其惡可知也。

增案 宣公未及期年而亟于喪娶。此其惡之小者爾。其大者在負弒逆之罪。而遣弒逆之臣。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弒君篡國之本謀。而請昏自結。已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欲急昏于齊以定其位。亦以見齊侯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弒君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省文。且蒙上也。一事而再見者名之。通例也。以者不可以也。不親迎而遂以之。非禮也。稱婦。有姑也。出姜既出矣。猶有姑者。妾母為夫人也。是敬嬴也。敬嬴私于仲遂。比而殺嫡子。出夫人。昏大國以自尊也。仲子別宮。猶疑之焉。成風卒葬。死而夫人之也。敬嬴逆婦。生而夫人之矣。因事書之。著妾母當國之戒也。

增案 不稱氏。畧之也。朱子曰。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為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故以不稱氏為貶夫人者。非定論也。稱婦。著敬嬴之罪也。敬嬴之罪。隱而未見。春秋推見至隱。特稱婦姜以顯之。非但以其有姑而稱婦也。書遂以。討遂也。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而請定公位也。何以知之。會于平州。取濟西田也。子赤弒而遂如齊。行父如齊。宣公昏而遂如

齊行父如齊同惡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大夫命于天子有罪則請于天子放之殺之非諸侯事也晉非天子而放大夫衛非晉之荒服而放于衛皆罪也

【謹案】稱國以放罪累上也是責其與穿同罪而甲獨見放也釋穿而放甲盾專之也故明年遂有桃園之弒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

季孫請之也會于平州定公位也如齊昏齊而會

齊惡齊黨惡也

【謹案】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定位宜書及齊而書會者治黨惡之罪也

公子遂如齊

拜成且致賂也弒立之事遂始之而遂終之齊主之得臣行父從之也

【謹案】遂得臣同如齊逆謀之始也今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也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賂也向怪子赤齊出魯殺之而立宣公齊胡為

與謀及覩取田而知之矣遂欲廢立故如齊賂以濟西而且請昏焉齊人許之歸而殺子赤出夫人立宣公逆齊女會平州以定之而後輸其賂也齊以貪田而滅親黨賊焉好利故也

【謹案】不書魯賂而書齊取著齊侯之罪也使齊惠不貪其利則宣公亦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惡其貪利而成亂也

秋邾子來朝

黃氏仲炎曰邾自僖文之世嘗與魯抗宣篡而反朝之者畏齊故也齊說魯之賂邾畏齊之強而是

非不問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與晉爭霸也宋人弒君信有罪矣亦不與其侵者非能討賊也為暴而已矣

【謹案】楚稱子君親行也鄭稱人君不行也楚肆暴鄭從楚晉無政交譏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美救陳也然大夫專兵而圖覇則世變愈下矣

【增】方氏苞曰盾自九年以後凡侵伐皆使諸卿今復自出蓋弒謀益急欲示威于衆而假公義以服

諸侯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
討其從楚也。陳宋伐鄭。楚兵退也。怒鄭伯而同外
楚。諸侯猶可以義動。惜盾不足以任其責也。
【補】先書會。後書伐。見晉師本出救陳。中道而定
謀伐鄭也。棐林之會。政在趙盾矣。不書會盾。義繫
之鄭也。春秋雖惡趙盾。未嘗絶晉也。
冬。趙穿帥師侵崇。
無故侵小也。穿盾族也。亦帥師。趙氏横也。盾帥師。
穿帥師。而靈公危矣。

胡傳。晉欲求成于秦而伐其與國。意者趙穿已有
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
之迂也。
晉人宋人伐鄭。
鄭未服也。書之。罪晉宋也。曷為罪晉宋。春秋之法
不以亂易亂也。
【補】晉宋稱人。將卑師少也。非稱人以貶也。但宋
以弑逆而伐人。晉以大夫而僭霸。不能服鄭之心。
兵不以義。其能振乎。
二年。甲寅匡王六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
鄭伐宋也。不言鄭伐。而以宋主戰。罪宋人也。宋弑
君者也。聖人始終惡宋也。兩稱帥師。其衆敵也。君
獲不言師敗。君重于師也。卿獲兼言師敗。卿與師
等也。
【補】鄭附楚致晉之伐。復聽命于楚以伐宋。固有
罪矣。華元為逆賊之臣。而妄與大衆以致兵敗身
獲。殄民辱國。皆罪也。故皆書帥師以並責其罪。
秦師伐晉。

報侵崇也。崇。秦附庸也。
【補】趙氏鵬飛曰。趙穿無釁而侵崇。致犯秦怒。秦于
是有報怨之師。書秦曰伐。曲在晉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報大棘之役也。
【補】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
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力非不足。以理曲也。于是
晉益不競。楚益日強。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
三傳皆曰趙穿弑也。盾為法而受惡。非也。夫亡不

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之首弒也。非不弒而姑以是坐之也。盾造意。穿從之也。三傳皆謬。而左氏尤甚。越境乃免。非君子之言也。盾不與弒也者。雖不出亡。猶將宥之。設果與弒。雖逃之于海濱。詎能解免乎哉。

[illegible]案 靈公之立。本非盾意。及專國政。國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靈公既長。遂欲殺盾。此盾之所以先事而發也。使穿侵崇。與以兵權。事成而置賊不討。反使往逆新君。是主弒者盾也。謂非其情可乎。然非聖人書之。後人亦無由推見其至隱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增 程氏端學曰。書此為速葬及魯郊起文也。

三年 乙卯定王元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牲變也。稱牛。未成牲也。魯郊非禮也。天王崩。不奔喪而卜郊。尤非也。口傷牛死。神戒之與。牛死乃不郊。不郊而猶望。好僭也。可已而不已也。

[illegible]案 宣公弒君篡位。是無天矣。況天王未葬。禮當為之服斬衰。祀帝于郊。夫豈其時。天既示變以警公。乃不郊而猶望。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速也。周失禮也。微者往。魯失禮也。

[illegible] 王崩而葬。使卿則書其人。葬桓王。葬匡王。皆不書其人。故知為微者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昔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密邇王都。楚伐戎實窺周也。惡楚子而危周也。

趙案 楚莊觀兵問鼎。傲然有無君之心。則其稱爵之非褒。概可見矣。

夏。楚人侵鄭。

鄭從晉也。從楚晉侵。從晉楚侵。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也。備書之。惡晉楚而憫鄭也。

趙案 春秋繼伐陸渾而書侵鄭。則楚莊之惡可見矣。

秋。赤狄侵齊。

狄別種也。自得臣敗狄。狄患息而赤狄白狄興。敢侵齊。強也。

宋師圍曹。

罪宋也。新城之盟。曹伯與焉。伐鄭之後。曹伯實從宋。敗于鄭而與師圍曹。非義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文公捷之子也。

葬鄭繆公。

補注 葬不月。闕文也。然月日雖闕。冬卒而冬葬。則在三月之期。速也。此歸生之謀也。

四年 丙辰 定王二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向莒邑

平和也。公與郯昏。而挾齊為重以平莒。宜莒人之不服也。不知自反而伐國取邑。是以義始而以利

終也。

補注 平莒及郯。義也。然非奉王命。又非侯伯。而挾齊以要莒。宜莒人之不肯也。而宣遽以兵加莒而取其邑。亦已甚矣。

秦伯稻卒。

秦共公也。康公罃之子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補注 弒逆者。子宋也。而以歸生為首惡。是歸生縱其行惡也。歸生為正卿。執國政。聞宋逆謀。即當先事誅之。何為懼其見殺而從之耶。觀宋不能獨為賊。而謀于歸生。則歸生之勢力可知。宋不能制歸生。而譖之使懼。則歸生之勢力益可知。且歸生必素有無君之心。故宋敢以搆亂謀之。乃陽為畜老憚殺之言。而實縱其搆亂。此為亂臣之首無疑也。後鄭人討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則通國皆指為首惡矣。憸險小人。陰為弒逆。而陽不受其名。欲以欺天下後世。豈知聖人明微無異董狐之直筆也哉。嗚呼。歸生無逆謀。則宋之亂不成。趙盾無逆心。則夷皐之賊必討。是啓釁者宋。而遂亂者歸生也。操刃者穿。而主弒者盾也。故書曰歸生弒其君。

與書趙盾之義同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朝也。感其立已也而事之。不忘濟西而求之也。

冬。楚子伐鄭。

罪楚子也。鄭人弒君。伐之可也。曷為罪楚子。不為討賊來也。爭覇也。

五年 丁巳 定王三年

春。公如齊。

朝正也愈恭也。

謹案 公比年如齊皆備書之亦以戒事大國者之卑屈求安也。

夏公至自齊。

久也齊人止公以求叔姬也公過恭矣宜其辱也

謹案 公如齊者五惟此年踰時始返則危之尤甚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不書逆女卿自逆也書之公主之也叔姬書子宣女也朝其君而主其臣非禮也。

謹案 凡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主之為體敵也公自為之主辱矣春秋書之責魯也亦責齊也魯而求昏已為不可況以大夫抗禮于國君乎

叔孫得臣卒。

公孫茲之子也

謹案 不日史闕之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胡康侯曰廟見成婦遣使反馬不親來也啖叔佐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家則堂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不合親行

謹案 時姬始嫁未合歸寧且不當與高固偕也國卿連以私事出疆齊之無政魯之蒙恥交譏之也。

楚人伐鄭。

再爭鄭也前書爵君將也此書人大夫將也書之罪楚也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也。

六年戊午定王四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陳即楚畏之也不能服楚而徒侵陳非義也宣之元年楚侵陳而晉伐鄭曾無幾時楚

伐鄭而晉侵陳小國不守信義大國不加德音天下所以亂也鄭有弒君之賊晉衛不討而與楚爭陳盾亦賊也諸侯不討而從之爭霸聖人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謹案 劉氏敞曰貪虐取民則螽宣公軍旅數起賦斂繁興故宣公之世螽災有四凡以見虐民之應也。

冬十月。

七年己未定王五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之盟也。定從晉也。宣公弑立。惟齊主之。未與晉通也。免新與趙盾從事。故使良夫來盟。既盟而公會晉于黑壤。則其盟可知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魯從齊令也。公借齊以篡國。故凡可以悅齊者無不為也。

謹案 會者外為主。伐萊齊志也。齊侯往伐。而魯以師往伐也。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與兵陵弱。是曲在魯也。

秋。公至自伐萊。

謹案 魯竭志從人。民受其毒。而飲至于廟。宣公何以誣其祖哉。兵出踰時。得歸為幸。書至。危之也。

大旱。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怨氣所致也。去年螽。今年用兵。又繼以旱。民窮國匱。而至于税畝。其必然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

謹案 以經論之。列公于會。而未書諸侯之盟。則以諸侯實未嘗盟也。以傳考之。魯不與盟而為尊者諱。故不書盟。夫宣公失禮于盟主。其小過爾。晉罪其慢已而取賂焉。其罪在晉。非宣公之不義也。宣公之大惡。在于篡立。晉不以此責宣。乃以不朝晉而見辱。亦何足諱之有。故與其疑經。不如其疑傳賄賂之私。恐傳者亦未盡得其實也。

八年 庚申 定王六年

春。公至自會。

謹案 踰年始返。危之也。危其見討于晉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地

病也。何以知其病。以卒于垂知之也。如齊者。當至齊者也。至黃。未至齊也。乃復。終不至齊也。將命如

齊而終不至齊。是墮君命也。不書有疾。雖疾不可以復也。奉命出境。雖疾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垂齊地

有事。時祭也。時祭不書。為壬午之繹書之也。遂不稱公子。蒙上也。疾于黃而卒于垂也。書仲。生而賜氏也。此東門氏之始也。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不以告。終事而聞則不繹。聞遂卒而猶繹。非禮也。萬舞也。執籥秉翟。萬之常也。去籥示變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夫復與繹之為事

小矣。然而聖人書之者。明君臣之分也。有疾不復教臣以忠。卿卒不繹。教君以禮。雖惡其人。不可不明其道也。

補註 吳氏澂曰。有事者時饗之常禮是也。正義以爲此禘祭者非。時饗常事不書。爲大夫卒猶繹。故書之。甄以祭視繹。則祭重而繹輕。以繹視卿喪。則繹輕而卿喪重。卿卒猶繹。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母也。先君不夫人之。而嗣君夫人之也。是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尊所生。而不虞早其父也。抑嬴氏

者與仲遂比而弒君者也。仲遂以卿卒。而嬴氏以夫人薨。王綱紊而人紀滅矣。

晉師白狄伐秦。

秦人之怨。起自侵崇。曲在晉也。不知反已。而會狄以伐之。罪可知矣。

楚人滅舒蓼。

舒界齊楚之間。今楚滅舒。則境與齊魯接矣。故憂之也。

補註 舒蓼一國也。與舒庸舒鳩同宗而異國。楚爲羣舒畔。故伐舒蓼滅之。楚人之勢益橫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以夫人之禮葬之也。而不克葬。無備也。日中而克葬。虞于何時乎。不敬也。

城平陽。本魯地

不時。且非義也。城平陽。將以取根牟也。冬之不時何也。周十月。夏八月也。

補註 國有大喪而動衆城邑。公之忘親罪矣。非特不愛民力也。

楚師伐陳。

陳從晉故也。從楚晉侵。從晉楚伐。強之罪也。晉至從晉。楚至從楚。弱之難也。楚伐而晉不救。晉之辱也。

九年 辛酉 定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且在喪焉。愈非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聘周也。公朝齊而大夫聘周。比而書之。惡可知矣。

齊侯伐萊。
屢伐萊罪齊也。
秋取根牟。根牟萊邑
不繫國附庸也滅書取內辭也凡內辭者皆可識者也婉其辭以見義焉非諱之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也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扈鄭地
討不服也曾從齊陳從楚故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討其從楚也楚伐陳而晉不救也故陳從楚不伐楚而伐陳非義也諸侯在會而林父伐陳征伐自大夫出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也文公重耳之子襄公驩之弟也趙盾弒靈公而立之者也卒不于正寢書之志變也。
補註 不書卒于會會已畢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也文公燬之子也不葬晉衛從齊故也非禮也。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不能弔恤而反圍之不仁之甚也。
楚子伐鄭。
間晉侯之卒也黃石晦曰書楚子者君將也楚人者大夫將也紀實也褒貶不在是也。
晉郤缺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救者是則伐者惡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君臣同罪也陳之君靈公也陳臣之見于經者夏徵舒公孫寧儀行父也君無道而大臣

皆惡其所殺必善人也善人國之紀也而殺之宜其滅也。
補註 洩冶諫君而死實無罪也舊史書名孔子因之蓋大夫例可稱名非以稱名為有不滿之意也。
十年壬戌定王八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比年朝正也事齊如事君求田故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朝所得也夫宣公之謀以為吾以濟西賂齊而得魯侯以魯侯朝齊而得濟西是田不損而國可竊

也。而不知其蹈弒君之罪。而不知其蒙臣人之恥也。

【謹案】宣公踰禮以悦齊，內有求田之意，齊惠喜其媚己而歸之，一出于相與之私，曰歸，非善齊也，蓋以著其取之之罪，曰我，非予魯也，蓋以著其賂之之非，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桓公小白之子也。齊人弒商人而立之者也。桓公卒。無虧立。未踰年。齊人殺之。立孝公。孝公卒。其弟昭公立。昭公潘卒。子舍立。陳乞弒舍。商人立。商人弒而元立。蓋五子爭立。亂于是乎始息。

齊崔氏出奔衛。

書氏。以族奔也。高國逐之也。

公如齊。

奔喪也。朝其正而奔其喪。過恭矣。田故也。

五月。公至自齊。

【謹案】春如齊朝正，夏如齊奔喪，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此齊之橫，魯之辱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謹案】靈公無道，徵舒以私怨弒君，君雖不君，臣不可以戕其君也，書曰陳夏徵舒弒其君，而天下之為臣者定矣，

六月。宋師伐滕。

惡宋也。前圍之。今伐之。不哀喪而為暴無已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外葬不書如。書如。譏也。公弔之。卿共葬事。過恭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從楚也。鄭數反覆而經不書者。諒之也。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非其罪也。故鄭平于晉不書。楚

伐鄭則書之。鄭平于楚不書。晉伐鄭則書之。哀弱小而惡強暴也。陳弒君矣。不伐陳而伐鄭。不爭義而爭利也。

【謹案】罪晉人也，不能定鄭，致其從楚，今乃汲汲于爭鄭，鄭何罪焉，晉于是不可以霸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天王弟也。子稱子。某弟稱某子。不書弟。為卿也。書來聘。譏聘宣也。宣篡也。不能討而聘之。失政刑矣。

【增】汪氏克寬曰，宣公簡慢于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定王始則徵聘于魯。中則厚賄于仲孫。終則命

貴弟來聘。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于文公。來聘之書。止于宣公。錫命之書。止于成公。非削之而不記。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侯爾。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

譏暴且貪也。

大水。

謹案 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

聘新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為伐邾故也。魯之君卿。一年而四至齊焉。貪以侵小。諂以事大。可恥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行父之聘也。未踰年而稱爵。書使。已改元稱君也。非禮也。是一年有二君也。是不哀其先君也。

饑。

水旱螽螟。國家代有。野有蓋藏。君勤補救。雖災不飢。書饑。無荒政也。民貧而君不恤也。

楚子伐鄭。

亟爭鄭也。書伐鄭。罪楚也。不書晉救。罪晉也。鄭于是乎有辰陵之盟。

十有一年。癸亥定王九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陳地

陳鄭服于楚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取向之怨未平也。不討陳不伐楚。而侵小。罪齊魯也。

謹案 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挾強陵弱。皆歸父專權。求多于小國。書之。所以誅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

罪晉侯也。不討陳不伐楚而會狄也。

謹案 晉為盟主。而往會于狄焉。晉卑甚矣。所以有泌之敗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討賊也。亂臣賊子。人皆得而討之。稱楚人。與楚人也。天王諸侯大夫皆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書入陳，罪楚子也。徵舒固在陳也，非入陳何以殺徵舒？方其殺也，志在于討賊也。既殺之矣，乃志在于取陳也。入而後殺者其迹也，殺而後入者其心也。取善則略其迹，不以入累殺也，義也。懲惡則誅其心，不以殺恕入也，利也。一念之公私而善惡判焉。

謹案 殺稱人，衆心之公也。入書楚子，一人之私也。說者謂楚子實借大義以逞志，雖殺而後入，知其志在入陳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納者内弗受也。此陳之罪人也，洩冶之死，靈公之弑，皆二人為之也。殺徵舒而納二人，是誅亂而不誅其所以亂也，故書之罪楚子也。

謹案 書殺徵舒于前，書入陳納寧行父于後，則其心之所由來者顯矣。春秋之義，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此之謂也。

十有二年 甲子定王十年

春，葬陳靈公。

改葬也。亂臣賊子之所以葬其君者可知矣。賊討而改葬焉，禮也。書之，嘗會之也。

謹案 靈公被弑已二十有二月，安知非公孫寧儀行父方歸自楚而葬之乎？故知此為改葬。

楚子圍鄭。

鄭背辰陵之盟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

此救鄭也。不書救鄭，無及也。以晉主戰，罪林父也。楚自滅庸以來，其勢日張，昔歲入陳，今茲圍鄭，勢不可當也。林父不度德，不量力，不成謀，而輕與之

戰，是不求服楚而惟志乎戰也。六卿皆在而獨罪林父者，重帥也。

謹案 晉師救鄭不前，責晉非與楚也。林父狥人失律，責林父非與楚也。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横行矣。然而救鄭之義，晉不足為辱也。聖人豈絕晉而與楚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

蕭鄰于宋，滅蕭以廹宋也。

謹案 楚莊得陳而不有，得鄭而復其君，似乎義舉

今觀滅蕭之祀，則前日之服陳鄭，乃慮其國大而未易滅爾，非能止于禮義者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

晉敗，懼諸侯攜焉，故盟以要之也。曾從齊陳蔡鄭從楚，三國猶未貳也。不自強而要盟，所以䟽楚者末矣。

補註 四國稱人，大夫之衆會也。晉以大夫主之，而諸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不旋踵而宋師伐陳，衛人救之，楚人伐宋，三國不阻，則盟無益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書伐陳，罪宋也。書救陳，善衛也。楚之于陳也，討其賊而封其君，德刑成矣。其服于楚無怪也。陳有賊而宋不討，陳無君而宋不置。今陳定矣，乃承晉命而伐之，是楚存之而宋亡之也。故書伐陳，罪宋也。陳衛之睦，非一世矣，危而救之，義也。清丘，要盟也。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背盟而救之可也。故書救陳，善衛人也。原情本義以定功罪，而善惡明矣。

十有三年 乙丑定王十一年

春，齊師伐莒。

屢侵小，罪齊也。

補註 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侵小國也。

夏，楚子伐宋。

為其伐陳也。宋伐陳，清丘之盟故也。楚伐之而晉不救，則何以宗諸侯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専殺也。荀林父帥師敗績，不殺林父而殺先縠，失刑也。

十有四年 丙寅定王十二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専殺且失刑也。衛救陳，義也，雖背盟有辭矣，而乃殺大夫以悅于晉，衛之恥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共公襄之子也。

晉侯伐鄭。

鄭故也，服于楚而伐鄭，吐剛而茹柔也。春秋之諸侯自相敵以利楚，戰國之諸侯自相敵以利秦，其惑一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伐不服故圍之也。甚矣楚之強也。伐鄭不服。圍之而服矣。伐宋不服圍之而服矣。甚矣晉之弱也。圍鄭不救。鄭入于楚矣。圍宋不救。宋入于楚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從楚也。

歸父之父弑君專國。而孽子世濟其奸。會齊侯會楚子。此事而觀。見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十有五年。丁卯定王十三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從楚也。

宋以大義受兵。魯不能恤災患。嚴兵固圍以為聲援。乃兵未至魯而怵于威武。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不亦鄙乎。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被圍三時。晉不能救。魯反會楚。宋絕望焉。故及楚平也。自宋及楚平。而天下無不從楚者矣。是以有蜀之盟也。特書之。惡楚憫宋。而責晉與諸侯之無能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不能救宋而滅狄。可謂不知類矣。赤狄屢為暴。而罪晉之滅之者。聖人之大也。

秦人伐晉。

秦晉自戰殽之後。三十餘年凡十一戰。彼此交病而楚霸矣。故春秋厭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札子。王弟也。召伯毛伯。王卿也。諸侯專殺大夫。猶為不可。況人臣而擅殺天王之卿乎。不臣矣。天王何在。而使札子得殺之也。不君矣。君不君。臣不臣。

周危矣

秋。螽。

頻災也。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螽。今又螽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

謀從晉也。從齊從楚。又謀從晉。自以為狡兔之三穴。而不知失信與義。將不可以為國也。

初稅畝。

始變法以厲民也。古者助法。借民力以耕公田。及周之時。人情漸漓。意必有不急公事而盜其收者。

故變而為徹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所以齊民力而防其僞也然其實止得公田之所入未嘗侵取私田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至于宣公國用不足而厚取于民旣分其公田之所入矣又履其私畝而稅之是倍于舊而什取二也一時便宜遂為定例書初稅畝憂害一時而并及萬世也

冬蝝生 蝝音緣

螽子也今年螟明年又將螽洊災也天災洊至君方剸民國之不亡者幸也

饑

民窮而君不恤也國有秕政則野無蓋藏上無補助則道有殣瘠歲不登而民饑君子憂天憫民而責其君也螽稅畝蝝生饑比而書之聖人之情見矣

張氏洽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 戊辰定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罪晉也狄雖暴必滅之不仁矣窮兵荒服拓狄地以自肥其何能覇之有

甲氏及留吁赤狄之別種也與潞氏為三種晉旣滅潞氏今循并盡其餘黨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者東都也周之京師曰王城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又築東都而遷殷之頑民所謂瀍水東者也宣榭宣王之榭也有堂無室曰榭以便射也講武之所也宣王四征不庭歸而講武于東都于是乎有榭宣榭災天示意也周不復興矣

秋郯伯姬來歸

婦人嫁曰歸歸寧曰來出曰來歸齊人來歸子叔

姬叔姬無罪也强歸之也郯伯姬來歸伯姬有罪也自取之也夫婦人倫之首風化之原也至于出焉人倫廢而教化衰矣故春秋謹之

冬大有年

記其有以見其無也十八年之中而僅一有年非常也故書之

十有七年 己巳定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僖公業之子也

丁未蔡侯申卒

悼公東國之弟也。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魯附楚故葬二國也。宣之九年。不葬晉衛。葬事齊也。是年葬許蔡新事楚也。

此因許蔡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葬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王氏貫道曰。自宣公八年至此。十歲之間。日食者三。豈可諉之常數哉。用見君臣強弱之分。陰陽消長之故矣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斷音短

宋及楚平。諸侯危矣。晉侯懼而復為斷道之盟。固諸侯之不從楚者也。當是時也。南北之勢橫分。宋鄭陳蔡從楚。衛曹邾從晉。而魯兩屬焉。晉不競于楚矣。

此舉出于宋及楚平之後。誠因懼楚而復為盟。但郤克既怒齊。遂起伐齊之謀。而魯衛曹邾皆迫于齊。故同謀伐齊。實在此時。

秋。公至自會。

斷道之盟。公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故書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弟為卿則書公子。此書弟非卿也。非卿不卒。此卒之。賢叔肸也。何賢乎叔肸。賢其不為卿也。宣弒而肸心非之。以親故不去。以義故不為之臣也。故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卿而卒之。尊人爵也。不卿而卒之。尊天爵也。所以風世也。

方氏苞曰。肸終身不食宣公之祿。而其子世為魯卿。公必為之變而加禮焉。故特著于冊書也。

十有八年庚午定王十六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書晉侯伐齊。識晉侯也。晉卿以私忿強其君也。書衛世子。識衛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有功則迫上。無功則危身。故國之冢子不可以將兵也。

公伐杞。

杞魯世昏。僖文之世皆來朝。宣立而不至。義也。伐之。是以不義伐義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惡邾人也。邾嘗用鄫子矣。今又戕鄫子。肆毒無已也。且以罪鄫也。偏師直造其國都。擒其君而戕之。鄫之無備亦甚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王也。曾從楚。故來訃也。書楚子正名也。不葬削之也。卒書爵。葬書謚。其爵子也可書也。其謚莊王。不可書也。其將易之。非傳信也。其將紀實。不可以訓後也。故削之。存禮之防也。

[illegible] 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變始以訃告及魯是以其卒見于春秋一仍舊史書之爾春秋于楚事之詳與天王崩葬之闕悉仍舊史而荆楚之盛天子之衰諸侯之悖從可見矣

公孫歸父如晉。

始貳于齊也。

[illegible] 是時晉方強盛齊少懦矣于是背齊事晉其或以君命出未可知非必欲以晉人去三桓也使歸父交親于晉則還自晉之日即當奔晉而不奔齊矣故知行父之見忌必有誣為倚晉以去三桓之詞左氏之言未可信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薨于路寢正也。公薨于路寢則變矣。篡弒之人。然身無討。使得正而斃焉。故曰變也。春秋之作。有事同而辭異。有辭同而義異。比而屬之。則知之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魯境

不稱公孫。蒙上也。至笙。未及國也。遂奔有惡于新君也。不言出。自外奔也。歸父者公子遂之子也。遂弒赤而立宣公。其子繼之擬三家而處其上。宣公薨。三怨作。故不可以返也。夫仲遂誠惡。然易世矣。且是奉先君之命而往也。不容其復命而遽逐之。過矣。

[illegible] 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今歸父還自晉至笙猶未終事也然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何必輕身以死乎故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矣異于他人之奔者也

春秋義補註卷七

男 友涑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八

合河孫先生葉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成公

宣公子也母曰穆姜

元年辛未定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時燠也周之二月建丑月也而無冰記異也

三月作邱甲

不當作也邱甲者邱出一甲也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李靖曰周以二十五人為一甲是也甸出一甲四邱共出三甲今邱出一甲則一甸出四甲矣初稅畝則賦增作邱甲則兵增賦增而民困于財兵增而民困于力財力並困民乃流亡矣

增註　甲士之數既增則長轂牛馬步卒之數率加其四之一又可知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

背齊而專事晉也此齊魯交兵之始也

增註　宣之末怠于事齊公孫歸父如晉未反而宣公即世歸父奔齊魯固篤于親晉矣而慮晉之不已信也是時晉霸已衰亦亟于得魯故為赤棘之盟臧孫之使行父主之也中世以後政在大夫以散卿而盟霸主焉晉亦不以為嫌矣書之著大夫之強亦悉諸侯之失其御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別種

王室愈卑也不書戎敗王師不以戎抗王也天下非有能抗王者也王師自敗而已

冬十月

二年壬申定王十八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赤棘之盟故也抑歸父亦有力焉書之罪齊侯也附楚背晉納我之叛臣而伐我之喪也

增註　前日魯宣以援立之故專意事齊末年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既而成公有赤棘之盟始知魯決于無齊故以兵加于魯非義也齊頃公結憾于諸侯今又結怨于魯是以有新築之戰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

齊伐衛也衛世子臧嘗伐齊故也以衛主戰責衛也是良夫志乎此戰也春秋貴自治而惡佳兵也

【謹案】良夫專兵輕進致敗其師幾于喪身辱國良夫之罪也齊侯侵虐鄰國既伐魯遂乘勝伐衛遇于新築而戰焉亦罪也雖一時得勝不久而來鞌之敗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齊地

大國三卿四卿並將其數溢矣軍無二帥四卿並將其權分矣大夫強而不相下也戰于齊地四國伐齊也凡戰多以主及客今以客及主者惡四國也齊附楚背晉而虐魯衛伐之是也然以臣當君而不之讓非禮也各懷私憤而虐民以逞非義也故以客主是戰也戰書齊侯君將不言師也敗書師紀實也師敗而君未獲也

【[illegible]】大夫會伐以名見自此始僖史書之而孔子不革何也著諸卿驕悖無名之罪也四卿並將以

歸父在齊而三桓同惡爾僑如得臣之子宣伯也嬰齊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魯創增軍制五卿分帥四卿出而一居守仲孫蔑是也則守國者寡矣大夫專而不顧其君也雖齊侯驕傲犯諸侯之怒而四國大夫為私憤而興大衆幸而得勝豈足貴與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齊地

屈完書來盟已服也國佐書如師未服也成與戰未可知也孰及之四國之大夫也不序蒙上也盟于袁婁譏不退舍也袁婁去齊五十里幾于城下之盟也惡無禮也大夫專政而君若綴旒兵革繁興而民若草芥詐力相尚而禮若弁髦矣

【[illegible]】吳氏澂曰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

【[illegible]】齊桓退師而與楚盟盟之以其禮也四國進師而強與齊盟盟之以其力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人弑杵臼而立之者也。

庚寅衛侯速卒。

成公鄭之子也。

取汶陽田。

齊侵地也。不言來歸非齊歸也。魯倚晉勢以奪之也。故曰取也。汶陽不繫齊非齊也。不繫我并非我也。必侵小而得之。魯昔取之。人齊又取之。魯又取之。齊聖人本王制而正封界。則汶陽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受盟于晉且伐齊故也。楚居喪而伐人之喪。鄭從之。皆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

侵稱師。書衆也。會稱公。會大夫也。會嬰齊。懼楚也。伐齊之役。魯衛同之。既侵衛。必侵魯。故懼也。公會嬰齊。病公也。先天下而從楚也。蜀之盟。公倡之也。

公與外大夫盟。其辱甚焉。而書公不諱何也。著三桓之惡也。鞌之戰。季孫叔孫實主之。恐有執辱之危。故身避而迫公以往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人主盟也。秦先宋。楚尊之也。齊在鄭下。新敗也。此楚人之令也。公及諸人盟。病公也。魯望風而先服于楚也。楚之大役。蔡許必與。而不書者。失位也。宋衛有喪而亦與焉者。懼楚也。晉惟不至而已。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也。蓋天下淪胥而從楚矣。聖人傷之。

三年 癸酉定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雪蜀之恥也。然而益之恥也。楚方侵衛。晉不救也。

諸國盟蜀晉不問也。楚人既去乃敢興師。又不伐楚而伐鄭。益之恥也。魯宋曹衛不守信義。冬從楚盟。春從晉伐。設楚來責何辭以對。疲于奔命。而無以自立。四國之恥也。

辛亥葬衛穆公。

師故緩也。奪人之喪與自奪其喪。皆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不以會致而以伐致。諱盟楚也。恥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不書宣公。主未遷也。新主未入。則舊主在焉

宜從舊主之謚，而不宜曰新宮。意此時先遷舊主，方欲易檐改塗，遽遇火災，既不得稱僖宮，又不得稱宣宮，故曰新宮。宗廟有災，先君之主不得以時入廟，哀而哭之，禮也。宣公弒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而火災遽至，春秋志之，示有天道也。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也。

【補註】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師，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觀越禮踰時，以詐耀淫侈無知之人。此豈有所不忍于心哉。春秋直書其事，而其罪自見。

夏，公如晉。

朝之也。三年之喪畢矣，春伐鄭而夏如晉，不朝天子可知也。

【補註】此非汶陽之田也，而用除喪入見之禮以事晉，春秋書之，凡以責其假然無王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有晉楚之難，不思自保而伐人，非計也。且許何罪，惟其小而兜也。親受強大之侵暴，而又恃強以侵小，不恕矣。

趙木訥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歸之。今鄭無詐，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是自撤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補註】成公借援于晉，凡可以諂晉而求悅者，無不為。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春秋莫不書至，所以譏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魯邑

棘不係國，內邑也。公羊曰：汶陽之邑也。胡康侯曰：復故地而民不聽，何也。初稅畝，作邱甲，役日重矣，棘不願為之民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切，音祥。咎，古刀切，音皐

赤狄之餘也。滅人之國而不留餘，不仁甚矣。良夫每從郤克之後，同惡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諸侯有聘禮，無盟禮。其君使來聘，不使來盟，命[illegible]而遂盟之，非制也。且無君也，臣聘而君盟之，失禮也。荀庚之在晉也，其班在三；孫良夫之于衛，則上卿也。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衛康叔之後也，與

魯同長諸姬若以周班位在晉上即計强弱晉為大衛次之良夫猶當先也乃懼覇主而先庚非禮也

鄭伐許

再伐許也不稱人與師闕文也于褒貶乎何有若以褒貶之例言之則一伐許無貶再伐許貶之三伐許乃褒之耶事之是非直書自見二歳而三伐許焉許可憫而鄭可罪也

四年甲戌定王二十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謹案】宋共喪服未除而遣使來聘非禮也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豈為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乎抑將為共公國皆張本也八年之聘殆基于此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靈公夷之弟也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臧孫辰之子也

公如晉

比歳朝晉汶陽之田故也

【謹案】一歳一朝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取辱爾

葬鄭襄公

速葬將以伐許也爭利而不盡禮于先君也

秋公至自晉

久也朝人而久不返公志不在國矣人朝而久留之晉志不在覇矣

【謹案】成公中無所主從楚適晉變而屢遷不可以為國矣況踰時而返乎

冬城鄆 鄆魯西邑

勞民也雖時亦書志勞民為重事也

【謹案】鄆有東鄆西鄆此西鄆也即汶陽之一邑也公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而輕于用民力也

鄭伯伐許

三伐許矣喪未踰年而屢為暴踵惡不竣非善述也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于人子失恩于親也不稱子已改元成君也非禮也

五年乙亥定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

將為蟲牢之盟也。彭生會郤缺而有新城之盟，僑如會荀首而有蟲牢之盟，臣成謀而君從之也。

梁山崩。

志變也。不繫晉者，其應不在一國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

鄭服也。楚共幼，大夫不協，故諸侯復從晉也。天王崩，不奔喪而會盟，不臣也。

六年 丙子，簡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終不奔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立者，不宜立者也。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至公為十一世祖。宮毀而主祧久矣，復立之，非禮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周不毀廟三：后稷、文、武。魯不毀廟二：周公、伯禽。魯有二昭二穆，與周公之太廟，魯公之世室，已六廟矣。再立武宮，是七廟也，僭矣。

[illegible] 此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豈鞌之戰，行父私禱于武公，功成而為之立廟與？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一私意矣。

取鄟。

鄟不繫國，附庸也。滅書取，內辭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方盟而遽侵之，宋貳于楚也。良夫之役于郤克久矣。屢帥師，專也。專兵而為人役，非義也。

[illegible] 去年冬，宋與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左傳皆曰晉命也，責晉深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illegible] 高氏閌曰：魯取鄟而邾子遂來朝，其強弱可知已。

公孫嬰齊如晉。

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襄公堅之子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二卿並將非制也。魯宋嘗伐矣嘗聘矣嘗同盟矣聽命于晉而遽侵之。非義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蟲牢之盟故也。鄭從晉而伐之。又伐人之喪。惡楚也。楚大夫帥師自此始。而楚亦自此衰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復侵宋之命也。過恭矣。
晉欒書帥師救鄭。
書救鄭也。救災恤患霸王之義也。
【增註】此書欒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欒書帥師伐鄭。書救著其善也。書伐著其虐也。春秋之作。善惡不相掩。此類是也。
七年丁丑簡王二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牲變也。一食猶曰偶也。再食則非人所能備矣。變也。
【增】劉氏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鼠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以小鼠而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竊盜之臣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
吳伐郯。郯音談
【增】家氏鉉翁曰吳泰伯之後以號舉。為其踰楚僭稱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增】汪氏克寬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免牛則不郊矣。望郊之細也。猶三望。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不服也。屢伐而不服者。楚不競也。主少臣專而兵數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善救鄭也。齊自敗鞌亦服于晉。宋自被侵亦服于晉。非晉能服之也。楚弱故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
不書諸侯。間無異事也。救而後盟。鄭亦與也。

[補註] 馬陵之盟。晉楚之一大機也。晉自景公即位。會盟救伐多身親之。其臣荀林父郤克欒書當喪敗之餘。尚能盡力疆埸。今救鄭之舉。諸侯相率而從晉。合九國之師。同心病楚。楚勢益衰。晉可以復繼文襄之業矣。惜乎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不能謹于信。馬陵雖善。而未能撫之以德也。宜其終于不振矣。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附庸也。楚伐鄭。吳間之而入州來。病楚也。書之者。懼之也。其勢將不止于病楚而已。

冬。大雩。

旱也。周之冬。夏之秋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良父之子也。良夫專國。其子喪家。宜也。書之。示戒也。

[補註] 林父結晉之權臣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君。未幾返國。稱兵犯上。卒入戚以叛。為衛患者幾四十年。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獎其臣以逆其君。衛獻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此春秋之法

蓋無罪晉也。

八年 戊寅簡王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辭緩而曲不直晉侯也。汶陽之田。晉使齊歸魯也。又使歸于齊。則過矣。諸侯不專土田。擅予之而擅奪之。非義也。且二三其令矣。昔予之而今奪之。無信也。

[補註] 魯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于魯。齊不當得之于魯。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于魯。魯不當從晉令遂以與齊。四者均罪也。而晉尤甚。昔假是田以報功于魯。今假是田以市恩于齊。出令不信。雖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矣。晉覇之益偷。聖人傷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

與楚爭蔡也。大國爭衡。小國受兵。春秋惡其大而矜其小也。

[補註] 侵蔡非討罪之舉也。故書侵。蔡近楚而服于楚。晉未能制楚。而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

公孫嬰齊如莒。

宣公四年平莒及郯。莒人不肯。魯屢伐莒。蟲牢之盟。莒人在焉。魯故與之通。且謀伐郯也。與郯則伐

莒與莒則伐郯。是無信無義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聘女不使卿，使華元非禮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不稱主人，稱宋公使，非禮也。納幣不使命卿，使公孫壽亦非禮也。薄則輕，厚則重。過猶不及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書也。公羊以為錄伯姬也。胡傳以為使卿納幣非禮也。夫伯姬之賢，不以宋公自主而尊，納幣固禮之小者，亦非以卿為不可使也。莊二十二年公

如齊納幣，譏其輕身為非禮之行，公子遂之如齊，則以喪而錄也，豈必以使卿為非禮乎。書宋公之使，特以別于壽之自為爾。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專殺且失刑也。趙盾、趙穿實弒晉君，不之討而殺同、括，罪晉也。

趙嬰淫亂，同、括不請于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殺二大夫，豈非失政刑乎。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或稱天王。或稱天子。通稱也。禮，諸侯喪畢，以士服入朝王，乃錫命。使為諸侯焉。成公喪畢之年伐鄭，如晉，未嘗覲王。今五年矣。又不入朝，討之可也。乃就而賜之，刑賞紊矣。春秋書來錫命者三，桓公終身不朝而追錫之也。文公不待入覲而預錫之也。成公待之不覲而就錫之也。皆非禮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不卒，卒叔姬。為歸其喪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言伐郯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以其服于吳也。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小國無所措手足矣。三國知其不可而從之。皆罪也。

衛人來媵。

媵共姬也。媵不志。此何以志。諸侯嫁女。二國媵之。

三國來媵，譏踰制也。故志之。

九年 己卯 簡王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出則既絕矣，不同寢不可以祔葬也，不奉祭不可以祔姑也，謂其無罪，何如勿出，既出而逆喪以歸，

則無以處之也。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

無事而復盟諸侯何也。懼貳也。晉自馬陵之後，歸田無信，侵蔡不武，伐鄭不義，殺其大夫不仁，諸侯解體。故盟以要之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誰逆者，君自逆也。親迎故不書也。書歸錄伯姬也。伯姬賢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何？三月廟見成婦，故致之，安之也。常事也，曷為書？譏使卿也。非大事，卿不行，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二國媵之也。

補註 伯姬之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惠公元之子也。

晉人執鄭伯。

鄭貳于楚也。書執鄭伯，罪晉人也。不修德而執人之君，暴矣。上有天子而擅執諸侯，又不歸于京師，不臣矣。

補註 非會非伐，則因朝而執可知矣。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

晉欒書帥師伐鄭。

執其君而伐其國，暴甚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書伐莒，罪楚暴也。書莒潰，罪莒無備也。嬰齊伐莒而別以偏私入鄆，故再為更端之辭。鄆，莒之附庸也。

秦人白狄伐晉。

罪秦人也。秦晉交兵百年不已，其始也晉多曲。其後則秦之過也。秦屢附楚以難晉，今至黨白狄而伐之，罪愈大矣。

鄭人圍許。

鄭示晉不急君也。急之則挾以要之，不急焉，將自歸之也。古之為此謀者多矣，其君因此而歸者有矣。然而書之者，罪鄭人也。若在外而與師圍許，為

將改立君者，大臣之罪也。秦之獲晉侯也，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不敢以歸，不比之為，而曰不急君雖得君非義也。春秋譏之。

城中城

十一月，城時也。莒無備故潰，魯懼而城之，義也。時且義何以書城中城也。城非春秋所貴，而中城又在四門之内也。當日時勢可知矣。

〔謹案〕中城魯自昔有之，若中城實摧壞，安得不脩之乎。然則城中城何以書，蓋以魯不能修政刑，而徒恃中城以為備，故書之爾。

十年 庚辰 簡王五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書之，罪衛侯也。君被執，國被伐，不恤而又助虐也。書弟，未為卿也。子弟預政且不可，況帥師乎。寵愛過禮，必生悖亂。黑背之子曰剽，衛人逐衎而立剽也。衛侯有以啟之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郊時也。始卜，慢也。卜不過三，郊之月殫矣。五卜瀆也。五卜而猶不從，神不歆非禮也。

五月，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惡伐鄭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命衛侵之，又會伐之，是必亡鄭也。是殘與國而重困其民也。詳書之，惡之也。

〔謹案〕晉既執人之君，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經不書歸鄭伯者，鄭憾魯之同伐，而不以歸告也。

齊人來媵。

三國媵之也。

〔通〕高氏閌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反

晉景公也。成公黑臀之子也。

秋，七月，公如晉。

奔喪也。非禮也。

〔謹案〕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魯人以為辱而不書。如書則孔子不削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 辛巳 簡王六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人止公使送葬也然而不書葬者削之也
夫公之如晉弔也非葬也晉人止之使送葬非公
志則猶不葬也罪在晉也抑公亦有過焉夫如而
被辱不若不如之為愈也孔子曰恭近于禮遠耻
辱也言慎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犨尺由反

來要盟也

己丑及郤犨盟

補案 晉侯無禮于公乃反公于國而使大夫來要
盟陽為禮而陰實疑魯也非誠心也魯廹于霸令

以大夫敵公不能以禮却之而與之盟恥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復脩舊好也戰鞌之後其交中絕今復通齊憾晉
故也抑恐齊乘間而脩怨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 壬午簡王七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天子之三公也不能其職而出奔公之為公

可知也然王臣而至于出奔則四境之外政令不
行矣王之無政可知也晉厲為諸侯而首受逋逃
之臣而不執歸京師晉厲之罪亦可知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鄭地

晉厲初立而會諸侯也宋鄭陳蔡從楚魯衛兩屬
故會之也

補案 晉厲之會實始于此諸侯已多解體矣經書
魯衛而不及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此
傳之傳聞異辭當以經為主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晉地

補案 先敗狄而後伐秦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 癸未簡王八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錡魚綺反

將以伐秦也無辭以令諸侯故乞之卑辭也罪晉
侯也

補案 晉之于魯霸主也霸主當名兵而書乞者非
謙辭亦非以不出于王命故也自齊桓以來名兵
侵伐豈必假王靈以令諸侯乎今晉以私怨報秦
義不足以脅諸侯且知諸侯素有貳心故懼其不

從而畀辭以乞之。或謂晉方無禮于魯，安有畀屈之意。曰晉詐為自屈也。此其所以失霸體也。

二月，公如京師。

朝也。朝京師不書，此何以書。不成為朝也。公本會晉，過京師而因朝之，心不專于朝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自京師如會，則如京師非朝也，譏公也。帥諸侯以報私怨，豈惟無王，亦失伯矣，譏晉侯也。

[illegible] 覆言公自京師，見諸侯皆會京師也。諸侯之行，亦止為伐秦，非為朝京師也。而晉實主之。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罪之大者也。

曹伯廬卒于師。

文公壽之子也。非王事而卒于外，輕棄社稷也。晉與曹均有罪焉。

[illegible] 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非戰死也，死于行爾。死于行則不書地，在師曰師，在會曰會，無他義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致，不為朝出可知也。春秋誅心，此類是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甲申　簡王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庶其之子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自晉，有奉也。不去惡而封殖之，以亂人國，晉之罪也。今恃大國以要君，林父之罪也。

[illegible] 林父七年奔晉，今倚晉以得入，曰歸，易辭也。知衛畏晉而使之反已，是何心哉。其後卒至于叛，所以叛者林父也。而致林父之叛者晉也。衛侯欲辭而卒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譏失時也。人[illegible][illegible]畢即位，娶元妃以奉粢盛。成公喪畢十二年矣，而始逆女，不已晏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伐許矣，惡鄭而憫許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不稱公子，蒙上也。稱夫人，至國也。稱婦，有姑也，穆姜在也。婦姜不稱氏，此氏衍文也。

【彙纂】先儒皆謂諸侯多親迎。程子既辨之，以為親迎者迎于所館，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其說良是。則卿如齊逆女，禮也。合禮則何以書？譏失時也。公即位十有四年矣，書納幣，書逆女，猶史辭書之，聖人不之削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穆公遫之子也。

秦伯卒。

秦桓公也，共公稻之子也。不名，史失之。

十有五年乙酉簡王十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之子，仲遂之孫，以王父字為氏也。仲遂歸父之惡，而子孫世卿，失政刑也夫。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戚，衛地

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既盟而復執之，故譏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罪專執也。曹伯之罪不見于經，借曰有焉，請于王命執之可也。擅執之，非禮也。歸于京師，禮也。何以書？非禮之禮也。王命執之，歸于京師，禮也；擅執之而歸于京師，是己操生殺之柄，以王為獄吏而使鞫之也，似禮而實非也。凡執稱人，君臣合謀也；兼罪之也。此稱君，獨斷于君也，專罪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文公鮑之子也。

楚子伐鄭。

【增】趙氏鵬飛曰：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

伐許，許，楚之與也。昔曾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從楚爾。今從晉而伐己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增】季氏本曰：宋共公三月即葬，必嗣子幼弱，恐有他變，而急于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

君卒，大夫亂，不勝，故奔也。奔晉，借援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自晉，有奉也，借外援以入國，非臣也。

宋殺其大夫山。山卽蕩澤也

華元殺之也。稱國，君與謀也。

宋魚石出奔楚。

山黨也，奔楚更惡矣。

謹案 左氏所載與經不合。今按經求義，晉宋懸隔千里，奔晉歸宋非一時事，不得不再舉華元。至于山殺石奔，皆因事屬書以著其實，非各為一事也。統而論之，卿大夫不以道事君，君死而爭權，至于出奔，復倚晉而殺山，再持國柄，其惡著矣。山為大夫而至于見殺，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故不稱氏。

繼書魚石奔楚，復倚楚而據邑以叛，罪之尤甚者也。

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鍾離，楚邑

始通吳以弱楚也，非討也。會而又會，紀實也。大夫旣會矣，吳君不至，因往鍾離會之也。凡殊會者，不來而往會也；同會者，來而共會也。吳者吳王也，不書王，削之也。凡僭王者削之，天子之事也。

謹案 會吳者晉志也。晉旣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魯從晉而往會者也。成公之末，吳驟強大，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驕，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相率諸侯而從之，使無不聽命于吳。天子失政，而諸侯無覇，聖人蓋傷之矣。

許遷于葉。葉，舒涉反

逼于鄭而遷于楚也。是為楚驅許者鄭也。抑許亦有過焉，楚豈可因之國哉？不死守而輕棄社稷，許之亡自此始矣。

謹案 許畏鄭，南倚楚。葉近楚，故遷葉，謂楚可恃爾。卒之自葉而白羽，實楚迫之，又遷容城，遂為鄭滅。許亦不善擇所從哉。

十有六年 丙戌 簡王十一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著木成冰，異也。天有常道，人有常理，書其非常，則常道著矣。

謹案 雨而木冰，寒極也，陰盛抗陽之道。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謹案 滕入春秋，三書卒皆不名，闕文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而從楚也。晉自會戚以來，納林父而衛亂，納華元而宋亂，執曹伯而曹亂，晉不足與也。故鄭

從楚焉。然從楚而加兵于宋。非計也。書侵宋。罪鄭也。

[illegible] 鄭于宋無惡也。為楚侵宋魚石在楚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斬反

將伐鄭也。比於伐秦有名矣。不名諸侯而來乞。自卑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

獨晉侯戰者。朔乞師。晦而戰。諸侯之師不及也。以

晉主戰。罪輕戰也。楚鄭皆有戰之餘。合而為寇。不可輕也。晉已乞師。不待諸侯之至。輕身以出。雖勝僥也。聖人貴成謀。不貴行險。且晉厲之不君久矣。無道而戰。敗固禍也。勝亦非福。故以恒辭書之。明王道也。楚敗不言師者。君傷也。君傷不言師敗。從其重者也。

[illegible] 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兵而來。猝然相遇。晉不俟諸侯之師。先與合戰而敗之。然一勝之後。志得意滿。觀于沙隨之會。既不見公。行父見執。晉再辱魯。何以服諸侯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喪師有罪矣。猶不予其殺之者。以工制律楚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

戰勝而會諸侯也。陳蔡鄭許不至。未服也。不見公。怒之也。乞師而不會也。然而不恕且不公矣。夫魯之去鄢陵遠矣。朔乞師。晦而戰。不至非罪也。遽怒之。不恕也。且諸侯之不至者。獨魯也與哉。偏怒之。不公也。獨不見公。有譖之者也。

[illegible] 方氏苞曰。魯君屈辱之事。惟沙隨不得見。平邱不與盟。直書無隱。胡傳遂謂二役曲不在公。故不諱。非也。凡諱恥皆舊史之文。聖人不削也。恥莫大于文姜哀姜之孫。莊公之與讎狩。而舊史所書。春秋不削也。乃以不得見。不與盟為諱乎。夫直書而不諱者。此春秋之義也。以為我直而不諱者。魯史之私也。故同一不諱而有公私之別。不可不辨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方至而又會伐。懼晉也。屢伐鄭。鄭不服也。不服而

屢伐之非所以服之也尹子亦與王自夷于列國而為之從也猶先諸侯存君臣之體也

[illegible]厲公時晉霸中衰欲假王靈以振之故興師屢請王臣若彰公討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所以著其瀆王臣之失也

曹伯歸自京師

執不名未失位也歸不名無二君也書歸內受之也曹伯在京師二年矣使其有罪易之可也如其無罪復之可也不辨其是非而惟晉之喜怒是聽若從臣令也

[illegible]此復歸也不書復不與其復也曷為不與復是殺其君之嗣子而自立者也其言自京師何言王之舍有罪也責王室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

晉執行父罪晉人也公會沙隨又會伐鄭可以免矣而又執之已甚也舍之者釋之也于苕丘止之也苟知其無罪而釋之則歸之矣又止于苕丘求賂也有罪無罪非賂不免罪晉也

[illegible]執未有言舍之者言舍之者何寘之于苕丘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書出奔僑如之罪也季孫之執僑如譖之也僑如惡季孫之分己之權也故譖諸晉使止公而執季孫立公子偃而專魯也謀亦工矣而卒自奔也譖人之禍也齊受亂人亦罪也

[illegible]高氏閌曰季孫得釋將與公俱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程氏端學曰魯國無政可知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前舍之今盟之而後歸之也獨及郤犨盟則僑如之譖郤犨主之也雖君舍之非賂郤犨不得歸也僑如與偃固有罪矣郤犨以大夫而信讒擅執命卿而辱鄰國之君又蔑其君而取賂也滅族之禍有由來矣

[illegible]魯之君臣久播于外僑如之譖既敗不遂而奔故晉釋行父行父與郤犨盟之于扈是時公猶在會而盟之者季孫私賂也

公至自會

[illegible]伐鄭不致而致以會以公之不與于伐鄭也當時君辱臣執魯君臣皆以會而得歸為幸書至

自會不沒其實也公未嘗爲會而書會者何以所告者書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公弟也不書殺其弟偃不弟也偃與僑如通謀也故公歸而偃刺也然而猶書公子罪公也穆姜猶在不懼傷母之心乎而遂殺之少恩也不特專殺大夫之罪矣

補註 經不書刺偃之故何明得其罪也然而偃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春秋直書其事而兩罪自顯

十有七年 丁亥簡王十二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為他人與師而從人于不義故書侵專責衛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復伐鄭鄭不服也二子並出王濟師也天子不能伐叛霸主不能服鄭鄭恃楚而逆王師參譏之

補註 以晉厲之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以令諸侯也然而霸主要盟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自是天子大夫始與諸侯之盟習以為常而不知其非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陵鄭西地

不言諸侯王臣亦與盟也桓文之盛不盟王臣今則夷于列國矣不能服人而徒辱王官晉之罪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崔氏復盛也高國奔崔氏崔杼當國故奔無咎而役佐也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郊時也而用郊禮非禮

矣

補註 九月而用郊者用以祈福非為農事也成公內難既興外見執辱而竊用郊禮以告事而邀福焉求郊之從妄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將伐鄭也伐鄭之役王臣在焉書乞師不以王命召之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屢假王命頻合諸侯而卒無功由信義不行于諸侯故諸侯解體而民心不附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戎以會至戎以伐至從其告廟之辭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力之反脤市軫反

叔肸之子也大夫卒不地此地于外也從公伐鄭而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邾定公也文公蘧蒢之子也。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專殺且濫也八郤五大夫三卿郤氏之專久矣厲

公殺之將以強公室也然而已甚且非道也夫祿去公室而政逮大夫非一日矣不慎于早養成其禍不堪其辱而驟圖之必至于亂晉殺三郤而君弒魯攻意如而君奔易所謂大貞凶者也然則如之何曰易固言之矣小貞吉可也小正之者非苟且姑息之謂也勿洩其言勿張其迹漸收其權徐解其黨勿使事急而反噬勿使合力而致死則得之矣。

楚人滅舒庸。

晉亂而楚復張也。

十有八年戊子簡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謹案　胥童嬖于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為亂亡其身以及其君故稱國以殺為其有當誅之罪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稱國以弒當國之大臣弒之也不葬不成喪也。

欽定彙纂云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蓋穿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今書弒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其赴告于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爾春秋不與其諉

也書曰晉弒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弒之實而真兇不得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補）

謹案　欒書弒晉厲而經不書名豈左氏之不可信哉蓋書假執政赴于諸侯必曰程滑弒君否則諱之而不得其主名也舊史仍赴以書但曰晉而實則書假聖人仍之不敢溢一辭焉雖未歸獄于書假而書假之在斯獄也明甚若夫晉厲之不道又何論其亂政虐民之有無也哉論者苛于晉厲而恕于欒書非春秋之旨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國者天子之二守也。鞌之戰國佐如師亦社稷之臣也。前年殺高今年殺國崔氏之復怨已甚矣。魯殺僑如而殺假齊殺無咎而殺佐。晉殺三卿而弑君。上下相殘而莫能止也。春秋稱國以殺其君臣皆有罪也。

【補註】慶克作慝濁亂宮闈諸害大臣不誅不詰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叛不得謂之非叛然其心則發于忠憤而已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卒殺國佐以保其奸不君甚矣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

乘晉亂也。崇人之叛臣而抗其君大惡也。魚石復入惡魚石也。負罪出奔介人之兵而入其國是賊也。不書納是以兵入之也。不言叛甚于叛也。將危其君而覆其國不止負固不服已也。宋魚石晉欒盈之罪甚于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報公朝也。諸侯朝而天子聘禮也。晉以事君者事晉晉以待臣者待魯習而不知其非也。晉悼後厲公者也。入不討賊又居喪次未朝天子而先聘魯是不能正始也。

秋杞伯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魯睦于晉故也。

八月邾子來朝。

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爾。喪未畢不覲天子況見諸侯乎。

築鹿囿。

勞民以自娛也。且不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農事正殷也。大夫擅國威柄日去公方宴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也。

【補註】路寢正也。正則何以書曰幸之也。成公在位十有八年公室卑弱魯已無一事可取及其見辱于晉久稽于外聽讒而內亂築囿而從畋魯幾不可為矣幸得賢智之臣相與維持協贊以綏內難成之得終正寢亦幸矣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魚石名之也屢興師以助荊楚鄭之罪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將以救宋也事莫善于此微會可也來乞過卑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虛打宋地

謀救宋也曾公不會新喪也齊侯不至權在崔杼也奔高子殺國佐杼當國以會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義補註卷八

男 友洙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九

合河孫先生藁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襄公

成公庶子也母曰定弋

元年 己丑 簡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討魚石也入彭城彭城非宋有也猶書宋不登叛人也圍彭城義予之曰義也而未盡也悼公此舉與召陵城濮之師同然召陵城濮猶以諸侯竊天子之權彭城之役則以大夫奪諸侯之職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惜之也彭城既降晉當率諸侯以臨楚楚必受盟不盟而戰勝之必也不此之圖而伐鄭夫鄭懼強而服無足怪也不能服強而惡人之服于強是侮弱而畏強也其不得鄭宜哉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鄭地

以備楚也書次于鄫善晉悼也不以五國之師伐

鄭也。慎用諸侯，而不輕勦其民也。

[illegible] 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伐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速圍以虐鄭。皆合于義者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報伐鄭也。

[illegible]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蓋攻其所必救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朝嗣君也。

[illegible] 程氏端學曰：襄公在喪，已不可朝，況天子方崩，乃不奔喪而遂朝魯，其罪著矣。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聘新君也。天王方崩，襄公在喪，而列國之朝聘如故，蓋喪禮之廢久矣。列國不喪天子，魯侯不喪先君也。

[illegible] 杜註曰：王訃未至也。胡傳曰：訃告已及也。蓋經無聘日，未有以辨其久近，當兩存之。

二年 庚寅 靈王元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也。不書其人，微者往也。是夷周于列國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鄭成公固而不知機，堅從楚而不變，是迷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姜也

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倫卒。

鄭成公也。悼公費之弟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譏伐喪也。鄭成公為楚子之親集矢于其目也，故從楚。今易世矣，若綏之以德，葬其先君，而定其社稷，可以得鄭。乃乘亂伐喪，失霸主之道矣。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衛稱甯殖，將尊師少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也。將城虎牢也。不果城，齊未至也。滕薛小邾之不至，齊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也尊所生而不盡禮于嫡母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嘗事也君爲書爲使叔孫豹也豹僑如之子也以公孫敖仲遂僑如之積惡而世其卿是賞惡也

僑如得罪于魯事敗奔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申前謀也齊滕薛邾皆至故遂城之所以偪鄭也

虎牢鄭邑也晉非得鄭不可以制楚非得虎牢不可以制鄭虎牢既城則鄭失所恃而楚亦恐矣故特書之虎牢鄭地不繫鄭晉取之也

悼公不務修德以服鄭而城虎牢以逼鄭扼其險要絕其道路計則巧矣而爲毒愈深鄭雖不得不聽命于晉然終不足以過楚楚之爭鄭自若也聖人豈與之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罪專殺也

公子申賂而專嬰齊王夫畏其逼也而殺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三年 辛卯靈王二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交兵之始也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

高氏閌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長樗晉地

因其朝而盟之也襄公幼挾以朝者大夫之罪要之盟者晉侯之過也盟于長樗去其國都而為盟晉悼之謙也然而不如不盟之為愈也

公至自晉

不以長樗至者本謀如晉也長樗之盟乃朝後之事爾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衛地

鄭服也城虎牢之功也王臣下盟替也齊侯不至惰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亦服也。陳鄭之從楚久矣。今皆至。慕晉悼之義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譏再盟也。陳之來也，慕義也。撫之以恩，接之以禮，雖不盟，陳不叛矣。而又使大夫盟焉，是不信袁僑而且使大夫專也。

經意是諸侯不與袁僑盟，故使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而僑無抗君之嫌，其禮甚安。而不知大夫之勢由此張，遂成諸侯在會而大夫專盟之始。辨之可不早哉。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不會于雞澤故也。書伐許，罪晉也。晉苟增修德政，鄭服楚衰，許將焉往。今見陳之如會，遂侈然謂天下之皆服，而求多于許，其心褊矣。宜不得許，并陳鄭而失之也。

四年 壬辰 靈王三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靈公平國之子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晉荀罃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公羊作弋，今從之。左氏、穀梁作姒，不應襄公時復稱定姒。

襄公之生母也。嫡母既夫人矣，生母又夫人焉，魯自成風以來，以兩夫人祔廟為常也。非禮也。

時公方七歲，爾童子，侯何知。當國大臣之罪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謚也

以小君葬之，且別謚。非禮也。

欽定彙纂云：春秋正名定分，而于嫡庶尤嚴。妾母見于經者，成風、敬嬴、定姒、齊歸，薨稱夫人，葬稱小君，禮也。孔氏穎達謂嫡母薨則妾母尊，殊失經旨。

冬，公如晉。

比年朝之，過恭也。且背夫人之喪矣。

陳人圍頓。

楚昔圍陳，納頓子于頓。頓服楚可知也。陳新從晉，楚方怒之，又背喪而伐其所與，是致寇也。不亡何待。

五年 癸巳 靈王四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于晉也。

[補] 高氏閌曰：著公不朝正于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晉令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因魯而通于晉也。懼莒故也。卒為莒滅焉，魯與晉之罪也。

[謹案] 公羊曰：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鄫亦列國也，鄫請于魯為之附庸，故同于我大夫而往見晉也。鄫之內屬魯之私，受晉之失，罰參譏之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善道，吴地

晉命也。晉將為會，懼吴不至，故使魯衛往邀之也。

然失體矣，且啓寇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罪專殺也。

[謹案] 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為文者，八年之中，殺子反、殺公子申、殺壬夫，則用刑過慘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戚，衛地

會吴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同會吴，來也。前稱吴，其君也；此稱人，其大夫也。霸主尊吴，為其能病楚也。

然而非計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以兵守陳也。不伐楚而戍陳，非計也。久戍師老，久供財匱，聚而守之，無有休時，若散而歸，敵將驟至，下策也。齊桓不戰而楚服，晉文力戰而服之，悼公不敢戰也，而戍陳以守之，楚亦終于不服，蓋愈趨愈下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楚之侵弱陳之致寇，戍之無益俱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善救陳也。然不聞其能服楚也，救之而已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也。
六年 甲午靈王五年
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督之後也。書來奔。罪魯也。奬亂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非禮也。

莒人滅鄫。
魯主鄫以通乎晉。鄫恃之。故滅也。莒暴鄫疎魯怠而晉不恤也。
增 呂氏大圭曰。此直是莒人滅鄫。爾穀梁立異姓之說不可信。
冬。叔孫豹如邾。
報邾子之朝也。小朝而大聘之。以是為常矣。
季孫宿如晉。
聘。且謝鄫故也。宿行父子也。未終喪而從政。非禮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罪齊侯也。屢伐萊卒滅之。暴而貪也。
增 吳氏鉎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九年又伐之。及是凡四十年。卒滅萊。齊之處心積慮可見矣。
七年 乙未靈王六年
春。郯子來朝。
始朝魯也。懼吳故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四月郊時也。始卜慢也。凡不郊必卜免牲。從則免

不從則繫而待他牲也。書免牲。不郊可知也。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始朝魯也。晉令也。
城費。費魯邑
季孫氏之邑也。而書于冊者。假公命役公徒以城之也。城私邑。所以弱公室也。
謹案 觀一費之始終。而知私邑之城。適以資他日南蒯之叛也。君失政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

履霜氷至。夫豈無自而然哉。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剽之聘也。父喪未終，如晉如衛，內城其邑而外交大夫，履霜之漸也。

謹案 剽來聘已七年矣，宿代父為政，未終喪而亟報之，蓋假公事而締私交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報宿之聘，且尋良夫之盟也。世卿執政，聘盟繫與厥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志陳危也。

謹案 前書伐陳，此書圍陳，楚之憑陵諸國極矣。故鄬之會，陳侯畏楚而逃歸。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鄭地，音為。

譏晉侯也。夫陳危矣，卷甲疾驅，猶懼弗及，姑徐徐云爾乎。君子知晉之必失陳也。

謹案 陳侯求救于晉，晉悼為之合諸侯以救陳，諸侯畏楚遷延鄭地，各自罷歸，不成為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鄭地。

成公睔之子也。如會不名，此名，因會而卒也。夫鄵，鄭地也。鄵非鄭國都也。晉會于鄬，遠國皆至，鄭欲見諸侯，早見之矣，而未見，不欲見也。不欲見，則安于其國可也。又如會，是亦欲見也。欲見而不見，何也。陳鄭之從楚久矣，其翻然而改圖，慕晉悼之義也。今情見矣，楚既圍陳，必將伐鄭。晉不急陳，必不急鄭。鄭將不如會，而懼晉討也。且從楚非所願也。將見諸侯，而懼楚伐也。且恐晉之不足恃也。國勢阽

危，無所適從，觀望于鄵，以憂卒也。故辭詳而曲。春秋之作，微而顯，是也。傳者乃曰弒之，而偽赴也。夫弒君而可以偽赴免焉，聖人之筆削安在哉。吳草廬曰：甚矣傳之害經也。趙盾弒其君，乃曰趙穿也；許世子止弒其君，乃曰不嘗藥也；鄭伯髡頑卒，乃曰子駟弒之也；楚子麇卒，乃曰公子圍弒之也。凡此皆誣而失實也。

陳侯逃歸。

知晉之不足恃也。一會而卒鄭伯，逃陳侯，晉罪矣。悼公蓋深懼楚而不敢與戰，故有是失也。春秋惡

侵伐又惡無勇。

諸者以背晉逃歸為陳罪是也而其實晉不並並于得陳雖救陳而不成救則陳之從楚乃晉之棄陳爾故書逃陳侯于會鄬之下明晉之不恤陳也。

八年 丙申 靈王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正也。

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春秋事霸之禮倍于諸侯之事天子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罪鄭人也背楚與師以侵楚之與國是失禮而致寇也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自此得寧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今故邢國

中鄬之會也會大夫政在大夫也公在晉而宿與會者晉反公矣反其君而會其大夫以為會其君不若會其大夫之為愈也傷世變也。

左氏曰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謂厥貢之重輕也使魯君聽命不能保其必供不若與季孫會為可恃爾。

公至自晉。

明不與會也。

邢丘之會公在晉也而不書至自會公在而大夫會也劉氏敞謂公已反而復遣季孫不若穀梁之說為正。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鄫而魯晉不恤也莒于是乎輕晉而伐魯。

秋九月大雩。

周九月夏七月故雩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陳服故爭鄭也亦鄭之侵蔡速之也大國不加德音小國不守信義交譏之也晉不救罪晉也鄭自是從楚矣何以知之以晉伐鄭知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于鄭也。

九年 丁酉 靈王八年

春宋災。

來告也高息齋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人事不修而天懲之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士匄來聘報公朝也我又報之過恭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也

成公母也襄之祖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譏晉侯也楚伐鄭則當救鄭無及于鄭則當伐楚不撫弱以綏強乃避強而伐弱非義也何以服人故屢伐而屢盟屢盟而屢叛牽率天下之諸侯奔走而不得守其社稷晉悼之罪也世猶侈談三駕之功陋矣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

盟鄭也何以知之以楚伐鄭知之也晉楚迭伐而鄭左右從大國無義而小國無信也

楚子伐鄭

戲之盟故也是役也鄭又從楚何以知之會吳于柤鄭伯不至也楚伐鄭罪楚也晉不救罪晉也鄭而屬罪鄭也

十年 戊戌靈王九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莊加反

大合諸侯而會吳也將以弱楚也鍾離之會大夫從之今則諸侯從之也爭長之漸兆矣晉悼啟之也鄭不與從楚也

補註 晉悼之時能克楚者吳而未必肯為晉用況

悼公三駕吳未始與焉吳之情可知然于善道于戚于柤招之同會不一而足乃不用吳師而楚人自屈此即齊桓遠結江黃以為犄角之遺智也吳子在柤悼公以十一國之君往與吳合以謀楚而會于楚界使楚人知畏蕭魚之後楚不敢爭鄭懼吳乘其後也然而吳始橫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音福又音逼

遂繼事之辭也會而遂滅之也偪陽楚與國也

補註 晉自主霸以後未嘗滅國偪陽附楚故因會吳滅之亦所以懼楚也然而擅滅小國以地予人

功不掩過五霸之為罪人其以此哉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陳鄭皆服又爭宋也

【纂疏】鄭既從楚又連兵以伐宋雖二國會而楚實主之以宋公受偪陽故也

晉師伐秦

罪晉也楚鄭伐宋而晉伐秦其不救宋可知也秦晉表裏之國也為晉計莫如和秦不因秦之力以制楚而相敵以為楚利且失諸侯非計也故秦晉交兵春秋厭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小而屢為難非莒也屢同盟而屢伐魯晉若弗聞也無為貴霸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

譏伐鄭也不救陳而失陳不救鄭而失鄭不反其所為而屢伐之是使諸侯與鄭交敵也世子先諸侯非禮也呂樸鄉曰主會者為之也以強弱為先後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書盜不知其主名也盜一日而殺三卿君失政刑也此罪致盜者也

【纂疏】書盜者陰賊而不知為何人也傳所載鄭五族皆故家豈可以為賤者乎非陰使人賊殺之則亂在殺後而誤傳為盜殺也

戍鄭虎牢

以兵守之也晉命城不繫鄭為天子城之也戍繫鄭為鄭戍之也

【增】嚴氏啟隆曰諸侯伐鄭而鄭不下於是頓兵虎

牢為久駐計故亦曰戍非遣兵往戍之戍若戍陳者比也圍則勞而戍則逸是以我兵方戍而鄭即平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聖人與人之公也

【纂疏】此書楚救鄭非許之也楚及晉在而救之晉待楚去而伐之猶為彼善於此也

公至自伐鄭

楚救鄭而公至晉避楚也如此則何以服鄭

十有一年 己亥 靈王十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隳公室也大國三軍魯之初封于諸姬為大故有三軍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是也政逮大夫三家勢成乃作丘甲有四軍焉公與三家各一也今則三家更專矣乃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之名為復古而實使公無軍也權臣之蠹國酷哉

謹案 費誓所云魯人三郊三遂者非三軍之制也國有四郊四遂唯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通于四疊非以三郊三遂為三軍也周禮司徒萬

二千五百人為鄉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軍一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出于三鄉鄉在郊內故曰三郊遂在郊外故曰三遂合河引此為証本于汪氏克寬皆未及細考爾余前有說刻于尚書通典畧中今附識于此俟考古者定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始卜郊慢也四卜不從人瀆而神不借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從楚令也從晉侵蔡以怒楚也從楚侵宋以怒晉也謀國若是其不亡幸也

謹案 鄭之謀國者有二說子駟欲唯強是從愚也子展欲仗信待晉然猶必激使晉師致死于鄭楚弗敢敵而後固與晉可謂審于晉楚之力矣然而未知本也使鄭能脩德政以自強而一于信義以從晉則保鄭却楚可以無憂何為是苟安之計以蹈于不道哉是亦愚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

譏伐鄭也十年之間大會諸侯者十四而五伐鄭兵車之賦靡歲不有既不服強又不綏弱奔走諸

侯而屢要盟天下不勝其敝而鄭亦幾亡晉悼以是為得計而春秋譏之惡不義而勞民也

增 高氏閌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

盟鄭也屢盟屢叛而又盟之甚無謂也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服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復也

公至自伐鄭

吳氏澂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本伐鄭也，為亳城之盟也。鄭迎服焉，而遂與之伐宋，其背盟也愈速，其服楚也愈驟，豈不畏晉哉。蓋不得已也。晉屢避楚，不早救陳，不力爭鄭，遷延畏縮，人皆見之。故敵國無所畏，與國不敢從。屢勤諸侯而無功，以是為善謀，吾不信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此三駕之三

鄭驟叛而晉驟來也，不待楚去而自當之也。其心怒矣，其勢疾矣，其力奮矣。于是乎楚避而不敢爭，鄭服而不煩盟也。悼公內脩政事，外睦諸侯，卒能

服鄭，而楚不敢爭，亦未為無功。獨惜其救患不誠，為義不力，煩與天下之衆，而屢失事機之會，則桓文之所不屑也。

公至自會。

謹案：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為功，而以會為喜也。蕭魚會而兵得息矣，故歸而以會告，皆舊史據祝冊書之，非筆削所寓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執行人，罪楚人也。不能服鄭，行人何罪，執行人，楚無聊也。蓋不復爭鄭矣，勢分于吳故也。

謹案：鄭已從晉，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勢窮力屈，而執行人以抒憤也。悼公之善于屈楚，于此可見。

冬，秦人伐晉。

報晉伐也。報復之師，春秋厭之，而于秦晉為尤甚。

十有二年。庚子，靈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費境

莒人三伐我矣，今圍邑，愈暴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

救台可也，兵加于己，不得已而救之，謂之應兵。遂入鄆，多事矣，是以暴易暴也。

謹案：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拜師也，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在春秋，有國之，有人之，有爵之。凡書吳者，皆吳王也，削其王，故曰吳也。凡書人者，其大夫也，不命于周，故曰人也。若不得不以君者，如卒盟之類，不得曰吳卒，不得曰吳人卒，又不得曰吳王卒，故稱

子。是孔子以義斷之也。其稱子者本周制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不伐鄭而侵宋。楚技窮矣。

公如晉。

朝。且拜聘也。

【謹案】大國一使來聘。即親往拜之。是過恭也。左氏以為禮也可乎。

十有三年 辛丑靈王十二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于晉也。

夏。取邿。

邿。國也。取。滅也。罪魯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也。莊王旅之子也。不葬。避其謚也。

冬。城防。防臧氏邑

備齊也。勞民于守國之末務也。趙木訥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一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會齊侯于防是也。魯事晉而畏齊故城之。

十有四年 壬寅靈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會吳見新君也。書吳。削其王也。奔走天下以會吳晉之罪也。季孫宿叔老並書。以卿為介也。叔氏有宣成之親命以為卿。宿故畢之而使為介。叔老不敢辭也。諸國稱人。非命卿也。若以周班。蠆當次匄。而齊宋衛之陪臣先之。非禮也。

【增】方氏苞曰。匄蠆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以是知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也。曹薛杞亦伯也。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舊史以勢之強弱為詳略。而非有典法也。三君行。卿從。宿使卿為介。蓋隱然以國君自爲矣。三桓不相下。故叔老辱焉。季氏自悅其事而書于魯史以侈之。經若削之。則其悖亂無君之迹隱矣。故叔老並書而不沒也。

【謹案】二卿不當並行。今魯以二卿會晉。大夫張也。自蒲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怠而霸業衰矣。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書伐秦罪晉也秦晉屢伐多自戰也聖人猶且厭之令至帥天下以爭私怨尤非矣齊宋書人非命卿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書出奔罪衛侯也衛侯出而林父會戚是林父逐之也經以自奔為文者治其君也治其君而臣可知非專為責衎之意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補注 莒人四伐我矣是無晉也溴梁之執益由于此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附錄 趙氏鵬飛曰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于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于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首伐吳焉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孫林父之邑也林父奔其君諸侯不能討也而大夫會以定之是天下之大夫皆無君也黨逆獎亂春秋傷之

十有五年癸卯靈王十四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來聘而遂盟之也公替而大夫抗也凡因聘而盟者不地在國也劉在王畿何為盟劉高息齋曰下有劉夏傳者誤以劉為地故書于劉訛也豈有來聘魯而遂盟于王畿之地乎由此觀之春秋之說亦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也夏名也左氏曰非卿也葉石林曰書名士也逆王后何以書我主之也我主王后禮矣不悉書此何以書天子不親迎使卿可也士則輕矣輕后非小失也春秋書逆后者二劉夏非卿也祭公逆事也皆非禮也

補注 天子之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可乎是知非禮則書不稱使不成其為使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貳于晉也魯向事齊戰鞌之後改而事晉齊人怒焉三駕之役天下靡然獨齊侯不至每遣子光以從事若欲伺間而有事于魯也戚之會悼之霸

業衆矣故有是役也

公救成至遇。遇魯地

救之是也至遇而止。畏齊也。三家專魯。公無兵焉。宜其怯也。

補 齊用大師深入久駐。三桓畏之而避其危。故與公主兵。而公亦畏齊而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郛也。高息齋曰。此孟氏之邑。而季孫叔孫城之者。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實興役以固其私邑故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屬齊而黨莒。自齊莒來伐。故效尤而伐我。

補 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兵分而權輕。故小國皆生心而來伐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強于內治。故大夫輯睦。而諸侯從令。卒能屈楚。有足多焉。然不救陳不急鄭。通吳啓寇。會戚黨逆。與桓文功罪等矣。

十有六年。甲辰 靈王十五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為會故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梁晉地溴古闃反

晉在喪而為會。求霸也。諸侯在而大夫盟。無君也。衛侯者剽也。齊不至未服也。

補 溴梁一會。而父子之禮。君臣之義。掃地矣。世道之衰。是則聖人之憂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二國病魯故也。然專執之則非矣。邾莒止背霸主之盟。晉人乃干天王之令矣。

補 莒邾侵魯。悼公欲討焉而遂卒。平公即位。以魯故而執之。不歸京師。是無王也。

齊侯伐我北鄙。

不從晉令也。

夏。公至自會。

伐而後至。公在會也。晉若弗聞焉。非霸矣。

增 高氏閌曰。公出會諸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子。地震。

異且災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有事于齊可也，伐許多事也。求霸已惡矣，鄭先晉君將也，不以大夫先諸侯也。宋後衛，非卿也。不以陪臣先大夫也。故曰春秋以道名分。衛侯出而林父會，戚甯殖伐許。此二人者實出其君可知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顯。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魯而再圍成矣。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聘且言齊故也。
[illegible] 此急則求晉也。魯不能自治其政以禦齊之見伐，而乞憐于晉，亦可鄙矣。
十有七年乙巳靈王十六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邾宣公也，定公玃且之子也。不葬，有怨也。晉執之以歸矣，不書，卒于晉，旋返之也。歸不書，不來告也。
宋人伐陳。
罪宋人也，迭從晉楚，不得已也。從此則伐彼，是罷

民而致寇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無罪，焉伐之暴也。
[illegible] 是時晉為霸主，衛伐曹，無晉也。故明年晉有衛行人之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魯地
三年之中，齊師四伐我矣。齊之不道如此。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與君別將而分圍也。卿佐君而肆惡。又益之長君之惡，其不終宜矣。

【增】高氏閱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一邑，其恃眾暴寇如此。
九月，大雩。
周九月，夏七月，故雩也。
宋華臣出奔陳。
出奔有罪也。陳乃宋仇，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罪邾也。邾之先君以伐我故見執于晉，嗣子不改而又甚之，宜其復見執也。
【增】薛氏季宣曰：乘齊之圍報執之仇也。

十有八年 丙午靈王十七年

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罪專執也。石買專兵而伐曹，可執也。然今則爲行人也，不討林父與殖而執買，且虐行人，晉之罪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四年之間，六伐我而四圍邑矣。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爲伐魯故也。然而圍之則已甚也。春秋欲懲惡，不欲過甚。凡言同，有異也。有不同而同焉，故曰同。同圍齊，鄒莒同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宣公廬之子也。書于師，憫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間齊晉之難也。

[illegible] 鄭伯出而楚師至，乘其不備也。然迄無成功，徒爲黷武而已矣。

十有九年 丁未靈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齊邑

不序衆，上也。不書同盟，齊不與也。

晉人執邾子。

罪專執也。且既同圍之而又執之，叛而見討，服而不舍，德刑戾矣。不以歸，釋之也。何以釋？取其田也。執人之君以取田，曾是以爲霸乎。

公至自伐齊。

不以圍致者，告伐不告圍也。

取邾田自漷水。

言邾田，非我也。自漷水，言多也。脅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且拜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衛侯衎奔齊故也。人臣逐其君，而又極之于所往，惡莫大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靈公也，頃公無野之子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侵齊，惡之也。聞喪乃還，善之也。古之爲師也，不伐

喪。

【謹案】士匄引師而還，其善小；帥師而專伐，其惡大。春秋紀其實以為後世戒，非獨善之而已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也。以慶父敖之世濟其惡，而仲孫氏昌焉，蔑幹蠱也。有子考无咎，其是之謂乎。魯卿惟蔑無譏焉。

齊殺其大夫高厚。

罪專殺也。高國，齊之貳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殺國佐，又殺高厚，自剪其股肱而求安，得乎。高國殺而齊君弒，為輕棄大臣之戒也。

【增】程氏端學曰：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木訥趙氏曰：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高既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罪專殺也。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大臣當國則必爭權，所殺者未必無罪，而殺之者非能討罪也，故概以專殺罪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所以保國者末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衛地。

【謹案】亦猶懼齊，故為柯之會，而結晉之權臣以自固。是時政在大夫也。

城武城。武城，魯邑。

備齊也。屢書城，非本務也。能治其國家，雖大國必畏之矣。民勞而散，有城誰與守之。

二十年 戊申，靈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也。莒魯交惡，為向故也。盟于向，釋怨也。速未練而從政，非禮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澶音蟬。

齊成故也。同圍之而不服，不伐喪而遂成，禮勝于兵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執其君而取其田，又伐之不已，甚乎。澶淵在彼，盟之何為。魯之無信，比事可見，且速猶在喪也，是勇

而無禮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而後成人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罪專殺也。蔡，弱國也。君臣鮮睦，猶懼不免，又殺大夫，其何以守國。

【附錄】胡氏謂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劉原父乃曰燮之智足以殺身而已，舛矣。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黨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稱弟，非卿也。非卿而書，重人倫也。兄弟不容，聖人傷之。

彙纂云陳黄書弟，先儒多主穀梁以為陳侯不容其弟，春秋惡之。程氏端學謂兄弟無可去之道，則以出奔為罪黄。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叔老如齊。

始平于齊也。澶淵之盟故也。士匄之功大矣哉。功莫大于行禮，而戰勝攻取不與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

【附錄】魯連歲興兵，不遑朝聘，今始平于齊，遂交好鄰國，不特聘齊，而且聘宋，非必宿之私行而托于聘也。晉霸既衰，列國皆大夫供命，會盟朝聘有自來矣。

二十有一年　己酉，靈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正也。

【附錄】湛氏若水曰，書公如晉，著其如之非禮也。朝聘會同，禮有常期。襄公恃附晉之強兵，取邾田而往拜之，是交以利而不以義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罪納叛也。漆閭丘，庶其之二邑也。庶其據其邑叛而歸我，其罪大矣。執而反之，魯之義也。而遂受之，是貪不義之利而為盜淵藪也。書以識之，垂戒遠矣。

【附錄】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魯之無政可知也。不書叛，非諱也。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異辭也。

夏，公至自晉。

庶其來而後至則受庶其者季氏也納叛人者亦叛人也故不惡叛人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出奔有罪也奔其罪之尤也將為亂也

謹案 楚晉之讎也盈之奔楚欲倚楚力以復國爾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著其無君之罪與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不頻食前月在交後月遠交不交不食史有誤也孔子因之疑以傳疑也

謹案 穀梁釋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歷無頻食之理蓋日月交有一定凡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一交一年止二交比食之說千古所無止因多歷世代傳寫失誤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也否則司歷之過也此歷家之說也然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日食必書不可以為常也春秋于歷應食而不書者尚多則交而不食也既有應食而不食者亦或有頻月而食者此天道之變而失常又不可執歷法以為無其事也春秋詳書之以示天戒故先儒多兩從之

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見也

謹案 喪畢入見天子禮也不朝于京師而朝于魯非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任音壬

錮欒氏也所以會諸侯者末矣

謹案 何以知其錮欒氏也是時列國無事而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故也盈以權門私相忌怨激怒平公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盈憤而奔楚

楚豈晉令所能止哉故預約諸侯使不容于列國而盈以此卒與禍亂春秋書之不特為人臣之戒亦所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雖合諸侯而錮之亦何能制治于未亂哉

二十有二年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增 高氏閱曰譏不朝正于廟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叔肸之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欒氏在齊也。然而未矣，齊自此叛矣，盈自此入矣。君子是以知會之無益也。

【謹案】欒氏世勲，出不以罪。晉于期年之間，兩會諸侯以錮之，過矣。是以齊侯不服，名雖為會，而陰實保之。明年遂伐晉，由晉失霸主之義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罪專殺也。且志楚弱也。大夫專兵則國弱，屢殺大夫則國弱。

二十有三年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桓公姑容之子也。

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黨也。庶其得寵，故其黨復來也。與人鄰境，寵其逋逃以教叛，非義也。保一人而失一國，豈惟不義，亦無利焉。

孫氏復曰：書畀我來奔，惡納也。惡向納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葬杞孝公。

程氏端學曰：杞伯三月卒，而葬于夏，速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罪專殺，且濫刑也。殺虎，專也；及寅，濫也。

【謹案】屈建之圍，挾陳侯以討二慶，二慶閉城以拒，固有罪矣。陳人逼于兵，殺二慶以悅于楚，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書及，著以虎之罪而及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殺而黃歸，是慶氏逐黃，黃倚楚以殺之也。自楚歸，有奉也。制于大夫而逐其弟，制于大國而殺其臣，陳侯不君矣。挾大國之勢以制其兄，使殺其大夫而後返焉，黃不弟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邑。

惡欒盈也。盈奔楚矣，猶書晉者，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書入，逆也。復入，位已絕也。不言自楚，不假楚力也。曲沃，欒氏舊所食之私邑也。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兵敗之後，仍入曲沃而據邑也。欒氏以奔亡

之餘。一呼遂入者，據權已久，民之死黨者衆也。

【補義】盈挾齊援，復入于晉，雖由晉之禁錮有以激之，而稱兵犯君，其為惡逆，何可逭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罪齊也，閒欒氏之難也。

【補義】齊莊本意在伐晉，助欒氏也，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欲伐楚而先侵蔡，故書遂，非兩事也。若以兩事書，則當從侵曹伐衛之例，再書齊侯，而不書遂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榆，晉地。

救而書次，譏也。不救則畏晉，遂救則畏齊，次于雍榆，蓋觀望也。不計是非而計利害，未有能勇者也。

己卯，仲孫速卒。

蔑之子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也。出奔，有罪也。以武仲之智而不免于奔，不知道也。

晉人殺欒盈。

不書殺大夫，討賊也。大夫必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也。不稱兵者，雖有罪，亦書殺大夫，不與其專殺也。

【補案】稱人以殺，從討賊之辭也。不稱大夫，非復晉大夫也。所以深罪盈也。而晉侯之失政，士匄之擅權，亦可見矣。

齊侯襲莒。

惡齊侯也。不聲其罪而掩其不備，譎也。

【辨案】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無名之師也。蓋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著爵而書襲，罪齊侯以千乘之君為盜賊之事也，深賤之也。

二十有四年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且言次于雍榆之故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羯，速之子也。未練而從政，非禮也。救則不力，退而侵齊，無益于晉而長齊怨，非策也。

夏，楚子伐吳。

楚三伐吳矣。楚弱而吳強也。楚弱可幸，而吳強亦可憂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崔杼帥師，專也。高國去，崔氏横矣。齊侯襲莒而杼又伐之，是從君之惡也。使之勞其民而多其怨，重怒彊主而速其斃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頻食，傳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衛地本邢地而衛滅之

謀伐齊也。會于夷儀，將謀衛也。

讀案 書會而不書伐，是一會而徒返也。晉之無能為亦可知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再爭鄭也。諸侯在會而楚伐鄭，瞰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

公至自會。

不救鄭也。大合諸侯而不伐齊，又不救鄭，晉無能矣。楚亦無功者，弱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宜咎陳大夫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如京師，不書此書，失禮也。豹如晉，豹如京師，是抗晉于周也。春如晉，冬如京師，是後周于晉也。非禮也。

讀案 郏王城也。齊人城郏而魯賀之，可也。然前此已五十餘年不聘王矣。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慢可知也。城郏不書，魯不與也。

大饑。

水故也。水旱之災，國家代有。救荒有政，則民不饑。因水而大饑，積貯賑恤有闕也。

二十有五年 癸丑 靈王二十四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崔杼屢帥師矣。公襲莒，杼亦伐莒。公伐我，杼亦伐我。凡奸臣之欲竊國者，必先從其意以盜其柄。然後專其兵以戕其君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附 黄氏仲炎曰：崔杼自虚朾同盟，專國柄者已二十五年矣，而其君終莫之悟也。是以一旦動于惡知其所由來者漸矣。

程氏端學曰：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氏之專權。

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惡不討賊也。夫齊之反覆久矣，屢伐不服。屢會卒叛。今而弒逆，霸主之資也，討而戮之。謀于齊衆而置君，齊人不復叛矣。會焉而竟不討也。是受賂而免之也。晉平之罪，可勝誅哉。

謹案 齊取朝歌，晉人之私憾也。崔杼弒君，天下之大惡也。晉再合諸侯，將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既聞

崔杼之弒君，受賂而退。夫弒君而可謂之喪乎。晉不知天下之大惡而遂釋之。晉日趨于下矣，何以主盟諸侯。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如字

諸侯在會，而舍之入陳。乘其不備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重邱齊地

書同盟，齊人與也。是楚不討賊也，盟之不義，未有甚于斯者。

謹案 重邱之盟，爲受齊賂而與之成也。諸侯即夷儀之所會者，特書曰同。所謂同心爲惡也。與亳牢同盟義同。

公至自會。

[illegible] 汪氏克寬曰，此書自會，著其黨惡附奸之罪也。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也。書入，內弗受也。凡國有二君者皆名，別之也。出奔不名，剽未立也。今剽立矣，律以突忽武鄭之例，此當名者也。不名，闕文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及是滅舒鳩，羣舒盡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謹案 陳，楚與國也。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年六月舍之伐陳以撓楚，冬又伐之。不可謂無功于晉也。陳叛晉即楚，幾年于茲矣。鄭從晉既久，豈得因脣齒之國而兩相依庇乎。況春秋正其義不謀其利。鄭之伐陳，非不義也。故春秋無兆辭合河以爲殘鄭六義怒楚非謀則刻于責鄭而恕于罪𠢐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楚屬國

遏，諸樊也。伐不名，此名，以伐卒也。門于巢，親攻巢

門也非人君之職也勇而輕有取卒之道焉公羊子以為入巢之門非也。

二十有六年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弒剽納衎也衎之奔也甯殖逐之喜返故君而蓋父愆宜未減焉而概以弒君書之者立人臣之防也君雖不道臣不可逐君雖不正臣不敢易臣誅廢立大亂之道也殖也逐衎喜也納之殖也立剽喜也弒之殖不得立剽之惡而受逐衎之罪喜不邀納衎之賞而蒙弒剽之誅父子相繼而陷于惡者大義不明而敢于廢立故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拒衎也專邑抗君大戮也納衎則弒不納則叛所趨不同同歸于亂也。

增 孫氏復曰獻公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弒剽將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入于戚以叛春秋誅之其罪與魚石欒盈等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書歸內受之也名之有二君也書復歸不絕其位也。

增 孫氏復曰十四年衛衎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弒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弒而歸可知也。

增 趙氏鵬飛曰剽弒而後入則國雖衎之國得之不正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報豹之聘且謀伐衛也。

讀本 晉黨叛臣以兵戍戚衛人伐戚晉乃合諸侯謀將有討于衛使荀吳來名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近戚地

謀納林父也何以知之以執甯喜知之也黨叛臣以抗君晉于是乎失霸矣晉稱人非命卿也在良霄上霸故也宋稱人亦非命卿也故在鄭下于宋則敢先于晉則不敢禮以勢易也。

增 方氏苞曰此役晉卿不行會者三國而二國皆微者乃使魯公儕之甚矣甯之不臣而辱公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禾反

書殺世子甚宋公也殺大夫稱國兼罪其臣也殺子弟目君專罪其君也莫親父子而至于殺者讒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

罪專執也。弒君之賊而罪執之者，不以弒故執也。爲孫氏故也。執之不以其罪，則執之者罪矣。不以亂易亂也。

甯喜弒君，而稱人以執者，非霸討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次年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舍之矣。故曰非霸討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昭公錫我之子也。卒于楚，非正也。

君當守宗廟，不幸死于他國，猶爲棄社稷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三爭鄭也。蕭魚之後，三伐無功，三爭鄭而不得，楚弱也。

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楚子爲之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所以報之也。明年晉楚成而北方諸侯皆從楚，信義之服人也。

二十有七年乙卯靈王二十六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慶封預政，崔杼死也。齊魯之交中絕，今聘求平也。

【補】方氏苞曰：景公會之自出，故結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成也。其從交相見也。于宋，宋合之也。當是時也，晉楚俱弱，諸侯厭兵，遂合其成，而實以長亂也。蓋自盟宋而南北兩霸之勢成，從楚者未必從晉，從晉者不恥從楚，申之會，楚遂專合諸侯，執君而殺大夫，此會啓之也。隱桓之際，諸侯橫；宣成之間，大夫專，然有大會盟，猶君尸之。晉楚之成，事孰大焉，而皆大夫也，無君愈甚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弒君而猶書殺其大夫者，不以賊討也。喜弒而衎立，是衎與弒也。立而以爲大夫，是賞弒也。已以他故而殺之，是不討其弒也。彼以賊爲賊而討之，則書討賊；彼以賊爲君而弒之，則書弒其君；彼以賊爲大夫而殺之，則書殺其大夫。傳信也。聖人不以私意誣後世，紀實事而義自見矣。

【增】家氏鉉翁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

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凡書弟出奔，交罪之也。兄不容其弟，而弟輕棄其兄也。鱄奔為殺甯喜也，亦過激焉，故兩罪之。

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亦以罪鱄也。但衛侯不友之罪易見，而鱄之罪難知。夫鱄之罪不在于出奔過激之日，而在于政由甯氏之言。鱄雖急納其兄，何不指陳君臣之大義，以為喜勸，乃許之以專衛為此必不可復之言，以與他日之兩得。卒之計無所出，而決然一去，以謝無負于甯氏，雖終身不履衛地，不食衛粟，于甯氏乎奚補，而又何解于自絕兄弟之恩哉。若夫獻公之不可輔，立後之不可保，則鱄也計之稔矣。君子固不以成敗論人，而推原禍始，知其好信不好學之蔽，而立言之不慎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豪上也。大夫不序，亦豪上也。再言于宋，宋公與盟也。大夫盟，下專也。宋公盟，上替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

春，無冰。

周之春，夏之冬也，而無冰，時燠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黨也。

邾子來朝。

邾悼公服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羯居竭反，即孟孝伯

告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來奔，齊逐之也。書之，罪納亂人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始朝楚也。宋之盟故也。不明大義而為苟安，其勢必至此也。聖人傷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不葬，公在楚也。

乙未，楚子昭卒。

楚康王也。共王審之子也。

二十有九年 丁巳 景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書在楚非所在也天王崩楚子卒輕重可知也不奔天王之喪而送楚子之葬乎楚止之楚罪也公被止焉公罪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幸之也且明終不如周也

庚午衛侯衎卒

定公臧之子也

閽弒吴子餘祭

著寺人之害也穀梁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姓名不得齊于人也禮君不近刑人閽弒吴子君近刑人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霸主之私也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乃合諸侯之大夫而城之不待貶而義自見矣

【補】汪氏克寬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晉平治杞而城之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心既私而事亦悖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

杞子來朝

城故也

【補】杞入春秋屢爲升降方氏溪曰時王所黜也莊自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事應類此後復稱伯時王復之也左氏以爲有二杞鑿矣

吴子使札來聘

【補】吴始霸也不書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也書名以其卿也胡傳爲因其讓國生亂而貶之非也

札辭國乃後日事豈逆于來聘貶之乎吴之使札亦若楚之使椒秦之使術爾蓋以使事論非以人品論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吴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補】崔慶衰高國復用事今又出奔不能其職也左氏曰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而經不書者臣放大夫不可以訓故書曰出奔也且罪高止也高止好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非但不能共職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上句也。

三十年（戊午，景王二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報公朝也。公朝而楚聘之，魯臣而楚君矣。自侮而人侮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志人倫之變也。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書之，賢之也。

【謹案】伯姬以成九年歸宋，至是年已六十矣。固守婦節，以及于死，此于禮義之閑，有素定于心者矣。議者乃謂其知常而不知變。嗚呼，以守貞為非賢，則援此而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際者，皆斯言啓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志人倫之變也。天王者，操生殺之柄者也。諸侯殺大夫書之，天子殺大夫不書，明天王之得殺大夫也。諸侯殺其弟書之，天王殺其弟亦書，明雖天王不得殺其弟也。佞夫無管蔡之亂，而天王殺之，是以私意滅天性之親也。特書之，所以明人倫也。

王子瑕奔晉。

【謹案】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自比于逆亂之黨矣，而王不能存之，獨無罪乎。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不供葬事也。況夫人乎。叔弓葬伯姬，過厚也。書謚，賢之也。言伯姬之無愧乎共也。

【謹案】稱共，從夫謚也。伯姬秉禮而死，宋人不敢以非禮之謚加之。經書內女之葬三：紀伯姬不書謚，紀侯未沒也。紀叔姬不書謚，媵也。宋伯姬書謚，賢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出奔，有罪也。許者，鄭仇也。奔許，將以亂鄭也。自許，有奉也。入，逆也。以兵造其國也。人臣得罪不就刑而奔，已非矣，況奔于仇讎之國，假其力以稱亂，是

賊也。

鄭人殺良霄。

不書殺其大夫者，討賊也。大夫如欒盈、良霄而後可殺，稱兵作亂也。其事急矣，不能待命，為社稷之故而殺之，可也。

【補註】不稱國以殺何也？曰：非以國法殺之也。子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又不得稱子駟、子帶殺，故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葬之也。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之禮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列國書人，略之也。會不書故，故已明也。此書故，故未明也。宋災之為事微矣，不討賊而謀災，非其當謀之故也，故書之。

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補註】李安溪曰：臣弒其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弒其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故兩書所會之故。若稷之會不言成宋亂，澶淵之會不言宋災故，則疑于欲討亂而未能，故別白之也。竊謂澶淵之會不言成蔡亂，何哉？諸侯既廢討賊之義，而行會葬之文，固不待澶淵之會而始定之也。左氏謂諸侯之大夫合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故書宋災故，以尤之。夫賻贈之禮，特其微事，諸侯何至聚而謀之乎？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既書會葬，又書澶淵之會謀宋災，而不討賊，以深著其黨惡之罪，而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罔可以垂戒萬世矣。

三十有一年（己未，景王三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魯何以有楚宮？公自楚歸，慕而作之也。非制也。薨于是，非禮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毀也。何以知其非弒？下無奔與孫者也。毀不滅性，至于卒，過也。不葬，未成君也。

【補註】子野，襄公太子，非被弒，何以不書地？或曰闕文也。或曰降成君也。考之傳曰：子野卒于季氏。夫野無內難，何故不使守先君之喪，卒于喪次，而卒

于季氏乎安有臣民既戴為國主而不志其卒之地者乎想季氏以子野毀卒告于國人也既無董狐之直筆書之而使國人既不知其地又不知其日舊史記之亦止曰子野卒云爾聖人因之亦可緣文以見義俾後人疑而考焉至于下無奔與孫者此又不知當日時勢何如但昭公之立政在季氏明矣公之廢置由之則子野之生殺亦必由之誰為大臣而使先公之子以毀而卒也得無臣子之隱痛有所不忍言者乎嗚呼春秋之可疑者亦多矣

己亥仲孫羯卒

孟莊子之子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卿供葬事已非矣況親來乎魯受之亦非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弒書人衆也衆弒之亦不足以為君矣稱人以弒罪民而警君也

春秋義補註卷九

男 友洙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十

合河孫先生纂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昭公

襄公庶子也母曰齊歸

[補註] 襄公諸子有年長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之爾

元年 庚申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乃為鄭所滅故杜註云鄭地

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不與今來懼楚也春秋之初宋先諸侯尊王也齊霸先齊晉霸先晉尊霸也今則齊宋皆屈而先楚晉楚並霸矣

[補註] 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宋之盟晉楚分霸之幾也虢之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爾于宋齊不與今齊又從楚矣晉霸之衰可知

三月取鄆 鄆莒邑東鄆也

鄆不繫莒。微國也。取滅也。此季孫爲之也。猶書取假公命也。將以惡公與豹于霸主。使出公執豹而已專魯也。

謹案 鄆雖附庸。已爲莒邑久矣。不書伐莒。見其無討賊之心。而有攘奪之實也。先儒謂乘亂而襲之。故隱諱其辭。非也。夫取鄆之事。季武子實爲之。君弱臣專。貪殘妄取。又何必爲季氏諱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不弟而秦伯不兄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宣公牼之子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大原即大鹵

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荀吳有焉。猶書之。惡詐勝也。不尚信義。而詐較力。狄不心服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人弒其君密州。展輿立。去疾奔齊。今自齊入而逐展輿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書入。以爭入也。突不繫鄭。赤不繫曹。不宜有國也。去疾繫莒。宜有國也。必展輿之兄也。天倫之際。有讓無爭。不書奔而書入。奔無譏而入可責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踰年矣。不書爵。不以爲君也。曷爲以國氏。明其已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列國封疆受之天子。自取之而自疆之。僭也。疆若封洫之也帥師疆之。威之也。不惟備莒。亦以制鄆也。以猛濟貪也。叔弓帥師。罪叔弓也。叔弓亦爲季孫用也。

葬邾悼公

始葬邾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昭之子也。書卒。非弒也。信經不信傳可也。

謹案 傳稱公子圍縊而殺之。而經書卒何哉。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而經書卒。知此亦以僞赴而不書弒也。當日楚國既無董狐南史之人。弒麇之跡必甚秘。以僞赴魯。故魯史亦承而書之。雖孔子直道而行。筆削難以傳聞無據之言而易之也。凡若此類。傳亦非妄。此與孫氏之言可並存之。

楚公子比出奔晉。

麇卒而比奔。不容于嗣君也。圍非麇子而篡立。故

比不見容而出奔也。圍立而後書虔，改名也。

二年 辛酉景王五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聘新君也。

夏，叔弓如晉。

報聘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罪專殺也。

增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

去有罪以放乎亂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喪畢而朝晉也。非禮也。至河未至晉也。無疾而復，辭之也。辭之者輕之也。季孫宿如晉，遂得至于晉也。宿重于公也。三家六卿相與比周而惡其上，故辱其君而禮其臣也。

辯疑 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為失也。春秋罪公之輕動，以妄說人而自取辱也。至于季孫宿之如晉，或奉公遣往，以將命，亦時勢之常。但晉人辭公而納季孫，則知前以弔少姜辭，乃飾言爾。輕其君而重其臣，晉之罪也。

三年 壬戌景王六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文公壽之子也。

夏，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叔弓葬滕子也。然而過禮矣。且與葬景王無辨矣。公子遂如周，遂如晉，是夷周于晉也。叔弓葬景王，又葬滕成公，是夷周于滕也。

秋，小邾子來朝。

辯疑 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季孫從穆叔之言而敬以逆之，可謂知禮矣。惜乎弗克有終，而卒至于流播，哀哉。

八月，大雩。

增 汪氏克寬曰：昭公之世書雩者有七，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絕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歎哉

冬，大雨雹。

雹災也。冬雨之，無異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君弃失道也名之失國也

[illegible]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固不道矣然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嬖威脇其君而出之其罪不尤甚乎春秋並兼罪之矣

四年 癸亥景王七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作雪孫從之今從左胡

周正月孟子月也雨雪宜也大則過矣秋早冬雹春大雪雨暘寒燠失中也春秋立天人之極其過也書之其不及也書之

[illegible] 去年冬大雨雹而正月復然陰陽之不和甚

矣季氏專國人事乖戾干犯陰陽故災異如此申豐黨附季孫而曲為之說可為矯誣上天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楚地

楚專霸也宋號之會晉楚兩霸今無晉而止有楚矣以莊王之賢會于辰陵止有陳鄭猶懼晉也今皆從之宋之盟故也向戌啓之而趙武成之也曾衛曹邾不至者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于齊而陞于晉也其餘莫不至矣淮夷列會世變可知

[illegible] 自晉楚既合諸侯兩事于晉楚之間而晉平怠于政事權歸六卿此晉之所以失諸侯而漸歸于楚也楚靈合十二國于申而晉不敢爭楚自是專合諸侯矣

楚人執徐子

罪專執也執徐將以伐吳也

[illegible] 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霸討也楚人讎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而執之非道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昔晉通吳以病楚楚合諸侯而伐吳無晉也伐吳

猶伐晉也晉人不救懼楚也宋鄭小邾預會不預伐猶從晉也

執齊慶封殺之

伐吳而執慶封封自魯奔吳也慶封在吳而猶書齊君臣之義無所逃也書執罪專執也書殺罪專殺也慶封固有罪矣然非楚之所得殺也

[illegible] 楚殺慶封非真為齊討也以其從吳故殺之以示威假討賊之義以號令于天下也楚靈身為弒逆而以亂治亂慶封不為靈王服也

遂滅賴

以伐吳之師滅之也執君殺大夫又滅國而莫敢
校焉楚横而晉偷也
九月取鄫
莒人滅鄫今取于莒也不繫莒不予莒之得有鄫
也內書取滅之也不封其君而私其國是再滅鄫
也罪魯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僑如之子也
五年 甲子景王八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弱二家也自作丘甲魯有四軍三家與公各有一
焉後作三軍卑公室也三分魯國三家專之公無
軍焉今舍中軍弱二家也四分魯國季氏專其半
孟叔分其半也而魯公可述矣
【增】三軍魯之舊也杜氏預曰魯本無中軍惟上
下二軍皆屬于公季氏欲專其民人故于襄十一
年增立中軍疏云魯以軍多貢重故自減為二軍
而經不書者國家之自為損益無關大體也既增
立中軍而書作三軍者舊軍盡廢而改作之分中
軍之衆屬上下二軍故不曰作中軍而曰作三軍

也此書舍中軍者今之所舍即前之所立作與舍
皆卑公室也昔也析二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
一今也析三軍以為四而季氏獨有其二公室無
一民矣故微辭以著其罪也舍中軍非止卑公室
也欲弱仲叔二家而強己也是時孟則羯亡貜始
立叔則豹卒舍未安其位季氏因叔孫家禍而退
之惟所欲為後此二家亦為之屬役而不能抗矣
季孫愈強而公室愈卑君特寄焉以為贅旒嗚呼
季宿之罪可勝誅哉
楚殺其大夫屈申

罪専殺也
【增】劉氏敞曰楚人雠吳而疑屈申謂其貳于吳也
而殺之然非其罪故不削其大夫也
公如晉
朝也不能馭臣而乞哀大國其何益之與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也牟婁取于杞者也牟婁牟夷之采
也防茲非牟夷之采也故書及別之也以邑奔罪
牟夷也叛也來奔罪魯也納叛也
【增】孫氏覺曰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季

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止之也。庶其來而公至自晉，則納庶其者非公也。牟夷來而公至自晉，則納牟夷者非公也，皆季氏也。每公出，非滅國則納叛，私其所得以惡公于霸主，利歸己而禍歸公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

納人之畔而又敗其師，益不義矣。晉以牟夷之故幾執公焉，又敗其師，大夫專而不顧君也。

秦伯卒。

桓公榮之子也。不書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始通越也。徐越稱人，非君將也。晉通吳以病楚，楚亦通越以病吳。然楚病而吳張，吳病而越大，始因其力，後遂至于不可制矣。

【謹案】楚虔身為篡弒，而恃強逞暴，合諸侯以為修怨之師，且欲通越以伐吳，楚謀益失矣。

六年，乙丑，景王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孝公匄之弟也。

葬秦景公。

始葬秦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公爲莒愬，止于晉者三時，而受季之賂焉，黨其臣而辱其君，晉之罪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出奔有罪也，而宋實逐之，宋無政刑也。

【附錄】許氏翰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

秋，九月，大雩。

夏七月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婁伐吳，終不得志于吳也。

冬，叔弓如楚。

叔弓宿黨也。宿如晉，弓如楚，晉楚之交，大夫尸之，而君不與也。內樹黨而外結援，公出可知也。

【附錄】趙氏鵬飛曰：諸侯兩事晉楚，宿既如晉，則不得不使叔弓如楚，此皆季孫專之也。

齊侯伐北燕。

欵奔齊故也。不書納欵，非納也。挾之以要利而已矣。

家氏鉉翁曰：齊侯伐北燕，仗義而往，納賂而還。是以不能成覇也。齊景賢君，每欲有為，輒為近倖小人所阻，而國非其國矣。

七年丙寅，景王十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猶及也，平于齊，公不得已也。魯本事齊，既而事晉，交遂絶矣。及景公使慶封來聘，而魯未報也。昭公即位，知晉不可恃，而暨齊平。外懼覇主，内懼強

臣，而欲倚齊以自安也。

三月，公如楚。

朝之也。不會于申，故也。

補 是時列國之君，行止尚能自主，惟魯受制于強臣。季孫踊楚之召，而迫公如楚，則其懼往見執之情，蓋可見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左作婼。

平故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衎之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久，且危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也，行父之子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景王十一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也。蘇文言弟者，為其殺世子也。是叔殺姪也。兄弟之子猶子也，不啻父殺子也。故書弟，深

罪招也。般弑父而蔡亡，招殺姪而陳亡。不孝不弟之禍烈矣。

補 是時陳侯尚存，非有私屬，招亦何敢殺嫡？可知傳說非誣。陳招死其兄，以殺其子而亂其國，罪固大矣。哀公溺愛過寵，雖無殺偃師之心，而原其禍始，豈非哀實有以啓之哉？春秋固交罪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世子殺而陳侯卒，以憂卒也。不自為政而假人以權，其禍將無所不至也。

叔弓如晉。

通意如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罪楚人也陳雖有罪不在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懼楚也招殺偃師將立留使干徵師告于楚楚人殺之故懼而奔也稱公子未立也

秋蒐于紅 紅魯地

書蒐者五皆言大此不言大者闕文也蒐春事也秋興之不時矣于紅非地也

附錄 昭定之蒐皆不言公者罕皆三家之師蒐皆三家之事公雖與而非公志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云爾備書之為魯憂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音戈

陳無君而國人擅殺之也不殺公子招而殺過衆國皆亂人也雖微楚陳亡矣世子死陳侯卒嗣君奔大夫殺國必自亡然後人亡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招音韶

滅陳罪楚也因亂而遂滅之是以亂易亂也放招失刑也殺世子死其兄以亡其國殺之可也奐招之黨也然比招則末減矣而殺之濫也葬陳哀公楚葬之也不言楚蒙上也滅國而葬其君謚之曰哀假仁也比而書之憫陳而罪楚也

九年 戊辰 景王十二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賀滅陳也可恥矣

附錄 陳三恪之後也既滅而猶書陳所以存陳也楚滅人之國天下所當共嫉魯以望國倡諸侯而往會故譏之也

許遷于夷

嘗遷于葉又遷于夷許畏鄭而愈近楚也可謂失計矣抑鄭亦甚矣為湯武䟦民者桀與紂也今為是䟦許非惟不仁亦不智也

夏四月陳災

陳亡矣不能告災叔弓歸而言之也陳亡而猶書陳不予楚之得有陳也存陳尊王也

秋仲孫貜如齊

聘也平也合盟復聘而齊無人至焉輕公也

冬築郎囿

築關于郎也此季孫之謀也凡奸臣之欲盜國者內結于民外樹其黨盜其兵柄而娛君于耳目遊觀使荒于政以棄其民而已乃可逞也季孫有焉公在其術中而不悟其亡也宜哉

十年己巳景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欒盈之後在齊也書奔有罪也來奔納叛也魯方平齊而納其叛者季孫不欲公有齊援故誘叛人而惡公于齊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卿並將政在三家也季孫取二二家取一故季孫主將而二家從之也叔弓本公臣今為季氏私焉故代叔孫將也納莒叛敗莒師又伐莒盖將殘莒以自私而惡公于晉也

[illegible] 三卿並書而叔孫孟孫實共為一軍也

戊子晉侯彪卒

悼公周之子也拱手而讓楚霸君子是以知晉平之為平也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非禮也

[illegible] 三月而葬又以卿會葬皆非禮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共公固之子也不書冬闕文也

十有一年庚午景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非禮也

[illegible] 高氏閌曰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名志改名也本名圍今名虔也蔡侯般弒父者也苟正其罪而討之可也今不討罪利其國也而誘殺之是詐而為不義也書誘殺惡楚子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殺其君而圍其國志于必滅蔡也棄疾從君于惡亦有罪焉叔向曰不信以幸不可再也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公生母也妾稱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蒐書大僭也于比蒲非地也且夫人之喪在焉而

不廢蒐乎

【纂疏】喪不廢蒐，國不忌君也。所以為此者，三家焉。爾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受盟也。以大夫而盟諸侯，非禮也。

【增】家氏鉉翁曰：喪不二事。既蒐復會，皆繫五月之下，所以貶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慭魚靳反

謀救蔡也。不書救蔡，未嘗救蔡也。楚滅陳，又圍蔡，諸侯懼而不敢出，大夫出而無能為矣。

【增】家氏鉉翁曰：般已死而虔猶頓兵于蔡，諸侯共起而擊逐之，義所當為也。而晉之用事者庸很無能，蔡遂滅矣。厥慭之會，欲以何為。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歸姓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增】程氏端學曰：齊，私謚也。妾母而以夫人之禮喪葬，且別為之謚，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書滅蔡，罪楚也。有稱世子，未立也。書執，不降也。用之以為牲也。聞八月而始滅，守而不服，故怒而用之也。誘人之君而殺之，又滅其國，又用其子，桀紂之暴不如是之甚也。世子有可憫焉。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般之殃之餘也。

十有二年辛未，景王十四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款于陽。左氏有款名，陽燕別邑

款奔齊十年矣，向者齊侯伐北燕而不克納也，今納之，志在復伯也。然使大夫納，非禮也。不納于燕而納于陽，力不足也。北燕伯名，有二君也。

【纂疏】三年，北燕伯出奔齊，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非不宜納而納也。書納某于某地者，難辭也，言拒于強臣，逆于而不得反其國也。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別邑，而未得國，款之為君可知矣。他本無款字，先儒謂款不名為正，而不知其為闕文也，不如從左氏。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僖公之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增】高氏閌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

位而即伐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晉而晉不受也為莒故也納叛收莒皆季孫為之也禮其臣而辱其君有故也晉大夫猶三家也故下比而惡其上也

【增】家氏鉉翁曰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隱為季氏地使公有辭而不能伸歟

五月葬鄭簡公

【增】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罪專殺也

【增】家氏鉉翁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公族也出奔逐之也所以剪公之翼也

楚子伐徐

弑陳蔡而又伐徐不知止也

【增】高氏閌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晉伐鮮虞

不稱將與師闕文也鮮虞白狄種也晉既失霸楚滅諸侯莫之恤也茲復有事于狄晉之無能為可知矣

十有三年 壬申 景王十六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內邑而圍之者叛也有以費叛者也家臣之名不登于冊書其圍其叛可知也諸侯叛天子大夫叛諸侯陪臣叛大夫蓋效之也隱桓莊閔僖之世政自諸侯出也文宣成襄之世政自大夫出也昭公以後陪臣執國命矣

【[illegible]】南蒯之叛此叛季氏非叛公也故不書叛若家也以叛書則大夫當執國命乎然書圍則叛可知若不書圍則叛者沒其實而何以討蒯乎但費乃季氏之私邑而使正卿討之則叔弓為季氏之大夫而安為之屬矣王綱不正禍亂相尋于公室乎何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乾谿楚地也

虔立而比奔今歸而弒之也自晉有奉也歸內受

之也。内受之者不堪虔之虐也。比未嘗臣虔，而書
弒君者，虔雖不道，君楚久矣，君臣之義無所逃也。
比雖在晉，楚之亡公子也，在外猶是人臣，不可返
其國以稱亂也。
[補註] 舊說皆謂比無弒心，故書歸以明其非弒，非
也。楚共之子，長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
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位，以已次居幼，不足以服
國人，故召比于晉。比從其請而歸，晉人皆知其有
得國之心，苟比無得國之心，則效死勿立可矣。非
棄疾則弒虔之亂不生，非比欲弒則虔自經之禍

不成，安得不歸獄于比哉。夫弒逆大惡，聖人不以
妄加于人。虔之死，實在比立之後，故正名比之弒
君，而棄疾反得末減焉。然觀其後殺比之意，在于
代比，而非以討賊爲義也，則棄疾之罪自見矣。論
者謂比之弒實迫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立矣，不書弒其君，位未定也。比賊也，不書楚人
殺，非討賊也。棄疾本謀弒，而不欲首禍，故假手于
比，已乃除比而自立，是猶盜殺盜而欲并其財也。
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

[補註] 上書比弒其君虔，下即書棄疾殺公子比，則
棄疾之奸心著矣。比貪得位之利，不得不服首惡
之罪；棄疾雖無弒君之名，而實假比以爲之驅除。
此春秋書法所以爲微而顯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衛地。
譏不討楚也。楚虔之暴虐甚矣，天厭其德，弒殺相
仍，旬月之間，國三易主。晉于此時大合諸侯討楚
之弒君者，必有當也。晉不是圖，雖會亦奚以爲。
[補] 汪氏克寬曰：晉不競于楚久矣，以諸侯皆貳而

會于平丘，大合十三國之諸侯，臨之以劉獻公，而
不能振霸業者，無其本而專事其末故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書同盟，劉子亦與也。公不與盟，晉辭之也。是不與
公盟也，乃書公不與盟者，明是盟之原可不與也。
不討弒君而徒盟于平丘，晉自此不復振矣，故晉
合諸侯止于此。
[補註] 晉受讒言而罪公，不使與盟，其何以宗諸侯
哉。然晉雖欲辱公，而公得免與同盟王臣之罪，故
程子以爲公幸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邾莒訴之也。晉若請于天子，以義廢之，收私邑以為公室，則方伯之職修矣。今乃執之以取賂，是不討罪而專執命卿也。故書之，罪晉人也。

公至自會。

危之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棄疾返之也。廬，隱太子之子也。吳，悼太子之子也。皆世子之嫡子，當有國者也。國書滅矣，今書其爵，其固有之者。不予楚之滅之也。滅之封之，自楚言也。若以天子之事言之，向固未嘗滅，而今亦未嘗封也。故書爵，言固有也。書名，別先君也。不書自楚，不予楚之封之也。滅而存之，封而削之，天子之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改葬也。

【補】蔡般弑逆之賊，人所不恤，而志其葬者，志魯之昧于大義也。或以為國復乃葬，或以為改葬，無可考，姑兩存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而辭之也。公無恥也，晉無禮也。

【增】汪氏克寬曰：公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盟，而猶欲託朝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其見辭于晉而不得入也。

吳滅州來。

【增】王氏樵曰：州來本楚之附庸，及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見其滅之之易也。

十有四年　癸酉　景王十七年

春，意如至自晉。

不氏，蒙上也。大夫不至，被執則至，志釋也。意如何以釋？賂故也。貪賂失刑，晉其衰矣。

三月，曹伯滕卒。

成公負芻之子也。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子郊公狂立

展輿之弟也。不葬，季孫怨之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亂也。展輿之黨殺之也。不書大夫，曹莒無大夫

也非大夫而書者公子之重猶大夫也大夫王所
命也專殺之無君也公子親之餘也專殺之無親
也。
[補註]意恢爲郊公所舊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爲
亂殺意恢逐郊公而納庚輿意恢之死非其罪也
故以國殺爲文罪累上也。
十有五年 甲戌景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餘祭之弟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時祭也武宮成公所立也籥入叔弓卒當祭
而告也去樂卒事非禮也卿之喪當祭不以告卒
事而闋則不繹壬午猶繹不可以繹而繹也去樂
卒事不可以去而去也猶繹薄卿貳之喪也去樂
輕祖考之祭也聖人酌典禮以律世過與不及皆
書之使後世考焉而折其中也。
[補註]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左氏以禘爲四時之
祭穀梁以爲禘爾又如左氏說叔弓涖事而卒則
不待告而知之矣若爲之去樂卒事可也左氏之
言未知實否或傳聞不實故經不書叔弓涖事若
叔弓自歿于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
告不當以畢而廢葬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復亂也蔡侯新踐君臣輯睦以圖存猶懼其未
也而又奔其大臣是樂禍無厭也不厭亂其有不
亡乎。
[補註]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而費無極傾之
故不得不奔讒人爲亂可不畏乎論者徒咎朝吳
之不智過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陳蔡之滅復吳楚之盛衰諸侯之向背若弗聞也
而屢用師于鮮虞甚矣晉之無遠圖也。
冬公如晉。
屢辭而屢朝之也不言復得至乎晉也。
十有六年 乙亥景王十九年
春齊侯伐徐。
此晉霸既衰齊景爭霸之始也北伐北燕南伐徐
蓋亦祖管仲之餘智也晏子以其君擅其以是與
抑末矣爭霸以義不聞以兵以兵服大不聞侮小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惡楚子也。誘人而殺，古無是也。而楚再行之，屢書之，深惡之也。

夏，公至自晉。

踰時而後至，晉止之也。三至于河而復，兩見晉侯而止焉，其辱甚矣。皆季孫為之也。皆六卿比季孫而為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平公彪之子也。

九月，大雩。

夏七月故雩也。

季孫意如如晉。

公往則不受，季孫往則受也。公往則止之，季孫往則不止也。三家六卿比而辱其君，可誅也。

【補】方氏苞曰：以意如魯執于晉，乃親如晉而葬昭公者，以釋前嫌，而自結于新君也。蓋霸國之交不固，則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恥以求媚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意如葬昭公也。書其如于冬十月之上，意不在于葬昭公也，就六卿而謀魯也。故兩書之，若如自如而葬自葬焉，誅心也。

十有七年 丙子，景王二十年

春，小邾子來朝。

再朝魯也。郝仲輿曰：魯卑矣，猶有朝者；晉亦卑矣，猶有往者。不畏其君而畏其臣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食正陽之月也。周之六月，當夏四月。

秋，郯子來朝。

始朝魯也。孔子從之問官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illegible]】晉非為王室除患，乃因其貳楚而陰襲之，不顧郊甸之震驚，過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星變也。有者不宜有者也。孛，彗也。大辰，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伐參也 北辰亦為大辰。何以知此為大火也？以宋衛陳鄭火知之也。大火至冬而伏，冬孛于大火者，周之冬，夏之秋也。火猶西流也。

【[illegible]】彗孛之流，氣祲之大者，其為咎徵明矣。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存焉。五年之後，王室分爭，豈其偶合者耶。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

志吳楚之盛衰也。以楚主戰，惡楚也。楚屢伐吳，今又與戰，戰以殘民，聖人之所惡也。不言勝敗，無勝敗也。楚終不得志于吳也。

增 趙氏鵬飛曰：王僚長岸之戰，蓋亦敵爾。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武公滕之子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也。火入而孛，故火出而災，梓慎所言非妄也。

補註 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四國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故書以示警。天道遠，人道邇，以德消變，則庶乎其可也。

六月，邾人入鄅。

罪邾人也。

補註 鄅，宋姻也。鄅何嫌于邾？邾無故而入鄅，是名宋兵之來伐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白羽許地

三遷矣，強大之暴而弱小之窮也。

十有九年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春，宋公伐邾。

討其入鄅也。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類是也。

補註 天下無霸，而宋元一正入鄅之亂，討之以懲暴橫不弟，為鄅報怨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志人倫之變也。書世子，惡弒父也。蓋與商臣同惡

矣。傳曰：不嘗藥也。夫不嘗藥小失也，遂以弒父之罪加之乎？止之不嘗，知其藥之不可嘗也，是毒其父也。

增 陳氏傅良曰：哀姜慶父弒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世子止奔晉，止誠不嘗藥爾，春秋將為後人戒，曰世子止弒其君，不言奔可也。

增 程氏端學曰：據左氏，飲止藥而卒，則是毒殺之爾，非弒君而何哉。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景公求覇也。晉鄭吳楚之事不敢過而問焉，徒有事于徐莒，無遠慮而求近功也。晏子之以其君顯者末矣。高發帥師，高國復用也。棄崔慶而用高國，景公爲尤愈也。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而葬，賊葬之也。變自內作，其國未亂，故以禮葬其先君而魯會之也。不討賊而會葬，非禮之禮也。傳曰赦止也。夫弑父弑君而罪可赦乎。雖以禮葬之，而不能掩其罪也。

二十年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凡出奔而書自者，據邑以叛者也。臣之有邑，君賜之也。據君所賜以抗君，不勝而後奔焉，罪之尤也。宋華亥宋辰曹公孫會是也。

證案　孫氏之說本于公羊，然經不書叛。鄸，子臧之食邑也。會繼其父，得專制其邑，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故自其食邑而出奔，非華亥宋辰比也。華亥先書入南里以叛，宋辰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鄸出奔而不書叛，則非叛可知，不如從穀梁之說爲勝。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書盜不知主名也。書兄非卿也。非卿而書，重之也。諸侯之兄貴且親矣，而盜得殺之，不能親親，且無政刑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三卿同出，結黨以叛也。

增　季氏本曰：陳宋讎也，三大夫往奔，依陳爲亂，而宋其危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世子有之子也。

二十有一年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平邱之後，晉不懷魯。頃公新立，使來聘，釋怨也。

註案　晉至頃公，霸業日隳，即位五年，始行出聘。六卿相忌，何暇外交。自是聘不復志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陳有奉也，黨叛也。以兵入國，大逆也。戚不係衛

朝歌不係晉南里言宋者彼皆入于私邑此則入
于國都也其罪愈大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謹案】昭公之世凡七見日食自即位至是年已四
書日食矣而公不加省息于修政卒至出迯應陽
徵之象是天戒可不謹哉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也志世卿附季氏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盧之子也甫立而奔不能君也朝吳奔朱又奔不
靖亂也楚殺般而用有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將比
仇而謀覆其國乎而因之也可謂失所親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之也報晉聘也又不見納季孫譖之也權臣敢
于譖君大國樂于黨奸魯公不能自強三譏之也

二十有二年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

春齊侯伐莒

再伐莒見小而欲速也景公之志可知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再書南里義在于南里也南里在都城之內今入
云則入出云則出叛臣無忌憚也入不能拒出不
能止宋國無政刑也入陳奔之出楚受之三國皆
獎亂也

大蒐于昌間 昌間魯地

大蒐非禮也昌間非地也公無兵焉此三家為之
也

【謹案】此蓋傷魯公室之日衰也三家時時閱軍實
而講戰陳公之所與者雖虛寄之名閱十年始見
公室之弱何如哉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崩而王室亂其端始于殺弟也已殺其弟其子
效之亦兄弟相殺也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卿葬王非禮也三月而葬速也亂故也

王室亂

天下之亂未有不始于家者也並后匹嫡之端起
而父子兄弟之怨生釁自內作黨自外分民鬭于
國敵侮于郊而其國亡矣書王室亂憂之也亦責
之也

【謹案】亂自內作者也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

之爾非有能亂王室者也五年之間國無定主天下無人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皇畿内之地）

劉子單子王朝之卿也書以權在劉單也書王猛未踰年也不可以稱天王又不可以稱子其故王而名之以明未成君也名而王之以明當為君也王猛當立矣曷為居于皇有與爭立者也王子朝也猛者太子之母弟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太子死母弟立皆后之子也后無子而後庶立朝者長庶也有寵于景王曰無嫡立長而不知猛亦嫡也朝

在內而強猛在外而弱春秋不王朝而王猛所以明順逆也憫弱扶正不幸而敗不失為忠良助強黨邪雖倖而成不免為奸佞春秋計是非不計強弱論邪正不論成敗所以維綱常于不墜也其功豈不偉哉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臣以君變也施之王猛而不嫌者其禮正也猛既王矣自當居王城不得居王城因以兵入王城變之正也不能自入王城有人焉以之入于王城是亦變之正也故劉子單子無譏焉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書王明嗣君也書子未踰年也書名別二君也書卒未成君也猛卒敬王立不言劉子單子立之者當立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敬王元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聘也君朝卿聘可謂勤矣其何以不免則季孫為之祟也

癸丑叔鞅卒

叔弓之子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專執罪也執行人尤罪也

晉人圍郊（郊周邑）

罪晉人也王室亂天王未定不思奔問官守而用兵于郊晉之怠于勤王可見矣

謹案　郊子朝所據之地書圍郊則晉之不黨于朝可知然敬王即位踰年而後圍郊則討賊非晉志也無益于王而冒勤王之名晉無能為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譏東國也。是朝而止之也。非前此出奔者也。楚與蔡為仇國，苟知自強，楚之廷宜無東國之跡焉。而卒于楚。君子病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者，展輿之弟也。去疾歸，展輿奔；去疾卒，庚輿殺意恢而立焉。今而出奔，意恢之黨逐之也。兄弟之間，弒殺相仍，奔亡接踵，備書之，傷人倫之變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雞父，楚地

吳楚交爭久矣。今則吳大勝而楚大敗也。頓胡沈先序，君將也。蔡陳許次之，大夫將也。不以國序而以君臣為序也。俱稱師，皆用大眾也。連七國之大眾而兵敗將死，楚之不競，未有甚于斯也。君生曰獲，秦獲晉侯是也。死曰滅，胡子沈子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夏齧，死也。

愚案 是役也，楚為戎首，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六國先敗，楚師遂奔。于是見吳之強而楚益弱矣。

天王居于狄泉。狄泉亦洛內之地

敬王也。是繼猛者也。稱天王，踰年也。不書立，當立也。王猛入于王城，此復居于狄泉，有逐之者也。尹氏立王子朝也。王出，書天王，正名定分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當立者也。此王室所以亂也。王猛出奔，敬王又奔，子朝害之也。子朝所以能為害者，景王寵之也，尹氏助之也。子朝之亂，由于偏愛；尹氏之亂由于世卿。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愚案 猛稱王，匄稱天王，朝稱王子，別子朝為僭王也。己僭位號，猶書王子，言莫之君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也。尹氏不名，魯史之闕也。

八月，乙未，地震。

王室亂後，日食地震相繼而書，以此見天人感應甚可畏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此之謂也。

愚案 經書乙未地震，魯地。傳稱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如晉，請叔孫舍也。至河，未至晉也。乃復，終不至晉

也有疾乃復明非晉辭之公懼而止焉故託疾以
歸也前辭之者辱之也無苙于止之也此不辭者
諱之也有意于執之也益意如之譖公也愈深晉
之黨意如也愈同公之懼晉也愈甚而怨意如也
愈不可解有孫而已矣
昭公如晉至河乃復者五唯此書有疾餘皆
譏公見公不能以禮自重大取耻辱也
二十有四年 癸未 敬王二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嘗使其二子從仲尼學焉者也貜卒公

愈失所恃矣
叔孫舍至自晉
釋之也執之不以其罪而釋之亦無罰也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書其氏義無所取或以
為賢之故如晉見執至自晉一一皆書不去其氏
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文公益姑之弟也

冬吳滅巢
巢楚與國也
州來及巢皆楚翰國而近吳夷昧滅州來僚
滅巢此入郢之漸也楚衰而吳強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甲申 敬王三年
春叔孫舍如宋
謀公故也內逼于季氏而外侮于晉不得已而與
宋謀之也
左氏稱舍如宋為意如逆婦而經不書其事

必舊史無其文也意如雖以國君自處而舍為賢
大夫豈肯甘為之役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黃父晉地
晉不合諸侯久矣會于黃父謀王室也不書無勤
王之實也王室之亂已二年矣諸侯不出而委于
大夫大夫會而無所設施也聽王室之自亂而已
矣春秋傷之
有鸜鵒來巢
有者不宜有者也巢者不宜巢者也鸜鵒不踰濟

魯所無也鸜鵒常穴處巢其變也天有時地有氣人有倫物有宜政有經天反時為災地反氣為變人反倫為妖物反宜為怪政反經為亂春秋者書其反以歸于正者也。

【謹案】雨雹地震四見于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與夫鸜鵒來巢一一必詳似若為昭公乾侯示之咎徵而昭公曾無自振之思也夫子蓋傷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初雩旱也再雩有所禱也大雩僭也頻雩瀆也又雩不言大蒙上也胡康侯曰昭公至是猶不知畏

圖克自省而求于禱祀之末將能勝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齊魯境上邑

內奔曰孫公之孫意如為之也不書意如者不待書也季孫專國而蔑其君非一事矣書公孫正其本也魯公失民久矣政在季氏不漸收其政柄不漸結夫民心乃以一朝之忿而欲僥倖以逐季氏宜其出也陽州齊地也次于陽州待齊納也

【增】黃氏仲炎曰程子論易至屯之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以為魯昭公之于季孫惟憎于漸正之義而驟伐之故及于禍是殆不然春秋書公孫于齊以見魯侯今日之失國由于前日之失政其禍由漸致而不在驟伐也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至昭公寄命意如之手事勢已無可如何所謂驟決之則速斃不決之則終亦斃者也雖欲小正之豈可得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野井齊地

不納之而唁之其不急公不知也季孫逐其君其惡大矣昭公來孫其情迫矣齊強且近以兵納之猶反手也而徒唁之齊侯之過也。

【增】任氏公輔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為名拒公之適已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也豹之子也非嘗為公如宋者也卒則公無援矣益傷之也。

【謹案】昭公之禍成于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在昭子必不與聞所以內憤而祈死然則昭子之死為公死也識者謂昭子既歸胡不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其不及寧愈遠矣不知當日時勢魯國之民皆聽順于季氏以齊之

大國尚不能討意如昭子又何能為哉此春秋所以哀其死而書之見其愛君憂國之至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

平公成之子也佐將為公如晉而卒于道也天道不僭福善禍淫舍與佐竟天福意如也僭矣非理之常數之變也若于守常不惑于變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宋元為公故如晉將討逐君之賊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特書其卒于行以異之與諸侯卒不于路寢者不同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之季氏以處公也其塞責可知矣非勇于義者也

二十有六年乙酉敬王四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速也

昭公既出而邦交之事未嘗不書魯之政盡在季氏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書至告于廟也在外雖不告而亦書之者居失其常其往返不可以不志也書于鄆不得入國也書居在境內也

夏公圍成

成魯邑也公自圍之不服公也君不君臣不臣而民不知順逆也

此齊侯謀納公也不言公及齊師圍成而獨書公圍見齊無戰志也圍成不服而終居于鄆則齊景之救患不力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晉為盟主宋衛陳鄭皆大國也而不與

則與公者寡矣齊不竭力以圖公乃假公以為會則謀之者怠矣

此晉霸既衰諸侯不待霸主而自盟會也齊景此舉僅集諸小國卒不能納公故書以譏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會無益焉終居于鄆也至與居皆詳書之志變也且惻之也

君在外而書至者所以存君也汪氏克寬引曾子問之言曰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返鄆告于祖禰亦或有然非徒志變而

己。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也共王審之子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非王都也書入內弗受也天王而自入其邑志變也然較之狄泉勢漸振矣。

讀案 天王之入成周亦劉單之力也昔未踰年可曰以王猛今既踰年不可曰以天王也故以天王自入為文。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之亂三人為之也王室之亂五年始定嫡庶不明故也可以為戒矣。

增 家氏鉉翁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為褒在尹召為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

二十有七年 丙戌敬王五年

春公如齊。

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不納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稱國以弒當國之大臣弒之也

讀案 據左氏弒吳君僚者公子光也經不書光而書吳非恕光也使人考其跡而知之也胡傳歸罪大臣未為不是但使光自脫于是獄之外謂光本當立故不以光首惡豈春秋之旨哉。

楚殺其大夫郤宛。

罪專殺也。

讀案 郤宛之死傳者以為令尹子常殺之也聽費無極之譖也何為而稱國以殺蓋楚君無道以令其臣致其擅殺大夫而無忌故以累上之辭書之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謀戍周且納公也俱不果故譏之。

增 宋衛皆拳拳于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以士鞅納季氏之貨也晉人之無義可見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平公須之子也。

邾快來奔。

公在會而庶其畀我來奔宿納之也公在鄆而快

來奔意如納之也所謂世濟其惡者與

補 家氏鉉翁曰快邾之微者不足錄也而春秋錄之者誅季氏也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其罪可勝誅乎

公如齊

再求納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終不納也

二十有八年丁亥敬王六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境內邑

不得于齊而求晉也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也六卿猶三家也其不急公宜矣盟主而皆黨叛焉傷之也

補 乾侯之次趙氏以為責晉郝氏以為責季氏而探其本則昭公之昏庸不斷忠言弗入卒至薨于乾侯而不返也悲夫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簡公嘉之子也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成公原之子也

冬葬滕悼公

補 高氏閌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補 程氏端學曰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季氏之求悅于鄰國以結外援也

二十有九年戊子敬王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至自乾侯終不得入于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來唁終不納矣惡齊侯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求晉而又不得入也

補 高氏閌曰齊侯比公于大夫故復如晉與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輒之子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彙纂】公無所居矣罪公之不得民也罪民之不恤君也

昭公無德可懷而季氏之威可畏况齊既不納晉又見拒民之視公以爲不足繫屬也故鄆潰。使昭公德澤足以結民則雖季氏誘之使潰何至竟逃其上哉故書以爲後世戒。

三十年己丑敬王八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魯四境之内無公也特書之存公也憫其君以誅其臣也。

【彙纂】此不時存公也亦以罪季氏也并罪魯之無人與諸侯之不能納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昭公夷之子也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益强也。

【彙纂】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以通適楚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庚寅敬王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也亦以罪晉也見公之終不得入于晉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

不納公而會意如晉之君臣可知矣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會意如不討意如也唁公不納公矣君臣之分泯矣是非之心亡矣。

秋葬薛獻公。

【增】高氏閌曰季氏使人會其葬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濫邾邑

罪納叛也不稱邾闕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辛卯敬王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罪晉也公在乾侯三年矣晉不納也何以爲盟主

取闞闞口暫切

魯地而公取之也公自取邑志變也。

【增纂】不書公取蒙上也闞是魯公葬地先君墳墓

所在。魯人以闕與公。公取之以奉祭祀。公在外而取邑于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故以取書。亦見季氏據國。君無尺土矣。公可憫而季可誅也。

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在成周。而諸侯城之也。書之。善之也。猶知輔王室也。列國無不至者。王事故也。于此見天理之未亡。而人心未厭周也。然不納王于王城而城成周。見天子不安其居。而亂未盡息也。吳草廬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敵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成周。而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故不居王城而居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城之。

昭公淹恤在外。八年之久。薨于乾侯。良可哀已。諸儒多責昭公而不責意如。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可為後世之人臣告也。意如專政于朝。逐君于外。飾辭以欺晉人。千載下猶有因其言而恕其惡者。豈可謂意如之罪易見。而專責其君哉。春秋于昭公在外之往來居處。詳悉備書。正所以深著季孫之無君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終客死于外也。昭公之不振也。季孫之積惡也。諸侯皆失職。而大夫皆黨叛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

男 友涑 廷琮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合河孫先生纂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定公

襄公庶子昭公弟也意如立之

元年 壬辰敬王十一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此不書未有公也未有公而稱元年追書也是年有公故入年即稱元年正月無公故不書正月也昭公有子魯昌為無公意如廢之也仲幾宋大夫也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前此

未之有也

謹案 隱莊皆書正月即位皆在正月也今則即位在六月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主正朔未有所承也晉大夫執人于天子之所既不請命又不歸王其無王甚矣雖以王事討不義不與其專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喪久不至意如不受也嗣君既定乃迎喪焉暴露七月而後返也書之所以哀昭公誅季氏而傷魯之無人也

戊辰公即位

即位不日在朔也此日之不在朔也柩前即位不書此書之非常也踰年而後即位于柩前也戊辰距癸亥五日用新喪之禮也書之罪意如也并罪定公也為賊所立而不討賊是亦一賊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喪七月而至遲也至一月而葬速也制在意如也

九月大雩

僭也且不忌喪也

立煬宮 煬去聲

立者不宜立者也煬宮者煬公也考公弟也祧久

矣奚為立

謹案 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者始于此季氏蓋欲借立廟以示為魯國之定制爾非徒因私禱而立煬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詩曰九月肅霜周之十月夏八月也霜未可隕而隕異也殺菽為災也趙木訥曰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十月隕霜殺菽不宜殺而殺也皆天之垂戒也 其川菽眾重也 其川草眾輕也

二年 癸巳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宮南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也觀闕也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輅皆天子之禮也及兩觀火自雉門始也宮室踰制者恒災天道不僭也

秋楚人伐吳

吳取徐故也楚伐吳止于此力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作者不宜作者也何以不宜作當災者也天革其

僭而又新作之變而不戒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新作之不時也程時叔曰太室屋壞御廩災必皆作之而不書者當作也此書之不當作也觀此可以知春秋之書法矣

三年 甲午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正于晉也至河乃復不得至于晉也晉辭之也意如不使公得交于晉也循是困昭公之故智也晉當意如而辭昭公又辭定公者六卿與三家比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悼公華之子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魯地

邾受盟畏魯也以大夫而盟人之君非禮也邾稱子非爵也喪未踰年之稱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自奪其喪也魯與邾皆罪也

四年 乙未敬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哀公溺之孫世子偃師之子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文公合諸侯也王室之亂子朝奔楚劉子合諸侯以討之王師一出列國響應陳蔡鄭許頓胡之素役于楚而靡不至焉蓋二百四十年間王室之舉未有善于此也諸侯之從未有多于此也而不過侵楚已焉則晉侯之罪也

附錄 陳氏傅良曰晉之合諸侯至平邱而止是後

劉子為之也孫氏蓋主其說然李氏廉已駁之先儒皆以為晉挾王官以令諸侯爾楚為不道蔡人病楚之憑陵使告于晉晉上請于天子天子使大夫臨之大合十八國之衆諸侯皆懼楚之無厭也而翕然嚮應可謂盛矣乃二三執政深慮其君奉王靈以服楚諸侯宗之由是而威柄復收于己有不利也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辱鄭攜諸侯以躐其君之功而固其私遂潛掠楚境而還自是諸侯散矣晉不復霸矣文公卒矣國不復興矣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晉失此機會使吳得乘其後而收

其功豈非晉君不能持柄之過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音牲

沈不會于召陵故也陸伯冲曰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附〕家氏鉉翁曰春秋書滅沈于會召陵之後盟皐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侵楚無功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沈而蔡乘其不備襲而滅之是亦晉侯之罪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皐鼬鄭地

晉盟之也不伐楚而盟諸侯則何益矣諸侯不序卽召陵之諸侯也言諸侯劉子不與也不言及齊大夫者非齊主盟略之也會而盟者不言公及此書之喜公之得與也王方麓曰召陵伐楚屈完來盟召陵侵楚諸侯自盟而已書之陋之也

杞伯成卒于會

平公郁釐之子也

〔[illegible]〕侵楚無成既盟將散在會卒也此紀實事爾非有他義也

六月葬陳惠公

陳子未葬而出會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

四遷矣愈遷而愈近楚非計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以伐致者無功也

劉卷卒 卷音券

劉卷者劉子也卒之賢之也是周社稷之臣也子朝之亂卷實定之號名天下以伐楚事雖不成志可嘉矣卒劉卷傷周之不復興也

〔附〕汪氏克寬曰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

故知其從赴告爾。天子告臣，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汪說亦有理，故與先儒之說並錄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鵬飛曰：晉伐楚，諸侯之利，六卿之害也。故驟其成效。晉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而不止也。

楚圍蔡，晉不為倡義救蔡之舉，而帥衛為鮮虞之伐，晉之謀國者，亦不知所輕重矣。

葬劉文公。

賢之也。內女不葬，葬宋共姬；王臣不葬，葬劉文公。皆賢之也。言不愧其謚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柏舉，楚地

能左右之曰以。書蔡侯以吳子，善蔡侯也。蔡之父子兄弟駢首而死于楚，是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又圍之，而請師于吳，義之所得為也。吳能救之，所以兼善吳子也。較昔為愈矣。不書救蔡，非救蔡也。吳楚交爭已久，彼各為其私怨，非有救災恤患之心也。吳稱子，君將也。楚稱人，大夫將也。楚師敗績，天道好還也。然吳敗之，則聖人懼矣，是亦一楚也。

蔡侯，喪敗之小國爾，而能以吳子與楚戰者，吳之怨楚已久，喜得蔡與之共事，而蔡係不共戴天之仇，喜借吳之勢力以洩其憾，故一舉而頓雪前憤也。晉人不能中救蔡之義，而蔡侯卒以吳師敗楚，無惑乎諸侯之薄晉矣。

囊瓦出奔鄭。

楚之弱，囊瓦為之也。敗不能死，而出奔，春秋惡之。

家氏鉉翁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隨行，亂竄偷生，罪不可勝誅矣。

庚辰，吳入楚。左氏作郢，誤也

志吳楚之盛衰也。楚自是不競，而晉亦不能與楚爭矣。聖人傷焉。

五年丙申，敬王十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善也書之誅意也石守道曰蔡被楚圍不能救也今以吳敗楚矣乃歸之粟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

謹案 杜氏預注以為魯歸之粟是也如謂諸侯亦在其內則經胡不書暨某人某人歸粟于蔡或別書諸國歸粟于蔡乎則知夫魯歸蔡粟不及諸侯蓋顯然矣

於越入吳

謹案 曰於越從其舊號也或別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也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報前此伐

越之師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也逐昭公者也昭公客死而意如卒于其位王政不行諸侯失職魯國無人而定公崇賊也故春秋不徒志卒也

謹案 杜氏諤曰卒意如所以疾定公也則知罪有攸歸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舍之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數有事于鮮虞厭晉也

六年 丁酉敬王十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屢遷而卒滅之惡鄭也屢遷而卒被滅失其所因也以歸不死于其位也

謹案 趙氏鵬飛曰鄭虐于許久矣許依楚而抗鄭凡四遷而附之今吳入郢楚幾為墟許復何恃哉此其所以卒為鄭滅也許不能治內以自強而倚勢以為重一舉而滅抑自取爾

二月公侵鄭

晉令也書侵鄭罪公也魯自宣公以後公不親將公無兵也幸而意如死不敢卒陪臣漸叛三家勢弱公始將兵焉李氏廉曰侵鄭侵齊皆書公非公室能張也三桓假魯陪臣假公以出師也

謹案 召陵之盟未久而鄭遂滅許鄭自有可伐之義乃魯兵掌于諸卿陽虎欲竊兵權故以公將而僅為潛師以掠境非有義討之實也

公至自侵鄭

遽至者不欲侵鄭也外迫于霸主內迫于陪臣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斯往焉新為政而結于晉也何忌往相之也二卿並使非禮也昭公如晉至河而復意如往則入之定公如晉至河而復斯往則入之權臣結援以脅君大國黨叛而惡上也

補案 斯何忌之並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為也夫以二子之專國擅權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而無所忌此其亂之所由起也罪三家罪定公皆不切于事情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書執行人罪晉人也晉執仲幾于京師宋不敢怨

復使行人蒞事晉也其何以不免乎晉自召陵之後諸侯皆貳好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又執行人不復覇矣

補案 臧氏啓隆言行人非以使事執也此范氏趙氏之私爾自是列卿相競亂不可止無怪諸侯之不歸晉也

冬城中城

歷城中城畏三家也四境之内皆敵國矣汪德輔曰陽虎欲去三家故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爾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公時潰而歸季氏今季氏圍之者叛也後齊人來歸[illegible]又叛而入齊也私邑叛陪臣強也忌不言何闕文也

七年 戊戌敬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衛地

特書盟也晉楚皆衰矣故鄭從齊也齊侯者景公也有志于復覇也陳君舉曰齊盟鄭于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齊盟鄭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不會于鹹故也行人者往而致謝也執之而侵其國以是求覇衛斯下矣楚執宋君以伐宋齊執衛臣以侵衛桓文不為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衛地

懼而從之也侵之而遂從者衛亦欲叛晉也

補 許氏翰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覇而景不足望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求霸也。鄭衛皆從，又脅魯也。許氏翰曰：齊景乘晉之衰，不思務德以懷諸侯，而欲以力征定霸，是徒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再雩，旱甚也。皆大頻僭也。

冬十月。

八年　己亥　敬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齊之伐也。非討矣。夫齊魯之不敵久矣，內有強臣，而外構怨于強鄰，其可乎。蓋是時三家從晉，而

使公結怨于齊以危之也。

補 方氏苞曰：齊衛鄭宋同時叛晉，而魯不叛，且為晉討鄭而讎齊，何也。季氏逐君，晉不討而私庇之，故德晉不貳，又不敢自犯強鄰之鋒，而以公試其危也。

公至自侵齊。

補 張氏洽曰：善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

再侵愈非也。蓋公本不欲侵齊，故往而輒來，三家者不之許，故來而又往。進退制于其臣，而不敢不從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補 尚氏問曰：公踰月之間再出侵齊，惟三家者之所為，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得自專矣。

補 卓氏爾康曰：陪臣執國，勤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故不待踰月，或即在本月，皆書至。

曹伯露卒。

隱公通之弟也。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魯之謂矣。

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

公嘗如晉，不得入也。聞晉師之在瓦，而往會之，庶幾得見之矣。非禮矣。所以求晉者愈卑矣。

補案 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師來救我，而親往會之。及晉師至而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以諸侯之尊，越國會大夫之衆，一以見魯之微弱，求晉愈卑；一以見晉之霸業已隳，師出後期，無濟于事，不足恃也。則不若與齊平之為善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惠公吳之子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許氏翰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誠沙之盟諸侯已貳又不修德而以力刼之其何能霸之有。

【增】方氏苞曰季氏廉謂晉自名陵以後凡役皆書侵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以為無名之師非也至是公室卑諸大夫各固其私不肯盡力于國事故

凡公討皆小有侵略而遂還爾。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三家從六卿之令也。

【增】方氏苞曰魯衛邦交最善以晉命出師二卿知其無危故自往爾。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

結叛晉也侵之而愈叛君子是以知兵之無益也

從祀先公。

或曰從順也躋僖公為逆祀今順之也三傳皆云然 或曰昭公未得入廟今始從祀也馮氏云然 胡康侯曰馮山謂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其說是也陽虎專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也特書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于陽虎也

【謹案】升閔降僖先正逆祀其說亦佳然非當時之急務以昭公之主從祀于太廟其說與當日事情尤為相近蓋必置昭主于先公之廟乃可以著季氏之罪而厭魯人之心先公者統羣公而言凡太廟之主皆得隨而祭之蓋即祫也曾子問云祫于

太廟羣主皆從祫而不言大事于太廟者義在于從祀而不在于祫祭也不言昭公者新主入廟出于陽虎之矯舉故略言之以為公諱也繼書盜竊寶玉大弓于下則虎之志在于為亂而已。

盜竊寶玉大弓。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成王所分以鎮魯也而竟竊之此非常盜也傳曰陽虎取之以出是也何以不書陽虎陪臣之名不登于冊有為亂焉則盜之罪致盜者也何以不書陽虎將殺季孫不勝而後出季孫亦盜也以盜殺盜聖人不為季孫討

賊也惟盜竊寶玉大弓則書之此竊之公宮而不可以不志也春秋重宗器盜陽虎罪魯侯而略季氏天子之事也

九年 庚子敬王十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定公寧之子也

得寶玉大弓

盜所竊也何以得盜還之也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國之重器盜取之則取之盜還之則還之幸其自得而不復詰盜以正國之典刑豈不重可恥耶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

補 任氏公輔曰謀伐晉也晉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篨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景公子也不名史失之

冬葬秦哀公

始葬秦也

十年 辛丑敬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及齊平

釋侵伐之怨也公本不欲侵齊制于三家而爲之效何以能及齊平魯用孔子也聖人一用而君行其制臣從其令內安其國外睦其鄰也觀孔子相魯首及齊平則知講信修睦國之要務而一切權謀功利之說徒紛紛而多事也

補 方望溪謂季氏倚晉而構怨于齊且再使公主兵陽虎在齊必謀挑禍故孔子與聞魯政急與齊平此與從權謀上說非所論于聖人講信修睦之道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魯地

公始自爲政也齊魯脣齒也親齊則魯無事矣會而不盟不煩盟也孔子相禮禮成信著不煩盟矣觀于及齊平而不盟則知爲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無用詛盟可以不作蓋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經不言盟而傳言盟誣也

公至自夾谷

補 左穀二傳所稱斬優施郤萊兵索汶陽田等

事皆非聖人氣象不足信也朱子以此爲附會而
先儒亦多疑之推以情事足知其無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氏鵬飛曰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怯
大而陵小也其何以服衛李氏廉曰晉自名陵以
後凡用兵書侵義不足也今圍之而不服力亦不
足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
服義也歸田不言來者魯請之也此言來非魯請
之也齊強于天下一見孔子而來歸禮之所動誠

之所感也于此見人皆可與爲善而聖人之道之
大也于此見三代之可復而王道之可行也李氏
廉曰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
而三家墮邑變齊變魯之微已見于此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魯邑
郈叔孫之邑也圍之何叛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
經言圍則叛可知也平王失政而諸侯專自隱至
昭十世矣宣公竊國而大夫專自宣至定五世矣
故終于陪臣執國命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再圍之不服也大夫強于公室陪臣強于大夫也
故曰三桓之子孫微矣
【補】王氏心敬曰自昭公薨于乾侯季氏不臣之惡
薰天横地而仲孫叔孫黨惡背主厥罪惟均則鬼
神人心俱爲之怨雖家臣如陽虎侯犯相繼而叛
其稱名借號無不以張公室討強臣爲辭蓋大夫
既可叛君則陪臣亦可叛大夫出爾反爾不特天
道之必然抑亦人事所必至爾
宋樂大心出奔曹
【[illegible]】宋公之信讒而刑罰無章也樂大心之挾詐

不忠而不能自安也皆可見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增】王氏彥光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
亦驕抗矣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齊地
尋鹹沙之好爲衛謀晉難也
【[illegible]】三國會而晉勢益衰矣
叔孫州仇如齊
【增】杜氏預曰謝致郈也高氏閌曰侯犯以郈奔齊
齊以致郈德叔孫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家氏鉉翁曰侯犯據郈而叛既而以邑奔齊齊受侯犯以郈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郈此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于叔孫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氏安國曰其弟云者罪宋公變向魋以失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見辰帥其大夫以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于辰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

蕭宋邑也奔書弟罪兄也叛書弟罪弟也書及別首從也弟而忍叛其兄則大夫又其次矣故以辰首惡也再書佗彄罪同叛也弑父與君不可從也前從之奔已非矣又從之叛是同惡相濟也地先奔而同叛結黨也自陳陳有奉也黨叛也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不書叛蒙上也四叛在蕭大心自曹來叛可知也異奔而同叛者見四叛之勢盛而附之也非樂大心之始謀也

冬及鄭平

釋侵鄭之怨也侵齊侵鄭非公意也制于三家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好事盟主而釋怨四鄰將使講信脩睦而歸于無事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如有用我其為東周信有徵矣豈直魯國大治已哉

叔還如鄭涖盟 還音旋

平故也公平齊而州仇如齊公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始從君之令也

十有二年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春薛伯定卒

獻公穀之子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音隳

墮毀也逐其叛臣而遂毀其城也夫始之堅其城也欲據之以叛公室也今乃陪臣據之以叛是城之適以為盜資也聖人迎其機而道之使自墮之是公私之利也以公室之積弱而能使三家自墮其邑于此見聖賢之經濟而天下事無不可為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定公

罪衛也。特相會而私相伐，無覇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氏之邑也。自墮之叛故也。一卿墮郈而二卿墮費，費強也。昔季友敗莒師，公賜之費。季氏大城之，以為魯患數世于茲矣。今自墮之。沉痾頓起，積弊頓除，魯國之政燦然矣。

總論 是時定公失政，豈能令大夫墮邑。蓋由家臣屢叛，三家亦惡之矣。孔子因其機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二家之自墮也，而亦聖人過化存神之功也。成邑不墮而至于圍，則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也。夫子久之，當必有處，乃女樂一沮，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秋，大雩。

孔子在而大雩，何也。季孫不信孔子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

結叛晉也。魯之故態復作矣，不用孔子故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成孟氏邑

欲墮而不克也。成孟孫氏之邑也。墮郈墮費，三家

自欲墮也，孔子行乎季孫也。公圍成，三家不欲墮也，季孫不信孔子也。○夫聖人之墮三都者，固為公室，亦未嘗不為三家也。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今之通義也。公室弱，大夫專，陪臣叛，固魯之害。亦非三家之利也。陪臣順，大夫從，公室張，固魯之利。亦未始不除三家之害也。聖人守禮本義，以圖萬世之安，非為權謀以欺人也。季孫不知大義而疑孔子之欺己，故自是成不墮而孔子去矣，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公至自圍成。

以圍至，未嘗墮也。

十有三年。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垂葭衛地

欲伐晉而不敢也。屢書次，罪齊衛也。

夏，築蛇淵囿。

不時，且非義也。圍成不克而築囿，志不及國也。孔子去矣，三家之故智復作，而定公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比音毘

公以作三軍，公室無兵。孔子為政，而公復有兵，上書公圍成是也。今孔子去矣，大蒐于比蒲者，三家

復分公室之兵而閱軍旅以自張也非時非地猶其末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孟氏閔此屢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即太原別名

荀寅士吉射逐之也入于晉陽拒荀士也其書叛何也擅據邑以興兵也荀范擅伐趙氏固有罪矣鞅苟有人臣之禮也者愬于其君可也而遽稱兵是叛也後世猶有藉以于此以清君側之惡者皆

叛之罪人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朝歌衛故都後屬晉

為趙氏故逐之也入于朝歌據邑以拒君也罪不容誅矣家則堂以晉大夫不忌其君久矣林父逐君晉大夫羽翼之意如逐君晉大夫又羽翼之助亂臣者欲為亂者也叛之由來者漸矣李氏廉曰晉之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 荀林父之後為中行氏 荀躒知氏也 荀首之後為知氏 士氏即范氏也范氏中行氏自此亡知氏後亡故知韓趙魏三家分晉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之也書之譏釋叛也汪德輔曰書趙盾弒君又書趙盾侵鄭書趙鞅叛又書趙鞅歸譏不討罪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安國曰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增 家氏鉉翁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宜也然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

而速其禍并及其黨此衛亂之所從始也

增 不書正月闕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牂音戕

楚復滅國吳有越難故也楚嘗閒陳而納頓子今乃滅頓者頓會于召陵故也

增 家氏鉉翁曰陳以盛德之後而甘為之從助楚滅頓春秋書之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戌奔陽奔結又奔大臣皆奔黨公獨與南子處乎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斷其徵矣。然而春秋治其下者，君臣之義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道，臣不可以不忠。如是而後天下之君臣父子定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音醉

不書爵者，二國僭號，故削之也。於越入吳，又敗吳。吳驟興而逞於楚，越驟興而逞于吳，皆横也。

吳子光卒。

諸樊之子也，弑僚而代之者也。敗而遂卒，因敗而卒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衛地

謀救范中行氏也。列國之黨叛臣久矣，魯親被其毒而不之改也，何哉。

[illegible] 方氏苞曰：昭公之出，荀、范皆有德于季氏，故使公會牽以謀救也。

公至自會。

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魯地

宋始從齊也。

[illegible] 連書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氏也。齊景黨叛臣以敵君，而魯、衛、宋三國從之，不知輔逆之不可也。世道至是，無君臣之義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祭肉也。腥曰脤，熟曰膰。汪德輔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以有功而加殊禮也。魯不助祭，又無功，求歸非禮也。

[illegible] 周衰，諸侯不相祀事久矣。魯未嘗助祭廟中之胙，胡為乎來歸。然以時事言之，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行此禮，可見天子之位唯祭與號而已。諸侯苟能尊事，則王室尚可有為。惜乎魯不能奉順此意，而歸脤之後，周魯之交無聞焉，王室其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大臣屢奔，世子又奔，衛亂甚也。子無去父之義，世子而至于出奔，蒯子道矣。然靈公以南子之故，奔一子與四大夫，而衛亂，非靈公之罪乎。

[illegible] 如左氏所記，蒯聵負殺南子之名矣，而奔乃入其家。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此可為蒯聵之一証。

衛公孟彄出奔鄭。

須屢帥師用事之臣也亦奔衛無親臣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自蕭明久叛也據邑抗君四年于茲矣不勝而後出奔惡辰也書奔罪宋失賊也書來奔罪魯容賊也亂臣賊子事成則弒君而竊國不成則有地以容身斯易于為亂矣罪容賊所以止亂也

大蒐于比蒲

將以伐邾也

自昭以後蒐不書公非公之所能主也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則三家主之也

邾子來會公

懼兵威也不書地在比蒲也李氏廉曰過于穀蕭叔朝公蒐于比蒲邾子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莒父霄魯邑

志勞民也不書冬闕文也

城邑之由傳無其說趙氏鵬飛曰以城二邑書也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

十有五年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既會又朝其卑屈亦甚矣不自強而屢求于人其能國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牲變也不書所入非一處也牛死因食而死也牲變天不亨也不郊可也改卜牛好僭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以會于召陵故也凡從晉者楚皆滅之而晉不能救也是故江黃之滅君子罪齊頓胡之滅君子罪晉

夏五月辛亥郊

用改卜之牛郊也五月郊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

非所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鄭皆從齊間無他故而鄭伐宋釁自鄭作也乘宋亂也

齊侯衛侯次于蕖蒢 蕖蒢宋地

謀救宋而不果也齊新與宋而衛與鄭為宋而出為鄭而止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君奔喪非禮也

補案 定公之恤邾甚厚此所以得其來奔喪也定公死而伐邾之謀起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母也不稱夫人哀公未成君也不稱薨未成夫人也然則何以卒哀公已即位也君母也

增 方氏苞曰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禮也然季氏非能用禮也弱其君也而魯至是無君矣先儒皆以子未踰年為義猶未既其實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魯受之亦非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識其無備也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悖也下昃葬不虞矣非禮也

辛巳葬定姒

何以葬有子則廟廟則書葬也不稱小君非小君也凡待妾母之禮如是焉足矣夫人薨之而小君葬之者皆非也此從夫謚亦非也是亦夫人之禮也

增 李氏廉曰諸家皆以未踰年之君故定姒止書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小君以葬此皆諸侯僭禮而為之諱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

冬城漆

庶其以之來奔者也城之將以伐邾也

補案 漆為魯有久矣今城之為明年伐邾計也此必三家之謀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定公 圭

春秋義補註卷十一

男 友洙 友宗 校字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合河孫先生纂　　後學武進楊方達增註

哀公

定公庶子母曰定姒

元年丁未敬王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非禮也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之役也陳從楚罪陳也且唇齒之謂何而圍之也隨世服于楚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國楚子德之使列于諸侯也鄭已滅許此復見者楚封之也聖人書之若固有之者周未嘗滅之也不與諸侯之得滅之而封之也天子之事也

【增】王氏樵曰蔡嘗以吳師入楚楚不能報吳徒釋憾于蔡避強而陵弱也胡傳謂楚子復讎之事可恕失春秋之旨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牲變也

夏四月辛巳郊

牲變則可以已矣而不已好僭也

【增】哀公之失禮有三僭行天子之郊一也釋服從吉則為不孝二也在喪而見上帝則為不敬三也春秋書郊之失禮此為尤甚

秋齊侯衛侯伐晉

伐盟主也二國之次廢矣欲伐晉而不敢也今敢伐者與荀寅士吉射合也黨叛臣也許氏翰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增】汪氏克寬曰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也然不令之臣實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傎乎春秋書之蓋交貶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謹矣求會來朝而奔喪凡可以求免者無不為也而不得免焉政在三家也強臣利于得土而不顧義敢于稱兵而不忌君也

二年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三卿盡出公無軍也三卿並將不相下也同伐邾

將爪分邾也前取邾田自漷水矣又取漷東又取沂西以區區之邾魯三納其叛而三取其田不至于盡不止也甚矣三家之惡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

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田入于季氏也二家無所得焉故怒猶未息而季孫要之使盟也觀于季孫卒而二家復伐邾則其事可知矣

讀春秋 三家貪得皆季氏為之主而仲與叔特佐之也始欲瓜分繼而獨得季復不盟志未厭也季氏志在滅邾二田不足以充其欲故不屑與盟以示

其汰也胡傳謂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夫三家莫益于季孫何禮義忠信之有而推讓之乎以情事度之孫說為近

增 方氏苞曰陳氏傅良謂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而其實不然此時霸統亡諸侯散皆知盟不足恃十餘年間實無刑牲歃血之事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襄公惡之子也子言衛靈公無道之君也

滕子來朝

懼伐邾之威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衛邑

書世子奔宋靈公不父而蒯聵不子也書納世子于戚蒯聵不父而輒愈不子也世子者當有國者也然既得罪而奔矣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爭之不父也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者蒯聵之子也父逐而不能復之王父死而不能辭國既立而不能迎之父來而反拒之乎帥師以納而僅至于戚坐于弗受也蒯聵殺母猶疑似也輒至稱兵拒父則不啻弒父也故曰愈不子也程子曰為輒計者委于所可立而身從父則義矣

增 方氏苞曰凡書納者是非各存乎其事而不係于書納也先儒以為內不受非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衛地

晉鄭戰晉始卑也與鄭匹矣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于鐵鄭來助荀士也書鞅及罪鞅也鄭黨亂而鞅以亂禦亂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亂是以緩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所滅也。蔡遷焉，避楚而依吳也。因失其親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illegible] 許氏翰曰：蔡恢亦遷及吳師入而委罪于駟焉。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三年　己酉敬王二十八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圍蒯聵也。齊與晉為讎，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家則堂曰：齊景公黨荀范以抗君，助衛輒以拒父，所謂倒行逆施者也。曼姑圍戚，不知義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從若于悖也。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illegible] 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齊國夏帥師助之，齊之罪有浮于衛也。故以齊為兵首，豈徒抑曼姑于齊，以明君臣父子之道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志變也。桓、僖親盡而當祧，宮猶存，非制也。宮室非制者，恒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可以知天人之理合矣。

[illegible] 何以不言及？同時而並火也。若雉門及兩觀災，則不可不書及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啟陽，魯邑

志勞民也。許氏翰曰：地震廟災，變異沸騰，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

[illegible] 啟陽本鄅國，後屬于邾。魯既取鄅東沂西田，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故城之。夏而城，城而用大師，惡可知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以曹受樂大心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也。意如之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罪專刑也。杜元凱曰：公子駟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公之子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既與之盟矣，而又圍之。棄信義而惟利是圖也。季孫死而二家圍邾，則句繹之盟，季孫要之也。

四年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書盜微者也不書其君盜不得有其君也猶書弑下殺上之辭也人君而盜得弑之無備也或書殺譏也前有蔡侯申与孫與祖同名亦譏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疑盜之發自辰也陳氏傅良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與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弑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罪專執也伐曹伐鄭執小邾宋與齊爭霸也

補　汪氏克寬曰稱人以執非霸討也不稱名無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又不歸諸京師爭權無忌其罪大矣

夏蔡殺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罪專殺也殺姓與霍辰之故也蔡侯之弑不得主名推尋事跡疑其出于三子故奔辰而殺姓霍也千秋之疑聖人斷焉盜弑而辰奔盜發自辰可知也蔡人以弑君之故而殺姓霍是以賊討也然而不去其大夫者明非賊也已逃之奸聖人誅之莫白之冤聖人雪之春秋所以為經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罪晉人也晉助楚為虐既專執亦又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是京師楚也春秋惡之

城西郛

不時也杜元凱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昔湯作夏社為後鑒也武王克殷頒殷社于諸侯故國有兩社有周社有亳社傳曰間

于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記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災則無屋矣故志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悼公寧之子也

亂是以緩也

葬滕頃公

五年　辛亥敬王三十年

春城毗

不時且非義也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

而猶又城毗。又城邾瑕。蓋三家悔向之墮郈與費也，而屢城其邑，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及齊侯伐宋。

爭霸也。王氏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為蒯聵伐輒也。家則堂曰：國夏闔戚，助子拒父；趙鞅伐衛，助父伐子。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卓夫而以是時齊晉爭霸，而衛堅于從齊，荀寅士吉射，鞅之仇也，而衛庇之，故鞅納蒯聵，欲得衛以弱齊，而離荀士之黨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莊公光之弟也。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冬，叔還如齊。

書且會葬也。使卿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書閏月譏。計閏也。喪事不計閏，閏月葬非禮也。

六年壬子，敬王三十一年

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也。魯城之，取之邾也。取之邾而仍繫邾者，不予魯之擅并人土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復用師于鮮虞，厭晉也。薛士龍曰：晉于是盡失諸侯，霸業之衰，皆由此也。

吳伐陳。

陳與楚故也。高氏閌曰：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至，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脩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皆奔齊，其為陳氏矣。高國，齊之世臣也。敍高厚而崔杼死，奔國高而陳乞弒，春秋之垂戒深矣。

景公廢長立少，託國非人。國高從君于昏，既愚且懦，又不能以死奉荼，偉率而逃，書奔，所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吳在柤，叔還往會之。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強事吳，罪魯也。魯會楚而有蜀之匱盟，魯會吳而有黃池之兩霸，其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也平王棄疾之子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不稱公子爭國也繫齊宜有齊也陽生長而荼少也書入逆也父命立荼也荼弒而陽生立是陽生弒之也書陳乞何也制在陳乞也乞逆高國而執兵柄使乞不弒陽生無能為也故以乞首惡也然陽生入而陳乞弒陳乞弒而陽生立則陽生與弒可知也加陽生以弒君則陳乞之罪不明書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罪明而陽生之罪亦明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屢伐邾志于滅邾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屢伐曹志于滅曹也

七年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伐也

[illegible] 罕達之伐雖釁由鄭作今書宋侵罪宋也心雖于鄭懼齊庇鄭而不敢報今乘齊之內擾而有侵鄭之師非正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音萬

復伐衛也屢侵伐而衛不服晉弱也霸主失矣

夏公會吳于鄫

卿會之君又會之畏之甚而事之勤也晉失霸而吳奔走諸侯也

增 張氏洽曰此年書會吳著哀公之失謀而貽患于後也

秋公伐邾

公室無兵矣何以能伐邾此三家之意也三家屢伐邾而得其地今將執其君乃使公尸之所謂利則歸己禍則歸君者也書公伐罪公也不自制命而從臣于不義失君道矣故罪公正其本也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人國而執其君罪公也邾子名失國也不書滅邾未滅也

考索 邾之先實魯之附庸自邾子克叛服不常三家將自滅之恐歸惡于己使公主其師而受不仁之名實三家之謀也故直書其事不為三家諱也

宋人圍曹

屢伐而又圍之暴甚矣上無王下無霸弱之肉強

之食而已矣。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報皇瑗之侵也假公以濟私也然而猶書救者與人為善也聖人救世之心切矣。

八年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而執其君惡宋也國君人大夫將也入書爵君將也不書滅曹未滅也魯入邾而執益宋入曹而執陽其事同也周德而既衰矣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君子是以思桓文之功也。

謹案 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猶存其祀也宋之入曹與此同先儒皆言滅曹或以為自滅故不書滅或以為夫子不忍書滅或以為不必言滅而實滅皆非也。

吳伐我。

邾故也不言鄙而言我至于城下也不言戰魯服也盟于城下也雖薄之而不沒其實春秋之書法也不言救邾者吳志在服魯不在于救邾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故也魯固罪矣齊乃因之以為利庸愈乎。

謹案 邾子齊甥也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也蓋賂齊以說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胡邦衡曰畏吳與齊故也黃若晦曰魯以不道埶虐于邾是以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邾子小人哉。

謹案 魯反邾子未為不是然使其不待二邑之失而遂反之則真善矣今懼而歸之者勢不得已也非義也齊人歸讙及闡者捨二邑而存邾齊實欲之而有所利也非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悼公成之子隱公乞之弟也。

齊人歸讙及闡。

歸邾子故也不言來歸者魯請之也。

九年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

悉虜而俘之曰取甚其詞惡其盡也李氏廉曰春秋之末書取師者二著其禍之大者也長平之坑

由來漸矣。

【華泉】午違之伐，因為首禍，皇瑗之侵，已償怨矣。今鄭復伐宋，其義固曲，宋乃出其不意，刦而取之，抑又甚哉。

夏，楚人伐陳。

陳從吳故也。楚憤陳而伐之不已，恣橫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伐其國，乘勝肆虐而不知止也。

【補註】卓氏爾康曰：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興霸，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鄭非弱國，豈甘遂為臣虜，連年侵伐，不能得志于鄭，而喪師于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冬，十月。

十年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罪益也。前為魯所俘，幸而復焉，又不能君而至于奔，且復來魯，無志也。

公會吳伐齊。

吳伐陳，伐我，又伐齊，橫甚矣。公會之，病公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陳乞弒荼而立之者也。

【讀茶】吳氏澂曰：陽生之弒，傳書弒而經書卒，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弒也。或曰：陽生適卒，而齊赴吳以止其師，傳聞遂誤以為弒也。王氏樵曰：齊大國也，止師，小嫌也，齊人何至遽弒其君以說乎。故悼公之死，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屢伐鄭，惡宋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輒而黨荀范故也。書之，惡伐喪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息齋曰：聞喪而還可矣，久不歸，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奉也。書歸，內受之也。李氏廉曰：彄，蒯聵之黨也，今歸于衛，必棄蒯聵而從輒也。大臣反覆，春秋惡之。

薛伯夷卒。

比之子也。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復爭陳也爭而不御吳强也。

吳救陳。

欽定彙纂云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于爭諸侯非有救危恤患之義也。

十有一年丁巳敬王三十六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會吳伐齊故也書伐我寇深也吳伐我齊伐我兵至郲造其國都者公室卑而大夫不相能也齊背喪而伐人亦非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危矣又奔其大夫君臣同責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吳之伐我我致之也又伐而會之是惡人伐而不惡其所以伐也屢書會吳伐齊病公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以齊主戰罪書也以伐魯方歸之罷兵而輕與吳戰是以國與民倖也戰不書公蒙上也言會伐則與戰可知也吳之爭霸魯與有力焉深罪公也。

謹按 定哀之間侵伐多不書公皆因三家主之而此之戰不言公則蒙上文公會也魯之君臣同責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頃公結之子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公孟彄逐之也。

十有二年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春用田賦。

用者不宜用者也田賦計田而出財賦也稅畝則加粟矣邱甲則加兵矣田賦則加財矣厲民之政至此始備則哀公始作俑也財賦一用而加派科歛之法將百出而不可止矣特書之憂之也。

增 呂氏大圭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初稅畝則稅且重矣作邱甲則益兵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是邱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

財賦四邱為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于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爾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不稱夫人曾不夫人之也季氏逐昭公并不禮于其夫人也書孟子因其稱而稱之也據實書之而昭公之失禮三家之不臣具見矣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吳地

屢書會吳病公也吳之霸魯為之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吳地

為吳致宋衛也吳敗齊于艾陵魯故也會于橐皋尋鄫好也會于鄖邀宋衛以從吳也齊敗于吳魯宋衛皆從吳則晉殆矣故明年黃池之會晉亦從吳胥天下而皆從吳者魯倡之也三家六卿比而為惡久矣今乃棄晉而事吳者吳強而晉弱也小人勢盡而交疎君子惡之

宋向巢帥師伐鄭

惡宋也李氏廉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伐鄭者再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宜其有嵒之敗也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記異也周十二月建亥月也非螽時也

十有三年 己未 敬王三十八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嵒音巖

報雍丘之役也桓文之師猶有節制不尚殺也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始構怨而盡殲之矣兩書取師罪多殺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霸也書公會罪公也吳之霸公左右之也

晉為盟主而書及吳著兩霸之實也其先晉何也以晉定公奕世之霸而存其名也晉不能霸而諸侯散天下蓋不寧矣黃池之會魯與晉皆俯仰聽命于壇坫之上聖人所深憫焉春秋殆將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復爭陳乘吳之出會也

於越入吳

聞吳之在會也吳入楚而越入吳吳會晉而越入吳出爾反爾也抑罪吳之不備近患而事遠略也吳之興也驟其亡也亦驟越興而吳亡矣

秋公至自會

增 李氏廉曰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伐齊之役與黃池之會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晉衛曼多帥師侵衛

謹案 曼多帥師從趙鞅之令也志不在求諸侯而志于怙權以求封殖也晉之失霸皆由大夫之擅自是而魏斯趙籍韓虔爲侯之漸已萌于此矣春秋之所以為戰國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災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異也不書宿名不加宿也

增 孫氏復曰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上聲區音謳

盜殺國卿亂無政也盜殺蔡君又殺陳卿世變至是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異也不時也九月螽十一月孛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之極也人事亂于下天道亂于上吾為東周其無望矣春秋可以終矣

十有四年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春西狩獲麟

異也麟祥也何異焉非出其時也獲者力得之辭麟死于兵也麟者文明之瑞也不時出而又見獲天之將喪斯文也道其不行矣絕筆獲麟有以也聖人之窮也悲夫

謹案 家氏鉉翁曰春秋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請討公不能用是歲春秋以獲麟絕筆焉顧氏棟高曰春秋之經因是

年請討陳恒之不行而絕筆也篡弒公行天下無復知其非者于是喟然輟業而是春適有西狩獲麟一事豈區區為一物之微而漫托于不可知之氣數哉嗚呼人心死而大義不伸天意窮而獲麟適見天人之際有兩相符合者所以朱子感其不祥之說與家氏顧氏之言並行而不相悖也

春秋義補註卷十二

男 友涑 廷琮 挍字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嘉淦作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說後漸悟其非旋自燬板 按嘉淦自燬其板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 方達嘗受知於嘉淦因爲刪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綸矢魚作觀魚叔孫婼作叔孫舍定姒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迹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于河陽傳有明文乃云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書狩皆不可知是併其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後其唐以前之說僅採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漢儒也其持論尤務爲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于紀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叔姬歸于酅葬蔡桓侯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侯伐楚次陘盟于召陵諸侯遂救宋宋公御說卒狄救齊楚人救衛甯俞來聘叔肹卒伯姬歸于宋仲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孫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而召陵之盟甯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其失咎齊桓不聲楚僭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魯而不知朝周實則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謂隱公爲簒又謂桓公爲弒是以討簒爲弒也既謂州吁弒桓公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不問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衛又罪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是爲天王者進退無不干咎也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於十二公之薨卽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則苟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姜歸于京師謂季姜非嫡長不可以爲王后許叔入于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據矣